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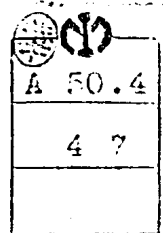
552.2
354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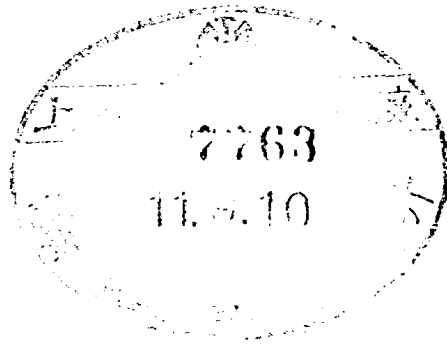
15367

中國歷代食貨志

上海大光書局刊印

A233822





- 一 凡正史及宋史新編元史新編中之食貨志及平準書貨殖列傳等。悉收入本編。
- 二 本篇正文注文。概皆斷句。
- 三 本篇所有注文。皆用「」號括出。以資醒目。
- 四 各史食貨志之體例。不盡畫一。有通爲一卷者。有以「數字」分卷者。有以「上下」分卷者。有以「上中下」分卷者。又有於每卷之中。更另標子目者。本書悉依原式收入。不事更張。以存真相。其另標子目諸篇。於編目時亦綱目並存。各注頁碼。以便翻檢。

中國歷代食貨志

上篇目錄

史記平準書	0001	0005
史記貨殖列傳	0007	0012
前漢書食貨志	0013	0025
上	0013	0018
下	0018	0025
前漢書貨殖列傳	0027	0030
晉書食貨志	0031	0034
魏書食貨志	0035	0038
隋書食貨志	0039	0043
舊唐書食貨志	0045	0053
上	0045	0049
下	0050	0053
唐書食貨志	0055	0065
一	0055	0056
二	0056	0058
三	0058	0060
四	0060	0063
五	0063	0065
舊五代史食貨志	0067	0069
宋史食貨志	0071	0144
上	0071	0078
上二 (方田 賦稅)	0078	0084
上三 (布帛 和經 漕運)	0084	0090
上四 (屯田 常平義倉)	0090	0095
上五 (役法上)	0095	0100
上六 (役法下 振恤)	0100	0105
下	0105	0110
下二 (錢幣)	0110	0114
下三 (會子 鹽上)	0115	0120
下四 (鹽中)	0120	0125

下五 (鹽下 茶上)	0125	0130
下六 (茶下)	0130	0134
下七 (酒 阮冶 鑿 香附)	0134	0139
下八 (隋稅 市易 均輸 互市船法)	0139	0144
宋史新編食貨志	0145	0159
一	0145	0148
二	0148	0151
三	0151	0156
四	0156	0159
遼史食貨志	0161	0162
上	0161	0161
下	0161	0162
金史食貨志	0163	0179
一 (戶口 通檢推排)	0163	0165
二 (田制 和賦 牛具稅)	0165	0170
三 (錢幣)	0170	0174
四 (鹽 酒 醋 茶 諸征商 金銀稅)	0174	0177
五 (榷場 和糴 常平倉 水田 區田 入粟 度牒)	0177	0179
元史食貨志	0181	0209
一	0181	0185
序	0181	0181
經理	0181	0181
農桑	0181	0182
稅糧	0182	0182
科差	0182	0183
海運	0183	0184
鈔法	0184	0185
二	0185	0191
歲課	0185	0186
鹽法	0186	0188
茶法	0187	0188
酒醋法	0188	0189
商稅	0189	0189

市舶	0189	0190	歲賜	0221	0229
額外課	0190	0191	俸秩	0229	0229
三	0191	0198	常平義倉	0229	0230
歲賜	0191	0198	振恤	0230	0231
四	0198	0204	明史食貨志	0233	0254
俸秩	0198	0202	一	0233	0235
常平義倉	0202	0202	序	0233	0233
惠民藥局	0202	0202	戶口	0233	0235
市糶	0202	0203	田制(屯田 莊田)	0233	0235
賑恤	0203	0204	二	0235	0238
五	0204	0209	賦役	0235	0238
海運	0204	0205	三	0238	0241
鈔法	0205	0205	漕運	0238	0241
鹽法	0205	0209	四	0241	0246
茶法	0209	0209	鹽法	0241	0246
元史新編食貨志	0211	0231	五	0241	0250
上	0211	0216	錢鈔	0246	0250
序	0211	0211	坑冶(附鐵冶銅場)	0246	0250
經理	0211	0211	商稅	0246	0250
農商	0211	0211	市舶	0246	0250
稅糧	0211	0212	馬市	0246	0250
科差	0212	0213	六	0250	0254
海運	0213	0214	上供採造	0250	0254
鈔法	0214	0216	採造	0250	0254
中	0216	0221	柴炭	0250	0254
歲課	0216	0217	採木	0250	0254
鹽法	0217	0219	珠池	0250	0254
茶法	0219	0220	織造	0250	0254
酒醋課	0220	0220	鑄造	0250	0254
商稅	0220	0220	會計	0250	0254
市舶	0220	0221			
額外課	0221	0221			
	0221	0221			

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集解〕韋昭曰陳久也經耗賦稅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曰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索隱〕蹕音逝謂貯也韋昭云音滯謂積也又案古今字詁林今滯字則蹕與滯同謂富人貯滯積穀則貧者無所食也〔集解〕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集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燠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集解〕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索隱〕大顏云一金萬錢也計十一級十七萬合百八十七萬金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顧氏案或解云初一級先除〔索隱〕言首武功爵第五也位稍高故得試為吏先除用也千夫如五大夫〔集解〕手夫武功十一等爵第七五大夫舊二十等爵第九也言千夫爵秩比於五大夫故楊瑛以千夫為吏殆謂此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集解〕徐廣曰爵名也卿樂漢書音義曰十爵左庶長以上至十八爵為大庶長也名樂卿樂卿者朝位從九卿加樂者別正卿又十九爵為樂公食公卿祿而無職〔索隱〕蓋此言武功置爵唯得至於樂卿也臣瓚所引茂陵書蓋後人記其爵次耳今注稱十爵至十八庶長為樂卿十九至二十為樂公乃以舊二十爵釋武功爵蓋亦賸說爾非也大顏亦以為然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難而多端則官職耗歷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集解〕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集解〕如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唇之比也〔索隱〕格音閣沮音才緒反誹音非謂廢格天子之命而不行及沮敗誹謗之者皆被窮治故云廢格沮誹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衛山江都王謀反逆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奪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澣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涇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集解〕徐廣曰觀縣名也屬東郡光武改曰衛公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填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其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出御

府禁藏以贖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府〔集解〕徐廣曰音脂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集解〕服虔曰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長安已北朔方已南瓚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蹙財役貧〔集解〕顧案漢書音義曰蹙也一曰貯也〔索隱〕蕭該案字林云貯蹙也音佇此謂居積停滯塵久也子貢發貯蹙財是也轉穀百數〔集解〕李奇曰車也廢居居邑〔集解〕徐廣曰廢居者貯者之名也有所廢有所畜言其乘時射利也顧案服虔曰居穀於邑也如淳曰居賸物於邑中以待貴〔索隱〕劉氏云廢出賣也居停蓄也是出賣於居者為廢故徐氏曰有所費有所畜是也封君皆低首仰給〔集解〕晉灼曰低音抵距也服虔曰仰給於商賈〔索隱〕服虔說是也而劉伯莊以為封君及大商皆低首營私以自給不佐天子非也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贖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閒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集解〕如淳曰磨錢取鑄故也瓚曰鑄錢者多故錢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貴〔集解〕如淳曰但鑄作錢不作餘物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集解〕顧案漢書音義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索隱〕說文云銅赤金也注云丹陽銅者神異經云西方金山有丹陽銅也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集解〕韋昭曰文為半兩實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銖〔集解〕徐廣曰音容呂靜曰治器法謂之銖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集解〕徐廣曰藻一作紫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集解〕如淳曰雜鑄銀錫為白金也以為天用莫如龍〔索隱〕易云行天莫如龍是也地用莫如馬〔索隱〕易云行地莫如馬是也人用莫如龜〔索隱〕禮云諸侯以龜為寶是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索隱〕顧氏案錢譜其文為龍形隱起肉好皆圓文又作雲霞之象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攬及劉氏音息懸反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兩漢書作撰二字音同也晉灼案黃圖云直三千三百也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索隱〕謂以八兩差為三品此重六兩下小指重四兩也云以重差小者謂半兩為重故差小重六兩而其形方錢譜內好皆方隱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三曰復小指之其文龜直三百〔索隱〕指音湯果反爾雅注指者狹長也謂長而去四角也錢譜肉圓好方皆隱起龜甲文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索隱〕東郭

姓。咸陽名也。案風俗通。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也。○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
大煮鹽。孔僅。南陽大治。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惟陽買人子。以心計年十三
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案隱)言百物落世。至秋皆美。今言弘羊等三人言
利事。能分析其秋毫也。○法既益廢。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
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集解)韋昭
曰。欲令出馬無馬者令伐棘。○(案隱)謂故吏先免者。皆適令伐棘上林。不謂無馬者。韋說
非也。○作昆明池。○(案隱)案黃圖。武帝穿昆明池。周四十里。以習水戰。荀悅云。昆明子
居滇河中。故習水戰以伐之也。○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集解)徐廣曰。元狩
四年。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
時財賦。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鈔錢。輕易。易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
不可磨取。鑄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案隱)韋
昭云。少府。天子私所給賜。經用也。公用屬大司農。○(案隱)陸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
費。因官器作鹽。官與半盆。○(集解)如淳曰。半。鹽食也。古者名廩為半也。盆者煮鹽盆
也。○(案隱)蘇林云。半。價直也。今世人言。雁手半盆。小顏云。蘇說是。樂彥云。半乃盆名。其說異
也。○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集解)張晏曰。若人執倉庫之管。或曰管周。○(案
隱)包攬奇音。謂侯也。非農工之儔。故言奇也。擅音善。○(案隱)沮止也。僅等言山海
羨音弋戰。羨。饒也。與衍同義。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案隱)沮止也。僅等言山海
之藏。宜屬大農。奇人欲擅其利。必有沮止之議。此不可聽許也。○敢私鑄鐵器者。置者。缺左
趾。○(集解)史記音義曰。缺音徒計反。韋昭曰。缺以鐵為之。著左趾以代刑也。○(案隱)
三蒼云。缺。踏脚也。字林音大計反。張漢晉律序云。狀如跟衣。著足下。重六斤。以代刑。
至魏武改以減代缺也。○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集解)鄧展曰。鑄故鐵。
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
難不選而多買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苗害。貧民無產業
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下。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集解)
李奇曰。齊。皆也。商賈滋繁。貧者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軛車。買人。綰錢。皆有差。請算
如故。○(集解)李斐曰。綰。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緡。出二十算也。詩云。維絲伊緡。如淳曰。
胡公名錢為緡者。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故謂之緡也。○(案隱)異時。猶前時也。說文云。
軛。小車也。傅子言。漢代賤乘軛。今則貴之。言算軛車者。有軛車。使出稅。一算。二算也。綰音
軛。○(集解)諸賈人末作。賈。買居邑。稽諸物。○(案隱)稽者。停留也。即上文所謂廢居居邑也。
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案隱)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其
財物多少。為文簿送之官也。若不盡。皆沒入於官。占音之。賤反。○(案隱)率。綰錢二千而一算。○(集
解)瑯曰。此綰錢為是。儲錢也。故隨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算亦多。○(案隱)諸作有相及
○(案隱)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案隱)率。綰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

○(集解)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北邊騎士也。樓船令。邊郡選富者為車
騎士。軛者。以一算。商賈人軛車二算。○(集解)如淳曰。商賈有軛車。使出二算。重其賦
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案隱)悉。盡也。具也。若
通其家財。不周悉者。罰戍邊一歲。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買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
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案隱)謂買人有市籍。不許以名占田也。○(案隱)敢犯令。沒入田。○
○(案隱)若買人更占田。則沒其田。及僕僮皆入之於官。○(案隱)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為
中郎。辟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者為事。親死。式有
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布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
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
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
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
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荷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
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
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
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食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贖。卜
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
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集解)案漢書音義曰。外繇謂戍邊也。
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案隱)說在繇役之外。得復。復四百人。式又盡
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賈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
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履而牧羊。○(案隱)
韋昭曰。履。草也。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
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緡氏令。試之。緡氏便之。遷為成皋令。將漕最。上以
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儻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集解)
徐廣曰。元鼎二年。時丙寅歲。而桑弘羊為大農丞。案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
○(案隱)孟康曰。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它處
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始令吏得入。穀。捕官。郎至
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
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歸金錢矣。○(案隱)抵。
歸也。劉氏云。大抵。猶大略也。案大抵無慮者。謂言大略歸於錢。更無他事從慮也。○(案隱)抵。
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案隱)服虔曰。分曹。職案
行。舉兼井之徒。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張繡尹
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集解)徐
廣曰。元狩四年。時壬戌歲也。○(案隱)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

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幣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節。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集解)】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也。【(集解)】微反。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誅。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誅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奪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盜錢。【(索隱)】謂多盜巧難以鈔錫也。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錢官赤側。【(集解)】如淳曰。以赤銅爲其郭也。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云何。【(索隱)】錢官掌鑄赤側之錢。韋昭曰。側邊也。【(集解)】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集解)】顧案漢書音義曰。俗所謂紫紺錢也。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錢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集解)】徐廣曰。元鼎三年。而民不思。【(索隱)】樂彥云。諸所廢與。附上罔下。皆自湯。故人不思也。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集解)】顧案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鑄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集解)】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蓋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偏天下。【(集解)】瓚曰。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非桑農所生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索隱)】楊姓。可名也。如淳云。告緡令。楊可所告言。【(集解)】中家以上。大抵皆告緡。杜周治之。獄少反者。【(集解)】如淳曰。治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索隱)】反。音幡。謂反使從輕也。案劉德爲京兆尹。每行縣多所平反是也。【(集解)】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索隱)】如淳云。曹輩也。謂分曹輩而出爲使也。【(集解)】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集解)】徐廣曰。元鼎三年。丁卯歲。徙函谷關於新安東界。初。大農鑄鹽鐵官布多。【(索隱)】布。謂泉布。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集解)】韋昭曰。戰鬪馳逐也。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索隱)】蓋始穿昆明池。欲與滇王戰。今乃更大脩之。將與南越呂嘉戰。遂故作樓船。於是楊侯有將軍之號。又下文云。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擊南越也。昆明池有豫章館。豫章地名。以言將出軍於豫章也。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飾。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大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索隱)】謂化者所沒入之田也。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集解)】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爲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索隱)】樂彥云。度。猶運也。及官自糴乃足。【(索隱)】謂天子所給廩食者多。故不如官自糴乃足也。所忠言世家子弟。【(集解)】如淳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所忠。人姓名。服虔云。掌故官取書

於司馬相如者。封禪書。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是也。唯姚察獨以爲所忠非也。【(集解)】富人。或闕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索隱)】晉灼云。中國被教齊整之人也。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集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引也。如淳曰。株。根也。送。坐也。諸坐博戲。事決爲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或曰。先至者爲根。【(索隱)】李奇云。先至者爲魁株也。送。當作選。選。引也。應李二音。是先至之人。令之相引。似者得其株。本則枝葉自凋。故曰株送徒。又文穎曰。凡闕難勝者。爲株。傳云。陽溝之雞。三歲爲株。今則闕難走馬者用之。因其闕難本勝時名。故云株選徒者也。【(集解)】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相食。方一二十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集解)】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集解)】顧案漢書音義曰。踰。度也。卒。倉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勸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衛。【(集解)】如淳曰。微亦卒。求盜之屬也。晉灼曰。微塞也。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微巡。無衛邊之備也。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集解)】顧案漢書音義曰。令民得畜牧於邊縣也。瓚曰。先是新秦中。千里無民。畏寇不敢畜牧。令設亭候。故民得畜牧也。【(集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仍新秦中。【(集解)】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也。及有蕃息。與當出緡算者。皆復令居新秦中。又充仍之也。謂與民母馬。令得爲馬種。令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爲息什一也。瓚曰。前以邊用不足。故設告緡之令。設亭候。邊民無警。皆得田牧。新秦中。已充。故除告緡。不復取於民。【(集解)】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集解)】徐廣曰。元鼎四年。立后土五年。立太一。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備。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贖。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索隱)】令音零。姚氏音連。韋昭云。金城縣。初置張掖酒泉郡。【(集解)】徐廣曰。元鼎六年。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集解)】如淳曰。塞。候斥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兵器以贖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特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少府省金。【(集解)】如淳曰。省。視諸侯。金有輕有重也。或曰。至。管仲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也。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集解)】如淳曰。漢儀注。王子。侯。歲以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日。飲耐。

飲耐受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索隱〕劉氏云。言列侯多以百而數。故坐耐金失候者。一百六人也。乃拜式爲御史大夫。〔集解〕徐廣曰。元鼎六年。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官作鹽鐵器苦惡。〔集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賈貴。〔索隱〕言鹽既苦而器又惡。故賈貴也。苦又音古。言器苦窳不好。凡病之器云苦窳。窳音與。事見本紀。苦如字。讀亦通。或謂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下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集解〕徐廣曰。南越爲九郡。關案管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牁。越巂。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爲。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也。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索隱〕比音鼻。南陽漢中。已往之郡。各以其地比近給初郡。初郡。即西南初置之郡也。〔集解〕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開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贖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警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集解〕徐廣曰。擅一作經。經。常也。唯取用足耳。不暇顧經常法則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祭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蹕。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賦費。〔索隱〕服虔謂。賦。言所輸物。不足償其雇載之費也。賦。音子。就反。乃請置大農都承。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若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集解〕如淳曰。牟。取也。則反木。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四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索隱〕謂他郡能入粟輸所在。急要之處也。而諸農各致粟山東。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食。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四錢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索隱〕謂吏坐市肆行列之市。販物求利。享弘羊。天乃雨。

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序。先本細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集解〕徐廣曰。時一作衰。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競統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集解〕管子有輕重之法。效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強。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許力而賤仁義。先富而有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弱。者或并草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廣夏之幣。金爲三品。〔索隱〕即下或黃。或白。或赤也。黃。黃金也。白。白銀也。赤。赤銅也。見食貨志。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集解〕如淳曰。布於民間也。或刀。〔集解〕如淳曰。名錢爲刀者。以其利於民。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鎰名。〔集解〕孟康曰。二十兩爲鎰。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樹饋。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管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索隱〕述贊曰。平準之立。通貨天下。既入縣官。或振華夏。其名刀布。其文龍馬。增算告緡。哀多益券。弘羊心計。卜式長者。都內克股。取贖郊野。考證。平準書物踊騰。羅索隱。按漢書羅字作羅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然羅者。出賣之名。故食貨志云。大熟則上羅。三而舍一。是也。○臣世駿按。作羅則宜。屬上句。作羅則宜。屬下句。布衣屬而牧羊。集解。韋昭曰。履草也。○推尋文義。宜云。履草履也。徒奴婢家。○徒一本作徒。名工官治車諸器。○名一本作召。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史記貨殖列傳 漢太史令司馬遷撰述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素撰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較近世。後民耳目則幾無行矣。【索隱】晚古字通用。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妙論。終不能化。【索隱】眇音妙。論如字。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諭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藪。【集解】徐廣曰。紆屬可以為布。【索隱】穀音確。反。穀木名。皮可為紙。嶺山中紆。可以為布。音盧。紆音符。今山開野紆亦作字。旋。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柚梓。【索隱】南子二音。賀桂金錫。【集解】徐廣曰。音逆。鈞之末鍊者。丹沙。瑋瑋。珠璣。齒。龍門。碣石。【正義】龍門山在徐州龍門縣。碣石山在平州盧龍縣。北多馬。牛。羊。旆。箭。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菜。置。【索隱】言如置菜。子往往有之。【正義】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園菜之置也。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上赫。其下有鐵。山上有銅。其下有銀。山上有銀。其下有丹。山上有磁石。其下有金也。【索隱】較音角。大較猶大略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諸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微。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微貴。【索隱】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求彼貴。當之。貴之微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索隱】符。謂合於道也。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賤少而山澤不辟矣。【索隱】辟音開。辟。開也。通也。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乎。【索隱】予音與。言貧富自由無奪予也。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瀋。【集解】徐廣曰。瀋音瀋。瀋。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流俗之聞。故往朝焉。【索隱】言齊既富饒。冠帶天下。豐厚被於他邦。故海岱之間。故往而朝焉。言趨利者也。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正義】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大府。玉府。內府。外府。天府。職

內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子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貧者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集解】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算。則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索隱】韋昭云。計然。范蠡師也。蔡謨云。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吳越春秋謂之計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計然曰。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索隱】言知時所用之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積水毀木。候火旱。【索隱】五行不說土者。土積也。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索隱】國語。大夫種曰。賈人早資舟。水資車。以待也。【索隱】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穰。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索隱】言米賤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米斗直九十。則商賈病。故云病末。末謂逐末為商賈也。【索隱】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之。治國之道也。積蓄之理。【索隱】著音張。呂反。務完物無息幣。【索隱】久停息貨物則無利。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物留。無取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索隱】大物極貴必賤。極賤必貴。貴出如糞土者。既極貴。後恐其必賤。故乘時出之。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者。既極賤。後恐其必貴。故乘時取之。如珠玉。此所以為貨殖。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疆。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等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志。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集解】漢書音義曰。特舟也。【索隱】扁音篇。又音符。珍反。國語云。范蠡乘輕舟。浮於江湖。【正義】國語云。勾踐渡吳。及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國矣。遂乘輕舟。以入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索隱】大顏云。若盛酒之鴟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卷而懷之。不忤於物也。按韓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蓋范蠡也。之陶。【正義】括地志云。即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陽。【南五里。猶有朱公冢。又云。曹州濟陽縣東南三里。有陶朱公冢。又云。在南郡華容縣西。未詳也。【索隱】服虔云。陶。今定陶也。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集解】韋昭云。漢書音義曰。逐時而居貨。【索隱】韋昭云。隨時逐利也。而不責於人。【索隱】按謂擇人而與人。不責之。故云不責於人也。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

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集解〕徐廣曰。萬萬也。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子贖。子孫居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廢財於曹魯之間。〔集解〕徐廣曰。子贖。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財。〔索隱〕漢書亦作貯。說文云。貯。積也。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惠不厭精。儲。〔索隱〕厭。飽也。儲。積於物也。子贖。結。願。運。東。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贖。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強。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則云李悝也。而白圭樂觀時。故人。乘。我。取。人。取。我。夫。豈。孰。取。數。子。之。絲。漆。耶。因。取。帛。絮。與。之。食。〔索隱〕食。謂。穀。也。太陰在卯。積。〔正義〕太陰。後。二。辰。為。太。陰。明。歲。衰。悉。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積。明。歲。衰。悉。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善。〔正義〕貯。律。二。音。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備。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子。贖。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自。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狗頭。用鹽鹽起。〔集解〕孔叢曰。狗頭。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餓。桑則常寒。聞宋公富。往而問術焉。宋公告之曰。子欲速富。富畜五特。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狗頭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贊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狗頭。故曰狗頭。〔索隱〕鹽。音。古。按。周。禮。鹽。人。云。共。苦。鹽。杜。子。春。以。為。苦。謂。如。鹽。謂。出。鹽。直。用。不。練。也。一。說。云。鹽。鹽。河。東。大。鹽。散。鹽。東。海。煮。水。為。鹽。也。〔正義〕按。狗。氏。蒲。州。縣。也。河。東。鹽。池。是。畦。鹽。作。畦。若。種。韭。一。畦。天。雨。下。池。中。鹹。淡。得。均。即。呷。池。中。水。上。貯。中。深。一。尺。許。以。日。蒸。之。五。六。日。則。成。鹽。若。白。礬。石。大。小。如。雙。陸。及。若。則。呼。為。畦。鹽。或。有。花。鹽。緣。黃。河。鹽。池。有。八。九。所。而。鹽。州。有。鳥。池。猶。出。三。色。鹽。有。井。鹽。畦。鹽。花。鹽。其。池。中。際。井。深。一。二。尺。去。泥。即。到。鹽。掘。取。若。至。一。丈。則。著。平。石。無。鹽。矣。其。色。或。白。或。青。黑。名。曰。井。鹽。畦。鹽。若。河。東。者。花。鹽。池。中。有。下。隨。而。大。小。成。鹽。其。下。方。微。空。上。頭。隨。雨。下。池。中。其。高。起。若。塔。子。形。處。曰。花。鹽。赤。白。即。成。鹽。池。中。有。泉。井。水。淡。所。作。池。人。馬。盡。汲。此。井。其。鹽。四。分。入。官。一。分。入。百。姓。也。池。中。又。鑿。得。鹽。塊。闊。一。尺。餘。高。二。尺。白。色。光。明。洞。徹。年。貢。之。也。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集解〕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隗名也。〔索隱〕漢書作烏。烏氏。姓。氏。音。支。隗。音。魯。可。反。〔正義〕縣。古。城。在。涇。州。安。定。縣。東。四。十。里。隗。名。也。〔索隱〕者。收。及。索。斥。賣。求。奇。貨。物。問。〔集解〕徐廣曰。問。一作。軒。不。以。公。正。謂。之。軒。也。獻。道。戎。王。〔索隱〕謂。畜。收。及。至。索。多。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貨。物。也。問。猶。私。獻。也。戎。王。什。倍。其。價。與。之。畜。〔索隱〕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也。畜。至。用。谷。量。馬。牛。〔集解〕韋昭曰。滿。谷。則。其。不。復。數。〔索隱〕谷。音。欲。秦。始。皇。帝。令。隗。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謁。而。巴。蜀。券。婦。清。〔索隱〕漢書

作巴穿婦清。巴穿婦之邑。清其名。〔集解〕徐廣曰。涪陵出丹。〔正義〕括地志云。穿婦。清。山。俗。名。貞。女。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而。檀。其。利。數。世。家。亦不替。〔正義〕音。子。兒。反。言。資。財。衆。多。不。可。計。量。一。云。清。多。以。財。餉。道。四。方。用。術。其。業。故財亦不多。積聚。清。券。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容。之。為。樂。女。懷。清。臺。夫。保。鄙。人。牧。長。清。婦。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與。海。內。為。一。開關。梁。馳。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徒。蒙。保。諸。侯。強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晉壤沃野千里。自盛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索隱〕言重於耕稼也。重為邪。〔索隱〕重。音。遂。關。反。重。者。難。也。畏。言。不。敢。為。邪。邪。〔正義〕重。並。逐。拱。反。言。關。中。地。重。厚。民。亦。重。難。不。為。邪。惡。及。秦。文。孝。繼。居。陳。〔集解〕徐廣曰。陳者。關。也。地。居。關。蜀。之。間。要。路。故。曰。陳。〔正義〕雍。縣。邠。州。雍。縣。也。關。蜀。之。貨。物。而多賈。〔索隱〕賈。音。古。獻。孝。公。徒。櫟。邑。〔集解〕徐廣曰。在馮。〔索隱〕櫟。音。藥。即。櫟。陽。櫟。邑。北。郿。戎。都。東。通。三。音。亦。多。大。賈。武。昭。治。成。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也。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亦。沃。野。地。饒。居。〔集解〕徐廣曰。音。支。烟。支。也。紫。赤。色。也。蕪。丹。沙。石。銅。鐵。〔集解〕徐廣曰。印。都。出。錫。臨。印。出。鐵。〔集解〕徐廣曰。南。嶺。演。變。蕪。丹。西。近。印。竿。竿。馬。旆。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斜。斜。結。轂。其口。〔集解〕徐廣曰。在漢中。〔索隱〕言。褒。斜。道。狹。縮。其。道。口。有。若。車。轂。之。淺。故。云。縮。轂。也。以。所。多。易。所。鮮。〔索隱〕易。音。亦。鮮。音。鈔。言。以。所。多。易。其。所。少。天。水。隨。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故。為。天。下。饒。地。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正義〕要。音。腰。言。要。束。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集解〕徐廣曰。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晉。秦。翟。〔正義〕賈。音。古。秦。關。內。也。翟。隗。石。等。州。孟。洛。稽。也。延。綏。銀。三。州。皇。白。翟。所。居。北。賈。種。代。〔正義〕種。之。勇。反。種。在。恒。州。石。邑。縣。北。蓋。蔚。州。也。代。今。代。州。種。代。石。北。也。〔集解〕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索隱〕

楊平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蓋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因此衍也。言二邑之人。皆西賈於秦翟。北賈於種代。種代在石邑之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集解〕音。灼。曰。慎。音。慎。核。音。堅。讚。曰。慎。音。慎。今。以。土。名。謂。直。為。慎。中。也。〔索隱〕慎。音。慎。核。音。慎。實。好。氣。任俠。為。盜。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索隱〕奇。音。羈。羨。音。羊。戰。反。奇。羨。謂。時。有。餘。衍。也。其。民。習。務。不。均。〔集解〕徐廣曰。羨。音。兒。一。音。因。兒。反。皆。健。羊。名。〔索隱〕羈。音。已。紇。反。羨。音。慈。紀。反。言。其。方。人。性。若。羊。捷。悍。而。不。均。也。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傑悍。而趙武靈王益厲之。其諺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其間得所欲。〔索隱〕核。音。遂。核。反。陳。核。音。營。馳。逐。也。溫。朝。西。賈。上。黨。〔正義〕澤。潞。等。州。也。北

厚之貌也。按白學木綿所織。非中國有也。漆千斗。莫勉鹽鼓千苔。【集解】徐廣曰。或作合器名有似孫叔敖云。飯瓦器受斗六升合爲飯音貽。【集解】駱案漢書音義曰。音如楚人言齊魚與鮓魚也。【正義】鮓音葦。又音貽。說文云。鮓海魚也。鮓音齊禮反。刀魚也。鮓千石。鮓千鈞。【集解】徐廣曰。鮓音鮓。鮓魚也。【正義】鮓音族。苟反。謂鮓小魚也。鮓白也。然鮓以斤論。鮓以千鈞論。乃其九倍多。故知鮓是大好者。鮓鮓是雜者也。徐云。鮓鮓魚也。並各反。謂破開中頭尾不相離爲鮓。謂之鮓鮓者也。此亦大魚爲之也。【正義】鮓千石者三之。【正義】謂三千石也。言鮓粟三千石。乃與上物相稱。【狐】。【正義】音影。裴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正義】鍾六斛四斗。果菜謂雜果菜於山野采取之。子貨金錢千貫。節韻會。【集解】徐廣曰。韻音祖。郎反。馬伯也。駱案漢書音義曰。會亦是倍也。節物貴錢也。謂估價其餘利。比千乘之家。【食賈三之廉賈五之。】。【集解】駱案漢書音義曰。食賈未嘗賈而賈。未可賈而賈。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賈而賈。賤乃賈。故十得五。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正義】率音律。佗雜業不中什二。【正義】言雜業而不在什分中得二分之利者。非世之美財也。則非吾財也。請畧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集解】徐廣曰。卓一作淳。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畧。獨夫妻推策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集解】徐廣曰。葭萌。漢。【正義】葭萌。今利州縣也。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下。沃野下有葭萌。【集解】徐廣曰。古葭萌字。作葭。葭音義曰。水鄉多。其山下有沃野。灌漑。一日大葭。【正義】汶音現。葭音也。言邛州臨邛縣。其地肥沃。平野有大葭等也。華陽國志云。汶山郡安上縣有大葭如葭。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瀛蜀之民。【正義】漢一作沮。漢書亦作瀛也。今益州郡有蜀州。亦因舊名。及漢江爲名。江在益州南入導江。非漢中之漢江也。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治鑄。賈惟豐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集解】韋昭曰。優游閒暇也。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高。【正義】音色。音各也。言孔氏連車騎游於諸侯。以資給之。兼通商賈之利。乃得游閑公子交名。然其通計贏利。過於所資給。輸遺之當。猶有交游公子雍容而勝於僮僕也。【集解】徐廣曰。魯縣出鐵。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賈貨行。百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齊俗賤奴。而刁間獨愛賈之。【正義】刁。丁遙反。姓名。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事

爵毋刁。【集解】駱案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語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將止爲刁氏作奴乎。毋發聲語助。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籍。【集解】駱案漢書音義曰。儉奇也。而師史尤甚。【正義】師史人姓名。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正義】洛陽在齊秦楚趙之中。其街巷貧人學於富家。相矜以久賈。諸國皆數歷里邑。不入其門。故前云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是也。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集解】駱案漢書音義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以久賈。在此諸國也。【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宣曲任氏之先。【集解】徐廣曰。高祖功臣有宣曲侯。【索隱】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京輔。今闕其地也。【正義】按其地合在關內。張揖云。宣曲官名。在昆池西也。爲督道倉吏。【集解】駱案漢書音義曰。若今吏督租稅使上道輸在所也。韋昭曰。督道。秦時邊縣名。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蓄倉粟。【集解】徐廣曰。善音。棧穿地以藏也。楚漢相距。穀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者人爭取賤賈。【索隱】晉灼云。爭取賤賈。金玉也。【正義】音價也。任氏獨取賈善。【索隱】謂買物必取賈而善者。不爭賤價也。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者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正義】孟康云。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顏云。塞斥者。言國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姚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姚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集解】駱案漢書音義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索隱】孟說非也。按斥。開也。相如傳云。邊塞益斥是也。橋姓姚名也。言橋姚因斥塞而致此資。風俗通云。馬稱正者。俗說云。相馬及君子與人相正。故云正。或說馬夜行目照前四丈。故云一正。或說度馬從橫。適得一正。韓詩外傳云。孔子與顏回登山。望見一正練。前有藍視之。果馬。光景一正長也。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齋貸子錢。【索隱】齋音子。稽反。貸假也。音吐得反。與人物云。齋周禮注。齋所給與也。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索隱】貸音吐代反。其息什之。【索隱】謂出一得十倍。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轉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當田。草粟氏。安陵杜杜氏。【集解】徐廣曰。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爲杜陵。亦巨萬。此其章尤異者也。【集解】徐廣曰。異一作淑。又作較。皆非有爵邑奉祿。非法犯姦而富。盡推埋去。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未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術也。若至力農畜工。成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畜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集解】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拙也。而秦陽以蓋一州。【索隱】漢書作甲一州。服虔云。當爲州中之第一。擗家。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索隱】漢書桓作稽。【正義】桓發人姓名。行賈丈夫

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索隱】漢書桓作稽。【正義】桓發人姓名。行賈丈夫

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隨。賤脂。〔正義〕說文云。載角者脂。無角者膏也。犀處也。而雍伯千金。〔集解〕徐廣曰。雍一作翁。〔索隱〕雍音於恭反。漢書作翁伯也。〔實錄〕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薄技也。〔集解〕徐廣曰。酒或作細。翫案漢書書義曰。治刀劍名。〔索隱〕酒香先禮反。削刀者名酒。削謂磨刀以水酒之。又方言云。削則東謂之削。首省。亦依字讀。而郵氏照食胃肺。削微耳。海氏連騎。〔索隱〕晉灼云。大官常以十月作沸湯。婦羊胃。以末椒薑粉之。暴使燥。則謂之肺。故易售而致富也。〔正義〕按胃肺。謂和五味而肺美。故易售。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堂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編漢。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且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索隱〕逸贊曰。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市邪贏。白圭富國。計然強兵。保參朝。請女築懷清素封千戶。卓鄩齊名。〕

考證

貨殖列傳。○臣照按。遷史以貨殖傳終。所以見先王詩書禮樂之澤。至漢武之世。而蕩然無遺。蓋傷之也。末以非也。二字作結。彰彰可見。而後儒猶謂馬遷重貨殖而薄仁義。寧得稱知言哉。故物賤之徵。貴之徵。索隱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求彼貴。賣之。董份曰。賤之徵。賤極則人棄之。故其徵必貴。白圭之術。正能明賤之徵。而棄取之也。以徵為求。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真不出則財匱少。○此語汲冢書無之。疑在所闕八篇之中。天下壤壤。○凌稚隆曰。按壤壤通川。鹽鐵論此語作積穰。計然之策。七。○越絕書及吳越春秋作九術。之陶。○臣照南按正義。以陶在齊州平陽縣。又以為在河南郡華容縣。據水經注云。定陶縣。則曹州近之。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魯。廢著。廢財於曹魯之間。○史通曰。昔孔子力可超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其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末事。持為首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缺如。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因取出絮與之食。○凶各本並作出程一枝。曰。璽字屬上句。語。出字本作凶。蓋以字形相近而說也。今從程說改正。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勃海碣石在西。○臣世駿按。西下宜有北字。以故昔鱗。正義按食螺蛤等物。故多羸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羸蛛之內。多疹毒之患也。○徐守遠曰。觀下文偷生無積聚。則羸弱病足之說非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集解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顧炎武曰。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又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放於利而行多怨。廉者知取知與。無求多於人。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是以取之雖少。而久久更富。廉者之所得。乃有其五也。注非。下有躡鴟集解。徐廣曰。古躡字作陵。○徐廣既有此釋。則本文躡字應作陵矣。又正義引華陽國志云。汶山郡安上縣有大芋如躡鴟。安上。水經注作江都。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顧炎武曰。說文

街四通道。鹽鐵論。燕之涿郡。趙之邯鄲。魏之溫朝。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皆為天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衝。跨街衝之路。為督道。倉吏集解。漢書音義曰。若今使督和穀。吏上道輸在所也。韋昭曰。督道。秦時邊縣名。○班馬異同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闕疏。所稱細柳倉也。盡推埋去就。○顧炎武曰。推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前漢書食貨志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撰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師古曰殖生也嘉善也貨謂布帛可衣師古曰衣音於既反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師古曰金謂五色之金也黃者曰金白者曰銀赤者曰銅青者曰鐵刀謂錢幣也龜以下占貝以表飾故皆為寶貨也二者生民之本與自神農之世新木為耜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師古曰新斫也燥屈也末手耕曲木也耜耒耨所以施金也耨耘田也耨音似燥音九反耨耨來內反耨耨乃耨反宋祁曰耨耨木當為耨耨木篇曰而九切以火屬木曲案易作耨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師古曰自新木為耜以至於此事見易上繫辭食足貨通然後國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李奇曰器幣有不便於時則變更通利之使民樂其業而不倦也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師古曰四子謂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事見虞書堯典也宋祁曰堯典也姚本刪去也字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饑孟康曰祖始也黎民始饑命棄為農官也古文音附師古曰事見禮記禮記見下有虞書二字舜典○宋祁曰祖饑古文音阻是為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師古曰九州謂堯舜禹湯桀紂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樂應劭曰樂竹器也所以盛方日簞附曰樂師古曰樂讀與匪同禹貢所謂厥貢漆絲厥篚織文之類是也隋圖而長也隋音他果反孫遷有無萬國作又師古曰孫與茂同勉也言勸勉天下遷易有無使之交足則萬國皆治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師古曰下繫之辭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亡貧和亡寡安亡傾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是以率王城民師古曰為邦城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師古曰非田之中為屋廬開市肆以通之師古曰肆列也設庠序以教之師古曰庠序禮官養老之處士農工商四民墾墾一作人○宋祁曰姚本民作人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師古曰鬻賣也鬻音七六反聖王量能授事四民懷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教民地亡曠土師古曰教謂導遊也曠空也地理之遺地著為本師古曰地著謂安土也音直界反故必建步立晦師古曰晦古韻字也師古曰此注在正文下經界下下正其經界六尺為步百為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餘二十畝以為廩舍師古曰廩田中屋也春夏秋冬之秋冬則去○宋祁曰則去當作即去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義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孟康曰爰於也師古曰更互也音工

中國歷代食貨志 前漢書食貨志(上)

衡反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疑反士工商農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晉灼曰淳盡也易鹵之田不生五穀也各以肥磽多少為差師古曰磽墾墾墾下有磽字磽也謂瘠薄之田也音口交反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師古曰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什一謂十取其一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材產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師古曰徒衆也共讀曰供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以上上所強也師古曰勉勸勸之令習事也強音其兩反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師古曰歲月有宜及水旱之利也種即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師古曰力謂勤作之也如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恐為風雨所損還廬樹桑師古曰還繞也桑菴有畦瓜瓠果菜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蔬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蔬臣瓚曰按木上曰果地上曰蔬師古曰茹所食之菜也畦區也茹音人豫反畦音胡圭反菴音來果反殖於曷易張晏曰至此易卦墾墾一作王故曰易師古曰詩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廬園場有瓜即謂此也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師古曰歲即家女翁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楚曰廬在邑曰里師古曰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里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卿也於國墾墾下有是字里有序而鄉有庠○宋祁曰於里有庠於字下當添是字序以明教庠則墾墾一作以行禮而視化為師古曰視讀為示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備彼南粍師古曰此詩七月之章也饑饉也四之日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農人無不畢足而耕也則其婦與子同以食來至南粍治田之處而饋之也饋音于輒反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師古曰亦七月之章也蟋蟀也今謂之促織聿日也言寒氣既至蟋蟀漸來則婦子皆曰歲將改矣而去田中入室處也妻音拱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皆平且坐於右塾婦長坐於左塾孟康曰里皆如今里吏也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坐於門側者督促勸之知其早寤妨怠惰也塾音孰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師古曰音里皆鄉長亦待入畢然後歸也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師古曰班白者謂髮難色也不提挈者所以優老人也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為十五日凡四十五日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師古曰省費燎火省燎火之費也燎所以為明火所以為溫也燎音力召反男女官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謔各言其傷師古曰怨刺之詩也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蘇林曰餘子庶子也或曰宋任役為餘子師古曰宋任役者是也

幼童當受業。豈論嫡庶乎。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蘇林曰。五方之異書。如今祕書學外國書也。臣瓚曰。辨五方之名及書數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太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李奇曰。造成也。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師古曰。以射試之。然後命爵焉。春秋之月。羣居者將散。師古曰。謂各趨農時也。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師古曰。行人。道人也。主號令之官。鐸大鈴也。以木為舌。謂之木鐸。徇。巡也。采詩。採取怨刺之詩也。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師古曰。大師。掌音律之官。教六詩。以六律為之。音者。比謂次之也。比音。類二反。○宋祁曰。比。謂下當添調字。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士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困。困。字無。道治也。舉事必敬。施令必信。不為奢侈。愛養其萌。無奪農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淪淪。淪淪。與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淪淪。雲起貌也。祁祁。徐也。言陰陽和風雨時。萌庶慶悅。喜其先雨。公田。乃及私也。○宋祁曰。興雲當改與雨。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其下並同。衣食足而知榮辱。庶幾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師古曰。績。功也。言主治萌者。三年一考其績。困。困。作功也。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用。謂使為政期月。可以易俗。三年乃得成功也。三考。謂陟。除三年食。進業曰登。鄭氏曰。進。上。工。之業也。或曰。進。上。農。工。諸事業名曰登。再登曰平。除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造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宋祁曰。邵本。王德。作至德。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師古曰。亦孔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師古曰。汚。謂貪穢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用也。從也。周室既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師古曰。汚。謂貪穢也。○繇。役。橫。作。師古曰。繇。讀曰。繇。音。胡。孟。反。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用。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畝。○劉。放。曰。稅。晦。所。謂。二。也。○春。秋。義。焉。○孟。康。曰。春。秋。謂。之。履。賤。民。所。種。好。者。而。取。之。讓。其。貧。也。○於。是。上。貧。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讓。仁。誼。先。富。有。而。後。讓。讓。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師。古。曰。李。悝。文。侯。臣。也。悝。音。恢。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疇。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服。虔。曰。與。之。三。升。也。臣。瓚。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晦。加。三。斗。也。師。古。曰。計。數。而。首。字。當。為。斗。瓚。說。是。也。○宋。祁。曰。治。田。勤。謹。當。作。勸。謹。下。不。勤。同。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糶。甚。貴。傷。民。○韋。昭。曰。此。民。謂。士。民。工。商。也。○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登。勸。今。一。夫。拔。五。口。治。田。百。疇。歲。收。晦。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管。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入。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

師古曰。少四百五十不足也。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師古曰。與。讀曰豫。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勤耕之心。而令糶至於甚貴者。是故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張晏曰。平歲百疇。收百五十石。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石。計民食。終歲長四百石。官糶三百石。此為糶三舍一也。中孰。自三。餘三百石。張晏曰。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終歲長三百石。官糶二百石。此為糶二而舍一也。下孰。自倍。餘百石。張晏曰。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糶其五十石。云下孰。糶一。謂中分百石之一。小糶。則收百石。張晏曰。平歲百疇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糶。收百石。收三分之一也。中糶。七十石。張晏曰。收二分之一。大糶。三十石。張晏曰。收五分之一也。以此準之。大小中糶之率也。故大孰。則上糶三而舍一。中孰。則糶二。下孰。則糶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師古曰。賈。讀曰價。小糶。則發中孰之所斂。大糶。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糶改也。作之字。中糶。則發中孰之所斂。大糶。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及秦孝公用商君。墾井田。開仞伯。師古曰。仞。伯。田間之道也。南北曰仞。東西曰伯。伯。音莫。白。反。○宋祁曰。仞。伯。王。本。伯。作。伯。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師古曰。鉅。大也。大萬。謂萬萬也。累者。兼數。非止一也。言其財積累萬萬也。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強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秦半之賦。師古曰。秦。半。三分取其二。發閭左之戍。應劭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更有過。及發。墾。賈。人。後。以。管。有。市。籍。者。發。又。後。以。大。父。母。父。母。管。有。市。籍。者。戍。者。曹。叢。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師。古。曰。閭。里。門。也。言。居。在。里。門。之。左。者。一。切。發。之。此。閭。左。之。釋。應。最。得。之。諸。家。之。義。煩。機。外。錯。故。無。所。取。也。男子力耕。不足糶。師古曰。饋。古。餉。字。困。困。下。有。也。字。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濟其欲也。師古曰。澹。古。贖。字。也。賸。給。也。下。同。困。困。作。其。下。並。同。也。○宋。祁。曰。也。字。當。刪。海。內。愁。怨。遂。用。澹。畔。師。古。曰。下。逃。其。上。曰。澹。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盜。賊。蘇。林。曰。無。物。可。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陳。師。古。曰。醜。不。雜。也。無。醜。色。之。醜。謂。四。馬。雜。色。也。○宋。祁。曰。越。本。醇。作。醇。而。將。相。或。乘。牛。車。師。古。曰。以。牛。駕。車。也。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用。和。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師。古。曰。纒。取。足。而。由。川。則。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師。古。曰。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倉。庫。府。庫。也。經常也。○宋。祁。曰。自。天。子。當。作。自。天。下。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師。古。曰。筦。與。管。同。管。子。管。仲。之。書。也。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

物力必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古之治天下，至饑至惡也。師古曰：熾，細也。悉，盡其事也。饑與熾同。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師古曰：本，農也。末，工商也。言人已棄農而務工商矣。其食米粟者又甚衆，殘害也。一徑修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孟康曰：泛，音方勇反。泛，覆也。師古曰：字本作覆。此通用也。宋祁曰：勇當作蓋。莫之振救。師古曰：振，舉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師古曰：靡，散也。音糜。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應劭曰：蹙，傾竭也。師古曰：蹙，音歐。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師古曰：幾，近也。音鉅。衣反。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師古曰：言年穀已多，而無儲積，失時不雨，民且狼顧。鄭氏曰：民欲有畔，意若狼之顧望也。李奇曰：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今亦恐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如淳曰：賣爵級，又賣子也。既聞耳矣。如淳曰：聞於天子之耳。安有爲天下防危者若是而不驚者。師古曰：防危者，欲墜之意也。音圖又音丁念反。宋祁曰：注防危，當剛危者。世之有備，稱天之行也。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孰也。或曰：行道也。師古曰：積穀也。音人常反。宋祁曰：人常當作人掌。禹湯被之矣。師古曰：謂禹遭水而湯遭旱也。卽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師古曰：胡，何也。卒然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師古曰：卒，讀曰猝。餽，亦饋字也。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師古曰：屈，音其勿反。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師古曰：衡，橫也。罷夫羸老，易子而敵其骨。師古曰：罷，讀曰疲。敵，擊也。音五巧反。宋祁曰：姚本而敵，削而字。敵下狡反。政治未舉，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師古曰：疑，讀曰擬。倍也。謂與天子相比擬。廼駭而鬪之。豈將有及乎。師古曰：鬪，謂謀也。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若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使敵附遠，何招而不至。師古曰：懷來也。安也。今殷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師古曰：殷，亦騶字。著音直略反。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師古曰：言皆趨農作也。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李奇曰：廩廩，危也。師古曰：言務耕農，厚畜積，則天下富安，何乃不爲。而常不足，廩廩若此。竊爲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結田，躬耕以勸百姓。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師古曰：食，讀曰似。衣，音於既反。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禹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孟康曰：肉腐爲瘠，捐骨不理者。或曰：捐，謂民有儻相棄捐者。或謂貧乞者爲捐。蘇林曰：瘠，音渣。師古曰：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者耳。不當音渣也。貧乞之釋，尤疏僻焉。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劉奉世曰：不避湯禹，避字未詳。宋祁曰：言土地人民之衆，不讓湯禹也。加以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師古曰：荷，禦風霜。不求靡麗也。煖，音乃短反。饑之於

食，不待甘旨。師古曰：旨，美也。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師古曰：走，音奏。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傾寒之患。師古曰：周，謂周徧而遊行。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逐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師古曰：中人者，處強弱之中也。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師古曰：服役者，給公事之役也。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閒，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買而賣。師古曰：本直千錢者，止得五百也。賈讀曰價。亡者，取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債二爲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於是富田宅，蓄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列者，若今市中賣物行也。賈音古。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殘餘物也。音居宜反。乘上之急，所賣必倍。師古曰：上所急求，則其價倍貴。故其男不耕，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師古曰：梁，好粟也。卽今之梁米。亡農夫之苦，有什伯之得。師古曰：什，謂千錢，伯，謂百錢也。伯音莫白反。今俗猶謂百錢爲一伯。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道更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綈。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綈，素也。給之精白者也。此商人所以兼井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奪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師古曰：迕，違也。好音呼到反。惡音烏故反。迕音五故反。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師古曰：渫，散也。音先列反。下同。宋祁曰：有所渫，下脫矣字。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師古曰：損，減也。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願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如淳曰：復，三卒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爲卒者免其三人，不爲卒者復其錢耳。復音方目反。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師古曰：爲音于低反。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應劭曰：仞，五尺六寸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八尺曰仞。取人申臂之一尋也。湯湯百步。師古曰：湯，湯邊也。以沸湯爲池，不可飲，近，險固之甚。帶甲百萬而亡粟，非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

一人耳。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也。復晉方目反。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擯，出於口而亡窮。師古曰：擯，事也。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師古曰：上造，第二等爵也。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師古曰：大庶長第十八等爵也。各以多少級數，有爵，則「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深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人粟郡縣矣。」師古曰：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命勤農。師古曰：俞進也。音，又音愈。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廼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三歲，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師古曰：賈，價也。賈四，謂減省之也。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師古曰：復，晉方目反。解見官紀。始造苑苑，以廣用。師古曰：苑，馬謂為苑，以牧馬。宮室列館車馬，益增倍矣。然糞收有司，以農為務。師古曰：糞，古妻字。園，園，下有也。字。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實，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累，百鉅萬謂數百萬也。校，謂計數也。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師古曰：陳，謂久積也。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仞伯之間成羣。師古曰：謂田中之仞伯也。乘牝牡者，擠而不得會聚。孟康曰：皆乘父馬，有牝馬，則其間則踞，故斥山不得會同。師古曰：言時富饒，故恥乘牝牡，不必以其踞也。踞，謂也。音大奚反。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生長子孫，而不轉職也。居官者，以為姓號。如淳曰：貨殖傳，食氏庚氏是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師古曰：重，難也。先行誼而黜，婢辱焉。師古曰：以行誼為先，以婢辱相黜也。行晉下更反。於是因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師古曰：恃其饒富，則擅行威罰也。斷音丁喚反。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師古曰：有土，謂國之宗姓受封邑土地者也。室，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母後時。師古曰：宿麥，謂其苗經冬。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師古曰：共，讀曰供。次下亦同。園，園，下有也。字。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師古曰：說，讀曰悅。園，園，下有也。字。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仞伯，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關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師古曰：饒，與章同。管，主也。荒淫越制，險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

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更音工衡反。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如淳曰：秦置鹽鐵，故下民受其困也。師古曰：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也。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如淳曰：十稅其五。師古曰：言下戶貧人自無田，而耕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大吏之食，重以貧暴之吏，刑戮妄加。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師古曰：卒，讀曰猝。近音其新反。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師古曰：名田，古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井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服虔曰：不得專殺奴婢也。宋祁曰：專當改作額字。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師古曰：耗音呼到反。園，園，此注文在下正文相食字下。人復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廼封丞相為富民侯。韋昭曰：沛縣縣也。師古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名也。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剛。師古曰：剛，粟也。音工大反。字或作吠。歲代處，故曰代田。師古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剛田，以二耜為耦。師古曰：併兩耜而耕。廣尺深尺曰剛，長終耒，一耒三剛。一夫三百剛，而播種於三剛。園，園，字無。剛中，師古曰：播布也。種謂穀子也。宋祁曰：三剛中姚刪去三字。苗生，葉以上稍耨，蘭草。師古曰：耨，鋤也。因置其土以附苗根。師古曰：置，謂下之也。音類。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偃偃。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偃偃盛貌。芸音云，芋音芋，偃音擬。芸除草也。芋，園，園，作籽。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師古曰：比音必，病反。園，園，此注在下正文根深字下。隨盡而根深，能風與旱。師古曰：能，讀曰耐。故偃偃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頃。邵展曰：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晦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晦，漢時二百四十步為晦，古千二百晦，則得今五頃。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耦田晦一斛以上。師古曰：耦田，謂不為剛者也。綬音莫幹反。善者倍之。師古曰：善為剛者，又過耦田二斛以上也。過使教田，太常三輔。蘇林曰：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園。園，作謂。田種也。大農置工巧，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皆讀曰趣，趣及也。澤雨之潤澤也。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師古曰：輓，引也。音晚。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犂。師古曰：庸，功也。言撫功共作也。義亦與庸貨同。卒多人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官卒田其官墾地。師古曰：離官別處之官，非天子所常居也。墾，除也。官墾地，謂外垣之內，垣之外也。諸緣墾地，剛垣墾地，其義皆同。守離官卒田而無事，因令於墾地為田也。墾音而緣反。課，得也。皆多，其勞田晦。

一斛以上。命家田三輔公田。李奇曰。命者教也。令歸宮卒。教其家出公田也。韋昭曰。命謂命者。命家謂受命。一假爲公士以上。令得用公田。優之也。師古曰。令音力成反。又教邊郡。及居延城。韋昭曰。居延張掖縣也。時有甲卒也。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皆便代用。用力少而得錢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蓄積。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師古曰。數音所角反。積音人常反。宋祁曰。入常當作入常。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算。能商功利。師古曰。商度也。爾雅曰。此注在下正文得幸於上下。得幸於上。五畝中奏言。故事歲滿開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師古曰。漕水運。宋祁曰。水運下當添也字。用卒六萬人。宜羅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周廣徐宮。李奇曰。御史大夫屬。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管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廼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羅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師古曰。爾雅曰。作服度。曰。萬萬億也。宋祁曰。邵本師古作服度。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錢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且如故上不聽。壽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買而糶。以糶貴時減其買而糶。名曰常平倉。師古曰。賈並讀曰價。民便之上。廼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祭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師古曰。爲使而勸郡國也。使音山吏反。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宜蠲鐵官及比假田官常平倉可罷。孟康曰。比假田官。一作比。假地名也。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請。皆罷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角角抵齊三服官。省苑苑以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鑿鐵官。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爲安樂。然俗奢侈。不以畜聚爲意。永始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人相食。師古曰。比類也。爾雅曰。此注在上水災字下。刺史守相坐免。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通可平。師古曰。建立也。立其議也。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師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師古曰。不爲作限制。上爲君子。儂反。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皆數鉅萬。而貧弱困窮。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宋祁曰。王本所以上無然字。亦未可詳宜略爲限。師古曰。詳謂悉盡也。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及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丁傅川事。皆降賈。皆不便也。師古曰。丁傅及董賢之家。皆不便此事也。詔書且須後。師古曰。須待也。遂寢不行。宮室苑囿府庫之賦。已侈。百姓皆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平帝崩。王莽居攝。遂篡位。王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

盡爲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恣未滿。師古曰。謂愛惜之意未厭飽也。陋小漢家制度。以爲疏闊。師古曰。非以漢家制度爲泰疏闊而更之令陋小。宋祁曰。而更下當添改字。陋小下當添也字。宣帝始賜單于印。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鈎鈎稱王。師古曰。鈎音鉅于反。可音大鼎反。非乃遣使易單于印。彭鈎王爲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與師。發三十萬衆。欲同時十道並出一擊。滅匈奴。莽發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如淳曰。負背也。爾雅曰。此注在下正文北邊字下。江淮而北。邊使各馳傳督趣。師古曰。傳音張懸反。趣讀曰促。海內擾矣。又動欲塞古不底時宜。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出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罷成出。鈎鈎曰。雖老病者皆復出口。算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罷讀曰疲。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貸富人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質爾。爾。作贖。而爲邪。貧者窮而爲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師古曰。錯置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爲姦。天下皆警然。陷刑者衆。師古曰。警音察口聲也。書赦。後三歲。非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然刑罰深刻。它政諱亂。師古曰。諱非也。音布內反。邊兵二十餘萬人。仰縣官衣食。師古曰。仰音牛向反。用度不貲。數橫賦歛。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橫音胡孟反。民命貧困。常苦枯旱。亡有平歲。穀賈翔足。鈎鈎曰。翔音常。師古曰。音說非也。翔言如鳥之回翔。謂不離於貴也。若暴貴稱騰踊也。末年。盜賊羣起。發軍擊之。將吏放縱於外。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淮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調省教民。煮木爲幣。服度曰。煮木實。或曰。如今餌尤之屬也。如淳曰。作杏酪之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酪不可食。重爲煩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發濟官以粟之。安盜其粟。師古曰。粟給也。盜所給之物。粟音後甚反。師古曰。師死者什七八。莽恥爲政所致。廼下詔曰。予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師古曰。此歷法。應有災歲之期也。事在律歷志。枯旱霜蝗。饑饉薦臻。蠻夷猾夏。寇賊盜。執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將究矣。師古曰。究竟盡也。歲爲此言。以至於亡。

更受百畝之地。則此二十五畝者十六以後十九以前所受田也。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注臣瓚云。○顧炎武曰。六甲者四時六十甲子之類。五方者九州。蘇復列國之名。書者六書。計者九數。瓚說未盡。移國學于小學。○按少學即小學也。下文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亦然。及秦孝公用商君。墾井田。開阡陌。注阡陌田間之道也。○朱子開阡陌辨曰。說者皆以開為開置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非也。按阡陌舊說謂田間之道。蓋即周禮所謂云。遂上之。漚。漚上之。涂。漚上之。道也。其水陸占地不為田者頗多。先王非不惜而虛棄之。所以正疆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也。商君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于百畝。是以奮然開之。以盡人力地利。故秦紀鞅傳皆云。為田開阡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也。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宋祁曰。自天子當作自天下。○臣召南。按文如作自天下。以至封君。湯沐邑。甚為不協。宋意因下文言不領於天子之經費。遂疑此作自天下耳。又按史記平準書原文云。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文義甚順。蓋大司農掌天下之經費。若畿輔以內之山川園池。市肆租稅。則盡入少府。為天子私藏。其封君湯沐邑。又各收以自供。俱不領於大司農也。此志作天子之經費。字係傳寫之訛。好惡乖迥。○惡監本說。從宋本改正。漢興循而未改。○馬端臨曰。史既言高祖省賦。而復言鹽鐵之賦。仍秦者。蓋當時封國至多。山澤之利在諸侯王國者。皆循秦賦法。取以自豐。非縣官經費所領也。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搜監本說。今改正。按百官表作。用耦犁二牛三人。○臣召南。按周禮里宰賈疏曰。周時未有牛耕。至漢時趙過始教民牛耕。今鄭云合牛耦。可知者。或周末兼有牛耕。至趙過乃絕人耦。又按葉少蘊曰。古耕而不犁。後世變為犁法。耦用人。犁用牛。過特為增損其數耳。非用牛自過始也。周必大曰。疑耕犁起於春秋之世。孔子有犁牛之言。冉耕字伯牛。月令出土牛。示農耕早晚。按葉周二說是。但謂古耕而不犁。耕犁起於春秋。亦恐未確。古藉田之禮曰。三推不用犁。安用推乎。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挽犁。○臣召南。按以人代牛。挽犁始此。唐夏州都督王方翼為耦耕法。張機健力省而見功多。宋武允成獻踏犁。不用牛。以人力運之。皆人挽犁之遺式也。諫得穀皆多其旁田。一斛以上。○顧炎武曰。蓋墾地乃久不耕之地。地力有餘。其收必多。所以作代田之法也。陋小漢家制度。以為疏闢注師古曰。莽以漢家制度為泰疏闢而更之。令陋小巨照。顏注非也。蓋陋小者。即鄙陋之意。言鄙陋漢制。謂為疏闢不詳備也。

前漢書食貨志列傳

唐正諫大夫行秘書監琅邪縣開國子 顏師古註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為周立九府圖法。李奇曰。圖即錢也。圖一寸而重九兩。師古曰。此說非也。周官大府。玉府。內府。泉府。天府。職內職。職幣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圖。謂均而通也。○宋祁曰。周官下當添有字。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

圓因方。孟康曰。外圓而內方也。輕重以銖。師古曰。言黃金以斤為名。錢則以銖為重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實於金。利於刀。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流於泉。如淳曰。流行如泉也。布於布。如淳曰。布於民間。束於帛。李奇曰。束聚也。太公退。又行之於國。師古曰。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師古曰。穰。音人。常反。國。師古曰。文在下正文。貴賤字下。○宋祁曰。人常當作人掌。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李奇曰。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謂買人之多蓄積者。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師古曰。給足也。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買。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買。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李奇曰。委積也。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師古曰。言富人多藏穀。故令貧者食不足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欲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欲之以重。李奇曰。民輕之時為數糶之。重之時為數散之。凡輕重。散之。以時則國固。作即。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孟康曰。六斛四斗為鍾。極錢貫也。師古曰。字無。管子曰。凶歲糶釜十德。師古曰。是也。管子兩反。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師古曰。管子曰。以奉糶。夏以奉糶。師古曰。奉謂供事也。末耜器械。種蠶樹食。必取澆焉。師古曰。種五穀之種也。饒字與餽同。謂餽田之具也。○宋祁曰。取澆當作取贖。故大賈者。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師古曰。善讀曰。善。善謂輕侮之也。字本作勞。蓋通用字耳。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名。師古曰。伯讀曰霸。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應劭曰。大於舊錢。其價重也。單穆公曰。不可。師古曰。單穆公周大夫。單音善。古者。天降災。師古曰。戾。惡氣也。一曰。戾至也。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應劭曰。資財也。量資幣多少。有無。平其輕重也。師古曰。凡言幣者。皆所以通貨物。易有無也。故金之與錢。皆名為幣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為母也。子輕也。其輕少半。故為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貴。為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孟康曰。重為母。輕為子。若八十錢。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應劭曰。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匿乎。民若匿。狂用將有所乏。乏將厚取於民。師古曰。厚猶多也。重也。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師古曰。遠志。謂去其本居而故亡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為滄。師古曰。原。謂水泉之本也。滄。滄。停水也。漢音黃。滄音一胡反。竭亡日矣。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章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以勸農。農不足。百姓蒙利焉。孟康曰。單穆公曰。竭亡。圖。圖。一作無。日矣。不得復云百姓蒙利焉。臣瓚曰。但自不聽。不鑄大錢耳。猶自從其不廢輕。此言母子並用。故蒙其利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單穆雖有此言。王終自鑄。果有便。故百姓蒙

其利也。秦并國國（作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孟康曰。二十兩為溢也。國國（字無）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為金之名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上幣者。二等之中。黃金為上。而錢為下也。銅錢質如周錢。臣瓚曰。言錢之形質如周錢。唯文異耳。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飾寶。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秦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師古曰。秦音類。黃金一斤。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而不執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積市物。師古曰。積貯滯也。管灼曰。痛甚也。言計市物賤。豫益畜之。物貴而出。故使物甚賤。師古曰。不執謂不循軌度者也。言以其贏餘之財。蓄積莫貨。使物積滯在已。故市價甚賤。今書本痛字。或作踊者。誤耳。踊騰一也。不當重累言之。音讀曰蓄。米至石萬錢。馬至四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師古曰。欲令務農。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師古曰。弛解也。然市井子孫。亦不得為官吏。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師古曰。恣其私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師古曰。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然鑄錢之情。非敢雜為巧。則不可得。師古曰。設謂亂雜也。亡國國（作贏）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無利也。殺音又。宋祁曰。亡餘利也。姚本改作贏餘利也。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殺雜鉛鐵。其術精妙。國國（下有不可覺知四字）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之。茲不可止也。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操造幣之執。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音千高反。各隨屏而鑄。因欲禁其厚利。微殺罪日。報其執不止。鄭氏曰。報論。國國（國）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師古曰。縣謂開立之。使人陷罪。孰積於此。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也。積多也。阱音才性反。養禁鑄錢。死罪積下。蘇林曰。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張晏曰。死罪者多。委積於下也。師古曰。養說是也。下音胡。亞反。後國國（下有亦字）同。今公鑄錢。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師古曰。賴利也。一日恃也。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應劭曰。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猶也。謂當如此數耳。而胡廣云。若願也。干求也。常願所求而與之矣。宋祁曰。干求也。下御本添合也二字。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劭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臣瓚曰。秦錢重半兩。漢初鑄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漢錢皆常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則以一當一。猶實不受之。是以郡縣不同也。師古曰。廢是也。稱音尺孕反。法錢不立。師古曰。法錢依法之錢也。吏急而壹之。庫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阿。師古曰。阿。音火何反。國國（此注文在下正文大亂字下。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師古曰。鄉讀曰。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其下亦同。釋其未稱治幣。

炊。應劭曰。鑄形容也。作錢模也。師古曰。鑄音容。宋祁曰。錢模下姚本添模字。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師古曰。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為音于。偽反。不為多猶言為之不多也。善人憐而為姦邪。李奇曰。悅誘也。動心於姦邪也。師古曰。悅音先律反。又音黜。願民陷而之刑戮。師古曰。願諱也。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師古曰。詳平也。忽忽忘也。宋祁曰。忽忘也。姚本改作忘忘也。國知患此。吏諱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師古曰。令謂法令也。重則其利深。盜鑄如害而起。師古曰。言其多。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姦數不勝。而法禁數。盜鑄之然也。師古曰。數並音所角反。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師古曰。博大也。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目御輕重。師古曰。銅積謂多積銅也。錢輕則目衡斂之。重則目衡散之。貨物必平。四矣。目作兵器。目假貨。多少有制。用別貨賤。五矣。如淳曰。古者以銅為兵。秦銷鋒銳。鑄金人十二是也。目臨萬貨。目調盈虛。目收奇羨。師古曰。調平均也。奇羨餘也。羨。音居宜反。羨音弋戰反。則官當貴。國國（下有實字）而未民困。六矣。師古曰。未謂工商之業也。制吾棄財。目與匈奴逐爭其民。則必使七矣。師古曰。未業既困。農人敦本。倉廩積實。布帛有餘。則招誘國國（字無）胡人多來降附。故言制吾棄財。逐爭其人也。棄財者可棄之財。逐競也。宋祁曰。則必使。當作填字。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宋祁曰。則奉世曰。今久退七福。久當作乃。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目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師古曰。即就也。埒等也。宋祁曰。即就也。下當添李奇曰三字。後卒叛。鄧通大夫也。目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帝。忿胡粵之害。師古曰。畜讀曰蓄。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粵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師古曰。蕭然猶騷然。勞動之貌。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目廣巴蜀。巴蜀之民。龍焉。師古曰。龍讀曰疲。國國（下有也字）彭吳穿穢。朝鮮。置滄海郡。師古曰。彭吳人姓名也。本皆荒梗。始開通之也。故言穿也。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相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師古曰。共猶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師古曰。齎謂將衣食之具。以自隨也。音子奚反。中外騷擾相率。百姓玩愒。以巧法。師古曰。玩說也。謂操操也。巧法為巧詐。以避法也。玩音五官反。財賂衰耗。而不澹。師古曰。耗澹也。澹是也。入物者。捕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師古曰。冒蒙也。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師古曰。謂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之屬也。其後。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糒。餽。師古曰。餽亦饋字。饋古餽字。國國（下有也字）率國國（作卒）十餘鍾。致一石。師古曰。言其勞費用功重。散幣於邦。交目朝之。應劭曰。印。屬臨印。楚。屬隸。為音灼。日。音蒲。賊反。師古曰。本西南夷兩種也。印。今印州也。楚。今楚道縣也。輯與集同。謂安定也。數。

歲而遺不通。蠻夷因日數攻，吏發兵誅之。○宋祁曰：發兵誅之，當去兵字。○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李奇曰：不足用，終更其事也。○韋昭曰：更，續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悉巴蜀租賦，雖盡租賦不足，償其功費也。更，音庚。○廼募豪民，出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郡內。○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官而受粟錢於內府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內京師主藏者也。百官公卿表。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也。○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於南夷。師古曰：疑讀曰優。優，謂比也。○又與十餘萬人築衛朔方。師古曰：既築其城，又守衛之。○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師古曰：數十萬乃至百萬萬。○宋祁曰：數十下當添萬字。○府庫並虛，廼募民能入奴婢，得以身復，為郎增秩。師古曰：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為郎者，就增其秩也。一曰：入奴婢少者，復終身。多者，得為郎。舊為郎，更增秩也。○及入羊為郎，始於此。此後四年，衛青比歲十餘萬，案擊胡。師古曰：比歲，頻歲也。○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於是大司農陳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師古曰：陳，謂列奏之經常也。既盡也。言常用之錢及諸賦稅並竭盡也。○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與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舞，九級曰執戟，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賞武功爵官首者，試捕吏，先除于夫，如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于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劉敞曰：直三十餘萬金，其價之差殊不可詳也。秦爵十八，大庶長十九，則關內侯武功爵比之，減一級。入關內侯，亦其宜也。或說七當作一，與茂陵中書合矣。予謂賞爵當級級稍增其價，豈可例云級十七萬，若每級十七萬，比至三十餘萬金，則一萬七千餘級，又非也。然則誤行此萬字，蓋武功爵其級十七，又曰：官首亦武功爵名。當讀云買武功爵官首試捕吏，先除言官首補吏稱試，但先除之千夫如五大夫。五大夫之制於史無傳，以理推之，當是補吏不試也。其有罪，又減二等，得至樂卿。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第八等也。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也。此文止論武功爵級，而作注者，乃以舊二十等爵解之，失其本意。故刪而不取。○目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難而多端，則官職耗廢。師古曰：耗，亂也。音莫。報反。○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官有所作，廢格沮誹，窮治之也。如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廢格，當改廢閣。○其明年，淮南衛山江都王謀反，逆見。師古曰：蹤跡顯見也。○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察。師古曰：慘，毒也。察，微視也。

也。○當是時，招奪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下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其明年，票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師古曰：仍，頻也。○渾邪王率數萬眾來降。師古曰：渾，音胡。昆反。○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之。師古曰：一兩一乘。○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萬。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填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師古曰：番，姓係名也。番音。○反，係音。○關，係音。○作，普安之系反。○穿汾河渠，以為溉田，鄭當時為謂。○番回遠，鑿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師古曰：回，曲繞也。○音胡。內反。○而朔方亦穿漕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亦各以鉅萬十數。師古曰：謂十萬萬也。○宋祁曰：謂下常添數字。○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師古曰：食讀曰似。○卒掌者，關中不足，廼調旁近郡。師古曰：調，謂選發之也。○調音徒釣反。○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師古曰：仰，音牛。向反。○次下亦同。○縣官不給。師古曰：給，足也。○天子乃損膳，解乘輿，出御府禁，減以澹之。○宋祁曰：澹，當作儉。○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庫，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師古曰：貸音土戴反。○次下亦同。○尚不能相救，廼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匈奴，得其河南遼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為築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雜錯，奢僭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關，係音。○此註文在上正文秦中字下。○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冠蓋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孟康曰：滯，停也。音灼。○曰：滯音直吏反。○宋祁曰：滯，財滯也。當從土注。同。王本滯音滯。○轉，音百數。○李奇曰：轂車也。○廢居居邑。○服虔曰：居，穀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也。師古曰：二說皆未盡也。此言或有所廢置，有所居蓄，而居於邑中，以乘時射利也。○封君皆氏首仰給焉。○晉灼曰：氏音抵。距之抵，服虔曰：仰給於商賈，言百姓好未作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封君受封邑者，謂公主及列侯之屬也。氏音猶俯首也。時公主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而取給於富商大賈，後方以邑入償之。○氏丁奚反。○治，歸，音。○財或累萬。○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園囿。○字無。○錢幣以澹用。師古曰：更改也。○宋祁曰：澹，當作贖。○而權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師古曰：就多銅之山而鑄錢也。○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臣瓚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貴。○如淳曰：民但鑄錢，不作餘物故也。○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鄭氏曰：其文為半兩，實重四銖也。○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鉛。○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一面幕幕為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鉛，以更換作錢也。○臣瓚曰：許慎云：鉛，銅屑也。摩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叙曰：民摩錢取屑是也。師

古曰。俗音浴。讀說是也。○宋祁曰。鈴俞玉反。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織為皮幣。師古曰。織讀也。給五綵而為之。鹽鐵論。此註文在上正文續字下。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聘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如淳曰。雜金銀。一作鑄。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閭之其文龍。名曰白。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龜。直三百。師古曰。楛國而長也。音佗果反。○劉奉世曰。白撰當在其一日之下。衍名字。二曰三日之下。皆當有金名。史文錯脫。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師古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音鉅刃反。○宋祁曰。為天下當添司字。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咸陽齊之大將。鹽孔僅。南陽大治。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師古曰。不用器算。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師古曰。人財於官以取復。復音方目反。○宋祁曰。買復當作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如淳曰。千夫五大夫不欲為吏者。令之出馬也。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師古曰。適讀曰隨。隨音謂也。以其久為私利。其明年。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是時財既。師古曰。既空也。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故許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實。令不可得摩取。師古曰。周匝為郭。郭文漫皆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師古曰。奏上其言也。山海天地之域。宜屬少府。陛下弗躬。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鹽。官與半益。蘇林曰。半價直也。今世人言願手半如淳曰。半虛食也。古者名廢曰半。益鹽益也。師古曰。半蘇說是也。謬古者字也。浮食奇民。欲擅山海之貨。以致富彊。師古曰。轉謂主領也。讀與管同。鹽鐵論。以上注文在上山海之貨下。以下注文首有師古曰三字。在下役利細民下。養饒也。音弋職反。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鹽者。缺左趾。師古曰。缺足鉗也。音徒計反。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師古曰。歸故鐵。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師古曰。舉皆也。普天之下。皆行之也。音下更反。作官府。師古曰。主鹽鑄及出納之處也。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更益多買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師古曰。言人尚少。不肯務耕種也。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鹽鐵論。下有皆字。仰縣官。師古曰。畜讀曰蓄。仰音牛向反。○宋祁曰。無有下當添皆字。異時算軛車賈人之新錢。皆有差下。鹽鐵論。作小。師古曰。異時言往時也。軛小車也。絕謂錢實也。軛音弋職反。新音武加反。○宋祁曰。皆有差下。姚本作皆有差小。請算如故。諸賈

人未作貨買賣。居邑貯積諸物。師古曰。貨。賒也。貨假與也。貨音式制反。貨音士裁反。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鹽鐵論。於官也。占音之贖反。率緡錢二千而算一。師古曰。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算。諸作有和及鑄。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者。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軛車一算。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字無。邊騎士而有軛車。皆令出一算。比音必寐反。商賈人軛車二算。如淳曰。商賈人有軛車。又使多出一算。重其賦。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師古曰。悉。盡也。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師古曰。界。與也。音必寐反。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師古曰。一人有市籍。則身及家內皆不得有田也。鹽鐵論。此註文在上名田字下。敢犯令。沒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適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師古曰。風。讀曰諷。初。式不願為官。上強拜之。稍遷至齊。相語自在。其傳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師古曰。百石。師古曰。吏更選補高官。郎又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鹽鐵論。下有也字。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更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氏。讀曰抵。鹽鐵論。下有抵字。歸也。大氏。鹽鐵論。作歸。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鹽鐵論。作也。○宋祁曰。姚本改耳作也字。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屠大徐偃等分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并兼之。徒守相為利者。師古曰。守郡守。鹽鐵論。下有也字。相諸侯相。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咸宣杜周等為中丞。師古曰。咸。姓也。音咸省之。咸。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急刻。鹽鐵論。作用慘急苛刻。為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蘇林曰。夏蘭。人名。鹽鐵論。此註文在上始出字下。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等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不便處。異不應。微反唇。師古曰。蓋非之。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鹽鐵論。此註文在上正文腹非字下。自是後。有腹非之法。師古曰。比。則例也。讀如字。又音必寐反。而公卿大夫。多詔諛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章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皆緡錢縱矣。師古曰。縱。放也。故令相告言也。郡國錢。民多私鑄。師古曰。謂巧鑄之。雜銷錫。○宋祁曰。鉛錫。下當添也字。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應劭曰。所謂子緡錢也。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令錢郭見有赤者。不知作法云何也。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師古曰。充賦及給官用。皆令以赤仄。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不行。是

上林三官錢。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師古曰。言無利。唯真工大。適逐為之。師古曰。其術巧妙。故得利。楊可告緝天下。如淳曰。告緝令楊可所告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楊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被告。中家以上大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罪之罪。其獄少有反者。蘇林曰。反音福。師古曰。福謂從輕而出。○宋祁曰。而出下當添之字。○適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服虔曰。分曹職案行也。師古曰。服說非也。曹敬也。分曹而出為使也。○往往即治郡國縣錢。師古曰。就其所在而治也。○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婚甘食好衣。不事者減之。○師古曰。媵苟且也。○而縣官以鹽鐵鑄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鑄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緝。上林財物。案。師古曰。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遂。孟康曰。水戰相逐也。○適大脩昆明池。○師古曰。環繞也。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師古曰。織讀曰。織。音昌。志反。○師古曰。此註文在上正文其上字下。○宋祁曰。昌志當改作式志。○於是天子感之。迺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倍。繇此日。繇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用之。○師古曰。即就也。比謂此者所沒入也。○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雜置官員。分掌案事耳。非農官也。○徒奴婢。而天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如淳曰。世家謂世世有秩秩家也。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晉灼曰。中國被教齊整之民也。○師古曰。所忠也。忠名也。武帝之近臣。郊祀志云。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石摩傳云。欲請詔近臣所忠。廣川王傳云。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司馬相如傳云。所忠往取書。考其蹤迹。此並一人也。而說者或以為所忠信之人。此釋大謬。齊等之義。如說是也。○迺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捕郎。郎選衰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致也。如淳曰。株。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捕郎。李奇曰。先至者為魁株也。○師古曰。言被牽。○師古曰。引者。為其根株。所送當充徒役。而能入財者。即當捕郎。○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千里。天子憐之。令畿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宿處。○師古曰。流謂恣其行移。若水之流。至所在有欲往者。留而處之。○宋祁曰。處之當改處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師古曰。屬。屬續也。音之欲反。○下巴蜀粟以振焉。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辯自殺。○宋祁曰。不辯當改不辦。○行西臨關。卒。孟康曰。臨度也。卒。倉卒也。○從官不得食。關西守自殺於北。是上北出。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勸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晉灼曰。徵塞也。臣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徵循。無禦邊之備。故誅北地太守。○師古曰。音說是也。○於是誅北地太

守以下。而令民得者。邊縣。○孟康曰。令得者。牧於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緝。用充入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除告緝之令也。○既得實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請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脩繕故宮。及當馳道縣。治宮儲設共具。○師古曰。共音居。用反。○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邊。天子為山東不濟。○宋祁曰。濟當作贖。○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粵。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師古曰。令音容。○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師古曰。開田始開屯田也。斥塞廣塞令。初。置二郡。故塞更廣也。以開田之官。廣塞之卒。戍而田也。○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師古曰。仰音牛。向反。此下並同。○邊兵不足。迺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濟之。○宋祁曰。濟當作贖。○車騎馬之縣。官錢少。買馬難得。迺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賜。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李奇曰。省視也。至管耐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迺拜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如淳曰。苦或作鹽。鹽不攻。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賈安。○師古曰。鹽鐵並貴也。賈讀曰。價。○或謂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貨。迺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鹽鐵。○下有師古曰。說音悅。六字。○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兩粵。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無鹽。○師古曰。字無。○賦稅。○宋祁曰。郡本治無賦稅。無無字。○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郡。更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比音頻。麻反。傳音張。懸反。被音皮。義反。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師古曰。間歲。隔一歲。○費皆仰大農。○宋祁曰。郡本費下無皆字。○大農以均輪調鹽鐵助賦。故能濟之。○宋祁曰。濟當作贖。○然兵所過縣。縣以為替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師古曰。代孔僅。○劉劭曰。大司農舊治粟內史耳。弘羊為搜粟都尉也。○宋祁曰。領大農當作司農。○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賦費。○師古曰。償。償也。言所輸賦物不足償其餘。願庸之費也。○宋祁曰。償其餘。當刪餘字。○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師古曰。字無。○則反

本而萬物不得隱匿。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宋祁曰。捕吏及罪下。當加人字。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不復告絕。它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出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等爵。黃金者再百焉。師古曰。凡再賜百金。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師古曰。衣音於既反。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師古曰。市列謂列肆。○宋祁曰。列肆下當添也字。享弘羊。天乃雨。師古曰。享音庚反。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爲御史大夫。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宋祁曰。之士當刪之字。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關關。〔作比〕。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師古曰。視讀曰示。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師古曰。詰難譎者之言也。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適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稅。弘羊自以爲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竊陷刑者多。富人賦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盜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爲幣。除其販賣租稅之律。師古曰。租。錢謂計其所賣物價。平其錫銖而收租也。租稅疎。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講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諫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張晏曰。案今所見契刀。形質如大錢。而內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突。契刀身形圓。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填其文。上曰。一刀。下曰。刀。二刀。泉甚不與志相應也。似札單差錯。文字磨滅故耳。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錢刀。今並尙在。形質及文與志相合。無差錯也。○劉奉世曰。當時常得錯刀。文曰。一刀。平五千。當時乃奉世弟。字叔鄭。敬子也。○宋祁曰。梅粟俞云。飲劉原父家。原父懷二古錢。勸酒。其一齊之大刀。長五寸半。其一王莽時金錯刀。長二寸半。詩云。探懷發二寶。太公新室錢。獨行齊大刀。鑲形未現。連文存半辨。齊皆有模法。圓。次觀金錯刀。一刀平五千。注云。其文如此。精銅不銹。肉好鈎腕。全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非即真。以爲書對字有金刀。迺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錢一十。師古曰。玄小也。音一。堯反。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爲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

直一千五百八十。師古曰。朱提縣名。屬犍爲。出善銀。朱音殊。提音上支反。它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元龜。師古曰。再長尺二寸。孟康曰。再龜甲也。至也。度背兩邊。長尺二寸也。臣瓚曰。元大也。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蘇林曰。兩貝爲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公龜九寸。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玄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龜貨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玄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名。直各加一百。至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爲布貨十品。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宋祁曰。各加一百。當刪一字。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歸作錢布。皆用銅。殺以連錫。孟康曰。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鉛錫。名曰連。應劭曰。連似銅。師古曰。孟李二說皆非也。許慎云。鑄銅屬也。然則以連及錫雜銅而爲錢也。此下又云。能采金銀銅連錫。益知連非錫矣。○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其金銀與它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爲寶貨。元龜爲祭。非四民所得居。如淳曰。臧文仲居祭。謂此也。說謂祭國出大龜也。臣瓚曰。祭國。〔字無〕。是大龜之名也。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又不出祭國也。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爲楚也。〔字無〕。〔作亦名龜爲楚耶〕。師古曰。瓚說非也。本以祭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爲祭耳。有者入大卜。受直。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以御魘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疑莽性躁擾。不能無爲。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與欲得。師古曰。臧讀曰售。言賣不售者。官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師古曰。易下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言財貨辭訟。正乃得人。不爲非。合事宜。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除貸。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除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人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故從官除貨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貨物者。以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國服事之稅。而輸息。謂若受園廬之田。而貸萬錢者。莽之月。出息五百。貨音土。戴反。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窮。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愚及小民矣。傳記各有幹。今開除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鄆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爲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術丞一人。工商能

添則字。野有餓殍。而弗知發。鄭氏曰。麥音養有穉之聲。麥零落也。人有餓死。麥零落。不
知養食。貨之師古曰。麥音類小反。諸書或作麥。音義不隨。固固一作亦。同。○宋祁曰。
而弗知。發當刪而字。故管氏之輕重。服虔曰。作輕重貨。在管子書。李悝之平糶。弘羊
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律。師古曰。言所從來久矣。○顧古爲之有數。吏良而令行。師古
曰。顧思念。故民賴其利。萬國作義。師古曰。又治也。及孝武時。剛用饒給。而民不益賦。
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秦軌非權。官民俱竭。亡次矣。

食貨志下夏殷以前其詳詳記云。○臣召南。按管子言湯以莊山之金鑄幣。禹以歷山
之金鑄幣。則夏殷時即有錢幣矣。平準書曰。自高辛氏之前。雖得而記。虞夏之幣。金爲
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其辭甚核。蓋指尚書禹貢之文。此志不言。
蓋因下文有司言古者皮幣一段。恐重複也。故貨實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
鄭樵曰。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金者。言其實。謂之刀者。言其器。謂之貨。謂之布。言其
用。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文。一變而爲刀。再變而爲圓。法流通于世。
民皆便之。故泉與刀爲廢。先儒不知本末。謂流於泉。布於布。皆流鑿之
義也。臣浩。按鄭樵所言。可備一說。但古人名物。必有義理。志謂寶於金云云。卽解字義。
非沿鑿也。以勸農澆不足。百姓家利焉。○顧炎武曰。單穆公諫於金云云。卽解字義。
語王勿聽。卒歸大錢。此廢輕作重。不利於民之事。班氏乃續之曰。以勸農澆不足。百姓
蒙利焉。失其義矣。而穀之甚微。爲利甚厚。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穀雖精。其術
精妙而得利甚厚。○臣照。按顏說。非是。錢之爲用甚廣。一錢之穀。其微已甚。然總而計
之。爲利甚厚也。非謂其術精妙。若精妙。卽費本而無利矣。彭吳穿穢。猶朝鮮置滄海
郡。注彭吳人姓名也。○通鑑考異曰。平準書言彭吳置朝鮮。置滄海之郡。按漢朝鮮
置滄海。兩事也。不知何者。出賈之謀。費數十百鉅萬。○宋祁曰。數十百當添萬字。
○臣照。按宋不言注。則爲正文可知。正文有數十無萬字。師古注。乃言數十萬。蓋唐初本
有萬字。故注如此。然平準書亦祇言數十百鉅萬也。先是十餘歲。河決滄梁。築地固
已數困。○臣召南。按平準書作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屬東郡。此文既改觀作滄。則當
連下梁楚地爲句。但以事核之。此卽指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事也。
瓠子地在濮陽。其對岸卽觀縣。史記作河決觀。是也。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注。應劭
云云。○臣召南。按應說。以河南造陽並解新秦中。非也。河南卽朔方郡。及北地上郡之
北境名。新秦中。今河套地也。造陽。則在上谷之北。今宣化府邊外地。漢武以其斗僻。棄
七百里。安得徙貧民以充實其中耶。史記集解載臣瓚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
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其說甚確。名曰瓚。○按平準書作白
選。又二日以重。差小。平準書無以字。以屬大農。○馬廷贊曰。孔僅或陽所言。前之屬
少府者。其利微。今改屬大農。則其利盡。此聚斂之臣。僞說以蓋其私也。使僅成陽乘

傳舉行天下鹽鐵。○馬端臨曰。地理志。鹽官凡二十八郡。鐵官凡四十郡。異不應徵
反。唇注師古曰。蓋非之。○臣照。按顏注。意雖是而未盡。蓋異問答語。不敢應。而食辛自
禁。不覺微笑。而屬囊耳。歸官亦仄注。令錢郭見有赤者。○按史記作鑄錢官赤仄。注
令字應作今。舊本亦訛。專令上林三官鑄。○臣召南。按三官錢卽木銜錢也。按百官
表。水衡都尉掌上林。其屬有均輸。鑄官辨銅三令丞。鹽鐵論曰。歷天下諸錢。而專命水
衡三官作。卽言此事。裴駰解史記甚確。但混上林均輸爲一官。則微訛耳。以黃金鑄
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劉奉世曰。當時乃奉世弟云云。○臣召南。按當時乃奉世弟以
下十二字。不應爲奉世語。此南宋本訛也。是爲布貨十品。注師古曰。布亦錢耳。○顧
炎武曰。按本文錢布。自是二品。而下文。復載改作貨布之制。安得謂布卽錢乎。裴傳曰。
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今貨布見存。上狹下廣。而岐其下中有一孔。
師古當日或宋之見也。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王應麟曰。常平乃古
法。周官司祿。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出則減價。斂則增價。是亦常平乎。自鄭氏以
出其斂法爲解。後人遂攻周禮耳。孟子言不知斂。今文作檢。惟漢志作斂。是也。今世言
常平出中。亦不知乃古法。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前漢書貨殖列傳

漢 顏師古註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監琅邪縣開國子 顏師古註

書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早隸抱關擊柝者師古曰早者馬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抱關守門者也擊柝守夜擊木以警衆也柝音吐各反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其土地川澤丘陵沃原隰之宜師古曰行謂地平衍者也沃水之所灌沃也廣平曰原下澤曰隰水神曰注又地字下疑有形字下沃疑作浸教民樹種園囿一作種樹畜養師古曰樹殖也五穀六畜及至魚鱉鳥獸菹蒲材幹器械之資師古曰菹茹也即今之菽也械者器之總名也菹音桓菹音五音反菹音菹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師古曰禮記月令云蠶園囿字無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材積未祭置罔不布於壅澤師古曰禮記王制云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月令孟春之月獮祭魚季秋之月豺乃祭獸獮宜罔也音噉鷹隼未擊罔弋不施於後陸師古曰隼亦獮罔罔一作隼鳥即今所呼爲鶻者也月令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罔弋繳射也罔弋之矢也後陸徑道也罔音會後音奚陸音遂鶻音胡骨反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從藁澤不伐天師古曰罔古字也罔弋木也藁斃斬之也此天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也罔音土牙反藁音五葛反天音鳥老反劉奉世曰藁讀如牙藁之藁旁出嫩枝也義與天相對宋祁曰罔漸本音大雅反罔魚鱉卵咸有常禁師古曰罔小蟲也罔鹿子也卵鳥卵也月令孟春之月毋殺孩蟲毋卵毋鱗音弋全反鱗音莫奚反所以順時宜氣養阜庶物師古曰鱗多也阜盛也養音扶元反罔足功用如此之備也師古曰罔即罔字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師古曰言以其所有交易所無而不匱乏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師古曰泰卦象辭也后君也左右助也言王者資財用以成教贊天地之化育以救助其衆庶也左右讀曰佐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備物致用謂備取百物而極其功用宋祁曰一作立功成器一作立物立功致用成器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師古曰管仲之書也士相與言仁誼於閭閻師古曰閭閻工相與講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非其汲之所致故後而言之也說者云因井而爲市其義非也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塍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師古曰言非其本業則弗親視故能各精其事不移易宋祁曰注宋疑有也字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

中國歷代食貨志 前漢書貨殖列傳

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辟讀曰譬是以欲寡而事簡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師古曰道讀曰導囿此註文在下正文齊之以禮句下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師古曰直道而行謂以德禮率下不飾偽也及周室衰禮法廢師古曰隨毀也音火規反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師古曰桷椽也楹柱也節櫨也山刻爲山形也梲侏儒柱也漢謂刻鏤爲水藻之文也刻桷丹楹魯桓宮也山節藻梲文仲也宋祁曰注文緣字疑作構八佾舞於庭雍撤於堂師古曰八佾舞於庭謂季氏也以雍樂撤食三家則然事見論語其流至於囿囿作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師古曰齊桓晉文也禮誼大壞上下相賈國異政家殊俗者欲不制併差亡極師古曰者讀曰嗜其下並同極止也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師古曰追逐也僞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竊執取國者爲王公圍奪成家者爲雄桀師古曰圍謂禁守其人也劉敞曰圍讀如禦人於國東門之禦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糧糧不完哈飲水師古曰布布長襦也襦編桌衣也短音豎哈亦含字也菽豆也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隸猶亡僇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閒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蘇法度之無限也師古曰蘇讀與由同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葦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爲首壹聞復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蠡之師也焉有如此而越國不記其事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師古曰蔡說謬矣據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豈是范蠡書籍乎計然一號計研故戲謂之計然一作名戲曰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漢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喜計算管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者五方所出皆謂之計然字無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錄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然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入耳何云書籍不見哉宋祁曰注文故戲當當作故春省戲計然曰知關則備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以師古曰形顯見故早則賣舟水則賣車物之理也師古曰早極則水水極則旱故於旱時而預蓄舟水時預蓄車以待其貴收其利也推此類而格之十年富厚賂戰士遂報強吳刷會稽之恥師古曰刷謂拭除之也音所劣反范蠡數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適乘扁舟孟康曰特舟也師古曰音匹延反浮江湖變姓名圖圖一作名姓適齊爲鴟夷子皮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便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爲故曰子皮之圖爲朱公孟康曰陶師今徒陶也

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適治產積居與時逐。孟康曰。逐時而居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豫居貨物。與隨園(一作隨)時而逐利。而不責於人。○劉敬曰。與時逐宜屬下句治產治。凡可以生息者。積居積貯成物居停之。與時逐而不責於人。言此兩事自與天時隨逐。無求責於人也。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而隨園(字無)再散分與貧友。後年衰老。聽子孫倍業而息之。師古曰。息生也。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師古曰。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也。發貯寶財。曾魯之間。師古曰。多有積貯。趨時而發。器寶之也。賜者弋六反。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師古曰。言於弟子之中。最爲富。而師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師古曰。簞。箒也。食。飯也。瓢。勺也。一簞之飯。一瓢之飲。至貧也。簞音丁安反。食音似。瓢音頻。迺道反。○宋祁曰。注文至字上。當有言字。子贛結廬連騎。東。聘。事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元禮。師古曰。爲賓主之禮。然孔子賢而淵而。子贛曰。固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顏回庶幾。聖數空。既而樂在其中。子贛不受教命。惟財是殖。億度是非。幸而中耳。意讀曰。億。中音竹仲反。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僦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作。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強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師古曰。祖始也。以其法爲本始也。

狗頰。用鹽鹽起。師古曰。狗頰。晉之窮士也。鹽。鹽池也。於鹽造鹽。故曰鹽鹽。鹽音古。師郭縱以。與冶成。與王者。師古曰。峙等也。烏氏。贏。畜牧。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贏名也。其人爲畜牧之業也。及蒙。秦。寶。師古曰。畜牧。畜盛。其數多則出而賣之也。○宋祁曰。求奇貨物。間獻戎王。師古曰。避時之禁。故問隙私遣戎王。戎王十倍其價。○宋祁曰。價字上。當有價字。予者。吾至用谷量牛馬。師古曰。言其數。不可計。算。故以山谷多少言之。奏。始皇。令贏。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師古曰。與。讀曰。豫。謂音才。姓反。

巴。寡。婦。謂。師古曰。以其行。絮。故。號。曰。清。也。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師古曰。丹。砂。也。穴。者。山谷之穴。出丹也。家亦不替。師古曰。言資財衆多。無限。數。皆音子。移反。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美。女。懷。清。慕。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聘。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繇。請。曰。繇。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萬。孟。康。曰。五。十。四。也。師古曰。驟。古。蹄。字。牛。千。頭。角。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爲。率。也。師古曰。百。六。十。七。頭。牛。則。爲。蹄。

與角凡一千二也。言千者。舉成數也。○宋祁曰。牛千。蹄角。越本作牛。蹄角千。千足羊。師古曰。凡言千足者。二百五十頭也。澤中千足。水居千石魚。波。師古曰。波讀曰。波。言有大陂。養魚。一歲收千石魚也。說者不曉。乃改其波字爲皮。又讀爲披。皆失之矣。山居千草之萩。孟康曰。萩。任方章者。千枚也。師古曰。大材曰萩。解在百官公卿表。萩。即。楸。樹。字。其下並同也。○宋祁曰。注文浙本。百官公卿表。句下有萩不在山明矣。六字。剛樹字。兩也。字。安邑千樹。燕。秦。千樹。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梁。南。河。濟。之。間。千樹。榛。師古曰。葵。亦。水名。濟。水。所。溢。也。即。今。所。謂。滌。澤。也。陳。夏。千樹。漆。師古曰。陳。陳。縣。也。夏。夏。縣。也。皆。屬。淮陽。種。秦。樹。而。取。其。汁。夏。香。椒。齊。魯。千樹。桑。麻。渭。川。千樹。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樹。故。鐘。之。田。孟。康。曰。一。鐘。受。六。斛。四。斗。師古曰。一。畝。收。鐘。者。凡。千。畝。也。○宋。祁。曰。注。文。師。古。曰。下。當。有。言。字。若。千。畝。厄。苗。孟。康。曰。苗。草。厄。子。可。用。染。也。師古曰。苗。音。千。見。反。千。畦。蔗。非。師古曰。畦。音。攜。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師古曰。言其易以得利也。通邑大都。酷一歲千釐。師古曰。千釐。以釐爲。釐。音。丁。濫。反。屠。牛。羊。鹿。千。皮。穀。千。鍾。孟。康。曰。慶。也。師古曰。僇。人。僇。之。也。一。僇。兩。嬰。僇。音。丁。濫。反。屠。牛。羊。鹿。千。皮。穀。千。鍾。師古曰。謂。常。糴。取。而。居。之。薪。爇。千。車。如。鹽。園。園。作。船。長。千。丈。師古曰。棹。積。如。鹽。園。園。作。船。之。丈。數。也。木。千。章。竹。竿。萬。个。孟。康。曰。个。者。一。个。兩。个。師古曰。个。讀曰。箇。箇。枚。也。

○宋祁曰。注文師古曰。車一乘。曰一兩。謂之兩者。言其輻輪兩兩而稱。木器者千枚。銅器千鈞。孟康曰。三十斤爲一鈞。素木鐵器若。斤。若。千。石。孟。康。曰。百。二十。斤。爲。石。素。木。器。也。馬。躑。躑。千。師古曰。躑。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爲。馬。二。百。也。噉。音。江。鈞。反。又。音。口。鈞。反。牛。千。足。羊。鹿。千。變。師古曰。變。卽。家。童。手。指。千。孟。康。曰。童。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口。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麋。角。也。師古曰。手。指。謂。有。巧。技。者。指。千。則。人。百。筋。角。丹。砂。千。斤。其。屑。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師古曰。文。文。給。也。帛。之。有。色。者。曰。采。蒼。布。皮。革。千。石。孟。康。曰。蒼。布。白。疊。也。師古曰。疊。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其。量。耳。非。白。疊。也。蒼。者。厚。重。之。貌。而。謂。者。妄。爲。指。音。非。也。秦。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粟。之。斗。也。今。俗。猶。有。大。量。葵。藟。鹽。鼓。千。合。師古曰。藟。藟。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爲。合。鹽。鼓。則。斗。斛。量。之。多。少。等。亦。爲。合。者。相。配。偶。之。言。耳。今。西。楚。荆。沔。之。俗。賣。鹽。鼓。者。鹽。鼓。各。一。升。因。因。作。斗。則。各。爲。契。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廼。讀。爲。升。合。之。合。又。改。作。台。競。爲。解。說。失。之。遠。矣。鮐。魚。千。斤。師古曰。鮐。海。魚。也。鮐。刀。魚。也。飲。而。不。食。者。鮐。音。胎。又。音。落。音。音。又。音。才。爾。反。而。說。者。妄。讀。胎。爲。夷。非。惟。失。於。訓。物。亦。不。知。音。矣。鮓。鮓。千。鈞。師古曰。鮓。鮓。魚。也。即。今。不。著。鹽。而。乾。者。也。鮓。今。之。鮓。魚。也。鮓。音。輒。鮓。音。普。各。反。鮓。音。於。業。反。而。說。者。乃。讀。鮓。爲。鮓。魚。之。鮓。音。五。回。反。失。義。遠。矣。鄒。康。成。以。爲。鮓。於。燭。室。乾。之。亦。非。也。燭。室。乾。之。卽。鮓。

○宋祁曰。注文師古曰。車一乘。曰一兩。謂之兩者。言其輻輪兩兩而稱。木器者千枚。銅器千鈞。孟康曰。三十斤爲一鈞。素木鐵器若。斤。若。千。石。孟。康。曰。百。二十。斤。爲。石。素。木。器。也。馬。躑。躑。千。師古曰。躑。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爲。馬。二。百。也。噉。音。江。鈞。反。又。音。口。鈞。反。牛。千。足。羊。鹿。千。變。師古曰。變。卽。家。童。手。指。千。孟。康。曰。童。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口。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麋。角。也。師古曰。手。指。謂。有。巧。技。者。指。千。則。人。百。筋。角。丹。砂。千。斤。其。屑。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師古曰。文。文。給。也。帛。之。有。色。者。曰。采。蒼。布。皮。革。千。石。孟。康。曰。蒼。布。白。疊。也。師古曰。疊。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其。量。耳。非。白。疊。也。蒼。者。厚。重。之。貌。而。謂。者。妄。爲。指。音。非。也。秦。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粟。之。斗。也。今。俗。猶。有。大。量。葵。藟。鹽。鼓。千。合。師古曰。藟。藟。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爲。合。鹽。鼓。則。斗。斛。量。之。多。少。等。亦。爲。合。者。相。配。偶。之。言。耳。今。西。楚。荆。沔。之。俗。賣。鹽。鼓。者。鹽。鼓。各。一。升。因。因。作。斗。則。各。爲。契。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廼。讀。爲。升。合。之。合。又。改。作。台。競。爲。解。說。失。之。遠。矣。鮐。魚。千。斤。師古曰。鮐。海。魚。也。鮐。刀。魚。也。飲。而。不。食。者。鮐。音。胎。又。音。落。音。音。又。音。才。爾。反。而。說。者。妄。讀。胎。爲。夷。非。惟。失。於。訓。物。亦。不。知。音。矣。鮓。鮓。千。鈞。師古曰。鮓。鮓。魚。也。即。今。不。著。鹽。而。乾。者。也。鮓。今。之。鮓。魚。也。鮓。音。輒。鮓。音。普。各。反。鮓。音。於。業。反。而。說。者。乃。讀。鮓。爲。鮓。魚。之。鮓。音。五。回。反。失。義。遠。矣。鄒。康。成。以。爲。鮓。於。燭。室。乾。之。亦。非。也。燭。室。乾。之。卽。鮓。

耳。蓋今巴荆人所呼鯢魚者是也。昔居履反。秦始載鮑亂。則是鮑魚耳。而鮑至乾者。本不臭也。蝠音蒲丸反。集栗千石者。三之。師古曰。三千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師古曰。狐貂貴。故計其數。羔羊賤。故稱其量也。麻席千具。它果采千種。師古曰。果采謂於山野。採取果實也。子貸金錢千貫。師古曰。孟康曰。節物賤也。謂除估價其餘利。此於千乘之家也。師古曰。僧者合會。二家交易者也。賤者其首率也。賤者子。賤者音工。外反。食買三之。廉買五之。孟康曰。食買未嘗買而買。未嘗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買買乃買。賤乃買。故十得五也。劉敞曰。食買務賒。仍取厚利。常多亡失。故三之。廉買取之約。未嘗亡失。故五之。劉奉世曰。此謂子貸取息也。食買取利多。故三分取息。一分廉買。則五分取一耳。所謂歲萬息二千也。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妻推轂行。師古曰。步車曰轂。諸遷勝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師古曰。縣名。地理志。屬廣漢。葭萌家。唯卓氏曰。此地險薄。吾聞岷山之沃。墜下有。墜。至死不饑。孟康曰。墜音。水鄉多。其山下有沃野。墜。師古曰。孟說非也。墜。謂。其根可食。以充糲。故無饑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師古曰。民工作布易買。乃求遠。致之。臨。大。即。師古曰。即。運。師古曰。行販。於。之。間也。漢。丁。反。富。至。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鄒。山東。遷。虜。也。亦。治。鑿。買。隨。結。民。富。卓。氏。師古曰。隨。結。西。南。夷。也。言。程。鄒。行。買。求。利。於。其。人。也。埽。等。也。魁。音。直。道。反。結。讀。曰。響。程。卓。既。衰。至。成。衰。間。成。都。羅。衰。至。鉅。萬。初。衰。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師古曰。言。其。自。有。數。十。萬。且。至。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彌。力。石。氏。嘗。次。如。其。孟。康。曰。平。陵。如。氏。其。氏。也。石。氏。勤。力。故。嘗。次。二。人。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其。人。彌。力。謂。羅。耳。嘗。次。如。其。自。謂。石。氏。之。錢。財。也。直。音。側。于。反。親。信。厚。資。遣。之。令。關。關。困。作。今。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衰。舉。其。半。賂。道。曲。陽。定。陵。侯。師古曰。謂。王。根。淳。于。長。也。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師古曰。貸。音。吐。戴。反。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師古曰。期。音。基。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間。公。子。之。名。師古曰。問。謂。曰。閑。言。其。志。寬。大。不。在。急。促。公。子。者。公。侯。貴。人。之。子。也。言。其。舉。動。性。行。有。似。之。也。若。今。言。諸。郎。矣。然。其。贏。得。過。常。淪。於。熾。蓄。師古曰。熾。讀。為。愈。愈。勝。也。熾。細。也。蓄。音。秀。團。團。字。無。也。言。其。於。利。雖。不。汲。汲。而。得。然。所。獲。贏。餘。多。於。細。者。也。熾。與。熾。同。下。云。周。人。既。熾。義。亦。類。此。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魯。人。俗。儉。蓄。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父。兄。子。弟。約。類。有。拾。印。有。取。師古曰。類。古。俯。字。也。俯。仰。必。有。所。取。拾。無。鉅。細。好。惡。也。宋。祁。曰。注。末。也。字。上。當。有。著。字。賈。貨。行。賈。獨。郡。國。鄉。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刁闔。師古曰。刁。姓。闔。名。也。刁音。刁。點。奴。人。之。所。患。唯。刁。闔。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刁。闔。無。刁。孟。康。曰。刁。闔。能。畜。奴。奴。或。言。連。車。騎。交。守。相。奴。自。謂。寧。欲。免。去。作。民。有。爵。無。將。止。為。刁。氏。作。奴。乎。無。發。聲。助。也。言。能。使。豪。奴。自。賤。而。盡。其。力。也。刁。闔。既。衰。至。成。衰。間。臨。淄。園。困。作。舊。姓。偉。音。五。千。萬。師古曰。姓。名。偉。周。人。既。熾。而。師。史。尤。甚。轉。數。百。數。師古曰。轉。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宋。祁。曰。尤。舊。本。作。光。姚。改。作。尤。賈。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矜。以。久。賈。孟。康。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雒。陽。之。地。居。在。諸。國。之。中。要。衝。之。所。若。大。街。衢。故。其。賈。人。無。所。不。至。而。多。得。利。不。憚。久。行。也。中。音。竹。仲。反。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師古曰。十。千。萬。即。萬。萬。也。言。其。財。至。萬。萬。也。一。日。至。千。萬。者。十。焉。師古曰。師。史。既。衰。至。成。衰。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音。亦。十。千。萬。非。皆。以。為。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師古曰。法。武。帝。者。言。用。卜。式。東。郭。成。陽。孔。僅。等。為。官。也。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孟。康。曰。若。今。吏。督。相。殺。使。上。道。輸。所。在。園。困。作。在。所。也。師古曰。於。京。師。四。方。諸。道。督。其。和。耳。道。者。非。謂。上。道。也。劉。奉。世。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闕。疏。所。稱。細。柳。倉。也。為。倉。吏。故。能。藏。粟。致。富。也。秦。之。敗。也。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奢。倉。粟。師古曰。取。倉。粟。而。奢。藏。之。也。晉。工。孝。反。楚。漢。相。距。梁。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買。任。氏。獨。取。賈。師古曰。言。其。居。買。之。物。不。計。貴。賤。唯。在。良。美。也。賈。讀。曰。價。善。富。者。數。世。師古曰。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師古曰。任。公。任。氏。之。父。也。言。家。為。此。私。約。制。也。晉。灼。以。為。任。用。公。家。之。約。此。說。非。也。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桃。以致。馬。千。四。牛。倍。之。羊。萬。粟。以。萬。鍾。計。孟。康。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一。人。能。致。富。若。此。師古曰。此。說。非。也。塞。斥。者。言。國。家。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桃。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桃。以。萬。鍾。計。者。不。論。斗。斛。千。萬。之。數。每。率。舉。萬。鍾。而。計。之。者。團。困。作。著。其。饒。多。也。劉。敞。曰。顏。說。未。盡。塞。之。斥。也。公。私。皆。有。費用。故。橋。桃。得。以。致。富。豈。謂。待。地。恣。其。畜。牧。哉。吳。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資。子。錢。家。師古曰。行。者。須。齎。糧。而。出。於。子。錢。家。資。之。也。貳。謂。求。假。之。也。音。吐。得。反。子。錢。家。以。為。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母。鹽。氏。出。捐。千。金。貸。師古曰。貸。謂。假。與。之。音。吐。戴。反。其。息。十。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母。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氏。盡。諸。田。師古曰。氏。讀。曰。抵。抵。歸。也。田。關。章。家。栗。氏。安。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韓。調。平。陵。如。氏。直。氏。長。安。丹。王。君。房。政。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第。師古曰。王。君。房。賣。丹。樊。少。翁。及。王。孫。大。卿。皆。致。高。第。皆。與。資。同。高。第。謂。多。資。財。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韓。傑。交。王。莽。以。為。京。師。司。師。漢。司。東。市。令。也。此。其。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

齊俗賤奴虜。而刁闔。師古曰。刁。姓。闔。名。也。刁音。刁。點。奴。人。之。所。患。唯。刁。闔。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刁。闔。無。刁。孟。康。曰。刁。闔。能。畜。奴。奴。或。言。連。車。騎。交。守。相。奴。自。謂。寧。欲。免。去。作。民。有。爵。無。將。止。為。刁。氏。作。奴。乎。無。發。聲。助。也。言。能。使。豪。奴。自。賤。而。盡。其。力。也。刁。闔。既。衰。至。成。衰。間。臨。淄。園。困。作。舊。姓。偉。音。五。千。萬。師古曰。姓。名。偉。周。人。既。熾。而。師。史。尤。甚。轉。數。百。數。師古曰。轉。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宋。祁。曰。尤。舊。本。作。光。姚。改。作。尤。賈。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矜。以。久。賈。孟。康。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雒。陽。之。地。居。在。諸。國。之。中。要。衝。之。所。若。大。街。衢。故。其。賈。人。無。所。不。至。而。多。得。利。不。憚。久。行。也。中。音。竹。仲。反。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師古曰。十。千。萬。即。萬。萬。也。言。其。財。至。萬。萬。也。一。日。至。千。萬。者。十。焉。師古曰。師。史。既。衰。至。成。衰。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音。亦。十。千。萬。非。皆。以。為。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師古曰。法。武。帝。者。言。用。卜。式。東。郭。成。陽。孔。僅。等。為。官。也。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孟。康。曰。若。今。吏。督。相。殺。使。上。道。輸。所。在。園。困。作。在。所。也。師古曰。於。京。師。四。方。諸。道。督。其。和。耳。道。者。非。謂。上。道。也。劉。奉。世。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闕。疏。所。稱。細。柳。倉。也。為。倉。吏。故。能。藏。粟。致。富。也。秦。之。敗。也。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奢。倉。粟。師古曰。取。倉。粟。而。奢。藏。之。也。晉。工。孝。反。楚。漢。相。距。梁。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買。任。氏。獨。取。賈。師古曰。言。其。居。買。之。物。不。計。貴。賤。唯。在。良。美。也。賈。讀。曰。價。善。富。者。數。世。師古曰。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師古曰。任。公。任。氏。之。父。也。言。家。為。此。私。約。制。也。晉。灼。以。為。任。用。公。家。之。約。此。說。非。也。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桃。以致。馬。千。四。牛。倍。之。羊。萬。粟。以。萬。鍾。計。孟。康。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一。人。能。致。富。若。此。師古曰。此。說。非。也。塞。斥。者。言。國。家。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桃。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桃。以。萬。鍾。計。者。不。論。斗。斛。千。萬。之。數。每。率。舉。萬。鍾。而。計。之。者。團。困。作。著。其。饒。多。也。劉。敞。曰。顏。說。未。盡。塞。之。斥。也。公。私。皆。有。費用。故。橋。桃。得。以。致。富。豈。謂。待。地。恣。其。畜。牧。哉。吳。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資。子。錢。家。師古曰。行。者。須。齎。糧。而。出。於。子。錢。家。資。之。也。貳。謂。求。假。之。也。音。吐。得。反。子。錢。家。以。為。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母。鹽。氏。出。捐。千。金。貸。師古曰。貸。謂。假。與。之。音。吐。戴。反。其。息。十。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母。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氏。盡。諸。田。師古曰。氏。讀。曰。抵。抵。歸。也。田。關。章。家。栗。氏。安。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韓。調。平。陵。如。氏。直。氏。長。安。丹。王。君。房。政。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第。師古曰。王。君。房。賣。丹。樊。少。翁。及。王。孫。大。卿。皆。致。高。第。皆。與。資。同。高。第。謂。多。資。財。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韓。傑。交。王。莽。以。為。京。師。司。師。漢。司。東。市。令。也。此。其。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

民。兼業顯利。師古曰。顯與專同。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孟康曰。以田地遂限。從此而富。為州中第一也。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險修。賈氏以酒削而鼎食。服虔曰。治刀劍者也。如淳曰。作刀劍削者。師古曰。說皆非也。酒。澤也。削。謂刀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故惡者主為酒刷之。去其垢穢。更飾令新也。酒音先禮反。削音先召反。濁氏以胃脯而連騎。晉灼曰。今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得羊胃。以末椒薑粉之。暴使燥是也。師古曰。樽音似廉反。粉音蒲頓反。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顯利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刁。閻閻。作刀。問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選其鑿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師古曰。銅亦謂專取之也。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楓冢博掩。犯姦成富。師古曰。博掩謂博擊掩襲取人物者也。博字或作博。一說博六博也。掩。意錢之屬也。皆戲而賭。閻閻。作賭。取財物。曲叔稽發雅樂成之徒。師古曰。姓曲名叔。稽。稽名樂成也。稽音工奚反。猶復齒列。師古曰。身為罪惡。尚復與良善之人齊齒並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考證

貨殖傳音粵王勾踐云云。臣召南按。范蠡子貢白圭猗頓烏氏巴彘婦清。其人皆在漢以前。不應與程卓諸人並列。此則沿襲史記本文。未及刊除者也。劉知幾每說班氏失於裁斷。此亦其彰彰者。淮北祭南河濟之間。千樹萩。○史記作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萩。又槩千儂。史記作千儂。又穀糴千鍾。史記作販穀糴千鍾。又木器黍者千枚。史記作木器黍者。又馬騾噉千史。記作騾噉千。黍千大斗。○顧炎武曰。是漢時已有大斗。但用之量。龜貨耳。臣召南按。史記但云黍千斗。無大字。又槩。槩。鹽。跋。千。合。史記作千。徐廣曰。頡音貽。瓦器受斗六升。又。鮑。千。鈞。史記作。鮑。千。石。鈞。羔。羊。交。千。石。○顧炎武曰。變皮言石亦互文也。臣召南按。顏注謂狐貂貴。故言皮羔。羊。賤。故言石。其說甚確。蓋非互文。為平陵石氏持錢。○顧炎武曰。持錢猶今人言掌財也。魯人俗儉。而丙氏尤甚。○丙氏。史記作曹邠氏。安陵杜氏。○臣召南按。史記作安陵杜氏。言安陵縣及杜縣之杜氏皆當也。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云云。○秦楊。史記作秦陽。又翁伯。史記作雍伯。又賈氏。史記作邳氏。又曲叔。史記作田叔。又稽發。史記作桓。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食貨志

唐太宗文皇帝御

書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節其務，效四序以成其業。觀其諸俗而正其紀綱，酌農桑之本，通魚鹽之利。登良山而採符玉，泛瀛海而罩珠璣。日中為市，總天下之隸。先諸布帛，繼以貨泉。習運有無，各得其所。周禮正月始和，乃布教于象魏。若乃一夫之士，十畝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賦。施陽禮以興其讓，命春社以勸其耕。天之所資者人也，明之所求者學也。治經入官，則君子之道焉。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是以農官澤虞，各有攸次。父兄之習，不斂而成。十五從務，始勝衣服。鄉無遊手，邑不廢時。所謂厥初生民，各從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貨，以致齊國之強。鷓夷善發斂之居，以盛中陶之業。昔在金天，勤於民事。命春鷹以耕稼，召夏鳳以耘耨。秋穫所以收斂，冬賜於焉蓋藏。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突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砂之富。交豫漆絲之庸，燕齊棗石之府。秦鄠苑羽，逾帶琅玕。荆鄂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車。關關（一作草）蓬西旂屬之鄉，菽右菴梢之穀。殖物惟錯，于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總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一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備，歲可以登。著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自其儀，晏饗由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救水旱之災，卹貧瀆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開笙鏞，商周之興，用此道也。幸紂暴虐，蕩其經費。金鏤傾宮，廣延百里。玉飾鹿臺，崇高千仞。宮中九市，各有女司。厚賦以實鹿臺之錢，大斂以增鉅橋之粟。多發妖冶，以充傾宮之麗。廣收珍玩，以備沙丘之遊。懸肉成林，積醪為沼。使男女裸體相逐於其間，伏誦酒池，中牛飲者三千餘人。宮中以錦綺為席，綉執為薦。及周王誅紂，肅拜殷墟。乃盡振鹿財，並頡頏（一作傾）橋粟。上天降休，殷人大喜。王振（一作赦）云：季徙都西周，九鼎淪沒。二南堙費，貧於百姓。無以償之，乃上層（一作會）臺以避其責。周人謂王所居為逃責臺者也。昔周姬公制以六典，職方陳其九貢，頒財內府。永為不刊，及刑政陵夷，菁茅罕至。魯侯初踐，畝之稅。秦君收太平之入，前王之範。靡有子遺。史臣曰：班固為殖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網羅前載，其文詳悉。尤武寬仁，曠行天討。王莽之後，赤眉新敗，雖復三軍乃降，而九服蕭條。及得端望，樹黎民安堵。自此始行五銖之錢，田租三十稅一。民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算。顯宗即位，天下安寧。民無橫搖，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二，閉（一作三）十草樹，殷阜。牛羊孳望，作貢尤輕。府廩還積，益回不用。禮義專行，于時東方既明。百官詣闕，咸里侯家。自相馳騫，車如流水。馬若飛龍。閉（一作龍形）照映軒廡，光華前載。傳曰：三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蓋天地之恒數也。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胡阪之地，假

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得為關內侯。云：桓帝永興元年，郡國少半遭蝗，河泛數千里。流人十餘萬戶，所在廩給。追建寧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沖質短祚，桓靈不軌。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闕。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出自侯門，活貧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會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為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家至巨億。於是懸印都之榜，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千石選除，皆貴助治。官室錢大，郡至二千萬。錢不畢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尋戈，火焚宮室，乃劫鸞駕西幸長安。悉填五銖錢，更鑄小錢。盡取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與錢不同，凶詭相類。及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以爲戰地，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積屍骸餘肉。矣機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飢民作糜。經曰：頒布而死者愈多。帝於是始疑宥司盜其糧廩，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飢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帝東歸也。李傕郭汜等追改乘輿於曹陽，夜潛渡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護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及帝空，並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閣蕩滌。百官被荆棘而居。冀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採樵，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略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于時袁紹軍人皆資糧，袁術戰士取給焉。薄魏武于是乃募良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都，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與。藏賦賦，文帝黃初二年，以教養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孔子曰：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沍氣應之也。于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吳上大將軍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也。有吳之務農重穀，始於此焉。魏明帝不恭，淫於宮樂，百僚編於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亡產業。而與師遠，陽坐甲江句，皆以國乏（一作之）經用。胡可勝言：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用。賴于戈於府庫，破舟船於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蔽。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長正，平秩東作。荷鍤藏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材。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玩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與服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寶珠環（一作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覆，寒桃在御，雙雞以給。其布衾兩幅，錢三千，以爲車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飢甚，比屋不見火烟。飢人自相啖食，感皇西宅，餒饑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大（一作太）

中國歷代食貨志 晉書食貨志

半劉隗陳兵內外斷絕十懸之麴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渡江軍事草創豐陳
賧布不有恒準中府所儲數千匹于時石勒勇銳捷亂江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
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漢自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餘萬人多相食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營四方而苦軍
食不足羽林監穎川董承建置屯田議魏武乃令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
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於是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
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屯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祇賦魏武後追思其功封
爵其子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餘萬家及開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

於是衛覬議為豐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費以其直益市犁牛
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於是魏武遣覬者僕射監
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既而以沛國劉馥為揚州刺史鍾離肥廣
屯田修芍陂甯七門吳塘諸塘以溉稻田公私有蓄歷代為利賈逵之為豫州南與吳接
修守戰之具竭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三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當黃初中四方郡守墾
田又加以故國用不匱時濟北顏斐為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
牛斐又課百姓閑月取車材轉相教匠其無牛者令養猪投賣以買牛始者皆以為煩
一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於田役省賸京兆遂以豐沃鄭渾為沛郡太守郡居下濕水滂為
患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與陂塘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為便渾以為終有經久之利遂躬
帥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魏
明帝世徐遂為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遂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廢穀又廣開水田募
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及度支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錦大馬通供中國之費西域
人入貢財貨流通皆遠之功也其後皇甫隆為敦煌太守教煌俗不使犂耨及不知用水人
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乃教作耨犁又教使溉灌歲終率計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
五西方以豐嘉平四年關中饑宣帝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人佃上邽與京兆天水南安鹽池
以益軍實青龍元年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晉陂引汧洛溉屬之地三千餘頃國
以充實焉正始四年宣帝又督諸軍伐吳將諸葛恪焚其積聚格棄城遁走帝因欲廣田積
穀為兼井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
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
許都所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
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分休且佃且守
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家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餘斛於淮
北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剋矣宣帝善之皆如艾計施行遂北臨淮水自
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
二渠上引河流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

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
于江淮資食有備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及晉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
立平糶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
夫百姓年豐則用密凶荒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糶
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困困（作久廢）天下希習其宜加
以官蓄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穢歲而不上收貧弱困於荒年
而國無備蒙人富商挾輕資適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未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徭
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勤而猶或騰踴至於農人並傷今宜通糶以充儉乏
國困（作法）主者平議具為條制然事竟未行是時江南未平朝廷厲精於稼穡四年
正月丁亥帝親耕籍田庚寅詔曰使四海之內樂末反本競農務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勤
事樂業者其唯郡縣長吏乎先之勞之在於不倦每念其經營職事亦為勤矣其以中左典
牧種草馬賜縣令長相及郡國丞各一匹是歲乃立常平倉豐則糶儉則糴以與父兄同
其勤勞憂勞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十月詔以司隸校尉石鑿所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
百姓遂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豐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
者矣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按屬令史有
所循行帝從之詔見石苞傳苞既明於勸課百姓安之十年光祿勳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
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咸寧元年十二月詔曰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
嘗不以戰士為念也今以鄒吳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
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畧不下種深
以為慮主者何以為百姓計促處當之杜預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
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汚高地皆多穢瘠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
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趨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
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平不可
不豫為慮者也臣愚謂既以水為困當持魚菜蠶蟻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
宜大境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令令儂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
內且暮野食也臣前啓與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
此又明年益也臣前啓與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
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費以易穀及為賞直詔曰學畜之物不宜減散
事遂停廢問主者今典賦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
多其費日廣古者四馬五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為無
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為業人無牛犢今既填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
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

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

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

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

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

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

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

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隆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隨。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即令
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常復入數千萬
斛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預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
為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
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破竭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
木立枯。皆破之害也。破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
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破處。皆陸案也。其或有舊破舊場。則
堅完脩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嘗宜壞破。其言墜至。臣中者又見宋
侯相應邊上便宜。求填泗水。徒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遂言臣按邊上
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水。泗水在邊地界。壤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邊縣
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
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
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
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
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况於今者。水潦關困
（作湧）發溢。大為災害。臣以為與其失當。寧濶之不濶。宜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
舊破舊場。及山谷私家小破。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
馬腸。破之類。皆決濶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租
枯澗。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傳之。其舊破場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徵跡。一如漢時故
事。豫為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澗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
居人家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
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及平吳之後。有司又奏。詔書王公以國為家。京城
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芻蕘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
侯。京城得有一宅之處。近郊田。大國田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
聽留之。又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
或三分之一。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糴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
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
十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為老小。
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糴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糴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
于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
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
以品之高卑。陸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室。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
又得陸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第

策跡禽前。驅由基強督司馬羽林郎殿中完。國困（作穴下同）。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
莽武騎武賁持錐。從武賁命武賁武騎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
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
一戶。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於永嘉。喪
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饑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并司冀秦。國困（作秦）
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飢饉。百姓又為寇賊所殺。流尸滿河。白骨
蔽野。劉曜之過。朝廷欲欲遷都。倉垣。人多相食。飢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元帝為晉王
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即
以為厚。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煖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
於以周濟。所益甚大。昔漢遣輕車使者。汎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勿令後晚。其後頻
年麥雖有旱蝗。而為益猶多。二年。三吳大飢。死者以百數。吳郡太守邵攸。飢開倉廩賑之。武
帝時。使黃門侍郎虞翻。預開倉廩賑給。并省案役。百官各上封事。後軍將軍廉詹表曰。夫
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而軍興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
工商流寓。僱僕不親農桑。而遊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古
人言曰。飢寒並至。雖堯舜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并兼。雖皋陶不能使強不陵弱。故有國有
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武皇帝。用崔暉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
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問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已還反江西。良田
曠廢。來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與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
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又曰。昔高祖使蕭
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內。魏武委鍾繇以西。故能使八表夷蕩。區內輯寧。今中州蕭
條。未蒙蠲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畧者。遠以振
河洛之形勢。近以爲徐豫之藩鎮。緩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令事有所局。趙充國農
於金城。以平西零。諸葛亮耕於涪。潯規抗上國。今諸軍自不討敵。皆宜齊課。咸和五年。成帝
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餘丁各
運米六斛。是國困（作足）後。頻年水災旱蝗。田收不至。咸康初。算度田稅米。空懸五十
餘萬斛。尚書褚衷以下。免官。穆帝之世。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
助度支運。升平初。荀羨為北府都督。鎮下邳。起田于東陽之石髓。公私利之。哀帝即位。乃減
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錫。國困（作不）
一。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至於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稍殷。阜。淺
乎家給人足矣。

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孫述僭號於蜀。黃牛白腹。五銖當
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腹。五銖漢貨。言漢當復併天下也。至光武中興。
除莽貨泉。建武十六年。馬援又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

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為便。及孝帝時。穀昂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鹽者食之也。縣官可自賣鹽。武帝時施行之名曰均輸。於是事下尚書通議。尚書朱暉請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者不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買販無異。以布帛為租。則吏多姦。官自賣鹽。與下爭利。非明主所宜行。帝本以林言為是。得暉議。因發怒。遂用林言。少時復止。和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掾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請曰。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眾幽微。不遺窮賤。是以養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困窮。困窮之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資。百姓之至貴也。竊以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杆杵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食。困窮之由。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百姓可百年無貨。不可以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遑農殖之本。多言鑄治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買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餓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財殷阜。要在止役。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咸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木水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鑿。而之禁。後治鑄之議也。帝竟不鑄錢。及獻帝初。董卓乃更鑄小錢。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至魏武為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及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用為市。至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錢濫。穀以要利。作薄精以爲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荆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問百姓。不以為便。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並以輸藏。平車其直。勿有所枉。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難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意。廣州夷人賈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買人。皆於此下食。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取作鼓。其重為禁。得者科罪。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為食次。豈不以交易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為錢。則是妨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隸其業。何當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助功。龜貝。歷代不廢者。

也。穀昂為寶。本充衣食。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剝之用。此之為弊。著自於錢。故鍾繇曰。巧偽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精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致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庫充溢。或糧廩并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富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為棄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窮之由。以此斷之。又立弊也。按今用錢之處。不以為貧。用穀之處。不以為富。又人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况又錢便於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不以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遠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而用錢。足以明穀用之弊。著於已。誠也。世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為雖有一時之勳。不味當時之近利。而糜求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昂。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險之實事。錢又不妨人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荐及。飢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人時。各從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同困固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多同琳之故。立議不行。以往往。將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郵。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多同琳之故。立議不行。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魏書 食貨志

齊魏 收 撰

夫為國為家者莫不以穀貨為本。故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其在易曰。聚人曰財。周禮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是以古先哲王莫不敬授民時。務農重穀。躬親千畝。貢賦九州。且一夫不耕。一女不織。或受其飢寒者。飢寒迫身。不能保其赤子。攘竊而犯法。以至於殺身。迹其所由。王政所陷也。夫百畝之內。勿奪其時。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既飽且富。而仁義禮節生焉。亦所謂衣食足禮義榮也。晉末天下大亂。生民道盡。或死於干戈。或斃於饑饉。其幸而自存者蓋十五焉。

太祖定中原。接喪亂之餓殍。困窮。〔作弊〕兵革並起。民廢農業。方事雖殷。然經營之先。以食為本。使東平公儀舉開河北。自五原至于朔陽。塞外為屯田。初登國六年。破術辰。收其珍寶。畜產名馬三十餘萬。牛羊四百餘萬。漸增國用。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種人工。伎巧十萬餘家。以充京都。各給耕牛。計口授田。天興初。制定京邑。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為畿內之用。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為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自後比歲大熟。匹中八十餘斛。是時戎車不息。雖頻有年。猶未足以久贖矣。

太宗永興中。頻有水旱。詔簡官人。非所當御。及非執作伎巧。自餘出賜。歸民。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內。路有行餓。帝以饋將。遷都於鄴。用博士崔浩計。乃止。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救有司勸課。留農者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民之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槨。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衰。教行三農。生殖九穀。教行園囿。毓長草木。教行感衡。山澤作材。教行畜牧。養蕃鳥獸。教行百工。飭成器用。教行商賈。阜通貨賄。教行蠶婦。化治絲枲。教行臣妾。事勸力役。自是民皆力勤。故歲教豐穰。畜牧滋息。

泰常六年。詔六部民。羊滿百口。調戎馬一匹。世祖即位。開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納其方貢。以充倉廩。收其貨物。以實庫藏。又於歲時。取鳥獸之登。於租用者。以賜膳府。先是禁網。疏闊。民多逃隱。天興中。詔探諸漏戶。令輸給繒。自後諸逃戶。占為細繒。羅縠者甚衆。於是雜管戶。帥遍於天下。不特守宰。賦役不周。戶口錯亂。始光三年。詔一切罷之。以屬郡縣。

神龜二年。帝親御六軍。略地廣漠。分命諸將。窮追蠕蠕。東至瀚海。〔作游〕海。西接張掖。北度燕然山。大破之。虜其種落。及馬牛雜畜。方物萬計。其後復遣成周。公萬度歸西代。焉耆。其王鳩尸卑。那單。騎奔龜茲。舉國臣民。負錢債。一時降款。獲其奇寶。異玩。以巨萬。駝馬雜畜。不可勝數。度歸。遂入龜茲。復獲其殊方瑣詭之物。億寶已上。是時方隅未剋。帝屢親戎

駕。而委政於恭宗。真君中。恭宗下令。修農職之教。事在帝紀。此後數年之中。軍國用足矣。高宗時。收守之官。頗為貨利。太安初。遣使者二十餘輩。循行天下。觀風俗。視民所疾苦。詔使者察諸州郡。墾殖田畝。飲食衣服。閭里虛實。盜賊劫掠。貧富強弱。而罰之。自此收守。頗改前弊。民以安業。

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難。收獲珍寶。府藏盈積。和平二年秋。詔中尚方。作黃金合盤十二具。徑二尺二寸。鑲以白銀。細以玫瑰。其銘曰。九州致貢。殊域來賓。乃作茲器。錯用其珍。鑲以紫金。鑲以白銀。範圍擬載。吐燭含真。織玄麗質。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惟新。其年冬。詔出內庫。綾綿布帛二十萬匹。令內外百官。分曹賭射。四年春。詔賜京師之民。年七十已上。大官厨食。以終其身。

顯祖即位。親行儉素。率先公卿。思所以賑益黎庶。至國困。〔二字缺〕天興與簡。歲頻大旱。絹匹千錢。國困。〔作選言〕劉或。國困。〔作或〕淮北青英。徐兗。司五州。告亂。請降命。將率眾以援之。既臨其境。青英。懷貳。進軍圍之。數年乃拔。山東之民。咸動於征戍。輕運帝深以為念。遂因民貧。富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

先是太安中。高宗以常賦之外。雜調十五。頗為煩重。將與除之。尚書毛法仁曰。此是軍國資用。今頓罷之。臣愚以為不可。帝曰。使地利無窮。民力不竭。百姓有餘。吾孰與不足。遂免之。未幾。復調如前。至是乃終罷焉。於是賦斂稍輕。民復贖矣。舊制。民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尺。為一匹。六十尺為一端。令任服用。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高祖延興三年秋七月。更立嚴制。令一準前式。違者罪各有差。有司不檢察。與同罪。

太和八年。始準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出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出三匹。粟二十石。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後增調外帛。滿二匹。所謂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秦洛豫。懷竟。陝徐。青濟。南豫。東兗。東徐。十九州。貢綿絹。及絲。兩平。肆岐。涇。荆。涼。梁。汾。秦。安。營。幽。夏。光。鄆。東。秦。司。州。為。年。曆。門。上。谷。靈。丘。廣。寧。平。涼。郡。懷。州。郡。上。郡。之。長。平。白。水。縣。青。州。北。海。郡。之。膠。東。縣。平。昌。郡。之。東。武。平。昌。縣。高。密。郡。之。昌。安。高。密。夷。安。黔。陝。秦。州。河。東。之。蒲。坂。汾。陰。縣。東。徐。州。東。莞。郡。之。莒。諸。東。莞。縣。雍。州。馮。翊。郡。之。連。沔。縣。咸。陽。郡。之。寧。夷。縣。北。地。郡。之。三。原。雲。陽。銀。官。宜。右。縣。華。州。華。山。郡。之。夏。陽。縣。徐。州。北。濟。郡。之。離。狐。豐。縣。東。海。郡。之。贛。榆。襄。賁。縣。皆。以。麻。布。充。稅。九。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離。盈。沒。則。還。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時。餘。種。桑。五。十。樹。楸。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

依法課時檢舉。奴各依良。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桑榆地分種時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遺之田。不得種桑榆。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益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實其盈。不足者得實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士。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弱廢殘。無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癯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民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實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民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民種時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還者。則以其家桑田為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為法。樂還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民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為法。諸遠流配。隨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民之官。各隨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魏初。不立三長。故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十年。給事中李冲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隣長。五隣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隣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三戰亡。則陟用陟之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一匹一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此為降。大率十四匹為工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內外百官俸。此外雜調。民年八十以還。困乏。一作已。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癯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書奏諸官。通議稱善者。衆高祖從之。於是遣使者行其事。乃詔曰。夫任土錯貢。所以通有無。非乘定賦。所以均勞逸。有無通則民財不匱。勞逸均則人樂其業。此自古之常道也。又隣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手。幹之總條。然後口算平均。義與訟息。是以三典所同。隨世滂隆。貳監之行。從時損益。故鄒魯復丘賦之術。邠人獻盂徹之規。雖輕重不同。而當時俱適。自昔以來。諸州戶口。籍貫不實。包藏隱漏。廢公罔私。富強者并兼有餘。貧弱者餬口不足。賦稅齊等。無輕重之殊。力役同科。無衆寡之別。雖建九品之格。而豐塲之土。未融。雖立均輸之措。而蠶績之鄉。無異。致使淳化未樹。民情偷薄。朕每思之。良懷深慨。今改舊從新。為里黨之法。在所牧守。宜以曉民。使知去煩即簡之要。初百姓咸以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願也。事施行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飢。加以牛疫。公私艱乏。時有以馬驢及囊駝供駕輓耕載。詔聽民就鑿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粟至所在。三長瞻養之。遣使者時省察焉。留業者皆令主司審發開倉賑貸。其有特不自存者。悉檢閱園

園(作檢)集為粥於街園(作術)衛以救其困。然主者不明收察。郊甸間甚多餓死者。時承平日久。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鋒。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繪布絲織。諸所供用者。以其大開園(作太)半班。齎百司。下至工商。早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螺寡孤獨貧瘡者。皆有差十二年。詔羣臣求安民之術。有司上言。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一糶之於民。如此。民必力用以買糶。積財以取粟。官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民。相水陸之宜。斷頃畝之數。以贖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實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戎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民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為災也。

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餘萬。四。秦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高祖即位之後。復以河陽為牧場。恒置戎馬十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歲自河西徙牧於并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滋矣。正光以後。天下喪亂。遂為羣寇所掠。掠焉。

世宗延昌三年春。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其年秋。桓園(作恒)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鑿上品。詔並置銀官。常令探鑛。又漢中舊有金戶千餘家。常於漢水沙淘金。年終總輸。後臨淮王彧為梁州刺史。奏罷之。其鑛鑛為農器。兵。在所在之。然以相州辛口冶為工。故常鍊鑛為刀。送於武庫。

自魏德既廣。西域東貢其珍物。充於王府。又於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不至。神龜正光之際。府藏盈溢。靈太后曾令公卿已下。任力負物而取之。又數資禁內左右。所費無算。而不能一丐百姓也。自徐樹園(作揚)內附之後。仍世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乃令番戍之兵。營起屯田。又收內郡兵資。與民和糶。積為邊備。有司又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右門白馬津。滄滙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正平平陽五郡。年常綿絹及質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劬。園(作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九尺。別有私民雇布六匹。十四。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民雇布五匹。十四。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四匹。市材造船。不勞探研。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四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剩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四匹。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載私民雇。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準其私費。一車。遠者八十四匹。近者四十四匹。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準其雇價。應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治雜事。計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鐵材人功。并削船。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選雷賊。其陸路從雷賊至倉

庫調一車廂租一匹租一車布五四則於公私爲便僑書庶支郎中朱元旭計稱效立於公
濟民爲本政列於朝潤國是先故大禹疏決以通四野之宜有漢穿引受納百川之用厥績
顯於當時嘉聲播於圖史今校命欽之說雖跡驗未彰而指況甚豐所云以船代車是其策
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舟便爲開彼防禦無容全依宜令取運車之物材執作及倉庫所須
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租調於將所然後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
人佐其守護粟甬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其倍徵河中國失專歸運司輸
京之時聽其卸納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列計底柱之
難就爲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功然既陳便利無容輒抑若效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
驗徵填所損今始開租不可懸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編費歲遺御史核其虛
實稅有乖越別更裁量尚書崔休以爲制木爲舟用與上代鑿運運利盡中古是以漕輓
河渭留侯以爲傳談方舟蜀漢鄼生稱爲口實豈直張純之奏見美東都陳轍之功事高晉
世其爲利益所從來久矣案欽所列表允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楫所通遠近必至
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稷陽以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況乃
漳洹夷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谷且漕溝之引宋衛史肆其存討廢之通幽冀
古述備在舟車省益理定相懸水陸難易力用不等昔悉東州親臨關險所損益不可同年
而語請諸通水運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利僑猶爲不少其
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楫若船數有闕且賃假充
事比之徵車成交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閱月修治使理有可通必無壅滯如此則發
召匪多爲益實廣一爾暨勞久安永逸錄尚書高陽王雍尚書僕射李崇等奏曰運漕之利
今古攸同舟車息耗實相殊絕欽之所列關西而已若域內同行足爲公私巨益詳輒參
備如前計庶徵召有減勞止小康若此請崇遂必須溝洫流通即求開興修築或先以開治
或古跡仍在舊事可用因功差易此冬開月令疎通咸訖比春水之時使運漕無滯詔從之
而未幾盡行也

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無第者輪五百石聽正九品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輪
粟四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若無本州者潞國監國（一作授）大州都若不入京倉入外
州郡倉者三千石畿郡都統依州格若輪五百石入京倉者授本郡雜郡其無本郡者授以
外郡粟入外州郡倉七百石京倉三百石者授縣雜郡
孝靜天年初以遷民草創資產未立詔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三年夏又賑遷民粟各
四十日其年秋并津肆建晉秦陝東雍南汾九州霜旱民飢流散四年春詔所在開倉賑恤
之而死者甚衆時諸州調絹不依舊式齊獻武王以其害民興和三年冬請班海內悉以四
十尺爲度天下利焉

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是時罷之而民有富強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
延興末復立官司量其賤賤歸其賦入於是公私兼利世宗即位政存寬簡復罷其禁與百
姓共之其國用所須別爲條制取足而已國監國（作已）自後蒙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
池之民又輒障各強弱相時聞於遠近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擇等奏鹽池天
藏資育羣生仰惟先朝限者亦不苟與細民競茲贏利但利起天池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
或近者各守卑賤遠來超然絕望是以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強弱相兼務令得所且十一之
稅自古及今取輒以次所濟爲廣自爾密治遠近齊平公私兩宜儲益不少及鼓吹主簿王
後與等詞稱請供百官食鹽二萬斛之外歲求輪馬千匹牛五百頭以此而推非可稍計後
中尉甄琛啓求罷被敕付議尚書奏稱琛啓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請依常禁爲允
詔依琛計乃爲饒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貨賤任口若
無大者罪合推辭詳復二深乖王法臣等商議請依先朝之詔禁之爲便防私息暴斷還
輕重亦準前旨所置監司一同往式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以至於永熙
自遷郡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鹽四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鹽四百五
十二幽州置鹽一千八百八十青州置鹽五百四十六又於郡郡置鹽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
九千七百二斛四升軍國所資得以周贖矣

魏初至於太和錢貨無所周流高祖始詔天下用錢焉十九年治鑄租備文曰太和五銖詔
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內外百官俸皆準給錢相賈爲錢二百在所遺錢工備爐治民
有欲鑄者聽就鑄之鋼必精練無所和雜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肅宗初京師及諸州
鎮或鑄或否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貨不通曾還頗隔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
言臣聞洪範八政貨居二焉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
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養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夏殷之政九州
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於是國貨始行定錢兩之權齊桓循用以霸諸
侯降及秦始漢文遂有輕重之異吳漢部通之錢收利遍於天下河南之地猶甚多焉逮于
孝武乃更造五銖其中毀鑄隨利改易故使錢有大小國監國（作小大）之品竊尋太和
之錢高祖留心刑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但臣竊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

所宜。輒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買異亦異。便於荆
 鄂之邦者。則礙於兗豫之域。致使貧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化之訟。去永平三年。都座奏
 斷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時被救云。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年末。悉
 令斷之。延昌二年。徐州民俊刺吏啓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謹奉不行之錢。律有明式。
 指謂雞眼銀幣。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州
 鎮。既無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得行。專以單絲之線。練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
 常式。裂匹為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杆軸之勞。不免飢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
 非救恤陳餒。子育黎元。謹惟自古以來。錢品不一。前後累代。易變無常。且錢之為名。欲泉流
 不已。愚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雖有大小之異。並得通行。貨
 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弊。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為小。巧偽不如法者。據
 律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尚有事。且依舊用。澄又奏。臣猥屬樞衡。庶罄心力。常願貨物。均
 通書軌。一範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布猶泉也。其錢曰泉。其流曰布。然則錢之與也。
 始於一品。欲令世匠均同。國流無極。爰贊景降。逮亡新。易鑄相尋。參差百品。遂令接壤。乖
 商。連邦隔質。臣比奏求宣下海內。依式行錢。登被旨救。錢行已久。且可依舊。謹重參量。以為
 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恒模。寧可專習於京師。關關。〔作色〕不行於天下。但
 今戎馬在郊。江關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為便。至於京西京北。城內州鎮。未有鑄錢。〔作用〕
 錢處。行之則不足為難。塞之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錢
 之為用。貫總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世之宜。謂為深允。請並下諸方州鎮。其
 太和及新鑄五銖。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難眼鑿鑿。依律而禁。河南州鎮。
 先用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唯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
 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太和錢及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者。
 罪重常憲。既欲均齊物品。庶非斯和。若不繩以嚴法。無以肅茲違犯。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
 刺史守令。依律罪。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市也。二年冬。
 尚書崔亮奏。恒農郡銅青谷有銅鑄。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茶池谷鑄。計一斗得銅五兩。鑄
 帳山鑄。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鑄。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獨山。齊州商山。並
 是往昔銅官。舊迹見在。謹按鑄錢方典。用銅處廣。既有治利。並宜開鑄。詔從之。自後所行之
 錢。民多私鑄。稍就小薄。價用囁嚅。建義初。重盜鑄之禁。開利賞之格。至永安二年秋。詔更改
 錢。文曰。永安五銖。官自立爐。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貴錢。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
 二市賞之。絹匹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衆。巧偽既多。輕重非一。四方
 州鎮。用各不同。遷鄴之後。輕濫尤多。武定初。齊文襄王奏。革其弊。於是詔遣使人詣諸州鎮。
 收銅及錢。悉更改鑄。其文仍舊。然姦僞之徒。越法趨利。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六年。文襄王以
 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自餘皆
 準此為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私民所用之稱。皆準市稱。

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若入市之錢。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
 多雜鉛鐵。並不聽用。若有輒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小薄之錢。若即
 禁斷。恐人交乏。絕畿內五十日。外州百日為限。羣官參請。咸以時穀頗貴。請待有年。上從之
 而止。

考證

十年給事中李冲上言。○十年上脫年號。今考本書李冲傳。當是高祖太和十年。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隋書食貨志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長孫無忌等撰

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人。總土地所生。料山澤之利。式遵行令。教授人時。農商趨向。各本事業。書稱選有無。言穀貨流通。咸得其所者也。周官太府。掌九貢九賦之法。王之經用。各有等差。所謂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能養百官之政。勵戰士之功。救天災。服外。活國安人。之大經也。爰自軒項。至于堯舜。皆因其所利而勸之。因其所勸而化之。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其征。薄其賦。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古語曰。善為人者。愛其力。而成其財。若使之不。以道。歛之如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昔禹制九等。而康歌興。周人十一。而頌聲作。於是東。屬運洛諸侯。不軌。魯宣初稅畝。鄭產爲丘賦。先王之制。靡有子遺。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屬之以刑罰。棄之以仁恩。以大半之收。長城絕於地。以頭會之歛。屯戍窮於嶺外。漢高祖。承秦凋敝。十五稅一。中元繼武。府庫盈。世宗得之。用成雄。開邊擊胡。漸然成聲。宮宇捫。於天漢。巡遊跨於海表。早歲除道。凶年管秣。戶口以之減半。盜賊以之公行。於是誦詭賦稅。異端俱起。賦及董亂。算至紅車。光武中興。率遵前事。成賦單薄。足稱經遠。寧帝開郡。都之勝。通實官之路。公卿州郡。各有等差。漢之常科。土貢方物。帝又遣先輸中署。名爲導行。天下賄。成人受其敝。自魏晉二十一帝。宋齊十有五主。雖用度有繁寡。租賦有重輕。大抵不能傾人。產業。道闕政亂。隋文帝既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儉約。以事府。開皇十七年。戶口溢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有資給。不踰經費。京司第屋。既充積於廊廡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賦。以賜黎元。煬皇嗣守。基國家殷富。雅愛宏。賦肆情方。初造東都。窮諸巨。帝昔居藩。親平江左。策以梁陳曲折。以就規摹。會維。浮橋跨洛。金門象闕。咸煥飛觀。巖巖。塞川。成雲綺。移嶺樹。以爲林。包芒山。以爲苑。長城御河。不計於人力。運驢武馬。指期於百姓。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既而一討渾庭。三駕遼澤。天子親伐師。兵大舉。飛檄。水陸交。至。疆場之所。傾敗。勞師之所。殞。雖復大半不歸。而每年興發。比屋良家之子。多赴於邊。離。分。離。哭。泣。之。聲。連。響。於。州。縣。老。弱。耕。稼。不。足。以。充。飢。餓。婦。工。紡。績。不。足。以。贖。資。裝。九。區。之。內。和。歲。動。從。幸。官。掖。常。十。萬。人。所。有。供。須。皆。仰。州。縣。租。賦。之。外。一。切。徵。歛。趣。以。周。備。不。顧。元。元。吏。因。割。割。盜。其。太。半。還。方。珍。膳。必。供。隨。房。翔。禽。毛。羽。用。爲。玩。飾。買。以。供。官。千。倍。其。價。人。愁。不。堪。離。棄。室。宇。舟。車。扣。扉。而。達。賄。猛。犬。迎。吠。而。終。夕。自。燕。趙。跨。於。齊。魯。淮。江。入。於。襄。鄧。東。周。洛。邑。之。地。西。秦。隴。山。之。右。借。僞。交。盜。賊。充。斥。宮。觀。鞠。爲。茂。草。鄣。亭。絕。其。煙。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關。中。瘴。疫。炎。旱。傷。稼。代。王。開。永。豐。之。粟。以。振。饑。人。去。倉。數。百。里。老。幼。雲。集。吏。在。貪。殘。官。無。故。次。咸。資。饑。餓。動。移。旬。月。頓。臥。墟。野。欲。返。不。能。死。人。如。積。不可。勝。計。雖。復。皇。主。無。運。天。祿。有。終。而。隋。氏。之。亡。亦。由。於。此。馬。遷。爲。平。準。書。班。固。述。食。貨。志。上。下。數。千。載。損。益。相。準。自。此。史。官。會。無。概。見。夫。厥。初。生。人。食。貨。爲。本。聖。王。割。廩。非。以。業。之。通。貨。財。以。富。之。富。而。教。之。仁。義。

中國歷代食貨志 隋書食貨志

以之興。貧而爲盜。刑罰不能止。故爲食貨志。用編前書之末云。

晉自中原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俚洞。窟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賸物。以裨國用。又嶺外管餉。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徵賦。其無貢之人。不樂州縣。編戶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其量。准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第三品三十五戶。第四品三十戶。第五品二十五戶。第六品二十戶。第七品十五戶。第八品十戶。第九品五戶。其佃客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已上一人。皆適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已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及雜輩跡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戟武騎武賁持銀。凡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麻絹八尺。麻三兩。二分。租米五石。祿米二石。丁女並半之。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爲丁。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女以嫁者爲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爲丁。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運丁役之。其田畝稅米二斗。蓋大率如此。其度量斗。則三斗當今一斗。稱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其倉京都有龍首倉。即石頭津倉也。臺城內倉南塘倉。常平倉。東西太倉。東宮倉。所貯總不過五十餘萬。在外有豫章倉。釣磯倉。錢塘倉。並是大貯備之處。自餘諸州郡。蓋傳亦各有倉。大抵自侯景之亂。國用常。京官文武。月別唯得粟食。多道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寧桂等小州。比參軍班。丹陽吳郡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書班。高涼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大縣六班。小縣兩班。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妄載。州郡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輪臺。傳倉庫。若給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故而裁。凡如此祿秩。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所得蓋少。諸王諸主出閣。就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米。魚。鮓。油。紙。燭等。並官給之。王及主婿外。祿者不給。解任還京。仍亦公給云。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寇亂實繁。農商失業。官有徵代。皆權調於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所在迭相糾發。百姓愁怨。無復聊生。尋而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於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魏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天平元年。遷都於鄴。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振貧人。是時六坊之衆。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春秋二時。賜帛以供衣服之費。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於滄海。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鹽官。以煮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贖。自是之後。倉廩充實。雖有水旱凶饑之處。皆仰開倉以振之。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是時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關於僑賦。神武乃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籍之戶。得

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局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文襄嗣業。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畧有淮南之地。其新附州郡。勸墾輕稅而已。及文宣受禪。多所創革。六坊之內。徙者更加簡括。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墾墾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稅其力。北與長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戰。其後南征諸將。頗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創臺殿。所役甚廣。而帝刑罰濫。吏道因而成。姦黨兼并。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為生事。由是恣欺尤甚。戶口相調。十七六。是時。用度轉廣。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以節國之費用焉。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范陽寬鄉以處之。百姓驚擾。屬以頻歲不熟。米糴頗貴。突厥帝。明中尚書左丞。甄珍。芝蘭。修石。龍等屯。歲收數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原充足。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稽暉。建議。開幽州。督元。舊。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贖。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至河清三年。定令。乃命人居十家為比鄰。五十家為閭里。百家為族黨。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為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為中。六十六已上。為老。十五已下。為小。率以十八受田。輸租。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十。里。內。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內。執。事。官。一。品。已。下。逮。于。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已。下。羽。林。武。賁。已。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為。受。田。奴。婢。受。田。者。親。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王。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年。又。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其。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舉。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尺。舉。租。一。斗。義。租。五。升。舉。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舉。租。皆。依。貧。富。為。三。身。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最。輸。遠。處。中。最。輸。次。遠。下。最。輸。常。州。倉。三。年。一。校。為。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支。一。年。之。糧。逐。常。州。穀。價。賤。時。斛。量。割。常。年。義。租。充。入。穀。貴。下。價。罷。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輸。貯。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入。農。桑。自。春。及。秋。男。二。十五。已。上。皆。布。田。畝。桑。蠶。之。月。婦。女。十。五。已。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邦。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遊。手。焉。緣。邊。城。守。之。地。堪。墾。食。者。皆。營。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考。其。所。入。以。論。褒。貶。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踊。朝。廷。遣。使。開。倉。從。貨。價。以。糶。之。而。百。姓。

無益。饑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至大統中。又毀東宮。造修文。偃武。隆基。煥。諸。院。起。玳。瑁。樓。又。於。遊。豫。園。穿。池。周。以。列。館。中。起。三。山。構。臺。以。象。滄。海。并。大。修。佛。寺。勞。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朝。士。之。祿。斷。諸。曹。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與。無。限。加。之。早。蝗。國。用。轉。屈。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部。長。顯。贊。成。之。後。主。大。悅。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豫。焉。未。幾。而。亡。

後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載師。掌任土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積。審賦役。敘。強。之。節。制。畿。關。修。廣。之。域。頒。施。惠。之。要。審。牧。產。之。政。司。均。壘。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畝。口。九。已。上。宅。四。畝。五。口。已。下。宅。二。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釋。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其。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軍。鹽。掌。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物。地。以。出。之。四。曰。給。鹽。於。戎。以。取。之。凡。鹽。鹽。形。鹽。每。地。為。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即。著。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敘。之。

閏帝元年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與人市之稅。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建德二年。改軍士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為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增一月功。為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并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武帝保定二年正月。初。於蒲州開河渠。向州開龍首渠。以廣灌溉。高祖登庸。罷東京之役。除入市之稅。是時。尉迴。王。諱。司。馬。消。難。相。次。叛。逆。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為。十。二。番。匠。則。六。番。及。頒。新。令。制。人。五。家。為。保。保。有。長。保。五。為。閭。閭。四。為。族。皆。有。正。儀。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焉。男女。三。歲。已。下。為。黃。十。歲。已。下。為。小。十。七。已。下。為。中。十。八。已。上。為。丁。丁。從。課。役。六。十。為。老。乃。免。自。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頃。少。者。至。四。十。畝。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園。宅。率。三。口。給。一。畝。奴。婢。則。五。口。給。一。畝。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純。麻。土。以。布。絹。純。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課。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五。品。則。為。田。三。頃。六。品。二。頃。五。十。畝。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廩。田。以。供。公。用。

開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宮。初。令。軍。人。以。二。十。一。成。丁。減。十。二。番。每。歲。為。二。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為。二。丈。先。是。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用。至。是。罷。酒。坊。通。鹽。

池鹽井與百姓共之。遠近大悅。是時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軍旅數起。轉輸勞敝。帝乃令朔州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以實塞下。又於河西勒百姓立堡。當田積穀。京師置常平監。是時山東尚承齊俗。機巧姦偽。避役惰遊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詐老詐小。規免租賦。高祖令州縣大索。貌聞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已下。余令析籍。各爲戶頭。以防容隱。於是計帳進四十四萬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口。高祖又以前開課輸。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恒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復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爲輪籍定簿。請編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便近。五黨三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時百姓承平日久。雖數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于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既躬履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皆不改作。非享燕之事。所食不過一肉而已。有司管進乾薑。以布錢貯之。帝用爲傷費。大加詔責。後進香復以檀袋。因答所司。以爲後誡焉。由是內外率職。府帑充實。百官祿賜及賞功臣。皆出於豐厚焉。九年。陳平帝親御朱雀門勞飢旋師。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牛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五月。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十一年。江南又反。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隆。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費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畧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會無減損。於是乃更闢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釐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家衣食不給。讀者咸欲徙就寬鄉。其年冬。帝命諸州考使議之。又令尚書以其事策問四方貢士。竟無長算。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十三年。帝命楊素出於岐州。北造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營構觀宇。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敝頓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爲平地。死者以萬數。宮成。帝行幸焉。時方暑月。而死人相次於道。素乃一切焚除之。帝頗知其事。甚不悅。及入新宮。遊觀乃喜。又謂素爲忠。後帝以歲暮。晚日登仁壽殿。周望原隰。見宮外燄火彌漫。又聞哭聲。令左右觀之。報曰。鬼火。帝曰。此等工役而死。既屬年暮。魂魄思歸耶。乃令灑酒宣赦。以呪遣之。自是乃息。

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尙虛。議爲水旱之備。於是詔於蒲陝饒熊伊洛鄭懷鄆衛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瑱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曰。京邑所居。五方輻湊。重關四塞。水陸艱難。大河之流。波瀾東注。百川海濱。萬里交通。雖三門之下。或有危虞。若發自小平。陸運至陝。遠從河水。入於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晉舟車。來去爲益殊廣。而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卽成阻閣。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復。汎舟之役。人亦勞止。朕君臨區宇。興利除害。公私之弊。情甚愍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量事程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歷渠道。觀地理之宜。審終久之議。一得開鑿。萬代無毀。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運。淤泝不停。旬日之功。堪省億萬。誠知時當炎暑。動致殷勤。然不有暫勞。安能永逸。宣告人庶。知朕意焉。於是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饋之諸州。水旱凶饑之處。亦便開倉賑給。五年五月。工部尚書襄陽縣公長孫平奏曰。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而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去年元陽關內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於赤子。蓮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少食之人。莫不豐足。如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強宗富室。家道有餘者。皆釐出私財。遞相賙贖。此乃風行草偃。從化而然。但經國之理。須存定式。於是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善貯之。卽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穫。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卽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其後關中連年大旱。而青兗許曹亳陳仁壽豫鄭洛伊潁鄆等州大水。百姓饑饉。高祖乃命蘇威等分道開倉賑給。又命司農丞王寶發廣通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拯關中。又發故城中周代舊粟。賑饑與人。買牛騎六千餘頭。分給尤貧者。令往關東就食。其遭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賦。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上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兒口賑給。不以官位爲限。明年。東巡狩。因祠泰山。是時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十五年二月。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輒爾費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雲夏長靈鹽兩豐鄆涼甘瓜等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早儉少糧。先給雜種。乃逐年粟。十六年正月。又詔秦梁成康武文芳宥旭洮岷渭紀河廓臨涇等原數州。延綏銀扶等州。社會並於當縣安置。二月。又詔社會。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其後山東頻年霖雨。杞宋陳蔡曹戴譙穎等諸州。達于滄海。皆困水災。所在沉溺。十八年天子遣使將水工。巡行川源。相視高下。發附近丁以疏導之。困乏者。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石。遭水之處。租調皆免。自是頗有年矣。

西至滬池。周圍數百里。課天下諸州。各貢草木花果奇禽異獸於其中。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又命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士。澄注江南諸州。採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縣。送送往返。首尾相屬。不絕者千里。而東都役使促迫。僱仆而斃者。十四五焉。每月載死丁。東至城皋。北至河陽。車相望於道。時帝將事遼。增置軍府。掃地為兵。自是相賦之入益減矣。又造龍舟鳳船。黃龍赤艦。樓船。船隻。葬諸水工。謂之殿脚。衣錦行勝。執青絲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篋船。船隻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並令供頓。獻食豐辦者。加官爵。闕乏者。譴至死。又盛修車輿。輿輅。輅旌。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骨角齒牙。皮革。毛羽。可飾器用。堪為幣者。皆責焉。徵發倉卒。朝命夕辦。百姓求捕。網罟遍野。水陸禽獸。殆盡。猶不能給。而買於富蓄積之家。其價騰踊。是歲。翟維尼一直十餘。白鷺鮮半之。乃使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國。致羅利。又使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俘虜數萬。士卒深入。蒙犯瘴癘。餓疾而死者十八九。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蕃。往來相繼。所經州郡。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明年。帝北巡狩。又興衆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綿亘千餘里。死者太半。四年。發河北諸郡百餘萬。築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西巡河右。西域諸胡佩金玉。被錦綉。焚香奏樂。迎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其年。帝親征吐谷渾。破之於赤水。慕容佛允委其家屬。西奔青海。帝駐兵不出。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焉。馬騮十八九。於是置河源郡。積石鎮。又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郡。善且末等郡。隨天下罪人。配為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道里懸遠。兼遇寇抄。死亡相繼。六年。將征高麗。有司奏兵馬已多。損耗。詔又課天下富人。量其資產。出錢市武馬。填元數。限令取足。復點兵具器仗。皆令精新。蓋惡則使人便。於是馬匹至十萬。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海。舳舻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平壤。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因屬疫疾。山東尤甚。所在皆以徵斂。供帳軍旅。所資為務。百姓雖困。而弗之恤也。每急。僇卒。賦有所徵求。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後宣下。乃貴賣與人。且窘之間。價盈數倍。哀刻徵斂。取辦一時。強者聚而為盜。弱者自賣為奴婢。九年。詔又課關中富人。計其資產。出驢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諸州丁。分為四番。於遼西柳城。管屯。往來艱苦。生業盡罄。盜賊四起。道路隔絕。關右牧馬。盡為奴賊所掠。楊玄感乘虛為亂。時帝在遼東。聞之。遽歸于高陽郡。及玄感平。帝謂侍臣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為賊。不盡誅。後無以示威。乃令裝糴窮其黨。與詔郡縣。坑殺之。死者不可勝數。所在驚駭。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為盜賊。皆盜武馬。始作長槍。攻陷城邑。帝又命郡縣置督捕。以討賊。益遣募人。征遼馬。少不充八。賦而許為六。賦又不足。聽半以贖充。在路逃者。相繼執獲。皆斬之。而莫能止。帝不擇。遇高麗。執送叛臣斛斯政。遣使求降。發詔赦之。囚政至于京師。於開遠門外。

磔而射殺之。遂幸太原。為突厥圍於鴈門。突厥尋散。邈遠洛陽。募益驍果。以充舊數。是時百姓靡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無所在倉庫。窟大充。初。吏皆懼法。莫肯賑救。由是益困。初。皆剝樹皮以食之。漸及於葉。皮葉皆盡。乃煮土或糞。糞為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時。李密據洛口。食聚衆百萬。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為汲綆。然布以糞。代王侑與衛玄守京師。百姓饑餓。亦不能救。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振之。百姓方蘇息矣。

晉自過江。凡貨婢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輪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為常。以此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欲為懲勸。雖以此為辭。其實利在侵削。又都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魚薪之類。過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其東路無禁貨。故方山津檢察甚簡。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大市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

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野。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為貨。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雌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趨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講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已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商旅詐詐。因之以求利。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已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云。

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于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鑄錢。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屑為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鵝眼之十。宣帝大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詭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其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錢云。

齊神武崩。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爲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貨者。皆稱布。神武帝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茲僞錢起。文宣受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制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青齊徐兗。梁豫州。輩類各殊。武平已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于齊亡。卒不能禁。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常保定元年。七月。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時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建德三年六月。更錢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

商估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七月。又以邊境之上。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出。五年正月。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初令私鑄者。從者遠配爲戶。齊平已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並用。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內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是時錢既新出。百姓或私鑄。三年四月。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爲樣。從關外來勸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即填以爲銅入官。詔行新錢已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齊常平所在。用以貿易不止。四年。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然百姓習用既久。尚猶不絕。五年正月。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錫鐵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不可禁約。其年。詔乃禁出錫鐵之處。並不得私有採取。十年。詔晉王廣聽於揚州立五銖錢。其後姦狡稍漸。廢鑄錢郭。取銅私鑄。又雜以錫錢。選相放效。錢遂輕薄。乃下惡賤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爲准。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十八年。詔漢王諒聽於并州立五銖錢。是時江南人間錢少。晉王廣又聽於鄂州白紵山有銅。鑄處銅鑄錢。於是詔聽置十銖錢。又詔蜀王秀聽於益州立五銖錢。是時錢益濫。惡乃令有司括天下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以惡錢貿易。爲吏所執。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頗息。大業已後。王綱張素。巨姦大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惡。初每千猶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翦鐵鑲裁皮糊紙以爲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

考證

食貨志汎舟之役。監本汎作操。閱本作汎。按左傳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又造龍舟鳳船。舊本龍訛翻。按通雅船取其寬容平榻。卽艘屬。王澄造連舫。方百二十步。開四門。得馳馬。亦舫類。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舊唐書食貨志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先王之制度。地以居人。均其沃瘠。差其貢賦。蓋歛之必以道也。量入而爲出。節用而愛人。度財省費。蓋用之必有度也。是故既庶且富。而教化行焉。周有井田之制。秦有阡陌之法。二世發閭左而海內崩離。漢武稅舟車而國用以竭。自古有國有家。興亡盛衰。未嘗不由此也。隋文帝因周氏平濟之後。府庫充實。庶事備備。未嘗虛費。開皇之初。議者以比漢代。文景有粟陳貫朽之積。煬帝即位。大縱奢靡。加以東西行幸。與駕不息。征討四夷。兵車屢動。西失律於沙微。東喪師於遼碣。數年之間。公私罄竭。財力既殫。國遂亡矣。高祖發跡太原。因晉陽官留守庫物。以供軍用。既平京城。先封府庫。賞賜給用。皆有節制。徵賦賦役。務在寬簡。未及臨年。遂成帝業。其後掌財賦者。世有人焉。開元已前。事歸尚書省。開元已後。權移他官。由是有轉運使。租庸使。鹽鐵使。度支使。鑾儀使。常平錢。鹽鐵使。租庸使。青苗使。水陸運。鹽鐵使。租庸使。兩稅使。隨事立名。沿革不一。設官分職。選賢任能。得其人則有益於國家。非其才則貽患於黎庶。此又不可不知也。如裴耀卿劉晏李異數君子。便時利物。富國安民。足爲世法者也。開元中有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剩田。色役僞濫及逃戶許歸首免五年征賦。每丁量稅一千五百錢。置攝御史分路檢括隱匿。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得錢數百萬貫。玄宗以爲能。數年間拔爲御史中丞戶部侍郎。融又畫策。開河北王莽河。溉田數千頃。以當稻田。車未果而融敗。時又楊崇禮爲太府卿。清嚴善勾分寸錙銖。躬親不厭。轉輸納欠。折估積須。必令徵送。天下州縣徵財帛。四時不止。及老病致仕。以其子慎矜爲御史。專知太府出納。其弟慎名。又專知京倉。皆以苛刻害人。承主恩而徵資。又有韋堅規宇文融楊慎矜之跡。乃請於江淮轉運和米。取州縣糶倉粟轉市輕貨。差富戶押船若運留損境。皆徵船戶。關中漕渠鑿廣運潭。以挽山東之粟。歲四百萬石。帝以爲能。又至貴盛。又王傑進計。奮身自爲戶口色役。使徵剝財貨。每歲進錢百億。寶貨稱是。云非正額。租庸使。便入百寶大盈庫。以供人主宴私。賞賜之用。玄宗日益奢之。數年間。亦爲御史大夫。京兆尹。帶二十餘使。又楊國忠藉椒房之勢。承恩幸。帶四十餘使。云經其聽覽。必數倍弘益。又見龍貴。太平既久。天下至安。人不願。而此數人設詭計以侵擾之。凡二十五人。同爲剝喪。而人無敢言之者。及安祿山反於范陽。兩京倉庫盈溢。而不可名。楊國忠設計。稱不可耗正庫之物。乃使御史崔衆於河東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間得錢百萬。玄宗幸巴蜀。鄭昉使劍南。請於江陵稅鹽麻。以資國用。置吏以督之。肅宗建號於靈武。後用雲間鄭叔清爲御史。於江淮開蒙族富商率貨。及寶官。以神國用。德宗朝。討河朔及李希烈。物力耗竭。趙贊司國計。織瑣刻剝。以爲國用不足。宜賦取於下。以資軍需。與諫官陳京等更陳計策。請稅京師居人屋宅。據其間架。差等計入。陳京又請籍列肆商賈資產。以分數借之。宰相同爲欺罔。遂行其計。中外沸騰。人懷怨望。時又配王公已

中國歷代食貨志(舊唐書食貨志)(上)

下及管在方鎮之家。出家僮及馬以助征行。公私竄然矣。後又張滂裴延齡王涯等剝下媚上。此皆足爲世戒者也。先是興元克復京師。後府藏盡虛。諸道初有進奉。以資經費。復時有宣索。其後諸賊既平。朝廷無事。常賦之外。進奉不息。韋皋劍南有日進。李兼江西有月進。杜亞揚州。劉贄宣州。王緯李錡浙西。皆競爲進奉。以固恩澤。貢入之奏。皆曰。臣於正稅外。固亦日羨餘。節度使或託言密旨。乘此盜竄官物。諸道有諷問官吏入其財者。刻疎廉。通津運道者稅之。時蔬藝果者稅之。死亡者稅之。節度觀察交代。或先期稅入。以爲進奉。然十獻其二。三耳。其餘沒入。不可勝紀。此節度使進奉也。其後裴肅爲常州刺史。乃鬻貨新炭。按贄百畝之上。皆規利焉。歲餘又進奉。無幾。遷浙東觀察使。天下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贄死於宣州。嚴綬爲判官。領軍府實用進奉。無幾。拜刑部員外郎。天下判官進奉。自綬始也。習以爲常。流宕忘返。大抵有唐之御天下也。有兩稅焉。有鹽鐵焉。有漕運焉。有倉廩焉。有雜稅焉。今考其本末。叙其畧。以爲食貨志云。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以度田之制。五尺爲步。步二百四十爲畝。畝百爲頃。丁男中男給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爲戶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戶者便授之。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賦役之法。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輪綾絹者。兼調綿三兩。輪布者。麻三斤。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備。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通正役。並不過五十日。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蕃胡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戶三口。凡水旱蟲霜爲災。十分損四已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凡天下人戶。量其資產。定爲九等。每三年。縣司注定。州司覆之。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五家爲保。在邑居者爲坊。在田野者爲村。坊鄰里。遞相督察。士農工商。四人各業。食祿之家。不得與下人爭利。工商雜類。不得預於士伍。男女始生者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每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州縣留五比。尚書省留三比。神龍元年。韋庶人爲皇后。務欲求媚於人。上表請以二十二爲丁。五十八爲老。制從之。及韋氏誅。復舊。至天寶三年。又降優制。以十八爲中。男二十二爲丁。天下籍始造四本。京師及東省尚書省戶部各貯一本。以備車駕行幸。省於載運之費焉。凡權衡度量之制度。以北方鉅黍中者。八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量以鉅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爲筥。二筥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三升爲大升。三斗爲大斗。十大斗爲斛。權衡以鉅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十六兩爲斤。調錫律。測景景。合湯藥。及冠冕。制用小升小兩。自餘公私。不用籥合內之分。則有抄撮之細。天寶九載二月。勅車軸長七尺二寸。輻三斤四兩。鹽斗量。除陌錢每貫二十文。先是開元八年正月。勅頒者以庸調無惡。好惡須準。故遺作樣。以頒諸州。令其好不得過精。惡不得至濫。任土作貢。防源斯在。而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於斤兩。遂則加其丈尺。至有五丈爲疋者。理

甚不然。闊一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立樣之時。亦載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踰於比年常例。丈尺過多。奏聞。二十二年五月。勅定戶口之時。百姓非商戶。郭外住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將入貨財數。其雜匠及募士并諸色。同類有番役。合免征行者。一戶之內。四丁已上。任此色役。不得過兩人。三丁已上。不得過一人。其年七月十八日。勅自今已後。京兆府開內諸州。應徵庸調及資課。並限十月三十日。畢至。天寶三載二月二十五日。敕文。每載庸調八月徵。以農功未畢。恐難濟辦。自今已後。延至九月三十日為限。二十五年三月。勅開輔庸調。所稅非少。既寡。蠶桑皆資。粟粟常賤。糶糶實買。損費逾深。又江淮等苦變造之勞。河路增轉輸之弊。每計其運脚。數倍加錢。今歲屬和平。庶物穰賤。南畝有十千之獲。京師同水火之饒。均其餘以減運費。順其便使。無傷自今已後。關內諸州庸調資課。並宜準時價變粟。取米送京。逐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南河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所司仍明為條件。稱朕意焉。天寶元年正月一日。敕文。如聞百姓之內。有戶高丁多。苟為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勸會。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教風教。其侍丁。孝假免差科。廣德元年七月。詔一戶之中。三丁放一丁。庸調地稅。依舊每畝稅二升。天下男子。宜二十三成丁。五十八為老。永泰元年五月。京兆麥大稔。京兆尹第五琦奏。請每十畝官稅一畝。效古什一之稅。從之。二年五月。諸道稅地錢。使段中侍御史韋光弼等。自諸道使。還得錢四百九十萬貫。乾元以來。屬天下用兵。京師百寮俸錢減耗。上即位推恩庶寮。下議公卿。或以稅畝有苗者。公私咸濟。乃分遣憲官。稅天下地青苗錢。以充百司課料。至是。仍以御史大夫為稅地錢物使。歲以為常。均給百官。大曆四年正月十八日。勅有司。定天下百姓及王公已下。每年稅錢。分為九等。上上戶四萬文。上中戶三千五百文。上下戶三千文。中上戶二千五百文。中中戶二千文。中下戶一千五百文。下上戶一千文。下中戶七百文。下下戶五百文。其見官一品。準上上戶。九品。準下下戶。餘品。並準依此戶等稅。若一戶數處任官。亦每處依品納稅。其內外官。仍據正員及占額內闕者。稅其試及同正員。文武官不在稅限。其百姓有邸店行舖及鎔冶應準式。合加本戶二等稅者。依此稅數。勸責徵納。其寄莊戶。準舊例。從八等戶稅。寄住戶。從九等戶稅。比類百姓。事恐不均。宜各遞加一等稅。其諸色浮客及權時寄住田等。無問有官無官。各所在為兩等收稅。稍殷有準八等戶。餘準九等戶。如數處有莊田。亦每處稅。諸道將士莊田。既緣防禦勤勞。不可同百姓例。並一切從九等輪稅。其年十二月。勅令開輔庸田。漸廣。江淮轉漕常加計一年之儲。有太半之助。其於稅地。固可從輕。其京兆來秋稅。宜分作兩等。上下各半。上等每畝稅一斗。下等每畝稅六升。其荒田。如能佃者。宜準今年十月二十九日。勅一切每畝稅二升。仍委京兆尹及令長。一一存撫。令知朕意。五年三月。優詔定京兆府百姓稅。夏稅。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稅四升。秋稅。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稅三升。荒田開佃者。畝率二升。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勅青苗地。頭錢。天下每畝率十五文。以京師煩劇。先加至三十文。自今已後。宜準諸州。每畝十五文。建

中元年二月。遣黜陟使分行天下。其詔畧曰。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行商者在郡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各有不便者。三之。餘征賦悉罷。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率數為準。徵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遠者進退長吏。令黜陟使。各量風土所宜。人戶多少。均之。定其賦。尚書度支總統焉。三年五月。淮南節度使陳少遊。請於本道兩稅錢。每千增二百。因詔他州。悉如之。八年四月。劍南西川觀察使韋皋奏。請加稅什二。以增給官吏。從之。元和十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伏準今年閏正月十七日。勅令百寮議錢貨輕重者。今據羣官。揚於陵等語。伏請天下兩稅。權鹽酒利等。悉以布帛絲綿。任土所產。物充稅。並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見免賤賣。匹帛者。伏以羣臣所議。事皆至當。深利公私。請商量付度。支據諸州府。應徵兩稅。供上都及留州。留使。舊額起。元和十六年已後。並改配端四斤兩之物。為稅。額如大曆已前。租庸課調。不計錢。令其折納。使人知定制。供辦有常。仍約元和十五年。徵納布帛等估價。其舊納虛估物。與依虛估物。納計。如舊納實估物。并見錢。即於端四斤兩上。量加估價。納計。變法在長。其物價。價長則永利公私。初雖微有加。法行即當就實。比舊給用。固利而不害。仍作條件。處置編入。旨符。其鹽利酒利。本以權率計錢。有殊兩稅之名。不可除去。錢額。中有令納見錢者。亦請令折納。時估匹段上。既不專以錢為稅。人得以所產輸官。錢貨必均。其重輕。隨畝自廣。於蠶織。便時惠下。庶得其宜。其土之絲麻。或地連邊塞。風俗更異。賦入不同。亦請商量。委所司裁酌。隨便宜處置。詔從之。太和四年五月。劍南西川宣撫使諫議大夫。崔戎奏。準詔旨。制置西川事條。今與郭劍商。量兩稅錢數。內三分二分。納見錢。一分折納匹段。每二百加餽百姓五百文。計一十三萬四千二百四十三貫文。依此曉諭百姓。訖經賊州縣。準詔三分。減放一分。計減錢六萬七千六百二十貫文。不經賊處。先徵見錢。今三分一分。折納雜物。計優餽百姓一十三萬貫。舊有稅蓋芋之類。每畝至七八百。徵斂不時。今併省稅名。盡依諸處。為四限等第。先給戶帖。餘一切名目。勸停。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銖錢。武德四年七月。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釐。積十文。重一兩。一千文。重六斤四兩。仍置錢監於洛并幽益等州。秦王齊王各賜三銖錢。右僕射裴寂賜一鎰。敢有盜鑄者。身死。家口配沒。五年五月。又於桂州置監。議者以新錢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甚便。之後。盜鑄漸起。而所在用錢。溢惡。期慶五年九月。勅以惡錢轉多。令所在官私。為市取。以五惡錢。酬一好錢。百姓以惡錢。償賤。私自藏之。以候官禁之。弛高宗又令以好錢一文。買惡錢兩文。弊仍不息。至乾封元年。封嶽之後。又改造新錢。文曰。乾封泉寶。徑一寸。重二銖六分。仍與舊錢並行。新錢一文。當舊錢之十。周年之後。舊錢並廢。初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功。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元寶錢。及鑄新錢。乃同流俗。乾字直上。封字在左。尋寤錢文之誤。又緣改鑄。商賈不通。米帛增價。乃議却用舊錢。二年正月。下詔曰。泉布之興。其來自久。實古今之要重。為公私之寶用。年月既深。僞盜所起。所以採乾封之號。改鑄新錢。靜而思之。將為未可。高祖撥亂反正。爰創軌模。太宗立極

承天無所改作。今廢舊造新。恐乖先旨。其開元通寶。宜依舊施行。為萬代之法。乾封新鑄之錢。令所司貯納。更不須鑄。仍令天下置鑄之處。並鑄開元通寶錢。既而私鑄更多。錢復濫惡。高宗嘗臨軒謂侍臣曰。錢之為用。行之已久。公私要便。莫甚於斯。比為州縣。不存檢校。私鑄過多。如聞荆潭宣衡犯法尤甚。遂有將船棧宿於江中。所部官人不能覺察。自今嚴加禁斷。所在追納惡錢。一二年間。使盡。當時雖有約勅。而盜鑄不息。儀鳳四年四月。令東都出遠年舊米及粟。就市給糶斗。別納惡錢百文。其惡錢令少府司農相知。即令鑄起。其厚重徑合斤兩者。任將行用。時米粟漸貴。議者以為鑄錢漸多。所以錢賤而物貴。於是權停少府監鑄錢。尋而復舊。則天長安中。又令懸樣於市。令百姓依樣用錢。俄又簡擇艱難。交易留滯。又降勅。非鐵錫銅薄穿穴者。並許行用。其有熟銅排斗沙澁厚大者。皆不許簡。自是盜鑄蜂起。濫惡益衆。江淮之南。盜鑄者或就波湖巨海深山中。波濤險峻。人跡罕到。州縣莫能禁約。以至神龍先天之際。兩京用錢尤濫。其梯衡私鑄小錢。纔有輪郭。及鐵錫五銖之屬。亦堪行用。乃有買錫鎔銷。以錢模夾之。斯須則盈千百便。實用之。開元五年。車駕往東都。宋璟知政事。奏請一切禁斷惡錢。六年正月。又切斷天下惡錢。行三銖四銖錢。不堪行用者。並銷破覆鑄。至二月。又勅曰。古者聚萬方之貨。設九府之法。以通天下。以便生人。若輕重得中。則利可知矣。若真偽相雜。則官失其守。頃者。用錢不論其道。深恐貧窶日困。姦豪滋。所以申明舊章。懸設諸樣。欲其人安俗阜。禁止令行。時江淮准允濫惡。有官鑄偏錯錢。時錢等數色。環乃遣監察御史蕭隱之。充江淮使。隱之乃令率戶出錢。務加督責。百姓乃以上書錢充惡錢納之。其小惡者。或沉之於江湖。以罪罪。於是市井不通。貨價騰起。流聞京師。隱之貶官。環因之罷相。乃以張嘉貞知政事。嘉貞乃弛其禁。人乃安之。開元二十二年。中書侍郎張九齡。初知政事。奏請不禁鑄錢。玄宗令百官詳議。黃門侍郎裴耀卿。李林甫。南少尹蕭奩等。皆曰。錢者。通貨有國之權。是以歷代禁之。以絕姦濫。今若一啓此門。但恐小人乘機逐利。而濫惡更甚。於事不便。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上議曰。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令百寮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即改作。詢之芻蕘。臣雖蠢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管仲曰。夫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舍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前人。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為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不重禁之。不足以微息。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罪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

利則人去。南畝者。去南畝者。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隣於寒餓。其不可四也。夫人富。則利則人去。南畝者。去南畝者。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隣於寒餓。其不可四也。夫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裕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於前。而鑄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爲輕錢。輕錢禁。寬則行。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賤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採用者衆。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益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刑。錢又日增。未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時公卿羣官。皆建議。以爲不便。事既不。但勅郡縣嚴斷惡錢而已。至天寶之初。兩京用錢稍好。米價豐賤。數載之後。漸又濫惡。府縣不許好者。加假。博好惡通用。富商姦人。漸收好錢。潛將往江淮之南。每錢貨得私鑄惡者五文。假託官錢。將入京私用。京城錢日加碎惡。鵝眼鐵錫古文。糲瓊之類。每百重不過三四斤。十一載二月。勅曰。錢貨之用。所以通有無。輕重之權。所以禁踰越。故周立九府之法。漢備三官之制。永言適便。必在從宜。如聞京師行用之錢。頗多濫惡。所資懲革。絕其詭譎。然安人在於存養。化俗期於變通。法若從寬。事堪持久。宜令所司。即出錢三數十萬貫。分於兩市。百姓間應交易。所用錢不堪久行用者。官爲換取。仍限一月內。使盡。庶單貧無患。商旅必通。其過限輒違死者。一事已上。並作條件處分。是時。京城百姓。久用惡錢。制下之後。頗相驚擾。時又令於龍興觀南街。開場出左藏庫內。排斗錢。許市人博換。貧弱者。又爭次不得。俄又宣勅。除鐵錫銅沙穿穴古文。餘並許依舊行用。久之。乃定乾元元年七月。詔曰。錢貨之興。其來久矣。代有公革。時爲重輕。周興九府。實啓流泉之利。漢造五銖。亦弘改鑄之法。必令小大兼適。母子相權。事有益於公私。理宜循於通變。但以干戈未息。帑藏猶虛。卜式獻助軍之誠。弘羊與富國之算。靜言立法。諒在使人。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請改錢。以一當十。別爲新鑄。不廢舊錢。實三官之資。用收十倍之利。所謂於人不擾。從古有經。宜聽於諸監別鑄。一當十錢。又曰。乾元重寶。其開元通寶者。依舊行用。所請探鑄。捉搦處。置印條件。開奏。二年三月。琦入爲相。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二斤。成首詔可之。於是新錢與乾元開元通寶錢。三品並行。尋而殺價賤貴。米斗至七千。餓死者。相枕於道。乃擢舊開元錢。以一當十。減乾元錢。以一當三十。緣人厭錢價不定。人聞擢加價錢。爲虛錢。長安城中。錢爲盜鑄。寺觀鐘及銅象多項爲錢。姦人豪族。犯禁者。不絕。京兆尹鄭叔清。擒捕之。少不容縱。數月間。撈死者八百餘人。人益無聊矣。上元元年六月。詔曰。因時立制。頃議新錢。且是從權。知非經久。如聞官鑄之外。私鑄頗多。吞併小錢。踰濫成弊。抵罪雖衆。禁葑未絕。況物價益起。人心不安。事藉變通。期於折衷。其重錢五十。價錢宜減作三十文行用。其開元舊時錢。宜一當十文行用。其乾元十當錢。宜依前行用。仍令中京及畿縣內。依此處分。諸州待進。止七月。勅重錢五十價

錢。先令畿內減至三十。價行。其天下諸州並宜準此。寶應元年四月。改行乾元錢。以一當三。乾元重錢小錢亦以一當二。重錢大錢一以當三。尋又改行。乾元大小錢並以一當一。其私鑄重錢大錢。不在行用之限。大曆四年正月。開內道鑄錢等使。戶部侍郎第五琦上言。請於絳州汾陽銅原兩監。增置五鑄錢。許之。建中元年九月。戶部侍郎韓洵上言。江淮錢監歲共鑄錢四萬五千貫。輸于京師度工用。轉送之費。每貫計錢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紅崖冶。出銅益多。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增工鑿山以取銅。與洛源錢監置十鑄錢。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度工用轉送之費。計錢九百則利浮本也。其江淮七監。請皆停罷。從之。貞元九年正月。張滂奏。諸州公私諸色鑄造銅器雜物等。伏以國家錢少。損失多門。與販之徒。潛將銷鑄錢。一千為銅六斤。造寫器物。則斤直六百餘。有利既厚。銷鑄遂多。江淮之間。錢實減耗。伏請準從前勅。除鑄錢外。一切禁斷。元和三年五月。鹽鐵使李巽上言。得湖南院中郴州平陽高亭兩縣界有平陽冶及馬跡曲木等古銅坑。約二百八十餘井。差官檢覆。實有銅銀。今請於郴州舊桂陽監置鑄兩所。採銅鑄錢。每日約二十貫。計一年鑄成七千貫。有益於人。從之。其年六月。詔曰。泉貨之法。義在流通。若錢有所壅。貨當益賤。故藏錢者。得乘人之急。居貨者。必損己之資。今欲著錢令以出。滯藏。加鼓鑄以資流布。使商旅知禁。農桑獲安。義切救時。情非欲利。若革之無漸。恐人或相驚。天下商賈。先著見錢者。委所在長吏。令收市貨物。官中不得輒有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貨易。以求便利。計周歲之後。此法遍行。朕當別立新規。設蓄錢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許有方圓。恣在他時。行法不貸。又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鑄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權其重輕。使務專一。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探銀坑。並宜禁斷。恐所在坑戶。不免失業。各委本州府長吏。勸課令其採銅。助官中鑄作。仍委鹽鐵使條疏開奏。四年閏三月。京城時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陌內欠錢。及有鉛錫錢等。貞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勅陌內欠錢。法當禁斷。慮因捉搦。或生姦。使人易從。切於不擾。自今已後。有因交關用欠陌錢者。宜但令本行頭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檢察送官。如有容隱。兼許賣物。領錢人糾告。其行頭主人。牙人重加科罪。府縣所由祇承人等。並不須干擾。若非因買賣。自將錢於街衢行者。一切勿問。其年六月。勅五嶺以北。所有銀坑。依前任百姓開採。禁見錢出嶺。六年二月。制公私交易。十貫錢已上。即須兼用四段。委度支鹽鐵使及京兆尹。即具作分數條疏開奏。茶商等公私便換見錢。並須禁斷。其年三月。河東節度使王鐸奏。請於常管蔚州界加置鑄錢。鑄錢管內錫錢。許之。仍令加至五鑄。七年五月。戶部王紹度支盧坦。鹽鐵王播等奏。伏以京都時用。多重見錢。官中文計。近日殊少。蓋緣比來。不許商人便換。因茲家有滯藏。所以物價轉高。錢多不出。臣等今商量。伏請許商人於三司任便換見錢。一切依舊禁約。伏以此來。諸司諸使等。或有便商人錢多留城中。逐時收貯。積藏私室。無復流通。伏請自今已後。嚴加禁約。從之。八年四月。勅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市布帛。每端匹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勅泉貨之設。故有常規。將使重輕得宜。是資款散。有節。必通其變。以利於人。今精帛轉賤。公私俱弊。宜出見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

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選清強官吏。切加勾當。仍各委本司。先作處置條件。開奏必使。事堪經久。法可通行。又勅。近日布帛輕賤。見錢漸少。皆緣所在壅塞。不得流通。宜令京城內。自文武過僚。不問品秩高下。并公郡縣主中使等。下至士庶商旅。寺觀坊市。所有私貯見錢。並不得過五千貫。如有過此。許從敕出後。限一月內。任將市別物收貯。如錢數較多。處置未了。在於限內。於地界州縣陳狀。更請限。縱有此色。亦不得過兩箇月。若一家內。別有宅舍店舖等。所貯錢並須計用。在此數。其兄弟本來異居。曾經分析者。不在此限。如限滿後。有違犯者。白身人等。宜付所司。決痛杖。一頓處死。其文武官及公主等。並委有司。開奏。當重科貶。咸屬中外。察獲及有人論告。亦重科處分。并量給告者。時京師里閭。肆積多方。鑄錢。王鐸韓弘。李惟簡。少者。不下五十萬貫。於是競買第屋。以變其錢。多者。竟里巷。儲以歸其直。而高貨大賈者。多依倚左右。軍官錢為名。府縣不得窮驗。法竟不行。十四年六月。勅。應屬諸軍。諸使。更有犯時。用錢每貫。除二十文足。陌內欠錢。及其鉛錫錢者。宜令京兆府。柳項收。禁報本軍。本使府司。差人。就軍及看決。二十如情狀難容。復有違拒者。及令府司。開奏。十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伏準。禁官所議。鑄錢。或請收市人。開銅物。令州郡。鑄錢。當開元以前。未置鹽鐵使。亦令州郡。官當鑄造。令若兩稅。納匹段。或慮兼要。通用見錢。欲令諸道。公私。鑄器各納。所在節度。團練。防禦。經畧。使。便據元勅。勸與價直。并折兩稅。仍令本處。軍人。鑄錢。其鑄本。請以留州。留使。年支。未用物。充所鑄錢。便充軍。府州。縣。公用。當處。軍人。自有糧賜。亦核省本。所資衆力。并收。銅。天下。併功。速濟。時用。待一年後。鑄器物。盡則。停。其州府。有出。銅。鉛。可以。開鑄。處。具。申。有。司。便。令。同。諸。監。治。例。每。年。與。本。充。鑄。其。收。市。銅。器。期限。并。禁。鑄。造。買。賣。銅。物。等。待。議。定。便。令。有。司。條。疏。開。奏。其。上。都。鑄。錢。及。收。銅。器。續。處。分。將。欲。頒。行。尚。資。周。慮。請。令。中。書。門。下。兩。省。御。史。臺。并。諸。司。長。官。商。量。重。議。開。奏。從。之。長。慶。元。年。九。月。勅。泉。貨。之。設。所。資。通。流。如。聞。比。來。用。錢。所。在。除。陌。不。一。與。其。禁。人。之。必。犯。未。若。從。俗。之。所。宜。交。易。往。來。務。令。可。守。其。內。外。公。私。給。用。錢。從。今。以。後。宜。每。貫。一。例。除。墊。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貫。不。得。更。有。加。除。及。陌。內。欠。少。太。和。三。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準。元。和。四。年。閏。三。月。勅。應。有。鉛。錫。錢。並。合。納。官。如。有。人。糾。得。一。錢。百。錢。者。當。時。勸。條。貴。在。峻。切。今。詳。事。實。必。不。可。行。只。如。告。一。錢。百。錢。則。有。人。告。一。百。貫。錢。須。賞。一。萬。貫。銅。錢。載。此。而。行。事。無。咎。際。今。請。以。訟。錫。錢。交。易。者。一。貫。已。下。以。州。府。常。行。決。春。杖。二。十。十。貫。已。下。決。六。十。徒。三。年。過。十。貫。已。上。所。在。集。案。決。殺。其。受。鉛。錫。錢。交。易。者。亦。準。此。處。分。其。用。鉛。錫。錢。仍。納。官。其。能。糾。告。者。每。一。百。貫。五。千。文。不。滿。貫。者。準。此。計。賞。累。至。三。百。千。仍。且。取。當。處。官。錢。給。付。其。所。犯。人。罪。不。死。者。徵。納。家。資。充。贖。賞。錢。可。之。四。年。十。一。月。勅。應。私。貯。見。錢。家。除。合。貯。數。外。一。萬。貫。至。十。萬。貫。限。一。周。年。內。處。置。畢。十。萬。貫。至。二。十。萬。貫。以。下。者。限。二。周。年。處。置。畢。如。有。不。守。期。限。安。然。蓄。積。過。本。限。即。任。人。糾。告。及。所。由。覺。察。其。所。犯。家。錢。並。準。元。和。十。二。年。勅。納。官。據。數。五。分。取。一。分。充。賞。糾。告。人。賞。錢。數。止。於。五。千。貫。應。犯。錢。法。人。色。目。決。斷。科。貶。並。準。元。和。十。二。年。勅。處。分。其。所。由。覺。察。亦。量。賞。一。半。事。竟。不

行。五年二月。鹽鐵使奏。湖南管内諸州百姓私鑄造錢。伏緣衡道數州連接。嶺南山洞深遠。百姓依樣監司錢樣。競鑄造到。脫惡。錢轉賤。價博易。與好錢相和行用。其江西鄂岳桂管。鑄錢。並請委本道觀察使。使統禁絕。勅旨依會。昌六年二月。勅緣諸道鼓鑄佛像。鑄等。新錢已有次第。須令舊錢流布。稍償稍增。文武百寮。俸料宜起。三月一日。並給見錢。其一半先給。虛估四段。對估。假支給。勅比緣錢重幣。輕生人坐困。今加鼓鑄。必在流行。通變救事。莫切於此。宜申先甲之令。以誠居貨之徒。京城及諸道起。今年十月以後。公私行用。並取新錢。其舊錢權停三數年。如有違犯。同用鈔。錫。鐵。銅。例。斷其舊錢。並納官。事竟不行。開元元年十一月。河中尹姜師度。以安邑鹽池。漸湖。師度開拓。疏決水道。置為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其年十一月五日。左拾遺劉彤。上表曰。臣聞漢孝武為政。廐馬三十萬。後宮數萬人。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實百當今。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民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濟人盛事也。臣實為今疑之。夫煮海為鹽。採山鑛錢。伐木為室。農餘之輩。寒而無衣。飢而無食。備貧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以山海厚利。資農之餘。人厚歛重。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乎。臣願陛下詔鹽鐵本等官。收與利。留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備矣。然後下寬貸之令。蠲獨之徭。可以惠羣生。可以毛荒服。雖我狄獫狁。堯湯水旱。無足虞也。奉天適變。惟在陛下行之。上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之課。比令使人。勾當。除此外。更無別求。在外不細。委知。如聞稱有侵刻。宜令本州刺史。上佐一人。檢校。依令式收稅。如有落帳。欺沒。仍委按察使。糾察奏聞。其姜師度。除蒲州鹽池以外。州自餘處。更不須巡檢。貞元十六年十二月。史牟奏。澤潞鄭等州。多是末鹽。請禁斷。從之。元和五年正月。度支奏。鄭州。鄆州。涇原。諸將士。請同當處。百姓例食。烏白兩池鹽。六年閏十二月。度支盧坦奏。河中兩池。鹽。勅文。只許於京畿。鳳翔。陝。河中。澤潞。河南。許汝。等十五州界內。糴貨。比來。因循。兼。越。與。鳳。文。成。等。六。州。臣。移。糧。勸。資。得。山。南。西。道。觀。察。使。報。其。果。閩。兩。州。鹽。本。土。戶。人。及。巴。南。諸。郡。市。糴。又。供。當。軍。士。馬。尚。有。懸。欠。若。兼。收。州。自然。困。絕。又。得。興。元。府。詔。嘗。老。狀。申。訴。臣。今。商。量。河。中。鹽。請。放。入。六。州。界。糴。貨。從。之。十年七月。度支使皇甫鎛奏。加。陝。內。四。鹽。鐵。兩。東。西。川。山。南。西。道。鹽。侶。以。利。供。軍。從。之。十二年。鹽。鐵。使。程。異。奏。應。諸。州。府。先。請。置。茶。鹽。店。收。稅。伏。準。今。年。正。月。一。日。放。文。其。諸。州。府。因。用。兵。已。來。或。慮。有。權。置。職。名。及。擅。加。科。配。事。非。常。制。一。切。禁。斷。者。伏。以。權。稅。茶。鹽。本。資。財。賦。贖。濟。軍。餉。蓋。是。從。權。昨。兵。罷。自。合。便。停。事。久。實。為。重。歛。其。諸。道。先。所。置。店。及。收。諸。色。錢。物。等。雖。非。擅。加。且。異。常。制。伏。請。準。放。文。勅。停。從。之。十四年三月。鄆。青。兗。三。州。各。置。權。鹽。院。長。慶。元。年。三。月。勅。河。朔。初。平。人。希。德。澤。且。務。寬。奏。使。之。獲。安。其。河。北。權。鹽。法。且。權。停。仍。令。度。支。與。鎮。魏。魏。博。等。道。節。度。審。察。商。量。如。能。約。計。課。利。錢。數。分。付。權。鹽。院。亦。任。穩。便。自。天。寶。末。兵。興。以。來。河。北。鹽。法。權。廢。而。已。賢。元。和。中。皇。甫。鎛。奏。置。稅。鹽。

院局江淮兩池權利。人苦犯禁。戎鎮亦頻上訴。故有是命。其月。鹽鐵使王播奏揚州白沙兩處納稅場。請依舊為院。又奏。諸道鹽院。糴鹽。付商人。請每斗加五十。通舊二百文價。諸處煎鹽。停場。置小鋪糴鹽。每斗加二十文。通舊一百九十文價。又奏。應管煎鹽戶。及鹽商。并諸鹽院。停場。官吏。所由。等。前後。制。勅。除。兩。稅。外。不。許。差。役。追。擾。今。謂。更。有。違。越。者。縣。令。刺。史。貶。罷。罰。俸。從。之。二年五月。詔曰。兵革初寧。亦資權稅。閩。閩。重。困。則。可。錫。除。如。周。潘。青。鄆。三。道。往。來。糴。鹽。價。錢。近。取。七。十。萬。貫。軍。資。給。費。優。賚。有。餘。自。鹽。鐵。使。收。管。已。來。軍。府。頓。絕。其。利。遂。使。經。行。陣。者。有。停。糧。之。怨。服。闕。賦。者。有。加。稅。之。嗟。犯。鹽。禁。者。困。鞭。撻。之。刑。理。生。業。者。乏。糶。糶。之。具。雖。縣。官。受。利。而。郡。府。益。空。俾。人。獲。安。寧。我。因。節。用。其。鹽。鐵。先。於。潘。青。兗。鄆。等。道。管。內。置。小。鋪。糴。鹽。巡。院。納。稅。起。今。年。五。月。一。日。已。後。一。切。並。停。仍。各。委。本。道。約。校。比。來。節。度。使。自。收。管。充。軍。府。逐。急。用。度。及。均。減。管。內。貧。下。百。姓。兩。稅。錢。數。至。年。終。各。具。糶。鹽。所。得。錢。并。均。減。兩。稅。奏。聞。安。邑。解。縣。兩。池。舊。置。權。鹽。使。仍。各。別。置。院。官。元。和。三。年。七。月。復。以。安。邑。解。縣。兩。池。留。後。為。權。鹽。使。先。是。兩。池。鹽。務。隸。度。支。其。職。視。諸。道。巡。院。貞。元。十。六。年。史。牟。以。金。部。郎。中。主。池。務。同。諸。院。遂。奏。置。使。額。二十一年。鹽鐵度支。合為一使。以杜估兼。估以度支既稱使。其所管不宜更有使名。遂與東渭橋使同奏。罷之。至是。裴。均。主。池。務。職。繁。劇。復。有。是。謂。太。和。三。年。四。月。勅。安。邑。解。縣。兩。池。權。鹽。以。實。錢。一。百。萬。貫。為。定。額。至。大。中。二。年。正。月。勅。但。取。西。段。精。好。不。必。計。舊。額。錢。數。及。大。中。年。度。支。奏。納。權。利。一。百。二。十。一。萬。五。千。餘。貫。女。鹽。池。在。解。縣。朝。邑。小。池。在。同。州。兩。池。在。京。兆。府。奉。先。縣。並。禁。斷。不。輸。烏。池。在。鹽。州。舊。置。權。稅。使。長。慶。元。年。三。年。勅。烏。池。每。年。糶。鹽。收。俸。權。米。以。一。十。五。萬。石。為。定。額。溫。池。大。中。四。年。三。月。因。收。復。河。隴。勅。令。度。支。收。管。溫。池。仍。差。鹽。州。分。巡。院。官。勾。當。至。六。年。三。月。勅。令。割。屬。威。州。置。權。稅。使。緣。新。割。置。未。立。權。課。定。額。胡。洛。池。在。豐。州。界。河。東。供。軍。使。收。管。每。年。採。鹽。約。一。萬。四。千。餘。石。供。振。武。天。德。兩。軍。及。營。田。水。運。官。健。自。大。中。四。年。黨。項。叛。擾。饋。運。不。通。供。軍。使。請。權。市。河。東。白。池。鹽。供。食。其。白。池。屬。河。東。節。度。使。不。係。度。支。初。玄。宗。已。前。亦。有。鹽。池。使。景。雲。四。年。三。月。蒲。州。刺。史。充。關。內。鹽。池。使。先。天。二。年。九。月。張。循。除。幽。州。刺。史。充。鹽。池。使。此。即。鹽。州。池。也。開。元。十。五。年。五。月。兵。部。尚。書。蕭。嵩。請。除。關。內。鹽。池。使。此。是。朔。方。節。度。常。帶。鹽。池。使。也。

考證

食貨志上調則隨鄉土所產。續各二丈。○新書。絹二匹。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新書。二十五日。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二。十。斤。成。貫。○新。書。十。二。斤。成。貫。四。年。閏。三。月。京。城。時。用。錢。每。百。頭。除。二。十。文。陌。內。欠。錢。及。有。銔。錫。錢。等。○沈。炳。震。曰。按。上。文。義。未。完。下。又。接。貞。元。九。年。勅。應。屬。關。文。京。城。及。諸。道。起。今。年。十。月。以。後。公。私。行。用。並。取。新。錢。○武。帝。本。紀。作。來。年。正。月。

舊唐書食貨志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下

武德八年十二月。水部郎中姜行本請於隴州開五節堰引水通運。許之。永徽元年。薛大鼎為滄州刺史。界內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騎驛。美哉薛公德。被咸亨三年。關中飢。監察御史王師頌奏。請運管絳州倉粟以贖之。上委以運職。河渭之間。舟楫相繼。會于渭南。自師頌始之也。大足元年六月。於東都立德坊。南穿新潭。安置諸州租船神龍三年。滄州刺史姜師度於滄州之北。漲水為溝。以備突契丹之寇。又約舊渠。傍海穿漕。號為平虜渠。以避海難。運糧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奏。汴州東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發汴鄭丁夫以濬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為利。十五年正月。令將作大匠范安及檢行鄭州河口斗門。先是洛陽人劉宗器上言。請塞汜水舊汴河口。於下流發澤界開梁公堰置斗門。以通淮汴。擢拜左衛率府曹曹。至是新漕塞。行舟不通。貶宗器焉。安及遂發河南府懷鄭汴滑三萬人疏決兼舊河口。旬日而畢。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條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惟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留一月。已上至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及般運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船乾淺。船艘險阻。般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顧河師水手。更為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於倉內便貯。鞏縣置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漕洛。即於倉內安置。委及河陽倉。相崖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即且納在倉。不滯運船。不憂久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却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脚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望數年之外。倉庫轉加。其江淮義倉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船可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貨費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害稼。穀價踊貴。玄宗以問耀卿。奏稱。昔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未廣。每歲轉運不過二十萬石。便足今國用。漸廣。漕運數倍。猶不能支。從都至陝河。路艱險。既用陸運。無由廣致。若能發河海變陸為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候水始進。吳人不便漕轉。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竊盜。臣望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便放船歸。從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載運三門之東。置一倉。三門既水險。即於河岸開山。車運十數里。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至倉。即般下貯。納水通即運。水細便止。自太原倉汴河更無停留。所省鉅萬。前漢都關中。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贖。上深然其言。至二十二年八月。虜陰縣及河陰倉。河西栢崖倉。三門東集

津倉。三門西鹽倉。開三門山十八里。以避滄險。自江淮而汴。泗。悉納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又送納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于渭。以實關中。上大役。華以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江淮河南轉運都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翼為副。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省漕運之儲四十萬貫。舊制東都含嘉倉積江淮之米。載以大輿。而西至于陝三百里。率兩斛計儲錢十此。耀卿所省之數也。明年。耀卿拜侍中。而蕭翼代焉。二十五年。運米一百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三門山。以通運。開三門嶺。輪巖險之地。俾資索引。昇于安流。自齊物始也。天寶三載。韋堅代蕭翼以漕水作廣運潭於望春之東。而歲舟焉。是年。楊釗以殿中侍御史為水陸運使。以代韋堅。先是。米至京師。或砂礫雜糶。糶乎其間。開元初。詔使揚擲而較其虛實。揚擲之名。自此始也。十四載八月。詔水陸運宜停一半。天寶以來。楊國忠王鉉皆兼重使。以權天下。肅宗初。第五琦始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分置和庸使。市糶貨以救軍食。遂拜監察御史為之使。乾元元年。加度支郎中。尋兼中丞。為鹽鐵使。於是。大變鹽法。就山海井竈收權。其鹽。立監院官吏。其舊業戶。泊浮人。欲以鹽為業者。免其雜役。隸鹽鐵使常戶。自和庸外。無橫賦。人不益稅。而國用以饒。明年。琦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詔兵部侍郎呂諲代之。寶應元年五月。元載以中書侍郎代呂諲。是時。淮河阻。戶部員外。遷鄂州刺史。以總東南貢賦。是時。朝議以寇盜未戢。關東漕運。宜有倚辦。遂以通州刺史劉晏為戶部侍郎。京兆尹度支鹽鐵轉運使。鹽鐵兼漕運。自晏始也。二年。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依前充使。晏始以鹽利為漕備。自江淮至渭。橋率十萬斛。備七千緡。補州吏督之。不發丁男。不勞郡縣。蓋自古未之有也。自此歲運米數千萬石。自淮北列置巡院。搜擇能吏。以主之。廣牢益。以商賈。凡所制置。皆自晏始。廣德二年正月。復以第五琦專判度支。錢穀鹽鐵事。而晏以檢校戶部尚書。為河南及江淮已來轉運使。及與河南副元帥計會。開決汴河。永泰二年。晏為東道轉運常平錢鹽鐵使。琦為關內河東劍南三川轉運常平錢鹽鐵使。大曆五年。詔停關內河東三川轉運常平鹽鐵使。自此晏與戶部侍郎韓滉分領關內河東山劍南。租庸青苗使。至十四年。天下財賦。皆以晏掌之。建中初。宰相楊炎用事。尤惡劉晏。乃奪其權。詔曰。朕以征稅多門。郡邑凋耗。聽于羣議。思有變更。將致時雍。宜遵古制。其江淮米準。旨轉運入京者。及諸軍糧儲。宜令庫部郎中崔元圖權領之。今年夏稅。以前諸道財賦。多輸京者。及鹽鐵財貨。委江州刺史包信權領之。天下錢穀。皆歸金部。金部。委中書門下兩司郎官。準格式條理。尋。晏為忠州刺史。晏既罷。天下錢穀。歸尚書省。既而出。納無所統。乃復置使領之。其年三月。以韓洵為戶部侍郎。度支金部。郎中杜佑。權勾當江淮水陸運使。炎尋殺晏于忠州。自兵興已來。凶荒相屬。京師米斛萬錢。官廚無餘。時之食。百姓在畿甸者。拔粟接穗。以供禁軍。泊晏掌國計。復江淮轉運之制。歲入米數十萬斛。以濟關中。代第五琦領鹽務。其法益密。初年入錢六十萬。季年則十倍其初。大曆末。通天下之財。而計其所入。總一千二百萬貫。而鹽利過半。李鑿耀之亂。河南皆為盜據。不奉法制。賦稅不上。供州縣益減。晏

以羨餘相補。人不知賦。所入仍舊。詭者稱之。其相與商榷財用之術者。必一時之選。故安沒後二十年。韓河元瑒裴旗包信盧貞李衡相繼分掌財賦。出安門下屬吏在千里外奉教。如目前四方水旱及軍府糶芥。莫不先知焉。其年詔曰。天下山澤之利。富歸王者。宜極權鹽鐵。使三年以包信爲左庶子。汴水陸運鹽鐵和府使。崔縱爲右庶子。汴水陸運鹽鐵和府使。四年度支侍郎趙贊讀常平事。付木茶漆蠶稅之。茶之有稅。肇於此矣。貞元元年。元瑒以御史大夫爲鹽鐵水陸運使。其年七月。以尚書左僕射韓滉統之。滉。宰相寶參代之。五年十二月。度支轉運鹽鐵使。比年自糶子運米。皆分配絲路。觀察使差長繼發遣。運路既遠。實謂勞人。今請當使諸院自差綱等。級股。以救邊食。從之。八年。詔東南兩稅財賦。自河南江淮嶺南東道至于涇橋。以戶部侍郎張旉主之。河東嶺南山南西道。以戶部尚書度支使班宏主之。今戶部所領三川鹽鐵轉運。自此始也。其後宏滂互有短長。宰相趙憬陸贄以其事上聞。由是遷大曆故事。如劉晏韓滉所分焉。九年。張滂奏立稅茶法。自後裴延齡專判度支。與鹽鐵益殊塗。而理矣。十年。潤州刺史王緯代之。理于朱方數年。而李錡代之。鹽鐵。津堰改張。使制不知紀極。私路小堰。厚款行人。多自錡始。時鹽鐵轉運。有上都留後。以副使潘孟陽主之。王叔文權傾朝野。亦以鹽鐵副使兼學士爲留後。順宗即位。有司重奏鹽法。以杜估判鹽鐵轉運。使理於揚州。元和二年三月。以李錡代之。先是李錡判使天下榷酒。運由其採割。事亦獻。其龍濕中朝柄事者。悉以利積於私室。而國用日耗。異既爲鹽鐵使。大正其事。其堰。先隸浙西觀察使。者悉歸之。因循權置者。盡罷之。增置河陰陸倉。置桂陽監。歸平陽銅山爲錢。又奏江淮河南峽內。充郭嶺南鹽法監院。去年收鹽價。緡錢七百二十七萬。比舊法。張其估一千七百八十餘萬。非實數也。今請以其數。除煮之外。付度支收其數。鹽鐵使煮鹽。利繫度支。自此始也。又以程異爲揚子留後。四月五日。異卒。自推築之。與。推劉晏得其術。而異次之。然初年之利。類晏之。季年之利。則三倍於晏矣。舊制。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至河陰。留十萬。四十萬送漕倉。晏。久不登其數。惟異乘使三載。無升斗之闕焉。六月。以河東節度使李廌代之。五年。李廌爲淮南節度使。以宣州觀察使盧坦代之。六年。坦奏。每年江淮運米四十萬石。到涇橋。近日欠闕太半。請旋收糶。遞年貯備。從之。坦改戶部侍郎。以京兆尹王播代之。播。遂奏。元和五年。江淮河南嶺南峽中。充郭等鹽利錢六百九十八萬。實比景。改法已前。折鹽利時。價四倍虛估。即此錢。爲一千七百四十餘萬。實矣。請付度支收管。從之。其年。詔曰。兩稅之法。悉委郡國。初極便人。但緣約法之時。不定物估。今度支鹽鐵泉貨。是司各有分。置於都會。安命帖職。周視四方。簡而易從。庶叶權便。政有所弊。事有所宜。皆得舉聞。副我憂寄。以楊子鹽鐵。留後爲江淮已南兩稅使。江陵留後爲荆衡漢沔東界彭蠡已南兩稅使。度支山南西道分巡院官。充三川兩稅使。峽內煎鹽。五監。先屬鹽鐵。使今宜割屬度支。使委山南西道兩稅使。兼知鹽鐵。峽內煎鹽。度支自此始也。七年。王播奏。去年鹽利除割峽內。鹽收錢六百八十五萬。從實估也。又奏。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請之。便換。八年。以崔樞爲揚子留後。崔樞。後爲江淮留後。爲荆南已東兩稅使。十三

年正月。播又奏。以軍興之時。財用是切。頃者劉晏。使皆自按置租庸。至於州縣。不賦錢穀。利病之物。虛實皆得而知。今臣守務在城。不得自往。請令臣副使。程異。出巡江淮。具州府上供錢穀。一切勘問。從之。閏五月。昇至江淮。得錢一百八十五萬。以進。其年。以播守禮部尚書。以衛尉卿程異代之。十四年。昇卒。以刑部侍郎柳公綽代之。長慶初。王播復代公綽。四年。王涯以戶部侍郎代播。敬宗初。播復以鹽鐵使爲揚州節度使。文宗即位。入覲。以宰相判使。其後。王涯復判二使。表請使茶山之人。移植根本。舊有貯積。皆使焚棄。天下怨之。九年。涯以事。誅。而令狐楚以戶部尚書。右僕射。主之。以是年。茶法大壞。奏請。付州縣。而入其租于戶部。人人悅焉。開成元年。李石以中書侍郎。判收茶法。復貞元之制也。三年。以戶部尚書。同平章事。楊嗣復主之。多革前院院之陳事。開成三年。至大中。王中。凡一十五年。多任以元臣。以集其務。崔珙自刑部尚書。拜杜悛。以淮南節度使。領之。既而。皆踐公台。薛元賞。李執方。盧弘正。馬植。敬晦。五人。於九年之中。相踵理之。植。亦自是居相位。大中五年二月。以戶部侍郎裴休爲鹽鐵轉運使。明年八月。以本官。平章事。依前判使。始者。漕米。歲四十萬斛。其能至涇倉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敗兩百端。官舟之沉。多者。歲至七十餘隻。緣河。盜犯。大案。晏法。休。使。察。按之。委河次縣令。董之。自江津。運。漕。以四十萬斛之備。計。緡。二十八萬。悉使歸諸漕吏。巡院。胥吏。無得侵牟。舉之爲法。凡十事。奏之。六年五月。又立稅茶之法。凡十二條。陳奏。上大悅。詔曰。裴休。興利除害。深見奉公。盡可其奏。由是三歲。精米。至涇。積。一百二十萬斛。無升合。沉。棄。焉。武德元。九月四日。置社倉。其月二十二日。詔曰。特建。農。圃。本。督。耕。耘。思。俾。齊。民。既。康。且。富。鍾。慶。之。景。莫。同。水。火。宜。置。常。平。監。官。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騰。則。減。價。而。出。出。糶。豐。澆。則。增。糶。而。收。庶。使。公。私。俱。濟。家。給人。足。抑。止。兼。井。宣。通。擁。滯。至。五。年。十。二。月。廢。常。平。監。官。貞。觀。二。年。四。月。尚。書。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澆。滲。之。所。明。誠。今。喪。亂。之。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時。出。給。纒。供。常。年。若。有。凶。災。將。何。賑。卹。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多。爲。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並。貸。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請。自。王。公。已。下。爰。及。寒。賤。計。所。舉。田。稼。稻。頃。畝。至。秋。熟。準。其。見。在。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糶。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爲。立。義。倉。若。年。穀。不。登。百。姓。飢。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太。宗。曰。既。爲。百。姓。預。作。儲。貯。官。爲。舉。粟。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橫。生。賦。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所。司。議。立。條。制。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已。下。舉。田。畝。納。納。二。升。其。粟。麥。稷。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可。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賑。給。以。至。高。宗。則。天。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竊。迫。漸。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高。宗。永。徽。二。年。六。月。勅。義。倉。據。地。收。稅。實。是。勞。煩。宜。令。率。戶。出。粟。上。上。戶。五。石。餘。各。有。差。六。年。京。東。西。二。市。置。常。平。倉。明。慶。二。年。十。二。月。京。常。平。倉。置。常。平。署。官。員。開。元。二。年。九。月。勅。天。下。諸。州。今。年。稍。熟。穀。價。全。賤。或。慮。傷。農。常。平。之。法。行。之。自。古。宜。令。諸。州。加。時。價。三。兩。錢。糶。不。得。抑。斂。仍。交。相。付。領。勿。許。懸。欠。糶。麥。時。熟。穀。米。必。貴。即。令。減。價。出。糶。豆。穀。等。堪。貯。者。熟。亦。準。此。以。時。出。入。務。在。利。人。其。常。平。所。須。錢。物。

宣令所司支料奏開。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詔諸州縣義倉。本備饑年賑給。近年已來。每三年一度。以百姓發倉儲米。遠赴京納。仍勒百姓私出脚錢。自今已後。更不得發倉變造。七年六月。勅關內關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揚襄漢綿益彭蜀漢銀茂等州並置常平倉。其本上州三千石。中州二千石。下州一千石。十六年十月。勅自今歲普熟。穀價至賤。必恐傷農。加錢收糶。以實倉廩。縱逢水旱。不慮阻飢。公私之便。宜令所在。以常平本錢及當處物。各於時價上。量加三錢。百姓有難易者。為收糶事。須兩和。不得限數。配糶認具。所用錢物及所糶物數。中司仍令上佐一人。專勾當。天寶六載三月。太府少卿張瑄奏。準四載五月并五載三月。勅節文。至貴時賤價出糶。賤時加價收糶。若百姓未辦錢物者。任準開元二十年七月。勅量事除糶。至粟麥熟時。徵納。臣使司商量。且糶舊糶。不同別用。其餘糶者。至納錢日。若粟麥雜種等。時價甚賤。恐更難易。難辛。請加價。便與折納。廣德二年正月。第五琦奏。每州常平倉及庫使司。商置本錢。隨當處。米物時價。賤則加價收糶。貴則減價糶賣。建中元年七月。勅夫常平者。常使穀價如一。大豐不為之減。大儉不為之加。雖遇災荒。人無菜色。自今已後。忽米價貴時。宜量出官米十萬石。麥十萬石。每石量付兩市行人。下價糶貨。三年九月。戶部侍郎趙贊上言曰。伏以舊制。置倉儲粟。名曰常平。軍興已來。此事闕廢。或因凶荒。流散餓死。相食者不可勝紀。古者平準之法。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者以奉耕。夏以奉耘。雖有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者。蓋謂能行輕重之法也。自陛下登極以來。許京城兩市置常平。官糶鹽米。雖經頻年。少米價騰貴。此乃即日明驗。實要推而廣之。當與軍之時。與承平或異事。須兼備布帛。以備時須。臣今商量。請於兩都并江陵東都揚汴蘇洪等州府。各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貫。下至數十萬貫。隨其所宜。量定多少。唯置斛斗正段絲麻等。候物貴則下價出賣。物賤則加價收糶。權其輕重。以利疲人。從之。贊於是條奏。詣道要都會之所。皆置吏閱。商人財貨計錢。每貫稅二十。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稅之。以充常平。本時國用稍廣。常賦不足。所稅亦隨時而盡。終不能為常平。本貞元八年十月。勅諸軍鎮和糶貯備。共三十三萬石。價之外。更量與優。其粟及麻。據米數。準折虛價。直委度支。以停江淮運脚錢。充並支。接糶。勿令折估。所糶粟等。委本道節度使監重。同勾當。別貯。非承特勅。不得給用。十四年六月。詔以米價稍貴。令度支出官米十萬石。於兩街賤糶。其年九月。以歲飢。出太倉三十萬石。出糶。是歲冬。河南府穀費人。流令以含嘉倉粟七萬石。出糶。十五年二月。以久旱。歲飢。出太倉粟十八萬石。於諸縣賤糶。元和元年正月。制歲時有豐歉。穀價有重輕。將備水旱之虞。在權聚斂之術。應天下州府。每年所稅地子數。內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倉及義倉。仍各逐穩便收貯。以時出糶。務在救人。賑貸。所宜速奏。六年二月。制如明京畿之內。舊穀已盡。宿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百姓。諸道州府。有乏少糧種。亦委所在官長。用常平義倉米。借貸。准浙西宣歙等道。元和二年四月。賑貸。並且停徵。容至豐年。然後填納。九年四月。詔出太倉粟七十萬石。開六場糶之。并賑貸外縣百姓。至秋。熟徵納。便於外縣收貯。以防水旱。十二年四月。詔出粟二十五萬石。分

兩街降估出糶。其年九月。詔諸道應遭水州府河中潞洛河東幽州江陵府等管內。及鄆清滄景。易定陳許。晉隰。襄復。復台。越。唐。隨。鄆。等州人戶。宜令本州厚加。復。仍各以當處義倉斛斗。據所損多少。量事賑給。十三年正月。戶部侍郎孟簡奏。天下州府。常平義倉等斛斗。請準舊例。減估出糶。但以石數。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內州縣。得專達。利百姓。從之。長慶四年二月。勅出太倉陳粟三十萬石。於兩街出糶。其年三月。制曰。義倉之制。其來日久。近歲所在。盜用。沒入。致使小有水旱。生人坐委溝壑。永言其弊。職此之由。宜令諸州。錄事參軍。專主勾當。苟為長吏。迫制。即許。驛表。上聞。孝。肅之日。戶部。差官。交割。如無欠負。與減一選。如欠少者。量加一選。欠數過多。戶部。奏開。節級。科處。太和四年八月。勅今年秋。稼似熟。宜於關內七州府。及鳳翔府和。雜一百萬石。大中六年四月。戶部。奏。諸州府。常平。義倉。斛斗。本防。水旱。賑貸。百姓。其有。災。疹。州府。地。遠。申。奏。往。復。已。至。流。亡。自。今。已。後。諸。道。遭。災。旱。請。委。所在。長。吏。差。清。強。官。審。助。如。實。有。水。旱。處。便。任。先。從。貧。下。不。支。濟。戶。給。貸。從。之。建。中。四。年。六。月。戶。部。侍。郎。趙。贊。請。置。大。田。天。下。田。計。其。頃。畝。官。收。十。分。之。一。擇。其。上。腴。樹。桑。環。之。曰。公。菜。自。王。公。至。于。匹。庶。差。借。其。力。得。穀。絲。以。給。國。用。詔。從。其。說。贊。熱。計。之。自。以。為。非。便。皆。疑。不。下。復。謂。行。常。平。稅。茶。之法。又。以。軍。須。迫。蹙。常。平。利。不。時。集。乃。請。稅。屋。間。架。等。除。陌。錢。間。架。法。凡。屋。兩。架。為。一。間。屋。有。貴。賤。約。價。三。等。上。價。間。出。錢。二。千。中。價。一。千。下。價。五。百。所。由。更。乘。算。熟。器。入。人。之。虛。舍。而。計。其。數。衣。冠。士。族。或。貧。無。他。財。獨。守。故。業。坐。多。屋。出。算。者。動。數。十。萬。人。不。勝。其。苦。凡。沒。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取。於。其。家。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貨。易。率。一。貫。舊。算。二。十。益。加。算。為。五。十。給。與。他。物。或。兩。換。者。約。錢。為。率。算。之。布。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買。易。不。用。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私。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錮。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貫。取。其。家。資。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錮。公。家。所。入。會。不。得。半。而。怨。讟。之。聲。豈。然。滿。於。天。下。至。興。元。二。年。正。月。一。日。赦。悉。停。罷。貞。元。九。年。正。月。初。稅。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曰。伏。以。去。歲。水。災。詔。令。減。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備。伏。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其。明。年。以。後。所。得。稅。外。貯。之。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可。之。仍。委。滂。具。處。置。奏。自。此。每。稅。得。錢。四。十。萬。貫。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錢。懸。贖。元。和。七。年。御。史。臺。奏。伏。準。太。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天。下。除。兩。稅。外。不。得。妄。有。科。配。其。擅。加。雜。稅。率。一。切。宜。停。令。御。史。臺。嚴。加。察。訪。者。臣。昨。因。嶺。南。道。置。竹。練。場。稅。法。至。重。害。人。頗。深。伏。請。起。今。已。後。應。諸。道。自。太。和。三。年。準。赦。文。所。停。兩。稅。外。科。配。雜。稅。率。等。復。却。置。者。仰。勅。至。後。十。日。內。具。却。置。事。由。開。奏。仍。申。臺。司。每。有。出。使。郎。官。御。史。便。令。嚴。加。察。訪。苟。有。此。色。本。判。官。重。加。懲。責。長。吏。奏。聽。進。止。從。之。九。年。十。二。月。左。僕。射。令。狐。楚。奏。新。置。權。茶。使。額。伏。以。江。淮。間。數。年。以。來。水。旱。疾。疫。凋。傷。頗。甚。愁。歎。未。平。今。夏。及。秋。稍。收。豐。稔。方。須。惠。恤。各。使。安。存。昨。者。忽。奏。權。茶。實。為。益。政。蓋。是。王。涯。破。滅。將。至。怨。怒。合。歸。豈。有。令。百。姓。移。茶。樹。就。官。場。中。栽。植。茶。葉。於。官。場。中。造。有。同。兒。戲。不。近。人。情。方。有。恩。植。無。敢。沮。議。朝。班。相。顧。而。失。色。道。路。以。目。而。吞。聲。今。宗。社。降。靈。查。兇。盡。聖。明。垂。佑。黎。庶。各。安。

徵臣伏蒙天恩。蒙授使務。官銜之內。猶帶此名。俯仰若驚。夙宵知愧。伏乞特迴聖聽。下鑒愚誠。連空爭臣。除此使額。緣國家之用。或關山澤之利。有違。許臣條疏。續具奏聞。諸探造欲及訪勝。爲前月二十一日內殿奏對之次。鄭覃與臣同陳論訖。伏望聖慈。早賜處分。一依舊法。不用新條。惟納權之時。須節級加價。商人轉掣。必校稍貴。即是錢出萬國。利歸有司。既無害茶商。又不攪茶戶。上以彰陛下愛人之德。下以竭微臣愛國之心。遠近傳聞。必當咸悅。詔可之。先是鹽鐵使王涯。表請使茶山之人。移植根本。舊有貯積。皆使焚棄。天下怨之。及是楚主之。故奏罷焉。開成二年十二月。武寧軍節度使薛元賞奏。泗口稅場。應是經過衣冠商客。金銀羊馬斛斗。見錢茶鹽糴糶等一物。已上並稅。今商景其難稅。並請停絕。詔許之。大中六年正月。鹽鐵轉運使裴休。請諸道節度觀察使。置店停上。茶商每斤收捐地錢。并稅。經過商人。頗乖法理。今請廢革橫稅。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課利自厚。今又正稅茶商。多被私販茶人。侵奪其利。今請強幹官吏。先於出茶山口。及盧壽淮南界內。布置把捉。曉諭招收。量加半稅。給陳首帖。令其所在。公行。從此通流。更無苛奪。所冀招植。窮困。下絕姦欺。使私販者免犯法之憂。正稅者無失利之歎。欲尋究根本。須舉綱條。勅旨依奏。其年四月。淮南及天平軍節度使。并浙西觀察使。皆奏。軍用困竭。伏乞且賜依舊稅茶。勅旨裴休條疏。茶法。事極精詳。制置之初。理須畫一。並宜準今年正月二十六日勅處分。建中三年。初。權酒天下。悉令官釀。斛收直三千米。雖賤不得減二千。委州縣綜領。薄私釀罪有差。以京師王者。都特免其權。元和六年六月。京兆府奏。權酒錢除出正酒戶外。一切隨兩稅。青苗據實均率。從之。會昌六年九月。勅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權酒。并置官店沽酒。代百姓納權酒。并充資助軍用。各有權許。限揚州。許州。潁州。泗州。五處。權酒。浙西。浙東。鄂岳。三處。置官沽酒。如聞禁止私釀。過於嚴酷。一人違犯。連累數家。閭里之間。不免咨怨。宜從今以後。如有人私沽酒。及置私釀者。但許罪止一身。并所由容縱。任。據罪處分。鄉井之內。如不知情。並不得追擾。其所犯之人。任用重典。兼不得沒入家產。

考證

食貨志下上大悅。尋以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炳震曰。按此開元二十二年。置河陰倉。自河陰北運浮于渭。以實關中。用裴耀卿謀也。据本紀。耀卿二十一年入相。當在二十二年以前。四年度支侍郎趙贊。議常平事。竹木茶漆。盡稅之。○沈炳震曰。按德宗本紀。在三年。應從紀。臣宗萬。按建中三年。趙贊上言。竹木茶漆。皆什一稅。一以充常平之本。至貞元九年初。稅茶又從張滂之奏。蓋始於贊行於滂。鹽鐵既開其利。而計及于他貨。亦必至之勢也。臣德潛。按食貨志中。同百官俸料一項。新書具載。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唐書食貨志

宋翰林學士歐陽修撰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入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導者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桑。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權錢括苗權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唐制。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歲爲中。二十一歲爲丁。六十歲爲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鄰。縣有餘。以給比州。州有餘。以給比近州。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錦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自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總麻以上。親內命婦一品以上。親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職事勳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縣男父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課役。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爲課戶。若老及廢疾。篤疾。寡妻。妾。部。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凡有手。實歲終具其民之年。與地。開闢。爲。鄉。帳。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帳。具其歲課。役。以報度支。國有所須。先奏而斂。凡稅斂之數。書于縣門村坊。與衆知之。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蠶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諸役皆免。凡

新附之戶。春以三月免役。夏以六月免課。秋以九月課役皆免。徒寬鄉者。縣覆於州。出境則覆于戶部。官以開月達之。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餘縣。皆有禁。四夷降戶。附以寬鄉。給復十年。奴婢縱爲良人。給復三年。沒外蕃人。一年還者。給復三年。二年者。給復四年。三年者。給復五年。浮民部。曲。客。女。奴婢。縱爲良者。附寬鄉。貞觀中。初稅草。以給諸閭。而驛馬不牧。田。太宗方銳意於治。官吏考課。以錄。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導。者。以。減。戶。論。配。租。以。斂。稅。早。晚。險。易。遠。近。爲。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鑿。州。府。歲。市。土。所。出。爲。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口。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故。稅。二。升。粟。麥。抗。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斂。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爲。差。下。下。戶。及。夷。獠。不。取。焉。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爲。種。子。則。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溼。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精。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齋。糧。民。物。善。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大。略。及。其。成。効。如。此。高。宗。承。之。海。內。又。安。太。尉。長。孫。無。忌。等。輔。政。天。下。未。見。失。德。數。引。刺。史。入。關。問。民。疾。苦。卽。位。之。歲。增。戶。十。五。萬。及。中。書。令。李。義。府。侍。中。許。敬。宗。既。用。事。役。費。並。起。永。淳。以。後。給。用。亦。不。足。加。以。武。后。之。亂。紀。綱。大。壞。民。不。勝。其。毒。玄。宗。初。立。求。治。調。備。役。者。給。錫。符。以。流。外。及。九。品。京。官。爲。錫。使。歲。再。遣。之。開。元。八。年。頒。調。法。于。天。下。好。不。過。精。惡。不。至。濫。閭。者。一。尺。八。寸。長。者。四。丈。然。是。時。天。下。戶。未。嘗。升。降。監。察。御。史。文。融。獻。策。括。籍。外。羨。田。逃。戶。自。占。者。給。復。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以。攝。御。史。分。行。括。實。陽。翟。尉。皇。甫。傑。上。書。言。其。不。可。玄。宗。方。任。用。融。乃。貶。傑。爲。益。州。尉。諸。道。所。括。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旨。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千。六。年。乃。詔。每。三。歲。以。九。等。定。籍。而。庸。調。折。租。所。取。華。好。州。縣。長。官。勸。織。中。書。門。下。察。濫。惡。以。貶。官。吏。精。者。褒。賞。之。二。十。二。年。詔。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州。縣。長。官。上。戶。口。登。耗。探。訪。使。覆。實。之。刺。史。縣。令。以。爲。課。最。初。永。徽。中。禁。買。賣。世。業。口。分。田。其。後。豪。富。兼。井。貧。者。失。業。於。是。詔。買。者。還。地。而。開。之。先。是。揚。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益。州。以。羅。紬。綾。絹。供。春。綵。因。詔。江。南。亦。以。布。代。租。中。書。令。李。林。甫。以。租。庸。丁。防。和。種。春。採。稅。草。無。定。法。歲。爲。旨。符。遣。使。一。告。費。紙。五。十。餘。萬。條。日。既。多。覆。問。驗。年。乃。與。探。訪。朝。集。使。議。革。之。爲。長。行。旨。以。授。朝。集。使。及。送。旨。符。使。歲。有。所。支。進。簿。附。牒。以。達。每。州。不。過。二。紙。凡。庸。調。租。資。課。皆。任。土。所。宜。州。縣。長。官。准。定。蠶。良。具。上。中。下。三。物。之。樣。輸。京。都。有。濫。惡。督。中。物。之。直。二。十。五。年。以。江。淮。輸。運。有。河。洛。之。艱。而。關。中。蠶。桑。少。菽。粟。常。賤。乃。命。庸。調。資。課。皆。以。米。凶。年。樂。輸。布。絹。者。亦。從。之。河。南。北。不。通。運。州。租。皆。爲。絹。代。關。中。庸。調。詔。度。支。減。轉。運。明。年。又。詔。民。三。歲。以。下。爲。黃。十。五。以。下。爲。小。二。十。以。下。爲。中。又。以。民。門。戶。高。丁。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以。避。征。戍。乃。詔。十。丁。以

上免二丁五丁以上免一丁侍丁孝者免徭役天寶三載更民十八以上為中男二十三以上或丁五載詔貧不能自濟者每鄉免三十丁和庸男子七十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為侍八十以上以令式從事是時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糴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其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歲入之物和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天子驕於佚樂而靡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其所入於是錢穀之臣始事腹剝太府卿楊崇禮旬刻分錢有欠折潰損者州縣督選歷年不止其子慎幹專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鈇為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庸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安祿山反司空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崇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而已自兩京陷沒民物耗弊天下蕭然肅宗即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結江淮蜀漢富商右族督者十收其二謂之率貨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於是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庸使吳鹽蜀廣銅治皆有稅市輕貨絳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明年鄭叔清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勳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而百姓殘於兵盜米斗至錢七千鬻稅為糧民行乞食者風路乃詔賑貧乏者龍以爵秩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廣德元年詔一戶二丁者免一丁凡賦稅二升男子二十五為成丁五十五為老以優民而強寇未夷民耗斂重及吐蕃逼京師近甸屯兵數萬百官進俸錢又率戶以給軍糧至大曆元年詔流民還者給復二年田園盡則授以逃田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給百官手力課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為青苗錢又詔上都秋稅分二等上等畝稅一斗下等六升荒田畝稅二升五年始定法夏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四升秋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三升荒田如故青苗錢畝加一倍而地頭錢不在焉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永泰二年分天下財賦歸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東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嶺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中國婚姻歲送馬千匹四酬以練帛百餘萬匹而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河湟六鎮陷賊歲發防秋兵三萬戍東西資糧百五十餘萬緡而中官魚朝恩方恃恩擅權代宗與宰相元載日夜圖之及朝恩謀帝復與載弒武官猜開不協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而諸鎮擅地結為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以法額留意嗣嗣英幣玉寫浮屠書度支粟賜僧巫歲以鉅萬計然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欲以先天下然生日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而諸道尚侈麗以自媚朝多留事

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藩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敘者食度支數千人德宗即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

唐書食貨志 宋翰林學士歐陽修撰

食貨志一相二匹綾絁二丈○舊書皆二丈

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侈費無節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徵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為籍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田稅視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遺黜陟使按比諸道丁產等級免課寡嫠獨不濟者敢有加徵以枉法論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

舊戶三百八十萬五千使者按比得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歲徵錢二千五百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稅法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王武俊田悅合從而數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初大常博士韋處厚陳京請借富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為軍費

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尹韋積長安丞薛稷搜督甚峻民有不勝其冤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取賦積納買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為罷市市民相率遮道宰相哭訴虛把疾驅而過京積權乃請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其本道稅錢每緡二百因詔天下皆增之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玄宗即位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蓄本錢至是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潰散餓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即位京城兩市置常平倉雖頻年少雨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彙儲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州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收之賤則加上而收之諸道津會置吏閱

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給出界糧每軍以資官一人為糧料使主供德宗卒出境則給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費將士利之逾境而屯趙贊復請稅開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為間上開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開五百置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

五萬除陌法公私貿易千錢算二十加為五十物兩相易者約直為率而民益愁怨及涇源兵反大諱長安市中曰不奪爾商戶賦質不稅爾開架除陌矣於是開架除陌竹木茶漆

鐵之稅皆罷。朱泚平天下。戶口三耗其二。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緡匹爲錢三千二百。其後一匹爲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而民愈困。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爲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收科役。日召雇。率配日和市。以巧避徵文。比大曆之數。再倍又廣。疫水旱。戶口耗耗。刺史折戶。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闕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大略有三。其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曰調。曰庸。其取法遠。其斂財均。其賦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登。雖轉徙莫容。其故。故人無搖心。天寶之季。海內波蕩。版圖墜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賦役舊法。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供億。不常誅求。墜制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兩稅新制。竭耗編氓。日日滋甚。陛下初即位。宜損上益下。常用節財。而播郡邑。驗簿書州。取大歷中一年科率。多者爲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於襟懷。藏於篋。物貴而人莫覓者。有場圃園畜。直輕而索以爲富者。有流通蓄息之貨。數寡而日收其贏者。有厩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算縉。失平長僞。挾輕費轉徙者。脫備稅。教本業者。困敝求此。誘之爲。賦之避役也。今僻賦輕重。相百而以。爲。重虛流亡。益多。輕虛歸附。益衆。有流亡。則攤出。已重者。愈重。有歸附。則攤出。已輕者。愈輕。人嬰其弊。願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有不念者。罷之。廣費者。節之。軍興加稅。諸道權宜。所增皆可。停稅物。估價。宜視月。平至京。與色。樣符者。不得虛稱。折估。有濫惡。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人。與度支。參計戶數。土地。沃瘠。物產。多少。爲二等州等。下者。配錢少。高者。配錢多。不變法。而逋逃。漸息矣。其二曰。播殖。非力。不。故先王定賦。以布麻。糴。糶。百穀。勉人功也。又。糧物。失。賤之。平。交易。難。乃定。貨泉。以。輕。重。蓋。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庸。人。所。爲。也。錢。貨。官。所。爲。也。人。所。爲。者。租。稅。取。焉。官。所。爲。者。賦。斂。拾。焉。國。朝。著。令。稅。出。穀。庸。出。絹。布。麻。葛。管。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今。兩。稅。切。算。縉。之。末。法。估。資。產。爲。差。以。錢。定。稅。折。供。雜。物。歲。目。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貨。所。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初。定。兩。稅。萬。錢。爲。緡。三。匹。價。貴。而。數。不。多。及。給。軍。裝。計。數。不。計。價。此。稅。少。國。用。不。充。也。近。者。萬。錢。爲。緡。六。匹。價。賤。而。數。加。計。口。蠶。織。不。殊。而。所。輸。倍。此。供。稅。多。人。力。不。及。也。宜。令。有。司。覆。初。定。兩。稅。之。歲。緡。布。定。估。爲。布。帛。之。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宜。各。修。家。技。物。甚。賤。所。出。不。加。物。甚。貴。所。入。不。減。且。經。費。所。資。在。錢。者。獨。月。俸。資。課。以。錢。數。多。少。給。布。廣。歸。而。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有。權。鹽。以。入。直。權。酒。以。納。資。何。慮。無。所。給。哉。其。三。曰。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率。辦。先。期。夫。貴。戶。口。增。加。諒。情。以。誘。姦。浮。苛。法。以。析。稅。族。所。誘。者。皆。議。薄。征。則。速。散。所。析。者。不。勝。重。稅。而。亡。有。州。縣。破。傷。之。病。貴。田。野。墾。闢。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墾。雖。闢。

舊畜蕪矣。人以租年滿。復爲汚染。有穠穉不增之病。貴稅錢長數。重困疲羸。捶骨滌髓。苟媚聚斂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貴率辦先期。作威殘人。絲不容緩。粟不暇春。貧者奔迸。有不知物之病。四病。縣考。要。不。切。事。情。之。過。驗。之。以。實。則。租。賦。所。加。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國。家。設。考。課。之。法。非。欲。崇。聚。斂。也。宜。命。有。司。詳。考。課。州。稅。有。定。留。役。有。等。覆。實。然。後。報。戶。部。若。人。益。阜。實。稅。額。有。餘。據。戶。均。減。十。三。爲。上。課。減。二。次。之。減。一。又。次。之。若。流。亡。多。加。稅。見。戶。舍。毀。亦。如。之。民。納。租。以。去。歲。輸。數。爲。常。罷。據。額。所。率。者。增。闕。勿。益。租。廢。耕。不。降。數。定。戶。之。際。視。雜。產。以。校。之。田。既有。常。租。則。不。宜。復。入。兩。稅。如。此。不。督。課。而。人。人。樂。耕。矣。其。四。曰。明。君。不。厚。所。資。而。害。所。發。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給。然。後。斂。餘。財。今。督。收。迫。促。置。事。方。興。而。輸。糶。農。功。未。艾。而。斂。斂。有。者。急。賈。而。耗。半。直。無。者。求。假。費。倍。定。兩。稅。之。初。期。約。未。詳。屬。征。役。多。故。率。先。限。以。收。宜。定。稅。期。隨。風。俗。時。務。務。於。紓。人。其。五。曰。頃。師。旅。亟。興。官。司。所。儲。唯。給。軍。食。凶。荒。不。遑。賑。救。人。小。乏。則。取。息。利。大。乏。則。鬻。田。庫。數。獲。始。畢。執。契。行。貨。歲。歲。室。家。相。棄。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繼。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稅。茶。錢。積。戶。部。者。宜。計。諸。道。戶。口。均。之。穀。麥。熟。則。平。糶。亦。以。義。倉。爲。名。主。以。巡。院。時。稔。傷。農。則。優。價。廣。糶。穀。貴。而。止。小。款。則。借。貸。循。環。斂。散。使。聚。斂。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其。六。曰。古。者。百。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家。爲。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稽。者。安。得。足。食。宜。爲。占。田。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此。安。富。恤。窮。之。等。經。不。可。捨。也。按。言。雖。切。以。讒。逐。事。無。施。行。者。十。二。年。河。南。尹。齊。抗。復。論。其。弊。以。爲。軍。興。國。用。稍。廣。隨。要。而。稅。吏。擾。人。勞。陛下。變。爲。兩。稅。督。納。有。時。食。糶。無。容。其。姦。二。十。年。間。府。庫。充。牘。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陛下。以。錢。爲。稅。今。錢。重。貨。輕。若。更。爲。稅。名。以。就。其。輕。其。利。有。六。吏。絕。其。姦。一。也。人。用。不。撻。二。也。靜。而。獲。利。三。也。用。不。乏。錢。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勤。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爲。三。倍。計。折。州。縣。升。降。成。姦。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以。錢。爲。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疏。入。亦。不。報。初。德。宗。居。奉。天。儲。者。空。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糶。帝。不。能。致。則。親。王。帶。金。而。鬻。之。朱。泚。既。平。於。是。帝。屬。衆。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銀。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淮。南。節。度。使。杜。亞。宣。欲。觀。察。使。劉。贊。鎮。海。節。度。使。王。緯。李。錡。皆。徵。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當。是。時。戶。部。錢。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密。旨。加。斂。謫。官。吏。刻。祿。粟。增。稅。通。津。死。人。及。蔬。果。凡。代。易。進。奉。取。於。稅。入。十。獻。二。三。無。敢。問。者。常。州。刺。史。裴。肅。嚴。辦。案。紙。爲。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始。也。劉。贊。卒。于。宜。州。其。判。官。嚴。授。領。軍。府。爲。進。奉。召。爲。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始。也。自。裴。延。齡。用。事。爲。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延。齡。死。而。人。相。賀。是。時。宮。中。取。物。於。市。以。中。官。爲。官。市。使。兩。市。置。白。望。數。十。百。人。以。鹽。估。斂。衣。絹。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有。

齋物入市而空歸者。每中官出沽漿餅之家。皆做肆塞門。諫官御史數上疏諫。不聽。人不堪其弊。戶部侍郎蘇弁言。京師游手數千萬家。無生業者。仰官市以活。奈何罷。帝悅。以為然。京兆尹韋濟奏。小人因官市為姦。真偽難辨。宜下府縣供送。帝許之。中官言。百姓賴官市以養者也。漢反得罪。順宗即位。乃罷官市。使及鹽鐵使月進。憲宗又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道兩稅外。權率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度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劉闢李錡既平。特藏皆入內庫。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河東節度使王鐸進獻甚厚。翰林學士李絳諫曰。方鎮進獻。因緣爲姦。以侵百姓。非聖政所宜。帝喟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湟陷沒。烽候列於郊甸。方副祖宗之恥。不忍重斂於人也。然獨不知進獻之取於人者重矣。及討淮西。判度支楊於陵坐饋餉不繼。貶以司農卿皇甫鎛代之。由是益爲刻剝。司農卿王遂京兆尹李愬號能聚斂。乃以爲宜徵浙西觀察使。予之富饒之地。以辦財賦。鹽鐵使王播言。劉晏領使時。自按相庸。然後知州縣錢穀利病虛實。乃以副使程昇巡江淮。發州府上供錢穀。昇至江淮。得錢百八十五萬貫。其年遂代播爲鹽鐵使。是時河北兵討王承宗。於是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度支鹽鐵與諸道貢賦尤甚。號助軍錢。及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羣臣上尊號。又有獻賀物。穆宗即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贓論。然自在藩邸時。習見用兵之弊。以謂戎臣武卒。法當姑息。及即位。自神策諸軍非時賞賜。不可勝紀。已而幽州兵因張弘靖鎮州殺田弘正。兩鎮用兵。置南北供軍院。而行營軍十五萬。不能元兩鎮萬餘之衆。而饋運不能給。帛粟未至。而諸軍或餓殍於道。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匹。半者爲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而諸者多謂重挾銅之律。戶部尚書楊於陵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貨運有無。變通不恆。使物無甚貴甚賤。其術非他。在上而已。何則。上之所重。人必從之。古者權之於上。今索之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廣歸以資用。今減鑄以廢功。昔行之於中原。今洩之於邊裔。又有閭井送終之嗆。而賈貸舉之積。江湖壓覆之耗。則錢焉得不重。貨焉得不輕。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萬。歲盈百萬。今幾十數。歲入十五萬而已。大曆以前。滯青太原。魏博雜銀。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權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收市廩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繭。而庸課調不計錢。而納不庸。唯酒鹽本以權率計錢。與兩稅異。不可去錢。文宗太和九年。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糶倉本錢。歲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謂。書下考州縣假借以枉法論。文宗嘗召監倉御史崔咸問太倉粟數。對曰。有粟二百五十萬石。帝曰。今歲費廣而所畜寡。奈何。乃詔出使郎官御史督察州縣。察過錢穀者。時豪民侵蝕。產業不夥。戶

州縣不敢留役。而征稅皆出下。貧至於依富爲奴客。役罰峻於州縣。長吏歲輒遣吏巡理田稅。民苦其擾。武宗即位。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闍若四萬。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大秦穆護祿二千餘人。上都東都每街留寺二者。每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腴田畷錢送戶部。中下田給寺家奴婢。丁壯者爲兩稅戶。人十畝。以僧尼既盡。兩京悲田養病坊。給寺田十頃。諸州七頃。主以膏澤。自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鳳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奉助軍錢皆輸焉。宗時雲南蠻數內寇。徙兵戍嶺南。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龐勳反。附者六七萬。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爲糲。槐葉爲饘。乾符初。大水。山東饑。中官田令孜爲神策中軍。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爲梁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餓死。其窮至於如此。遂以亡。初乾元末。天下上計百六十九州。戶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四。不課者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萬三千八百八十六。不課者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減天寶戶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錢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無上供。至長慶戶三百三十五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至武宗即位。戶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會昌末。戶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既復河湟。天下兩稅權酒茶鹽錢歲入九百二十二萬緡。歲之常費率少三百餘萬。有司遠取後年乃濟。及茲盜起。諸鎮不復上計云。

唐書食貨志 宋翰林學士歐陽修撰

三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際。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相米。至東都輪倉。嘉食以車。或賦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成爲成。而陸運至陝。纒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苑西監褚萌議鑿三門山爲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陸運。大匠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鉅於竹。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爲苦。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楫阻隘。江

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漸河倉廩。遺迹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置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栢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踊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昊為副使。益漕。管絳魏漢那具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備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費。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腳營密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北運。而崔希逸為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砥柱為門。以通漕。開其山。頗為輒路。燒石沃隘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溢。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挽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為鹽池。以長安令章聖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漕運並通。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苑。漸苑。漸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貨物於船上。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乾那邪。其後得實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崔成甫。更得體歌為得實。弘農野堅命舟人為吳楚。服大笠。廣袖芒屨。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為歌辭十闕。自衣闕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為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視雜鳴。鼓吹笛以和之。棹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章聖為最。初。耀卿與滑路。請罷陸運。而不果。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雇民車牛以載。元初。河南尹李傑為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遞用車千八百乘。耀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迥以八遞傷牛。乃為交場。兩遞。濱水處為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為石堰。以遏水。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矣。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浙瀋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為戶部侍郎。兼當度支。轉運鹽鐵錢。使江淮粟。肩蘇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慶旬當度支使。以劉晏額領東都。河南淮西南東西轉運。相。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即鹽利。雇備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漕所宜。放時轉運。船。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糶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歌。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僑工

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竹。篠。為。綱。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米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漏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賦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自是河漕不涸。大歷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糶以備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為相。以舊憲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表。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表益要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紹蔡河至陸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難鳴。陶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蘇白沙。趣東關。歷穎蔡涉汴。抵東都。無過河。汴淮之阻。減放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洸。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貞元初。開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為能。立事用為相。造以江吳素羨錢。發諸使。制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使。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歷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事。以戶部侍郎元瑒。判諸道鹽鐵。權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兩稅。使韓滉。淮南。兩稅。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瑒。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復以為江淮轉運使。元瑒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瑒稱疾罷。而滉為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瑒。常備米。淄青河中。而李納。領光倚。以構叛。貶瑒。雷州司戶參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漕。者。歲漕。輕。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為門匠。執標指。一舟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陝。觀察使。李泌。益。集津倉。山西。運為運道。屬于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為入漕。船方五板。輪。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湧。復。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李。錡。領。使。江。淮。堰。壩。蘇。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潘。孟。陽。王。上。都。留。後。李。異。為。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壩。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浸。減。矣。至。異。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段。以。益。漕。河。報。復。埋。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運。蜀。閬。疏。句。城。湖。愛。敬。啟。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庫。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海。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堰。壩。垣。堰。以。備。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朝。局。院。監。而。漕。米。亡。耗。於。路。頗

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制度支皇甫鐘。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賊敗。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亦相挾為盜。榜號苦之。聞于道。禁錮遠。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太和初。歲旱。河涸。播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衆。不待覆奏。奏漢時。故漕與成。東。東。遂。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遂。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為。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故。事。州。縣。官。充。綱。送。輕。貨。四。萬。書。上。考。開。成。初。為。長。定。綱。州。擇。清。強。官。送。兩。稅。至。十。萬。遷。一。官。往。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積。河。陰。轉。輸。歲。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置。縣。選。郡。畜。萬。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養。以。取。備。日。役。一。驛。省。費。甚。博。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歲。授。官。者。十。餘。人。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書。上。考。七。萬。者。減。一。選。五。十。萬。減。三。選。而。已。及。戶。部。侍郎。裴。休。為。使。以。河。朔。縣。令。積。漕。事。自。江。遠。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于。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略。如。此。其。他。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據。地。置。營。田。天下。屯。糧。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腰。膺。播。殖。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苑。內。屯。以。善。農。者。為。屯。官。屯。副。御。史。巡。行。在。輸。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一。諸。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為。三。等。其。民。田。歲。穫。多。少。取。中。熟。為。率。有。替。則。以。兵。若。夫。千。人。助。收。隸。司。農。者。歲。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進。之。歲。以。仲。春。結。來。歲。頃。州。府。軍。鎮。之。遠。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開。元。二。十。五。年。詔。屯。官。叙。功。以。歲。豐。凶。為。上。下。鎮。地。可。耕。者。人。給。十。畝。以。供。糧。方。春。屯。官。巡。行。隨。作。不。時。者。天下。屯。田。收。穀。百。九。十。萬。餘。斛。初。度。支。歲。市。糧。於。北。都。以。贖。振。武。天。德。靈。武。夏。之。軍。費。錢。五。六。十。萬。緡。沂。河。舟。溺。甚。衆。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於。豐。州。發。關。輔。民。警。陵。陽。渠。以。增。溉。京。兆。尹。嚴。郢。嘗。從。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為。不。便。疏。奏。不。報。郢。又。奏。五。城。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糧。貸。諸。城。約。以。冬。輸。又。以。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據。估。轉。穀。如。此。則。關。輔。調。發。五。城。田。關。比。之。沒。粟。利。十。倍。也。時。楊。炎。方。用。事。郢。議。不。用。而。陵。陽。渠。亦。不。成。然。振。武。天。德。良。田。廣。袤。千。里。元。和。中。振。武。軍。機。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舉。田。三。百。頃。出。贖。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為。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遠。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舉。田。三。千。八。百。餘。畝。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七。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程。宗。即。位。詔。還。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給。三。之。一。以。終。身。曩。武。郭。寧。土。廣。肥。而。民。不。知。耕。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黨。項。大。擾。河。西。

考證

食貨志三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備錢三十萬緡○三十。舊書作四十。

唐書食貨志 宋翰林學士歐陽修撰

四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靈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歲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州州井各一。果園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甲眉嘉有井十三。銀南西院領之。梓潼縣合昌。渝潼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銀南東院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為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楚海。濱。隸。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者。為。亭。戶。免。雜。徭。盜。鬻。者。論。以。法。及。琦。為。諸。州。榷。鹽。使。盡。權。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清。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更。多。則。州。縣。擾。出。鹽。因。舊。監。置。吏。亭。戶。罷。而。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減。薄。嘆。旱。則。土。溜。填。乃。隨。時。為。令。遣。吏。曉。導。仍。於。勸。農。吳。越。揚。楚。鹽。廉。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澶。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太。昌。候。官。富。都。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還。院。十。三。日。

揚州。陳許。汴州。盧。白。淮。西。兩。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兗。鄆。鄭。滑。捕。私。鹽。者。竄。盜。爲。之。衰。息。然。諸。道。加。權。鹽。稅。而。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堰。壩。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幾。四。十。萬。緡。至。大。歷。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餉。百。官。祿。俸。皆。仰。給。焉。明。年。而。晏。罷。貞。元。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爲。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斗。爲。錢。三。百。七。十。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劉。晏。鹽。法。既。成。商。人。納。捐。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眷。服。包。信。爲。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瑣。瑣。綺。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戶。冒。法。私。運。不。絕。巡。捕。之。卒。遍。于。州。縣。鹽。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既。多。官。冗。傷。財。當。時。病。之。其。後。軍。費。日。增。鹽。價。更。貴。有。以。數。數。斗。易。鹽。一。升。私。糴。犯。法。未。嘗。少。息。順。宗。時。始。減。江。淮。鹽。價。每。斗。爲。錢。二。百。五。十。河。中。兩。池。鹽。斗。錢。三。百。增。雲。安。漢。陽。塗。三。監。其。後。鹽。鐵。使。李。錡。奏。江。淮。鹽。斗。減。錢。十。以。便。民。未。幾。復。舊。方。是。時。銷。鹽。貢。賦。以。固。龍。朝。廷。大。臣。皆。佩。以。厚。貨。鹽。鐵。之。利。積。于。私。室。而。國。用。耗。屈。權。鹽。法。大。壞。多。爲。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異。爲。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罷。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兩。池。鹽。利。歲。收。百。五。十。餘。萬。緡。四。方。豪。商。猾。賈。難。處。解。縣。主。以。郎。官。其。佐。武。皆。御。史。鹽。民。田。園。籍。於。縣。而。令。不。得。以。縣。民。治。之。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鉞。加。劍。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貞。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滅。死。流。天。德。五。城。鑄。錢。論。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馬。能。捕。斗。鹽。者。賞。千。錢。節。度。觀察。使。以。判。官。州。以。司。錄。錄。事。參。軍。察。私。鹽。漏。一。石。以。上。罰。課。料。鬻。兩。池。鹽。者。坊。市。居。邸。主人。市。僧。皆。論。坐。盜。劫。鹽。土。一。斗。比。鹽。一。升。州。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加。酷。矣。自。兵。興。河。北。鹽。法。廢。而。已。至。皇。甫。鉞。又。奏。置。權。鹽。使。如。江。淮。權。法。犯。禁。歲。多。及。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廷。穆。宗。命。河。北。權。鹽。使。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權。鹽。法。弊。請。罷。鹽。以。富。國。詔。公。卿。議。其。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條。請。之。以。爲。不。可。平。叔。屈。服。是。時。奉。天。幽。池。生。水。柏。以。灰。一。斛。得。鹽。十。二。斤。利。倍。鹹。鹵。文。宗。時。采。灰。一。斗。比。鹽。一。斤。論。罪。開。成。未。詔。私。鹽。月。再。犯。者。易。縣。令。罰。刺。史。俸。十。犯。則。罰。觀。察。判。官。課。料。宣。宗。即。位。茶。鹽。之。法。益。密。私。鹽。少。私。盜。多。者。隨。觀。察。判。官。不。計。十。犯。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弘。止。以。兩。池。鹽。法。敕。遣。巡。院。官。司。空。與。吏。立。新。法。其。課。倍。入。遷。權。鹽。使。以。權。鹽。者。鹽。池。之。隄。禁。有。盜。壞。與。鬻。鹽。皆。死。鹽。盜。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迹。其。居。處。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戶。盜。鹽。二。石。皆。死。是。時。江。吳。吳。盜。以。所。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盧。吏。不。敢。枝。梧。鐵。成。場。鋪。環。球。以。關。通。致。富。宣。宗。乃。擇。管。吏。兩。池。鹽。使。縣。令。者。爲。監。院。官。戶。部。侍郎。裴。休。爲。鹽。鐵。使。上。鹽。法。八。事。其。法。皆。施。行。兩。池。權。鹽。大。增。其。後。兵。燹。天下。諸。鎮。擅。利。兩。池。爲。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鹽。三。千。車。中。官。田。令。致。募。新。軍。五。十。四。都。驍。轉。不。足。乃。倡。諸。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僞。宗。爲。再。出。然。而。卒。不。能。奪。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資。肅。宗。以。粟。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然。如。初。二。

年。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廣。德。二。年。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建。中。元。年。罷。之。三。年。復。禁。民。酤。以。佐。軍。費。置。鹽。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總。額。薄。私。釀。者。論。其。罪。華。以。京。師。四。方。所。湊。罷。罷。貞。元。二。年。復。禁。京。城。釀。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免。其。舊。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權。鹽。而。已。元。和。六。年。罷。京。師。酤。肆。以。權。酒。錢。隨。兩。稅。青。苗。故。之。太。和。八。年。遂。罷。京。師。權。鹽。凡。天。下。權。錢。爲。酒。百。五。十。六。萬。餘。緡。而。節。度。居。三。之。一。貧。戶。逃。酤。不。在。焉。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近。鎮。鹽。鐵。法。復。權。酒。以。贖。軍。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方。顯。其。利。按。兵。請。入。奏。利。害。天。子。遽。罷。之。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爲。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罷。罷。之。及。朱。泚。平。佞。臣。希。憲。與。利。者。益。進。貞。元。八。年。以。水。災。減。稅。明年。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嘗。極。之。也。穆。宗。即。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又。拾。遺。李。珣。上。疏。諫。曰。權。率。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不。可。一。也。若。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窮。益。困。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訾。論。稅。以。售。多。爲。利。價。騰。踊。則。市。者。稀。不。可。三。也。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權。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爲。鹽。鐵。使。兼。權。茶。使。復。令。納。權。加。價。而。已。李。石。爲。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制。武。宗。即。位。鹽。鐵。轉。運。使。崔。瑋。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搗。地。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著。條。約。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行。軍。旅。茶。雖。少。皆。死。屢。置。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僧。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罰。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處。皆。准。南。皆。加。半。稅。私。商。給。自。首。之。帖。天。下。稅。茶。增。倍。貞。元。江。淮。茶。爲。大。塊。一。斤。至。五。十。兩。諸。道。鹽。鐵。使。于。儆。每。斤。增。稅。錢。五。謂。之。剩。茶。錢。自。是。斤。兩。復。舊。凡。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陝。宣。潤。隨。衛。信。五。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礬。山。七。麟。德。二。年。廢。陝。州。銅。冶。四。十。八。開。元。十。五。年。初。稅。伊。陽。五。重。山。銀。錫。德。宗。時。戶。部。侍郎。韓。洄。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鹽。鐵。使。元。和。初。天。下。銀。冶。廢。者。四。十。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鈔。無。常。數。開。成。元。平。復。以。山。澤。之。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牟。利。以。自。殖。舉。天。下。不。過。七。萬。餘。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及。宣。宗。增。河。漢。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疋。鹽。鐵。轉。運。使。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增。銀。冶。二。鐵。山。七。十。一。廢。銅。冶。二。七。鉛。山。一。天。下。歲。率。銀。一。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附。末。行。五。錢。白。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鑄。葉。皮。紙。皆。以。爲。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錢。環。錢。其。製。輕。小。凡。八。九。萬。錢。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錢。四。參。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賜。桑。王。齊。王。三。鐵。右。僕。射。裴。徽。一。鐵。以。鑄。盜。鑄。者。論。死。沒。其。家。屬。其。後。盜。鑄。漸。起。顯。

慶五年。以惡錢多官爲市之。以一善錢售五惡錢。民間藏惡錢以待禁。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錢。徑寸重二銖六分。以一當舊錢之十。踰年而舊錢多廢。明年以商賈不通。米昂踊貴。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然私錢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鑄江中者。詔所在納惡錢。而姦亦不息。儀鳳中。浙江民多私鑄錢爲業。詔巡江官督捕。載銅錫鑄過百斤者沒官。四年。命東都鑄米粟。斗別納惡錢百。少府司農毀之。是時鑄多錢賤。米粟賤。乃罷少府鑄。尋復舊永淳元年。私鑄者抵死。隣保里坊村正皆從坐。武后時。錢非穿穴及鑄錫銅液皆得用之。然銅排斗沙澗之錢皆自是盜鑄蜂起。江淮游民依大山破海以鑄。吏莫能捕。先天之際。兩京錢益濫。柳衡錢纔有輪郭。鐵錫五銖之屬。皆可用之。或鑄錫摸錢。須臾百十。開元初。宰相宋璟請禁惡錢。行二銖四參錢。毀舊錢不可用者。江淮有官鑄錢。偏鑄錢。錢時錢。遣監察御史蕭隱之使江淮。率戶出惡錢。捕責甚峻。上青錢皆輸官。小惡者沈江湖。市井不通。物價益貴。隱之坐貶官。宋璟又請出米十萬斛收惡錢。少府毀之。十一年。詔所在加鑄禁賣銅錫及造銅器者。二十年。千錢重以六斤四兩爲率。每錢重二銖四參。禁私鑄。沙澗澱染白。彌黑彌之錢。首者官爲市之。銅一斤爲錢八千。二十二年。宰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穀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乃爲錢以通貿易。官鑄所入無幾。而工費多。宜縱民鑄。議下。百官宰相裴耀卿黃門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蕭昇秘書監沔州刺史以爲嚴斷惡錢。則人知禁。稅銅折役。則官治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錢以利薄而自息。若許私鑄。則下皆棄農而競利矣。左監門衛錄事參軍劉秩曰。今之錢古之下幣也。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無以事。上一也。物賤傷農。錢輕傷賈。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物少則作法布之。使輕。奈何。假人不可二也。鑄錢不雜鉛錫則無利。雜則錢惡。今塞私鑄之路。人猶買死。况設陷弄誘之。不可三也。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去南畝者衆。不可四也。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法不行人不理。貧富不齊。若得鑄錢。貧者服役於富室。富室乘而益恣。不可五也。夫錢重。繇人日滋於前。而鑄不加。公錢與銅價頗等。故破重錢爲輕錢。銅之不賤。在採用者衆也。銅之爲兵不如錢。爲器不如漆。禁銅則人無所用。盜銅者少。公錢不破。人不犯死。錢又日增。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是時公卿皆以縱民鑄爲不便。於是下詔禁惡錢而已。信安郡王諱復言。國用不足。請縱私鑄。議者皆畏諱弟之貴。莫敢與抗。獨倉部郎中韋伯陽以爲不可。諱亦格。二十六年。宣潤等州初置錢監。兩京用錢稍善。米粟價益下。其後錢又漸惡。詔出銅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天下盜鑄益起。廣陵丹陽宣城尤甚。京師權豪歲取之。舟車相屬。江淮偏鑄錢數十種。雜以鐵錫。輕漫無復錢形。公鑄者號官鑄錢。一以當偏鑄錢七八。富商往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鑄者。兩京錢有龜眼古文。錢環之別。每貫重不過三四斤。至剪鐵而鑄之。宰相李林甫請出絹布三百萬匹。平估收錢。物價賤貴。訴者日萬人。兵部侍郎楊國忠欲招權以市恩。揚南市門曰。行當復之。明日。詔復行舊錢。天寶十一載。又出錢三十萬緡。易兩市惡錢。出左藏庫排斗錢。許民易之。國忠又言。錢非鐵錫銅沙穿穴古文。皆得用之。是時增調農人鑄錢。既非所習。皆不聊生。內作判官韋

倫請厚價募工。繇是役用減而鼓鑄多。天下鑄九十九。絳州三十。揚潤宣鄂皆十。益州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鑄歲錢三千三百緡。役丁匠三十。費銅二萬二千二百斤。鐵三千七百斤。鑄五百斤。每千錢費錢七百五十。天下歲鑄三十二萬七千緡。肅宗乾元元年。經費不給。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亦號乾元十當錢。先是諸鑄錢。鑄破錢及佛像。謂之盤陀。皆鑄爲私錢。犯者杖死。第五琦爲相。復命絳州諸鑄錢。鑄乾元錢。徑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郭爲重輪。每緡重十二斤。與開元通寶錢並行。以一當五十。是時民間行三錢。大而重者。亦號重錢。法既屢易。物價騰踊。米斗錢至七千。餓死者滿道。初有虛錢。京師人人私鑄。併小錢填鎮條。犯禁者愈衆。鄭叔清爲京兆尹。數月榜死者八百餘人。肅宗以新錢不便。命百官集議。不能改。上元元年。減重輪錢以一當三十。開元舊錢與乾元十當錢皆以一當十。碾磨受。得爲實錢。虛錢交易皆用十當錢。由是錢有虛實之名。史思明據東都。亦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以一當開元通寶之百。既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代宗即位。乾元重寶錢以一當二。重輪錢以一當三。凡三日。而大小錢皆以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鑄。犯法者日數百州縣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後民間乾元重錢二錢鑄爲器不復出矣。當時議者以爲自天寶至今。戶九百餘萬。王制上農夫食九人。中農夫七人。以中農夫計之。爲六千三百萬人。少壯相均。人食米二升。日費米百二十六萬斛。歲費四萬五千三百六十萬斛。而衣倍之。吉凶之禮再倍。餘三年之儲以備水旱凶災。當米十三萬六千八百八十萬斛。以貴賤豐儉相當。則米之直與錢均也。出以高下。肥瘠豐耗爲率。一頃出米五十餘斛。當田二千七百二十一萬六千頃。而錢亦歲毀於棺槨埋藏焚溺。其間銅貴錢賤。有鑄以爲器者。不出十年。錢幾盡。不足周當世之用。諸道鹽鐵轉運使劉晏以江嶺諸州任土所出。皆重疊賤劣之貨。輸京師。不足以供道路之直。於是積之江淮。易銅鉛薪炭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輸京師及荆揚二州。自是錢日增矣。大曆七年。禁天下鑄銅器。建中初。戶部侍郎韓洵以商州紅崖治銅多。請復洛源廢監起十鑄。歲鑄錢七萬二千緡。每千錢費九百。德宗從之。江淮多鉛錫錢。以銅盪外。不盈斤兩。而價益貴。第千錢爲銅六斤。鑄器則斤得錢六百。故銷鑄者多。而錢益耗。判度支趙贊探連州白銅鑄大錢。一當十。以輕重。貞元初。駱谷散關禁行人以一錢出者。諸道鹽鐵使張滂奏禁江淮鑄銅爲器。惟鑄鑄而已。十年。詔天下鑄銅器。每器一斤。其直不得過百六十。銷錢者以盜鑄論。然而民間錢益少。增出價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賈皆絕。浙西觀察使李若初請通錢往來。而京師商賈齋錢四方貿易者不可勝計。詔復禁之。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綾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京兆尹裴武請禁與商賈飛錢者。度索諸坊十人爲保。鹽鐵使李異以郴州平陽銅坑二百八十餘。復置桂陽監。以兩鑄日鑄錢二十萬。天下歲鑄錢十三萬五千緡。命商賈若錢者。皆出以市貨。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唯銀無益於人。五嶺以北。探銀一兩者流它州。官吏論罪。元和四年。京師用錢。緡少二

十、及有鉛錫錢者。捕之。非交易而錢行衢路者不問。復詔采五嶺銀坑。禁錢出領。六年。貿易錢十緡以上者。參用布帛。蔚州三河治。距飛狐故監二十里。而近河東。節度使王鏐。置鐵疏。拒馬河水鑿錢。工費尤省。以刺史李聽爲使。以五鐵鑄。每鑄月鑄錢三十萬。自是河東鐵錢皆廢。自京師禁錢。家有滯藏。物價浸輕。判度支盧坦。兵部尚書判戶部事王紹鑿。鐵使王播。請許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錢增給百錢。然商人無至者。復許與商人敵。實而易之。然錢重。用輕如故。憲宗爲之。出內庫錢五十萬緡。市布帛。每疋加舊估十之一。會吳元濟王承宗。連帥拒命。以七道兵討之。經費竭。皇甫鑄建議。內外用錢。每緡鑄二十外。復抽五十送度支。以贖軍。十二年。復給京兆府錢五十萬緡。市布帛。而富家錢過五千貫者。死。王公重貶。沒入於官。以五之一賞告者。京師區肆所積。皆方鎮錢。少亦五十萬緡。乃爭市第宅。然富賈倚左右。神策軍官錢爲名。府縣不敢劾問。民間墊陌有至七十者。鉛錫錢益多。吏捕犯者。多屬諸軍。諱集市人。弼奪。毆傷吏卒。京兆尹崔元略。請犯者。本軍本使。沒決。帝不能用。詔送本軍本使。而京兆府遣人。沒決。穆宗即位。京師鬻金銀十兩。亦墊一兩。糴米。鹽百錢。墊七八。京兆尹柳公綽。以嚴法禁止之。羣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詔從俗所宜。內外給用。每緡墊八十。寶歷初。河南尹王起。請銷錢爲佛像者。以盜錫錢論。太和三年。詔佛像以鉛錫土木爲之。飾以金銀。鑄石烏油。鑿鐵唯鑿鑿釘。鑄鈕。得用銅。餘皆禁之。盜鑄者死。是時。峻銷錫錢之禁。告千錢者。賞以五千。四年。詔積錢以七千緡爲率。十萬緡者。期以一年。出之。二十萬以二年。凡交易。百緡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揚州江陵府。以都會之劇。約東如京師。未幾皆罷。八年。河東錫錢復起。鹽鐵使王涯。置飛狐錢院於蔚州。天下歲鑄錢不及十萬緡。文宗病幣輕錢重。詔方鎮縱錢。殺交易時。雖禁銅爲器。而江淮嶺南。列肆鑄之。鑄千錢爲器。售利數倍。宰相李瑋。請加鑄錢。於是禁銅器。官一切爲市之。天下銅坑五十歲。采銅二十六萬六千斤。及武宗廢浮屠法。永平監官李郁。彥請以銅像鑄錢。鑄錢皆歸巡院。州縣銅益多矣。鹽鐵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鑄。許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坊。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爲京錢。大小徑寸。如開元通寶。交易禁用舊錢。會宣宗即位。盡黜會昌之政。新錢以字可辨。復鑄爲像。昭宗末。京師用錢八百五十爲貫。每百錢八十。河南府以八十爲百云。

食貨志四每緡重十二斤○舊書作二十斤。

唐書食貨志

宋翰林學士歐陽修撰

武德元年。文武官給祿。頗減隋制。一品七百石。從一品六百石。二品五百石。從二品四百六十石。三品四百石。從三品三百六十石。四品三百石。從四品二百六十石。五品二百石。從五品百六十石。六品百石。從六品九十石。七品八十石。八品六十石。從八品五

十石。九品四十石。從九品三十石。皆以歲給之。外官則否。一品有職分田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頃。八品二頃。五頃。九品二頃。皆給百里內之地。諸州都督。都護。親王府。官二品十二頃。三品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頃。鎮戍關津。岳濱。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頃。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頃。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六頃。中府五頃。五頃。下府及郎將。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頃。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三頃。中府下府。二頃。五頃。親王府。典軍。五頃。五頃。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三頃。折衝。上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一頃。五頃。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帥。一頃。隊正。副八十畝。親王。以下。又有。永業田。百頃。職事官。一品六十畝。郡王。職事官。從一品五十畝。國公。職事官。從二品三十五畝。縣公。職事官。三品二十五畝。職事官。從三品二十畝。侯。職事官。四品十二畝。子。職事官。五品八畝。男。職事官。從五品五畝。六品七畝。二頃。五畝。八品九畝。二頃。二品。上柱國。三十畝。柱國。二十五畝。上護軍。二十畝。護軍。十五畝。上輕車。都尉。十畝。輕車。都尉。七畝。上騎。都尉。六畝。騎。都尉。四畝。驍騎。飛騎。騎。八十畝。雲騎。武騎。騎。六十畝。故官。五品以上。給同職事官。五品以上。受田寬釋。六品以下。受於本解。解免者。追田。除名者。受口分之田。罪爵者。不別給流內。九品以上。口分。田。終其身。六十以上。停私。乃收。凡給田。而無地者。畝給粟二斗。京師。及州縣。皆有公廩。田。供公私之費。其後。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賜而已。諸司。置公廩。本錢。以番官。貿易。取息。計員。多少。爲月料。貞觀初。百官。得上考者。給祿。一季。未幾。又詔。得上下考。給祿。一年。出使者。與其家。新至官者。計日。給糧。中書。舍人。高季。輔言。外官。卑品。貧賤。宜給祿。養親。自後。以地。租。春秋。給京官。歲。凡五十萬。一千五百。餘斛。外官。降京官。一等。一品。以五十石。爲一等。二品。三品。以三十石。爲一等。四品。五品。以二十石。爲一等。六品。七品。以十五石。爲一等。八品。九品。以十石。五斗。爲一等。無粟。則以鹽。爲祿。十一年。以贖。田。侵漁。百姓。詔。給。逃。還。貧戶。視。贖。田。多少。每。畝。給。粟。二升。謂。之。地。子。是。歲。以。水。旱。復。罷。之。十二年。罷。諸。司。公廩。本錢。以。天下。上。戶。七千人。爲。背。土。視。防。閭。制。而。收。其。課。計。官。多少。而。給。之。十五年。復。置。公廩。本錢。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捕。於。吏。部。所。主。錢。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歲。滿。受。官。諫。議。大夫。稽。遂。良。上。疏。京。七十。餘。司。更。一。二。歲。捉。錢。令。史。六百。餘。人。受。職。太。學。高。第。諸。州。進。士。拔。十。取。五。猶。有。犯。禁。羅。法。者。况。淫。肆。之。人。苟。得。無。恥。不可。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復。詔。給。百。官。俸。十八。年。以。京。兆。府。岐。同。華。鄜。坊。州。陳。地。破。澤。可。墾。者。復。給。京。官。職。田。二十。二。年。置。京。諸。司。公廩。本錢。捉。以。令。史。府。史。胥。士。永。徵。元。年。廢。之。以。天下。租。脚。直。爲。京。官。俸。料。其。後。又。薄。斂。一。歲。稅。以。高。戶。主。之。月。收。息。給。俸。尋。額。以。稅。錢。給。之。歲。總。十五。萬。二千。七百。三十。緡。一。品。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雜。用。一。千。二百。二。品。月。俸。六千。食。料。一。千。五百。雜。用。一。千。三。品。月。俸。五千。一。百。雜。用。九。百。四。品。月。俸。三千。五百。食。料。雜。用。七百。五。品。月。俸。三千。食。料。雜。用。六百。六。品。月。俸。二千。食。料。雜。用。四百。七。品。月。俸。一千。七。百。五。十。食。料。雜。用。三百。五。十。八。品。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三百。雜。用。二百。五。十。九。品。月。俸。一千

五十。食料二百五十。雜用二百。行署月俸一百四十。食料三十。職事官又有防閑庶僕。一品防閑九十六人。二品七十二人。三品四十八人。四品三十二人。五品二十四人。六品庶僕十五人。七品四人。八品三人。九品二人。公主有邑士八十人。郡主六十人。縣主四十人。外官以州府縣上下中為差。少尹長史司馬及丞。減長官之半。參軍博士。減判司之三。主簿縣尉。減丞之三。錄事。市令。以參軍職用為輕重。京縣錄事。以縣尉職用為輕重。羈縻州官。給以土物。關鹽官。給以年支輕貨。折衝府官。則有仗身。上府折衝都尉六人。果毅四人。長史別將三人。兵曹二人。中下府各減一人。皆十五日而代。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光祿大夫。同職事官。公廩。雜用不給。員外官。檢校判試。知給祿料。食糧之半。散官。勳官。衛官。減四之一。致仕。五品以上。給半祿。解官。充侍亦如之。四夷宿衛。同京官。天下置公廩本錢。以典史主之。收贏十之七。以供佐史以下。不賦粟者。常食。餘為百官俸料。京兆河南府錢三百八十萬。太原及四大都督府二百七十五萬。中都督府上州二百四十二萬。下都督府中州一百五十四萬。下州八十八萬。京兆河南府京縣一百四十三萬。太原府京縣九十一萬三千。京兆河南府畿縣八十二萬五千。太原府畿縣諸州上縣七十七萬。中縣五十五萬。中下縣二十八萬五千。折衝上府二十萬。中府減四之一。下府十萬。麟德二年。給文官五品以上仗身。以掌閑幕士為之。咸亨元年。與職事官皆罷。乾封元年。京文武官視職事。品給防閑庶僕。百官俸出於租調。運送之費甚廣。公廩出舉。典史有微項。墮墮田宅。以免責者。又以雜職供薪炭。納直倍於正丁。儀鳳三年。王公以下。率口出錢。以充百官俸食。防閑庶僕。邑士仗身。封戶。調露元年。職事五品以上。復給仗身。光宅元年。以京官八品九品俸薄。詔八品歲給庶僕三人。九品二人。文武職事三品以上。給親事帳內。以六品七品子為親事。以八品九品子為帳內。歲納錢千五百。謂之品子課錢。三師三公。開府儀同三司。百三十人。嗣王郡王。百八十八人。上柱國。領二品以上職事。九十五人。領三品職事。六十九人。柱國。領二品以上職事。七十三人。領三品職事。五十五人。護軍。領二品以上職事。六十二人。領三品職事。三十六人。二品以下。又有白直執衣。二品白直四十人。三品三十二人。四品二十四人。五品十六人。六品十人。七品七人。八品五人。九品四人。二品執衣十八人。三品十五人。四品十三人。五品九人。六品七品各六人。八品九品各三人。皆中男為之。防閑庶僕。皆壯歲而代。外官五品以上。亦有執衣。都護府不治州事。亦有仗身。都護四人。副都護長史司馬三人。諸曹參軍士二人。上鎮將四人。中下鎮將上鎮副三人。中下鎮副各二人。鎮倉曹。開令丞。丞。主副各一人。皆取於防人。衛士。十五日而代。宿衛官。三品以上仗身三人。五品以上二人。六品以下及散官。五品以上各一人。取於養上衛士。役而不放。課親王出藩者。府佐史。典軍。典軍。有事力人。數如白直。諸司。諸使。有守當及聽子。以兵及勳官為之。白直執衣。以下分三番。周歲而代。供役不贖。後皆納課。仗身錢六百四十。防閑庶僕。白直錢二千五百。執衣錢一千。其後親事帳內。亦納課。如品子之數。州縣。典史。捉公廩。本錢。省收利十之七。富戶。幸免。僱役。貧者。破產。甚眾。祿。少。監。灌。河。訥。計戶。滿出。每丁加升尺。所增蓋少。流亡漸復。倉庫充實。然後取於正賦。罷新加者。開元十年。

中書舍人張嘉貞。又陳其不便。遂罷天下公廩本錢。復稅戶。以給百官。籍內外職出賦。逋還戶。及貧民。罷職事五品以上仗身。十八年。復給京官職田。州縣。錢一歲。稅錢為本。以高戶。捉之。月收。贏以給外官。復置天下公廩本錢。收贏十之六。十九年初。罷職田。頃。敵。租。價。無。過。六。斗。地。不。毛。者。畝。給。二。斗。二十四年。令百官。防閑。庶僕。俸。食。雜。用。以。月。給。之。總。稱。月。俸。一。品。錢。三。萬。一。千。二。品。二。萬。四。千。三。品。一。萬。七。千。四。品。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七。五。品。九。千。二。百。六。品。五。千。三。百。七。品。四。千。一。百。八。品。二。千。四。百。七。十。五。九。品。一。千。九。百。一。十。七。雜。米。則。歲。再。給。之。一。品。七。百。斛。從。一。品。六。百。斛。二。品。五。百。斛。從。二。品。四。百。六。十。斛。三。品。四。百。斛。從。三。品。三。百。六。十。斛。四。品。三。百。斛。從。四。品。二。百。五。十。斛。五。品。二。百。斛。從。五。品。百。六。十。斛。六。品。百。斛。自。此。十。斛。為。率。至。從。七。品。七。十。斛。八。品。六。十。斛。自。此。五。斛。為。率。至。從。九。品。五。十。斛。外。官。降。一。等。先。是。州。縣。無。防。人。者。籍。十。八。以。上。中。男。及。殘。疾。以。守。城。門。及。倉。庫。門。謂。之。門。夫。番。上。不。至。者。問。月。督。課。為。錢。百。七。十。七。二。百。至。是。以。門。夫。資。課。給。州。縣。官。二。十。九。年。以。京。畿。地。狹。計。丁。給。田。猶。不。足。於。是。分。諸。司。官。在。都。者。給。職。田。於。都。畿。以。京。師。地。給。貧。民。是。時。河。南。北。賦。田。食。稅。桑。有。詔。公。廩。職。田。有。桑。者。毋。督。絲。課。天。寶。初。給。員。外。郎。料。天下。白。直。錢。役。丁。十。萬。有。詔。罷。之。計。數。加。稅。以。供。用。人。皆。以。為。便。自。開。元。後。置。使。甚。眾。每。使。各。給。雜。錢。宰相。楊。國。忠。身。餘。數。官。室。封。外。月。給。錢。百。萬。幽。州。平。盧。節。度。使。安。祿。山。隨。右。節。度。使。哥。舒。翰。兼。使。所。給。亦。不。下。百。萬。十二。載。國。忠。以。兩。京。百。官。職。田。送。租。勞。民。請。五。十。里。外。輸。于。縣。倉。斗。納。直。二。錢。百。里。外。納。直。三。錢。使。百。官。就。請。于。縣。然。縣。吏。欺。盜。蓋。多。而。閉。司。有。不。能。自。直。者。十。四。載。兩。京。九。品。以。上。月。給。俸。加。十。之。二。同。正。員。加。十。之。一。兵。興。權。臣。增。領。諸。使。月。給。厚。俸。比。開。元。制。祿。數。倍。至。德。初。以。用。物。不。足。內。外。官。不。給。料。錢。郡。府。縣。官。給。半。祿。及。白。直。品。子。課。乾。元。年。亦。給。外。官。半。料。及。職。田。京。官。給。手。力。課。而已。上。元。年。復。令。京。官。職。田。以。時。輸。送。受。加。耗。者。以。枉。法。賦。論。其。後。籍。田。為。軍。糧。矣。永。泰。末。取。州。縣。官。及。折。衝。府。官。職。田。苗。子。三。之。一。市。輕。貨。以。賑。京。官。大。歷。元。年。敕。天下。青。苗。錢。得。錢。四。百。九。十。萬。緡。輸。大。盈。庫。封。太。府。左。右。藏。錢。而。不。發。者。累。歲。二。年。復。給。京。兆。府。及。畿。縣。官。職。田。以。三。之。一。供。軍。餉。增。稅。青。苗。錢。一。畝。至。三。十。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至。十。萬。楊。綰。常。袞。為。相。增。京。官。正。員。官。及。諸。道。觀察。使。都。團。練。使。副。使。以下。料。錢。初。檢。校。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月。給。錢。十二。萬。至。是。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請。同。正。官。從。高。而。給。之。文。官。一。千。八。百。五。十。四。員。武。官。九。百。四。十。二。員。月。俸。二。十。六。萬。緡。而。增。給。者。居。三。之。一。先。是。州。縣。職。田。公。廩。田。每。歲。六。月。以。白。簿。上。尚。書。省。覆。實。至。十。月。輸。送。則。有。黃。籍。歲。一。易。之。後。不。復。簿。上。唯。授。租。清。要。官。而。職。卑。者。稽。留。不。付。黃。籍。亦。不。復。更。矣。德。宗。即。位。詔。黃。籍。與。白。簿。皆。上。有。司。建。中。三。年。復。減。百。官。料。錢。以。助。軍。李。泌。為。相。又。增。百。官。及。畿。內。官。月。俸。復。置。手。力。資。課。歲。給。錢。六。十。一。萬。六。千。餘。緡。文。官。千。八。百。九。十。二。員。武。官。八。百。九。十。六。員。左。右。衛。上。將。軍。以下。又有。六。雜。給。一。日。糧。米。二。日。鹽。三。日。私。馬。四。日。手。力。五。日。隨。身。六。日。春。冬。服。私。馬。則。有。芻。豆。手。力。則。有。資。錢。隨。身。則。有。糧。米。鹽。春。冬。服。則。有。布。絹。絨。綿。射。生。神。策。軍。大。將。軍。以下。增。以。鞋。比。大。歷。制。祿。又。厚。矣。州。縣。官。有。手。力。雜。給。錢。然。俸。最。薄。者。也。李。泌。以。度。

支有兩稅錢。豐饒使有案權錢。可以擬經費中外給用。每符墊二十號戶部除陌錢。復有關
官俸料職田錢積戶部。號戶部別貯錢。御史中丞專掌之。皆以給京官。歲費不及五十五萬
緡。京兆和羅辰支給諸軍冬衣亦往往取之。減王公以下永樂田。郡王職事官從一品田五
十頃。國公職事官正二品田四十頃。郡公職事官從二品田三十頃。縣公職事官正四品田
十四頃。職事官從四品田十一頃。尚書主檢校四品京官者月給料錢三十萬。祿百二十石。
尚書主檢校五品京官者料錢二十萬。祿百石者。自李泌增百官俸當時以為不可腹削矣。
然有名存而職廢。額去而俸在者。宰相李吉甫建議減之。遂為常法。于時祠祭雜夷賜宴別
設皆長安舊年人吏主辦。二縣置本錢配納質。積戶收息以供費。諸使提錢者給牒。免徭役
有罪。府縣不敢劫治民間有不敢本錢立虛契子孫相承為之。管有破首。謂附廢。使納
利錢受賂。御史中丞柳公綽奏。諸使提錢戶。府縣得捕役賂者毀之。自是不得錢者不
納利矣。議者以兩省尚書自御史臺總樞機正百寮。而借稱息利。非馭官之體。元和九年。戶
部除陌錢。每符增墊五錢。四時給諸司諸使之登。置驛使官督之。御史一人覈其侵漁。起明
年正月。收息五之一號。元和十年。新收置公廩本錢。初提錢者私增公廩本。以防耗失。而富
人乘以為姦。可督者私之。外以通官錢迫登閭里。民不堪其擾。御史中丞崔從奏。增錢者不
得踰官本。其後兩省提錢官給驛逐利。江淮之民。鬻茶鹽以撓法。十三年。以職田多少不均
每司收草粟以多少為差。其後宰相李珣楊嗣復。堂厨食利。擾民煩碎。於是罷堂厨提
錢官。置庫入計費。唐世百官俸錢。會昌後不復增減。今著其數。太師太傅太保錢二百萬。
太尉司徒司空百六十萬。侍中百五十萬。中書令門下中書侍郎左右僕射太子太師太保
太傅百四十萬。尚書御史大夫太子少師少保少傅百三十萬。都防禦使副使監
軍十五萬。觀察使十萬。左右丞侍郎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祿費殿中內
侍監御史中丞太常宗正大理司農太府卿監太僕光祿衛尉卿國子祭酒將作少府監太
子賓客詹事諸府尹大都督府長史都團練使副使上州刺史八萬。太常宗正少卿太子左
右庶子節度副使刺史知軍事七萬。六軍統軍諸府少監少卿國子司業少詹事六萬
五千。左右衛金吾衛上將軍六軍大將軍六萬。左右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
上將軍上州別駕五萬五千。郎中司天監太子左右諫德家令寺僕寺率更寺令親王傅別
勅判官觀察團練判官掌書記上州長史司馬五萬左右。左右衛金吾衛大將軍懷化大將軍諸
府大都督司錄參軍事補赤縣令四萬五千員外郎起居郎通事舍人起居舍人著作郎內
常侍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太常宗正殿中祿書丞大理正國子博士京師官苑總監監都水
使者太子中舍中允王府長史歸德將軍節度使支使防禦判官上州錄事參軍事畿縣
上縣令四萬。懷化中郎將三萬七千。左右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殿前左右
射生軍神策軍大將軍左右衛金吾衛將軍三萬六千。補闕殿中侍御史諸府大都督府判
官赤縣丞三萬五千。懷化郎將三萬二千。拾遺司天少監六局奉御內常侍監御史御史
臺主簿太常博士陵置令大理司直中書主書門下錄事太子贊善典內洗馬司議郎王府

司馬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監門衛六軍射生神策軍將軍歸德中郎將觀察防禦團練推
官巡官緡赤縣丞兩赤縣主簿尉上州功曹參軍以下上縣丞三萬。城門郎祕書郎著作
郎六局直長十六衛六軍諸府十率府長史懷化司階畿縣丞緡赤縣主簿尉二萬五千。歸
德司階二萬三千。五官正太常寺協律郎陵署丞諸寺監主簿國子太學廣文助教都水監
丞詹事府司直太子通事舍人文學三寺丞五局郎正府諸議參軍友畿縣主簿尉二
萬。懷化中候萬八千。十六衛六軍十率府率副率中郎中郎將萬七千三百五十。歸德中候
萬七千四百。四門助教十六衛佐祕書省崇文弘文館校書郎正字太常寺奉禮郎太祝社太
樂鼓吹署令四門助教京師宮苑總監副監九成宮總監監主事十六衛六軍衛佐尚書省
都事萬六千。十六衛六軍中候太子內率府千牛六千一百七十四。內寺伯懷化司戈諸府
大都督府參軍事文學博士錄事上州參軍事博士萬五千。歸德司戈萬四千。十六衛六軍
十率府左右郎將親王府典軍副典軍萬三千八百。司戈內率府備身僕寺進馬三千七百
一十二符寶郎內調者監九寺諸監詹事府丞太醫署令太學廣文四門博士中書門下主
事太子文學侍醫諸府都督府醫博士法直兩赤縣錄事上州錄事市令萬三千。懷化執戟
長上萬一千。門下省典儀侍御醫司天臺丞都水監主簿率府衛佐諸司主事御史臺主事
萬二千。司醫大醫署丞歸德執戟長上一萬。醫佐大理寺評事太常宗正寺詹事府主簿寺
監內侍省司天臺左右春坊詹事府祿事主事八千。司階千牛備身左右七千九百九十。京
都園苑四面監監兩京諸市中尚武庫武成王廟署令王府接局主簿記室錄事參軍事七
千。司天臺主簿靈臺郎保章正上局署令七品陵廟令京師宮苑總監丞司竹溫泉監監太
子內坊丞王府功曹以下參軍事親王國令公主邑司令六千。奚官內僕內府局令司竹溫
泉副監五千。書算律學博士內調者中局署令上局署丞五官掣壺正京師園苑四面監九
成宮總監副監醫針博士醫監陵廟令司竹溫泉監丞太子藥藏局丞王府參軍事王國大
農公主邑司丞四千。獄丞國子監直講掌司儀中局署丞監膳監作監事食醫尚寮進馬
奉乘主乘典乘司庫司原十六衛十率府錄事親勳驍府兵曹參軍事司天臺司辰司曆監
候內坊典直宮教博士樂正醫正下正按察院禁下博士針醫下書算助教陵廟太樂鼓吹
署丞京師園苑四面監九成宮總監丞諸總監主簿太子典膳內直典設宮門局丞三寺主
簿親王國尉丞三千。十六衛六軍十率府執戟長上左右中郎將二千八百五十。

考證
食貨志五四門助教○此句已見前文。疑重出。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舊五代史食貨志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案食貨志序。原本開伏。卷中惟鹽法裁之較詳。其田賦雜稅諸門。僅存大略。疑明初是書已有殘闕也。今無可採補。姑存其舊。】

梁祖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後。以夷門一鎮。外嚴烽燧。內辟汴蔡。厲以耕桑。薄以租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于河上。河南之民。雖困于繫運。亦未至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斂輕而田園可樂故也。及莊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謙為相。庸使峻法。以剝下厚。欲以奉上。民產雖竭。軍食尙虧。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饑饉。不三四年。以致顯隕。其義無他。蓋賦役重而資區失望故也。【案以上見容齋三筆所引薛史。釋其文義。當保食貨志序。今錄于卷首。】

唐同光三年二月。勅魏府小菽豆稅。每畝減放三升。城內店肆園圃。比來無稅。頃因僞命。遂有配徵。後來以所徵物色。添助軍裝。衣賜將令通濟。宜示矜獨。今據緊慢。去處于見輸稅絲上。每兩作三等。酌量納錢。收市軍裝。其絲仍與除放。其年閏十二月。吏部尚書李琪上言。請賦稅不以折納為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為名。止以正稅加納。勅曰。本朝徵科。惟配有兩稅。至十折納。當不施為宜。依李琪所論。應逐稅合納錢物。斛斗鹽錢等。宜令租庸司指揮。並准元徵本色輸納。不得改更。若令有移改。即須具事由聞奏。天成元年四月。勅應納夏秋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止納正稅數。不量省耗。四年五月。戶部奏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逐年所徵夏秋稅。和兼鹽麴折徵錢穀。起徵各視其地節候早晚。分立期限。其月勅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戶自通供手狀。具頃畝多少。五家為保。委無隱漏。據連狀本州具狀送省。州縣不得迭差人檢括。如人戶隱欺。許令陳告。其田倍令并徵。長興二年六月。勅委諸道觀察使。屬縣于每村定有力人戶。充村長。與村人議。有力人戶。出剩田苗。補貧下不追。青者。即具狀徵收。有詞者。即排段檢括。自今年起。為定額。有經災涉及。逐年進處。不在此限。三年十二月。三司奏。請諸道。上供稅物。充兵士衣服。不足。其天下所納斛斗及錢除支贖外。請依時折納。糴糶。從之。

晉天福四年正月。勅應諸道節度刺史。不得擅加賦役。及于縣邑別立監徵。所納田租。委人戶自量自斂。

周顯德三年十月。宣三司指揮諸道州府。今後夏稅。以六月一日起徵。秋稅。至十月一日起徵。永為定制。五年七月。賜諸道均田圖。十月。命左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下諸州檢定民和。六年春。諸道使臣。回總計檢到戶二百三十萬九千八百一十二。

唐同光二年。度支奏。請勝示州府。縣鎮軍民商旅。凡有買賣。並須使八十陌錢。二月。詔曰。錢者。即古之泉布。蓋取其流行天下。布散人間。無積滯則交易通。多貯藏則士農困。故西漢與

改幣之制。立告幣之條。所以權蓄買而防大姦也。宜令所散下州府。常須檢察。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貯見錢。又工人銷鑄。為銅器。兼沿邊州鎮。設法鈐轄。勿令商人般載出境。三月。知唐州晏駢。安。市肆間點檢錢。內有錫鐵小錢。揀得不少。皆是江南。綱商挾帶而來。詔曰。帛布之幣。難以銷錫。惟是江湖之外。盜鑄尤多。市肆之間。公行無畏。因是綱商挾帶。舟楫往來。換易好錢。藏貯富室。實為盜弊。須有條流。宜令京兆。諸道。于坊市。行便錢。內點檢。雜惡鉛錫錢。並宜禁斷。沿江州縣。每有舟船到岸。嚴加察。不許將雜鉛錫錢。往來換易好錢。如有私藏。並行收納。天成元年八月。中書門下奏。訪聞近日。諸道州府。所賣器價。貴多是銷鑄見錢。以邀厚利。乃下詔曰。宜令遍行曉告。如原舊係銅器。及碎銅。即許鑄造。仍令生銅。鑄物。每斤。價定二百文。熟銅。鑄物。每斤。四百文。如違省價。買賣之人。依盜鑄錢律。文科斷。清泰二年十二月。詔御史。張曉。告中外。禁用鉛錢。如違犯。準條流處分。

晉天福二年。詔禁一切銅器。其銅鏡。今後官鑄。造于東京。置場貨賣。許人收買。于諸處。與販去。周廣順元年三月。勅。銅法。今後官中。更不禁斷。一任與販。所在一色。即不得瀉破。為銅器。貨賣。如有犯者。有人。糾告。捉獲所犯。人。不計多少。斤兩。並處死。其地分。所由。節級。決春杖。十七放。鄰保。人。決。杖。十七。放。其。告。事。人。給。與。賞。錢。一。百。貫。文。江南。因。唐。舊。制。鑄。州。置。永。平。監。鑄。錢。池。州。求。寧。監。建。州。永。豐。監。並。鑄。錢。杭州。置。保。興。監。鑄。錢。

唐同光二年二月。詔曰。會計之重。誠難居先。矧彼兩池。實有豐利。頃自兵戈擾攘。民庶流離。既場務以墜廢。致程課之虧失。重茲查理。須仗規模。將立事以成功。在從長而就便。宜令河中。節度使。張。王。李。繼。麟。兼。充。制。置。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仍。委。便。制。一。條。貫。一。五。代。會。要。同。光。三。年。二。月。勅。魏。府。每。年。所。徵。隨。絲。鹽。錢。每。兩。與。減。放。五。文。逐。年。儀。寶。監。鹽。食。鹽。大。鹽。兩。次。冷。鹽。每。斗。與。減。五。十。禁。鹽。與。減。三。十。天。成。元。年。四。月。勅。諸。州。府。百。姓。合。散。鹽。今。後。每。年。祇。二。月。內。一。度。俵。散。依。夏。稅。限。納。錢。長。興。四。年。五。月。七。日。諸。道。鹽。鐵。轉。運。使。奏。諸。道。州。府。鹽。法。條。流。元。末。一。鑿。定。審。議。具。如。後。應。食。鹽。州。府。省。司。各。置。榷。鹽。折。博。場。院。應。是。鄉。村。並。通。私。商。與。販。所。有。折。博。並。每。年。人。戶。食。鹽。並。不。許。將。帶。一。斤。一。兩。入。城。侵。奪。榷。鹽。課。利。如。違。犯。者。一。兩。已。上。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一。斤。已。上。三。斤。買。賣。人。各。杖。七。十。三。斤。已。上。五。斤。買。賣。人。各。杖。八。十。五。斤。已。上。十。斤。買。賣。人。各。杖。九。十。十。斤。已。上。不。計。多。少。買。賣。人。各。決。春。杖。二。十。處。死。所。有。犯。鹽。人。隨。行。錢。物。鹽。等。並。納。入。官。所。有。元。本。家。業。莊。田。如。是。全。家。逃。走。者。即。行。點。納。仍。許。殺。賊。脚。戶。經。過。店。主。並。脚。下。人。力。等。糾。告。等。第。支。與。優。給。如。知。情。不。告。與。賣。鹽。人。同。罪。其。犯。鹽。人。經。過。處。地。分。門。司。廂。界。巡。檢。節。級。所。由。并。諸。色。關。連。人。等。不。專。覺。察。委。本。州。隨。時。斷。訖。報。省。如。是。門。司。關。津。口。鋪。捉。獲。私。鹽。依。下。項。等。第。一。半。賞。錢。十。斤。已。上。至。五。十。斤。支。賞。錢。二。十。千。五。十。斤。已。上。至。一。百。斤。支。賞。錢。三。十。千。一。百。斤。已。上。支。賞。錢。五。十。千。應。食。末。鹽。地。界。州。府。縣。鎮。並。有。榷。鹽。場。院。久。來。內。外。禁。法。即。未。一。鑿。條。流。應。剴。嚴。煎。

鹽不計多少斤兩並處極法。兼許四鄰及諸色人等陳告。等第支給賞錢。欲指揮此後犯一兩已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一斤已上至二斤買賣人各杖七十。二斤已上至三斤買賣人各杖八十。三斤已上至五斤買賣人各杖九十。五斤已上買賣人各杖一百。杖二十處死。如是收到鹽土鹽水即委本處煎煉。鹽數準條科斷。或有已會違犯不至死刑。經斷後公然不懼條流再犯者。不計斤兩多少。所犯人並處極法。其有極難場院員寮節級人力煎鹽池。容隨戶般鹽船綱押軍將衙官梢工等具知鹽法。如有公然偷盜官鹽或將貨買其買賣人及窩盤主人知情不告。並依前項刑例。五斤已上處死。其諸色開連人等並合支賞錢。即準洛京諸鎮條流事例指揮。顆末青白等鹽元不許界分參雜。其顆鹽先許通商之時。指揮不得將帶入末鹽地界。如有違犯。一斤一兩並處極法。所有隨行物色除鹽外。一半納官。一半與捉事人充賞。其餘鹽色未有畫一條流。其洛京并鎮定邢州管內多北京末鹽。入界提獲。並依洛京條流科斷。欲指揮。此後但顆末青白諸色鹽侵界參雜。捉獲並準洛京條流施行。一應諸道今後若捉獲犯私鹽鹽人罪犯分明。正該條法。便仰斷遣訖奏。若稍涉疑誤。紙須申奏取裁。

晉天福中。河南河北諸州除舊鹽錢外。每年末鹽界分場務。約糶一十七萬貫有餘。言事者稱難得此錢。百姓多犯鹽法。請將上件食鹽錢于諸道州府計戶。每戶一貫至二百為五等配之。然徒任人逐便與販。既不虧官。又益百姓。朝廷行之。諸處場務亦且仍舊。俄而鹽貨頓賤。去出鹽遠處州縣每斤不過二十文。近處不過一十文。掌事者又難改其法。奏請重制鹽場稅。蓋欲絕其與販。歸利于小官也。七年十二月。宣旨下三司。應有往來鹽貨悉稅之。過稅每斤七文。住稅每斤十文。其諸道州府應有屬州鹽務。並令省司差人勾當。既而糶鹽雖多。而人戶鹽錢又不放免。至今民甚苦之。五代會要。晉天福元年十一月。赦節文。洛京管內逐年所配人戶食鹽。起來年每斗減放十文。

周廣順元年九月。詔改鹽法。凡犯五斤已上者處死。煎鹽鹽犯一斤已上者處死。先是漢法。不配斤兩多少。並處極刑。至是始革之。三年三月。詔曰。青白池務。素有定規。祇自近年。頗乖循守。比來膏鹽一石抽稅錢八百文。足陌鹽一斗白鹽一石抽稅錢五百文。鹽五升其後青鹽一石抽稅錢一千。訪問更改已來。不便商賈。善人漢戶。求利艱難。宜與優饒。庶令存濟。今後每膏鹽一石依舊抽稅錢八百文。以八十五為陌鹽一斗。白鹽一石抽稅錢五百。鹽五升。此外更不得別有邀求。訪問邊上鎮鋪于善漢戶。市易難。衷私有抽稅。今後一切止絕。五代會要。周廣順二年九月十八日。勅條流禁私鹽鹽法如後。一諸色犯鹽鹽所犯一斤已下至一兩杖八十。配役五斤已下。一斤已上。徒三年。配役五斤已上。並決重杖一頓。處死。一應所犯鹽鹽開津門司。府巡門保如有透泄。並行勸懲。一刮煉煎煉私鹽。所犯一斤已下。徒三年。配役一斤已上。並決重杖一頓。處死。犯私鹽者。提到鹽水。稱煎成鹽。秤登定罪。逐處凡有鹽商之地。所在官吏節級所由。常須巡檢。村坊鄰保。遇相受察。若有所犯。處彰。並行勸懲。一所犯私鹽。捉事告事人各支賞錢。以係省錢。充至死刑者。賞錢五十千。

充賞慶州青白糶稅完有透稅條流。所有隨行驢畜物色一半支與捉事人充賞。其餘一半并鹽並納入官。欲故且依舊一斗已上至三斗杖七十三斗已上至五斗徒一年。五斗已上處死。安邑解縣兩池榷鹽院河中節度兼判之時申到盡一事件條流等準勅牒。兩池所出鹽。舊日苦無文榜。如擅將一斤一兩準元勅條。並極法。其犯鹽人應有錢物。並與捉事充賞者。切以兩池禁榷峻阻。不通人行。四面各置場門。弓射分孽。鹽池分居住。並在棘園裏面。更不別有差遣。祇令巡護鹽地。如此後有人偷盜官鹽一斤一兩出池。其犯鹽人並準元勅條流處分。應有錢物。並納入官。其捉事人依下項定支。優給若是巡檢弓射池場門子。自不專切巡察。致有透漏到棘園外。被別人捉獲。及有糾告。兼同行反告官中。更不坐罪。陳告人亦依捉事人支賞。應有知情偷盜官鹽之人。亦依犯鹽人一例處斷。其不知情。關連人。臨時酌情定罪。所有透漏地分。弓射及池場門子。如是透漏出鹽二十斤已下。徒一年。一十斤已上至二十斤支賞錢一十千。二十斤已上至五十斤支賞錢二十千。五十斤已上至一百斤支賞錢三十千。一百斤已上支賞錢五十千。而項所定。奪到鹽法條流。其應屬州府捉獲犯之人。便委本州府檢條流科斷。訖申奏。別報省司。其屬省院。捉到犯鹽之人。干死刑者。即勘情罪申上。候省司指揮。不至極刑者。便委務司準條流決放。訖申報從之。三年十月。勅遼河已北州府界元是官場。今後除城郭草市。內仍舊禁法。其鄉村並許鹽貨通販。逐處有隸南之地。一任人戶煎煉。與販則不得越遼河。入不通商地界。文獻通考。五年。既取江北諸州唐主奉表入貢。自帝以江南無南田。願得海陵鹽監南屬。以贖軍。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當別有處分。乃詔歲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士卒。稍稍歸之。

周顯德二年正月。世宗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晉漢已來。不與支破。食廩所納。新物尚除省耗。况水路所般。豈無損折。起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唐天成三年七月。詔曰。應三京鄴都及諸道州府鄉村人戶。自今年七月後。于是秋田苗上。每畝納糶錢五文。足陌一任百姓自造私醜酒。其錢隨夏秋徵納。其京鄴都及諸道州府縣鎮坊界內。應逐年買官醜酒。便許自造醜酒。貨賣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終。一年逐戶計算。都買糶錢數。內十分只納二分。以充榷酒錢。便從。今年七月。後管數徵納榷酒。戶外。其餘諸色人。亦許私造酒。供家。即不得私賣。如有故違。便即糾察。勒依中等酒。戶納榷。其坊村一任沽賣。不在納榷之限。時孔循以麵法殺一家于洛陽。或獻此以為愛其人。便子國。故行之。長興元年二月。敕書節文。諸道州府人戶。每秋苗一畝。上元徵糶錢五文。今後特放二文。只徵三文。二年。詔曰。酒醜所重。糶錢是須。緣賣價太高。禁條嚴峻。士庶因新而抵犯。刑名由是以滋彰。爰行改革之文。庶息煩苛之政。各隨苗量。定稅錢。訪聞數年。已來。雖犯法者稀。而傷民則甚。蓋以亂離日久。貧下戶多。縱過昇平。便勤稼穡。各務耕田。墾井。孰能枕藉。藉既隨例。以均攤。遂抱虛而輸。漸成凋弊。深可憫傷。况欲置豐財。必除時病。有利之事。方切施行。無名之求。尤宜廢罷。但得日新之理。何辭夕改之嫌。應在京諸道苗畝。

上所徵糶錢等便從。今年夏秋放其糶官中自造。委逐州減舊價一半。于在城換斷貨買。在城居人不得私造。外鄉村人戶。或要供家。一任私造。勅下之日。人甚悅之。周顯德四年七月。詔曰。諸道州府糶務。今後一依往例。官中禁法賣糶。逐處先置都務。候勅到日。或仰停罷。據見在糶數。準備貨買。兼據年計合。使糶數依時。踴造。候人戶將到。價錢數計。不得賒賣。抑配與人。

攷證

志八食貨志至于折納。折納原本訛折約。今據文改正。委人戶自量自鑿。鑿原本訛築。今據五代會要改正。置場貨賣。置場京本訛置常。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宋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上(農田)

昔武王克商訪箕子以治道。箕子為之陳洪範九疇。五行五事之次。即曰農用八政。八政之目。即以食貨為先。五行天道也。五事人道也。天人之道。治而國家之政。興焉。是故食貨而下。五事之職。備舉於是矣。宗伯掌邦禮。必有食貨而後備。備必有食貨而後委。委積豐司。空掌邦土。民必有食貨而後可奠於厥居。司徒掌邦教。民必有食貨而後可與於禮。司寇掌邦禁。民必有食貨而後可遠於刑。司馬掌邦政。兵必有食貨而後可用於征伐。其曰農用八政。農食貨之本也。唐杜佑作通典。首食貨而先田制。其能推本洪範八政之意歟。宋承唐五季之後。太祖與削平諸國。除藩鎮留州之法。而粟帛錢幣成聚。王畿嚴守令勸農之條。而稻粟桑麻務盡地力。至於太宗。剛用殿。輕賦薄斂之制。日與羣臣講求而行之。傳至真宗。內則升中告成之事舉。外則和戎安邊之事滋。由是食貨之議。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幣。夏國增賜。養兵兩陲。費累百萬。然帝性恭儉。故取民之制。不至措克。神宗欲伸中國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之流。售其強兵富國之術。而青苗保甲之令行。民始罹其害矣。哲宗元祐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紹聖而後。章惇倡紹述之說。稅復作。徽宗既立。蔡京為豐亨豫大之言。苛征暴斂。以濟多慾。自速禍敗。高宗南渡。雖失舊物之半。猶東南地產之儲。足以裕國。然百五十年之間。公私相給而已。考其祖宗立國初意。以忠厚仁恕為基。尚使究其所為。勉而進於王道。亦孰能禦之哉。然終宋之世。卒國不為不長。其強稅征權。規撫節。日煩簡。疏密。無以大異於前世。何哉。內則牽於繁文。外則撓於強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不但已徵求於民。謀國者處乎其間。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巨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資遠利。宋臣於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即區區然較其得失。察議廢格。後之所議。未有以瘳於前。其後數人者。又復替之如前。使上之為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為民者。無自信守。因革紛紜。非是實亂。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謂儒者論議多於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又謂漢文景之殷富。得諸黃老之清靜。為黃老之學者。大忌於粉更。宋法果能然乎。時有古今。世有升降。天地生財。其數有限。國家用財。其端無窮。歸於一是。則生之者寡。食之者眾。為之者疾。用之者舒。之外。無他技也。宋舊史志。食貨之法。或騷試而輒已。或亟言而未行。仍之則徒重籍。約之則不見其始末。姑去其泰甚。而存其可為鑒者。為篇次。離為上下。其一曰農田。二曰方田。三曰賦稅。四曰布帛。五曰和糴。六曰漕運。七曰屯田。八曰常平義倉。九曰課役。十曰振恤。或出或入。動關民生。國以民為本。周列之於上。篇焉。其一曰會計。二曰銅鐵錢。三曰會子。四曰鹽。五曰茶。六曰酒。七曰院治。八曰礬。九曰商稅。十曰市易。十一曰均輸。十二曰互市。舶法。或損或益。有係國體。國不以利為利。故列之下

篇焉。各疏其事。二十有二。通為十有四卷云。農田之制。自五代以兵戰為務。條章多闕。周世宗始遣使均括諸州民田。太祖即位。循用其法。建隆以來。命官分詣諸道均田。苛暴失實者。輒譴黜。申明周顯德三年之令。課民種樹。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為差。梨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之非者。鄰伍為擊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秩滿第其課為殿最。又詔所在長吏。議民有能廣植桑柘。墾闢荒地者。止輸舊租。縣令佐能招徠勸課。致戶口增羨。野無曠土者。議賞。諸州各隨風土所宜。量地廣狹。土壤瘠墾。不宜種藝者。不須責課。遇豐歲則議民謹。蓋歲節費用。以備不虞。民伐桑柘為薪者。罪之。剝桑三工。以上為首者。死。從者流三千里。不滿三工者。減死配役。從者徒三年。太宗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為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某家有種。某戶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同鄉三老里胥。召集餘夫。分畫曠土。勸令種時。候歲熟。共取其利。為農師者。蠲稅免役。民有飲博。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即為永業。官不取其租。其後以煩擾罷。初農時。太宗嘗令取畿內青苗。觀之。聽政之次。出示近臣。是歲畿內。菽粟苗皆長數尺。帝顧謂左右曰。朕每念耕稼之勤。苟非兵食所資。固當盡復其租。稅端拱初。親耕籍田。以勸農事。然畿甸民苦稅重。兄弟既壯。乃析居其田。故聚稅於一家。即棄去。縣歲按所棄地。除其租。已而匿他舍。冒名佃作。帝聞而思革其弊。會知封丘縣。賈卞言之。乃詔賜緋魚。捐百正。擢太子中允。知開封府。司錄事。俾按察京畿諸縣。田租。批專務。苛刻。以求課最。民實逃亡者。亦搜索於隣里。親成之家。益造新籍。甚為勞擾。數月罷之。時州縣之吏。多非其人。土地之利。不盡出。租稅減耗。賦役不均。上下相蒙。積習成敝。乃詔諸州通判。具如何均平賦稅。招輯流亡。惠恤孤貧。察姦。凡民間未便事。限一月。附奏。以聞。而比年多稼。不登。富者操奇贏之資。貧者取倍稱之息。一或小稔。富家肯愷。愈急。稅調未畢。資儲罄然。遂令州縣。戒里胥。老察視。有取富民錢。麥。貸財。出息不得。賸。未輸。稅。毋得先償私。逾。違者罪之。言者謂江北之民。雜植諸穀。江南專種稻。雖土風各有所宜。至於參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於是詔江南兩浙。荆湖。嶺南。福建。諸州。長吏勸民。益種諸穀。民乏粟。麥。黍。豆。種者。於淮。北。州。郡。給之。江北。諸州。亦令。就。水。廣。種。抗。稻。並。免。其。租。淳。化。五。年。宋。毫。數。州。牛。疫。死。者。過。半。官。借。錢。令。就。江。淮。市。牛。未。至。屬。時。雨。霑。足。帝。慮。其。耕。稼。失。時。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踏。運。以。人。力。即。分。命。秘書。丞。直。史。館。陳。旻。等。即。其。州。依。式。製。造。給。民。凡。州。縣。曠。土。許。民。佃。佃。為。永。業。錫。三。歲。租。三。歲。外。輪。三。分。一。官。吏。勸。民。墾。田。悉。書。于。印。紙。以。俟。旻。賞。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於。積。穀。而。務。農。鹽。鐵。權。斯。為。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兩。浙。兩。湖。兩。河。東。諸。路。地。里。發。遠。難。加。勸。督。未。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三。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幾。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喪。耕。稼。而。事。游。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錫。其。租。調。寬。以。歲。時。然。解。縣。擾。之。每一。戶。歸。業。則。剝。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錢。追。督。責。問。繼。踵。而。來。雖。蒙。鈔。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瘡。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

公稅亦既亡。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或計其直。或解官用以檢稅。或債主取以償。生計蕩然。焉無所詣。以茲浮薄。絕意歸耕。如授以閑曠之田。廣募游惰。誘之耕耨。未計賦租。許令別置。販圖便宜。從事。兩民力豐寡。農畝肥瘠。均配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雞豚。給授桑土。澆灌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度市間遺之資。並立條制。俟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即計戶定征。量田輸稅。若民力不足。官借糧錢。或以市債。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戶部。帝覽之。喜。令靖條奏。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勸諭。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乏糧種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為三品。以舊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為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墾瘠而無水旱之患者為中品。既墾瘠復患於水旱者為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者給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十丁為限。若寬鄉田多。即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梨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課。宰相呂端謂請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以其狀付有司。詔監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乃以靖為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穎襄鄆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帝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寢。真宗景德初。詔諸州不堪牧馬閑田。依職田例。招主客戶。多方種蒔。以扶府分三等輸課。河朔戎寇之後。耕具頗闕。牛多瘠死。二年內出踏致式。詔河北轉運使詢於民間。如可用。則官造給之。且令有司議市牛送河北。又以兵罷。民始務農。耕什器。遂權除生熟鐵度河之禁。是歲命權三司使丁謂取戶稅條勅及臣民所陳田利害。與鹽鐵判官張若谷戶部判官王曾等參詳。刪定。成景德農田勅五卷。三年正月。上之。謂等又取唐開元中宇文融請置勸農判田檢戶口田土偽濫且慮別置官煩擾而諸州長吏除當勸農乃請少卿監為刺史。關門使以上知州者。並兼管內勸農事。及通判並兼勸農事。諸路轉運使副兼本路勸農使。詔可。大中祥符四年。詔曰。火田之禁。著在禮經。山林之間。合順時令。其或昆蟲未蟄。草木猶蕃。輒縱燎原。則傷生類。諸州縣人畀田。並如鄉土舊例。自餘焚燒野草。須十月後方得縱火。其行路野宿人所在檢察。毋使延燒。帝以江淮兩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古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種。擇民田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內出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後又種於玉宸殿。帝與近臣同觀。舉刈。又遣內侍持於朝堂示百官。稻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粒差小。不擇地而生。六年。免諸路農器之稅。明年。諸州牛疫。又詔民買耕牛勿算。繼令羣牧司選醫牛古方。頒之天下。天禧初。詔諸路自今候登熟方奏豐稔。或以奏豐稔而非時災沴者。即須上聞。違者重寘其罪。先是民訴水旱者。夏以四月。秋以七月。荆湖淮南江浙川峽廣南水田不得過

期。逾期者更勿受。令佐受訴即分行檢視。白州遣官覆檢。三司定分數蠲稅。亦有朝旨特增免數及應檢者。許其倚格。京畿則特遣官覆檢。太祖時亦或遣官往外州檢視。不為常制。甚有免覆檢者。至是。又以覆檢煩擾。止遣官就州所閱視。即定蠲數。時久龍改造。令開封府驗民京城四面禁闕草城許其耕牧。三年。詔民有孝弟力田。優賞。計者。長吏倍存恤之初。朝議置勸農之名。然無職局。四年。始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為勸農使。使臣為副使。所至取民籍視其差等。不如式者懲革之。勸農使。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陷稅。凡農田事悉領焉。置局案籍印給之。凡奏舉親民之官。悉令條析勸農之績。以為殿最黜陟。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闢。仁宗繼之。益務約已愛人。即位之初。下詔曰。今宿麥既登。秋種向茂。其令州縣諭民務謹蓋藏。無或妄費。上書者言賦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牙前將吏應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內。過是者。論如違制律。以田賞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牽於陰陽之說。至不敢舉事。又聽數外置墓田五頃。而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即廢。時又禁近臣置別業。京師及寺觀毋得市田。初真宗崩。內遣中人持金賜玉泉山僧寺市田。言為先帝植福。後毋以為例。是寺觀稍益市田。明道二年。殿中侍御史段少連言。頃歲中人至澠水軍。稱詔市民田給僧寺。非舊制。詔還民田。收其直入官。後承平。浸久。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井冒佃。習以成俗。重禁莫能止。恐帝敦本務農。屢詔勸。觀隊於郊。歲一再出。又躬耕籍田。以先天下。景祐初。患百姓多去農為兵。詔大臣條上兵農得失。議更其法。遣尚書職方員外郎沈厚載出使。循磁相那洛鎮。趙等州教民種水田。京東轉運司亦言。濟堯開多閑田。而青州兵馬都監郝仁禹知田事。請命規度水利。募民耕墾。從之。是秋。詔曰。仍歲饑歉。民多失職。今秋稼甫登。方事斂獲。州縣毋或追擾。以妨農時。刑獄須證逮者。速決之。帝每以水旱為憂。資元初。詔諸州旬上雨雪者。為令慶曆三年。詔民犯法可矜者。別為贖令。鄉民以穀麥。市人以錢帛。謂民重穀。用免刑罰。則農桑自勸。然卒不果行。參知政事范仲淹言。古者三公兼六卿之職。唐命相判尚書六曹。或參諸道鹽鐵轉運使。請於職事中擇其要者。以輔臣兼領。於是。以賈昌朝領農田。未及施為。而仲淹罷。事遂止。皇祐中。於苑中作寶岐殿。每歲召輔臣觀刈穀麥。自是罕復出郊矣。帝聞天下廢田向多。民罕土著。或棄田流徙。為開民。天聖初。詔民流積十年者。其田聽人耕。三年而後收。減舊額之半。後又詔流民能自復者。賦亦如之。既而又與流民限百日復業。蠲賦役五年。減舊賦十之八。期不至聽他人得耕。至是。每下赦。輒以招輯流亡。募人耕墾為言。民被災而流者。又復其舊。緩其期。招之。詔諸州長吏。令佐能勸民修陂池。溝洫。久之。天下生齒益蕃。開田益廣。獨京西唐都間尚多曠土。入草莽者十八九。或請徙戶實之。或議置屯田。或欲遠廢唐州為縣。嘉祐中。唐守趙尚寬言。土曠可闢。民希可招。而州不可廢。得漢郡信臣故陂渠遺跡。而修復之。假牛教種。食以誘耕者。勸課勞來。歲餘。流民自歸。及淮南湖北之民。至者二十餘戶。引水溉田。幾數萬頃。變瘠瘠為膏腴。監司上其狀。三司使包拯亦以為言。遂留再任。治

平中歲滿當去。英宗嘉其勤且尚以興輯特進一官。賜錢二十萬。復留再任。時患守令數見。詔察其有實課者增秩再任。而尚寬應。詔為天下。後太守高賦。亦以能勸課被獎。留再任。天下舉田。景德中。丁謂著會計錄云。總得一百八十六萬餘頃。以是歲七百二十二萬餘戶計之。是四戶耕田一頃。是而知天下墾田多矣。又川陝廣南之田。頃畝不備。第以五賦約之。至天聖中。國史則云。開寶末。墾田二百九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頃六十畝。至道二年。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二十五畝。天禧五年。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八十四頃三十三畝。而開寶之數。乃倍於景德。則謂之所錄。固未得其實。皇祐治平三司皆有會計錄。而皇祐中。墾田二百二十八萬餘頃。治平中。四百四十萬餘頃。其間相去不及二十年。而墾田之數。增倍。以治平數視天禧。則猶不及。而叙治平錄者。以謂此特計其賦租。以知頃畝之數。而賦租所不如者。十居其七。率而計之。則天下墾田無慮三千餘萬頃。是時累朝相承。重於擾民。未嘗窮按。故莫得其實。而墾田見於籍者。猶四十八萬頃。治平四年。詔曰。歲比不登。今春時雨。農民桑蠶。莫不勤勞。一歲之功。併在此時。其委安撫轉運司。勅戒州縣吏。省事息民。無奪其時。諸路墾田。三十年者。除其稅十四。四十年以上十五。五十年以上十六。分百年以上七分。佃及十年。輸五分。二十年。輸七分。若為令。神宗熙寧元年。襄州宜城令朱玆復脩水渠。墾田六千頃。詔遷一官。權京西轉運使。謝景溫言。在法請出戶五年內科役皆免。免賦。汝州四縣。客戶不一。二年便為舊戶。糾扶與之同役。因此即又逃竄。田土荒蕪。欲乞置墾田務差官。專領四縣荒田。召人請射。更不以其人隸屬諸縣。賦額須五年乃撥附。則五年內自無差科。如招及千戶以上者。優獎。詔不置務。除從所請。明年。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墾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種植之法。墾塘圩埤。墾溝洫利害者。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隨功利大小酬賞。民占荒田。若歸業者。責相保任。逃犯者。保任為輸之。已行新法。縣分田土。頃畝川港。墾塘之類。令佐受代具。墾開墾之數。授諸代者。令照籍有實。乃代中書。請勸民栽桑。帝曰。農桑衣食之本。民不敢自力者。正以州縣約。以為實升其戶等耳。宜申條禁。於是司農寺諸立法。先行之開封。視可行。頒於天下。民種桑柘。毋得增賦。安肅廣信。順安軍保州。令民即其地植桑。榆。或所宜木。因可限。墾戎馬官。計其活茂多寡。得差減在戶和數。活不及數者。罰責之。補種與脩水利。起墾。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凡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神宗元豐元年。詔開墾田水利。民力不能給。役者。貸以常平錢。數京西南路。流民實耕牛者。免稅。五年。都水使者。道三澗。奏自大名抵乾寧。跨十五州河。徙地凡七千頃。乞募人耕種。從之。哲宗即位。宣仁太后臨朝。首起司馬光為門下侍郎。委之以政。詔天下。臣民皆得以封事言。民間疾苦。先抗疏曰。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寒耕熱耘。器體足。戴日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織。而積之寸。而成之。其動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蟻。蜂。為之災。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所食者。糠粒而不足。所衣者。絺。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而况聚斂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

剝窮民。收養淨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今者。薄賦薄。使畝畝之民。得上封事。雖其言辭。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初熙寧六年。立法勸民栽桑。有不遵令。則做屋粟。里布為之罰。然長民之吏。不能究宜。德意。民以為病。至是。楚丘民胡昌等言。其不便。詔罷之。且蠲所贖金。與平縣。抑民田為牧地。民亦自言。詔悉還之。元祐四年。詔湖州縣積水。買田。在任官能為民。經畫疏導。溝。畝。退。出。良。田。自。百。頃。至。千。頃。第。賞。崇。寧。中。廣。東。南。路。轉。運。判。官。王。覺。以。開。闢。荒。田。幾。及。萬。頃。詔。遷。一。官。其。後。知。州。部。使。者。以。能。課。民。種。桑。率。優。其。第。秩。為。政。和。六。年。立。管。幹。圩。岸。圍。岸。官。法。在。官。三。年。無。墾。損。埋。塞。者。賞。之。京。畿。提。點。刑。獄。王。本。言。前。任。提。舉。常。平。根。括。諸。縣。天。荒。瘠。地。一。萬。二。千。餘。頃。入。稻。田。務。已。佃。者。五。千。三。百。餘。頃。尚。虛。令。佐。不。肯。究。心。詔。比。開。墾。地。格。推。賞。平。江。府。與。脩。園。田。二。千。餘。頃。令。佐。而。下。以。差。減。磨。助。年。八。年。權。准。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任。諒。奏。高。郵。軍。有。逃。田。四。百。四。十。六。頃。楚。州。九。百。七。十。四。頃。泰。州。五。百。七。十。二。頃。平。江。府。四。百。九。十。七。頃。以。六。路。計。之。何。可。勝。數。欲。諸。縣。專。選。官。按。籍。根。括。詔。無。丞。處。委。他。官。除。並。從。之。宣。和。二。年。臣。僚。上。言。監。司。守。令。官。帶。勸。農。莫。剛。上。意。欲。立。四。證。驗。之。按。田。荒。蕪。治。之。途。較。戶。產。登。降。之。數。驗。米。穀。貴。賤。之。價。考。租。賦。盈。虧。之。數。四。證。具。則。其。實。著。矣。命。中。書。審。定。取。旨。五。年。詔。江。東。轉。運。司。根。括。到。逃。田。一。百。六。十。頃。一。十。六。畝。兩。浙。根。括。到。四。百。五。十。六。頃。召。人。出。租。專。充。今。年。增。屯。戍。兵。衣。糧。初。政。和。中。品。官。限。田。一。品。百。頃。以。差。降。殺。至。九。品。為。十。畝。限。外。之。數。並。同。編。戶。差。科。七。年。又。詔。內。外。官。親。檢。置。田。在。京。不。得。過。五。十。頃。在。外。不。得。過。三。十。頃。不。免。科。差。搖。役。支。移。雖。奉。御。筆。許。執。奏。不。行。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即。位。命。有。司。招。誘。農。民。歸。業。者。振。貸。之。錢。欠。租。免。耕。牛。秋。五。年。廣。州。州。學。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大。略。謂。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僱。民。復。卒。類。為。盜。賊。宜。做。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使。為。農。以。耕。田。之。羨。雜。紐。錢。為。以。為。什。一。之。稅。本。朝。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一。馬。率。為。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此。方。百。里。之。縣。所。出。賦。稅。之。數。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給。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始。一。編。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精。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二。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綿。絹。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醋。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尋。以。勳。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建。炎。以。來。內。外。用。兵。所。在。多。逃。絕。之。田。紹。興。二。年。四。月。詔。兩。浙。路。收。買。牛。具。貸。淮。東。人。戶。七。月。詔。知。興。國。軍。王。知。永。興。縣。陳。升。率。先。奉。詔。誘。民。墾。田。各。增。一。秋。三。年。九。月。戶。部。言。百。姓。棄。產。已。詔。二。年。外。許。人。請。射。十。年。內。雖。已。請。射。及。充。職。田。者。並。罷。歸。業。孤。幼。及。親。屬。應。得。財。產。者。守。令。驗。實。給。還。冒。占。者。論。如。律。州。縣。奉。行。不。虔。監。司。按。劾。從。之。先是。臣。僚。言。詔。州。縣。拘。籍。被。虜。百。姓。稅。賦。而。苛。酷。之。吏。不。考。其。實。其。間。有。父。母。被。

處兒女存者。有中道脫者。有全家被虜。而親屬偶歸者。一髮籍沒。人情皇皇。故有是命。十月募佃。江東西開田三等定租。上田畝輸米一斗五升。中田一斗。下田七升。四年。貸廬州民錢萬緡。以買耕牛。五年五月。立守令墾田最嚴格。殘破州縣。墾田增及一分。郡守升三季名次。增及九分。選一官。虧及一分。降三季名次。虧及九分。一官。縣令差減之增虧。各及十分者。取旨賞罰。其後以兩淮荆湖等路。民稍復業。而曠土尚多。戶部復立格上之。每州增墾田千頃。縣半之。守宰各進一秩。州五百。縣虧五之一。皆展磨。詔頒之諸路。增墾荒田開墾者。虧熟田不因災傷而致荒者。又令縣具歸業民數及墾田多寡。月上之州。州季上轉運。轉運歲上戶部。戶部置籍以考之。七月。都督行府言。潭州岳澧荆南歸業之民。其田已佃者。以附近開田與之。免三年稅。無產願受開田者。亦與之。上諭輔臣曰。淮北之民。極貧而至。亦可給田。以廣招徠之意。六年。減江東諸路田稅額。知平江府章誼言。民所甚苦者。惟科無法。稅不均。鹽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無稅之田。使下戶為之破產。乞委通判一員。均平賦役。九年。宗正少卿方庭實言。中原士民。奔逃南州。十有四年。出達十年之限。及流徙避遠。卒未能歸者。望詔有司。別立限年。戶部議曰。復降放日為始。再期五年。如期滿無理認者。見佃人依舊承佃。中原士民。流寓東南。往往有墳墓。或官拘禁。或民冒占。便行給還。從之。十一年。復買牛貸淮南農戶。十二年。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且言。平江歲入。昔十七萬有奇。今按籍雖三十萬。然實入纔二十萬耳。詢之士人。皆歎隱也。望考按覈實。自平江始。然後施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相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秦檜亦言。其說簡易可行。程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正緣經界不正。行之。乃公私之利。以椿年為兩浙路轉運。則使措置經界。椿年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為民除害。不增稅額。十三年。以提舉洪州玉隆觀。胡忠顯。謀開徐林議。沮經界。停官遠徙。以民田不上稅簿者。沒官。稅簿不詳者。罪官吏。時量田不實者。罪至徒流。江山尉汪大猷。白椿年曰。法峻民未喻。固有田少而供多者。願許陳首。追正。椿年為之輕刑。省費甚衆。十四年。以椿年權戶部侍郎。措置經界。孽以母憂去。以兩浙轉運副使王鈇。權戶部侍郎。措置。十五年。詔戶部及所遣官。委曲措置。務使賦稅均而無擾。又因與國軍守臣宋時言。詔諸州縣。逐期歸業者。其田已佃及官賣者。即以官用之。可耕者給還。十六年。王鈇以疾罷。十七年。復以李椿年權戶部侍郎。措置經界。先是。真州兵燹之餘。瘠瘵未復。洪興祖為守。請復租二年。明年。又復請之。自是。流民復歸。十八年。墾荒田至七萬餘畝。十九年。詔勅令所開定官。鄭克行。四川經界法。克頤。夔州縣。所謂省莊田者。雖蔬果桑柘。莫不有征。而印蜀民田。至什稅其五。通判嘉州楊承日。仁政而虐行之。非法意也。上不遵令。下不擾民。則仁政得矣。召諸邑令。謂曰。平易近民。美成在久。其謹行之。無愧於心。何畏焉。事遂成。為列郡最。其後民有訴不均者。殿中侍御史曹筠劾椿年。罷之。上謂。檜曰。若下川受重稅。將無以輸。曰。臣已諭戶部侍郎。宋觀。有未均處。願與改正。二十年。詔兩淮。填宜。穀置力田科。募民就耕。以廣官莊。知資州楊師錫言。有司奉行失當。田畝不分。賦稅市居丈尺。隙田。亦充稅產。於是降詔曰。椿年乞行

經界。去民十害。今聞寢失本意。凡便民者。依已行。害民者。與追正。二十一年四月。宋觀罷。二十六年正月。上謂輔臣曰。經界事。李椿年主之。若推行就緒。不為不善。今諸路往往中輟。願得一通曉經界者。款曲講之。會潭州府轉運判官王之望。上書言。蜀中經界利害甚悉。明年。以之望提點刑獄。舉經界事。三月。戶部言。蜀地狹人夥。而京西淮南。皆曠。官田尚多。許人承佃。官貸牛種。八年。仍償並。免租十年。次遞半之。滿三年。與其業願往者。給據津發。上曰。善。但貧民年。請荒田。安能便得牛種。若不從官貸。未免為虛文。可令相度支給。四月。通判安觀軍王時升言。淮南土皆膏腴。地未盡闢。民不加多者。緣禁強占良田。而無徧耕之力。流民極貧而至。而無開耕之地。望凡荒田。許人刻佃。戶部議。期以二年。未墾者。即如所請。京西路如之。詔以時升為司農寺丞。十月。用御史中丞湯聘舉言。離軍添差之人。授以江淮湖南荒田。入項為世業。所在郡以二歲奉充牛種費。仍免租稅十年。丁役二十年。二十八年。王之望言。去年分遣官。詣經界。不均縣。裁正。今已迄事。此後吏民。尚敢扇搖。以疑百姓者。乞重寘于法。從之。二十九年。知潭州魏良臣言。本州歸業之民。以熟田為荒。不輸租。今令給甲種。自明年始。不許許人告。以為田賞之。戶部議。期驗百日。依舊稅法。詔可。三十年初。令純州平江縣民。實田輸稅。畝輸米二升四合。孝宗隆興元年。詔凡百姓。逃棄田宅。出三十年無人歸認者。依戶絕法。乾道元年正月。都省言。淮民復業。宜先勸課農桑。令丞植桑三萬株。至六萬株。守備部內。植二十萬株以上。並論賞有差。二月。三省樞密院言。歸正人貧乏者。散居兩淮。去冬。淮民種麥甚廣。逃亡未歸。無人收獲。詔諸郡。量口均給。其已歸業者。毋例擾之。四年。知鄂州李椿奏。州雖在江南。荒田甚多。請佃者。開墾未幾。便起毛稅。度田追呼。不任其擾。旋即逃去。今欲召人。請射。免稅三年。三年之後。為世業。三分為半。輸苗一分。更三年。增一分。又三年。全輸。歸業者。別以荒田給之。又詔楚州。給歸正人田。及牛具。種糧錢五萬緡。六年二月。詔曰。朕深惟治。不加進思。有以正其本者。今欲均稅法。嚴限田。抑游手。務農桑。凡是數者。卿等二三大臣。為朕任之。十有二月。監進奏院李結。獻治田三議。一曰。務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大略謂。浙西低田。特堤為固。若堤岸高厚。則水不能入。乞於蘇湖常秀諸州。水田塘浦。要處。官以錢米貸田主。乘此農隙。作堰增高。則堤成而水不為患。方此饑饉。俾食其力。因其所利而利之。秋冬旱涸。湮泮斷流。車軌脩築。尤為省力。詔令胡堅常相度。以聞。其後戶部以三議切當。但工力浩濶。欲曉有田之家。各依鄉原。畝步出錢米。與和用之人。更相儲蓄。庶官無所費。民不告勞。從之。七年二月。知揚州吳公武奏。朝廷以淤淮荒殘之久。未行租稅。民復業與創戶者。雖阡陌相望。然開之官者。十纔二三。成糧後來。稅重昔。晚唐民務稼穡。則增其租。故播種少。吳越民墾荒田。而不加稅。故無曠土。望詔兩淮。更不增賦。庶民知勸。詔可。十月。司馬級請勸民種麥。為來春之計。於是詔江東西湖南。北淮東西。路帥漕官。為借種。即諭大姓假貸。農民廣種。依賑濟格。推賞。仍上已種。頃畝。請賞。九年。王之奇奏。增定力田賞格。募人開耕荒田。給官告。綾紙。以備書填。及官會十萬緡。充農具等。用以種樹。不足。又詔兩淮。東總領所。借給稻三萬石。淳熙五年。詔湖北佃戶。開墾荒田。止輸舊稅。若包占頃畝。未悉開墾。

詔下之日。期以二年。不能偏耕者。拘作營田。其增稅制佃之令。勿行。六年五月。提舉浙西常平茶鹽頭師魯奏。設勸課之法。欲重農桑。廣種植也。今鄉民於已田連接開曠。磚磽之地。舉成田園。用力甚勤。或以未陳起稅。爲人所訟。即以盜耕罪之。何以勸力田哉。止宜實田起稅。非特可敢告許之風。亦見盛世重農之意。詔可。十一月。臣僚奏。此今諸路帥漕督守令勸農種麥。歲上所增頃畝。然土有宜否。湖南一路。唯衡永等數郡宜麥。餘皆文具。望止諭民以勸種麥。免其歲上增種之數。庶得勸課之實。七年。復詔兩浙江淮湖南京西路帥漕督守令勸民種麥。務要增廣。自是每歲如之。八年五月。詔曰。適者得天之時。蠶麥既登。及命近甸取而視之。則僅短薄。非種植風厲之功。有所未至。朕將稽勸惰而詔督罰焉。是歲。連雨下田被浸。詔兩浙諸州軍與常平司措置。再借種糧與下戶播種。毋致失時。十一月。輔臣奏。田世雄言。民有麥田。雖墾無種。若貸與貧民。猶可種春麥。臣僚亦言。江浙旱田。雖已耕亦無麥種。於是詔諸路帥漕常平司。以常平麥貸之。先是知揚州鄭良嗣言。兩淮民田。廣至包占。多未起稅。朝廷累限展首。今限滿適旱。乞更展一年。詔如其請。九年。著作郎袁樞振兩淮還奏。民占田不知其數。二稅既免。止輪教勸之課。力不能舉。則廢爲荒地。他人請佃。則以疆界爲詞。官無稽考。是以野不加闢。戶不加多。而郡縣之計益窘。望詔州縣書立券。占田多而輸課少者。隨畝增之。其餘閑田。給與佃人。庶幾流民有可耕之地。而田萊不至多荒。紹熙元年。初朱熹爲泉之同安簿。知二郡。經界不行之害。至是知漳州會臣僚請行閩中經界。詔監司條具其事。下郡。嘉訪問講求。繕悉備。乃奏言。經界最爲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處公私兩利。獨泉漳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勞逸。而後一州之利病。獨任其必可行也。然必推擇官吏。委任責成。度量步畝。算計精確。畫圖造帳。費從官給。隨產均稅。特許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今欲每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而合一州租稅錢米之數。以產錢爲母。每文輸米幾何。錢幾何。止於一倉一庫受納。既輸之後。却視原額。分隸爲省計。爲贖田。爲學糧。爲常平。各撥入諸倉庫。版圖一定。則民業有經矣。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戶。固所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善爲說辭。以惑羣聽。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沮怯。此則不能無慮。輔臣請于漳州明年春。詔漕臣陳公亮同熹協力奉行。會農事方興。熹益加講究。冀來歲行之。細民知其不擾而利於己。莫不鼓舞。而貴家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皆爲異論。以搖之。前詔遂格。熹請祠去。五年。瀾州旱傷百姓。貸稻種三萬二千一百石。慶元元年二月。上以歲凶。百姓饑病。詔曰。朕德非薄。饑饉者。未必得賦。偏聚於所近。不能均濟。賦官吏視成而不省。賦其各恪意措畫。務使實惠不廢。毋以虛文蒙上。則朕汝嘉。寧宗開禧元年。變路轉運判官范孫言。本路施於等州荒遠。綿亘山谷。地曠人稀。其占田多者。須人排墾。富家之家。誘客戶墾室遷去。乞將皇祐官莊。客戶遷移之法。校定。凡爲客戶者。許役其身。毋及其家屬。凡典賣田宅。聽其離業。毋就租以

充客戶。凡貸錢止憑文約交還。毋抑勒以爲地容。凡客戶身故。其妻改嫁者。聽其自便。女歸其自嫁。庶使深山窮谷之民。得安生理。刑部以皇祐逃移舊法。輕重適中。可以經久。淳熙比附略人之法。太重。今後凡理訴官莊客戶。並用皇祐舊法。從之。嘉定八年。左司諫黃序奏。兩澤愆期。地多荒白。知餘杭縣趙師恕。勸民種麻粟豆麥之屬。蓋種稻則費少。利多。種種則勞多。獲少。慮收成之日。田主欲分官課。實輸。則非徒無益。若使之從。便種多寡。皆爲已。有則不勸。而動民可無幾。望如所陳。下兩浙兩淮江東西等路。凡有耕種失時者。並令種種。主毋分其地利。官無取其秋苗。庶幾農民得以續食。官免振救之費。從之。知婺州趙舉夫。行經界於其州。整有倫緒。而蔡夫報罷。士民相率請于朝。乃命趙師舉繼之。後二年。魏豹文代師。師爲守。行之益力。於是向之上戶。析爲貧下之戶。實田隱爲逃絕之田者。粲然可考。凡結甲冊戶產簿。丁口簿。魚鱗圖類。姓簿。二十三萬九千有奇。勸庫儲以藏之。歷三年而後。上其事于朝。淳祐二年九月。故曰。四川累經兵火。百姓棄業避難。官以其曠土權耕屯。以給軍食。及民歸業。占據不還。自今凡民有契券。界至分明。析在州縣屯官。隨即歸還。其有違戾。許民越訴。重罪之六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謝方叔言。豪強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井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爲之勢。所謂富貴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克。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內。歸之食。兼井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爲之防乎。去年詔官管以限田爲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則用邊餉。皆仰和糶。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糶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加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貨。不可長保。苟若捐金助國。共紓目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諭二三大臣。據臣僚論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兼井以塞。于以尊朝廷。于以裕國計。陛下勿率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從之。十一年九月。故曰。監司州縣。不許非法估籍民產。戒非不嚴。而貪官婪吏。往往不問所犯輕重。不顧同居。有分財產。一例估籍。殃及平民。或戶絕之家。不與命繼。或經陳訴許。以給還。輒假他名支破。竟成乾沒。或有典業不聽收贖。遂使產主無辜失業。遠戾官吏。重責典憲。是歲。信常歸州嘉興府舉行經界。景定元年九月。故曰。州縣校核幼幼財產。往往便行侵用。迨至年及陳乞。多稱前官用過。不即給還。自今如尙違戾。以吏業估償官論。以違制。不以去官。放降原減。咸淳元年。監御史趙順孫言。經界將以便民。雖闕下戶之所深願。而未必蒙宗大姓之所盡樂。自非有以深服其心。則亦何以使其情之悉乎哉。且今之所謂推排。非昔之所謂自實也。推排者。委之鄉都。則徑捷而易行。自實者。責之於人戶。則散漫而難集。嘉定以來。之經界。時至近也。官有正籍。鄉都有副籍。彰列明分。莫不具在。爲鄉都者。不過按成牘。而更業主之姓名。若夫紹興之

經界其時則遠矣其籍之存者寡矣因其鑄差備比而求焉由一而百由百而千由千而萬其畝步訂其主佃亦莫如鄆都之便也朱熹所以主經界而闢自實者正謂是也州縣能守朝廷鄆都任責之令又隨諸州之便宜而為之區處當必人情之悉乎不令而行矣從之三年司農卿兼戶部侍郎李綱言夫經界實諸明矣而脩明卒不行皆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遵理財之名下之不樂其成者又每借為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放詰猾吏奸民之欺寧忍取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編走阡陌必盡畫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紐折計等奸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而以都統保選任才富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三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察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違監司察郡之意弛嚴其貌令信其實開期之秋冬以竟其事首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備施行焉大抵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稅承佃猶可公租額重而納重則佃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百執事之人皆得為浸漁之道於耕者也李世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需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管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歲幣至其將亡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請欲省和糴以紓民力而其弊極多其租尤重宋亡遺患猶不息也凡水田官田之法公田見於史者竄其始末而悉載于篇有足鑒者焉紹興元年詔宣州太平州守臣修圩二年以修圩錢米及貸民種糧並於宣州常平糴倉撥借三年定州縣圩田租額充軍儲建康府永豐圩租米歲以三萬石為額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十餘頃近歲舉田不及三之一至是始立額五年江東帥臣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跋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無水旱之災本朝廢唐舊法始有盜湖為田者其禁甚嚴政和以來朋為應奉始廢湖為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餘湖上虞每縣收租不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莫若先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尚多望詔漕臣盡廢之其江東西圩田蔡秀園田令監司守令條上於是詔諸路漕臣議之其後議者雖稱合廢竟仍其舊初五代馮氏於潭州東二十里因諸山之泉築堤澇水號曰龜塘澇田萬頃其後堤壞歲旱民皆阻廢七年守臣呂頤浩始募民修復以廣耕稼十六年知袁州張成已言江西良田多占山岡豈委守令講設塘澇之利其後比部員外郎李詠言淮西高原處舊有跋塘謂給錢募以時修濬知江陰軍將及祖亦請濬治本軍五節濬以洩水脩復橫河支渠以溉旱乃並詔諸路常平司行之每季以施行聞二十年三年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湖涸之地多為

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墾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泛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望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田疇均利從之二十四年大理寺丞周瓊言臨安平江湖秀泗州下田多為積水所浸緣溪山諸水併歸太湖自太湖分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于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惟白茅二浦最大今泥沙淤塞宜決浦故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泗州無窮之利詔兩浙漕臣視之二十八年兩浙轉運副使趙子瀾知平江府蔣瑤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為湖沙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患天聖間漕臣張輪嘗於常熟崑山各開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濬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憲復嘗開濬今諸浦濬塞又非補比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萬餘緡米十萬餘斛於是詔監察御史任古復視之既而古至平江言常熟五浦通江誠便若依所請以五千功月餘可畢詔以激貨庫錢平江府上供米如數給之二十九年子瀾又言父老稱崑山塘與丁涇地勢等若不濬福山塘則水必倒注于丁涇乃命併濬之隆興二年八月詔江浙水利久不講格勢家園田壅塞流水諸州守臣按視以聞於是知湖州鄭作濬知宣州許尹知秀州姚憲知常州劉唐禧並乞開園田濬港濬湖詔湖州委朱夏卿秀州委會楷平江府委陳彌作常州江陰軍委葉謙言宣州太平州委沈楫措置九月刑部侍郎吳芾言昨守紹興常請開濬湖廢田二百七十頃復湖之舊水無泛濫民田九千餘頃悉獲倍收今尚有低田二萬餘畝亦湖也百姓交佃畝值纔兩三緡欲官給其半盡廢其田去其租戶部請符浙東常平司同紹興府守臣審細標遷從之乾道二年四月詔漕臣王炎開浙西勢家新園田草蕩荷蕩菱蕩及跋湖溪港岸際旋築埭圍農耕種者所至守令同共措置炎既開諸園田凡租戶貸主家種糧債負並奏蠲之六月知秀州孫大雅代還言州有柘湖澗山湖當湖澗支港相貫西北可入於江東南可達於海旁海農家作壩以却鹹潮雖利及一方而水患實害鄰都設疏導之則又害及旁海之田若於諸港浦置障閉不惟可以洩水而旱亦獲利然工力稍大欲率大姓出錢下戶出力於農墾治之於是以兩浙轉運副使姜詵與守臣視之詵與秀常州平江府江陰軍條上利便詔秀州華亭縣張涇輝并澗山東北通跋塘港澗處俟今年十一月與格江陰軍常州蔡涇輝及中港明年春與格利港俟休役一年與格平江府姑蘇之三年三月詵使還奏開濬舉功通洩積水久浸民田露出墾岸臣已諭民趁時耕種恐下戶闕本良田復荒望令浙西常平司貸給種糧又奏措置提督監格等官知江陰軍徐憲等減廢勸年有差四年以彭州守臣梁介修復三縣一十餘堰澇之利及於隣邦詔介直移開利路轉運判官七年王炎言興元府山河堰世傳漢蕭蕭所作本朝嘉祐中提舉史紹上堰法獲降勅書刻石堰上紹興以來戶口凋疎堰事荒廢遂委知興元府吳拱修復發卒萬人助役宜撫司及安撫都統司共用錢三萬一千餘緡費修六堰濬大小渠六十五里凡澆南鄉堡城出二十三萬三千畝有奇詔獎諭拱八年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葉衡

言奉詔覈實。寧國府太平州圩岸內。寧國府惠民化城舊圩四十餘里。新築九里餘。太平州黃池鎮。穩定圩四十餘里。臨福等五十四圩。周一百五十餘里。包圍圩在內。蕪湖縣圩周二百九十餘里。通當塗圩共四百八十餘里。並高廣堅緻。湖水一岸。種植榆柳。足捍風濤。詢之農民。實為永利。於是詔獎諭判。寧國府魏王愷略曰。大江之場。其地廣袤。使水之蓄洩不病。而皆為膏腴者。圩之為利也。然水土壅滯。從昔善墾。脚步格據。政巨防屹。然有倏動。止深用敷。九年八月。臣僚言。江西連年荒旱。不能預與水利為之備。於是乃降詔曰。朕惟旱乾水溢之災。發湯湯時。有不能免。民未告病者。備先具也。豫幸諸郡縣。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實。高仰之地。雨不時至。苗輒就枯。意水利不修失。所以為早備乎。唐韋丹為江西觀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則天下至廣也。農為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穀也。今諸道山川原甚家。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濬滌。陂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歟。其為朕相丘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糶行水。勿使失時。雖有豐凶。而力田者。不至拱手受弊。亦天人相因之理也。朕將即勤惰而賞罰焉。淳熙二年。兩浙轉運判官陳峴言。昨奉詔。徧走平江府常州江陰軍。諭民併力開濬利港。諸處並已畢功。始欲官給錢米。歲不下數萬。今皆百姓相率効力。而成詔常熟知縣劉穎特增一秩。餘論賞有差。三年。賜皇子判明州魏王愷詔曰。陂湖川澤之利。或通或塞。存乎其人。四明為州實治。鄞之鄉。東西凡十四。而錢湖之水。實溉其東之七。吏惰不虔。葑蕪蕪翳。利失其舊。農人病焉。卿臨是邦。乃能講求。利便而濬治之。遂使並湖七鄉之田。無異時旱乾之患。其為澤溥淺哉。刻奏微聞。不忘嘉數十年。大理寺丞張抑言。陂澤湖塘。水則資之。漕則資之。漕則資之。漕則資之。浙西豪宗。每遇旱歲。占湖為田。築為長堤。中植楸柳。外捍麥蘆。於是舊為田者。始隔水之出入。蘇湖常秀。昔有水患。今多旱災。蓋出於此。乞責縣令。毋給據財。毋捕監司。覺察有闕。要者以達制論。給據與失察者併坐之。既而漕臣錢沖之。請每園立石以識之。共一千四百八十九所。令諸郡遵守焉。紹熙二年。詔守令到任半年後。具水源潭塞。合開格處以聞。任滿日。以興格水利圖進。擇其勞效著明者。賞之。慶元二年。戶部尚書袁說友等言。浙西園田。相望皆千百畝。陂塘澆灌。悉為田疇。有水則無地可瀦。有旱則無水可厚。不嚴禁之後。將益甚。無復餘歲矣。嘉泰元年。以大理司直留佐賢宗正寺主簿李澄措置。自淳熙十一年立石之後。凡官民園裏者。盡開之。又令知縣並以點檢園田事入。每歲三四月。同府點檢。有無姦民。園裏狀上于州。州開于朝。三年遣官審視。及委臺諫察之。二年二月。佑賢澄復還奏。追毀臨安平江嘉興湖常開掘戶元。給佃據三月。右正言施康年言。近屬貴戚。不體九重愛民之心。止為一家營私之計。公然投標。以沮成法。乞戒飭。自今有陳狀者。指名奏劾。必開無欺。開禧二年。以淮農疏。無田可耕。詔兩浙州縣已開園田。許元主復園。專召准農租種。嘉定三年。臣僚言。竊聞豪民巨室。並為姦。加倍園裏。又影射包占水瀦。有妨農民。龍。於是復詔浙西提舉司。俟農隙。開掘七年。復臨安府西湖舊界。盡鑿歲增租錢。十七年。臣僚言。越之鑑湖。既田幾半。會稽興化之木蘭。陂民田萬頃。歲飲其澤。今官豪侵占。頃淤益秋。宜戒有司。每歲省

視。厚其儲蓄。去其蟻底。毋容侵占。以防漚漚。皆次第行之。寶慶元年。以右諫議大夫朱熹。奏除嘉泰開已開浙西園田租錢。蓋稅額尚存。州縣迫民自納故也。寶祐元年。史館校勘黃國面對園田。自淳熙十一年。議石者當存之。復園者合權其利害。輕重而為之。存毀其租。或歸總所。或歸安邊所。或分隸諸郡。上曰。安邊所。近已撥歸本所。國又奏。自丁未已來。創園之田。始因殿司。賦草蕪。任事者欲因以為功。凡旱乾處。悉園之。利少者。多宜開掘。以通水道。上然之。咸淳十年。以江東水傷。除九年圩田和減四分。紹興二十七年。趙子清奏。詔措置領江府沙田。欲輕立租課。令見佃者就耕。如勢家占者。追日前所收租利。詔速拘其田。措置。其冒佃之租。二十八年正月。詔戶部員外郎莫濂。同浙西江東淮南漕臣趙子清。詳稟。視諸路沙田。宜先量者。謂江淮間沙田。宜場。為人冒占。歲失官課至多。故以命濂等。既而殿中侍御史葉發。問言。奉行者不恤百姓。名為經量。實逼縣官。按圖約稅。惟務增數。以希進用。有力之家。初無加損。貧民下戶。已受其害。因小利極之。必致逃移。坐失稅額。因極論之。二月。詔沙田。宜場。止為勢家。詭名冒占。其三等以下。戶勿例根括。六月。以孫憲措置沙田。減裂之。詔浙西江東沙田。宜場。官戶十頃。民戶二十頃以上。並增租餘。如舊。置提領官。田所掌之。不隸戶部。二十九年。以莫濂經量沙田。宜場。失實。責監饒州景德鎮稅。遂詔盡罷所增租。三十二年九月。趙子清言。浙西江東淮南沙田。往年經量。有不盡不實處。為人戶包占。朝以今冬。自陳給為已業。與免租稅之半。過期許人告。以全戶所租田。償之。其宜場量力。輕租。詔以馮方措置。十一月。方議。論沙田。上問沙田。或以為可取。或以為不可取。陳康伯等奏。君子小人。各從其類。小人樂於生事。不惜為國。歛怨。君子務存大體。唯恐有傷仁政。所以不同。上然之。命止前詔勿行。乾道元年。臣僚言。浙西淮南江東路沙田。宜場。頃畝。漸濶。宜立租稅。補助軍食。詔復令梁俊彥與張津等。措置。二年。輔臣奏。俊彥所上沙田。宜場。之稅。或十取其。一。或取其。二。或取其。三。皆不分主客。朝廷疑之。六年。以俊彥所括沙田。宜場。八百二十餘萬畝。其間或已業。起稅不一。及包占未起租者。乞並估賣立租。詔蔡光梁俊彥。行在置司。措置。八年七月。詔提領官田所。所催三路沙田。宜場。租錢。併歸戶部。十月。遣官實江淮沙田。宜場。頃畝。悉追正之。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爲官田。詔見佃者。就耕。歲減租二分。三年。凡天下官田。令民依鄉例。自陳輸租。紹興元年。以軍興。用度不足。詔盡濬諸路官田。五年。詔諸官田。比勞田。租。召人請買。佃人願買者。聽。佃及三十年以上者。減價十之二。六年。詔諸路總領。諭民。投買。戶絕沒官。及江漲沙田。海退泥田。七年。以賊徒田舍。及逃田。充官莊。其沒官田。依舊出賣。二十年。凡沒官田。城空田。戶絕房廊。及田。並撥隸常平司。轉運。提刑。茶鹽司。沒入田。亦如之。二十一年。以大理寺主簿丁仲京言。凡學田。為勢家。侵佃者。命提舉。官學。察。又命。撥僧寺。常住。絕產。以贖學。戶部。議。併。撥。無。特。撥。院。田。詔。可。初。因。以。編。建。八。郡。之。田。分三等。齊稅者。給僧寺道院。中下者。給土著流寓。自劉。變。為。福。州。始。買。易。取。貨。追。張。守。節。闕。紹興二年。秋。上。倚。以。捐。循。鴻。察。存。上。等。四十餘。利。以。待。高。僧。除。悉。令。民。請。買。入。七八。萬。緡。以。助。軍。衣。除。寬。百。姓。雜。科。民。皆。便。之。二十六年。以諸路賣官田錢。七分上供。三分充常平司

種本初盡歸官田。講者恐佃人失業。未嘗者失租。侍御史葉義問言。今盡歸其田。立為正稅。田既歸民。稅又歸官。不獨絕欺隱之弊。又可均力役之法。浙東刑獄使者邵大受亦乞承買官田者免物力三年至十年。一千貫以下免三年。一千貫以上五年。五千貫以上十年。於是詔所在常平沒官戶。田已佃未佃。已添租未添租。並拘實。二十九年。初。兩浙轉運司官莊田四萬二千餘畝。歲收稻麥等四萬八千餘石。管田九十二萬六千餘畝。歲收稻麥雜豆等十六萬七千餘石。克行在馬料及糶錢。四月。詔令出賣。七月。詔諸路提舉常平官督募款弊。申嚴賞罰。分水令張升佐宜與令陳運以賣出糶。各貶秩。罷任。九月。浙東提舉常平都察以賣田最多。增一秩。三十年。詔承買荒田者免三年租。乾道二年。戶部侍郎會懷言。江西路管田四千餘頃。已佃一千九百餘頃。租錢五萬五百餘貫。若出賣可得六萬七千餘貫。及兩浙轉運司所括已佃九十餘萬畝。合而言之。為數浩濶。今欲遵元詔。見佃願買者減價二分。詔會懷等提領出賣。其錢輸左藏南庫別貯之。四年四月。江東路管田亦令見佃者減價承買。期以三月賣絕。八月。住賣諸路未賣管田轉運司收租。七年。提舉浙西常平李結乞以見管管田撥歸本司。同常平田立管。莊。梁克家亦奏。戶部管管田。率為有力者下價取之。稅入甚微。不如置官莊。歲可得五十萬。八年。以大理寺主簿薛季宣於黃岡麻城立官莊二十二所。九年。以司農寺丞葉義等出賣浙東西路諸官田。以登聞檢院張孝質等出賣江東西路諸官田。以郎官薛元鼎拘催江浙閩廣賣官田錢四百餘萬。淳熙元年。臣僚言。出賣官田二年之間。三省戶部困於文移。監司州郡疲於出賣。上下督責。不為不至。始限一季。繼限一年。已賣者幾十三。已輸者幾十二。蓋資產之家。無非大姓。估價之初。以上色之產。輕立價。賈揭榜之後。率先投狀。若中下之產。無人為意。所立之價。輕重不均。莫若且令元佃之家。著業輸租。數猶可得數十萬。從之。六年。詔諸路轉運常平司。凡沒官田。出賣田沙田沙蕩之類。復括數賣之。紹熙四年。以臣僚言。住賣。慶元元年八月。江東轉運提舉司。以紹熙四年住賣以後。沒官田。依價復招人承買。以其錢充常平。本十有一月。余端禮劾言。福建地狹人稠。無以贖養。生子多不舉。福建提舉米之瑞乞免。建江邵沒官田。收其租。助民舉子之費。詔從之。四年。詔諸路召賣不行。田復管減價。其沙礫不可新處。除之。開禧三年。韓侂胄既誅。金人講解。明年。用廷臣言。置安邊所。凡侂胄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園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輸米七十二萬二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有奇。籍以給行人。金給之。費追與北方絕好。軍需選用。每於此取之。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有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處張師顏等言。原兵和種造格之弊。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除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之入。可以餉軍。可以免糶。可以重格。可以平物。而安富一舉。而五利具矣。有旨。從其言。朝士有異議者。丞相賈似道奏。採格之策。莫切於住造格。住造格莫切於免和糶。免和糶莫切於買限田。因歷詆異議者之非。帝曰。當一意行之。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固買。所以免和糶。而益邦儲。講者非不自以為公且忠也。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近給事中徐經孫奏。

記丞相言。江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之弊。則尤有甚於經孫所言者。因歷述其為害者八事。疏奏。不省。六郡回買公田畝。租相滿石者。償二百貫。九斗者。償一百八十貫。八斗者。償一百六十貫。七斗者。償一百四十貫。六斗者。償一百二十貫。五千畝以上。以銀半。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分。五千畝以下。以銀半。官告三分。度牒二分。會子三分。千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至三百畝。全以會子。是歲。田事成。每石官給止四十貫。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騷然。所造劉良貴陳晉趙與晉廖邦傑成公策等。推賞有差。邦傑之在常州。善民特甚。民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分置莊官。權租州縣。督莊官及時交收運發。五年。選官充官田所。分司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常州江陰鎮江共一員。凡公田事。悉以委之。是歲七月。慧見于東方。下詔求言。京學生蕭規葉李等三學六館皆上封章。前祕書監高斯得亦應詔。馳驛上封事。力陳買田之失人心。致天變。謝枋得校文江東運司。方山京校文天府。皆指陳得失。未幾。蕭規等真決跡。枋得由京相繼被劾。斯得雖予郡。尋罷之。咸淳三年。京師糶貴。勸平江嘉興上戶運米入京。糶管因繫。死於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簿陸誦買田本。以免和糶。今勸其運米。害甚於前。似道怒。出遠知台州。未至。怖死。四年。以差置莊官。弊甚。盡罷之。令諸郡公租以三千石為一莊。聽民於分司承佃。盜易者以盜賣官田論。其租於先減二分。上更減一分。德祐元年三月。詔公田最為民害。稔怨召禍。十有餘年。自今並給田主。令率其租戶為兵。而宋祚訖矣。

宋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魏瓘等修

上二 (方田 賦稅)

方田。神宗患田賦不均。熙寧五年。重脩定方田法。詔司農以均稅條約并式。頒之天下。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畝。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澗黑墻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和額稅數為限。舊管收登奇。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展致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而不毛。及索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為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煙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令既具。乃以濟州鉅野尉王曼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六年。詔土色分五等。疑未盡下。郡縣物其土宜多為等。以其均當勿拘。以五七年。京東十七州。選官四員。各主其方。分行郡縣。以三年為任。每方差大甲頭二人。小甲頭三人。同集方戶。令各認步畝方田。官驗地色。更勒甲頭方戶。同定諸路。及開封府界。秋田災傷三分以上。縣權罷。除候農隙。河北西路提舉司。乞通一縣災傷不及一分。勿罷。元豐五年。開封府言。方田法取稅之最不均。縣先行即一州而定五縣。歲不過兩縣。今府界十九縣。准此行之。十年。乃定諸歲方五縣。從之。其後歲益農隙。

乃行而縣多山林者。或行或否。八年。帝知官吏擾民。詔罷之。天下之田。已方而見於籍者。至是二百四十八萬四千三百四十有九頃云。崇寧三年。宰相蔡京等言。自開阡陌。使民得以田私相貿易。富者恃其有餘。厚立價以規利。貧者迫於不足。薄移稅以速售。而天下之賦。調不平久矣。神宗講究方田利害。作法而推行之。方爲之。而步畝高下。丈尺不可隱。戶給之帖。而升合尺寸無所遺。以實買則民不能容其巧。以推收則吏不能措其姦。今文籍具在。可舉而行。詔諸路提舉常平官。選官習其法。諭州縣官吏。各以豐稔日推行。自京西北兩路始。四年。指教官每三縣加一員。點檢官每路二員。未幾。詔諸路添置指教官不得過三員。又不專差。點檢官從提舉司於本路見任人內選差。五年。詔罷方田。大觀二年。復詔行之。四年。罷其稅賦。依未方舊則輸納。十一月。詔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稅。又兼不食之山方之。俾出芻草之直。民戶因時廢業。失所。監司其悉改正。毋失其舊。政和三年。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司奏。所在地色極多。不下百數。及至均稅。不過十等。雖出十分之稅。地土肥沃。尚以爲輕。第十等只均一分。多是瘠鹵。出稅雖少。猶以爲重。若不入等。則積多而至一頃。止以柴蒿之直。爲錢自一百而至五百。比次十等。全不受稅。既收入等。但可耕之地。便有一分之稅。其間下色之地。與柴蒿之地。不相遠。乃一例。每畝均稅一分。上輕下重。欲乞土色十等如故。外即十等之地。再分上中下三等。折畝均數。謂如第十等。地每十畝合折第一等一畝。折十等之上。受稅十一。不改元則。十等之中。數及十五畝。一等之下。數及二十畝。方比上等。受一畝之稅。庶幾上下輕重均。詔諸路舉行其法。五年。福建利路茶戶。山園如鹽田。例免方量均稅。宣化元年。臣僚言。方量官俾於跋履。並不躬親。行擢拍峰。驗定土色。一付之胥吏。致御史臺受訴。有二百餘畝。方爲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爲一十七畝者。度之瑞金縣是也。有租稅十有三錢。而增至二貫二百者。有租稅二十七錢。而增至一貫四百五十者。度之會昌縣者。是也。詔望常平使者檢察。二年。遂詔罷之。民因方量流徙者。守令招誘歸業。荒閑田土。召人請佃。自今諸司。毋得起請方田。諸路已方量者。賦稅不以有無訴。論悉如舊額輸納。民逃移歸業。已前遺欠稅租。並與除放。

賦稅。自唐建中初。變租庸調法。作年支兩稅。夏輸母過六月。秋輸母過十一月。遣使分道按率。其弊也。先期而苛斂。增額而繁征。至于五代極矣。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享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丁口之賦。百姓歲輸身丁錢米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歲賦之物。其類有四。曰穀。曰帛。曰金。曰物。物產是也。穀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稷。六曰菽。七曰雜子。帛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絹。四曰紗。五曰縑。六曰紬。七曰雜折。八曰絲線。九曰綿。十曰布。布。金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銀。三曰鐵。四曰銅。鐵。錢物產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齒革。翎毛。三曰茶鹽。四曰竹木。麻草。藥菜。五曰果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雜物。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人。有常物。而一時所輸。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其輸之遲速。視收成早

著而寬爲之期。所以紓民力。諸州歲奏戶帳。其丁口男夫二十爲丁。六十爲老。兩物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而抑配者。禁之。五代以來。常檢視見舉出。以定歲租。吏緣爲姦。稅不均。適是百姓失業。田多荒蕪。太祖即位。詔許民開土州縣。毋得檢括。止以見佃爲額。選官分置京畿倉庫。及詣諸道。受民租調。有增羨者。輒得罪。多入民租者。或至棄市。舊諸州收稅。舉符屬縣。追吏會鈔。縣吏厚歛。里胥以賂州之吏。里胥復率於民。民甚苦之。建炎四年。乃下詔。禁止令諸州受租。不得稱分毫。合命錄。錢必成文。絹帛成尺。粟成升。絲綿成兩。薪蒿成束。金銀成錢。紬不滿半疋。絹不滿一疋者。許計丈尺。輸直無得三戶五戶。聚合成疋。送納煩擾民輸。夏稅所在。遣縣尉部弓手。於要路巡護。後開撥民罷之。止令鄉耆壯丁。防撥。諸州稅籍。錄事參軍。按視判官。振舉形勢。戶立別籍。通判專掌督之。二稅須於三限前。半月畢輸。歲起納二稅。前期。令縣各造稅籍。其一縣戶數。夏稅秋苗。畝桑功及緣科物。爲帳一。送州覆校。定用州印。歲長吏。縣籍亦用州印。給付令佐。造夏稅籍。以正月一日。秋稅籍。以四月一日。並限四十五日。畢。開封府等七十州。夏稅。舊以五月十五日起納。七月三十日。畢。河北河東。諸州氣候差晚。五月十五日起納。八月五日。畢。穎州等一十三州。及淮南江南兩浙。福建廣南。荆湖川陝。五月一日起納。七月十五日。畢。秋稅。自九月一日起納。十二月十五日。畢。後又並加一月。或值閏月。其用。蓋亦有早晚不同。有司臨時奏裁。繼而以河北河東。諸州秋稅多輸。邊郡常限外。更加一月。江南兩浙。荆湖。廣南。福建。土多秔稻。須霜降成實。自十月一日始收。租榷納官吏。以限外欠數。差定其罰。限前畢。減選升資。民連租。限取保歸。毋得禁繫。中國租二十石。輸牛革一。準錢千。川蜀。尚循舊制。牛鬪。死革。盡入官。乃詔。蠲之。定民租二百石。輸牛革一。準錢千五百。太平興國二年。江西轉運使言。本路蠶桑。數少。而金價頗低。今折徵絹估少。而傷民。金估多。而傷官。金上等。舊估兩千。今請估八千。絹上等。舊估四一千。今請估一千三百餘。以次增損。從之。咸平三年。以刑部員外直史。館陳靖。爲京畿均田使。請自擇京朝官。分縣。據元額。定稅。不得增收。剩數。逃戶。別立籍。令本府招誘歸業。桑功。更不均檢民戶。廣令種植。尋聞居民。弗諭朝旨。斲伐桑柘。即詔罷之。六年。罷廣南西路轉運使。馮諷上言。廉橫賓白州。民雖墾田。未嘗輸送。已命官檢括。令盡出常租。帝曰。遠方之民。宜省徭賦。亟命停罷。知袁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真宗曰。若是。將盡廢耕農矣。不許。大中祥符初。連歲豐稔。邊儲有備。河北諸路稅賦。並聽於本州軍輸納。二年。頒募職州縣官。招採戶口。旌賞條制。舊制。縣吏能招增戶口者。縣即升等。乃加其奉。至有析客戶爲主戶者。雖登于籍。而賦稅無所增。四年。詔禁之。雍熙初。嘗詔荆湖等路。民輸丁錢。未成丁。已入老。并身有廢疾者。免之。至是。又除兩浙。福建。荆湖。廣南。舊輸身丁錢。歲凡四十五萬四百貫。九年。詔諸路支移稅賦。勿至兩次。仍許以粟麥。薪蒿。互相折輸。凡歲賦。以石計。錢以緡計。帛以匹計。金銀絲綿。以兩計。藥材。薪蒿。以圍計。他物。各以其數計。至道末。總七千八百九十九萬三千天禧五年。視至道之數。有增有減。總六千四百五十三萬。其折變及移輸。比壤者。則視當時所須焉。宋克平諸國。每以恤民爲先務。累朝相承。凡無名苛細之斂。常加剗革。尺蠲斗粟。未聞有所增益。

一遇水旱，徭役則除倚格，殆無虛歲。倚格者，後或因歛亦頓獨之，而又用制不立，剛敵轉易。丁口隱漏，兼并冒偽，未嘗考按。故賦人之利，視前代為薄。丁謂嘗言：二十而稅一者有之，三十而稅一者有之。仁宗嗣位，首寬畿縣田賦，詔三等以下戶，毋遠輸。河中府同華州請免支移，帝以問輔臣。對曰：西鄙宿兵，非移用民賦，則軍食不足。特詔率減支移。福州王氏時有田千餘頃，謂之官莊。自太平興國中，授券予民，耕歲使輸賦，至是發運使方祐言：此公田也，蠲之可得厚利。遣尚書屯田員外郎幸推慶，領其事。凡售錢三十五萬餘緡，詔減緡錢三之一。期三年畢償。監察御史朱諫，以為傷民不可。既而期盡，未償者猶十二萬八千餘緡。詔悉蠲之。後又詔公田重復取賦者皆罷。天聖時，貝州言民析居者例加稅，謂之罰稅。他州無此。比詔除之。自是州縣有言稅之苛細無名者，獨損甚案。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他物，復折為賦，謂之雜變。亦謂之沿納。而名品煩細，其類不一。官司歲附帳籍，並緣侵擾。民以為患。明道中，帝躬耕籍田，因詔三司以類併合。於是悉除諸名品併為一物。夏秋歲入，第分租細二色。百姓便之。州縣賦入有籍，歲一置，謂之空行簿。以待歲中催科。四年別置，謂之實行簿。以覈行司。天聖初，或言實行簿無用，而率民為擾。罷之。景祐元年，侍御史韓濟言：天下賦入之繁，但存催科一簿。一有散亡，則耗登之數無從鈎考。請復置實行簿。詔再閱一造。至慶曆中，復故。時惠州縣賦役之煩，詔諸路上其數。俾二府大臣合議，減又詔曰：稅籍有偽書，或推割用倖，或移若謂占公田而不輸稅，如此之類。縣令佐能究見其弊，以增賦入量數。議既而諫官王素言：天下田賦，輕重不等。請均定。而歐陽倫亦言：秘書丞孫琳管往洛州肥鄉縣與大理寺丞郭諮以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願詔二人者任之。三司亦以為然。且請於臺奏蔡汝四州擇屯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諮蔡州，諮首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既而諮言：州縣多進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陝西河東用兵，民賦率多支移。因增取地里脚錢，民不能堪。五年，詔陝西特蠲之。且令後勿復取。既而詔河東亦然。又令諸路轉運司支移折變。前期半歲書于榜，以諭民。有未便者聽自言。主者裁之。皇祐中，詔廣西賦布匹為錢二百。如開有司擅損其價，重困遠人。宜令復故。州郡歲常先奏。兩足歲豐，後雖災害，不敢上聞。故民賦罕得蠲者。乃下詔申飭之。又損開封諸縣田賦。視舊額十之三。命著于法。支移折變，貧弱者尤以為患。景祐初，嘗詔戶在第九等免之。後孤獨戶亦皆免。至是因下赦書，轉運司裁損歲終條上。其後赦書數以為言。又令折科為平估。毋得害農。久之復詔曰：如開諸路比言折科，民賦多以所折復變他物，或增取其直。重困良農。雖屢戒勅，莫能奉宣。詔令自今有此。州長吏即時上聞。然有司規聚斂，罕能承帝意焉。初湖廣閩浙因舊制，歲斂丁身錢米。大中祥符間，詔除丁錢。而米輸如故。至天聖中，始并除。蔡秀二州丁錢後，屬籍請罷。漳泉興化軍丁米，有司持不可。皇祐三年，帝命三司首減。郴州桂陽監丁米，以最下數一歲為準。歲減十餘萬石。既而漳泉興化亦第損之。嘉祐四年，復命轉運司裁定郴州桂陽衡道州所輸丁米及錢絹雜物無業者弛之。有業者減半。後雖進丁，勿復增取。時廣南猶或輸丁錢，亦命轉運司條上。自是所輸無幾矣。自郭諮均稅之法

罷論者謂朝廷徒恤一時之勞，而失經遠之慮。至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七千餘頃。而歲入九穀，廩減七十一萬八千餘石。蓋田賦不均，其弊如此。後田京知滄州均無隸田。蔡從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歲增賦穀帛之類，無隸總一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唐總萬四千八百四十七。而滄州之民，不以為便。詔輸如舊。嘉祐五年，復詔均定。遣官分行諸路，而秘書丞高本在遺中，獨以為不可。均數郡田而止。景德中賦入之數，總四千九百一十六萬九千九百。至皇祐中，增四百四十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五。治平中，又增一千四百一十七萬九千三百六十四。其以赦令蠲除，以便於民者，進移戶絕不追者，景德中總六百八十二萬九千七百。皇祐中三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七。治平中一千二百二十九萬八千七百。每歲以災害蠲除者，又不在是焉。神宗留意農賦，湖廣之民，舊歲輸丁米。大中祥符以後，屢裁損，猶不均。熙寧四年，乃遣屯田員外郎周之純往廣東相度均之。元豐三年，詔諸路支移折稅，並其所行月日。上之中書，初熙寧八年，詔支移二稅，於起納錢半歲，諭民使民宿耕。無倉卒勞費時。有司往往緩期，故申約之。州縣又或令民輸錢，謂之折納錢。而糶贖，頗用傷農。海南四州軍稅殘缺，吏多增損。輒移稅入他戶代輸者，類不能自明。瓊州昌化軍丁稅米，歲移輸米崖軍。道遠民以為苦。至是用體量安撫朱初平等議，根括四州軍稅賦額，存其正數。二州丁稅米，止令輸錢於朱崖自糶，以便民。權發三司戶部判官李琮根究逐地稅。江浙所得逃戶，凡四十萬一千三百有奇。為書上之。明年，除淮南轉運副使，兩路凡得逃絕，詭名換佃，簿籍不載，并闕丁凡四十七萬五千九百有奇。正稅并積負凡九十二萬二千二百有奇。西兩有奇。蓋用貫石萬數，立賞以誘。所委之吏，增加浩大三路之民，大被其害。而唐州亦增民賦。人情騷然。六年，御史程恩言始趙尚寬為唐守，勸民墾田，高賦德之。流民自占者，家凡百畝。起稅四畝而已。稅輕而民樂輸。境內殆無曠土。近聞轉運司關土百畝，增至二十畝。恐其勢再致轉徙，望戒防使者，量加以寬。民帝每遇水旱，輒輕賦租。或因故有，又獨放倚閣。未嘗絕賦輸。遠方不均，皆遣使按之。率以為常。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同聽政。務行裕民之政。凡民有負多所寬減。患天下積欠名目煩多，法令不一。王巖叟為開封請隨等第立貢百為催法。兗州都令張文仲議其不便。遂令十分為率。歲隨夏秋料，糶糶一分。是為五年十料之法。陝西轉運使呂太忠令農戶支移斗輸脚錢十八。御史劾之。下提刑司體量。均其輕重之等，以稅賦。戶籍在第一等第二等者，支移三百里。三等四等者，二百里。五等一百里。不願支移，而願輸道里脚價者，亦酌度分為三等。以從其便。河東助軍糧草，支移毋得逾三百里。災傷五分以上者免折變。折變皆循舊法。紹聖中，管詔郡縣貨物用足錢省陌。不等折變，宜用中等。俄以所在時估實值，多寡不齊，難擬立法。命仍舊焉。言者謂欲民不流，不若多積穀。欲多積穀，不若推行折納糶糶之法。今常平雖有折納之法，止用中價。故民不樂輸。若依和糶以實價折之，則無損於民。崇寧二年，諸路歲稔，遂行增價折納之法。支移折變，科率配買，皆以熙寧法從事。民以救救物，帛輸積負零稅者，聽之大觀二年，詔天下租賦科撥支折，當先富後貧。自近及遠。適者，漕臣失職，有不均之患。民或受害，其定為令。支移本

以便邊納內郡罕用焉。間有移用則貨民以所費多寡自擇。故或輸本色於支移之地。或輸
脚費於所居之邑。而折變之法。以納月初旬估中價準折。仍視歲之豐歉。以定物之低昂。俾
官吏毋得私其輕重。七月詔曰。比聞慢吏磨期。凡輸官之物。遠期保限。蠶者未絲。農者未獲。
追背勞。民無所措。自今前期督輸者。加一等坐之。致民逃徙者。論更加等。舊凡以敕令。獨
賦雖多。不過三分。四年乃詔天下。連賦五年。外戶口不存者。悉蠲之。京西舊不支移。崇寧中
將漕者。忽令民日支移所宜。同今特免。若地里脚費則宜輸。自是歲以為常。脚費斗為錢五
十六。比元豐既當正稅之數。而反覆折數倍於昔。民至鬻牛易產。猶不能繼。轉運司乃用
是以取辦。理之。登言者。極論其害。政和元年。遂詔應支移。而所輸地里脚錢不及斗者。免之。
尋詔。五等戶稅不及斗者。支移皆免。時天下戶口。類多不實。雖置立法。比較鈎考。歲終會其
數。按籍。購括脫漏。定賞罰之格。然蔡攸等計。德州二州戶口之數。率三戶四口。則戶版詭隱。
不待校而知。乃詔諸路。凡奏戶口。令提刑司及提舉常平司。參攷保奏。而終莫能拯其弊。故
租稅亦不得而均焉。是時內外之費。浸以不給。中官楊戩。主後苑。有言。汝州地。可為稻田。
者。因用其言。置務掌之。號稻田。復行於府畿。易名公田。南賢襄唐。西及龍池。北踰大河。民
田有溢於初。步畝者。輒使輸公田錢。政和末。又置營繕所。亦為公田。久之。後苑營繕所。公
田。皆併於西城所。盡山東河朔天荒。逃田。與河堤退灘。和稅。舉入焉。皆內侍主其事。所括為
田三萬四千三百餘頃。民輸公田錢。外正稅不復能輸。重和元年。獻言者曰。物有豐匱。價有
低昂。估豐賤之物。俾民輸送。折價既賤。輸官必多。則公私之利也。而州縣之吏。但計一方所
乏。不計物之有無。責民所無。其費無量。至於支移。徒豐就款。理則宜然。豪民賤吏。故徒欲以
賦豐。齊挾輕貨。以賤價輸官。其利自倍。而貧下戶各免支移。估價既高。更益脚費。視官戶反
重。因之。逋負困於追督。詔申戒焉。宣和初。州縣主吏。催科失職。逋租數萬。令轉運司。察守貳
勳。情跡。專達於內侍省。浙西。逃田。天荒。草田。葑蕩。湖澤。退灘。等。地。皆計籍。召佃立租。以供
應。奉。置。局。命。官。有。指。置。水。利。農。田。之。名。部。使。者。且。自。督。御。前。和。課。三。年。言。者。論。西。蜀。折。科。之
弊。其。略。謂。西。蜀。初。稅。錢。三。百。折。絹。一。疋。草。十。圍。計。錢。二。十。今。本。路。絹。不。用。本。色。疋。折。草。百。五
十。圍。固。估。錢。百。五。十。稅。錢。三。百。輸。至。二。三。千。東。蜀。如。之。仍。支。移。新。逋。謂。之。遠。倉。民。破。產。者
衆。七。年。言。者。又。論。非。法。折。變。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以。絹。較。錢。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倍
於。錢。展。轉。增。加。民。無。所。訴。唐。鄧。襄。汝。等。州。自。治。平。後。開。墾。歲。增。然。未。定。稅。額。元。豐。中。以。所。墾
新。田。差。為。五。等。輸。稅。元。祐。元。年。罷。之。大。觀。三。年。用。轉。運。副。使。張。徽。言。之。請。復。元。豐。舊。制。俄。又
以。訴。者。而。罷。政。和。三。年。轉。運。使。王。琦。復。言。官。失。租。賦。詔。依。元。豐。法。策。折。以。見。錢。凡。得。三。十。萬
緡。欽。宗。立。詔。蠲。舊。稅。租。加。耗。轉。運。司。有。拋。椿。明。耗。州。縣。有。暗。椿。暗。耗。之。名。諸。倉。場。受。納。又
令。民。輸。頭。子。錢。照。專。以。後。給。納。並。收。其。數。益。增。焉。至。是。悉。罷。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寅。詔。二
稅。並。依。舊。法。凡。百。姓。欠。租。閏。賦。及。應。天。府。夏。稅。悉。蠲。之。庚。子。詔。罷。房。之。家。蠲。夏。秋。租。稅。及。科
配。紹。興。元。年。五。月。詔。民。力。久。困。州。縣。因。緣。為。姦。今。頒。式。諸。路。凡。因。軍。期。不。得。已。而。貸。於。民。者
並。許。計。所。用。之。多。寡。度。物。力。之。輕。重。依。式。開。具。使。民。通。知。毋。得。過。數。科。率。八。月。減。大。觀。稅。額

三分之一。十有一月言者。論浙西科欽之害。農末殆不聊生。鬻田而償。則無受者。棄之而遁。
則質其妻孥。上下相蒙。民無所措手足。利歸官吏。而怨歸陛下。願重科欽之罪。嚴貪墨之刑。
詔漕司。究實以聞。二年正月。知紹興府。陳汝錫。遠詔科率。譴漳州。四月。建盜范汝為。平。詔蠲
本路今年二稅及夏科役錢。既而手詔。訪聞州縣。以為著令。不過三分。甚非所以稱朕惠恤
之意。可以赦並免。十有一月。焚州縣。已蠲稅。示民以不疑也。五年二月。詔諸路轉運司。以
增收租數。上戶部。課賞罰。六年八月。預借江浙來年夏稅。納之半。令折米。兩浙。納絹各
折七千。江南。六千。有半。每疋折米二石。九月。右司諫。王揖言。諸寺院之多產者。類請求貴臣
改為墳院。免科欽。則所科歸之下戶。詔戶部。申嚴禁之。十有二月。詔淮西。殘破州縣。更免
租稅二年。是月。戊申。詔曰。朕惟養兵之費。皆取於民。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資緣軍須。指欽
無藝。朕甚悼之。監司郡守。朕所委寄。以惠養元元者也。今漫不加省。復何賴焉。其各勤乃職。
察民之侵漁。納賄者。按劾以聞。苟庇覆弗治。朕不汝貸。是歲。兩浙。轉運。李迥。取。秀。湖。州。平
江府。歲計。寬剩。錢。二。十。二。萬。八。千。緡。有。奇。依。折。帛。錢。限。起。發。自。是。以。為。例。七。年。二。月。詔。駐。蹕
及。所。過。州。縣。欠。租。與。五。年。以。前。稅。賦。並。蠲。之。七。月。詔。新。復。州。軍。諸。佃。官。田。輸。租。外。免。輸。正。稅。
【已田謂之稅佃田謂之租。舊不併納。劉豫嘗並取之。至是乃從舊法。】九年。蠲新復州軍
稅。租。及。土。貢。大。禮。銀。絹。三。年。差。徭。五。年。初。劉。豫。之。僭。凡。民。間。蔬。圃。皆。令。三。季。輸。稅。宣。諭。官。方
庭。實。言。其。不。便。起。居。舍。人。程。克。俊。言。河。南。父。老。苦。豫。煩。苛。久。矣。賦。歛。及。於。絮。纈。割。剝。至。於。果
蔬。於是。詔。新。復。州。縣。取。劉。豫。重。歛。之。法。焚。之。通。衢。十。三。年。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請。以。賜。田。及
私。產。自。昔。未。輸。之。稅。併。歸。之。官。詔。獎。諭。而。可。之。初。神。武。右。軍。統。制。張。俊。乞。蠲。所。置。產。凡。和。買
科。數。詔。特。從。之。後。三。省。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廣。陛。下。哀。憫。元。元。俾。士。大。夫。及。勳。戚。之。家。
與。編。戶。等。數。蓋。欲。寬。民。力。均。有。無。今。俊。獨。得。免。則。當。均。在。餘。戶。是。使。民。為。俊。代。輸。也。方。今。大
將。不。止。俊。一。人。使。各。援。例。求。免。何。以。拒。之。望。收。還。前。詔。詔。從。之。越。數。年。間。俊。復。乞。免。歲。輸。和
買。絹。三。省。擬。歲。賜。俊。絹。五。千。疋。庶。免。起。例。上。以。示。俊。因。諭。之。曰。朕。固。不。惜。但。恐。公。議。不。可。俊
惶。悚。力。辭。賜。絹。十。五。年。戶。部。議。准。法。輸。官。物。用。四。鈔。【日戶鈔。付民執憑。日縣鈔。關縣司銷
簿。日監鈔。納官掌之。日任鈔。倉庫藏之。所以防偽冒。備毀失也。】毀失縣鈔者。以監任鈔銷
鑿。若。輒。取。戶。鈔。或。追。贖。於。人。戶。者。科。杖。二。十。三。年。知。池。州。黃。子。游。言。青。陽。縣。苗。七。八。倍。於。諸
縣。因。南。唐。嘗。以。縣。為。米。齊。丘。食。邑。畝。輸。三。斗。後。遂。為。額。詔。減。苗。稅。二。分。有。半。租。米。二。分。是。時
兩。浙。州。縣。合。輸。綿。紬。稅。絹。茶。絹。雜。錢。米。六。色。皆。以。市。價。折。錢。却。別。科。米。麥。有。畝。輸。四。五。斗。者。
京。西。括。田。租。加。於。舊。湖。南。有。土。戶。錢。折。稅。錢。隨。息。錢。隨。引。錢。名。色。不。一。荆。南。戶。口。十。萬。寇。亂
以。來。幾。無。人。跡。議。者。希。朝廷。意。謂。流。民。已。復。可。使。歲。輸。十。二。類。歲。復。積。逋。至。二。十。餘。萬。緡。
曹。泳。為。戶。部。侍郎。責。愆。甚。急。蓋。自。增。租。相。密。諭。諸。路。增。民。稅。七。八。故。民。力。重。困。俄。死。者。衆。
皆。積。之。為。也。二十六年。先是。承。諸。節。帥。上。書。論。郡。邑。之。弊。以。前。任。宜。與。一。縣。言。之。漕。計
合。收。粟。名。有。丁。鹽。坊。場。課。利。錢。租。地。錢。租。絲。租。紵。錢。歲。入。不。過。一。萬。五。千。餘。緡。其。登。納。之。數。
有。大。軍。錢。上。供。錢。糧。本。錢。造。船。錢。軍。器。物。料。錢。天。申。節。銀。絹。錢。之。類。歲。支。不。啻。三。萬。四。千。餘

續。又有見任寄居官請奉。過往官兵批券。與非泛州郡督索拖欠。略無虛日。今之為令者。苟以寬恤為意。而拙於催科。旋運以不職。能迎合上司。慘刻聚斂。則以稱職聞。是使為令者。憚憚惟財賦是念。朝不謀夕。亦何暇為陛下奉行寬恤詔書。承流宣化者哉。吏部侍郎許與古議。今銓曹有知縣令二百餘員。無願就者。正緣財賦督迫被罪。所以畏避如此。若罷獻羨餘。獨民積欠。誰擇守臣。戒飭監司。則吏稱民安矣。乃詔行之。二十九年。上聞江西盜賊。謂輔臣曰。輕徭薄賦。所以息盜。歲之水旱。所不能免。儻不寬恤。而惟務科督。豈使民不為盜之意哉。於是詔諸路州縣。紹興二十七年以前積欠官錢三百九十七萬餘緡。及四等以下官欠悉除之。九月。詔兩浙江東西水浙東江東西。其租稅盡蠲之。自是水旱經兵。時有蠲減。不盡書也。三十二年六月戊寅。孝宗受禪。故凡官司積欠房賃和賦和買役錢。及坊場河渡等錢。自紹興三十年以前並除之。諸路或假貢奉為名。漁奪民利。使所在居民以土物為苦。太上皇帝已嘗除詔禁約。自今州軍條上土貢之物。當議參酌天地祖宗陵寢薦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止許長吏脩貢。其餘並罷。州縣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七月。諸縣受民已輸稅和等鈔。不即銷簿者。當職官吏並科罪民。戶鈔不為使而抑令重輸者。以違制論。不以赦免。著為令。八月。詔州縣受納秋苗官吏。多收加耗肆為姦欺。方時艱虞。用度未足。欲減常賦。而未能嘗忍。使貪賊之徒。重為民害。自今違犯官吏。並置重典。仍沒其家。此孝宗初詔也。先是。常州宜興縣無稅產。百姓丁輸鹽錢二百文。下戶有墓地者。謂之墓戶。經界之時。均紐正稅。又令帶輸丁鹽絹作折帛錢。至隆興元年。始用知縣姜詔言。令與晉陵武進無錫三縣一例。隨產均輸。二年四月。知贛州趙公稱以寬利錢十萬緡。為民代輸夏稅。是後守臣。時有代輸者。五月。詔溫台處徽不通水路。其二稅物。許依折法。以銀折輸。數外妄有科折。計賦定罪。乾道元年。獨興化軍猶剩米之半。以知軍張允蹈言。自建炎三年。本軍秋稅。歲餘軍儲。外猶剩米二萬四千四百餘石。供給福州。謂之猶剩米。四十年間。水旱相仍。不復減損。故有是命。至八年。乃并其半蠲之。三年六月。減臨安府新城縣稅賦之半。以知縣耿秉言。錢氏以進際為名。虛額太重。故也。十有一月。獨臨安府屬縣欠。乾道元年。三稅坊場課利折帛免丁等錢。七年。勅令所脩輸苗乞取法。受納官比犯人減一等。州縣長官不覺察。與同罪。置上三等及形勢戶。進賦雖遇赦。不除。八年。獨興化府增起苗米四萬九千餘石。淳熙三年。置官田。量輸常賦。似為過優。比諸者。欲從實起稅。而開陳首之門。殊不思朝廷往年經界。獨兩淮京西湖北依舊。蓋以四路被邊。土廣人稀。誘之使耕。猶懼不至。若履畝而稅。孰肯遠徙力耕。以供公上之賦哉。今湖北惟荆澧。地接湖南。墾田稍多。自荆南安復岳鄂漢沔。汙萊彌望。戶口稀少。且皆江南狹鄉。百姓扶老携幼。遠來請佃。以田畝寬而稅賦輕也。若從議者之言。恐於公家無一毫之益。而良民有無窮之擾矣。如臣所見。且當誘以開耕。不宜恐以增稅。使田疇盡闢。歲收滋廣。一遇豐稔。平糶以實邊。則所省漕運亦博。望其依紹興十六年詔旨。以十分為率。年增輸一分。不願開墾者。即許退出。別佃。期限稍寬。取之有漸。遠民安業。一路幸甚。詔戶部議之。四年。臣僚言。屢放蠲積欠。以蘇疲民。州縣

不能仰承德意。至變易名色以取之。宜下漕司。如合除者。毋更取之於州。州毋取之於縣。縣銷民欠錢。書其名數。諭民通知。詔可。五年八月。詔曰。比年以來。五穀登。蠶絲盈。捐嘉興海內共享阜康之樂。尚念耕夫蠶婦。終歲勤動。價賤不足以償其勞。郡縣除折出折變。自有常制。當輸正色者。毋以重價強之折錢。若有故違。重置乎法。臨安府刻石偏賜諸路。六年。以諫議大夫謝廓然言。州縣違法科斂。侵漁日甚。其咎雖在縣令。而督迫實由郡守。縣令按劾。而郡守自如。詔自今凡有過需橫取。監司悉行按劾。無詳於小。而略於大。七年夏。大旱。知南康軍朱熹。應詔上封事言。今民間二稅之人。朝廷盡取以供軍。州縣無復餘。於是別立名色巧取。今民貧賦重。惟有募兵籍。廣屯田。練民兵。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使州縣之力。綏紓。然後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流移漂蕩之患。八年。詔監司太守。察所部催科不擾者。薦之。煩擾害民者。劾之。十一年。戶部奏。諸路州軍檢放早傷米。數近六十萬石。上諭王淮曰。若盡令覈實。恐他年郡縣懷疑。不復檢放。惟寧國數最多。可令漕司覈實而蠲之。紹興元年。臣僚言。古者賦租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今之為捐者。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愈貴。銀愈難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貧折。則大熟之歲。反為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罰。民有糶不售者。令常平就糶。異時歲歉。平價以糶。庶於民無傷。於國有補。詔從之。秘書監楊萬里奏。民輸粟於官。謂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今以二斛輸一斛。輸於官。謂之稅。舊以正絹為稅。今正絹外有和買矣。舊和買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皆無之。又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舊稅畝一錢。輸免役一錢。今歲增其額。不知所止矣。既一倍其粟。數倍其絹。又數倍其錢。而又有月椿錢。版帳錢。不知幾倍於祖宗之舊。又幾倍於漢唐之制乎。此猶東南之賦可知也。至於蜀賦之額。外無名者。不可得而知也。陛下欲薄賦。當節用度。用節而後財可積。財積而後國可足。國足而後賦可減。賦減而後民可富。民富而後邦可寧。不然。日復日。歲復歲。臣未知其所終也。時金主瑋新立。萬里逐使。客于淮。聞其蜀民間房園地。基錢。罷鄉村官酒坊。減鹽價。除田租。使虛譽達於吾境。故因轉對。而有是言也。二年。詔曰。朕惟為政之道。莫先於養民。故自即位以來。蠲除甚賦。頗宣寬條。嘉興四方。臻於安富。郡守縣令。最近民者也。誠能捐循惠愛。以承休德。庶幾政平訟理之效。今采之人言。乃開科斂。先期糶務。辦集。而民之虛實不問。追呼相繼。敢為推剝。而民之安否不恤。財計之外。治理盡闕。甚不稱朕委屬之意。國用有常。固在經理。而非措克督。趣以為能也。知本末先後之誼。此朕所貴於守令者。繼自今。以軫恤為心。以牧養為務。俾民安業。時予汝嘉慶元二年。詔浙江東西夏稅和買。納絹。並依紹興十六年詔旨折納。紹興十六年。詔旨。絹三分折錢七分本色。紬八分折錢二分本色。嘉熙二年。臣僚言。陛下自登大寶以來。蠲賦之詔。無歲無之。而百姓未嘗實惠。蓋民輸率。先期歸於吏胥。攬戶。及過詔下。則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閣者。攬戶之錢。是以寬恤之詔。雖頒。悉數之聲。如故。嘗觀漢史。恤民之詔。多減明年田租。今宜倣漢故事。如遇朝廷行大惠。則以今年下詔。明年減租。示民先知。減數則吏難為欺。民拜實賜矣。從之。淳祐八年。監察御史兼崇

政殿說書陳求魯奏本朝仁政有餘而王制未備今之兩稅本大曆之弊法也常賦之入尚
為病況預借乎預借一歲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預借三歲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竊聞今
之州縣有借淨祐十四年者矣以百畝之家計之罄其永業豈足支數年之借乎操縱出於
權宜官吏得以籍弄上下為姦公私俱困臣愚謂今日救弊之策其大端有四焉宜探夏復
太初併省州郡之請俾縣令得以直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為法俾縣令得以究心
於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為令之典以重其權遵光武權草茂為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為
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橫斂則預借可革民庶有瘳矣咸淳十年侍御史陳
堅殿中侍御史陳適等奏今東南之民力竭矣西北之流寇肆矣諸葛亮所謂危存亡之
時也而邸第成院御前寺觀出連阡陌亡慮數千萬計皆巧立名色盡錫二稅州縣之興
撻黎庶得妻買子而鐘鳴鼎食之家若頭盧兒禁酒葷肉佛宮梵宇之流安居暇食優游死
生安平無事之時尤且不可而況艱難多事之際乎今欲寬遺惠當紓民力欲紓民力當紓
州縣則邸第寺觀之常賦不可姑息而不加釐正也望與二三大臣議行之詔可建炎二
年初復鈔旁定帖錢命諸路提刑司掌之紹興二年詔偽造券旁者並依軍法五年三月詔
諸州勘合錢貫收十文足勘合錢即所謂鈔旁定帖錢也初令諸州通判印賣田宅契紙自
今民間爭用載自契者勿用十有一月以調度不足詔諸州縣出賣戶帖令民具田宅之
數而輸其直既而以苛擾稽緩乃立價凡坊郭鄉村出等戶皆三千十鄉村五等坊郭九等
戶皆一千凡六等惟閭閻下戶差減期三月足輸送行在旱傷及四分以上者聽旨三十一
年先是諸州人戶典賣田宅契稅所收契名七分隸總制三分屬保省至是總領四川
財賦王之望言謂從本所措置拘收以供軍用詔從之凡隸資遺賜及民間雜地皆令投契
納稅一歲中總錢四百六十七萬餘引而極邊所捐八郡及盧壘等未輸者十九郡不與焉
乾道五年戶部尚書曾懷言四川立限拘錢數百萬緡茲亦得錢三十餘萬緡他路恬不
加意詔百姓白契期三月自陳再期百日輸稅通判拘入總制帳輸送及十一萬緡者知通
推賞達期不著及輸錢逾期者許人告論如律淳熙六年勅令所進重修淳熙法有收舟驢
稅馬契書之稅帝命制之日恐後世有算及舟車之言建炎三年張浚制川陝承制以同
主管川峽茶馬趙開為隨軍轉運使總領四川財賦自蜀有西師益利諸司已用便宜裁三
路上供錢川陝布帛之給陝西河東京西者四年秋遂盡起元豐以來諸路常平司坊
場錢元豐以來封禁者次科徵資緡是年初科三十三萬正俟邊事寧即罷紹興十
六年減利總三萬正惟東西川三十萬正至今不減次奇零緡估錢即上三路綱也歲
三十萬正西川正理十一引東川十引自紹興二十五年至慶元初兩川並減至六引次
布估錢成都府彭州永康六郡自天聖間官以三百錢布一疋民甚便之後
不復予錢至是宣撫司又令民正輸估錢三引歲七十餘萬正為錢二百餘萬引慶元初累
減至一百三十餘萬引次常年司積年本息此照豐以來所謂清苗錢者建炎元年遣
駕部員外郎陳汝楨括得八百餘萬緡至是以取以贖軍矣次對糶米謂如戶當輸稅百

石則又科糶百石故謂之對糶及他名色錢如酒鹽等大抵於先朝常賦外歲增錢
二千六十八萬緡而茶不預焉自是軍儲稍充而蜀民始困矣紹興五年浚召拜尚書右僕
射以廣益為四川安撫制置大使趙鼎為四川都轉運使金顯使用軍期錢開恩于朝又數
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六年以龍圖閣直學士李迥代開為都轉運使都官員外郎馮康國
言四川地狹民貧祖宗時正稅重者折科稍輕正稅輕者折科稍重二者半準所以無偏重
偏輕之患百有餘年民甚安之近年漕總二司極更舊法及覆紐折取數務多致民業遂
移望並罷之一遵舊制詔如所請令憲原察其不如法者七年三月迥以贖軍錢糧令四路
漕臣分議而權茶錢不用蜀人以為是九月浚罷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十一月以直昭
閣張深王管四川茶馬迨請制八年二月命深及宣撫司參議官陳遠欲並兼四川轉運副
使席益以妾去權密直學士胡世將代之十月鼎罷秦檜獨相九年和議成簽書樞密院事
樓照宣諭陝西以金四千兩銀二十萬兩輸激賞庫皆取諸蜀者會吳玠卒以世將為宣
撫副使以吏部尚書張燾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上輪輔臣曰燾可付以便宜如四川前
日橫斂宜令減以紓民成都帥行民事自燾始世將奏以宣撫司參議官井度兼四川轉運
副使十一年正月趙鼎卒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饋餉者十年軍用無乏一時賴之其後計臣
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權酷奇苛縉布之征自是為蜀之常賦雖屢經蠲減而害
不去議者不能無咎開之作備焉十月以鄧剛中為川陝宣諭使十二年世將卒改宣撫使
十三年剛中獻黃金萬兩十五年正月剛中奏減成都路對糶米三之一四月省四川都轉
運使以其事歸宣撫司剛中尋以事忤秦檜於是置四川總領所錢糧官以太府少卿趙不
棄為之又改命不棄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十六年剛中奏減兩川米脚錢三十二萬緡激
賞緡二萬正免稅酒錢三萬四千緡以四川總制錢五十萬緡充邊費十七年以戶部員
外郎符行中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召剛中赴行在不棄權工部侍郎知成都府李玘極四
川宣撫司事先是剛中奏本司舊貯備邊歲入錢引五百八十一萬五千道如撥供歲計即
可對減增添寬省民力詔李玘符行中參酌減放於是減四川科數歲額錢歲二百八十五
萬緡兩川布估錢三十六萬五千緡慶路鹽錢七萬六千緡坊場河渡淨利抽貢稅錢四萬
六千餘緡又減兩川米脚錢四十二萬緡時宣撫司降賜庫好米一百萬石乃命行中酌度
對糶分數均減十八年龍圖閣直學士以參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太府少卿汪
召嗣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宣撫司降賜庫除制置司取撥二十萬緡餘令總領所貯
之二十二年總領所奏蜀諸路欠紹興十七年以前折估糶本等錢一百二十九萬餘緡米
九萬八千七百餘石檢緡一萬四千餘疋先是自講和後歲減錢四百六十二萬緡有奇湖
廷猶以為重二十四年遣戶部員外郎鍾世明同四川制總兩司措置裕民二十五年以符
行中等言減兩州緡估錢二十八萬緡潼川府秋稅脚錢四萬緡利路科斛脚錢十二萬緡
兩川米脚錢四十萬緡鹽酒重額錢七十四萬緡激賞緡九千餘疋合一百六十餘萬緡錫
州縣紹興十九年至二十三年折估糶本等逋欠二百九十二萬緡是時朝廷雖錫民舊逋

而符行中督資猶峻蜀人怨之於是以蕭振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行中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十六年上以蜀民久困供億詔制置蕭振總領湯允恭主督茶馬李瀕成都轉運判官許尹潼川轉運判官王之望措置寬恤於是之望奏減四川上供之半二十七萬緡有奇潼川成都寄折帛正一千又減韓球所增茶額四百六十二萬餘斤茶司引息虛額錢歲九十五萬餘緡初利州舊宣撫司有積緡二百萬守者密獻之朝下制置司取撥振曰此所以備水旱軍旅也一旦有急又將取諸民乎請留其半是歲振卒李文會代之二十八年文會卒中書舍人王剛中代之二十九年蜀四川折估糶本積欠錢三百四十萬緡乾道二年蜀奇欠白稅契錢三十七萬餘緡三年蜀川秦茶馬兩司紹興十九年至三十二年州縣侵用及民積欠六十六萬四千九百餘緡四年又詔四川諸州欠紹興三十一年至隆興二年隨軍諸軍名錢物賸退剝削之數及漏底折欠等錢並蜀之蜀成都人戶理運對糶米脚錢三十五萬緡淳熙十六年詔四川歲發湖廣總領所糶運百三十五萬六千餘貫自明年始與免三年當議對減鹽酒之額制置總領同諸路轉運提刑司條上其湖廣歲計朝廷當自給之紹熙三年蜀潼川府去年被水州縣租稅資普榮叙州富順監凡夏輸亦如之尋又詔本路早傷州縣租稅官爲代輸及民已輸者悉理今年之數四年蜀紹興三年成都潼川兩路奇寄折帛引四十七萬一千四百五十餘道潼川府激賞緡一十六萬六千九百七十五正又詔四川州縣鹽酒課額自明年更放三年嘉定七年再蜀四川州縣鹽酒課額三年其合輸湖廣總領所糶運亦免三年十一月蜀天水軍今年租役差科西和州蜀十之七成州蜀十之六將利河池兩縣各蜀十之五以輕兵也

考證
食貨志上二詔望常平使者檢發○臣開鼎按此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司奏請也詔望應照通考作望詔倚格殆無虛歲○格通考作閣而又有月格錢○格通考作茶

宋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上三(布帛和糶漕運)

布帛宋承前代之制調糶細布絲綿以供軍須又就所產折科和市其織羅之物則在京有綾錦院西京真定青益梓州揚州主織錦綺鹿胎透背江寧府潤州有織羅務梓州有綾綺場益州有織羅務大名府織羅務青齊郡濮州濰州沂密登萊衛永全州市平糶東京樞貨務歲入中平糶小綾各萬疋以供服用及歲時賜與諸州折科和市皆無常數唯內庫所須則有司下其數供足自周顯德中受公私織造並須幅廣二尺五分民所輸絹疋重十二兩疎薄短狹塗粉入藥者禁之河北諸州軍重十兩各長四十二尺宋因其舊開寶三年今天下諸注凡絲綿細絹麻布等物所在約支二年之用不得廣科市以煩民初遂州請以租絲配民織綾給其工直太祖不許太宗太平興國中停湖州織綾務女工五十八人悉縱之詔川峽

市買場織造院自今非供軍布帛其錦綺鹿胎透背六絛狀正總殼等段正不須買織民間有織者勿禁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之絕時預給庫錢貸民至夏秋冬輸絹於官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又言本路歲給諸軍帛七十萬民間罕有絹錢常預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至則則輸賦之外先償連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詔優予其直自是諸路亦如之或慮事不登計以大小麥折納仍免倉耗及頭子錢天聖中詔減兩蜀歲輸錦綺鹿胎透背欵正之半漕作綾花紗明道中又減兩蜀歲輸錦綺綾透背花紗三之二命改織細絹以助軍景祐初遂詔罷輸錦背絳背遍地密花透背自掖庭以及閭巷皆禁用其後歲額增益梓州紅錦鹿胎慶曆四年復減半既而又減梓州歲輸絹三之一紅錦鹿胎半之先是咸平初廣南西路轉運使陳堯叟言准詔課植桑葉嶺外唯產苧麻端布爲錢千三百六十折布千一百仁宗以取直過厚命差減其數自西邊用兵軍須和絹多出入益梓利三路歲增所輸之數兵罷其費乃減嘉祐三年始詔寬三路所輸數治平中歲歲十五萬五千五百餘疋神宗即位京師米有餘命發運司損和糶數五十萬石市金帛上京儲之權貨務備三路軍須京東轉運司請以錢三十萬二千二百貫給貸於民令次年輸絹疋爲錢千隨夏稅初限督之詔運其錢于河北聽商人入中熙寧三年御史程頤言京東轉運司和買細絹增數抑配率千錢課絹一疋其後和買并稅絹疋皆輸錢千五百時王廣淵爲轉運使謂和買如舊無抑配頤言其迎合朝廷意王安石謂廣淵在京東盡力以赴事功不宜罪以迎合乃詔所給內帑別額絹絹錢五十萬緡收其本備之北京息歸之內帑右正言李常亦言廣淵以陳汝義所進羨餘錢五十萬緡和買絹錢分配於常稅折科放買外更取二十五萬緡請以顯言付有司定州安撫司又言轉運司配細絹布於州鎮軍器坊郭戶易錢數多乞憫其災傷又居極邊特蜀損之詔提刑司別估民不願市令官自賣已給而抑配者正之自王安石秉政專以取息爲富國之務故當時言利小人如王廣淵輩假和買細絹之名配以錢而取其五分之息其刻又甚於青苗然安石右廣淵顯常言卒不行二月詔移巴蜀羨財市布帛備於陝西以備邊省蜀人輸送及中都漕輓之費七年兩浙察訪沈括言本路歲上供帛九十八萬民苦備而發運司復以移用財貨爲名增買細絹十二萬詔罷其所增之數八年韓琦奏倚閣買細絹等雖稍豐稔猶當五七歲帶輸安石以爲不然言於神宗曰預買細絹視宗以來未嘗倚閣往歲李稷有請因從之近方鎮監司爭以寬恤爲事不計有無異日國用艱當復刻於民爾元豐以來諸路預買細絹許假封椿錢或坊場錢少者數萬緡多者至數十萬緡其假提舉司寬剩錢者又或令以絹帛入常平庫俟轉運司以價錢易取三年京東轉運司請增預買數三十萬即本路移易從之四年遣李元輔變運川峽四路司農物帛中書言物帛至陝西擇省樣不合者貿易糶糴備於邊期以一年畢五年戶部上其數凡八百十六萬一千七百八十疋兩三百四十六萬二千緡有奇紹聖元年兩浙絲蠶薄收和買并稅細絹令四等

下戶輸錢易左帑袖箱。又令轉運司以所輸錢市金銀。遇錢絲多。兼市紗羅袖箱上供。元符元年。雄州權場輸布不如樣。監司通判貶秩。展磨期年有差。令損其直。後似此者勿受。尚書省言。民多願請預買錢。宜視錢例增給。米糴市袖箱計綱赴京。左司員外郎陳攬言。預置之息。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為苦。何謂預請。今復增辦。雖名濟乏。實聚歛之術。提點京東刑獄程堂亦言。京東河北災民流未復。今轉運司東西路歲額無慮二百萬正。兩又於例外增買。請罷之。乃詔諸路提舉司勿更給錢。俟糶麥多。選官置場。崇寧中。諸路預買。令所產州縣鄉民及城郭戶並準實力高下差等。均給川峽路取元豐數最多。一年為額。舊不給者如故。江西和買袖箱歲五十萬正。舊以錢鹽三七分預給。自鹽鈔法行。不復給鹽。令轉運司盡給以錢。而卒無有。連今五年。循以為常。民重傷困。大觀初。詔假本路諸司封樁錢及鄧路所掌封樁鹽各十萬緡給之。其後提舉常平張根復言。本路和買未嘗給錢。請盡給一歲蠶鹽。許轉運司移運。或民戶至場自請。而江西十郡和買數多。法一正給鹽二十餘。比錢九百。歲預於十二月前給之。轉運司得鹽不足。更下發運司會積歲所負給債。尚書省言。大觀庫物用不足。令兩浙京東淮南江東西成都梓州福建路市羅縠紗一千至三萬正。各有差。二年。又令京東淮南兩浙市絹五萬及三萬正。並輸大觀庫。又四川各二萬。輸元豐庫。江東西如四川之數。輸崇寧庫。而州縣和買有以鹽一席折錢六千。令民至明輸。袖箱六正。又前期督促致多。逃徒詭遞加罪。坊郭戶預買有加至四百正。與仁府萬延嗣戶業錢十四萬二千緡。歲均千餘正。子。令減半均之。兩浙和買非稅袖箱布帛頭子錢外。又收市利錢四十。例外約增數萬緡。以分給人吏。政和初。詔罷市例錢。諸路袖箱布帛比價高數倍。而給直猶用舊法。言者謂稍增之。度支以元豐例定。沮抑不行。令如期給散而已。江東和買。弊如江西。比而纒給二百。轉運司又以重十三兩為則。不及則。準絲價補納。以錢兩準二百有餘。宣和三年。詔提刑司嚴正以開。先是成都河北預買官戶許減半。四年。令舊管全科者如舊。既又以兩浙多官戶。令預買通數。七年冬。郊祀。河北京東和買料取物帛絲綿等數並免。以供奉物給降。其所鑄錢數百萬。初預買袖箱務優直以利民。然猶未免煩民。後或令民折輸錢。或物重而價輕。民力受困。其終也。官不給直。而賦取益甚矣。十二月。詔令轉運司各會一路之數。分下州縣。經登。不以錢以他物。不以正月以他月。給者並論。以達制。然有司鮮能承順焉。靖康元年。命轉運司以常平錢。前一季預備。如正月之期。給之。毋貸以他物。而損其數。京東州縣勿以進移戶舊數科著業人。仍先除其數。俟流民歸業。均數除路亦如之。建炎三年春。高宗初至杭州。朱勝非為相。兩浙轉運副使王際言。本路上供和買夏稅袖箱。歲為正一百一十七萬七千八百。每正折輸錢二千以助用。詔許之。東南折用錢自此始。五月。詔每歲預買綿絹。令登時給其直。又罷江浙和買。預買減四分之一。仍給見錢。違者寘之法。紹興元年。初賦州和買折帛錢六萬緡。以贖察兵。以兩浙夏稅及和買袖箱一百六十餘萬正。半令輸錢。正二千。以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如兩浙例。江淮閩廣荆湖折帛錢自此始。時江浙湖北兩路歲額袖箱三十九萬正。江南川廣湖南兩浙絹二百七十三萬正。東川湖南棧羅

縐七萬正。西川廣西布七十七萬正。成都錦綺千八百餘疋。皆有奇。三年三月。以兩浙和買物用。下戶艱於得錢。聽以七分輸正色。三分折見緡。初洪州和買八分輸正色。二分折省錢。正三千。四年。帥臣胡世將請以三分正折六千省。又言。絹直賤貴。請正增為五千疋。戶部定為六千疋。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江西殘破之餘。和買預買請折輸錢。朝廷從之。是欲少寬民力。正輸錢五千省。比舊直已增其半。較之兩浙時。直正多一千五百戶。部又令折六頁文。是欲乘民之念。而倍其歛也。物不常貴。則絹有時而易辦。錢額既定。則價無時而可減。於是詔江西和買絹正折輸錢六十省。願輸正色者聽。是冬。初令江浙民戶悉輸折帛錢。當是時。行都月費錢百餘萬緡。重以增戍之費。令民輸絹者全折。輸帛者半折。正五千二百省。折帛錢由此愈重。九年正月。復河南減折帛錢疋一千。未幾又增之。十七年。減折帛錢。江南疋為六千兩。浙七千。和買六千五百。綿江南兩省為三百兩。浙四百。二十年。詔廣西折布錢。因張浚增至兩倍以上。今減作一貫文折輸。二十九年。中書省奏。江浙四路所起折帛錢。地里遙遠。宜就近儲之。詔除徽處廣德舊折輕貨。餘州當折銀者輸錢。願輸銀者聽。浙西提刑司三總領所主之。先是江浙路折帛錢。歲為錢五百七十三萬餘緡。並輸行都。至是始外儲之。以備軍用。乾道四年。減兩浙。乾道五年。夏稅和買折帛錢之半。六年。知徽州鄭升卿代還奏。州自五代時。陶雅守郡。安增民賦。至今二百餘年。比鄰境諸縣之稅。獨重數倍。而難錢之稅。科折尤重。請賜蠲免。九年。超徵州額外。科雜錢一萬二千一百八十餘緡。及元認江東兩浙運司諸處。絹一萬六千六百餘疋。並蠲之。紹熙五年。詔兩浙江東西和買袖箱折帛錢太重。可自來年正減錢一貫五百文。三年後別聽旨。所減之錢。令內藏封樁兩庫撥還。慶元元年。戶部侍郎袁說友言。臨安餘杭二縣。和買料取之弊。乞將餘杭縣界元科之額。配以緡數。不分等則。以二十四貫定數。一疋。衰科而下。足額而止。捐其餘以惠末產之民。如此。則吏不得而制。民無資於詭戶。救弊之良策也。說友又奏。貫頭均科之法。行則縣邑無由多取。鄉司無所走弄。而詭括者不能以幸免。是以姦民頑吏。立為異論。以搖之。詔令集議。二年。吏部尚書葉翥等議。請如帥漕所奏。推行之。詔可。建炎元年。知越州范汝文奏。浙東和預買絹歲九十七萬六千疋。而越乃六十萬五百疋。以一路計之。當十之三。望將三等以上戶減半。四等以下戶權罷。尋以抗之和買。絹編重均十二萬疋。於兩浙。乾道九年。秘書郎趙粹中言。兩浙和買。重於紹興。而會稽為最重。緣田薄稅重。謠名隱寄。多分子戶。自經界後。至乾道五年。年累經推排。減落物力。走失愈重。民力困竭。若條畝均輸。可絕詭戶之弊。淳熙八年。詔兩淮漕臣吳璠與帥臣張子顏。措置子顏等言。勢家豪民。分折版籍。以自托於下戶。是不可不抑。然弊必有原。謂如浙東七州和買。凡二十八萬一千七百三十有八。温州本無科額。合台明衢處。藝之數。不滿一十三萬。而和買一郡。獨當一十四萬六千九百三十有八。則是以一郡視五郡之輸。而又賦一萬有奇。此重額之弊也。又如貨牛物力。以其有資民。用。不忍科配。酒坊鹽亭戶。以其皆趨官課。難令再敷。至於坍江沿海之用。填地漂沒。僧道寺觀之產。或奉詔蠲免。而省額未除。不免陰配民戶。此暗科之弊也。二弊相乘。民不堪命。於是規避之心生。而

詭戶之患起。舊例物力三十八貫五百為第四等降一文。以下即為第五等。為詭戶者。志於規避。往往止就二三十貫之間。立為砧基。今若自有產。有丁。係真五等。依舊不科。其有產無丁之戶。將實管田產錢一十五貫以上。並科和買。其一十五貫以下。則存而不敷。庶幾偽五等不可逃。真五等不受困。於是詔與府撥官田園諸寺觀延祥莊井和耕牛合蠲和買。並於省額除之。坊場鹽亭戶見數和買。物力及坊江田放生池合減和稅物力。並要實取旨。十一年。臣僚言。兩浙江東西四路。和買不均之弊。送戶部給舍等官詳議。鄭丙丘審議。故頭均科之說。至公至平。詔施行之。十六年。知紹興府王希呂言。均敷和買。養者亟於集事。不暇要實。一切以為詭戶而科之。於是物力自百文以上。皆不免於和買。貧民始不勝其困。乞將科和買。實二萬五千七百有奇。盡放。則民被實惠矣。於是詔下戶和買二萬五千餘。正住催。一年又減元額四萬四千。正有奇。均敷一節。令知紹興府洪邁從長施行。紹興元年。適定其法上之。詔依所措置推行。於是紹興與民下戶稍寬矣。利權宋歲漕以廣軍儲。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又自糴買。以息邊民飛挽之勞。其名不一。建隆初。河北連歲大稔。命使置場增價市糴。自是率以為常。咸平中。嘗出內府綾羅綺綺計直錢百八十萬。銀三十萬兩。付河北轉運使。糴粟實邊。繼而詔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則止。大中祥符初。三路歲豐。仍令增糴廣蓄。所限常數。後又時出內庫。糴錢或數十萬。或百萬。別遣官經畫市糴。中等戶以下免之。初。河東既下。減其租賦。有司言。其地沃民勤。頗多積穀。請每歲和市。隨常賦輸送。其直多折色給之。京東西陝西北。則兵食。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謂之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糴之。謂之對糴。皆非常制。蔚州以轉輸道遠。遣參軍官就置場和糴。河北又募商人輸粟於邊。以要券取鹽。及綵香藥寶貨於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受鹽於兩池。謂之入中。陝西糴穀。又歲預給青苗錢。天聖以來。罷不復給。然發內藏金。用以助糴者。前後不可勝數。寶元中。出內庫珠直錢三十萬。付三司。售之。取其直以助邊費。歐陽脩奉使河東。還言。河東禁並邊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粟麥為兵儲。最為大患。遂詔開風火山軍。附田並邊。墾十里外者。聽人耕。然竟無益。邊備歲糴如故。大抵入中利厚。而商買趨之。罷三路入中。悉以見錢和糴。縣官之費省矣。熙寧五年。詔以銀絹各二十萬。賜河東經略安撫司。聽人除買收本息。封橋備邊。自是三路封橋所給甚廣。或取之三司。或取之市易。易或取之他路。轉運司或賜常平錢。或賜府給度牒。而出內藏錢。屑不與焉。七年。以峽州入中者寡。令三司具東南及西鹽鈔法。經久通行。利病以聞。知熙州王韶建議。依沿邊和糴。例以一分。凡糴九分。西鈔。別約價募入中者。凡邊部入中。則多出京鈔。或鹽益誘之。以紓用度。是歲。河東並邊大稔。詔都轉運使李師中與劉序。廣糴積五年之蓄。復命輔臣議。更與陝西並塞。芻糧之法。令轉運司增糴三分。以所糴。虧羨為賞。仍遣吏按視。而陝西和糴。或以錢茶銀。絀糴於弓箭手。八年。河東察訪使李承之言。太原路二稅外。有和糴糧草。官難量予錢布。而所得細微。民無所濟。遇歲凶不蠲。最為弊法。繼而知太原韓絳復請和糴於元數省三分。罷支錢布。乞精選才臣。講求利害。詔委陳安石。元豐元年。安石奏。河東十三州一稅

以石計。凡三十九萬二千有餘。而和糴數八十三萬四千有餘。所以歲凶仍糴者。以稅輕軍儲不可闕故也。舊支錢布和糴。數既奇零。以鈔貿易。略不收半。公家實費。百姓乃得虛名。欲自今罷支糴錢。歲以其錢。令並邊州郡和市封橋。即歲災以填所蠲數年。豐則三歲一免。其輸朝廷以為然。始詔河東歲給和糴錢八萬餘緡。並罷。以其錢付漕司。如安石議。因用安石為河東轉運使。其後經略使呂惠卿復請別議立法。除河外三州。理為邊郡。宜免餘十一州。可粟均糴。下有司議。以歲和糴見數十分之裁其二。用八分。為額。隨戶色高下。裁定。毋更給錢。歲災同秋稅蠲放。以轉運司應給錢補之。災不及五分。聽以久例支移。遂易和糴之名。為助軍糧草。元豐四年。以度支副使。蔡元勳兼管。河北糴便司。明年。詔以開封府界諸路。額禁軍及淮浙福建等路。剩鹽息錢。並糴糴便司。為本。令議定。置等州各置倉。凡封橋三司毋關。預委周輔專其任。司農寺市易。淤田水利等司。所計置封橋糧草。並歸之。六年。詔提點河北西路王子淵兼同措置。未幾。手詔周輔。今河朔豐成。宜廣收糴。是歲。大名東西濟勝二倉。定州府積寶益二倉。與瀛之州倉。皆成。周輔召拜戶部侍郎。以左司郎中吳雍代之。明年。雍言。河北倉廩。皆實。見儲糧料。總千一百七十六萬石。詔賜同措置。王子淵三品服。宣和中。罷畿內和糴。自熙寧以來。和糴入中之外。又有坐倉。博糴結糴。依糴兌糴。寄糴。括糴。糴均糴等名。其曰坐倉。熙寧二年。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於倉。王珪奏曰。外郡用錢四十。可致斗米於京師。今京師乏錢。反用錢百。坐倉糴斗米。此極非計。司馬光曰。坐倉之法。蓋因小郡乏米。而庫有餘錢。故反就軍人糴米。以給次月之糧。出於一時。急計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府庫無錢。更糴軍人之米。使積久陳腐。其為利害。非臣所知。呂惠卿曰。今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減東南歲漕百萬石。轉易為錢。以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臣聞江淮之南。民間乏錢。謂之錢荒。而土宜抗稻。後人食之不盡。若官不糴。取以供京師。則無所糴。泄必甚。賤傷農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無錢。而官必使之出錢。豈通財利民之道乎。不從。明年。又慮元價賤。神龍衛及諸司。每石等第增錢收糴。仍聽行於河北河東陝西諸路。元符以後。有低價抑糴之弊。詔禁止之。其曰博糴。熙寧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俟秋成。博糴。崇寧五年。又詔陝西錢重物輕。委轉運司措置。以銀絹絲絀之類。博糴斛斗。以平物價。其曰結糴。熙寧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照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焉。未幾。商人王震言。結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經年方輸者。詔措置。照河財用。孫迪究治以聞。迪奏。總管王君萬。置熙河兩川。結糴錢十四萬六千三百餘緡。銀三百餘兩。乃遣蔡確。馳往本路。勅之。君萬及高遵裕皆坐。借結糴。違法市易。降黜有差。崇寧初。蔡京行於陝西。盡括民財。以充數。五年。以星變。請捨關政。罷陝西河東結糴對糴。其曰依糴。熙寧八年。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緡。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依糴非特省六七十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假。權之在我。遇斗斛貴任糴。即百姓米無所糴。自然價損。非惟實邊。亦免傷農力。乃詔歲以末鹽錢鈔在京。糴米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於濱州北京及緣邊入

米麥粟封桶。即物價騰。權止入中。聽便司兌用。須歲豐補償。紹聖三年呂大忠之言。名農民相保。預貸官錢之半。循稅限催科。除錢至夏秋用時。價隨所輸。貼納崇寧中。蔡京令坊郭鄉村以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郡弓箭手。唐蕃部皆然。用使多寡。爲官吏賞罰。其日兌錢。熙寧九年。詔許變轉兌錢。其日寄錢。元豐二年。糴便糧草。王子淵論綱舟利害。因詔使價若與本相當。即許變轉兌錢。其日寄錢。元祐二年。嘗以麥熟下諸路。廣糴言商人入中。歲小不登。必邀厚價。故設內郡寄錢之法。以權輕重。七年。詔河北瀛定二州。所糴數以鉅萬。而散於諸郡寄錢。恐緩急不相及。不若致商人自運。李南公王子淵俱言。寄錢法行已久。且近都倉。緩急運致非難。於是寄錢卒不罷。其日括糴。元符元年。溼原經略使章鞏。並遷糴。豫榜諭民。毋得與公家爭糴。即官儲有之。括索。贏糧之家。量存其所用。盡糴入官。其日勸糴。均糴。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陝西。議行之。郵延經略使錢卨言。勸糴非可以久行。均糴先入其斛。乃給其直。於有斛之家。未有害也。坊郭之人。素無斛斗。必須外糴。轉有煩費。疏奏坐貶。時又詔河北河東陝西均糴。知定州王漢之坐沮格奪職罷。未幾。遂立均糴法。三年。以歲稔。諸路推行均糴。五年。言者謂均糴法嚴。然已糴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之力。數數過多。有一戶而糴數百石者。乃詔諸路毋報均糴。既而州縣以和糴爲名。低裁其價。轉運司程督意。核科率倍於均糴。詔約止之。宣和三年。方臘平兩浙。亦量官戶輕重均糴。明年。荆湖南北均糴。以家業爲差。勸糴之法。其後。及於新邊郡。州積石軍。蕃部患之。自熙寧以來。王韶開熙河。章惇營溪洞。沈起劉彝啓交趾。陳韓存寶林廣窮乞第之役。費用科調益繁。陝西宿兵既多。元豐四年。六路大舉西討。軍費最甚於他路。帝先慮科役擾民。令相高廉頗頗其事。又以糧餉儲蓄。欲俄斬河東溼原。以勸其餘卒。以師興役。衆鮮克辦。給。又李璣爲郵延。漕臣督運。詔許斬州以下之軍興者。民苦播運多散走。所殺至數千人。道斃者不在焉。於是文彥博奏言。關陝人戶。昨經調發。不遺餘力。死亡之餘。疲瘵已甚。爲今之計。正當勞來將士。安撫百姓。全其瘡痍。使蘇息。明年。優詔嘉答。初。西師無功。議者慮朝廷再舉。自是帝大感悟。申飭邊臣。固境息兵。關中以蘇。哲宗即位。諸老大臣維持初政。益務綏靜。邊郡無調發。第令諸路廣糴。以備蓄積。及詔陝西麟州計五歲之糧。而已。紹聖初。乃詔河北瀛定瀛州十年之儲。餘州七年。其後陝西諸路。又連歲興師。及進築鄜州等州。費資糧不可勝計。元符二年。溼原經略使章鞏。諫曰。伏見興師以來。陝西府庫倉廩。儲蓄內外一空。前後資貸。內藏金帛。不知其幾千萬數。即今所在。糧草盡之。漕計無所出。文移指空而已。今者正休兵息民。清心省事之時。唯深察臣言。裁決斯事。若更詢主議大臣。竊恐專務興師。上誤聖聽。主議大臣。指章惇也。時內藏空乏。陝西諸路。以軍費銀絹數萬。請給於內藏。詔以絹五十萬疋予之。帝謂近臣曰。內藏絹才百萬。已較其半矣。蔡京用事。復務拓土。勸徵宗招納青唐。用王厚置經費。億萬。用大兵。凡再始克之。而遼州戍兵。歲費錢一千二十四萬九千餘緡。五年。熙河兩邊。運使洪中孚言。本道青稞。收收五石。粒當大麥之三。異時人糧給精米。馬料給青稞。率皆八折。不惟人馬之食自足。而價亦相當。今邊臣不燭事

情。精米青稞與糯米大麥一例。抵斗給散。即公有一分之耗。私有一分之贏。會計一歲。費斛斗一百八十萬。雜色五十萬。外青稞一百三十萬。抵斗歲費二十六萬石。石三十緡。計七百八十萬。帝慮其米仍蠹。將士或有饑色。乃命九折。明年復令計斗給散。范滎九折。又於陝西建四都倉。平夏城。日裕財銀。或軍。日裕軍通峽。日裕民西安州。日裕邊。自夏人叛命。諸路皆謀進築。陝以西保甲皆速糴。後童貫又自將兵築靖夏。制伏羌等城。窮討深入。凡六年。至宣和末。饋餉空乏。郵延至不能支旬月。時邊臣爭務開邊。變峽嶺南不毛之地。草翹郡邑。調取於民。費出於縣官。不可勝計。最後有燕山之役。雄霸等州倉廩皆竭。兵士饑忿。有擲瓦石擊守。及將官者。燕山郭藥師所將常勝一軍。計口給錢。廩月費米三十萬石。錢一百萬緡。河北之民。力不能給。於是免夫之議興。初。黃河歲調。夫倍築塔岸。其不即役者。輪免夫錢。熙寧間。淮南科黃河。夫夫錢十千。富戶有及六十夫者。劉誼蓋管論之。及元祐中。呂大防等。主回河之議。力役既大。因配夫出錢。大觀中。脩滑州魚池埽。始盡令輪錢。帝謂事易集而民不煩。乃詔凡河堤合調。春夫。盡輪免夫之直。定爲永法。及是。王黼建議。乃下詔曰。大兵之後。非假諸路民力。其克有濟。論民國事。所當竭力。天下並輸。免夫錢。夫二十千。淮浙江湖。嶺蜀。夫三十千。凡得一千七百餘萬緡。河北。因是大起。南渡。三邊。饋餉。糴事。所不容已。紹興間。於江浙湖南博糴。多者給官告。少者給度牒。或以鈔引。類多不售。而吏緣爲姦。人情大擾。於是減其價。以誘糴粟之家。初。不拘於官。編之戶。凡降金銀錢。而州縣阻節。不即還者。官吏並徒二年。廣東轉運判官周綱。糴米十五萬石。無擾及無陳。撫州守臣劉汝霖。餉兵不匿。及勸誘賑糴。流離皆轉一官。七年。以饒州之糴石。取耗四斗。罪其郡守。自是和糴者。計剩科罪。十三年。荆湖。歲糴米。斗六七錢。乃就糴。以寬江浙之民。十八年。免和糴。命三總領所置。糴之舊制。兩浙江湖。歲當糴米四百六十九萬斛。兩浙一百五十萬。江東九十三萬。江西百二十六萬。湖南六十五萬。湖北三十五萬。至是。欠百萬斛。有奇。乃詔臨安。平江府。及淮東西湖廣。三計司。歲糴米百二十萬斛。淮西十六萬五千。湖廣淮東皆十五萬。二十年。除二浙以三十五萬斛折錢。諸路。糴米及糴場。歲收四百五十二萬斛。二十九年。糴二百三十萬石。以備振貸。石降錢二千。以關子茶引。及銀克其數。孝宗乾道三年。秋。江浙。淮閩。淫雨。詔州縣。以本錢。坐倉收糴。毋強配於民。四年。糴本結會子。及錢銀。石錢二貫五百文。淳熙三年。詔廣西。運司糴錢。以歲豐。糴市直高下。增減給之。寶慶三年。監察御史。任陳中言。和糴之弊。其來非一日矣。欲得其要。而革之。非禁科抑不可。夫禁科抑。莫如增米價。此已試而有驗者。望飭所司。奉行有旨。從之。紹定元年。錫銀會度。際於湖廣。總所。令和糴米七十萬石。餉軍五年。臣僚言。若將民間。合輪糴。錢使輪。斛斗。免令賤糴。錢在。農人。亦其有利。此廣糴之良法也。從之。開慶元年。沿江。制置司。招糴米五十萬石。湖南。安撫司。糴米五十萬石。兩浙。轉運司。五十萬石。淮浙。發運司。二百萬石。江東。提舉司。三十萬石。江西。轉運司。五十萬石。湖南。轉運司。二十萬石。太平州。一十萬石。淮安州。三十萬石。高郵軍。五十萬石。連水軍。一十萬石。廣州。一十萬石。並視時。以一色會子。發下收糴。以供軍餉。咸淳六年。都省言。咸淳五年。和

糴米除浙西永遠住糴及四川制司就糴二十萬石。椿充軍餉外。京湖制司湖南江西廣西共糴一百四十八萬石。凡遇和糴年分皆然。

至春復糶。名曰放糶。卒得番休。逃亡者少。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糶船不復委本路。獨專其任。文移多併。事自繁夥。不能檢察。操舟者賦諸吏。得當隨郡。市賤買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無轉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弊。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糶法壞。遂令汴網至冬出江。為他路轉漕。兵不得息。宜勅諸路增糶米。輪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於是牟利者多。以元說為然。詔如元奏。久之。諸路糶不集。嘉祐三年。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預勅江淮兩浙轉運司。期以非年。各造船補卒。固本路糶。自嘉祐五年。汴船不得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汴船既不至江外。江外船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船工卒。詒各坐食。恒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自給。船愈壞。而漕額愈不及矣。論者初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汴船多備丁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至冬當留守船。實無得歸息者。時元罷已久。後至者數奏。請出汴船。執政不許。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十綱。未幾皆出。江復故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師。汴河五百七十五萬五千石。惠民河二十萬七千石。廣濟河七十四萬石。又漕金帛絹錢入左藏內藏庫者。總其數一千一百七十三萬。而諸路轉移相給者。不預焉。蘇京西陝西河東運薪炭至京師。薪以斤計。一千七百一十三萬。炭以秤計。一百萬。是歲。諸路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治平四年。京師稅米支五歲餘。是時。漕運吏卒。上下共為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述官物。陷折歲不減二十萬斛。熙寧二年。薛向為江淮等路發運使。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乃去。歲漕常數既足。募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十六萬餘石而未已。請究明年歲計之數。三司使吳克言。宜自明年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令發運司易輕貨二百萬緡。計五年所得無慮緡錢千萬。轉儲三路平糶備邊。王安石謂糶米二百萬石。米必賤賤。糶致輕貨二百萬緡。貨必賤賤。當令發運司度米貴。州郡折糶。變為輕貨。儲之河東。陝西。要便州軍用。常平法糶糶為便。詔如安石議。七年。京東路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則穀賤。募人為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卒不果行。是歲。江淮上供。致至京師者三分不及一。令督發運使張頤。亟辦來歲漕計。宣徽南院使張方。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利漕運而贖師旅。國初浚河渠三道。以通漕運。立上供平額。汴河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唯汴河運米麥。乃太倉蓄積之實。近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大倉。大眾所賴者。汴河。議者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十二月。詔濬廣濟河。增置漕舟。其後河成。歲漕京東穀六十萬石。東南諸路上供雜物。舊陸運者。增舟水運。汴河。江南荆湖糶運。七分差三班使臣三分。軍大將殿侍。又令真楚泗州各造淺底舟百艘。分為十綱入汴。元豐五年。罷廣濟河。發運司及京北排岸司。移上供物於淮陽。計置入汴。以清河。發運司為名。御史言廣濟安流而上。與清河汴流入汴。遠近險易不同。詔轉運提點刑獄。比較利害。以聞。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蔣之奇。都水監丞陳祐甫。開龜山運河。漕運往來免風濤百年沉溺之患。詔各遷

糴米除浙西永遠住糴及四川制司就糴二十萬石。椿充軍餉外。京湖制司湖南江西廣西共糴一百四十八萬石。凡遇和糴年分皆然。漕運。宋都大梁。有泗河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河所漕為多。太祖起兵。開有天下。懲唐季五代藩鎮之禍。蓄兵京師。以成強幹弱支之勢。故於兵食為重。建隆以來。首發三河。令自今諸州歲受稅租。及筭權貨利。上供物用。悉官給舟車輸送京師。毋役民妨農。開寶五年。率汴蔡兩河公私船。運江淮米數十萬石。以給兵食。是時。京師歲費有限。漕事尚簡。至太平興國初。兩浙既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所在雇民挽舟。吏並緣為姦。運舟或附載錢帛雜物。京師又回綱轉輸外州。主歲吏給納邀滯。於是擅貿易官物者有之。八年。乃擇幹強之臣。在京分掌水陸路發運事。凡一綱。計其舟車役人之直。給付主綱吏。雇募舟車到發。財貨出納。並關報而催督之。自是調發邀滯之弊遂革。初。荆湖江浙淮南諸州。擇部民高貨者。部送上供物。民多貧。不能檢御舟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不能償。乃詔牙吏部送。勿復擾民。大通監鑄鐵。向方鑄兵器。鍛鍊用之。十載得四五萬兩。去其蠹者斤僅得三兩。遂令鐵就冶。即汴治之。廢取煤用者。無使負重致遠。以勞民力。汴河挽舟。卒多饑凍。太宗令中黃門求得百許人。藍縷枯瘠。詢其故。乃主糧吏率取其口食。帝怒。捕鞠得實。斷腕殉河上。三日而後斬之。押運者杖配商州。熙寧四年。併水陸路發運為一司。主綱吏卒盜用官物及用水土雜糶官米。故毀敗舟船。致沉溺者。棄市。募告者厚賞之。山河平河。實因灘積風水所敗。以收救分數。差定其罪。端拱元年。罷京湖水陸發運。以其事分隸排岸司及下卸司。先是。四河所運。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救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救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救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獨放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運米五百八十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江南淮南兩浙荆湖路。糶於真揚楚泗州。置倉受納。分調舟船。沂流入汴。以達京師。置發運使領之。諸州錢帛雜物。軍器上供。亦如之。陝西諸州。粟自黃河三門沿流入汴。以達京師。亦置發運司領之。粟自廣濟河而至京師者。京東之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師者。陳穎許蔡光壽六州。皆有京師官廷臣督之。河北衛州東北有御河。運乾寧軍。其運物亦廷臣主之。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鐵門列傳置分置。皆至嘉州。水運達荆南。自荆南遺綱吏運送京師。咸平中。定歲運六十六萬疋。分為十綱。天禧末。水陸運上供金帛緡錢二十三萬一千餘貫。兩端足珠寶香藥二十七萬五千餘斤。詔州歲造運船。至道末。三千二百三十七艘。天禧末。減四百二十一。先是。諸河漕數。歲久益增。景德四年。定汴河歲額六百萬石。天聖四年。荆湖江淮州縣和糶上供。小民困食。自五年後。糶減五十萬石。慶曆中。又減廣濟河二十萬石。後黃河歲漕益減。糶運殺三十萬石。歲辦漕船。市材木。役牙前勞。費甚廣。嘉祐四年。罷所運殺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已。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輪。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運其都。卒遺其家。汴州謂轉般倉運米輪。京師歲搭運者四。河冬湖舟卒亦還營。

至春復糶。名曰放糶。卒得番休。逃亡者少。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糶船不復委本路。獨專其任。文移多併。事自繁夥。不能檢察。操舟者賦諸吏。得當隨郡。市賤買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無轉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弊。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糶法壞。遂令汴網至冬出江。為他路轉漕。兵不得息。宜勅諸路增糶米。輪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於是牟利者多。以元說為然。詔如元奏。久之。諸路糶不集。嘉祐三年。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預勅江淮兩浙轉運司。期以非年。各造船補卒。固本路糶。自嘉祐五年。汴船不得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汴船既不至江外。江外船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船工卒。詒各坐食。恒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自給。船愈壞。而漕額愈不及矣。論者初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汴船多備丁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至冬當留守船。實無得歸息者。時元罷已久。後至者數奏。請出汴船。執政不許。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十綱。未幾皆出。江復故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師。汴河五百七十五萬五千石。惠民河二十萬七千石。廣濟河七十四萬石。又漕金帛絹錢入左藏內藏庫者。總其數一千一百七十三萬。而諸路轉移相給者。不預焉。蘇京西陝西河東運薪炭至京師。薪以斤計。一千七百一十三萬。炭以秤計。一百萬。是歲。諸路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治平四年。京師稅米支五歲餘。是時。漕運吏卒。上下共為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述官物。陷折歲不減二十萬斛。熙寧二年。薛向為江淮等路發運使。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乃去。歲漕常數既足。募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十六萬餘石而未已。請究明年歲計之數。三司使吳克言。宜自明年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令發運司易輕貨二百萬緡。計五年所得無慮緡錢千萬。轉儲三路平糶備邊。王安石謂糶米二百萬石。米必賤賤。糶致輕貨二百萬緡。貨必賤賤。當令發運司度米貴。州郡折糶。變為輕貨。儲之河東。陝西。要便州軍用。常平法糶糶為便。詔如安石議。七年。京東路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則穀賤。募人為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卒不果行。是歲。江淮上供。致至京師者三分不及一。令督發運使張頤。亟辦來歲漕計。宣徽南院使張方。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利漕運而贖師旅。國初浚河渠三道。以通漕運。立上供平額。汴河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唯汴河運米麥。乃太倉蓄積之實。近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大倉。大眾所賴者。汴河。議者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十二月。詔濬廣濟河。增置漕舟。其後河成。歲漕京東穀六十萬石。東南諸路上供雜物。舊陸運者。增舟水運。汴河。江南荆湖糶運。七分差三班使臣三分。軍大將殿侍。又令真楚泗州各造淺底舟百艘。分為十綱入汴。元豐五年。罷廣濟河。發運司及京北排岸司。移上供物於淮陽。計置入汴。以清河。發運司為名。御史言廣濟安流而上。與清河汴流入汴。遠近險易不同。詔轉運提點刑獄。比較利害。以聞。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蔣之奇。都水監丞陳祐甫。開龜山運河。漕運往來免風濤百年沉溺之患。詔各遷

兩官。餘官減年循資有差。八年。龍歲運百萬石赴西京。先是道洛入汴。運東南粟實洛下。至是戶部奏罷之。是年。立汴河糧綱賞罰。歲終檢察。紹聖二年。置汴綱通作二百綱。在部進納官。銓試不中者。注押上供糧斛。不用衙前土人軍將。未幾。復募土人押諸路綱。如故。政和七年。立東南六路州軍知州通判裝發上供糧斛。任滿賞格。自一萬石至四十萬石。升名次。減年有差。張根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歲漕米百二十萬石。給中都。江南州郡僻遠。官吏艱於督趣。根常有三十萬石爲轉運之本。以寬諸郡。時甚稱之。宣和二年。詔六路米麥綱運依法募官。先募未到部小使臣及非泛補授校尉以上。未詳參部人并進。納人管押。淮南以五運兩浙及江東二千里內以四運。江東二千里外及江西三運。湖北二運。各欠不及五釐。依格推賞。仍許在外指射合入差遣一次。召募土人並罷。七年。詔結絕應奉司。江淮諸局所及罷花石綱。令逐路漕臣速拘舟船裝發綱運備邊。靖康初。汴河決口。有至百步者。塞之。工夫未訖。乾澗月餘。綱運不通。南京及京師皆乏糧。資都水使者陳求道等。命提舉京師所陳良弼同措置。越兩旬水復舊。綱運齊至。兩京糧乃足。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租稅薄。不足以供兵費。屯田營田歲入無幾。糶買入中之外。歲出內藏庫金帛。及上京樞貨務。鈔錢皆不翅數百萬。選使臣軍大將河北轉運至乾寧軍。河東陝西船運至河陽。措置陸運或用鋪兵。軍或發勇保甲。或差雇夫力。車載駝行。隨道路所宜。河北地。差近西路回遠。又涉險阻。運致甚艱。熙寧六年。詔延路經略司支封棧於河東買粟。駝三百運。送邊糶草。元豐四年。河東轉運司調夫萬一千人。隨軍坊郭。上戶有差夫四百人者。其次一二百人。願出驢者三驢當五夫。五驢別差一夫。驅喝一夫。雇直約三十千以上。一驢約八千。加之期會迫。民力不能勝。軍須調發煩擾。又多不急之務。如絳州運棧千石往麟府。每石直四百。而雇直乃約費三十緡。涇原路轉運判官張大寧言。餽運之策。莫若車便。自熙寧至磨嘴口。皆大川通車無礙。自磨嘴至光嶺下。道路亦然。嶺以北即山險。少水車難行。可就嶺南相地。建一城。營使大車自鎮戎軍載糶草至彼。隨軍馬所在。以軍前夫畜。往來短運。更於中路。量度遠近。以道回空。夫築立小堡。應接如此。則省民力之半。神宗嘉之。京西轉運司調均鄆州夫三萬。每五百人差一官部押赴鄆延饋運。其本路程。日支錢米外。轉運司計自入陝西界至延州程數。日支米錢三十。柴菜錢十文。並先併給。陝西都轉運司於諸州差雇。車乘人夫。所過州交替。日支米二升錢五十。至滑邊止。運糧出界止。差雇軍六年。詔熙河兩會經界。制置司計置蘭州人馬馬二千般運糧草。於次路州軍割割官私。駝二千與經界。司自熙河擇運事力不足。發募勇保甲。給河東陝西。選用非機速者。並作小綱數排。日遞送。大觀二年。京畿都轉運使吳擇仁言。西輔軍糧發運司。歲撥八萬石貼助於梁澤。下卸至州。尚四五十里。擬置車三鋪。每鋪七十人。月可運八千四百石。所運漸多。據墩添鋪兵。靖康元年十月。詔曰。一方用師。數路調發。軍功未成。民力先困。京西運糧每石六斗。用錢四十貫。陝西運糧。民間倍費百餘萬緡。聞之駭異。今歲四方豐稔。粒米狼戾。但可逐處收糶。不得輕般運。以稱恤民之意。若般綱水運。及諸州支移之類。仍舊三路陸運。以給兵費。大畧如此。其他州

縣運送。或軍興調發。以給一時之用。此皆不著轉般。自熙寧以來。其法始變。歲運六百萬石。給京師外。諸官常有餘蓄。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糶。糶則官糶。不至傷農。糶則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羨財。以供修用費。所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糶本數百萬。緡充貢。人爲戶部侍郎。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糶。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而轉般之法。壞矣。崇寧三年。戶部尚書會孝廣言。往年南自鎮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水不通。重船般。般則勞費。遂於堰旁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雖免推舟過堰之勞。然侵盜之弊。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度真楚州堰爲水陸。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斛斗。猶循用轉般法。更卒糜費。與在路折閱。動以萬數。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轉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卸納。庶免侵盜。乞貸之弊。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北至遠處。亦直抵京師。號直達綱。豈不加糶。款不代發。方綱米之來。立法嚴甚。船有損壞。所至脩整。不得踰時。州縣欲其速過。但令供狀。以錢給之。沿流解保。悉致騷擾。公私橫費百出。又置法已壞。迴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隨壞。本法盡廢。大觀三年。詔直達綱。自來年並依舊法。復令轉般。令發運司督脩倉廩。制湖北路提舉常平王琦。措置諸路運糧舟船。政和二年。復行直達。綱毀折轉般。諸倉。譚積上言。祖宗建立真楚州轉般倉。一以備中都緩急。二以防漕渠阻滯。三則綱船裝發。次。連行軍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濶。遂致中都糧儲不繼。淮南三轉般倉。不可不復。乞自泗州爲始。次及真楚。既有瓦木。順流而下。不甚勞費。俟歲豐。計置儲蓄。立法轉般。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履奏。轉般之法。寓平糶之意。江湖有米。可糶於真。兩浙有米。可糶於揚。宿毫有麥。可糶於泗。坐視六路豐歉。有不登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幹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可以寬民力。運渠旱乾。則有汴口倉。今所患者。向來糶本。歲五百萬。緡支移殆盡。宣和五年。乃降度牒及香鹽鈔各一百萬貫。令呂崇獻宗原均糶斛斗。專備轉般。江西轉運判官蕭序辰言。轉般道里不加遠。而人力不勞。卸納年豐。可以廣糶厚積。以待中都之用。自行直達。道里既遠。情弊尤多。如大江西荆湖南北有終歲不能行一運者。有押米萬石。欠七八千石。有拋失舟船。兵稍逃散。十不存一二者。折欠之弊。生於稽留。而沿路官司。多端阻節。至有一路漕司。不自置舟船。截留他路回綱。尤爲不便。詔發運司措置六年。以無節上供錢物。并六路舊欠發斛斗錢。貯爲糶本。別降三百萬貫付盧宗原。將湖南所起年額。並隨正額。預起拋欠斛斗。於轉般倉下卸。將已卸均糶斗斛。轉運上京。所有直達候轉般斛斗。有次第日。罷之。靖康元年。令東南六路上供額斛。除淮南兩浙。依舊直達外。江湖四路。並措置轉般。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送行在。餘給京師。二年。詔二廣湖南湖北江東西綱運。送平江府。京畿淮南京東西河北陝西及三綱。輸送行在。又詔二廣湖南湖北江東西綱運。如過兩浙。許輸送平江府。福建綱運。過江東西。亦許輸送江寧府。三年。又詔諸路綱運。見錢并糧。輸送建康府。戶部其金銀絹帛並輸送行在。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

之粟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實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履舟差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毀其舟。自廢其田者。紹興四年。川陝宣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一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餘千致一斛。饋病相仍。道死者衆。蜀人病之。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內郡。募舟輓之人。以爲便。總領所遣官就糴於沿流諸郡。復就興利州置壘。聽商人入中。然猶慮民之勞且憊也。又減成都水運對糴米。紹興十六年。三十年科撥諸路上供米。鄂兵歲用米四十五萬餘石。於全永祁邵道衡潭鄂鼎科撥。荆南兵歲用米九萬六千石。於德安荆南澧澧復復荆門漢陽科撥。池州兵歲用米十四萬四千石。於吉信南安科撥。建康兵歲用米五十五萬石。於洪江池宜太平臨江興國南康廣德科撥。行在合用米一百二十萬石。就兩浙米外。於建康太平宜科撥。其宜州見屯殿前司牧馬歲用米。并折輸馬料三萬石。於本州科撥。並諸路轉運司積發時內外諸軍歲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預焉。嘉定兵興。揚楚間轉輸不絕。遠慮安豐舟楫之通亦便矣。而浮光之屯。仰饋於齊安。舒蕪之民遠者千里。近者亦數百里。至於京西之儲。襄鄂猶可。徑運獨襄陽陸運夫。皆調於湖北鼎澧等處。道路遼遠。夫運不過八斗。而資糧雇履與夫所在邀求費。常十倍中產之家。雇替一夫。爲錢四五十千。單弱之人。一夫受役。則一家離散。至有斃於道路者。至於部送綱運。並差見任官。關則選募。得替待關。及寄居官有材幹者。其資繁難。人以爲憊。故自紹興以來。優立資格。其有欠者亦多方而憫之。乾道初。獨欠五十石以下者三年。獨欠百石以下者九年。初綱運欠及一分者。送有司究辦。至是臣僚申明綱運欠及一分者。亦許其補足。淳熙元年。詔不以所欠多寡。並無除放。其有因綱欠迫降官資者。如本非侵盜。且補輸已足。許叙復。自是綱運欠失。雖責債於官吏。然以其山川遼遠。非一人所能究。亦時寓於蠲放焉。

考證

食貨志上三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十綱。未幾皆出江復故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師。汴河五百七十五萬五千石。臣開鼎。按本文下接書治平四年。則三年二年疑倒置。

宋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上四(屯田 常平義倉)

前代軍師所在。有地利則開屯田。以省餽饋。宋太宗伐契丹。規取燕薊遼。一開河朔。連歲耕。耕織失業。州縣多閑田。而緣邊益增戍兵。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不得肆其侵突。順安軍西至北平二百里。其地平曠。歲常自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池。益樹五稼。可以資邊。而限戎馬。端拱二年。分命左諫議大夫陳恕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爲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恕對極言非便。行數日。有詔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營田之議遂寢。時又命知代州張齊賢制置河東諸州營田。齊亦罷。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營西引易河築堤爲屯田。既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

積淤。蓄爲陂塘。入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閻人黃懋上書。言閻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五三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寺丞。克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州州平戎順安等軍。輿輿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漑。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頗衆。武臣習攻戰。亦恥於營農。既種稻不成。議愈甚。事幾爲罷。至是承矩載種數車。遣吏送闕下。講者乃息。而范滎始之。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鄆鄧。賢察宿。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述其在。議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耨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克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爲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俾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力苟倍。則地利可盡。且虫災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按視經度。然不果行。至咸平中。大理寺丞王宗旦請募民耕頓州陂塘荒地。凡千五百頃。郡民應募者三百餘戶。詔令未出租稅。免其徭役。然無助於功利。而汝州舊有洛南務內園兵人種稻。雍熙二年。罷賦予民。至是復置命京朝官專掌。募民戶二百餘。自備耕牛。立園長。墾地六百頃。導汝水溉灌。歲收二萬三千石。襄陽縣淳河舊作堤。截水入官渠。徵民田三千頃。宣城縣蟹河漑田七百頃。又有屯田三百餘頃。知襄州耿望請於舊地兼括荒田置營田。上中下三務。調夫五百築堤堰。仍集鄴州兵。每務二百人。荆湖市牛七分。分給之。是歲種稻三百餘頃。四年。陝西轉運使劉綜亦言。宜於古原州建鎮戎軍。置屯田。今本軍一歲給芻糧四十餘萬石。束約費茶鹽五十餘萬。僅更令遠民輸送。其費益多。請於軍城四面立屯田。務開田五百頃。置下軍二千人。牛八百頭。耕種之。又於軍城前後及北至水峽口。各置堡砦。分居其人。無寇則耕。寇來則戰。就命知軍爲屯田制置使。自擇使臣。克四營監押。每營五百人。克屯成。從之。既而原渭州亦開方田。戎人內屬者皆依之。得安其居。是時兵費浸廣。言屯營田者。輒詔邊臣經度行之。順安軍兵馬都監馬濟請於靖戎軍東。藍州開渠入順安威虜二軍。置水陸營田於其側。命莫州部署石普護。其役踰年而畢。知保州趙彬復奏。決鷄距泉自州西至蒲城縣。分徐河水南流注連渠。廣置水陸屯田。詔駐泊都監王昭遜共成之。自是定州亦置屯田。五年。罷渡州營田下務。六年。耿望又請於唐州務。開陂置務如襄州。歲種七十餘頃。方城縣令佐掌之。調夫耘耨。景德初。從京西轉運使張巽之請。詔止役務兵二年。令緣邊有屯營田州軍長吏。並兼制置諸營田屯田事。舊兼使者如故。大中祥符九年。改定保州順安軍營田務爲屯田務。凡九州軍。皆遣官監務置吏。淮南兩浙舊皆有屯田。後多賦民。而收其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蓄水。

荒田雖多。大半有主。難如陝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奏如世忠議。仍蠲三年租。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佃者。為永業。詔湖北浙江江西皆如之。其舊役科配並免。五年。詔淮南川陝荆襄屯田。六年。都督張浚奏。改江淮屯田為營田。凡官田。悉田。並拘籍。以五頃為一莊。募民承佃。其法。五家為保。共佃一莊。以一人為長。每莊給牛五具。耒耜及種副之。別給十畝為疏圃。貸錢七十千。分五年低。命樊賓王弗行之。尋命五大將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岳飛吳玠及江淮荆襄利路帥悉領營田使。選監司農少卿提舉江淮營田。置司建康。弗屯田員外郎副之。官給牛種。撫存流移。一歲中收穀三十萬石有奇。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監中獄。李象及王弗皆言營田之害。張浚亦覺其擾。請罷司。以監司領之。於是詔帥臣兼領營田。九月。以川陝宣撫吳玠治廢堰營田六十莊。計田八百五十四頃。歲收二十五萬石。以助軍儲。賜詔獎諭焉。三十二年。督視湖北江西車馬汪澈言。荆湖兩軍屯守襄漢。糧餉浩瀚。襄陽古有二渠。長渠溉田七千頃。木渠溉田三千頃。兵後堙廢。今先築堰開渠。募邊民或兵之老弱耕之。其耕牛耒耜種糧。令河北京西轉運司措置。既省餽運。又可安集流亡。從之。隆興元年。臣僚言。州縣營田之實。其說有十。曰。擇官必審。募人必廣。穿渠必深。解卒必修。器用必備。田處必利。倉用必充。耕具必足。定稅必輕。賞罰必行。且欲立賞格。以募人。及住廣西馬湖。三年。以市牛。會有詔。廢陽屯田之擾者。上欲罷之。工部尚書張綱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以其無耕田之民。而課之游民。游民不足。而強之百姓。於是百姓舍已熟田。而耕官生田。或遠數百里。微呼以來。或名墾丁。而役其強壯。老稚無養。一方騷然。罷之誠是也。然自去歲以來。置耕牛農器。修長木二渠。費已十餘萬。一旦舉而棄之。則荆襄之地。終不可耕也。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官不能給食。則老弱餓死。強者轉而之他。若使之就耕荆襄之田。非惟可免流離。抑使中原之民間之。知朝廷有以處我。率皆趨資而至矣。異時樂聞既廣。取其餘以給官。實為兩便。詔除見耕者。依舊。餘令虞允文同王珪措置。二年。江淮都督府參贊陳俊卿言。欲以不披帶人擇官荒田。標旗立砦。多買牛物。縱耕其中。官不收租。人自樂從。數年之後。墾田必多。穀必賤。所在有屯。則村落無盜賊之憂。軍食既足。則饋餉無轉運之勞。此誠經久守淮之策。詔從之。乾道五年三月。四川宣撫使鄭剛中撥軍耕種。以歲收租米對減成都路對糶米一十二萬石。贍軍。然兵民雜處村疇。為擾百端。又數百里外。差民保甲。教耕有二三年不代者。民甚苦之。知興元府吳玠武欲以三年所收最高一年為額。等第均數。召佃放兵。及保甲以護邊。從之。八月。詔鎮江都統司及武餘軍三屯屯田兵。並拘收入隊。教閱。六年。龍和揚州屯田。八年。復罷龍州兵屯田。淳熙十年。鄂州江陵府駐節副都統制郭某言。襄陽屯田。興置二十餘年。未能大有益於邊計。非田之不良。蓋力有所未至。今邊陲無事。正宜修舉。為實邊之計。本司有荒熟田七百五十頃。乞降錢三萬緡。收買耕牛農具。便可施功。如將來更有餘力。可括荒田。接續開墾。從之。紹熙元年。知和州劉焯以荆川募民充弩手分耕。嘉定七年。以京西屯田募人耕種。十三年。四川宣撫安內總領任處厚言。紹興十五年。諸州共墾田二千六百五十餘頃。夏秋稼米一十四萬一千餘石。餉所屯將兵。罷民和糶。為利可謂博矣。乾

道四年以後。屯兵歸軍教閱。而營田付諸州募佃。遂至和利陷失。驕將豪民。乘時占據。其弊不可勝舉。今豪強移徙。田土荒閑。正當拘種之秋。合自總領所與宣撫司措置。其屯和之田。關內外亦多有之。為數不貲。其利不在營田之下。乞併括之。初玠守蜀。以軍儲不繼。治襄城堰為屯田。民不以為便。因潛臣郭大言。約中其數。使民自耕。民皆歸業。而歲入多於屯田。端平元年八月。以臣僚言。屯五萬人於淮之南北。且田且守。置屯田官一員。經紀其事。暇則教以騎射。初弛田租三年。又三年則取其半。十月。知大寧監都漕言。昔鄭剛中嘗於蜀之關隘。惟兵民屯田。歲收粟二十餘萬石。是後屯田之利既廢。糧運之費益增。宜詔帥臣縱兵民耕之。所收之粟。計直以償之。則總所無轉輸之苦。邊關有儲峙之豐。戰有餘勇。守有餘備。矣。從之。嘉熙四年。令流民於邊江七十里內。分用以耕。遇警則用以守。若田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以所收十之一二歸其主。俟三年事定。則各還元業。成淳三年。詔曰。淮蜀湖襄之民。所種屯田。既困重額。又困苛取。流離之餘。口體不充。及遇水旱。收租不及。而催輸急於星火。民何以堪。其日前舊欠並除之。復催者。以達制論。

常平義倉。漢附利民之良法。常平以平穀價。義倉以備凶災。周顯德中。又置惠民倉。以糶配錢分數。折粟貯之。歲歉減價。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焉。太祖承五季之亂。海內多事。義倉寔廢。乾德初。詔諸州於各縣置義倉。歲輸二稅石。別收一斗。民饑欲貸充種食者。縣具籍申州。州長吏即計口貸訖。然後奏。其後以輸送煩勞。罷之。淳化三年。京畿大穰。分遣使臣於四城門置場。增價以糶。近倉貯之。命曰常平。歲饑。即下其直予民。咸平中。庫部員外郎成肅請福建增置惠民倉。因諸路申淳化惠民之制。景德三年。言事者請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口多寡。量留上供錢。自二千貫至一二萬貫。令轉運使每州擇清幹官主之。領於司農寺三司。無輒移用。歲夏秋視市價量增以糶。糶減價亦如之。所減不得過本錢。而沿邊州郡不置。詔三司集議。請如所奏。於是增置司農官吏。創廉舍。糶籍帳。度支別置常平案。大率萬戶歲糶萬石。戶雖多止五萬石。三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糶。糶易以新粟。災傷州郡糶粟。斗毋過百錢。後又詔當職官於元約數外。增糶及一倍已上者。並與理為勞績。天禧四年。荆湖川峽廣南皆增置常平倉。五年。諸路總糶數十萬三千餘斛。糶二十四萬三千餘斛。景祐中。淮南轉運副使吳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纔四十餘萬。歲饑不足以救恤。願自經畫。增為二百萬。他毋得移用。許之。後又詔天下常平錢粟三司轉運司。皆毋得移用。不數年間。常平積有餘。而兵食不足。乃命司農寺出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久之。移用數多。而蓄積無幾矣。自景祐初。畿內饑。詔出常平粟貸中下戶。戶一斛。慶曆中。發京西常平粟振貧民。而聚斂者。或增舊價糶粟。欲以市恩。皇祐三年。詔誠之。淮南兩浙體量安撫陳升之等言。災傷州軍乞糶常平倉粟。令於元價。上量添十文十五文。殊非恤民之意。乃詔立於元糶價出糶。五年。詔曰。比者。湖北歲儉。發常平以濟饑者。如司農寺復督取。宜朝廷振恤。意哉。其悉除之。明道二年。詔議復義倉。不果。其祐中。

若乘時多歛。俟貴而鬻。不唯合古制。無失陷。兼民被實惠。亦足收其羨。願今諸倉方糴。而提舉司已亟止之。意在移此糴本。盡為青苗錢。則三分之息。可為已功。豈暇更恤斯民久遠之患。若謂陝西實行其法。官有所得。而民以為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適自冬及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定見成熟。行於一時可也。今乃建官置司。以為每歲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余初詔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試行。俟有緒方推之他路。今三路未集。而遽盡於諸路置使。非陛下愛民。祖宗惠下之意。乞盡罷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鬪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脩常平法。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如蔡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與利之臣。今抑兼井振貧弱。置官理財。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與利之臣乎。會公亮陳升之皆言坊郭不當依錢。與安石論難。久之而罷。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公亮升之欲即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自罷之。連日不決。帝更以為疑。因令呂惠卿諭旨。安石入謝。既視事。志氣愈悍。而責公亮等。由是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條例司疏列琦奏。而辨析其不然。琦復上疏曰。制置司多刪去臣元奏要語。惟舉大槩。用偏僻曲難。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聽。下以愚弄天下。臣竊以為周公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漢儒解釋。或有異同。周禮園廬二十而稅一。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鄧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廬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賈公彥廣其說。謂如此。則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旬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過周禮一倍。制置司言比周禮取息已不為多。是欺罔聖聽。且謂天下之人不能辨也。且古今異宜。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制置司何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一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所贏。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云。莽時雖計本多少為定。及其催利。唯所贏多少。假令萬錢。歲贏萬錢。僅一千。贏五千。僅五百。除皆據利催什一。若贏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青苗取利尤為寬少。而王莽之外。自上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莽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為非。而老臣不可不辨也。況今天下田稅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法。更有農具牛皮。鹽麩。糶錢之類。凡十餘目。謂之雜錢。每夏秋起納。官中更以抽絹。斛斗低估。令民以此雜錢折納。又歲散官鹽。與民謂之買鹽。折納絹帛。更有預買和買。絹帛。以此之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歛之物。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又引周禮。假為息之說。謂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汗聖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慟哭也。制置司又謂常平舊法亦糴與

坊郭之人。坊郭有物力。戶未嘗容糶。常平倉斛斗。此蓋欲多借錢。與坊郭有業之人。以望收利之多。妄稱周禮。以為無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唯陛下詳之。樞密使文彥博亦歎言不便。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使者乎。先是王安石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帝因使二人潛察府界。張還言。民皆情願。無抑配者。故帝益信之。初。藍元震進諫。謂英皇。帝問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洶洶。何也。司馬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吞食。下戶至微。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威乎。呂惠卿曰。青苗法。願則取之。不願不取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以為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許之乎。及拜官樞密副使。光上章力辭。至六七。帝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竟出知永興軍。當是時。爭青苗錢者甚衆。翰林學士范鎮言。陛下初詔云。公家無所利。其人。今提舉司以戶等給錢。皆令出三分之息。物議紛紜。皆云自古未有。天子開講場者。民雖至愚。不可不畏。後以言不行致仕。臺諫官呂公著。孫覺。李常。張戢。程頤等。皆以論青苗罷職。知定州富弼知青州。歐陽修。韓琦。論青苗之害。且持之不行。亦坐移鎮。知陳留縣。姜潛之。官才數月。青苗令下。潛即榜於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府寺疑潛壅。令使其屬按驗。無違令者。潛知不免。即移疾去。知山陰縣。陳舜俞不肯奉行。移狀自劾曰。方今小民匱乏。願貸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見飴蜜。孰不染指爭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積甘。足以生病。故者老戒其孺。薰父兄誨其子弟。未嘗不以貸貸為不善治生。今乃官自出舉誘。以便利。督以威刑。非王道之弊也。況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歛亦在。當月百姓得錢。便出息輸納。實無所利。是使民一取青苗錢。終身以及世世。一歲管兩輪息錢。乃別為一賦。以弊生民也。坐謫南康軍。鹽酒稅陝西轉運副使陳繹。止瓊慶等六州毋散青苗錢。且留常平倉物以備用。條例司劾其罪。詔釋之。五月。制置三司條例司罷歸中書。以常平新法付司農寺。命集賢校理呂惠卿同判寺。兼領田役水利。七年。帝患侯常平官吏多違法。王安石請縣專置一主簿。主給納役錢及常平。不過五百員。費錢三十萬貫耳。從之。帝以久旱為憂。翰林學士承旨韓維言。畿縣近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撻取足。民至伐桑為薪。以易錢。旱災之際。重罹此苦。帝頗感悟。太皇太后亦嘗為帝言。問民間甚苦。青田助役錢。盡罷之。會百姓流離。帝愛見顏色。益疑新法不便。欲罷之。安石不悅。屢求去。四月。出知江寧府。然安石薦韓絳代。相仍以呂惠卿佐之。於安石所為。遵守不變。既而諸路常平錢穀常留一半外。方得給散。兩經琦閣常平錢。人力不得支借。民間非時闕乏。許以物產為抵。依常平限輸納。當輸錢而願輸穀。若金帛者。官立中價示民。物不盡其錢。足以錢。民不盡其物者。還其餘直。又聽民以金帛易穀。而有司少加金帛之直。六年。戶部言。準詔諸路常平可酌三年。歛散中數。取一年為格。歲終較其增虧。今以錢銀穀帛貫石四兩。定年額散一千一百三萬七千七百七十二。歛一千三百九十六萬五千四百五十九。比元豐三年散增二百一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

二、欵增一百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三。四年欵增二百七十九萬九千九百六十四。欵虧一百九十八萬六千五百一十五。詔三年四年欵多欵少及欵數俱少之處。戶部下提舉司具折以開十年。詔開封府界先自豐稔縣立義倉法。明年提舉府界諸縣鎮公事蔡承禧言。義倉之法。以二石而輸一斗。至為輕矣。乞今年夏稅之始。悉令舉行。詔可。仍以義倉提舉司京東西兩河東陝西路義倉。以今年秋料為始。民輸稅不及斗免輸。願其於川陝西路元豐二年。詔成茂黎三州。以夏夏種居。歲賦不多故也。八年并罷諸路義倉。元祐元年。詔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物盡作常平錢物。委提舉刑獄交管。依舊常平倉法行之。罷各縣專置主簿。四月再立常平錢穀給欵出息之法。限二月或正月以散及一半為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伴納者止出息一分。左司諫王巖叟監察御史上官均右正言王巖右司諫蘇轍御史中丞劉摯交章論復行青苗之非。八月司馬光奏先朝散青苗。本為利民。並取情願。後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或舉縣追呼。或排門抄符。亦有無賴子弟。設味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為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今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問。人情安便。欲下諸路提舉刑獄申嚴州縣。抑配之禁。詔從之。中書舍人蘇軾不書錄黃。奏曰。熙寧之法。未嘗不禁止抑配。而其害至此。民家重入為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況子弟欺誑父兄。人戶冒名詐請。似此本非抑配。臣謂以散及一半為額。與熙寧無異。今許人願請。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今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何用二分之息。以買無窮之怨。於是王巖叟蘇轍朱光庭王巖等復言。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願盡付三省公議。得失初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請復散青苗。四月之詔。蓋純仁意也。時司馬光以疾在告。已而臺諫皆言其非。不報。光尋奏乞約東州縣抑配。蘇軾又繳奏。乞盡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對。尋詔常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糶糴。青苗錢更不支俵。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驗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稅輸納。紹聖元年。詔除廣南東西路外。並復置義倉。自來歲始放。稅二分已上免輸。所貯專充賑濟。輒移用者論如法。二年。戶部尚書蔡京言。詔措置財利。乞檢會熙豐青苗條約。參酌增損。立為定制。淮南轉運司副使莊公岳謂。自元祐罷提舉官後。錢穀為他司侵借。所存無幾。欲乞追還給散。隨夏秋稅徵納。勿立定額。自無抑配之患。奉議郎鄭僅朝奉郎郭時亮承議郎許茂董道等皆言。青苗最為便民。願戒抑配。止收一分之息。詔並送詳定重脩。勅令所三年再欠常平錢穀人戶。仍許請給。宣和五年。令州縣歲散常平錢穀畢。即揭示諸人名數。逾月欵之。庶革僞冒之弊。先是諸路災傷。救撥上供年額米斛。數多致闕。中都歲計。令京東江南兩浙荆湖路義倉各留三分。餘並起發赴京。補遺救撥之數。六年。詔罷之。高宗紹興元年。併提舉常平司於提舉司。明年以臣僚言。復常平官。講補助之政。以廣儲蓄。九年。用宗正丞鄭昂言。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糶。二十八年。以趙令詠請罷州縣義倉米之陳腐者。孝宗隆興二年。遣司農少卿陳良弼點檢浙東常平等倉。乾道六年。

知衢州胡堅奏。廣糶常平。福建轉運副使沈樞奏。水旱州郡。儲留轉運司和糶米以續常平。上即為之施行。八年。戶部侍郎楊傑奏。義倉在法。夏秋正稅斗輸五合。不及斗者免輸。凡豐熟縣九分以上。即輸一升。令諸路州縣歲收苗米六百餘萬石。其合收義倉米數不少。間有災傷。支給不多。訪問諸州軍皆擅用。請稽之。寧宗慶元元年。詔戶部右曹專領義倉。十一年。臣僚言。紹興初。臣嘗請通一縣之數。裁留下戶苗米。輸之於縣別儲。以備賑濟。使窮民不至於艱食。惟願郭義倉。則就州縣送至於屬縣之義倉。則令丞同主之。每歲終令丞合諸鄉所入之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縣所入之數。上之提舉常平。提舉常平合一道之數。上之朝廷。考其盈虧。以議殿最。從之。寶慶三年。侍御史李知孝言。郡縣素無蓄積。緩急止仰朝廷。非立法本意。奏准東總領岳珂任江東轉運判官。以所積經常錢糶米五萬石。積留江東九郡。以時濟糶。諸郡皆蒙其利。其後史彌忠知饒州。趙彥忱知廣德軍。皆自積錢糶米五千石。以是推之。監司州郡。苟能節用愛民。即有贏羨。若立之規繩。加以黜陟。所獲至萬石者。旌擢。其不收糶與擾民及不實者。鵠問。庶幾郡縣趨事蓄積。實為經久之利。有旨從之。景定元年九月。敕曰。諸路已糶義米價錢。州郡以低價抑令上戶補糶。正稅進關糶米用虧常平。司責縣道陪納。縣道遠數吏貼保。正長擅戶等。人均納。自今視時收糶。見繫吏貼等。人陪納之錢。並與除放。五年。監察御史程元岳奏。隨抗帶義法也。今抗糶帶義之外。又有所謂外義焉。者。絹紬豆也。豈有絹紬豆而可加之義乎。縱使違法加義。則絹加絹。紬加紬。豆加豆。猶可言也。州縣一意推剝。一切理苗。而加一分之義。甚者。赦恩已盡。二稅。義米依舊追索。貧民下戶所欠不過升合。星火追呼。費用不知幾百倍。破家蕩產。罵妻子。怨嗟之聲。有不忍聞。望嚴督監司。止許以抗帶義。其餘盡罷。其有循習病民者。重其罰。從之。咸淳二年。以諸路景定三年以前常平義倉米二百餘萬石。減時直糶之。

食貨志上四管當一員京官為之。○臣開鼎。按通考作管勾一員。查職官無管當。當字疑勾字之譌。

宋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上五 (役法上)

役法。役出於民。州縣皆有常數。宋因前代之制。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候候揀掇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京百司捕吏。須不礙役乃聽。建隆中。詔文武官內諸司臺省寺監諸軍諸使。不得占州縣課役。戶州縣不得役道路居民為遞夫。後又詔諸州職官。不得私占役戶供課。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為九等。著於籍。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詔加裁定。淳化五年。始令諸縣以第一等戶為里正。第二等戶為戶長。勿冒名以給役。自餘差役。多調庸軍。大中祥符五年。提點刑獄

府界改惟幾中牟縣夫二百修馬監倉。收制置使代以概卒。因下詔禁之。惟詔令有大與作而後調丁夫。然役有輕重。勞佚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姦偽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復役。而前將吏得免。正戶長而應役之戶。困於繁數。偽為券傳。出於形勢之家。假佃戶之名。以避徭役。乾興初。始立限田法。形勢敢挾他戶田者。聽人告。予所挾田三之一。時州縣既廣。徭役益衆。太常博士范諷知廣濟軍。因言。軍地方四十里。戶口不及一縣。而徭差與諸郡等。願復為縣。運司執不可。因詔裁撤。自是數下詔書。督州縣長吏與轉運使。議蠲冗役。以寬民力。又令州縣錄丁產及所產役使。前期揭示。不實者民得自言。役之重者。自里正鄉戶為衙前主典府庫。或發運官物。往往破產。景祐中。稍欲寬其法。乃命募人充役。初官八品以下。死者子孫役同編戶。至是。詔特蠲之。民避役者。或冒名浮圖。籍號。存出家。趙州至千餘人。詔出家者。須落髮為僧。乃聽免役。禁諸縣非捕盜。毋擅役壯丁。慶曆中。令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裁撤役人。即給使。不足益以用兵。既而詔諸路轉運司。條析州縣差徭賦歛之數。委二府大臣。裁減科役不均。以鄉村坊郭戶均差。時范仲淹執政。謂天下縣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廢河南諸縣。欲以次及他州。當時以為非。未幾悉復。王逵為荆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為羨餘。蒙詔獎。繇是他路競為培克。以市恩。皇祐中。詔州縣里正。押司錄事。既代。而令輸錢免役者。論如速制律。又禁役鄉戶為長名衙前。初知并州韓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有嫗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充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免溝壑之患。每鄉被差。疎密與費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費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費錢五十萬。番休選役。即甲鄉十五年一周。乙鄉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為民父母意乎。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人數為額。令佐視五等簿通一縣計之。籍皆在第一等。選費最高者一戶為鄉戶衙前。後差人放此。即甲縣戶少而役蕃。總差乙縣戶多而役簡。前者簿書未盡。實聽換取地戶里正。主督租賦。請以戶長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議。京畿河北河東陝西河東。轉運司度利害。皆以為便。而知制誥韓絳。蔡襄。極論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絳請行解戶五則之法。襄請以產錢多少定役重輕。至和中。命絳襄與三司置司參定。繼遣尚書都官員外郎吳幾復。趨江東。殿中丞蔡葉。趨江西。與長吏轉運使議可否。因請行五則法。凡差鄉戶衙前。視產多寡置籍。分為五則。又第其役。輕重放此。假有第一等重役十當役十人。列第一等戶百。第二等重役五。當役五人。列第二等戶五十。以備十番役。使藏其籍。通判治所。遇差人。長吏以下。同按視之。轉運使提點刑獄。察其違慢。遂更著淮南江南兩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頒焉。自罷里正衙前。民稍休息。又詔諸運路轉司。開封府界。訪衙前之役。有重為害者。條奏之。能件悉便利。大去勞弊者。議賞。置寬恤民力司。遣使四出。自是州縣力役多所裁損。凡二萬三千六百二十二。人治平四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間因水旱。頗致流離。殆州郡差役之法甚煩。其詔中外。臣庶條陳利害。以聞。先是三司使韓絳言。開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當求死。使

汝曹免于凍餒。遂自縊而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其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減其戶等者。田歸官戶不役之家。而役并於同等見存之戶。望博訪利害。集議裁定。使力役無偏重之害。役法更請始此。熙寧元年。知諫院吳充言。今鄉役之中。衙前為重。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皆肉不敢斃。聚而憚人丁。故近年上戶浸少。中下戶浸多。役使頻仍。生資不給。則轉為工商。不得已而為盜賊。宜早定鄉役利害。以時施行。後帝閱內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踰年不得還者。帝重傷之。乃詔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二年。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顯。盧乘。王汝翼。會仇王廣。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今遂欲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廩。不問戶之高下。例使出錢。上戶則使下戶實難。輒以議不合。罷條例司。言。使民出錢。歷歷。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願以條目。遣官分行天下。博盡衆議。於是條論諸路曰。衙前既用重難分數。凡買撲酒稅坊場。舊以酬衙前者。從官自實。以其錢同役錢。隨分數給之。其廩餼場務之類。舊酬衙前。不可令民買占者。即用舊定分數。為投名衙前。酬獎。如部水陸運及領倉驛場務公使庫之類。其舊煩擾。且使陪備者。今當省使。毋費承符。散從官等。舊若重役。債欠者。今當改法除弊。庶使無困。凡有產業物力。而舊無役者。今當出錢。以助役。久之。司農寺言。今立役條。所寬優者。皆村鄉朴樸。不能自達之窮。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并能致人言之豪右。若經制一定。則衙前縣吏無以施誅求巧舞之技。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欲先自一兩州為始。候其成。就。即令諸州軍。做視施行。若實便百姓。當特獎之。詔可。於是提點府界公事趙子幾。奏。上府界所在。條目下之司農。詔判寺。部。稍會布更議之。縑布言。畿內鄉戶計產業。若家資之貧富。上下分為五等。歲以夏秋隨等輸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兩縣。有產業者。上等。各隨縣中等。併一縣。輸析居者。隨所析而定。降其等。若官戶女戶。寺觀。未成丁。減半輸。皆用其錢。募三等以上。稅戶代役。隨役重輕。制祿。開封縣戶二萬二千六百有奇。歲輸錢萬二千九百緡。以萬二百為祿。贏其二千七百。以備凶荒。欠關。他縣倣此。然輸錢計等。高下。而戶等著籍。昔緣巧避失實。乃詔責郡縣。坊郭三年。鄉村五年。農隙集衆。稽其物產。考其貧富。察其詐偽。為之升降。若故為高下者。以達制論。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產。為抵。弓手。武藝。典史。試書計。以三年或二年。乃更為法。既具。揭示一月。民無異辭。著為令。下。募者。執役被差者。得散去。開封一府。罷衙前八百三十人。畿縣鄉役。數千。遂頒其法於天下。天下土俗不同。役輕重不一。民貧富不等。從所便為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關。雖增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三年。命集賢校理呂惠卿。同判司農寺。已而林且會。布相繼。與主其事。四年。罷許州衙前幹公使庫。以軍校主之。月給食錢三千。後行於諸路。人皆便之。兩浙提點刑獄王庭光。提舉常平張觀。率民助役錢。至七十萬。薛向為帝言。帝問王安石。安石曰。提舉官

博取之朝廷以恩惠科減於體為順。御史中丞楊格亦言。親等科配民輸錢多者一戶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五月。東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訴超昇等不受。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諭以相府不知。訴之御史。遂不受。諭令散去。楊格又言。司農寺不用舊則自據戶數。勸助役錢等第。下縣令著之籍。如酸棗縣升戶等皆失實。帝乃命提點司究所從。升降仍嚴。開封之法。民不願輸錢。免役。縣按所當供。役歲月。如期。役之免。免輸錢。先是帝既知東明事。及問給言。兩降手敕。問王安石曰。酸棗既有自下戶升入上戶。則四等有免輸役錢之名。而無其實。安石力言。管取縣新舊籍對覆。升降。開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腐除。若舉訴必可免。彼既聚眾。倚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中書孫迪。張景溫。體量不願出錢之民。欲因以重役。楊格復論之。而監察御史劉摯。謂昨者圍結保甲。民方驚擾。又作法使人均出緡錢。非時升降戶等。期會急迫。人情惶駭。因陳新法十害。其要曰。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故舊法上戶之役。類皆數而重。下戶之役。率常簡而輕。今不問上下戶。槩視物力。以差出錢。故上戶以為幸。而下戶苦之。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歲不可闕。則是賦稅有時減。而助錢更無虧損也。役人必用鄉戶。為其有常產。則自重。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姦偽之人。則幫庚。墮務。網運。不惟不能典。弊。竊恐不勝其盜。用而冒法者。至於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吏。之類。恐遇寇。則有縱逸。因事。輒為騷擾。也。司農新法。衙前。不差。鄉戶。其舊。管領。為長者。猶仍其舊。却用。官。召。賣。酒。稅。坊。場。井。州。縣。坊。郭。人。戶。助。役。錢。數。酬。其。重。難。惟。此。一。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戶。緩。急。科。率。郡。縣。額。之。難。更。使。之。均。出。助。錢。乞。詔。有。司。若。坊。場。錢。可。足。衙。前。願。直。則。詳。究。條。目。自。行。而。觀。之。帝。因。安。石。進。呈。役。錢。文。字。謂。之。曰。民。供。稅。款。已。重。坊。郭。及。官。戶。等。不。須。減。稅。戶。升。等。事。更。與。少。裁。之。安。石。曰。朝廷。制。法。當。斷。以。善。豈。須。規。規。循。循。近。之。人。議。論。耶。於是。提。點。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善。不。能。禁。遏。縣。民。來。訟。雜。據。他。事。致。善。於。理。又。使。子。幾。自。拘。之。楊。摯。謂。是。希。安。石。意。指。而。致。縣。令。於。罪。也。即。疏。辨。之。曰。子。幾。若。勸。善。五。月。十。日。前。事。臣。固。無。言。若。所。勸。後。乎。此。日。是。以。威。脅。令。佐。使。民。不。得。赴。愬。得。為。便。乎。又。言。助。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請。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頃。者。亦。有。戶。纔。三。頃。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頃。而。較。三。頃。則。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齊。無。異。況。如。官。戶。則。除。耆。長。外。皆。應。無。役。今。例。使。均。出。產。錢。則。百。頃。所。輸。必。三。十。倍。於。三。頃。者。而。又。永。無。決。射。之。訟。此。其。利。也。然。難。行。之。說。亦。有。五。民。惟。種。田。而。貴。其。輸。錢。錢。非。田。之。所。出。一。也。近。邊。州。軍。就。募。者。非。土。著。姦。細。難。防。二。也。逐。處。田。稅。多。少。不。同。三。也。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四。也。衙。前。雇。人。則。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議。防。此。五。害。然後。著。為。定。制。仍。先。戒。農。寺。無。欲。違。賦。以。祈。恩。賞。毋。舉。可。無。得。多。取。於。民。以。自。為。功。如此。則。誰。復。妄。議。劉。摯。亦。言。趙。子。幾。以。他。事。排。摯。賈。善。為。過。且。變。更。役。法。意。欲。便。民。民。苟。以。為。有。利。害。也。安。可。禁。其。所。欲。言。今。因。畿。民。有。訴。而。刻。薄。之。人。反。怒。縣。官。不。能。禁。遏。臣。恐。四。遠。人。情。必。疑。朝廷。欲。誅。天子。之。口。而。職。在。主。民。者。必。皆。視。蕃。為。戒。則。天。下。休。戚。陛下。何。由。知。之。子。幾。挾。情。之。罪。伏。請。付。吏。部。施行。於是。同。判。司。農。寺。布。播。給。學。所。言。而。條。奏。辨。詰。之。其。略。曰。畿。內。上。等。戶。盡。罷。昔。日。衙。前。之

役。故。今。衙。前。輸。錢。比。舊。受。役。時。其。費。十。減。四。五。中。等。人。戶。舊。充。弓。手。手。力。承。符。戶。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以。助。之。故。其。費。十。減。六。七。下。等。人。戶。盡。除。前。日。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十。減。八。九。大。抵。上。戶。所。減。之。費。少。下。戶。所。減。之。費。多。言。者。謂。優。上。戶。而。慮。下。戶。得。聚。歛。之。誘。臣。所。未。喻。也。提。舉。司。以。諸。縣。等。第。不。實。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開。封。府。司。農。寺。方。奏。議。時。蓋。不。知。已。皆。增。減。舊。數。然。舊。數。每。三。年。一。造。簿。書。等。第。嘗。有。升。降。則。今。品。量。增。減。亦。未。為。非。又。況。方。廢。職。民。戶。苟。有。未。便。皆。與。正。則。凡。所。增。減。實。未。嘗。行。言。者。則。以。謂。品。量。立。等。者。蓋。欲。多。歛。雇。錢。升。補。上。等。以。足。配。錢。之。數。至於。祥。符。等。縣。以。上。等。人。戶。數。多。減。充。下。等。乃。獨。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諭。也。凡。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主。倉。庫。場。務。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許。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長。壯。丁。以。今。所。措。置。最。為。輕。役。故。但。輪。差。鄉。戶。不。復。募。人。言。者。則。以。謂。衙。前。雇。人。則。失。陷。官。物。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又。以。謂。近。邊。姦。細。之。人。應。募。則。焚。燒。倉。庫。或。守。把。城。門。則。恐。潛。通。外。境。此。臣。所。未。諭。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斛。斗。皆。從。民。便。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則。謂。直。使。輸。錢。則。絲。綿。粟。麥。必。賤。若。用。他。物。準。直。為。錢。則。又。退。揀。乞。索。且。為。民。害。如此。則。當。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諭。也。昔。之。舊。法。皆。百。姓。所。為。雖。凶。荒。饑。饉。未。嘗。罷。役。今。役。錢。必。欲。稍。有。餘。羨。乃。所以。為。凶。年。蠲。減。之。備。其。餘。又。專。以。興。田。利。增。吏。祿。言。者。則。以。謂。助。錢。非。如。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類。亦。皆。倚。閣。減。放。否。此。臣。所。未。諭。也。兩。浙。一。路。戶。一。百。四。十。餘。萬。所。輸。緡。錢。七。十。萬。兩。而。畿。內。戶。十。六。萬。率。緡。錢。亦。十。六。萬。是。兩。浙。所。輸。緡。半。畿。內。然。畿。內。用。以。募。役。所。餘。亦。自。無。幾。言。者。則。以。謂。吏。祿。法。意。廣。收。大。計。如。兩。浙。欲。以。羨。錢。徵。率。司。農。欲。以。出。剩。為。功。此。臣。所。未。諭。也。賈。善。為。令。不。受。民。訴。使。趙。京。師。誼。譚。其。意。必。有。謂。也。誠。令。用。心。無。他。亦。可。謂。不。職。矣。善。之。不。職。不。法。其。狀。甚。矣。皆。趙。子。幾。所。不。得。不。問。御。史。之。言。欲。舍。善。而。治。子。幾。是。不。顧。陛下。之。法。陛下。之。民。宜。莫。如。善。與。御。史。也。於是。下。其。疏。於。給。擊。使。各。言。狀。給。錄。前。後。四。奏。以。自。辨。擊。言。助。役。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臣。親。黨。為。監。司。提。舉。官。而。行。之。於。諸。路。其。勢。順。易。矣。然。曠。日。彌。年。終。未。有。定。論。為。不。顧。乎。民。心。而。已。陛下。以。司。農。為。是。耶。則。事。盡。前。奏。可以。覆。視。以。臣。言。為。非。耶。則。貶。黜。而已。雖。復。使。臣。言。之。亦。不。過。所。謂。十。害。者。而。風。憲。之。官。豈。當。與。有。司。較。是非。勝。負。耶。詔。給。知。鄭。州。蔡。京。館。閣。校。勘。監。察。御史。真。行。監。衡。州。鹽。倉。違。禁。助。使。徧。行。諸。路。促。成。役。書。改。助。役。為。免。役。不。願。就。募。而。強。之。者。論。如。律。初。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判。官。鮮。于。侁。日。利。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議。不。合。遂。各。為。奏。帝。是。從。侁。請。侍。御。史。鄧。綰。言。利。路。役。錢。須。緡。錢。九。萬。餘。而。李。瑜。率。取。至。三。十。三。萬。有。奇。提。點。刑。獄。周。約。亦。占。名。無。異。辭。詔。資。瑜。約。而。提。從。為。副。使。諸。路。役。書。既。上。之。司。農。乃。頒。募。役。法。於。天。下。用。免。役。錢。祿。內。外。胥。吏。有。祿。而。贖。者。用。倉。法。重。其。坐。初。京。師。賦。吏。祿。僅。四。千。緡。至。八。年。計。緡。錢。三。十。八。萬。有。奇。京。師。吏。胥。有。祿。及。外。路。吏。祿。又。不。在。是。焉。時。知。長。葛。縣。蔡。京。稱。助。役。之。法。不。可。久。行。常。平。司。詢。其。故。不。答。遂。罷。京。西。使。者。召。知。湖。陽。縣。劉。蒙。會。議。蒙。不。肯。議。退。而。條。上。利害。即。投。劾。去。而。權。江。西。提。刑。提。舉。金。君

卿首募受代官部錢出納趨京。不差鄉戶衙前。而費減十五六。賜詔疑論。仍落權為真免役。嗣後詔州縣用常平法給散休息。添給吏人錢。仍立為法。京東免役錢。以秋料起催。若雇直多少。役使重輕。有未究者。命監司詳具。來上仍須。熙寧七年。乃行永興。秦鳳。比之他路。民貧役重。詔提舉司併省冗役。次第蠲減。當留二分。寬剩以爲水旱備。七年。詔役錢。別納頭子五錢。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輦運之類。皆許取以供費。不給以情。輕增銅錢足之。諸路公人。如弓箭手法。給田募人爲之。凡逃絕監牧之田。結於轉運司者。不許射買。諸田提刑司。以其田給應募者。而覈其所直。準一年。應役爲錢幾何。而歸其直於轉運司。衢州。西安。縣用緡錢十二萬買田。始足募一縣之役。司農寺言。不獨兩浙如此。他路宜亦如之。費多難贖。乃欲改法。遂詔自今。用寬剩錢買募役田。須先參會餘錢。可以枝梧災傷。方許給買。若田價。翔貴之地。則已之時。免役出錢。或末均。參知政事呂惠卿及其弟曲陽縣尉和卿。皆謂行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田產中價。使民各以田畝多少。高下。隨價自占。仍併屋宅。分有無。蕃息立等。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買田。穀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將造簿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籍。明書其數。示衆。兩月。使悉知之。詔從其請。司農寺乞廢戶長坊。正令州縣坊郭。擇相鄰戶三二十家。排比成甲。迭爲甲頭。督輸稅賦。苗役。一稅一替。其後諸路皆言。甲頭催稅。未便。遂詔。戶長壯丁。仍舊募充。其保正甲頭。承帖法。並罷。王安石言。給田募役。有害十餘。八年。罷給田募役法。已就募人。如舊闕者。弗補。官戶輸役錢。免其半。所免雖多。各無過二十千。兩縣以上。有物產者。通計之。兩州兩縣以上。有物產者。隨所輸錢。等第不及者。從一多處併之。初。手實法。行。言者多論其長。告許增煩擾。至是。惠卿罷。政。御史中丞鄧綰言。其法不便。罷之。委司農寺再詳定。以開九年。以荆湖南路。數役錢太重。較一歲。入出寬剩錢數多。詔權減二年。尋詔自今。寬剩錢。及買撲坊場錢。更不以給役人。歲具羨數。上之。司農。餘物。凡籍之。常平司者。常留一半。侍御史周尹言。募役錢數外。留寬剩一分。開州縣。希提舉司。風旨。廣敷民錢。省役額。損雇直。而民間輸數。一切如舊。寬剩數多。募直輕。而倉法重。役人多。不願就募。天下皆謂朝廷設法聚斂。不無疑。乞募者。長戶長及役人。不可過減。悉復舊額。約募錢足用。其寬剩。止留二分。是歲。諸路上。司農寺。歲收免役錢。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五百五十三貫。石四兩。金銀錢斛。四萬一千四百四十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二貫。石四兩。絲綿。二百一兩支。金銀錢斛。六百四十八萬七千六百八十八兩。石四。應在銀錢斛。四萬二千六百九十九萬三千二百四十四貫。石四兩。見在八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十七貫。石四兩。十年。知彭州呂陶奏。朝廷欲寬力役。立法召募。初。無過欽民財之意。有司奉行過當。增添科出。謂之寬剩。自熙寧六年。施行役法。至今四年。臣本州四縣。已有寬剩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今歲。又須科納一萬餘貫。以成都一路計之。無慮五六萬。推之天下。見今約有六七百萬貫。寬剩在官。歲歲如此。泉幣絕乏。貨法不通。商旅農夫。最受其弊。臣恐朝廷不知免役錢外。有此寬剩數目。乞契勘見今。約支幾歲。不至闕乏。需發德音。特免數年。或逐年限

定。不得過十分之一。所費民不重困。不報。王安石去位。吳充爲相。沈括獻議。莫若稍變役法。難以差爲便。御史知雜蔡確言。括反覆。貶括知宣州。役錢立額。浙東多以田稅數爲則。浙西多用物力。至是。詔令通物力稅數。互補爲數。從便輸納。淮東路。估定物產。如其實直。以均敷取。初。許兩浙坊郭。戶家產不及二百千。鄉村戶不及五十千。毋輸役錢。已而。鄉戶不及五十千。亦不免輸。元豐二年。提舉司言。坊郭戶。免輸法太優。乃詔如鄉戶法。稅定所敷錢數。提舉廣西常平。劉誼言。廣西一路。戶口二十萬。而民出役錢。至十九萬緡。先用稅錢敷出。稅數不足。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復奔於身丁。夫廣西之民。身之有丁。既稅以錢。又課以米。是一身而輸二稅。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能獨除。而又益以役錢。甚可憫也。至於廣東西。監司提舉。司吏一月之給。上同令錄。下倍攝官。乞裁損其數。則兩路身丁。田米。亦可少寬。遂詔。吏舉月給錢。遞減二千。歲遞減役錢一千二百餘緡。三年。司農寺丞與雍言。議定。淮浙役書。減元占千三百餘人。裁省緡錢。近二十九萬。會定。歲用寬剩錢一百四萬餘緡。諸路役書。多若此類。乞先自近京三兩路。修定下之。諸路。從之。七年。天下免役緡錢。歲計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千三百餘緡。錢五百五十九萬九千九百七十七緡。六千六百五十七緡。役錢較熙寧所入多三之一。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通苦差役。而衙投之。任重行遠者。尤甚。特罷免役。雖均敷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實解前日困弊。故羣議難起。意不爲變。顧其間。果王安石策。不正用雇直爲額。而展數二分。以備吏祿水旱之用。羣臣每以爲言。屢屢展詰。而王安石持之益堅。此其爲法。既不究終防弊。而聚斂小人。又乘此增取。帝雖數詔禁戒。而不能盡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歲入比前增廣。則王安石不能將順德意。其流弊已見矣。齊宗立。宣仁后垂簾。同聽政。門下侍郎司馬光言。按因差役破產者。推鄉戶衙前。蓋山野愚蕙之人。不能幹事。或因水火損敗。官物。或爲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折。備償不足。有破產者。至於長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經重難。別得優輕。務酬獎。往往致富。何破產之有。又曰。募者。役人。皆上等戶爲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使之。一粟錢。則是賦斂愈重。自行免役法以來。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於雇役人之外。多取羨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羨恩賞。又青苗免役賦。多責見錢。錢非私家所蓄。要須貿易。豐歲追限。尚失半價。若值凶年。無穀可糶。賣田不售。遂致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不暇復顧。此農民所以重困也。臣愚以爲宜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並如舊制。定差見雇。役人。皆罷遣之。衙前。先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後差鄉村人戶。每經重難。差遣依舊。以優輕場務。充酬獎。所有見在役錢。檢充州縣。常平本錢。以戶口爲率。存三年之蓄。有餘。則歸轉運司。凡免役之法。縱富強。應役之人。征貧弱。不役之戶。利於富。不利於貧。及今耳目相接。猶可復舊名。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復差役矣。於是始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已下。許著爲準。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書戶長壯丁。皆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言。率戶賦錢。有從來不預差役。而槩被欽取者。有一戶而輸數百。以至千緡者。昔惟衙前一役。有至破產者爾。今天下坊

場官收而官賣之歲計緡錢無慮數百萬。自可足衙前雇募支酬之直。則役之重者已無所事於農民矣。外惟散從承符弓手力者。長壯丁之類。無大勞費。宜並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監察御史王巖叟請於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盡變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當應大役者百家。而歲取十人。則九十家出力為助。明年易十戶。復如之。則大役無偏重之弊。其於百邑之占。一切非理之資。悉用照新法禁之。雖不助猶可為也。殿中侍御史劉次莊言。近制許雇戶長須三等已上戶。不知三等已上戶。不願受雇。既無願者。則郡縣必陽雇。陰用差法。不若立法明差之為便。戶部言。詔凡雇戶長壯丁並募人供役。竊慮戶長雇錢數少無應募者。余四等以下戶。舊不敷役錢。惟輪差壯丁。今悉雇募用錢額。提舉司必從人戶增敷。蓋舊法役不盡雇。亦有輪差輪募之處。欲且如本法。中書舍人蘇軾言。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有司奉行過當。行之幾十六七年。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熙寧中。行給田募役法。大略如邊郡弓手。臣知密州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蘇軾乞買田募役。其五利難信。而有十弊。大指謂官市民田。虛不常價。民受用就募。既非永業。則鹵莽其耕。又將轉而他之。而其六弊特詳。曰弓箭手。雖名應募。實與家居農民無異。雖或番上。及緩急不免點集。實不應田業。非如州縣色役。長在官寺。則弓箭手之擾可知矣。然猶開闕額。常難補招。已就招者。又時時賣去。引此為比。不切事情。其七弊曰。戶及三等以上。皆能自足。不肯佃田供役。今立法須二等以上。方得供弓手。三等以上。方得供散從官。以下色役。乃是用給田募役之名。行揭籓定差之實。既云百姓樂於應募。何以戶降四等。必須上二等戶保任之。而逃則勒保者。就供田役。此豈得云樂於應募耶。上官均亦陳五不可行。執議遂格。司馬光復奏。今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以募費。特多年無休息。下戶元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應募無顧。受賊侵陷。官物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若遇凶年。則賣莊田牛具。桑柘以錢納官。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歛役錢。廣積寬剩。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罷罷天下免役錢。其諸色役人。並依照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揭籓定差。其人不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有遁逃失陷。雇者任之。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固有因而破產者。為此始作助役法。自後色色優假。禁止陪備。別募命官將校。部押遠綱。遂不聞更有破產之人。若今衙前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法。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月收。可及十至五千。莊田中熟所收。及百石以上者。並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自餘物產。約此為準。每州椿收。依有重難。役使即以支給。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許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轉運司季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為之。務要曲盡。然免役行之近二十年。富戶習於便利。一旦變更。不能不懷異同。又差役復行州縣。不能不有小擾。提舉官專以多歛役錢為功。必競言免役錢不可罷。當此之際。願弗以人言。輕壞良法。知樞密院章惇取光所奏。陳略未盡者。駁奏之。尚書

左丞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右正言王巖叟。光緒初上。惇管同奏。待既施行。方列光短。其實小人。不當實腹心地。於是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韓維給事。中范純仁等專切詳定。以聞。王巖叟又言。近制改募為差。用舊法人數為則。而熙寧元年以後。募數屢經裁減。則舊數不可復用。請悉準見額定差。先是差法既既。知開封府蔡京。京效五日內。盡用開封府兩縣舊役人數。差一千餘人。以足舊額。右司諫蘇轍言。開封府用舊額。盡差。如預子之類。近例率用剩員。今悉改差民戶。故為煩擾。以格成法。乞正其罪。司馬光之始議差役。中書舍人范百祿言於光曰。熙寧免役法行。百祿為咸平縣開封罷衙前數百人。民皆欣幸。其後有司求羨餘。務刻剝。乃以法為病。今第減助免錢額。以寬民力可也。光雖不從。及諸州縣吏因差役受賄。從重法加等配流。百祿押刑房固執不可。曰。鄉民因循。為吏。今日執事而受賄。明日罷役復以財遺人。若盡以重法繩之。將見鯨面。藉衣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言。幾為民害。遂已之。蘇轍又言。差役復行。應議者有五。其一曰。舊差鄉戶。為衙前破敗人家。甚如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患。然而天下反以為苦者。農家歲出役錢為難。及許人添剝見賣坊場。遂有輸納京給者。爾而止。用官賣坊場。誤人以雇衙前。自可足辨。而他色役人。止如舊法。則為利較然矣。初疑衙前多是浮浪投雇。不如鄉差稅戶。可罷。然行之十餘年。投雇者亦無大敗。不足以易鄉差衙前之害。今畧計天下坊場錢。一歲可得四百二十餘萬貫。若立定中價。不許添剝。三分減一。尚有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綱運。一歲共不過一百五十餘萬貫。則其坊場之直。自可了辦。衙前百貫。何用更差鄉戶。今制盡復差役。知衙前苦無陪備。故以鄉戶為之。至於坊場。元無明降。處分不知官自出賣耶。抑仍用以酬獎衙前也。若仍用以酬獎。即召募部綱。以何錢應用。若不與之錢。即舊名重難。解戶衙前。仍前自備。為害不小。其二坊郭人戶。舊苦科配。新法令與鄉戶。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數錢大重。未為經久之法。乞取坊郭官戶寺觀單丁女戶。酌今役錢。減定中數。與坊場錢。用以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綱運外。却令椿備募雇諸色役人之用。其三乞用見今在役人數定差。熙寧未減定前。其數實冗。不可遽用。其四熙寧以前。散從弓手力諸役人。常苦迎送。自新法以來。官吏皆謂雇錢。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闕事。乞仍用雇法。其五州縣胥吏。並支雇錢。募充。仍罷重法。亦許以坊場坊郭錢為用。不足用。方差鄉戶。鄉戶所出雇錢。不得過官雇本數。詔送看詳。役法所詳定。擇其要者。先奏以行。於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不足。方許揭籓定差。其餘役人。惟該募者得募。餘悉定差。遂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出助役法。其今夏役錢。即免輪。等以衙前不皆省雇直。遂改雇募為招募。凡熙豐管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備困融之類。悉申行之。耆壯依正長法坊場河渡錢。量添酒錢之類。名色不一。惟於法許用者。支用外。並椿備招募衙前支酬重難。及應緣役事之用。如一州錢不供用。許移別州錢用之。一路不足。許從戶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餘。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減募。增置衙前。最為重役。若已招募足額。上一等戶有虛閑不差者。令供次等色役。鄉差役人在職官。如敢抑令別雇承符

散從承代其役者。轉運司刻奏重責。時提舉常平司已罷置。凡役事故隸提刑司。殿中侍御史呂陶言。天下版籍不齊。或以稅錢買百。或以田地頃畝。或以家之積財。或以田之受種。雖皆別爲五等。然有稅賦錢一貫。占田一頃。積財千緡。受種十石。而入之一等。一等之上。無等可加。遂至稅額田頃。積財受種。十倍於此。亦不過同在一等。憑此差役。必不均平。雖無今日納錢之勞。反有昔時偏頗陪費之害。莫若裁量新舊。著爲條約。如稅錢一貫。爲第一等。合於本等中。差一役。稅錢兩倍。於一役者。併差二役。又倍即差三役。雖稅錢更多。不過三役。並聽雇人。或本縣戶多。役少。則上戶之役。不須併差。但可次叙休役。年月遠近。而均其勞逸。假令甲充役。可閑五年。乙稅錢兩倍於甲。可閑三年。丙又倍於乙。可閑一年。以其田土頃畝之類。爲等。併其餘同等。多少不侔者。並做此。又成梓兩路差役。舊專以戶稅爲差。等。照事初。別定坊郭戶管運錢。以助免役。乃在稅產之外。州縣抑認成額。至今不減。至有停閑居業。移避鄉村。猶不得免。今方議法。坊郭等第。固不可偏廢。然須察究虛實。別行排定。以寬民力。並送詳定所。蘇轍又言。願募衙前。改爲招募。既非明以錢雇。必無肯就招者。勢須差撥。不知歲收坊場河渡。緡錢四百二十餘萬。欲於何地用之。照事以前。諸路衙前。多雇長名當役。如西川全是長名。淮南兩浙。長名大半以上。餘路亦不減半。今坊場官。既自實。必無願充長名。則衙前。並是鄉戶。雖號招募。而上戶利於免役。方肯占名。與差無異。上戶既免衙前重役。則凡役皆當均及。以次入戶。如此。則下戶充役多。知照事。前矣。

宋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魏徵等修

上六 (役法下 振恤)

役法。中書舍人蘇軾在詳定役法所。極言役法可廢不可差。策不當於雇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置入爲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司馬光不然之。光言。差役已行。續聞有命雇募不足。方許定差。屢有更張。號令不一。又轉運使欲合一路共爲一法。不令州縣各從其宜。或已受差。却釋使去。或已辭雇。却復拘之入役。或仍舊用錢招雇。或不用錢。白招。紛紜不定。實違本意。遂條舉始奏之。文嘗許州縣監司。陳列宜否。自今外官。苟見利害。縣許直上轉運司。州許直奏。使下情無壅。詳定所第當稽閱。監司州縣所陳。詳定可否。非其任職。而務出奇論。不切事情者。勿用。亦不可以一路一州一縣。土風利害。概行天下。從之。未幾。詔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官戶。寺觀第三等以上。舊輸免役錢者。並減五分。餘戶等。下此者。悉免輸。仍自元祐二年始。凡支酬衙前重難。及綱運公皂。送餼錢。用坊場河渡錢。給賦不足。方得於此。六色錢助用。而有餘封楮。以備不時之須。臣僚上言。朝廷雖立差法。而明許民戶雇代。州縣多已施行。近命弓手。須正身。恐公私未便。詔不願身自任役。許募爲弓手。而有勞效者。雇直雖多。毋踰元募之數。御史中丞劉摯言。弓手不可不用差法者。蓋鄉人在役。則不獨有家丁子弟之助。至於族姻鄉黨。莫不與爲耳目。有捕獲。又上者。自重無逃亡之患。自行雇募。盜寇克斥。蓋淨情不能任責。故也。如五路弓手。熙寧未變法前。身自執役。最號勤。

其材勇捕緝。勝於他路。近日復差。不聞有不樂。而顯出錢雇人。惟是川蜀江浙等路。昨升差上一等戶。皆習於驅脫。不肯任察捕之責。欲乞五路差正身。餘路即用新數。爲三色。舊有戶等。已嘗受差者。曾有戰鬪勞效。應留者。願雇人代已者。立此三色。所募新舊相兼。漸習禦捕。侍御史王巖叟亦言。歷代恐不能任事。略與禁同。監察御史上官均言。役之最重。莫如衙前。其次弓手。今東南兩長名衙前。招募既足。所差不及上戶。上戶必差弓手。則是以上戶就中戶之役。實爲優幸。上戶產厚而役輕。下戶產薄而無役。然則所當補恤。正在中戶。今若增上戶之役。年使中戶。番休。稍久。則捕除相均矣。又言。近許當差弓手。役得差人爲代。此法最便。議者謂身任其役。則自愛而重犯法。照事募法久行。何嘗聞盜賊充斥。彼自愛之民。承符帖追逮。則可俾之。與賊角死。豈其能哉。兩浙諸路。以法案差弓手。必貴正身。至有涕泣辭免者。此豈可恃以爲用哉。今既立法。許雇。嘗爲弓手。而有勞效之人。比之泛募。宜有間矣。殿中侍御史呂陶。謂告歸成都。因令與轉運司。議定役法。後議立增減役年之法。曰。戶多之鄉。以十二年。戶少以九年。而應差之戶。通輪一周。以一月。而參之戶等。戶稅多者。占役之日。多少者。以率減下。則均適無餘矣。雖以等周差。皆許募人爲代。如此。則四等往往少差。而五等差所不及矣。衙前悉令招募。以坊場錢。支酬重難。此法爲允。當是時。議役法者。皆下之詳定所。久不能決。於是文彥博言。差役之法。置局衆議。命令雜下。致久不決。於是詔罷詳定局。役法專隸戶部。諫議大夫鮮于侁言。開封府多官戶。詳符縣至閭鄉。止有一戶。應差。請裁其濫。凡保甲之授行者。如進納人例。須至升朝。方免色役。舊法戶賦免役錢。及三百緡者。令仍輸錢免役。侍御史王巖叟謂此法不見其利。借如兩戶。其一輸錢。及三百千。其一及二百八九十千。相去幾何。而應差者。三年五年。即得休息。其應輸助者。畢世入錢。無有已時。非至破家。終不得免。此其勢必巧爲免計。有弟兄則析居。不則咸賣其業。但少降三百千之數。則遂可免。不出二三年。高彌戶皆成中戶。其後。又詔舊輸免役錢。戶及百千以上。令如六色戶輸錢助役。蓋欲以其錢。廣雇。使番休。優久。凡戶少之鄉。應差不及三番者。許以六色錢募州役。尚不及兩番。則中戶部移用他州錢。以紓差期。鄉戶衙前受役。當休無代。即如募法。給雇食之直。若願就募者。仍免本戶身役。不願者。速募人代之。元祐二年。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戶歲出幾何。今者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幾年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况農民在官。官吏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折以聞。四年。右正言劉安世言。御史中丞李常謂復雇募。懷姦害政。先是常言差法。詔下民知更不輸錢。嘗驢呼相慶。行之既久。始覺不輸錢爲害。何也。差法歷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更休。鄉狹戶空者。頻年在役。上戶極等。昔有歲輸百千至三百千者。今止差爲弓手。雇人代役。歲不過用錢三四千。中下戶舊輸錢不過三千。而今所雇承存散從之類。不下三十千。然則今法。徒能便上戶。而三等四等戶。困苦日甚。望詔一二練事。臣俛使與賦。取差雇二法。便於百姓者。行之。無牽新書。無執舊說。民以爲善。斯善矣。而安世

則以資民出錢爲非。乞固守差役初議。故以常爲罪。知杭州蘇軾亦言。改行差法。則上戶之害。去獨有三等人。戶方雇役。時戶歲出錢極不過三四千。而令一役二年。需費七十餘千。休閑不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昔者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苦樂可知。朝廷既取六色錢。許用雇役以代。中戶頗除一害。以全二利。今惟狹鄉戶少役者。管閑不及三番。方得用六色錢募人。以代州役。此法未允。何者。百姓出錢。本爲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用盡用。留錢在官。其名不正。又所雇者。少未足以紓中戶之勞。又投名衙前不足元額。而鄉差衙前又當更代。即又別差。更不支錢。若就願長名。則支酬重難。盡以給之。仍計日月。除其戶役。及免助役錢二十千。及州役惟吏人衙前得皆雇募。此外悉用差法。如休役未及三年。即以助役錢支募。此法尤爲未通。自元豐前。不聞天下有闕額衙前者。豈嘗抑勒直以重難。月給可以足用。故也。當時奉使如李承之。徒所至已輒減刻。元祐改法。又行減削。既多不支月給。如何肯就招募。今不循其本。乃欲重困鄉差。全不支錢。而應募之人。盡數支給。又放免役錢二千貫。欲以誘發。盡令應募。何如直添重難。月給。令招募得行。乞促招闕額長名衙前。刻期須足。如合增錢雇募。上之監司。議定即行。役率以二年爲一番。向來尚許一戶歇役。不及三番。則令雇募。是欲百姓空閑六年。今忽減作二年。幸六色錢。足用有餘。正可加添番數。而乃減番添役。農民皆粉然。妄謂朝廷移此錢他之。雖云量留一分備用。若有餘剩。數却量減下無丁戶及女戶所數。役錢此乃空言無實。丁口產稅。開收增減。年年不同。如何前知來年應役。而預爲椿科。若亟行減下。臨期不足。又須增取。吏緣爲姦。不可勝防矣。大抵六色錢以免役。取於雇役乎。盡之。然後名正而人服。惟有一事。不得不慮。州縣六色錢多少不同。若各隨多少以爲之用。則數錢多處。役戶僱閑太久。六色人戶反覺數錢多。欲乞今後六色錢常存一年備用之數。而會計歲所當用。以贏餘而通一路。酌人戶貧富色役多少。預行品配。以一路六色錢通融分給。令州縣盡用雇人。以本處色役輕重爲先後。如此。則錢均而無弊。雇人稍廣。中戶漸蘇。則差役良法。可以久行而不變矣。是時論役法未便者甚衆。五年再詔中書舍人王巖叟樞密都承旨韓川諫議大夫點檢戶曹文字劉安世同看詳利害。戶部請河北河東陝西鄉差衙前。以投募人所得雇直爲則。而減半給之。投名衙前。惟差香長。他投皆免。六年三省。按三路投募衙前。役例。概行他路。詔凡投募人免。其戶二等已下。色役鄉差人戶。悉用投名人代之。願長投募者聽。又詔諸州衙前。已許量支雇直。錢盡費廣難支。轉運提刑司。其隨土俗參酌立定。優重分數。及月給餐錢。用支酬額給之。不得過舊法元數。州役之應鄉差者。若一鄉人戶。終役皆未及四年。許以助役錢募人爲之。總計一州雇直。其助役錢不足用。即於戶狹役煩鄉。分先與雇代。一役役竟。按籍復差如初。諸州歲計助役錢。常留一分外。以雇直對計。或闕或剩。提刑司通一路移用。應差諸縣。手力合一。鄉休役皆不及三年者。亦許用助役錢雇募。既終一役。別有兩及三年者。復行差法。諸州縣置差役。都鳳尾簿。取民戶稅產物力。高下差。分五等排定。而隨其色役年月。及其更代人姓名。於逐戶之下。每遇差役。即按籍自上而下。吏毋得移竄先後。坊場河渡錢。以雇衙前。而有寬剩。亦

令補助。其餘役人。三省言。朝廷審定民役差募。兼行斟酌補除。極爲詳備。而州縣不盡用助役錢募人。以補額役之。今括具綱目。下之州縣。使格承之。其一曰。雇差之戶。三等以上。許休役四年。四等以下。許休役六年。若戶少無與更代。許不及應閑年數。即用助役錢募人。代役以足之。其二曰。狹鄉之縣。役人除衙前州衙。許雇壯丁直差。不雇外。凡州縣役人。皆許招募。以就募日。補除應差。而閑不及四年六年之人。使及年數。每縣通計。應差應募役數若干。立定二額。差者訖役。以應差人承之。雇者有闕。別募人充數。二額悉已立定。如戶力隨升應降。須俟三年造簿日。按籍別定。未應造簿。止憑定額爲準。若本等戶少。不充州縣合役之數。即用次等戶之物力。及本等七分者爲之。其三曰。寬鄉之縣。除已雇衙前州衙外。餘役皆以序按差。其四曰。官雇弓手。先雇充弓手之人。如不足以武勇。有雇籍者充。他役人願就雇。其選受亦如之。其五曰。壯丁皆按戶版簿。名次實額充役。半年而更。其六曰。一州一路。有狹鄉。役額縣分募。錢不足。提刑司以一一路助役寬剩錢。通融移用。又不足。以坊場河渡寬剩錢給之。仍通融一歲。應用支酬衙前之類。費錢若干。而十分率之。每年於寬剩數內。更留二分。以備支酬衙前之類。積留至五年。通送一全年寬剩總額。即止不積。又不足。戶部以別路逐色寬剩錢。移用以補足之。其七曰。助錢。歲歲積留一分。每及五分止。或時支用。即隨撥補使常足五分之數。其八曰。軍人雇差。送送者。本以代有雇錢役人。其送送軍人有費提刑司計數。歸之轉運司。其九曰。重役人應替而願仍就募者。許給雇錢受役。其十曰。役人須有稅產。乃得就募。其有陰贖及會犯罪。雖願募不雇。若工藝人。須有資產。人二戶任之。雇直雖多。皆不得加於舊法已募之數。其十一曰。陝西鎮戍德順州衙前。皆受田於官。以當募直。內地戶願如其法。應州募者。聽之。仍以坊場河渡補運轉運司合輪租課。凡縣歲具色役輕重。鄉分寬狹。凡役雇直。有無餘欠。各以其實。枚別而上之。州上監司。監司聚議。連番上戶部。仍別具一路移用。及寬剩縣分錢數。致之戶部。先是。收到官田。管令田已結於官。及見佃人逃亡。悉拘入之。留充雇募衙前。至是。遂參行用募之法。八年。詔書長壯丁役。期已足。不許速續爲之。蓋知其利於賦。不願更罷故也。民有執父母喪而應在役者。三等以下。戶除之。三等以上。戶令量納役錢。在戶錢十分止。資輸三分。服除日仍舊。哲宗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尙未就緒。帝曰。第行元豐舊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有不便。范純仁曰。四方異宜。須因民立法。乃可久也。遂令戶部請之。右司諫朱絳言。輪錢免役。有過數多者。用錢雇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內。又有優便。而願自役募。不必給雇者。請詳爲裁。省中書言。自行差法十年。民間苦於差擾。前後議者紛紜。更變不一。未有底止。於是詔復免役法。凡條約悉用元豐八年見制。解差役人有雇募者。可以更代。即罷遣之。許借坊場河渡及封樁錢。以爲雇直。須有役錢。口補足其數。所檢免役錢。自今年七月始。若戶長壯丁。雇不得已。保正保長。保丁充代。其他役色。願雇者。故此。所數寬剩錢。不得過一分。昔常過數。今應減下者。先自下五等人。戶始。略置提舉官一員。親提刑置司之州。爲治。如方俗利害不同。事有未盡。未便而應更。增損舊法者。盡一條疏。與轉運提刑司連奏。又詔用舊法。取贏添酒錢。贏數給惟

法司吏察錢不足則括當息錢亦許貼用先嘗以七月起輸其後又自來年始土浴差應不一姑仍其舊俟起輸至五月盡行罷法凡因差在役者悉罷遣之舊免役法行壯丁間有差而不募者其母數役錢如故凡錢額如故取三年雇直實支而酌一年中數立為歲額以均敷取此外所取寬餘不得過額十分之一免役錢方復未輸且以助役錢給雇直不足雖免役寬剩錢亦許給用七月戶部看詳役法所言恭監監當官之官罷官依元豐制悉用雇役人逐送而差定其數元祐益額所添雇軍皆罷減其有抑鄉差之人仍舊在役或改易名字就便應募悉計其在役月日應得更代者以次遞遣之諸路舊立出等高強戶力轉高敷取難勝應出免役錢百千以上每餘及百千悉與減免三分凡人戶匿寄財產假借戶貫冒名官戶苟可避免等第科配者各以違制論許人陳告以其半給之元豐令在籍宗子及太皇太后皇后總麻親得免役皇太妃宜亦如之詔皆如請舊戶等簿如可略憑即用之若漫減等第即雖未及應遣之年亦令改遣戶部舉行元豐條制以保正長代者長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二年申詔諸路役人欲數雇直並依元豐舊制仍依已命寬剩錢不得過一分常平免役元豐上用提舉官專領轉運提刑司自今毋預其事舊置重脩編敕所看詳中外文字本以去年所差釋役未盡善遂入請曰都副保正比書長事責已輕又有承帖人受行文書即大保長苦無公事元豐本制一都之內役者十人副正之外八保各差一大長今若常輪二大長分催十保稅租常平錢物一稅一替則自不必更輪保丁充甲頭矣凡都保所雇承帖人必選家於本保者而雇直皆從官給一年一替則自無浮浪稽留符移之弊承帖雇直固有舊數其今所雇保正之直既書長保長之直則雇戶長若應此三役不願替代者自從其願壯丁元不敷雇直聽如其舊承帖雇直許以舊寬剩錢通融支募如土俗有不願就保正長雇役者許募本土有產稅戶使為書長壯丁以代之其所雇書戶長已立法不得抑勒矣若保正長不願就雇而輒差雇者從徒二年坐罪詔皆從之三年左正言孫祐輕雇未嘗不應募則重不若輕今役法優下戶使弗輸而盡取諸上戶意則美矣而法未善也夫先帝建免役之法而熙寧元豐有異論元祐有更變正惟不能無弊爾願無以元豐元祐為間期至於均平便民而止則善矣翰林學士蔡京言謂之論多省輕重有抑揚謂元豐不若元祐明矣謂於陛下追紹之日敢為此言臣竊駭之免役法復行將及一年天下吏習而民安之而謂指以為弊則所証者熙寧元豐也且元豐雇法也元祐差法也雇與差不可並行元祐固嘗兼雇已紛然無紀矣而謂欲不問熙寧是欲伸元祐之姦惑天下之聽詔罷謂正言謂知廣德軍後又詔諸縣無得以催稅比磨追甲頭保長無得以雜事追保正副在任官以承帖為名占破當直者坐贓論所管催督租賦州縣官輒令陪備輸物者以違制論是歲以常平免役農田水利保甲類著其法總為一書名常平免役救令頒之天下詔翰林學士承旨兼詳定役法蔡京依舊詳定重修救令侍御史董敦逸言京在元祐初知開封府附司馬光行差法祥符一縣數日間差至一千一百人乞以役法專委戶部詔令疏

析京奏上復令敦逸自辨京無實焉元符二年以肅世京張行為郎二人在元祐中皆嘗言免役法為是帝出其疏擢之既而詔河北東西淮南運司府界提點司如人戶已管差充正夫其免夫錢皆罷催後又詔雖因邊事起差夫丁須以應差雇實數上之朝廷未得輒差其河防并溝河歲合用一十六萬八千餘夫聽人戶納錢以免建中靖國元年戶部奏京西北路解書手雜職斗子所由庫樁揀捐之類土人願就募不須給之雇直他路亦須詳度施行詔從之知延安府范純粹言比年衙前公盜官錢事發即逃乞許給差上等鄉戶使供衙役殿中侍御史彭汝霖劾純粹所言有害良法宜加黜責詔純粹所乞不行其後知魏州俞棗以魏州總受他州布綱而轉致他州是衙前重役併在一州事理不均臣僚謂棗輒毀詔聖成法請重黜坐責授散官安置太平州崇寧元年尚書省言前令大保長催稅而不給雇直是為差役非免役也詔提舉司以元輪雇錢如舊法均給永興軍路州縣官乞復行差役湖南江西提舉司以物賤乞減吏胥雇直能給役人雇錢皆害法應改從其舊詔戶部並遵奉詔聖常平免役救令格式及先降詔聖發貼役法行之天下二年臣僚言常平之息歲取二分則五年為一倍之數免役剩錢歲收一分則十年有一年之備能紹聖立法常平息及一倍免役寬剩及三料取旨蠲免以明朝廷取於民者非以為利也而集賢殿侍讀知鄧州呂仲甫前為戶部侍郎輒以狀申都省乞刪去上條詔諸州縣召募吏人如有非四等以上戶及在州縣五犯杖罪悉從罷遣不得再占諸處名役別募三等以上人充於是舊胥既盡罷而弊根未革老姦巨猾匿身州縣舞法擾民蓋甚前日其後又不許上三等入戶投充弓手所募皆浮浪無所顧籍盜賊公行為害四方至是復詔州縣募役依元豐舊法政和元年臣僚言元豐中鞏州歲數役錢止四百千今案數至緡錢近三萬又元豐八年命存留寬剩錢毋得過二分紹聖再加裁定止許存留一分此時考詳法憲非取寬剩遂改名準備錢而嚴立禁約若擅增數歲級及稽留準備過數者並以違制論今乞飭提舉常平官檢察及覈究鞏州取贏之因以聞從之宣和元年言者謂役錢一事神宗首防官戶免多特責半輪今此戶稱官州縣募役之類既不可減雇令官戶所減之數均入下戶下戶於常賦之外又代官戶減半之輪豈不重困詔自今二等以上戶因直降指揮非泛捕官者輪賦差科免役並不得雇官戶法減免已免者改之進納人自如本法保長月給雇錢督催稅賦比年諸縣或每稅戶一二十家又差一人充甲頭及催稅人十日一進赴官比磨求取決責有害良民詔禁之七年詔州縣昨因徵察私錢令五家為保城郭亦差坊正副領文書由此追呼陪費或折居逃移以避差使其所置坊正副可能自紹聖復雇役而建炎初罷之已而討論其法之不可廢也參政李固言於高宗曰常平法本於漢耿壽昌豈可以王安石而廢之且當時招射士無以供庸直詔官戶役錢勿減半民戶役錢概增二分後復減之兼官舊給庸錢以募戶長及立保甲則庸錢以助經費未幾廢保甲復戶長而庸錢不復給遂為總制軍名焉然役起於物力物力升降不殺則役法公是以紹興以來講究推割推排之制凡百姓典實典

業稅賦與物力一併推割。至於推排。則因其資產之進退為之升降。三歲而下行之。然當時之弊。或以小民租有米粟。僅存室廬。凡耕種刀斧之器。雞豚犬豕之音。續微細瑣。皆得而籍之。吏視賂之多寡。為物力之低昂。上之人愛之。於是又為之限。制除質庫房廊停場店舖租牛賃船等外。不得以猪羊雜色估計。其後非耕牛租牛以充之。若江之東西。以頭計稅。亦有不得推排者。保正長之立也。五家相比。五五為保。十大保為都保。有都副保正。餘及三保亦置長。五大保亦置都保正。其不及三保五大保者。或為之附庸。或為之均。并不一也。戶則以物力之高下。為役次之久近。若夫品官之田。則有限制。死亡子孫減半。蔭盡差役同編戶。一品五十頃。二品四十五頃。三品四十頃。四品三十五頃。五品三十頃。六品二十五頃。七品二十頃。八品十頃。九品五頃。封贈官子孫差役亦同編戶。謂父母生前無官。因伯叔或兄弟封贈者。凡非泛及七色補官。不在限田免役之數。其妻蔭弟姪子孫。原自非泛七色而來者。仍同差役進納。軍功捕盜等執給使。減年補授。轉至升朝官。即為官戶。身亡子孫並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經省試者。雖無限田。許募人充役。單丁女戶及孤幼戶。並免差役。凡無夫無子。則為女戶。女適人以資錢贖產。仍以夫為戶。其合差保正長以家業錢數多寡為限。以限外之數。與官編戶輪差。總都將免保正長差役。文州義士。已免之田。不許典賣。老疾身亡許承贖。凡募人充役。並募士著之人。其放停兵及嘗為公人者。並不許募。既有募人。官不得復追正身。募人憑籍官勢。姦害善人。斷罪外坐募之者。高宗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歎知縣不得人。一充役次。即便破家。是以講究役法甚便。乾道五年。處州松陽縣倡為義役。衆出田助助役戶輪充。自是所在推行。十一年。御史謝諤言。義役之行。當從民便。其不願者。乃行差役。上然之。朱熹謂義役有未盡善者四事。蓋始倡義役者。惟恐議之未詳。慮之未周。而踵之者。不能皆善人。於是其弊日開。其流日甚。或以材知把握。而專義役之利。或以氣力復駕。而私差役之權。是以虛貧極富。凌寡暴孤。義役之名立。而役戶不得以安其業。歷役之法行。而役戶不得以安其居。信乎。所謂未盡善之弊也。淳熙五年。臣僚奏令提舉官歲考屬邑差役當否。以詞訟多寡為殿最。令役戶輪管。以提其役。置募人以奉官之行。移則公私便。而義役立矣。慶元二年。吏部尚書許及之。因淳熙陳居仁所奏。取祖宗免役舊法。及紹興十七年以後。續降旨符。脩為一書。名曰役法撮要。五年書成。左丞相京鏗上之。其法可以悠久。其或未久而輒弊者。人也。

開市之征。蠶牛者。免運米舟車除沿路力勝錢利。有可與民共者。不禁。水弊則獨薄魚果。蘇之稅。選官分路巡撫。無緩因繫省刑罰。飢民劫困。害者薄其罪。民之流亡者。開津毋責渡錢。道京師者。諸城門擬以米。所至舍以官第或寺觀。為淳糜食之。或人日給樹。可歸業者。計日併給遺歸。無可歸者。或賦以閑田。或聽隸軍。或募少壯興修工役。老疾窮不能存者。聽官司收養。水災。州縣具船板拯民。置之水不到之地。運薪繼給之。因饑役者。賑濟死者。官為埋祭。賜死者。加賜其家錢粟。京師苦寒。或物價翔踊。置出米及薪炭。裁其價予民。前後率以為常。蝗為害。又募民撲捕。易以錢粟。蝗子一升。至易救粟三升。或五升。詔州郡長吏。慎其民。開道內侍。存問戒監司。俾察官吏之老疾。罷不任職者。初建隆三年。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還言。揚州飢民。多死郡中。軍儲尚餘萬斛。宜以貸民。有司沮之曰。若歲未稔。誰任其咎。義倫曰。國家以廉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年。寧憂水旱耶。太祖悅。而從之。四年。詔州縣興復義倉。歲收二稅石。別收一斗。貯以備凶歉。平廣南。江南。賑詔振其飢。其勤恤遠人。德意深厚。太宗恭儉仁愛。諄諄勸民。務農重穀。毋或妄費。是時。惠民所積。不為無備。又置常平倉。乘時增糶。唯恐其不足。真宗繼之。益務行養民之政。於是推廣淳化之制。而常平惠民倉。殆遍天下矣。仁宗英宗。一遇災。則避朝變服。捐膳徹樂。恐懼倍省。見於顏色。惻怛哀矜。形於詔旨。慶曆初。詔天下復立義倉。嘉祐二年。又詔天下置廣惠倉。使老幼疾貧者。皆有所養。累朝相承。其慮於民也。既周。其施於民也。益厚。而又一時。牧守亦多得人。如張詠之治蜀。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天下傳以為法。知鄆州劉燾。發廩賑飢民。賴全活者甚衆。盜賊衰止。賜詔褒美。知越州趙鼎。揚勝於通衢。令民有米增價。以糶於是。米商輻輳。越之米價頓減。民無飢死。若是之政。不可悉書。故於先王。採荒之法。為略具焉。神宗即位以來。河北諸路。水旱荐臻。兼發糶便司。廣惠倉粟。以賑民。熙寧二年。賜刊北京韓琦詔曰。河北歲比不登。水溢地。方春東作。民携老幼。棄田廬。日流徙于道中。夜以與。慘但不安。其經制之方。聽便宜從事。有可以左右吾民者。宜為朕撫輯而振全之。毋使後時。以重民困。而王安石乘政。改貨糶法。而為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斛。而為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輒得罪。而民遂不聊生。又詔贖天下廣惠倉田。自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無幾。哲宗雖詔復廣惠倉。既而章惇用事。又罷之。賣其田。如熙寧法。常平糶留錢斛。不足以供。振給。糶倉不足。又令通一路。免撥。於是。紹聖大觀之間。直給空名。告敕。補牒。賜諸路。政日以。賑民。日以困。而宋業遂衰。先是。仁宗在位。哀病者之良藥。為。願。屢善。救方。知雲安軍王端。請官為。給錢和。糶予民。遂行於天下。嘗因京師大疫。命大醫和。藥。內出。厚角二本。析而視之。其一。通天犀。內侍李舜舉。請留供。帝服。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竟碎之。又。獨公私。餽舍錢。十日。令大醫擇善。祭。脈者。即。縣官。授。審。處。其。疾。狀。予。之。無。使。貧。民。為。庸。醫。所。誤。天。關。其。生。天。禧。中。於。京。畿。近。郊。佛。寺。賣。地。以。糶。死。之。無。主。者。瘞。尸。一。棺。給。錢。六。百。幼。者。半。之。後。不。復。給。死。者。瘞。露。於。道。嘉祐末。復。詔。給。馬。京。師。舊。置。東。西。福。田。院。以。廣。老。疾。孤。窮。者。其。後。給。錢。粟。者。幾。二。十。四。人。英宗

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并東西各廣官舍。日廩三百人。歲出內藏錢五百萬。給其費後。易以泗州。福田院。增為八百萬。又詔州縣長吏遇大雨雪。蠲餼舍錢三日。歲母過九日。若為命。照專二年。京師雪寒。詔老幼貧疾無依者。聽於四福田院。額外給錢收養。至春稍暖。則止。九年。知太原韓絳言。在法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給米豆。至次年三月終。河東地寒。乞自十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終止。如有餘。即至三月終。從之。凡孀寡孤獨。癯老疾廢。貧乏不能自存。應居養者。以戶絕。居之無則。居以官屋。以戶絕。財產充其費。不限月。依乞丐法。給米豆。不足。則給以常平。息錢。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預其飲饋。給以納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帷帳。雇乳母。女使。糜費無算。不免率歛。貧者樂而富者擾矣。三年。又置備濟院。初。神宗詔。開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槨。貧不能葬。令錢縣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頃。聽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與紫衣。有紫衣與師號。更使領事。三年。願復領者。聽之。至是。蔡京推廣。為圍置。籍瘞人。並深三尺。母令暴露。監司。巡歷。檢察。安濟坊。亦募僧主之。三年。醫愈千人。賜紫衣。祠部。牒各一道。醫者人。給手曆。以書所治。瘞人。歲終。考其數。為殿最。諸城。皆鎮市戶。及千以上。有知監者。依各縣。增置居養院。安濟坊。備濟院。道路。遇寒。僱仆之人。及無衣。丐者。許送近便居養院。給錢米。救濟。孤貧。小兒。可教者。令入小學。聽讀。其衣。襦。於常平。頭子。錢內。給造。仍免入齋之用。遺棄。小兒。雇人。乳養。仍聽官。觀寺院。養為。童行。宣和二年。詔。居養。安濟。備濟。可。參考。元豐。舊法。裁。立。中制。應。居。養。之。日。給。稅。米。或。粟。米。一。升。錢。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小。兒。減。半。安濟坊。錢米。依。居。養。法。醫。藥。如。舊。制。漏。澤。園。除。葬。埋。依。見。行。條。法。外。應。資。給。若。齋。醮。等。事。悉。罷。高宗。南渡。民。之。從。者。如。歸。市。既。為。之。衣。食。以。振。其。飢。寒。又。為。之。醫。藥。以。救。其。疾。病。其。有。阻。於。戈。甲。聽。於。道。路。者。則。給。度。牒。埋。之。若。丐。者。育。之。於。居。養。院。其。病。也。療。之。於。安。濟。坊。其。死。也。葬。之。於。漏。澤。園。歲。以。為。常。一。紹。興。以。來。歲。有。水。旱。發。常。平。義。倉。或。濟。或。糶。或。貸。如。恐。不。及。然。當。艱。難。之。際。兵。食。方。急。儲。蓄。有。限。而。振。給。無。窮。復。以。爵。賞。誘。富。人。相。與。補助。亦。權。宜。不。得。已。之。策。也。元年。詔。出。粟。濟。糶。者。賞。各。有。差。一。糶。及。三。千。石。以上。與。守。闕。進。義。校。尉。一。萬。五。千。石。以上。與。進。義。校。尉。二。萬。石。以上。取。旨。優。賞。已有。官。蔭。不。願。補。授。者。比。類。施行。六年。湖。廣。江西。旱。詔。撥。上。供。米。振。之。貧。民。有。過。糶。致。盜。者。詔。閉。糶。者。斷。造。殿。中。侍。御史。周。秘。言。發。廩。勸。分。古。之。道。也。許。以。斷。造。恐。貪。吏。復。私。善。良。被。害。望。戒。守。令。多。方。勸。諭。務。令。樂。從。或。有。擾。害。提。舉。司。劾。奏。從。之。是。歲。潼。川。守。臣。景。興。宗。廣。安。軍。守。臣。李。瞻。果。州。守。臣。王。陽。漢。州。守。臣。王。梅。活。飢。民。甚。眾。前。吏。部。郎。中。馮。楸。亦。出。米。以。助。振。給。與。宗。升。一。職。贖。贖。梅。楸。各。轉。一。官。十。年。通。判。整。州。陳。正。同。振。濟。有。方。窮。谷。深。山。之。民。無。不。霑。惠。以其。法。下。諸。路。二十八年。夏。浙。東。西。田。損。於。風。水。在。法。水。旱。及。七。分。以上。者。振。濟。詔。自。今。及。五。分。處。亦。振。之。二十九年。詔。諸。處。守。臣。撥。常。平。義。倉。米。二。分。振。糶。臨。安。府。撥。積。積。之。米。三。十。一。年。正。月。雪。寒。民。多。艱。食。詔。臨。安。府。并。鄰。縣。以。常。平。米。減。時。之。半。振。糶。十。日。臨。安。府。城。內。外。貧。乏。之。家。人。給。錢。二。百。米。一。斗。及。柴。炭。錢。並。於。內。藏。給。之。凡。遇。寒。遇。暑。遇。雨。遇。火。遇。敵。及。祈。禱。即。位。生。辰。上。尊。號。生。皇。太。子。晏。駕。

大祥之類。臨安之民。暨三商諸軍。時有振恤。及故商稅。公私房貨。輔郡之民。令諸州以常平錢。依臨安府振之。孝宗隆興二年。秋霖雨害稼。出內帑銀四十萬兩。變糶以濟民。乾道六年。夏。振浙。西。被。水。貧。民。七。年。八。月。湖。南。江。西。旱。立。置。格。以。勸。積。粟。之。家。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舉。仕。郎。者。聽。二。千。石。補。進。武。校。尉。進。士。與。免。文。解。一。次。四。千。石。補。承。信。郎。進。士。與。補。上。州。文。舉。五。千。石。補。承。節。郎。進。士。補。迪。功。郎。文。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勳。選。人。轉。一。官。二。千。石。減。三。年。磨。勳。選。人。轉。一。官。各。與。占。射。差。遣。一。次。二。千。石。轉。一。官。選。人。各。與。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轉。一。官。選。人。各。與。占。射。差。遣。一。次。五。千。石。以上。文。武。臣。並。取。旨。優。與。推。恩。九。月。臣。僚。言。諸。路。早。傷。請。以。檢。放。展。開。資。之。運。司。糶。給。借。貸。資。之。常。平。覺。察。妄。濫。資。之。提。刑。體。量。措。置。資。之。安。撫。上。諭。宰。執。曰。轉。運。司。止。令。檢。放。恐。他。日。振。濟。不。肯。任。責。虞。允。文。奏。曰。轉。運。司。主。一。路。財。賦。謂。之。省。計。凡。州。郡。有。餘。不。足。通。融。相。補。正。其。資。也。淳。熙。八。年。詔。去。歲。江。浙。湖。北。淮。西。旱。傷。處。已。行。振。糶。其。糶。券。孤。獨。貧。不。自。存。無。錢。收。糶。者。濟。以。義。米。寧。宗。慶。元。元。年。以。兩。浙。轉。運。副。使。沈。誥。言。米。價。翔。騰。凡。商。賈。之。家。盡。令。出。糶。而。告。藏。之。令。設。矣。嘉。定。十。六。年。詔。於。楚。州。所。儲。米。撥。二。萬。石。濟。山。東。西。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振。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飲。散。款。獨。其。息。之。半。大。饑。即。盡。獨。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關。食。請。以。是。行。於。倉。司。時。陸。九。淵。在。救。令。局。見。之。數。曰。社。倉。幾。年。矣。有。司。不。復。舉。行。所以。遠。方。無。知。者。遂。編。入。振。恤。凡。借。貸。者。十。家。為。甲。甲。推。其。人。為。之。首。五。十。家。則。擇。一。通。曉。者。為。社。首。每。年。正。月。告。示。社。首。下。都。結。甲。其。有。逃。軍。及。無。行。之。人。與。有。稅。錢。衣。食。不。關。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減。半。五。歲。以下。不。預。計。甲。首。加。請。一。倍。社。首。審。訂。虛。實。取。人。人。手。書。持。赴。本。倉。再。審。無。弊。然後。排。定。甲。首。附。都。簿。載。某。人。借。若。干。石。依。正。簿。分。兩。時。給。初。當。下。田。時。次。當。耘。耨。時。秋。成。還。穀。不。過。八。月。三十。日。足。濕。惡。不。實。者。罰。嘉。定。末。真。德。秀。帥。長。沙。行。之。凶。年。饑。歲。人。多。賴。之。然。事。久。而。弊。或。移。用。而。無。可。給。或。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背。此。焉。失。寶。慶。三。年。監。察。御史。汪。綱。中。言。豐。饑。之。地。殺。賤。傷。農。凶。歉。之。地。濟。糶。無。策。惟。以。其。所。有。餘。濟。其。所。不。足。則。饑。者。不。至。於。貴。糶。而。農。民。亦。可。以。得。利。乞。中。嚴。遏。程。之。禁。凡。兩。浙。江。東。西。湖。南。北。川。縣。有。米。處。並。聽。販。糶。流通。違。許。被。害。者。越。訴。官。按。劾。吏。決。配。庶。幾。令。出。惟。行。不。致。文。具。從。之。端。平。元。年。六。月。臣。僚。奏。建。陽。邵。武。聚。盜。聚。變。起。於。上。戶。閉。糶。若。專。倚。兵。威。以。圖。珍。滅。固。無。不。可。然。振。救。之。政。一。切。不。講。機。障。所。迫。恐。人。恨。等。死。之。心。附。之。者。日。衆。欲。望。朝。廷。厲。兵。選。士。嚴。定。已。竊。發。之。寇。發。粟。振。糶。俟。來。未。從。賊。者。之。心。虛。人。知。避。害。賊。勢。自。孤。可。一。舉。而。滅。矣。以。成。周。荒。政。散。利。除。害。之。說。也。八。月。以。河。南。州。軍。新。復。令。江。淮。制。置。大。使。司。科。降。米。麥。一。百。萬。石。振。濟。淳。熙。十。一。年。福。建。諸。郡。旱。錫。米。二。十。五。萬。石。振。糶。一。萬。石。振。貧。乏。細。民。景。定。元。年。臨。安。府。

平糶倉儲貯米數十萬石。糶補備。其後用而不補。所存無幾。有旨令臨安府收糶米四十萬石。用平糶倉錢三百四萬七千八百五十九貫。封樁庫十七界。會子一千九十五萬二千一百餘貫。共錢十七界一千四百萬貫。充糶本錢。二年以都城全仰浙西米斛。誘人入京販糶。價格比乾道七年加優。咸淳元年。有旨置儲倉撥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糶倉。過米費平價出糶。二年監察御史趙順孫言。今日急務。莫過於平糶。乾道間。郡有米斗直五六百錢者。孝宗聞之。即罷其守。更用賢守。此今日所當法者。今置食糶。未知所由。市井之間。見糶而不見米。推原其由。實富家大姓。所至閉廩。所以糶價愈高。而糶除減。陛下念小民之艱食。爲之發帑平糶。倉然爲數有限。安得人人而濟之。願陛下課官吏之任。牛羊芻牧之責。勸富民使之無秦越肥瘠之視。糶價一平。則糶價不因之而輕。物價不因之而重矣。七年。以咸淳三年以前諸路糶米一百一十二萬九千九百餘石。減價發糶。薄收郡縣。聽民不拘開會。見錢收糶。

宋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下一(會計)

宋貸財之制。多因於唐。自天寶以後。天下多事。戶口凋耗。租稅日削。法既變而用不給。故與利者進而徵。名額繁矣。方鎮握重兵。皆留財賦自贖。其上供殊鮮。五代疆域偏盛。藩鎮益劇。率令部曲主塲院。其屬三司者。神大吏以臨之。輪額之外。亦私有焉。太祖周知其弊。及受命。務振選。修立法。示之以漸。建隆中。收守來朝。猶不貢奉。以助軍實。乾德三年。始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母或占留。時藩郡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塲務。或遣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條禁之簿。漸爲精密。諸州通判官到任。皆須躬閱帳籍。所列官物。吏不得以售其姦。主庫吏三年一易。市征地課鹽麴之類。通判官兵馬都監縣令等。並親臨之。見月籍供。三司秩備。較其殿最。欺隱者。實於法。募告者。賞錢三十萬。而小民求財。無所。訟於煩擾。未幾。除募告之禁。先是。茶鹽榷沽課額少者。募豪民主之。民多增額。求利。歲更荒儉。商旅不行。至虧常課。乃籍其貨產以償。太宗始詔以開寶八年爲額。既又慮其未均。乃遣使分詣諸州。同長吏裁定。凡左藏及諸庫受納諸州上供。均輸金銀絲絹暨他物。令監臨官謹視之。歛而多取。主稱藏吏皆斬。監臨官亦重責其罪。龍三司大將及軍將主諸州權課。命使臣分掌。掌務官吏。當開長吏。以下分等連坐。雍熙二年。令三分勾院糾本部陷失官錢。及百千賞以十之一。至五千者。遷其職。淳化元年。詔曰。周設司會之職。以一歲爲準。漢制上計之法。以三年爲期。所以詳知國用之盈虛。大行革吏之誅賞。斯乃舊典。其可廢乎。三司自今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四年。改三司爲總計司。左右大計。分掌十道財賦。令京東西南北各以五十州爲率。每州軍儲計金銀錢帛絹柴等費。經路關報總計司。總計司置簿。左右計使。便通計置裁給。餘州亦如之。未幾。復爲三部。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費益多。太宗孜孜庶務。或親爲裁決。有司管言。

中國歷代食貨志

宋史食貨志(下二)

油衣布帛損破者數萬段。帝令煮之。染以雜色。制旌幟數千。調退材給糶務爲薪。俾擇其可用者。遣什物數千事。其愛民惜費類此。眞宗嗣位。詔三司經度茶鹽酒稅以充歲用。勿增賦。以困黎元。是時條禁愈密。較課以和額。前界。選年相。景德初。樞務連歲增羨三司。即取多收者爲額。帝慮或致格。詔凡增額。比奏上封者。言諸路歲課。增羨知州通判。皆書曆爲課。最有虧者。則無罰。乃令諸路茶鹽酒稅及諸塲務。自今總一歲之課。合爲一。以額較之。有虧則計分數。知州通判減監官一等科罰。州司典史減專典一等論。大臣及武臣知州軍者。止罰通判以下。至道末。天下總入緡錢二千二百二十四萬五千八百三歲。一親祀郊丘。計緡錢幣五百餘萬。大半以金銀緡絀。絀平其直。給之。天禧末。上供惟錢帛增多。餘以移用。願減舊數。而天下總入一萬五千八百八十五萬一千一百一十二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萬五千二百。而歲數不預焉。景德郊祀七百餘萬。東封八百餘萬。祀汾上寶册又增二十萬。丁謂爲三司使。著景德會計錄。以獻。林特領使。亦繼爲之。凡舉大禮。有司皆籍當時所費。以聞。必優詔賚之。初。吳蜀江南荆湖南粵皆號富強。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簡易。天下生齒尙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元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金粉之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爲巧僞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外國耗。歲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承之。經費變廣。天聖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念者。自祥符天書一出。齋醮糜費甚衆。京城之內。一夕數處。至是始大裁損。京師營造。多內侍傳旨呼。索費無藝。極。帝與太后知其弊。詔自今營造。須先下三司度功。費然後給。又減內外官觀清衛卒及工匠分隸諸軍八作司。舊殿直已上。雖幼未任朝調。遇乾元長寧節。皆賜服。至是亦罷給。故事。上尊號。詔隨冊寶物。並用黃金。帝曰。先帝太后用黃金。若朕所御。止用塗金。時洞真宮。寧觀相繼災。宰相張知白。請罷不念營造。以答天戒。及滑州塞決。河御史知雜王。復以爲言。既而玉清昭應宮災。遂詔中外。不復繕修。自是道家之奉有節。土木之費省矣。帝天資恭儉。尤務約已。以先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擯不取。聞民之有疾苦。雖厚利舍之。無所愛。貢獻珍異。故事。有者或罷之。山林川澤。陂池之利。久與民共者。屢勅有司。輒禁止。至於州縣。征取苛細。蠲減。不可勝數。至寶元中。陝西用兵。調度百出。縣官之費益廣。天章閣侍讀賈昌朝言。臣嘗治畿邑。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萬戶賦。輸僅能取足。郊祀慶賞。乃出自內府。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石。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數載。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儻有水旱軍戎之急。計將安出。於是議者。究費。右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請詔三司。取先朝及近歲賜予日費之數。裁爲中制。無名者。一切罷之。乃令入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裁定。有司不預焉。議者或欲損吏兵奉賜。帝謂。祿。皆自有定制。母遽變更。以搖人心。尹洙在陝西。請爲歸爵之法。亦不果行。其後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內出詔書。減皇后至宗室婦。郊祠半賜。著爲式。皇后嬪御進奉。乾元節。回賜物。皆減半。宗室外命婦。回賜。於是皇后嬪御。各上奉錢五月。以助軍費。宗室刺史已上。亦納公使。

錢之半。荆王元儼盡納公使錢。詔給其半。後以元儼故父全給如故。帝亦命罷左藏庫月進錢一千二百緡。公卿近臣以次減。郊祠所賜銀絹舊四千三百者。損一千。千緡三百。二百緡百。百緡二十。皆著為式。三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寶元元年。未用兵三路。出入錢帛糧草。陝西入一千九百七十八萬。出二千一百五十一萬。河北入二千一百四十四萬。出二千八百二十三萬。河東入一千三百八十八萬。出八百五十九萬。用兵後。陝西入三千三百九十萬。出三千三百六十三萬。蓋視河東北尤劇。以兵屯陝西特多故也。又計京師出入金帛。寶元元年。入一千九百五十萬。出二千一百八十五萬。是歲郊祠。故出入之數。視常歲為多。慶曆二年。入二千九百二十九萬。出二千六百一十七萬。而奇數皆不預焉。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已厭兵。屢意撫納。歲賜給茶增至二十五萬。而契丹邀割地。復增歲進至五十萬。自是歲費彌有所加。西兵既罷。而調用無所減。乃下詔切責邊臣。及轉運司。議裁節。稍徙戍兵還內地。命三司戶部副使包拯行河北。與邊臣轉運司。議罷省冗官。汰軍士之不任役者。詔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較近歲天下財賦出入之數。相參耗登。皇祐元年。入一億二千六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無餘。堯臣等為書七卷上之。送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為定式。初真宗時。內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祿廩奉賜。從而增廣。及景德中。祀南郊。內外賞資金帛緡錢總六百萬。至是。聖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至和中。諫官范渙上疏曰。陛下每遇水旱之災。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責。而吏不稱職。陛下發勤于上。人民愁嘆于下。今歲無麥。朝廷為放免稅。乃發倉廩賑貸存恤之恩。不為不至。然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少。寬其力役。輕其租賦。歲大熟。民不得終歲之飽。及有小歉。雖加重放。已不及事。此無他。重歛之政在前也。國家自陝西用兵以來。賦役煩重。及近年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數率。不可勝計。又言。古者家宰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然自天聖以來。帝以經費為慮。屢命官裁節。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卒無所建明。治平中。兵數少損。錢籍者猶百十六萬二千。宗室吏員視皇祐無增十之三。英宗以勤儉自飭。然享國日淺。於經紀法度。所未暇焉。治平二年。內外入一億一千六百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出一億二千三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七十八。是歲諸路積一億六千二十九萬二千九百九十三。而京師不預焉。神宗嗣位。尤先理財。熙寧初。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制度仍取慶曆二年數比。今支費不同者。開折以聞。後數日光登對。言國用不足。在用度大濫。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術。庶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

帝遂罷裁減局。但下三司共析。王安石執政。議置三司條例司。講修錢穀之法。帝因論措置之宜。言今財賦非不多。但用不節。何由給足。宮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費七十萬緡。沈貴妃料錢月八百緡。即太宗時。宮人惟繫皂袖襦。元德皇后嘗用金線緣帶。太宗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奉料以聞。獻稷再三。始言初僅得五貫。爾異時中宮月有止七百萬者。時天下承平。帝方經略四夷。故每以財用為憂。不給。日與大臣講求其故。命官考三百餘籍。商量經久廢置之宜。凡一歲用度及郊祀大費皆編著定式。有司請造龍圖天章閣。覆欄檻青氈四百九十。帝謂禁中諸殿欄檻率故弊。不必覆也。既而并延福宮覆欄檻。皆後呂嘉問復建議。省儀贊司供禁中探扇。是歲。詔內外勿給土木工作。非兩宮倉廩武庫皆罷。省三年儀贊司闕罷三千。三司謂命河東製之。帝曰。牛羊司積毛數萬斤。皆同糞壤。三司不取於此。而欲動遠民乎。金州歲貢斑竹簾。簡州歲貢綿紬。安州市紅花萬斤。梓州市碌二千斤。帝皆以道遠擾民。亟命停罷。制置司言。諸路科置上供羊。民費錢幾倍。而河北樞密博買契丹羊歲數萬。路遠抵京皆瘦。耗死。公私費錢四十餘萬緡。詔著作佐郎程博文訪利害。博文募民有保任者。以產為抵。官預給錢。約期限口數斤重以輸民。多樂從。歲計充足。凡供御膳及祀祭與泛用者。皆別其牢棧。以三千為額。所裁省冗費十之四。其後又用呂嘉問劉永淵之言。治漕織冰。以省工費。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帝又以倉吏給軍食多侵盜。詔足其糶。嚴立諸倉。取法中書。因請增諸倉主典役人祿。至一萬八千九百緡。且盡增選人之祿。均其多寡。令祿增至十五千。司理至簿尉防圍軍監推判官增至十二千。其後又增中書審官東西三班院樞密院。三司吏部流內銓南曹開封府吏祿。受財者以倉法論。安石蓋欲盡蠲天下之吏。帝以得法未就。經其議。三司上新增吏祿數。京師歲增四十一萬三千四百餘緡。監司諸州六十八萬九千八百餘緡。時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賊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為善。初陝西用兵。凡費緡錢七百餘萬。帝以問王安石。安石曰。楚建中。考沈起簿書計一道。半歲費錢銀絹補千二百萬貫。西兩帝因欲知陝西歲用錢穀金帛及增虧凡數。乃詔薛向條上。王安石以為擾。力請罷之。止詔三司帳司會計。熙寧六年。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韓絳既相。建言三司總天下財賦。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墾墾坑冶河渡房園之類。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為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為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其後一州一路會計式成。上之。除未就緒。未幾遂罷。元豐官制既行。三司所掌職務。散於六曹。諸寺監。元祐初。司馬光言。今戶部尚書領三司使之任。左曹隸尚書。右曹不隸焉。天下之財分而為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宜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分職。而治三司所掌錢穀財用事。有放於五曹及諸寺監者。並歸戶部。遂詔尚書省立法。有司請以府界諸路在京庫務及常平等文帳悉歸戶部。初熙寧五年。患天下文帳之繁。命會布剛定法式。布因請

選吏於三司。願爲一司。帳司之置始此。至元豐三年。首尾七八年。所設官吏僅六百人。費銀三十九萬緡。而勾磨出失陷錢止萬緡。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使州郡應上省帳皆歸轉運司。惟錢糧草酒麴商稅等別爲計帳。上戶部。至是令戶部盡收諸路文帳。蘇轍時爲諫官。謂徒益粉飾。請如舊爲便。不行。三年。戶部尚書韓忠彥侍郎蘇轍韓宗道言。文武百官宗室之養。一倍皇祚。四倍景德。班行選人皆吏率皆增益。而兩稅征推山澤之利。與舊無以相過。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爲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爲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爲六歲一人。宗室自祖免以上。漸殺恩禮。此則今日之成法。乞檢會舊元歷曆嘉祐故事。置司選官共議。詔戶部取應干財用。除諸班班軍料錢衣賜賞給特支如舊外。餘費並裁省。又詔方將裁損八流。以清取士之路。命今後遇聖節大禮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恩澤。並四分減一。於是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宮室械器。皆命裁損。久之事未就。議者謂裁減浮費。所細碎苛急。甚損國體。於是已議未行者。一切寢之。後乃詔元祐裁損除授正任以下奉祿。失朝廷優禮。見條悉除之。循元豐舊制。元豐鈞考隱偏宜錢督及一分者。置三釐。自元祐改法。置薄而更息。遂復其舊。時議裁損吏祿。隸省曹寺監者。止以元豐三年錢數爲額。而吏三省者。凡餘額因事別給。并舊請並罷。劉摯遂乞悉罷增吏祿。詔韓維等究度。然不果罷。其後有司計中都吏祿歲費緡錢三十二萬。詔以坊場稅錢給之。於是吏祿之冗濫者。率多革去矣。然三省吏猶有人受三奉而不改者。故孫升傳奏。命皆以爲言。至紹聖元符。務反元祐之政。下至六曹吏。亦詔皆給見緡。如元豐之制。先是既罷華洛堆棹等局。又罷熙寧河蘭會經制財用司。減放市易欠負及積欠租稅。選官體量茶鹽之法。使者之刻剝害民。如吳居厚呂孝廉王子京李璵內臣之生事。欵怨如李憲宋用臣等皆相繼正其罪。既而稍復。講修財利。李清臣因白帝。今中外錢穀艱窘。戶部給百官奉常無數月之備。章惇遂以財用匱乏。專指爲司馬呂公著呂大防蘇轍諸人之罪。左思諫。罷亦奏疏。詆元祐以理財爲諱。利入名額類多廢罷。督責之法不加於在職之臣。財利既多散失。且借貸百出。而熙寧除積用之幾盡。方今內外財用。月計歲會。所入不足。給所出。願下諸路會元祐以前所儲金穀。及異時財利名額。歲入經數。著爲成式。建中靖國元年。詔諸路轉運司。以歲入財用。置都籍。定諸州租額。且計一路凡數。即有贏縮。書其籍。崇寧元年。又令歲以錢穀出入名數。報提刑司。保驗以上戶部。戶部歲條諸路轉運使財賦虧贏。以行賞罰。諸路無額錢物。立式下提刑司。括三年外未發數。期以一年開奏。二年官吏送貢上供錢物。以分數爲科罪之等。不及九分者。罪以徒。多者更加之。歲首則列次年之數。開於漕司。考實申部。又以督限未報。更一季爲一月。然國之經費。往往不給。五年。詔省罷官局。命戶部侍郎許幾專切提舉措置。裁罷開封府重祿通引官客司。并街道司。額外兵士及罷在京料次錢三十八處。大觀三年。罷諸路州軍見貢六上局供奉物名件四百四十餘。存者才十一二。減數十二。停貢六。戶部侍郎范坦言。戶部歲入有限。支用無窮。一歲之入。僅了三季。餘仰朝廷應付。今歲支遣較之去年。又費百萬。有詔減財賦。命御史中丞張克公與吳居厚許幾等

置局議論。克公抗言。官冗者汰。奉厚者減。今官較之元祐已多十倍。國用安得不乏。乞將節度使下至遙都刺史。除軍功轉授者。各減奉半。然後閑慢局務。工伎末作。亦宜減省。自貴及賤。自近及遠。行之公當。人自無詞。時論譴之。時諸路轉運司類以乏告。詔戶部編次一歲財用出納之數。諸路州縣各爲都籍。以待考較。工部金銀銅鉛水銀朱砂等亦嚴帳籍之法。令諸路各條三十年以還。一歲出入及泛用之數。初比部掌勾稽天下文帳。吏習嫻精。自崇寧至政和。稽遠積數。凡二千六百七十有餘。於是申救六曹。以拘督一歲多寡。爲寺監置罰。政和七年。命戶部參稽熙豐及今財用有餘不足之數。又立旁通格。令諸路漕司各條元豐紹聖崇寧政和一歲財用出入多寡。上淮南漕臣張根言。天下之費。莫大於土木之功。其次如人臣賜第一第。無慮數十萬緡。稍增雄麗。非百萬不可。佐命如趙普。定策如韓琦。不問陵宇雕牆。皆擬官省。奈何剝民膚髓。爲所役之奉乎。其次如田產房廊。雖不若賜第之多。然日削月朘。所在無幾。又如金帛以供一時之好賜。有不可已者。而亦不可不節。至如賜帶。其直雖不過數百緡。然天下金寶糜費。日久。夫豈易得。今乃資及僕隸。使混淆公卿間。貴賤賢不肖莫之辨也。如以爲左右趨走之人。不欲其墨綬。常別爲制度。以示等威。疏奏不省。重和初罷講筵經費局。有司議勾收白地禁樵鐵貨。方田增稅。權估增價。置收醋息。河北添折。米等。俄慮騷擾。悉罷之。併焚其條約。未幾。又置裕民局。命蔡京提舉徐處仁詳定。京大不悅。尋亦罷。宣和元年。以左藏庫虧沒一百七十九萬有奇。乃別造都籍。惟轄司太府寺左藏庫。互相鈎考。以絕姦弊。帝初即位。思節冗費。中都吏重復增給。及泛濫員額。並詔裁損。後苑管計增葺殿宇。計用金箔五十六萬七千。帝曰。用金爲箔。以飭土木。一壞不可復收。甚亡謂也。令內侍省問諸者。及蔡京爲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爲說。每及前朝。情財省費者。必以爲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元豐改官制。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併爲職錢。視嘉祐治平時。賦祿優矣。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然。京既罷。相亦惡其勢。風法度。將盡更革。命戶部侍郎許幾裁損浮費。及百官濫祿。悉循元豐之舊。宰執亦聽辭所增奉。京不便。與其黨。倡言。減奉非治世事。司馬光請聽宰臣辭。兩相給賜神宗。卒不允。且增選人及庶人在官者之奉。帝以繼述爲事。當奉承神宗。由是官吏奉給並仍舊。而宰執亦增如故。初宰執奉食。亦皆有常數。至是。品目復多。有公使乏支之別。臺省寺監。又增厨錢。侍御史毛注嘗奏論之。不行。蔡京復得政。言者遂以裁損祿廩爲罪。幾坐奪職。于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溢。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遙都。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諛悅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雜出。大率皆以奇侈爲功。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民間至用三十萬緡。姦吏旁緣。牟取無藝。民不勝弊。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爲一百二十萬。又三省密院吏員。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俸。故當時議者。有俸入超越。從班品秩。幾於執政之言。又增置局禮制。明堂詳定。國朝會要。九域圖志。一司敕令之類。職秩繁委。廢給無度。侍

御史黃葆光論其弊。帝嘗之而未行。俄而詔云。當豐享豫大之時。為衰亂減損之計。自是罕敢言者。然吏祿泛冒已極。以史院言之。供檢吏三省幾千人。蔡京又動以筆帖於樞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喧然。乃詔三省樞密院吏額用元豐法。其歲賜悉裁之。時翁然以為快。臣僚上言。諸州遇天寧節。除公使外。別給係省錢充錫宴之用。謂諸路監司許送司錢物一筵之饌。有及數百千者。浮侈相誇。無有藝極。自是詔遇天寧節宴。舊應給錢者。發運監司。每司不得過三百。餘每司不得過二百。以上舊給數少者。止依舊。自崇寧以來。言利之臣。始析秋毫。涖泔州縣。粉增鎮柵。以牟稅利。官室石炭增二十餘。而天下市易務炭皆官自賣。名品瑣碎。則有四脚鋪。林榨磨。水磨。磨圍。淘沙金等錢。不得而盡記也。宣和以後。王黼專主應奉。搭割橫賦。以羨為功。嶺南川蜀農民。被罰錢罷學。制學事司。賸學錢皆歸應奉司。所入雖多。國用日匱。六年。尚書左丞宇文粹中言。近歲南伐蠻獫。北斂幽燕。開陝綿茂。邊事日起。山東河北寇盜。竊發賦歛。歲入有限。支梧繁夥。一切取足於民。陝西上戶多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產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蠶織皆廢。山東須遭大水。而耕種失時。他路取辦。目前不務存恤。勞麥未登。已先依糶。歲賦已納。復理欠負。託應奉而買珍異。奇貨欠民積者。一路至數十萬。計價上供。而歲文綺錦。綺役工女者。一郡至百餘人。陛下勤恤民隱。詔令數下。悉為虛文。民不聊生。不惟盜賊滋熾。恐災異數起。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有額上供四百萬。無額上供二百萬。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諸處。雜收錢一百餘萬。三司以七百萬之入。供一年之費。而儲其餘。以待不測之用。又有解池鹽鈔。管鑿市舶。遠利內贖。京師外實邊鄙。開過水旱。隨以振濟。蓋量入為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等司。裁減上供。而察富路分一歲所入。亦不敷額。然創置書局者。比勝事官之數為多。檢計修造者。比實用之物增倍。其他妄耗百出。不可勝數。若非痛行裁減。虛智者無以善其後。久之。乃詔蔡攸等。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攸請內侍殿學。事干官禁。應裁省者。委董貫取旨。時貫以廣陽郡王領右府故也。於是條上。不急之務。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省六尚歲貢。七年。詔諸路節臣監司各條所部當裁省。凡日以開。後苑書畫局等。月省十九萬緡。歲可省二百二十萬。應奉司所管諸色。案名錄數。內兩浙路錢。旁定帖息錢。湖常溫秀州無額上供錢。淮南路添酒錢等。並行裁節。更不充應奉支用。十二月。詔曰。比年寬大之詔。數下。裁省之令。屢行。有司便文而實惠不至。蓋緣任用非人。興作事端。耗邦財。假充上之名。濟營私之欲。漁奪百姓。無所不至。朕夙夜痛悼。思有以撫循慰安之。應茶鹽立額結絕。應奉司。兩浙諸路置局及花石綱等。諸路非泛上供。拋降物色。延福宮西城所相課。內外修造諸處。探斫木植。製造局所。並罷諸局及西城所。以管錢物。並付有司。其拘收到百姓地上。並給還舊佃。人減撥庭用度。減侍從官以上月廩。及罷諸案局以上。並令有司據所得數。撥充諸路糶本。及補充募兵軍軍之用。應齋醮道。巧除舊法。合有外並罷。道官及撥賜宮觀等房錢田土之類。六尚並依祖宗法罷。大晟府罷。教學所罷。教坊額外人罷。行幸局罷。探石所罷。待詔額外人罷。都茶場依舊歸朝。

廷。河坊非危。急泛科免夫錢。並罷。是時。天下財用。歲入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其指置衰歛。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財賦。多為禁中私財。上溢下漏。而民重困。言者謂令戶部周知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所須。下逮吏卒廩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可。戶部尚書聶山亦請。以熙豐後增置添給。如額外。官內中諸閣分位次。主管文字等使。臣。福源。察應。諸觀。清衛卒。后妃。戚里。及文武臣僚之家。毋妻封國。大夫。人。郡。太夫人。等。請。給。并。添。給。食。料。茶。湯。等。錢。四十。萬。八。千。九。百。餘。緡。凡。熙。豐。無。法。該。載。者。罷。之。靖。康。元。年。詔。曰。朕。託。於。兆。庶。之。上。永。念。民。惟。邦。本。思。所。以。閱。恤。安。定。之。乃。者。誠。乘。輿。服。御。之。放。宮。女。罷。苑。囿。焚。玩。好。之。物。務。以。率。先。天。下。誠。官。實。澄。濫。賞。汰。貧。吏。為。民。除。害。方。詔。減。上。供。收。買。之。額。錫。有。司。煩。苛。之。令。輕。刑。薄。賦。務。安。元。元。而。田。里。之。閒。愁。痛。未。蘇。不。獨。革。何。以。靖。民。今。詢。酌。庶。言。疏。剔。衆。弊。舉。其。綱。目。以。授。四。方。詔。到。監。司。郡。守。其。悉。力。奉。行。應。民。所。疾。苦。不。在此。詔。許。推。類。開。奏。於是。凡。當。時。苛。刻。煩。細。一。切。不。便。於。民。者。皆。罷。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無。額。上。供。錢。依。舊。法。更。不。立。額。三。年。二。月。詔。婺。州。上。供。額。羅。二。萬。八。千。四。百。緡。定。額。八。月。減。福建。廣。南。路。歲。買。上。供。銀。三。分。之。一。紹。興。二。年。罷。鎮。江。府。御。服。羅。省。錢。七。萬。緡。勸。劉。光。世。軍。四年。二。月。詔。諸。路。州。縣。天。申。節。禮。物。並。置。場。和。買。毋。得。抑。配。於。民。十。有。一。月。免。淮。南。州。軍。大。禮。絹。五。年。以。四。川。上。供。錢。帛。依。舊。留。以。贍。軍。十。一。年。始。命。四。川。上。供。羅。復。輸。內。藏。其。後。綾。紗。稍。悉。如。之。四。路。天。申。節。大。禮。絹。及。上。供。軸。轉。錦。綺。共。九。萬。五。千。八。百。四。十。緡。淳。熙。五。年。湖。北。漕。臣。劉。焯。言。鄂。岳。漢。陽。自。紹。興。九。年。所。收。賦。財。十。分。為。率。儲。一。分。充。上。供。始。十。三。年。年。增。二。分。鄂。州。元。儲。一。分。錢。一。萬。九。千。五。百。七。十。緡。今。已。增。至。一。十二。萬。九。千。餘。緡。岳。州。五。千。八。百。餘。緡。今。增。至。四。萬。二。千。一。百。餘。緡。漢。陽。三。千。七。百。緡。今。增。至。二。萬。二。千。三。百。餘。緡。民。力。凋。弊。無。所。從。出。於是。以。見。增。錢。數。立。額。已。後。權。免。選。增。詔。夔。州。路。九。州。百。姓。科。買。上。供。金。銀。絹。自。淳。熙。六。年。為。始。盡。免。十。六。年。蜀。兩。淮。州。軍。合。發。上。供。諸。案。名。錢。物。極。邊。全。免。次。邊。展。免。一。年。紹。定。元。年。江。浙。諸。州。軍。折。輸。上。供。物。帛。錢。數。除。合。起。輕。貨。並。用。錢。會。中。半。路。不。通。水。願。以。銀。折。輸。者。聽。兩。不。過。三。百。三。十。文。兩。浙。江。東。共。四。百。一。十三。萬。八。千。六。百。一。十二。貫。有。奇。並。輸。送。左。藏。西。庫。咸。淳。六。年。都。省。言。南。渡。以。來。諸。路。上。供。數。重。自。嘉。定。至。嘉。熙。起。裁。之。數。雖。減。而。州。縣。猶。以。大。數。拘。催。害。及。百。姓。有。旨。自。咸。淳。七。年。為。始。銀。錢。關。會。用。咸。淳。三。年。起。裁。中。數。拘。催。細。絲。綿。綾。羅。用。咸。淳。二。年。起。裁。中。數。拘。催。錢。關。會。子。二。千。四。百。九。十五。萬。八。千。七。百。四。十八。貫。銀。一。十六。萬。九。千。六。百。四。十三。兩。細。四。萬。一。千。四。百。三。十八。兩。七。千。三。百。七。千。八。百。六。十四。絲。九。萬。五。千。三。百。三。十三。兩。綿。一。百。五。萬。七。千。九。百。二。十五。兩。綾。五。千。一。百。七。十。九。匹。羅。七。千。三。百。五。十五。匹。戶。部。編。譯。諸。路。視。今。所。減。定。額。起。催。所。謂。經。總。餉。錢。者。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因。以。為。名。建。炎。二。年。高。宗。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戶。部。尚。書。呂。頤。浩。輸。林。學。士。葉。夢。得。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管。設。經。制。司。取。置。添。酒。錢。及。增。一。分。稅。錢。頭。子。等。契。等。錢。歛。之。於。細。而。積。之。甚。衆。及。為。河。北。轉。運。使。又。行。於。京。東。西。一。歲。得。錢。近。二。百。萬。緡。所。補。不。細。今。若。行。於。諸。路。州。軍。歲。入。無。虛。數。百。萬。計。邊。事。未。寧。苟。不。出。此。緩。急。必。至。藝。

欽與其於倉卒。若積於細微。於是添酒錢添管精錢。典官用宅增牙稅錢。官員等請
給頭子錢。樓店務增三分房錢。令兩浙江西湖南湖北福建二廣收充經制錢。以憲臣領
之通判欽之。季終輸送。紹興五年。參政孟庚提領借財用。請以總制司為名。又因經制之
額增析而為總制錢。而總制錢自此始矣。財用司言。諸州縣出納係省錢所收頭子錢。實
收錢二十三文。省內一十文。省作經制起發上供。餘一十三文充本路郡縣并漕司用。今欲
令諸州縣雜稅出納錢。實收頭子錢上量增作二十三文。除漕司及州縣合得一十三
文。省除盡入經制實名帳內。起發助軍。江西提舉司言。常平錢物。舊法實收頭子錢五文。足
今當依諸色錢例。增作二十三文。除五文依舊法支用。餘增到錢與經制司別作實名輸
送。九年。諫議大夫曾統上疏言。經制使本戶部之職。更置一司。無益於事。如朔供給酒庫。亦
是陰奪省司之利。若謂監司郡縣違法廢令。別建此司。按之則又不然。夫朝廷置監司以轄
州郡。立省部以轄監司。祖宗制也。稅賦失實。當問轉運司。常平錢穀失陷。當問提舉司。若使
經制司能事檢察。則雖戶部版曹亦可廢矣。且自置司以來。漕司之移用。憲司之賦罰。監
司之妄支。固未嘗少革其弊。漕之便疏。奏不省。十六年。以諸路歲取經制錢。本路提刑并
檢法幹辦官拘催。歲終通紐以課殿最。二十一年。以守伴同檢察。二十九。詔專以通判主
之。乾道元年。詔諸州縣出納。實添收錢一十三文。省充經制錢。以所增錢別輸左藏西
庫補助經費。自是經制錢。每千收五十六文矣。然遇兵凶亦時有蠲免。三年。復以守伴共
掌之。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減江東西福建浙東浙西經制錢一十七萬一千緡。紹熙二
年。詔平江府合發經制錢。歲減二萬緡。嘉定十七年。詔蠲嘉定十五年。終以前所虧錢數。
端平三年。詔諸州軍因災傷檢放苗米。再收經制錢頭子助合朱墨等錢。自今已故苗米
隨苗帶納錢。並與除放。所謂月椿錢者。始於紹興之二年。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頤浩
朱勝非議。今江東漕臣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供億當
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科。既有偏重之弊。上供經制無額添酒錢。并爭利錢。贖軍
酒息錢。常平錢。及諸司封樁不封樁。皆不係省錢。皆是朝廷策名也。於是郡縣橫歛。銖
積絲累。江東西之害尤甚。十七年。詔州郡以寬剩錢充月椿。以寬民力。遂減江東西之錢二
十七萬七千緡。有奇。又有所謂板帳錢者。亦軍興後所辦也。如輸米則增收耗剩交錢。帛則
多收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皆吏之受賂。而課其入。盜賊則不償失主。檢財產
則不及卑幼。亡僧絕戶。不俟覈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與消除而抑納。他如此類。不可備舉。
州縣之吏。固知其非法。然以版帳錢額太重。雖欲不橫取於民。不可得已。凡貨財不領於有
司者。則有內藏庫。蓋天子之別藏也。縣官有鉅費。左藏之積不足。給則發內藏。佐之。宋初諸
州貢賦皆輸左藏庫。及取荆湖。定巴蜀。平嶺南。江南諸國珍寶金帛盡入內府。初太祖以帑
藏盈溢。又於講武殿後別為內庫。實謂軍旅餽儲。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歛於民。太宗嗣
位。漳泉吳越相次獻地。又下太原。儲積益厚。分左藏庫為內藏庫。令內藏庫使翟衡等於左
藏庫。擇上稔雜等物。別造帳籍。月中樞密院。改講武殿後庫為景福殿庫。俾錄內藏。其後迺

令採納諸州上供物。具月帳於內東門。進入外庭。不得預其事。帝因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
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關。復賦率於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
及水旱振給糜澤。賜賚有司計度之所闕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候課賦有餘。即償之。淳
化後二十五年間。歲貨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景德四年。又以新衣庫
為內藏西庫。初劉承珪嘗掌庫。經制多其所置。又推究置庫以來。出納造都帳。及須知屢加
賞焉。真宗再臨幸。作刻石。大中祥符五年。重修庫屋。增廣其地。既而又以香藥庫儀鸞司
屋益之。分為四庫。金銀一庫。珠玉香藥一庫。錦帛一庫。錢一庫。金銀珠寶有十色。錢有新舊
二色。錦帛十三色。香藥七色。天禧二年。又出內藏緡錢二百萬。給三司。天聖以後。兵師水旱
費無常數。三歲一糞軍士。出錢百萬緡。緡相百萬緡。銀三十萬兩。錦綺鹿胎透背綾羅紗絨
合五十萬匹。以佐三司。又歲入鰲池。江建新緡緡錢一百七萬。而斥舊蓄緡錢六十萬。於左
藏庫。率以為常。異時三司用度不足。必請貸於內藏。輒得之。其名為貸。實罕能償。景祐中。內
藏庫主者言。歲斥緡錢六十萬助三司。自天禧三年始計。明道二年。距今纔四年。而所貸錢
帛九百一十七萬。在太宗時三司所貸甚衆。久不能償。至慶曆中。詔悉蠲之。蓋內藏歲入金
帛皇祐中。二百六十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治平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五百五十四。其出以助經
費前後不可勝數。至於儲積贏縮。則有司莫得詳焉。神宗臨御之初。詔立歲輸內藏錢帛之
額。視慶曆上供為數。嘗謂輔臣曰。比閱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初無關防。舊以龍腦
珍珠鬻於樞密務。數年不輸。亦不鈎考。嘗聞太宗時。內藏財庫每千計用一牙。錄記之。凡
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曉。而置之御閣。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出其錢示
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內藏臣。皆不曉帳籍關防之法。即命幹當御藥李舜舉領其事。權
詔諸路金銀輸內藏庫者。歲以帳上三司拘催。元豐以來。又詔諸路金帛緡錢輸內藏庫者。委
提點刑獄司督趣。若三司發運司擅留者。坐之。起發坊場錢。勿寄市易務。直赴內藏庫寄帳
封樁。當輸內庫金帛緡錢。驗期或他用者。如擅用封樁錢法。初發祖嘗欲積緡帛二百萬。易
敵入首。又別儲於景福殿。元豐初。乃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圖。猶執孔熾
藝祖造邦。思有德艾。妥設內府。基以募士。孫保之。敢忘厥志。一字一庫。以號之。凡三十二
庫。後積羨贏為二十庫。又揭詩曰。每度夕惕心。妄意遺遺。願予不武。何日成捷。元祐
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自新官制。蓋有合合理財之局。總于一司。故以金部右曹主行內
藏受納。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隸大府寺。然按其所領。不過關通所入名數。為之拘催而已。
支用多寡。不得轉質。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彼惟知謹屬輪塗。應屬以為固密爾。又安能
鈎考其出入多少。與夫所蓄之數哉。宜因官制之意。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
明年。詔內藏庫物。以多寡相除。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閱云。崇寧元年。詔祖宗置內藏庫。
貯經費餘財。所以募士威敵。振之本。皆有成法。比歲官司懈弛。侵蝕耗減。務在協力遵守。
無令偏廢。於是命倉部郎中丘括行諸路。三年。中書奏熙寧之制。江南諸路金銀課利。
並輸內帑。元祐中。戶部尚書李常於中以三分助轉運司。致內帑漸以虧減。乃詔諸路新舊

坑冶所收課利金銀並輸內帑如熙寧之舊後又入於大觀東庫尋命仍舊以七分輸內帑餘給轉運司宣和六年申裁留借兌內帑錢物之制時又有元豐庫則雜儲諸司羨餘錢諸道權估場舊以酌備前之陪備官費者熙寧後法行乃聽民增直以售取其價給衙前久之坊場錢益多司農請歲發百萬緡輸中都元豐三年遂於司農寺南作元豐庫貯之以待非常之用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論河北保甲之害因言元豐及內庫財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備緩急若積而不用與東漢西園錢塘之壞林大盈二庫何異願以三十萬緡募保甲為軍募用其議元祐三年改封樁錢物庫為元祐庫未幾分元豐庫為元豐南北庫數月以北庫為司公呂公著解封樁并附南庫仍舊元豐六年詔歲以內藏庫緡錢五十萬樁元豐庫補助軍費崇寧以後諸路封樁禁軍國額給三路外與常平坊場免役抽緡貼貼東北鹽錢及驛費在官田屋錢應前收樁管封樁權添酒錢侵占房廊白地錢公使庫遺利等錢並輸元豐庫別又置大觀庫制同元豐但分東西之別最後建宣和庫有泉貨弊餘服御玉食器貢等名蓋蔡條欲效王輔以應奉司貢獻要寵事不足紀靖康元年詔諸路公使庫及神霄宮金銀器皿所在盡輸元豐庫戶部尚書蕭山輒取元豐庫北珠宰相吳敏自帝言朝廷有元豐大觀庫猶在陛下有內藏庫朝廷有閣用需於內藏必得旨然後敢取戶部豈可擅取朝廷庫務物哉若人人得擅取庫物則綱紀亂矣欽宗然之南渡內藏諸庫貨財之數雖不及前後兵興用乏亦時取以為助其籍帳之詳莫得而考則以後宋史多闕云

宋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二下 (錢幣)

錢幣錢有銅鐵二等而折二折三當五折十則隨時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錢夾錫錢最後出宋之錢法至是而壞蓋自五代以來相承周唐舊錢其別歸者殊鮮太祖初鑄錢文曰宋通元寶凡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鑄錢悉禁之詔到限一月送官限滿不送官者罪有差其私鑄者皆棄市銅錢闌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諸國差定其法至二貫者徒一年三貫以上棄市募告者賞之江南錢不得至江北蜀平鴉仍用鐵錢開寶中詔雅州百丈縣置監冶鑄禁銅錢入兩川大平興國四年始開其禁而鐵錢不出境令民輸租及權利鐵錢十納銅錢一時銅錢已竭民甚苦之商賈爭以銅錢入川界與民互市銅錢一得鐵錢十四明年轉運副使張諤言川缺鐵錢十直銅錢一輸租即十取二舊用鐵錢千易銅錢四百自平蜀沈倫等悉取銅錢上供及增鑄鐵錢易民銅錢益貴金銀裝發頗失裁制物價滋長鐵錢彌賤請市夷人銅斤給鐵錢千可以大獲銅鑄錢民和當輸錢者許且輸銀相候銀錢多即漸令輸又詔令市夷人銅斤給鐵錢五百餘皆從之然銅卒難得而轉運副使許詠轉運判官范祥皆言民樂輸銅錢請歲遞增一分後十歲則全取銅錢詔如所請祥等因以月俸所得銅錢市與民厚取其直於是增及三分民益以為苦或發古塚毀佛像器用纒得銅錢四五坐罪者甚知衆益州辛仲甫具言其弊內使臣吳承勳馳傳審度仲甫集諸縣令佐問之多潛持兩端

莫敢正言仲甫以大誼責之乃皆言其不便承勳運命二年遂令川缺輸租權利勿復徵銅錢宋詠等皆坐罪免既而又從西川轉運使劉度之請官以鐵錢四百易銅錢一百後竟罷之平廣南江南赤德雄州舊錢如川蜀法初南唐李因錫錢一工為錢千五百得三十萬貫太宗即位詔昇州置監鑄錢令轉運使按行所部凡小山之出銅者悉禁民采並以給官鑄焉太平興國二年樊若水言江南舊用鐵錢於民非便今諸州銅錢尚六七萬緡度吉等州未有銅錢各發六七萬緡俾市金帛輕貨上供及博羅穀麥於則免饒等州產銅之地大鑄銅錢銅錢既不渡江益出新錢則民間錢愈多鐵錢自當不用悉鑄錢為農器什物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除銅錢渡江之禁從之自唐天祐中兵亂窘乏以八十五錢為百後唐天成中減五錢漢乾祐初復減三錢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錢為百然諸州私用則各隨其俗至有以四十八錢為百者至是詔所在用七十七錢為百西北邊內屬戎人多賈貨帛於秦階州易銅錢出塞銷鑄為器乃詔吏民闌出銅錢百已上論罪至五貫以上送闕下舊饒州永平監歲鑄錢六萬貫平江南增為七萬貫而銅鉛錫常不給轉運使張齊賢訪求得南唐承旨丁釗能知饒信等州山谷產銅鉛錫乃便宜調民采取且詢舊錢法惟永平用唐開元錢料最善即詣闕面陳八年詔增市銅錫炭價於是得銅八十一萬斤鉛二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歲鑄錢三十萬貫補到殿前承旨領三州銅山然民間猶雜用舊大小錢是時以福建銅錢數少令建州鑄大鐵錢並行尋罷而官私所有鐵錢十萬貫不出州境每千錢與銅錢七百七十等外邑郡兩浙者亦不用雅熙初令江南諸州官庫所貯雜錢每貫及四斤半者送闕下不及者銷毀民間惡錢尚多復申乾德之禁稍峻其法京城居民蓄銅器者限兩月悉送官端拱元年內侍蕭延皓使嶺南還以民間私鑄三等錢來上且言多與蠻人貿易侵敗禁法因詔察民私鑄及銷鑄奸錢作薄惡錢者並棄市輒以新惡錢與蠻人博易者抵罪江北諸州所用錢非甚薄惡者新舊大小兼用江南雖用舊大錢淳化四年乃詔每貫及前詔斤數有官監字號者皆許用不分新舊先是淳化二年宗正少卿趙安易言管使蜀見所用鐵錢至輕市羅一匹為錢二萬堅請改鑄一當十大錢御書錢式遣詣川峽路諸州治鑄所在並為御書錢監諸州舊貯小鐵錢悉鑄送官民間小錢許送監計數給以大錢若改鑄未集許民大小兼用既而一歲纔成三千餘貫衆皆以為不便會安易入奏事因留不遣遂罷冶鑄五年安易復請不許第令川峽仍以銅錢一當鐵錢十荆湖嶺南民輸稅須大錢民以小錢二或三易大錢一官屬以奉錢易於民以規利詔自今吏受民輸但常所通行錢勿却官吏毋得以奉錢換易至道二年始禁道賀州錫官益其價市之以給諸路鑄錢咸平初又申新小錢之禁令官置場鑄市之舊犯銅禁七斤以上處死奏裁多蒙減斷然待報常淹緩四年詔滿五十斤以上取裁餘從第減景德四年詔日鼓鑄錢刀素有程限憫其勞苦特示矜寬自今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止收半功本司每歲量支率分錢以備醫藥十二月令鑄匠每旬停作一日天禧三年詔犯銅鑄石悉免極刑時銅錢有四監饒州日永平池州日永豐江州日廣寧建州日豐國京師昇鄆杭州南安軍舊皆有監後廢之

凡鑄錢用銅三斤十兩，鉛一斤八兩，錫八兩，得錢千重五斤。唯建州增銅五兩，減鉛如其數。至道中，歲鑄八十萬貫，景德中增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大中祥符後，銅坑多不發，天禧末，鑄一百五十萬貫。錢有三監，即九日惠民，嘉州日豐，興州日濟。益州舊亦有監，後並廢。大錢百二十斤十兩，以準銅錢。嘉州二州所鑄錢，貫二十五斤八兩，銅錢一當小錢錢十。兼用後以鐵重，多盜鑄為器，每二十五斤鑄之，直二千。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言：錢輕則易竄，鐵少則鑄者鮮，於是詔減景德之制，其見舊錢仍用如故。歲鑄總二十一萬貫。諸路錢，歲輸京師四方，由此錢重而貨輕，景祐初，詔三司以江東福建廣南歲輸錢合三十餘萬，易為金帛，流民間。許中為三司度支判官，建議以藥化鐵與銅雜鑄，輕重如銅錢法。銅居三分，鐵六分，皆有奇，亦得錢千。費省而利厚，詔用其法。鑄於京師，大率鑄錢雜鉛錫，則其液流速而易成，中雜以鐵，流澁而多不就。工人苦之，初命申鑄萬緡，逾月，裁得萬緡。申性諛，少成事，自度言無效，乃求為江東轉運使，欲用其法於江州。朝廷從之，因詔申即江州鑄百萬緡，毋漏其法。中外知其非是，而宰相主之，卒無成功。初，太宗改元太平，與國更鑄太平通寶，淳化更鑄，又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後改元更鑄，皆曰元寶。而冠以年號，至是改元寶，元文當曰寶元，元寶仁宗特命以阜宋通寶為文，慶曆以後，復冠以年號。如舊。自天聖以來，毀錢鑄鍾及為銅器，皆有禁。慶曆初，闕出銅錢視舊法，第加其罪。錢千為首抵死，五年，泉州青陽鐵冶大發，轉運使高陽簡不俟詔置鐵務于泉，欲移銅錢于內地。梓州路轉運使崔輔判官張固亦請即廣安軍魚子鐵山采礦，置監於合州，并銷舊小錢，以鑄減輕大錢，未得報。先移合州相地置監，州以上開，朝廷以易簡輔固為擅鑄錢，皆坐貶。軍興，陝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議，采洛南縣紅崖山，號州青水冶，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鑄錢。既而陝西都轉運使張奎知永興軍，范仲請鑄大銅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又請因晉州積鐵鑄小錢，及秦徙河東，又鑄大鐵錢於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助關中軍費。未幾，三司奏罷河東鑄大鐵錢，而陝西復采儀州竹尖嶺黃銅，置博濟監，鑄大錢。因敕江南鑄大銅錢，而江池備儀號，又鑄小鐵錢，悉致關中，款州錢，雅行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十大銅錢一，以故民間盜鑄者衆。錢文大亂，物價翔騰，公私患之。於是奎復奏，晉澤石三州及威勝軍日鑄小鐵錢，獨留用河東。河東鐵錢既行，盜鑄獲利什六，錢輕貨重，患如陝西。知并州鄭戩請河東鐵錢以二當銅錢一行，一年又以三當一，或以五當一。罷官爐日鑄，且行舊錢，而契丹亦鑄鐵錢，易並邊銅錢。慶曆末，葉清臣為三司使，與學士張方平等上陝西錢議曰：關中用大錢，本以縣官取利太多，致為私鑄，其用日輕。比年以來，皆虛高物估，始增直於下，終取償於上。縣官雖有折當之虛名，乃受虧損之實害。揀弊不先自損，則法未易行。請以江南儀商等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小鐵錢三當銅錢一，河東小鐵錢如陝西亦以三當一。且罷官所置爐，自是為私鑄，猶未能絕。蓋錢其後詔商州罷鑄青黃銅錢，又令陝西大銅錢大鐵錢皆以一當二。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于費用，類多吝怨。久之始定。方大錢之行，言劉養叟者語人曰：是於周景王所鑄無異，上其感心腹之疾乎。而已。

果。然語。在本傳時，與元府西縣增置濟遠監而韶州天興銅大發，歲采二十五萬斤，詔即其州置永通監。後清遠監廢，儀州博濟監既廢，復置皇祐中，鑄池江建韶五州鑄錢百四十六萬緡。嘉州與三州鑄大鐵錢二十七萬緡。至治平中，鑄池江建韶儀六州鑄錢百七十萬緡。而嘉州以率實鐵炭為優，自嘉祐四年，停鑄十年，以休民力。至是獨與州鑄錢三萬緡。熙寧初，同華二州積小鐵錢凡四十萬緡，詔賜河東以鐵貨之。四年，陝西轉運副使皮公弼奏：自行當二錢，銅貨相當，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鑄錢，詔聽之。自是折二錢遂行於天下。京西轉運使吳幾復建議，鄆唐均房金五州多林木，而銅鉛積於淮南。若由襄鄆轉致鄆唐等州，置監鑄錢，可以紓重之弊。神宗是之。而王安石沮之。其議遂寢。後乃詔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湖五路各置鑄錢監。江西湖南十五萬緡，餘路十萬緡為額。仍申熱錢斤重之限。又以與國軍陸衡舒鄂惠州既置監六通，舊十六監，水陸回遠，增提點之官。時諸路大率務於增額。詔惠州永通早民監額八十萬，至七年增三十萬，及折二凡五十萬。後衛州黎陽監歲增折二凡五萬緡。西京阜財監歲增市易本錢凡十萬緡。興州濟寧監歲增七萬二千餘緡。陝西三銅錢監，各歲增五萬緡。而睦州則置寶豐，梧州以鉛錫易得，萬州以多鐵礦，皆置監。又詔秦鳳等路，即鳳翔府斜谷置監，已而所鑄錢，青銅火錫，脆惡易毀。罷之。然私錢往往難用，不能禁。至是法弊，乃詔禁私錢。在官惡錢不堪用者，別為模以鑄。商號洛南增三監，耀州權置兩監，通永興華河中，陝西監為九，以給改鑄。永興鄆耀河中，陝西監治遠聽改鑄一年。商洛南華華最近鐵冶，聽久置。鄭州等五監，候罷改鑄，并其工作歸永興等四監。專鑄大錢。所鑄大鐵錢，約補及所廢偽錢，及可以待交子所用而止。八年，詔河東鑄錢七十萬緡，外增鑄小錢三十萬緡。於是知太原韓絳請放陝西令本重模精，以息私鑄之弊。初，薛向鑄鐵錢於陝西，後許彥先鑄於廣南，既而民不通用。神宗欲遠罷之，王安石固爭，乃詔京師畿內並罷。其行於四方者，蓋如故。元豐以後，西師大舉，邊用匱闕，徐州置寶豐下監，歲鑄折二錢二十萬緡，轉移陝府。于時同渭秦隴等州錢監，廢置移徙不一。銅錢官多建，言鑄錢事不盡行，而又自弛錢禁，民之銷毀與夫闕出境外者為多。張方平嘗極諫曰：禁鑄造幣，盜鑄者抵罪至死，示不與天下共其利也。故事，諸監所鑄錢，悉入于王府。歲出其奇羨，給之三司。方流布于天下，然自太祖平江南，江池備建置爐，歲鼓鑄至百萬緡。積百年所入，宜乎貫朽於中藏，充足於民間矣。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百貨不通，人情窘迫，謂之錢荒。不知歲所鑄錢，今將安在。夫鑄錢禁銅之法，舊矣。令救其弊，而自熙寧七年頒行新敕，刪去舊條，削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船飽載而回，開沿邊州軍錢出外，每貫收稅錢而已。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又自廢罷銅禁，民間銷毀無復，可銷銷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用，獲利五倍。如此，則逐州置鑄，每鑄增數，是猶吹泔之益，而供尾閭之泄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復申錢幣開出之禁。如嘉祐補救，罷徐州寶豐監，詔戶部條諸監之可減者，凡增置鑄錢監十四，皆罷之。陝西行鐵錢，至陝府以東，即銅錢地，民以鐵錢換易，有輕重不等之患。元祐六年，乃議限東行有稅物者，以十分率之，止許易二分。人毋得過五千。八年。

命公私給納貿易。並專用鐵錢。而官幣銅錢。以時計置運致內郡。商旅頗於陝西內郡入便。銅錢給據請於別路者。聽仍定加餉之數。每百緡河東京西加餉三千。在京餘路四千。先是太祖時。取唐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便換其法。商人入錢左藏庫。先經三司投標。乃輪於庫。開寶三年。置便錢務。令商人入錢請務。即致致左藏庫。給以券。仍敕諸州凡商人入券。至當日給付。違者科罰。至道末。商人入便錢一百七十餘萬。天禧末。增一百一十三萬。至是乃復增定加餉之數。行焉。折二銅錢。又定鈎致之法。初欲復舊。止行於本路。議者謂關東諸路既已通行。彼予此。理亦非便。且陝右所用折二鐵錢。止當一小銅錢。即折二銅錢。盡歸陝西。不直般運費。且與鐵錢一等。慮鐵錢轉更加輕。乃令折二銅錢。寬所行地。聽行於陝西一路。及河東晉絳石蒸隰州京西京河陽許汝鄭金房均鄆等州。餘路則禁。仍限二年。毋更用。在民間者。聽以輸官。納在官幣者。以輸上供。即非沿流地。或數無上供者。所隸運司。移發輸京師。尋詔更歸小銅錢。河東安撫提刑司言。頃絳州垣曲縣置監鑄銅錢。費且不給。今已廢監。又禁折二銅錢。不通行。非便。乃聽行使如舊。供備庫使鄭價使契丹。還言。其給與箱者。錢皆中國所鑄。乃增嚴三路關出之法。熙豐間。銅鐵錢管並行。銅錢千易鐵錢千五百。未聞輕重之弊。及後銅錢日少。鐵錢滋多。紹聖初。銅錢千遠易鐵錢二千五百。鐵錢淺輕。元符二年。下陝西諸路安撫司。博究利害。於是詔陝西悉禁銅錢。在民間者。令盡送官。而官銅悉取。就京西置監。永興節度使陸師閔言。既揀毀私錢。禁銅罷冶。則物價當減。願下陝西州縣。凡有市買。並準度銅錢之直。以平其價。謂用其言。而賈買富家多不便。徽宗嗣位。通判鳳州馬景夷言。陝西自去年罷使銅錢。續遣官措置錢法。未聞有深究錢弊輕重。均見利害者。銅錢流注天下。雖千百年。未嘗有輕重之患。獨鐵錢局於一路。所可通交易有無者。限以十州之地。欲無滯礙。安可得乎。又謂州錢監。鑄錢不已。歲月增多。以鼓鑄無窮之錢。而供流轉有限之用。更數十年。積滯一隅。譬如丘山。公私為害。又倍於今日矣。謂宜弛其禁。許鄰近陝西河東等路。特不入京城。外凡解鹽地州縣。並許通行折二鐵錢。如此。則流注無窮。久遠自無輕重之患。繼而言者。謂鐵錢重滯。難以銷遠。民間皆願復用銅錢。當公私匱乏之時。諸路州縣。官私銅錢積貯萬數。反無所用。乃詔銅鐵錢聽民間通行。而銅錢止用權買。建中靖國元年。陝西轉運副使孫傑。以鐵錢多而銅錢少。請復鑄銅錢。候銅錢輕重稍均。即聽鑄銅錢。崇寧元年。前陝西轉運判官都脫復。請權罷陝西鑄鐵錢。戶部尚書吳居厚言。江池鑄錢。錢額不敷。議減銅增鉛錫。錢可省銅三十餘萬斤。計增鑄錢十五萬九千餘緡。所鑄光明堅韌。與見行錢不異。詔可。然課猶不登。二年。居厚乃請檢用前後上供鑄錢條約。視其登耗之數。別定勸沮之法。會蔡京當政。將以利惑人主。託假紹述。肆為紛更有許天啓者。京之黨也。時為陝西轉運副使。迎合京意。請鑄當十錢。五月。始令陝西及江池鑄建州以歲所鑄小平錢增料改鑄當五大銅錢。以聚宋通寶為文。繼而并令舒睦衡鄂錢監用陝西式鑄折十錢。限今歲鑄三十萬緡。鐵錢二百萬緡。募私鑄人。一為官匠。并其家設營以居之。號鑄錢院。謂得昔人招天下亡命。卽山鑄錢之意。所鑄銅錢。通行諸路。而陝西

河東四川係鐵錢地者禁之。第鑄於陝西鐵錢地而已。自熙寧以來。折二錢雖行民間。法不許運致京師。故諸州所積甚多。至是發運司因請以官幣所有折二錢改鑄折十錢。三年。遂罷歸小平錢及折五錢。置監於京城。所復徐州寶豐衛州黎陽監。並改鑄折二錢為折十。番折二錢。期一歲勿用。大嚴私鑄之令。民間所用鑄石器物。並官造幣之輒鑄者。依私有法加二等。命諸路轉運司於沿流順便地。隨宜增置錢監。俾民以所有折二錢換納於官。運致所增監改鑄折十錢。二廣產鐵令。鼓鑄小鐵錢。止行於兩路。其公私銅錢兌換運輸元豐庫。仍於潯州置鐵錢監。依陝西料例。鑄當二錢。四年。立錢綱驗樣法。崇寧監以所鑄銅書當十錢來上。緡用銅九斤七兩有奇。鉛半之。錫居三之一。詔頒其式於諸路。令赤仄及烏背。書畫分明。時趙挺之為門下侍郎。繼拜右僕射。與蔡京議多不合。因極言當十錢不便。私鑄浸廣。乃令提刑司嚴較巡捕官一路所獲多寡。繼令福建廣南兩路行用第歸以上供及給他路。凡為人附帶者。封識影庇私鑄錢者。悉論以法。毋得廢贖。其置鑄錢院。蓋將以盡收所在亡命盜鑄之人。然犯法者不為止。乃命荆湖南北江西南東西兩浙並以折十錢為折五。折五錢仍舊。慮冒法入東北也。今以江為界。淮南重寶錢。亦作當五用焉。五年。兩浙盜鑄尤甚。小平錢益少。市易滯澀。遂命以折五折十。上供小平錢留本路。江池鑄建州錢監。歲課以八分。歸小平錢。二分。當當十錢。俄詔廣南江西南福建兩浙荆湖南兩路。改鑄折十錢。皆罷。其刑置鑄錢院及招置錢戶。並停。繼復罷歸當十二分之令。盡歸小平錢。荆湖江西南兩浙淮南重寶錢。作當三在京。京畿京東西河河北陝西熙河作當五。通寶錢所鑄未多。在官者悉封棧。在民間者。以小平錢納換。旋復詔京畿京東西河河北河東陝西熙河當十錢。仍舊。兩浙作當三。江南淮南荆湖作當五。時錢幣苦重。蔡序不一。私鑄日甚。御史沈疇奏曰。小錢便民久矣。古者軍興。錫賞不繼。或以一當百。或以一當千。此權時之宜。豈可行於太平無事之日哉。當十鐵錢。有數倍之息。雖日漸之。其勢不可遏。未幾詔當十錢止行於京師陝西河東河北俄并畿內用之。餘路悉禁。期一季。送官。償以小錢。換納到者。輸於元豐崇寧庫。而私錢亦限一季。自致。計銅直增二分。償以小錢。隱藏者論如法。尋詔鄆州西京亦聽用折十錢。禁買易為二價者。東南諸監增鑄小平錢。以待償錢。而私錢亦改鑄焉。折十錢為幣既重。一旦更令。則民驕失厚利。又諸路或用或否。往往不盡輸於官。官法私販。始令四輔畿內開封府許搜索舟車。賞視舊法。增倍。水陸所由。官司失察者。皆停替。而受納不揀選。容私錢其間者。以差定罪法。又以私錢狼多。不能悉禁。乃令外路每一私錢。計小平錢三。以小錢易於官。在京以四小平錢易之。京師出納及民間貿易。並大小錢參用。而私鑄小平錢。輒行用。立搜索告捕罪賞。越江滙入汴錢。至京者。一依當十錢法。御史張茂直請嚴私販當十之令。綱舟載卸。皆選官監索。保無私販。舟車兜攬。即疑慮私販者。並聽搜索。而福建民或私鑄轉入淮浙京東等路者。所由州縣官司皆治漏逸之罪。不以赦免。法滋密矣。大觀元年。張茂直復言。州縣督捕加峻。私小黃錢。投委江河。不敢復山。請令東南州縣置水匠。封鑄於閘。中聽民以私鑄自投。如自首法。當三當五錢。舟船附帶者。亦多棄之江河。請下諸路撈獲時。祭京復相。再

主用折十錢。二月首鑄御書當十錢。以京錢監所得私錢改鑄。與復京錢監。以轉運使宋喬年領之。用提舉京錢監錢司。為名喬年。窮烏背滿銅錢來上。詔以滿銅式頒行諸路。京之初為折十錢。人不以為便。帝亦知之。故崇寧四年以後。稍更其法。及京去位。遂詔輸中外。京再得政。復行之。知盜鑄者必衆。將威以刑。會有告蘇州章樞盜鑄數千萬緡。遂與大獄。初遣李孝壽。又遣沈疇齋。末以命知蘇州孫傑發運副使吳澤仁。移坐刺流海島。連坐者十餘人。時皆冤之。於是頒行大觀新修錢法於天下。中命開封府尹少外路監司各分州郡。舉行按舉能否。月檢會法。令使民知禁用孫傑言。盜鑄依准東重法。地籍豪強盜之家。籍其財以待賞。居停鄰保並均備。告駭私錢。依私茶法。給隨行州州常椿盜鑄。賞錢五千緡。州縣稽於施行。監司失察。不以敢原。是歲。京錢既置錢監。乃專鑄當十大錢。而小平錢則鑄於諸路。既而當十錢少。復置真州鑄錢監。以本路所換錢不依式者。及諸司當二見。緡用舊式改鑄當十錢。明年。令江池鑄建州錢監。自來歲以當十五。分鑄小平錢。申嚴私鑄之法。即託權要事勢。度越關津。拒捍搜索者。雖輕以遠制論。載御物者同之。崇寧五年。始禁陝西錢行於興元府等界。至是以鐵錢得多。禁陝西鐵錢入蜀。有重查者。為走馬承受。遂令以鐵錢三折銅錢一事。開。貴至以妄肆胸臆。致幣輕物重。遂即罪三年。中當十錢行之。令益以京東京西而河北並遼州縣鑄四極。及登萊密州緣海縣鎮等。皆禁。時蔡京復罷政矣。四年。詔鼓鑄當十錢。多慮法隨以弊。其止鑄舊類小平錢。張商英為相。奏言。當十錢為害久矣。舊小平錢有出門之禁。故四方客旅之貨。交易得錢必大半入中未豐。收買皆磔。而餘錢又流布在市井。此上下內外交相養。自當十錢行。以一夫而負八千。小車載四百千。錢既為輕齋之物。則告牒為滯。貨豐鈔非得虛假之息。則不行。臣今欲借內庫并密院諸司封樁補金銀并鹽鈔。下令折十錢。限民半年所在送官。十千給銀絹各一匹。兩限竟毋更用。俟錢入官。擇其惡者。歸小平錢。存其好者。折三行用。如此。則錢法鈔法。不相低昂。可以復舊。利州路提刑司言。舊銅錢輕重相尋。以大鐵錢一折小銅錢。今大鐵錢五止。當一銅錢。比舊輕十倍。又流入川界。錢輕物重。頗類陝西。欲將折二大鐵錢。以一折一。雖稍減錢數。錢必稍重。詔許陝西鐵錢入蜀。仍舊鑄其禁。且命以今物價宜裁之。政和元年。詔錢重則物輕。錢輕則物重。其勢然也。今諸路所鑄小平錢。行之久而無弊。多而不鑄。為利博矣。往歲圖利之臣。鼓鑄當十錢。帶濟目前。不究悠久。公私為害。用之幾十年。其法日弊。而不勝查辦之民。規利冒法。銷毀當二小平錢。所在盜鑄。濫錢益多。百物增價。若不早革。積弊無已。時其官私見。在當十錢。可並作當三。以為定制。尙慮豪猾。俾於折閱。肯動淨言。可內自京尹。外連監司郡縣。悉心開諭。自當十錢行。抵冒者多。大觀四年。星變。赦天下。凡以私錢得罪。有司上名數。亡慮十餘萬人。蔡京因上。盡民。可謂烈矣。時御府之用。日廣。東南錢額不敷。宜和以後尤甚。乃令鑄錢監鑄小平錢。每緡用鐵三兩。而倍損其銅。稍損其鉛。繼又令江池鑄錢監。蓋以小平錢改鑄當二錢。以紓用度。然有司猶數告之。靖康元年。罷政和救陝西路用銅錢。斷徒二年。配千里法。初蔡京主行夾錫錢。詔鑄於陝西。亦命轉運副使許天啓推行其

法以夾錫錢一折銅錢。二每緡用銅八斤。黑錫半之。白錫又半之。既而河東轉運使洪中孚請通行於天下。京欲用其言。會罷政。大觀元年。京復相。遂降錢式。及錫母於鑄錢之路。鑄錢院專用鼓鑄。若產銅地。始鑄鑄小平錢。復用轉運司及提刑司。蔡領其事。衡州熙寧鄂州寶泉舒州同安監。皆廣南皆鑄焉。二年。江南東西福建兩浙許鑄使錢監。三年。京復罷政。詔以兩浙路夾錫錢擾民。凡東南所鑄皆罷。明年。并河北河東京東等路罷之。所在監院皆廢。惟河東三路聽存舊監。以鑄銅錢。產銅郡縣聽存用。改鑄小平錢。政和元年。錢輕物重。細民艱食。詔陝西舊行使鐵錢地。並依元豐年大鐵錢折二公私通行。夾錫錢同之。毋得分別。見存鐵錢。毋改更鑄。夾錫錢。河東官私折二。夾錫錢同之。蓋貨宜撫陝西。以詔重平物價。帥臣徐處仁切責其非。坐貶。錢即輕畧。起抗疏言。詳考詔旨。謂鐵錢復行。與夾錫並用。慮姦民妄作輕重。欲維持推行。俾錢物相直。非欲以威力脅制百姓。頓減物價於一兩月之間。今宜撫司裁損米穀布帛金銀之價。殆非人情。徐處仁言。雖未盡所見。為長。望速詢其實。如臣言乖謬。願同處仁貶。詔即有建明。毀辱使命。謫置偏州。尋亦罷行夾錫錢。且禁裁物價。民商貿易。各從其便。繼而董貫復請與舊法鐵錢並折二通行。知開縣縣論九齡。俄坐以銅錢一估夾錫錢七八。并知州王來轉運副使張深俱被劾。時關中錢甚輕。夾錫欲以重之。其實與鐵錢等。物價日增。患甚於當十二年。蔡京復得政。徐奏廣惠康。督鄂舒州。昨鑄夾錫錢。精善。請復舊如故。廣西湖北淮東如之。且令諸路以銅錢監復改鑄夾錫錢。遂以政和錢額式。為夾錫錢。復推行。錢輕不與銅等。而法必欲其重。乃嚴置易。接減之。令凡以金銀絲帛等物貿易。有弗受夾錫錢者。聽人告論。以法懲治。市井細民。朝夕餒餓。食以自給者。或不免於告。未幾。以夾錫錢不以何路所鑄。並聽通行。陝西用政和通寶舊大鐵錢。與夾錫錢雜。慮流轉諸路。四年。詔母更行用。致令諸監改鑄。夾錫錢在民間者。赴官換納。鄰居中。劉正夫為相。以為不便。今淮南夾錫錢。期三日。官私俱禁不用。仍罷鼓鑄。夾錫錢悉登摺關中。尋詔河東陝西外。餘路並罷。俄詔并河東罷鑄夾錫錢。止用舊法鼓鑄。重和元年。權罷京西鑄夾錫錢。繼以關中糴官用之。通流。復命鼓鑄。專給關中。夾錫錢。小民往往以藥點染。與銅錢相亂。河北漕臣張璠等。嘗坐貶焉。先是。江池臨州建寧府四監。歲鑄錢百三十四萬緡。充上供。衡舒嚴鄂。皆州六監。歲鑄錢百五十六萬緡。充逐路支用。建炎經兵。鼓鑄皆廢。紹興初。併廣寧監於皮州。併永豐監於饒州。歲鑄錢及八萬緡。以銅鐵鉛錫之入。不及於舊。而官吏稍廉。工作之費。視前日自若也。每緡錢一千。率用本錢二千四百文。時范汝為作亂。權罷建州鼓鑄。尋復舊。泉司供給銅錢六十五萬餘斤。六年。欽民間銅器。詔民私鑄銅器者。徒二年。贖錢二監。新額錢四十萬緡。提點官趙伯瑜。以為得不費。罷鼓鑄。蓋取木炭銅鉛本錢。及官吏闕額。衣糧水脚之屬。湊為年計。十三年。韓球為使。復鑄新錢。與廢坑治。至為發。梁基。填虛舍。結戶姓名。以版水盛時。浸銅之數為額。浸銅之法。以生鐵鑄成薄片。排置版水中。浸漬數日。鐵片為版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刮鐵煤入爐。三煉成銅。大率用鐵二斤四兩。得銅一斤。饒州興利場。信州鉛山場。各有歲額。所謂版銅也。無銅可輸者。至鑄錢為

銅。然所歸亦纔及十萬緡。二十四年。罷錢司。歸之漕司。二十七年。出版漕錢八萬緡為額。本歲權以十五萬緡為額。復備額。詔錢監以漕臣往來措置。通判主之。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泉司不可廢。復以戶部侍郎榮發提領。許置官屬二員。二十八年。出御府銅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間銅器。得銅二百餘萬斤。寺觀鐘磬錢錠既鑄。定稅投外。不得添鑄。二十九年。令命官之家。留見錢二萬貫。民庶半之。餘限二年。聽轉易金銀算請茶鹽香藥鈔引之類。越數寄隱。許人告。以李栢提點錢公事。栢言。歲額內藏庫二十三萬緡。右藏庫七十餘萬緡。皆至道以後數也。紹興以來。歲收銅二十四萬斤。鉛二十萬斤。錫五百斤。僅可鑄錢一十萬緡。諸道拘到銅器二百萬斤。附以鉛錫。可鑄六十萬緡。然拘者不可以常。唯當據坑冶所產下工部。權以五十萬緡為額。又明年。續鑄及十萬緡。今泉司歲額增至十五萬緡。小平錢一萬八千緡。折二錢六萬六千緡。歲費鑄本及起綱糜費約二十六萬緡。司屬之費。又約二萬緡。東南十一路一百一十八州之所供有坑冶課利錢木炭錢。錫本錢約二十一萬緡。比歲所收不過十五萬緡。耳。歲額金一百二十八兩。銀無額。以七分入內庫。三分歸本司。銅三十九萬五千八百斤。鉛三十七萬七千九百斤。錫一萬九千八百七十五斤。鐵二百三十二萬八千斤。比歲所權十無二三。每當二錢千重四斤五兩。小平錢千重四斤十三兩。視舊制銅少鉛多。錢愈鏽薄矣。孝宗隆興元年。詔錢當二小平錢如紹興之初。乾淳迄于嘉泰開禧。皆如之。乾道六年。併錢司歸發運司。尋復置八年。饒州贛州復名置提點官。以新鑄錢發難提點。鑄錢及永平監官。左藏西庫監官。戶部工部長貳官。責隆有差。九年。大江之西及湖廣間。多毀錢。夾以沙泥重鑄。號沙尾錢。詔嚴禁之。淳熙二年。併錢司歸饒州。慶元三年。復禁銅器。期兩月。鑄于官。每兩三主。湖州舊鑄監。至是官自鑄之。二年。禁銷錢為銅器者。以遠制論。爐戶決配海外。復神泉監。以所括銅器鑄當三大錢。隸工部。舊額內竊歲收新錢一百五萬。江池鑄建四監。而每年退卻六十萬。三年一郊。又以三百萬輪三司。是內祭年纔得十一萬六千餘緡。而左藏得九十三萬三千餘緡。今歲額止十五萬。而隸封樁者半。內藏者半。左藏咸無焉。又自置市舶于浙于廣。船商往來錢寶。所由以泄。是以自臨安出門下江海。皆有禁。淳熙九年。詔廣泉明秀漏泄銅錢。坐其守臣。嘉定九年。三省言。自來有市舶處。不許私發番船。紹興末。臣僚言。泉廣二船司及西南二泉司。遣舟回易。悉載金錢。四司既自犯法。郡縣巡尉其能誰何。至於淮楚屯兵。月費五千萬。見籍居其半。南北貿易。緡錢之入。敵境者。不知其幾。於是沿邊皆用鐵錢矣。淮南舊鑄銅錢。乾道初。詔兩淮京西悉用鐵錢。荆門隸湖北。以地接襄岷。亦用鐵錢。六年。先是以和州舊有錢監。舒州山口鎮亦有古監。詔司農丞許子中往淮西措置。於是子中以舒新黃皆產鐵。請各置監。舒州同安監。蕪州新春監。黃州齊安監。且鑄折一錢。以發運司通領四監。江之廣寧監。與國之大冶監。臨江之豐餘監。撫之裕國監。子中所領三監。合認三十萬貫。其大小鐵錢。令兩淮通行。七年。舒新守臣皆以鑄錢增羨。選官。然淮民為之大擾。八年。以江州與國軍鐵冶額。虧守貳及大冶知縣各降一官。淳熙五年。詔舒州歲增鑄十萬貫。以三十萬貫為額。蕪州增鑄五萬貫。

以十五萬貫為額。如更增鑄。優與推賞。御史黃洽言。與天下之利者。不窮天下之力。舒新歲鑄四十五萬。不易為也。又有增鑄之賞。恐其難繼。詔除之。八年。以舒州水遠。薪炭不便。減額五萬貫。明年。又減十萬貫。與蕪州並以十五萬貫為額。十年。併舒州之宿城監入同安監。十二年。詔舒新鑄鐵錢並增五萬貫。以淳熙通寶為文。光宗紹熙二年。減蕪春同安兩監歲鑄各十萬貫。嘉泰三年。罷舒新鑄鐵。開禧三年。復之。嘉定五年。臣僚言。江北以銅錢一折鐵錢四禁之時。銅錢之在江北者。自乾道以來。悉以鐵錢易之。或以會子一貫易銅錢一貫。其銅錢輸送行在及建康鎮江府。凡沿江私度及邊陲。嚴禁漏泄。及於邊界三里內立墩。如出界法。其易京西銅錢。如兩淮例。京西湖北之鐵錢。則取給於漢陽監。乃與國富民監。後併富民監於漢陽監。以二十萬為額。前未時。川陝皆行鐵錢。益利變。皆即山冶鑄。紹興九年。詔陝西諸路復行鐵錢。十五年。置利州紹興監。鑄錢十萬緡。以救錢引。二十二年。復嘉之豐遠印之。惠民二監。鑄小平錢。二十三年。詔利州並鑄折二錢。後又鑄折二錢。淳熙十五年。四川餉臣言。諸州行使兩界錢引。全藉鐵錢。稱提止有利州紹興監。歲鑄折三錢三萬四千五百貫。有奇。印州惠民監。歲鑄折三錢一萬二千五百貫。今大安軍淳熙新與迎恩三爐。出生鐵四十九萬三千斤。利之昭化嘉川縣亦有爐。新產鐵三十餘萬斤。乞從鑄歸。嘉定元年。印州鑄當五大錢。三年。制司欲盡收舊引。又於紹興惠民二監。歲鑄三十萬貫。其料並同當三錢。若四川銅錢。淳熙間。易送湖廣總所儲之。後又交卸於江陵。寶慶元年。新錢以大宋元寶為文。端平元年。以磨銅所鑄之錢。不耐久。舊錢之精緻者。泄於海。船中嚴下海之禁。嘉熙元年。新錢當二并小平錢。並以嘉熙通寶為文。當三錢。以嘉熙重寶為文。淳祐四年。右諫議大夫劉晉之言。巨家停積。猶可以發洩。銅器銷銷。猶可以上過。唯一入海舟。往而不返。於是復申嚴漏泄之禁。八年。監察御史陳求魯言。請者。謂格便於運轉。故錢廢於蠶織。自稱提之虞。更圓法。為無用。急於扶格者。至嗾盜賊。以窺人之閫奧。峻刑法。以發人之害。然不思患在於錢之荒。而不在於錢之積。夫錢貴則物宜賤。今物與錢俱重。此一世之所共憂也。蕃船巨艘。形若山嶽。乘風駕浪。深入遐陬。助於中國者。皆浮靡無用之異物。而泄於外夷者。乃國家富貴之操柄。所得幾何。所失者不可勝計矣。京城之銷金。衢信之鑄器。醴泉之樂具。皆出於錢。隨川隆興桂林之銅工。尤多於諸郡。姑以長沙一郡言之。烏山銅爐之所六十有四。廢潭鵝羊山銅戶數百餘家。錢之不壞於器物者無幾。今京邑鑄銅器用之類。皆資公行於都市。畿甸之近。一繩以法。由內及外。觀聽聿新。則銜銷之姦。知畏矣。香藥象犀之類。異物之珍奇。可悅者。本無適用之實。服御之間。昭示儉德。自上化下。風俗丕變。則漏泄之弊。少息矣。此端本澄源之道也。有旨從之。十年。以會價低減。復申嚴下海之禁。十二年。申嚴銜銷之禁。及偽造泄之法。咸淳元年。復申嚴銜銷漏泄。寶祐元年。新錢以皇宋元寶為文。

食貨志下二於是子中以舒新黃皆產鐵請各置監注蕪州新春監○通考作蕪春監按本文下有蕪春同安兩監新字應是蕪字之誤

下三(會子 鹽七)

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於唐之飛錢。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後富民質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益州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從其議。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為額。神宗熙寧初。立偽造罪賞。如官印文書法。河東運鐵錢券費公私苦之。二年。乃詔置交子務于瀘州。轉運司以其法行。則鹽禁不售。有害入中糧草。遂奏罷之。四年。復行於陝西。而罷永興軍鹽鈔場。文彥博言其不便。會張景憲出使延州。還亦謂可行於蜀。不可行於陝西。未幾竟罷。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將易。而後界給用已多。詔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萬以償二十三界之數。交子有兩界自此始。時交子給多而錢不足。致價大賤。既而竟無實錢。法不可行。而措置熙河財利孫適言。商人買販牟利於官。且損鈔價。於是罷陝西交子法。詔聖以後。界率增造。以給陝西沿邊。糴買及募兵之用。少者數十萬緡。多者或至數百萬緡。而成都之用。又請印造。故每歲書放亦無定數。崇寧三年。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微川峽路立偽造法。通情轉用并鄰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四年。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罷在京并永興軍交子務。在京官吏併歸買鈔所。時錢引通行諸路。惟閩浙湖廣不行。稍擬之以為閩乃蔡京鄉里。故得免焉。明年。尚書省言。錢引本以代鹽鈔。而諸路行之不通。欲權罷印製。在官者如舊法。更印改解鹽鈔。民間者許貿易。漸赴買鈔所。如鈔法分數計給。從之。大觀元年。詔改四川交子務為錢引。務自用兵取遼西。籍其法以助邊費。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愈損。及更界年。新交子一當舊者四。故更張之以四十三界引。準舊法。數仍用舊印行之。使人不疑擾。自後並更錢引。二年。而陝西河東皆以舊錢引入成都。換易故四川有壅遏之弊。河陝有遺途之艱。蔡家因得以損直數取。乃詔永興軍更置務。納換陝西河東引。仍遣大臣二人監之。八月。知威州張持奏。本路引一千者。今僅直十之一。若出入無弊。可直八百流通用之。官吏奉舊並用引。請稍給錢便用。據持為成都路轉運判官提舉川引。後引價益賤。不可用。持復別用印押以給官吏。他無印押者。皆棄無用。言者論其非法。持生遠議。三年。詔錢引四十一界至四十二界。毋收易。自後止如天聖額書放。銅錢地內勿用。四年。假四川提舉諸司封棧錢五十萬緡。為成都務本。錢移者準常平法。政和元年。戶部言。成都漕司奏。昨令輸官之引。以十分為率。三分用民戶所有。而七分赴官場買納。由是入以七分為疑。請自今無計以三七分之數。並許通用。願買納者聽。民間舊以本錢未至。引價大損。故州官錢亦減數收市。今本錢已足。請勿減數。以祛民惑。又謂四十三界引。俟界滿勿換。給自四十四界為改法之首。而戶部詳度欲止行四十四界。其四十五界勿印。若通行及乏用。聽於界內續增其新引給換之。餘如舊焉。或於給錢之所。易錢儲以為本。移用

者如擅支封棧錢法。詔可。靖康元年。令川引並如舊。即成都府務納換。以置務成都便利。歲久至諸州。則有料次交雜之弊。故有是詔。大凡舊歲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新舊相因。大觀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及張商英秉政。奉詔復舊法。宣和中國英祿奏。當時所行。以為自舊法之用至今。引價復平。高宗紹興元年。有司因蔡州屯兵。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蔡州。召商人入中。執關於樞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糶本。未充抑配。而樞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恐。六年。詔置行在交子務。臣僚言。朝廷措置見錢關子。有司寢失本意。改為交子。官無本錢。民何以信。於是罷交子務。令樞貨務備見錢。印造關子。二十九年。印公據關子。付三路總領所。淮西湖廣關子各八十萬緡。淮東公據四十萬緡。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內關子作三年行使。公據二年。許錢銀中半入納。三十年。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遣會子儲見錢於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輪左藏庫。明年。詔會子務隸都茶場。三十二年。定偽造會子法。犯人處斬。賞錢十貫。不願受者。捕進義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賞願補官者聽。當時會紙取於徽池。續造於成都。又造於臨安。會子初行。止於兩浙。後通行於淮浙湖北北京西。除亭戶鹽本用錢。其路不通舟處。上供等錢。許盡輸會子。其沿流州軍。錢會中半。民間典賣田宅馬牛舟車等如之。全用會子者聽。孝宗隆興元年。詔會子以隆興尚書戶部官印會子之印為文。更造五百文會。又造二百三百文會。置江州會子務。乾道二年。以會子之弊。出內庫及南庫銀一百萬收之。二年。以民間會子破損。別造五百萬換給。又詔損會貨百錢數可驗者。並作上供錢。入輸巨室。以低價收者坐之。四年。以取到舊會毀抹。付會子局重造。三年立為一界。界以一千萬貫為額。隨界造新換舊。以戶部尚書會慎同共措置。提領措置會子庫印。每道收除費錢二十足。零百半之。凡舊會破損。貫百字存印文可驗者。即與兌換。五年。令行在樞貨務都茶場將計茶鹽香琴鈔引權許收換。第一界。自後每界收換如之。其州縣諸色綱錢。以七分收錢。三分收會。九年。定捕造偽會之賞。淳熙元年。詔左藏前上庫給會子二十五萬收買。臨安平江紹興明秀州額外浮鹽。其滿到鈔錢。令樞貨務月終輪封棧庫。以備循環換易。會子三年。詔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令都茶場會子庫以第四界續印會子二百萬貯南庫。當時戶部歲入一千二百萬。其半為會子。而南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萬。流行於界外者纔二百萬耳。光宗紹熙元年。詔第七第八界會子各展三年。臣僚言。會子界以三年為限。今展至再。則為九年。何以示信。於是詔造第十界。立定年限。慶元元年。詔會子界以三千萬為額。嘉定二年。以三界會子數多。稱提無策。會子十一界。除已收換尚有一千三百六十萬餘貫。十二界十三界。除燒毀尚有一萬二百餘萬貫。十四界。除已收換尚有一千三百六十萬餘貫。十三界五千七百餘萬貫。詔封棧庫撥金一百五萬兩。兩為錢。四十貫。度牒七千道。每道為錢一千貫。官告陵紙乳香。乳香每套一貫。六百文。湊成三千餘。添貼臨安府官局收易舊會品。落入輪。十一界會子二分。十二十三界會子各四分。以舊會之二易新會之一。泉州守臣宋均南劍州守臣趙崇元陳咨皆

以稱提失職。實降有差。紹定五年。兩界會子已及三億二千九百餘萬。端平二年。臣僚言。兩界會子。遠者會未數載。近者甫及非年。非有破壞塗污之弊。今當以所收之會付封樁庫貯之。脫有緩急。或可濟事。有旨從之。淳熙二年。宗正丞韓祥奏。壞樁弊者。只緣變更。救樁弊者。無如收減。自去年至今。格價相定。不至折閱者。不變更之力也。今已罷諸造紙局。及諸州料質。楮皮更多方收。則格價有可增之理。上曰。善。三年。臣僚言。今官印之數雖損。而偽造之券。愈增。且以五十六界會子言之。其所入之數。宜減於所出之數。今收換之際。元額既沒。舉者未已。若非偽造。其何能致多如是。大抵前之二界。盡用川紙。物料既精工。製不苟。民欲為偽。尙成難之。迨十七界之更印。以雜用川紙之紙。至十八界。則全用杜紙矣。紙既可以自造。價且五倍於前。故昔之為偽者難。今之為偽者易。人心循利。甚於畏法。況利可立致。而刑未即加者乎。臣愚以為抄掠之際。增添紙料。寬假工程。務極精緻。使人不能為偽者上也。禁捕之法。厚為之勸。厲為之防。使人不敢為偽者次也。七年。以十八界與十七界會子更不立限。水運行使。十一年。以會價增減。課其官吏。景定四年。以收買逾限之川。復日增印會子一十五萬貫。咸淳四年。以近領見錢關子。實作七百七十文足。十八界每道作二百五十七文足。三道準關子一貫。同見錢轉使。公私擅減者。官以贖論。吏則配籍。五年。復申嚴關子減落之禁。七年。以行在紙局所造關子。紙不精。命四川制使抄造。送每歲以二千萬作四綱。川引自張浚開宣府。趙開為總餉。以供糧軍。以給軍需。增印日多。莫能禁止。七年。川陝副帥吳玠。請置銀會於河池。不許。蓋前宋時。蜀交出放兩界。每界一百二十餘萬。今三界通行者。三千七百八十餘萬。至紹興末。積至四千一百四十七萬餘貫。所貯鐵錢。僅及七十萬貫。以鹽酒等。除為稱提。是以餉臣王之望。亦謂添印錢引。以救目前。不得不為朝廷遠慮。詔添印三百萬之望。止添印一百萬。孝宗隆興二年。餉臣趙沂添印二百萬。淳熙五年。以蜀引增至四千五百餘萬。立額不令再增。光宗紹熙二年。詔川引展界行使。寧宗嘉泰末。兩界出放凡五千三百餘萬。通三界出放益多矣。開禧末。餉臣陳咸。以歲用不足。嘗為小會。卒不能行。嘉定初。每緡止直鐵錢四百以下。咸乃出金銀度牒一千三百萬。收回半界。期以歲終不用。然四川諸州。去緣所遺者。千數百里。期限已過。受給之際。吏復為姦。於是商賈不行。民皆嗟怨。一引之直。僅傳百錢。制司乃論人除易一千三百萬引。三界依舊通行。又檄總所取金銀。就成都置場收兌。民心稍定。自後引直鐵錢五百有奇。若關外用銅錢。引直五百七十錢而已。嘉定三年。奉制總司收換九十一界二千九百餘萬緡。其二千二百萬緡。以茶馬司羨餘錢。及制司空名官告。總所積金銀度牒對鑿。餘以九十三界錢引收兌。又造九十四界錢引五百萬緡。以收前宣撫程松所增之數。凡民間輸者。每引百貼八千。其金銀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銀三分。其金銀品色。官稱不無少虧。每舊引百貼納二十引。蓋自元年。三年兩收舊引。而引直遂復如故。昔高宗因論四川父子最善沈該。稱提之說。謂官中常有錢百萬緡。如父子價減。官用錢買之。方得無弊。九年。四川安撫制置大使司言。川引每界舊例三年一易。自開經軍興以後。用度不給。展年收兌。遂至兩界三界通使。然卒以三年界滿。方出令展界。以致

民聽惶惑。今欲以十年為一界。著為定令。則民庶不復懷疑。從之。寶祐四年。臺臣奏。川引銀會之弊。皆因自印自用。有出無收。今當拘其印造之權。歸之朝廷。做十八界會之造。四川會子。視淳祐之令。作七百七十陌。於四川州縣。公私俱便矣。有旨從之。咸淳五年。復以會板發下。成既清。新會有限。則格價不損。物價自平。公私俱便矣。有旨從之。咸淳五年。復以會板發下。成都運司。掌之從制司抄紙。發往運司印造。畢功發回制司。用總所印行使。歲以五百萬為額。紹興末。會子未有兩淮湖廣之分。其後會子太多。而本錢不足。遂致有弊。乾道二年。詔別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貫交子三百萬。止行使於兩淮。其舊會聽對易。凡入輪實。實並以交子及錢中半。如往來不便。詔給交子會子各二十萬。付鎮江建康府。樞貨務。使准人之過江。江南人之渡淮者。皆得對易。循取以用。然自紹興末年。銅錢禁用於淮。而難以鐵錢。會子既用於淮。而難以交子。於是商賈不行。淮民以困。右司諫陳良祐言。交子不便。詔兩淮郡守。清臣調其利害。皆謂所降交子數多。而銅錢并會子不過江。是致民旅未便。於是詔銅錢并會子依舊過江行用。民間交子許作見錢輪官。凡官交盡數輸行在左藏庫。三年。詔造新交子一百三十萬。付淮南漕司。分給州軍。對換行使。不限以年。其運司見儲交子。先付南庫交收。紹熙三年。詔新造交子三百萬貫。以二百萬付淮東。一百萬付淮西。每貫準鐵錢七百七十文足。以三年為界。慶元四年。詔兩淮第二界會子限滿。明年六月。更展一界。嘉定十一年。造兩淮交子二百萬。增印三百萬。十三年。印二百萬。增印一百五十萬。十四年。十五年。皆及三百萬。自是其數日增。價亦日損。稱提無術。但屢與展界而已。初。襄鄆等處。大軍支請。以錢銀品搭。孝宗隆興元年。始措置於大軍庫。儲見錢。印造五百并一貫。直便會子。發赴軍前。並當見錢流轉。印造之權。既專。印造之數。日益。且總所所給。止行於本路。而荆南水陸要衝。商賈必由之地。流通不便。乾道三年。收其會子印板。四年。以淮西總所關子二十萬。都茶場鈔引八十萬。付湖北漕司收換。輸左藏庫。又命降銀錢收之。五年。詔戶部給行在所會子五十萬。付荆南府兌換。淳熙七年。詔會子庫先造會子一百萬。降付湖廣總所收換。破會十一年。臣僚言。湖北會子。初於隆興初。迄今二十二年。不曾兌換。稱提不行。詔湖廣總領同帥。漕諸經久利便。帥漕總領言。乞印給一貫五百例。湖北會子二百萬貫。收換舊會。庶幾流轉。通快。經久可行。從之。十三年。詔湖廣會子。仍以三年為界。紹熙元年。詔湖廣總所。將見行及積貯新舊會。取數做行。在例立界收換。餉臣梁總奏。自來不曾立界。但破損者。即行換易。除累易外。尙有五百四十餘萬。見在民間行用。乞別樣制作。兩界印造收換。從之。嘉定五年。湖廣餉臣王釜。請以度牒。茶引。兌第五界舊會。每度牒一道。價千五百緡。又貼搭茶引一千五百緡。方許收買。期以一月。然京湖二十一州。止置三場。不便。制臣劉光祖。乃會總所以第六界新會五萬緡。令軍民以舊楮二面易其一。繼又令軍民以一楮半而易其一。又請于朝。添給新楮十萬。軍民賴之。十四年。造湖廣會子三十萬。易破會。十七年。造湖廣第六界會子二百萬。嘉熙二年。撥第七界湖廣會子九百萬。付督視參政行府。寶祐二年。撥第八界湖廣會子三百萬。貫付湖廣總所。易兩界破會。自後因仍行之。

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額鹽。周官所謂鹽也。鹽海鹽非鹽。而成者曰未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宋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官。官通商隨州郡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引池為鹽。解州解縣安邑兩池。舉地為畦。引池水沃之。謂之種鹽。水耗則鹽成。籍民戶為畦夫。官厚給之。復其家。募巡邏之兵。百人目為護畦都。歲二月一日。畦畦四月。始種。八月乃止。安邑池每歲歲種鹽千席。解池減二十席。以給本州。及三京京東之濟交曹濮單鄆州廣濟軍。京西之滑鄭陳潁汝許孟州陝西之河中府陝州慶成軍。河東之晉絳慈隰州。淮南之宿毫州。河北之懷州。及滑州諸縣之在河南者。凡禁種之地。官立標識。候望以障民。其通商之地。京西則蔡襄鄧隨唐金房均鄆州光化信陽軍。陝西則京兆鳳翔府同華耀乾而涇源鄜寧儀渭鄜坊丹延瓊慶秦鳳階成州保安鎮戎軍。及滑州諸縣之在河北者。額末鹽皆以五斤為斗。額鹽之真。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錢。有三等。至道二年。兩池得鹽三十七萬三千五百四十五席。一百一十六斤半。三年。得錢七十二萬八千餘貫。咸平中。度支使張鼎言。陝西滑澠解鹽。請勿通商。官自鑿之。詔以鼎為陝西制置使。又以內殿崇班杜承府同制置陝西青白鹽事。承府言。鄆延瓊慶儀渭等州。泊禁青鹽之後。今商人入芻粟運解鹽於邊。貨真其直。與青鹽不至相懸。是以民食賤鹽。須至畏法。而蕃部青鹽難售。今開運解鹽於邊。欲與內地同價。邊民必冒法圖利。却入蕃界。私販青鹽。是助寇資而結民怨矣。繼又有上疏言。其不便者。謂請候至邊部幹運。及乘傳至解池。即禁止商販。旋運鹽赴邊。公私大有煩費。而邊民頓無入市。物論紛擾。於是命判鹽鐵勾院林特知永興軍張永詳議。以為公私非便。請復舊商販。詔切責鼎罷度支使。大中祥符九年。陝西轉運使張象中言。兩池所貯鹽計直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八百八十貫。尚有遺利。望行條約。真宗曰。地利之阜。此亦至矣。過求增羨。慮有時而闕。不許。先是五代時。鹽法太峻。建隆二年。始定官鹽。開入法。禁地貿易。至十斤。額鹽至三十斤者。乃坐死。民所受益。鹽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者。上請三年。增闖入至三十斤。額鹽至十五斤。坐死。額鹽入城市。百斤以上。奏裁。自乾德四年後。每詔優寬。太平興國二年。乃詔闖入至二百斤以上。額鹽及主吏盜販。至百斤以上。額鹽入城市。五百斤以上。並黥面。送闕下。至淳化五年。改前所犯者。正配本州牢城。代州寶興軍之民。私市契丹骨堆渡及桃山鹽。雍熙四年。詔犯者。自一斤論罪。有差。五十斤加徒流。百斤以上。部送闕下。天聖以來。兩池畦戶總三百八十。以本州及旁州之民為之。戶歲出夫二人。人給米日二升。歲給戶錢四萬。為鹽歲百五十二萬六千四百二十九石。石五十斤。以府計為六十五萬五千一百二十席。席百一十八斤。禁種之地。皆官役鄉戶。而前及民。夫謂之帖頭。水陸漕運。而通商州軍。並遷延瓊慶涇原保安鎮戎德順。又募人入中芻粟。以鹽償之。凡通商州軍。在京西者。為南鹽。在陝西者。為西鹽。若禁鹽地。則為東鹽。各有經界。以防侵越。天聖初。計置司議。茶鹽利害。因言。兩池畦募商人。傳南鹽者。入錢京師。樁貨務。乾興元年。歲入錢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三年。數損十四萬。請一切罷之。專令入中。並遷芻粟。及為之增約。東中防禁。以絕私販之弊。久之。復詔入錢京師。從商人所便。三京二十八州軍官自鑿鹽。百姓困

於轉輸。天聖八年。上嘗者言。縣官禁鹽。得利微而為害博。兩池積鹽為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較。宜聽通商。平估以售。可以寬民力。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議。更其制度。因盡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伐木造船。鑿運。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却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今皆得食真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流通。富家多藏。錢不出。民用益。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備作之。給。五利也。十月。詔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樁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京師樁貨務受鹽。兩池行之一年。視天聖七年。增緡錢十五萬。其後歲課減耗。命翰林學士宋庠等。以天聖九年。至寶元二年。新法較之。視乾興至天聖八年。舊法歲課損二百三十六萬緡。康定元年。詔京師南京及京東州軍淮南宿毫州皆禁如舊。未幾復弛京師樁法。并詔三司議。通淮南鹽。給京東等八州。於是交鄂宿毫皆食淮南鹽矣。自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遷入中芻粟者寡。縣官急於兵食。調發不足。因聽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樁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縣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捐商貪吏。表裏為姦。至入榷木。二仿錢。千給鹽一大席。為鹽二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費。慶曆二年。復京師樁法。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認者。皆計直輸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同華耀河中陝解管絳慶成十一州軍商鹽。官自發運。以循前主之。又禁商鹽。私人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蜀中以售。久之。東南鹽地。悉復禁樁。兵民蒙運。不勝其苦。州郡騷然。所得鹽利。不足以佐縣官之急。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為虛估。聽勝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幣益虛。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嘗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蝕之害也。僮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是時。韓琦為樞密副使。與知制誥田況。皆請用祥策。四年。詔祥馳傳。與陝西都轉運使程戡。議之。而戡議與祥不合。祥尋亦遭喪去。八年。祥復申其說。乃以為陝西提點刑獄兼制置解鹽事。使推行之。其法。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管錢。償以鹽。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南西南鹽。第優其前。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總為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蒙運之役。又以延慶瓊涇原保安鎮戎德順地。近烏白池。姦人私以青白鹽入。塞。侵利亂法。乃募人入中池鹽。予券。償其估。還以池鹽償之。以所入鹽。官自出。聽禁人私售。峻青白鹽之禁。並遷舊令入中。鐵炭瓦木之類。皆重為法。以絕之。其先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認者。悉計直。使輸官錢。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陽陝解管絳漢成廣濟官。仍舊鹽。須商買流通。乃止。以所入緡錢。市並遷九州軍芻粟。悉習樁貨務。緡幣。以質中。都行之數年。點商食買。無所僥倖。關中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皇祐元年。待御史知雜何郵復言。改法非是。明年。遣三司戶部副使包拯。馳視。還言行之便。第請商人入錢。及延瓊等八州軍鹽。皆重損其直。即入鹽。八州軍者。增直以售。三京及河中等處。禁官鑿鹽。而三司

謂京師商賈罕至則鹽貴。請得公私並賣。餘禁止皆聽之。用況為三司使。請久任。祥傳專其
 事。權祥為陝西轉運使。賜金紫服。祥初言。歲入緡錢可得二百三十萬。皇祐初年。入緡錢二
 百二十一萬。四年。二百一十五萬。以四年數。視慶曆六年。增六十八萬。視七年。增二十萬。又
 舊歲出緡貨務緡錢。慶曆二年。六百四十七萬。六年。四百八十萬。至是。緡貨務緡錢不復出。其
 後歲入雖贏縮不常。至五年。猶及百七十八萬。至和元年。百六十九萬。時祥已坐他罪。命
 轉運使李泰代之。三年。遂以元年入錢為歲課定率。量入計出。可助邊費十分之八。久之。並
 邊復聽人芻粟。以當實錢。而虛估之弊滋長。券直亦從而賤。歲損官課。無慮百萬。嘉祐三年。
 三司使張方平及包拯請復用祥。於是復以祥總鹽事。祥請重禁入芻粟者。其券在嘉祐三
 年已前。每券別請輸錢一千。然後予鹽。又言。商以持券。未嘗虧京師。皆虧失本錢。謂置官京
 師。若錢二十萬緡。以待商人至者。券若鹽估賤。則官為售之。券紙六千。鹽席十千。毋輒增損。
 所以平其市估。使不得為輕重。詔以都鹽院監官兼領。自是稍復舊。未幾祥卒。以轉運副使
 薛向繼之。治平二年。歲入百六十七萬。初祥以法既通商。恐失州縣征算。乃計所歷所至。合
 輸算錢併率。以為入中之數。自後州縣猶算如舊。嘉祐六年。向悉罷之。并奏減八州軍醫鹽
 價。兩池畦戶歲役。解河中。陝。咸。慶。成之民。官司旁緣侵剝。民以為苦。乃詔三歲一代。管積運
 課鹽至三百三十七萬餘席。遂獨其半。中間以積鹽多。特罷種鹽一歲。或二歲。三歲。以寬其
 力。後又減畦戶之半。稍以備夫代之。五州之民始安。青白鹽出焉。白兩池。西羌擅其利。自李
 繼遷叛。禁毋入塞。未幾罷。已而復禁。乾興初。嘗詔河東。遼人犯青白鹽禁者。如陝西法。慶曆
 中。元昊納款。請歲入十萬石。傳縣官仁宗以其亂法不許。自范祥議禁八州軍商鹽。重青白
 鹽禁。而官鹽估貴。土人及蕃部販青白鹽者益眾。往往犯法抵死。而莫肯止。至和中。詔蕃部
 犯青白鹽抵死者。止投海島。羣黨為民害者。上請嘉祐赦。稍選配從者於近地。自是禁法
 稍寬。熙寧初。詔淮南轉運使張靖究陝西鹽馬得失。靖指商欺隱狀。王安石右向。靖竟得罪。
 擢向為江淮等路發運使。諫官范純仁言。賞罰失常。因數向五罪。向任如初。乃請即永興軍
 置寶鹽場。又以邊費錢十萬緡。永興軍為鹽鈔本。繼又增二十萬。四年。詔陝西行蜀交子
 法罷市鈔。或論其不便。復舊。七年。中書議陝西鹽鈔出多虛鈔。而鹽益輕。以鈔折兌。糧草有
 虛耗。道羅之患。請用交子法。使其數與見錢相當。可濟緩急。詔以皮公弼熊本。宋迪分領其
 事。趙瞻制置。又以內藏錢二百萬緡假三司。道市易吏行四路。請買鹽引。仍令奏願永興鹽
 鈔歲以百八十萬為額。八年。中書奏陝西鹽鈔利害及立法八事。大抵謂買鈔本錢有限。而
 出鈔過多。買不盡。則鈔賤。而糧貴。故出鈔不可無限。然商人欲變易見錢。而官不為買。即為
 棄井所抑。則鈔益賤。而邊境有急。鈔未易出。故當置場以市價平之。今當定買兩路寶
 寶鹽二百二十萬緡。以常用鈔數立額。永興路八十一萬五千。秦鳳路一百三十八萬五千。
 熙寧路五十三萬七千。永興軍道官寶鈔歲支轉運司錢十萬緡。買西鹽鈔。又用市易務除
 請法。募人除鈔變易。即民間鈔多而滯。則送解池。毀之。詔從其請。然有司給鈔溢額。猶視其
 故。九年。乃詔御史劾陝西官吏止三司額外出鈔。十年。三司言鹽法之弊。由熙寧鈔溢額。故

價賤而芻糧貴。又東西。南三路通商。郡邑權賣官鹽。故商旅不行。今鹽法當改。官當罷。請
 先收舊鈔印識之舊鹽。行加納之法。官盡買舊鈔。其已出鹽。約期聽商人自言。準新價增之。
 印鹽席給符驗。東南舊法。鹽鈔席錢三千五百。西鹽鈔席錢二千五百。西鹽席加三
 商人鈔。書之。乃許賣。已請鹽。立限告賞。聽商人自陳。東南鹽席加錢二千五百。西鹽席加三
 千。為易舊符。立期令賣。罷兩處禁權官賣提舉司。賣鹽並用新價錢承買舊鈔。商人願對行
 算。請者聽官為印識。如法應通商地各舉官一員。其鹽席限十日。自言乃令加納錢為印識。
 給新引。聽以舊鈔當加納錢。皆行之。而別定官賣鹽地。市司以買鹽。亦加納錢。舊制。河南
 北曹濮以西。秦鳳以東。皆食解鹽。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權。熙寧中。市易司始權開封
 曹濮等州。八年。大理寺丞張景溫提舉出賣解鹽。於是開封府界陽武。酸棗。封丘。考城。東明
 白馬。中牟。陳留。長垣。柘城。韋城。曹濟。濮。懷。濟。單。解州。河中府。等州。縣。皆官自賣。未幾。復用商
 人議。以唐都。襄。均。房。商。蔡。鄧。隨。金。晉。絳。絳。陳。許。汝。穎。隰。州。西。京。信。陽。軍。通。商。畿。縣。及。濟。曹。濮。
 懷。衛。濟。單。解。州。等。州。中。府。南。京。河。陽。合。提。舉。解。鹽。司。運。鹽。貨。器。仍。詔。三。司。講。求。利。害。鹽。價
 既。增。民。不。肯。買。乃。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買。實。私。鹽。聽。人。告。重。給。賞。以。犯。人
 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賦。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
 緡。有。餘。商。不。入。眾。遂。逃。隱。失。備。召。陝。西。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公。弼。極。言。官。賣。不。便。沈。括。為。三。司
 使。不。能。奪。王安石。主。景。溫。括。希。安。石。意。言。通。商。歲。失。官。賣。緡。錢。二十。餘。萬。安。石。去。位。括。在。三
 司。乃。言。官。賣。當。罷。於是。河。陽。同。華。解。州。河。中。陝。西。陳。留。雍。丘。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鄴。陵。扶。溝。
 太。康。咸。平。新。鄭。聽。通。商。其。入。不。及。官。賣。者。官。復。自。賣。濱。濟。濟。單。曹。濟。州。南。京。陽。武。酸。棗。封。丘。
 考。城。東。明。白。馬。長。垣。柘。城。韋。城。九。縣。官。賣。如。故。詔。商。鹽。入。京。悉。賣。之。市。易。務。每。席。毋。得。減。十
 民。鹽。皆。買。之。市。易。務。私。與。商。人。為。市。許。告。沒。其。鹽。皮。公。弼。鹽。法。酌。前。後。兩。池。所。支。鹽。數。歲。以
 三。百。三。十。萬。緡。為。額。又。令。京。師。置。七。場。買。東。南。鹽。鈔。市。易。務。計。為。錢。五。十。九。萬。三。千。餘。緡。三
 司。闕。錢。請。願。還。其。鈔。今。賣。之。於。西。買。者。其。三。給。錢。其。七。準。沿。邊。鹽。價。給。新。引。庶。得。民。開。舊。鈔。
 而。新。引。易。於。變。易。詔。用。其。議。公。弼。請。復。范。祥。舊。法。平。市。價。詔。假。三。司。錢。三。十。萬。緡。市。鈔。於。京
 師。先。是。解。鹽。分。東。西。西。鹽。賣。有。分。域。又。並。邊。州。軍。市。務。給。鈔。過。多。故。鈔。及。鹽。甚。賤。官。價。自
 分。為。二。於是。增。西。鹽。價。比。東。鹽。以。平。鈔。法。歲。約。增。十二。萬。緡。毋。復。分。東。西。悉。廢。西。鹽。約。東。解
 池。鹽。鈔。舊。以。二。百。二十。萬。緡。為。額。轉。運。使。皮。公。弼。請。增。十。萬。以。助。邊。糴。至。是。又。為。二。百。四。十
 二。萬。商人。已。請。西。鹽。令。加。納。錢。使。與。新。法。價。平。元。豐。三。年。三。司。舉。張。景。溫。賣。解。鹽。息。羨。進。官
 賜。帛。明年。權。陝。西。轉。運。使。李。稷。言。自。新。法。未。行。鈔。之。貴。賤。視。有。司。出。之。多。寡。新。法。已。後。鈔。有
 定。數。起。熙。寧。十。年。冬。盡。元。豐。三。年。通。印。給。一。百。七。十。七。萬。餘。席。而。鹽。池。所。出。錢。一。百。一。十。七
 萬。五。千。餘。緡。餘。鈔。五。十。九。萬。有。餘。流。布。官。司。其。勢。不。得。不。賤。遂。下。三。司。住。給。五。年。戶。部。猶。以
 鈔。多。難。售。歲。給。陝。西。軍。儲。鈔。二。百。萬。裁。其。半。然。鈔。多。卒。不。能。平。價。元。祐。元。年。戶。部。及。制。置。解
 鹽。司。議。延。慶。消。環。環。鎮。戎。保安。德。順。等。八。州。軍。皆。官。自。賣。以。萬。五。千。五。百。席。為。額。聽。商。旅。入
 納。於。八。州。軍。折。博。算。給。交。引。如。范。祥。舊。法。鹽。價。錢。應。值。者。以。轉。運。司。年。額。鹽。鈔。給。之。所。屬

鹽錢以待轉運司羅買。仍舉承務郎以上一員於在京置場。以鹽鈔贖見錢而輸之都鹽院。遇給解鹽額鈔。盡歸之本司。毋更給轉運司。他司皆毋得販易。雖有專旨聽執奏。其已買鈔自本司拘之。若民間鈔少。或給本路緡錢。印上戶部請贖其鈔。詔皆從之。既而又以商人入納解鹽。減年額買鹽費錢二萬七千餘緡。增在京買鈔之本。入中解鹽並效。既而河鈔而價。隨事增損。以折漕價。滑州陽武鹽價定為錢八千二百時。陝西民多以朴硝私煉成劑。謂之倒硝。頗與解鹽相亂。紹聖三年。制置使孫路以開。詔犯者減私鹽法一等坐之。初神宗時。官賣解鹽。京西則通商。有沈希顏者為轉運使。更為權法。請假常平錢二十萬緡。自買解鹽。賈之本路民已買解鹽。盡買入官。培克牟利。商旅苦之。哲宗即位。殿中侍御史黃降劾希顏罪。元祐元年。京西始復舊制通商。然猶官賣。元符元年。乃罷之。永興軍渭州河北高陽。探陽澤等縣。如同華等六州軍官。仍自賣鹽。而禁官司於折博務買解鹽。販易規利。俄以水填解池。聽河中府解州小池鹽。同華等州私土鹽。階州石鹽。通遠軍岷州官井鹽。鬻於本路。而京東河北鹽亦通行焉。三年。詔陝西轉運副使兼制置解鹽使馬城提舉措置。催促陝西河東木樵薛嗣昌提舉開修解州鹽池。崇寧元年。解州賈瓦南北四池。修沼沼。眼拍摩布種。通得鹽百七十八萬二千七百餘斤。初解梁東有大鹽澤。綿亘百餘里。歲得億萬計。自元符初。霖潦池壞。至是乃議修復。四年。池成。凡開二千四百餘畦。百官皆賀。內侍王仲千者董其役。以課額敷溢為功。然議者謂解池。水盈尺。暴以烈日。鼓以南風。須臾成鹽。其利固博。苟欲溢額。不俟風日之便。厚灌以水。積水而成。味苦不適口。崇寧初。言事者以鈔法屢變。民疑聽惑。公家失輕重之權。商旅因往來之費。乞復舊法。謹守而力行之。無庸輕改。雖可其請。未幾蔡京建言。河北京東末鹽。客運至京及京西。袋輸官錢六千。而鹽本不及一千。施行未久。收息及二百萬緡。如通至陝西。其利必倍。請遣韓敦立等分路提舉。及鹽池已復。京仍欲舊解鹽地。客算東北末鹽。令權貨務人納見緡。無窮。以收已功。乃令解鹽新鈔。止行陝西。五年。詔鈔法用之。民信已久。飛錢裕國。其利甚大。比考前後法度。頗究利害。其別為號。驗給解鹽。換請新鈔。先以五百萬緡赴陝西河東。止給權貨。聽商旅赴權貨務換請。東南鹽鈔貼輪見緡四分者。在舊三分之上。五分者在四分之上。且帶行舊鈔。輪四分者。帶五分。輪五分者。帶六分。若不願貼輪錢者。依舊鈔價減二分。先是。患豪商擅利源。輕重之柄。率減鈔。直使並遊。羅價增高。乃裁限之。崇寧四年。以鈔價雖裁。其人中州郡。復增權貨。容持鈔算。坐牟大利。乃詔陝西舊鈔。易東南末鹽。每百緡用見錢三分。舊鈔七分。後又詔減落鈔價。論五十者。論以法。及大觀四年。張商英為相。議復通行解鹽如舊法。而東北鹽。毋得與解鹽地相亂。繼而有司議解池已復。依舊法印鈔。商旅已買東北鹽。隨處官司。期三日。盡輸官償其價。隱匿者。如私鹽法。解鹽未到。官醫所得。東北鹽解鹽。到即止。已請鈔已支者。悉毀。已支未請者。聽別議。在京仍通行。其經由州縣。鄭州中牟。開封府祥符。陽武縣。境內亦許通放。而王仲千所請。通入京西北路。陳顯蔡州信陽軍。權止之。商旅已算。請東北鹽。元指定東京未至者。止今所至州軍。批引。其已入京未貨者。都鹽院全袋拘買。許坐賣。謂買碎賣。政和元年。詔陝

西鈔依鈔面實價。輸增減者。以迄制。論未幾。復以陝西通行鹽鈔。舊雖約以銅錢六千為鈔。而然鈔貴。則入粟增多。鈔平。則入鈔減少。若限以六千。陝西唯行銷錢。是鹽鈔一席。得六千鐵錢。斛斗。深損公家。其隨時增減。聽之。二年。蔡京復用事。法仍變改。鈔不可用者。悉同敗格。六年。兩池漫生鹽。募人倍力採取。且議加賞。織生紅鹽。百官皆賀。制置解鹽使李百祿等第賞有差。七年。議復行解鹽。時童貫宣撫關河。實主之。詔解鹽地。見行東北鹽。復盡收入官。官給其直。在京於平貨。在外於市易務。皆管。如解鹽法。舊之。不自陳如末鹽法。重和元年。詔復行解鹽舊法。聽年權貨。歲虧數百萬。貫又鈔價減落。舊買不行。三省趣請盡以開。貫遂請罷領解鹽。俄而三省條奏。舊東北鹽地。客販解鹽。立限盡罷。限竟未盡者。連往解鹽地。聽者論如私鹽法。京畿京西復置官提舉。初崇寧中。以鹽各利一方。故解鹽止行本路。東南兩海利博。行於數路。既復行解鹽。商旅苦於折閱。即改如舊。慮商旅疑惑。遂詔輪諸路鈔法。更不改易。扇搖者論如法。仍倍之。靖康元年。解鹽鈔入納算。並參照熙寧元豐以前舊法。又增改解鹽及東北鹽地。即商旅。不願鹽。則用鈔面。謂錢如舊法。繼定每席鈔為八貫者。盡收入鈔面。其入納糧草者。許直赴池。請鹽。省復入京。批鈔之擾。鬻海為鹽。曰京東河北兩浙。淮南福建。廣南凡六路。其鹽鹽之地。曰亭場。民曰亭戶。或謂之鹽戶。戶有鹽丁。歲課入官受錢。或折和賦。皆無常數。兩浙又役軍士定課。鬻為諸路鹽。皆視其利之厚薄。價之贏縮。亦未嘗有一定之制。末鹽之直。斤至自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至道三年。鬻錢總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貫。其在京東曰密州濰州。一歲鬻三萬二千餘石。以給本州。及沂濰州唯登萊州。則通商。後增登州四場。舊南京及曹濮濟寧軍。鄆廣濟七州軍食池鹽。皆皆食二州鹽。官自鬻之。慶曆元年冬。以淄濰青齊沂密徐淮。隔八州軍。仍歲因薪。乃詔弛禁。聽人貿易。官收其算。而罷密登濰。聽令戶輪租錢。其後完郵皆以壞地相接。罷食池鹽。得通海鹽收算。如淄濰等州。自是諸州官不貯鹽。而百姓鬻鹽。歲皆罷給。然使輸錢如故。至和中。始詔百姓輸錢以十分為率。聽減三分。元豐三年。京東轉運副使李察言。南京濟寧曹單行解鹽。除十有二州行海鹽。請用今稅法。置買賣鹽場。其法。盡隨戶所鬻鹽。而官自賣。重禁私為市者。歲收錢二十七萬三千餘緡。而息幾半之。吳居厚為轉運判官。承察後。治鹽法。利入益多。六年。較本路及河北買賣鹽。場自改法。抵今一年有半。得息錢三十六萬緡。察居厚皆進官。加賜居厚三品服。詔運寶鹽錢儲之北京。令河北都轉運使。奏周輔判官李南公。受法于居厚。行之河北。其在河北曰濱州場。一歲鬻二萬一千餘石。以給本州。棣州雜支并京東之青淄齊州。若大名真定府。貝冀相衛。邢洺深趙。滑德博濱。棣新定。保誠。莫雄。朔州。德河。通利。永靜。乾寧。定遠。保定。廣信。永定。安肅。軍則通商。後濱州分四務。又增濱州三務。歲課九千一百四十五石。以給一路。而京東之淄青齊既通商。乃不復給。自開寶以來。河北鹽聽人貿易。官收其算。歲額為錢十五萬緡。上封者。皆請禁。惟以收遺利。余靖時為諫官。亟言。前歲軍與河北。點護勇強壯。及諸科率。數年之間。未得休息。臣嘗痛燕薊之地。陷入契丹。幾百年而民忘南顧心者。大率契丹之法。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太祖推恩河朔。故許通

商。今若權之。價必騰踊。民荷懷怨。將何及。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稅地不生五穀。惟刮鹵煎鹽以納二稅。禁之必至逃亡。鹽價若高。犯法亦衆。邊民怨望。非國之福。乞且仍舊通商。其議遂駁。慶曆六年。三司使王拱辰復建議。悉權二州鹽入官。以專其利。都轉運使魚周詢以爲不可。且言商人取鹽。與所過州縣吏交通爲弊。所算十無二三。請數州縣以十分算之。請商人至所買州軍併輸算錢。豈可得緡錢之十餘萬。三司奏用其策。仁宗曰。使人頓食貨鹽。豈朕意哉。於是三司更立權法而未下。張方平見上。問曰。河北再權鹽何也。上曰。始議立法。非再權。方平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許之。今兩稅鹽課是也。豈非再權乎。且今未權而契丹盜賊不已。若權則鹽貴。契丹之鹽益售。是爲我敵怨而使契丹獲福也。契丹鹽入益多。非用兵莫能禁。邊陲一開。所得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曰。其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之。不可自下也。上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北京。後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久之。緡錢所入益耗。皇祐中。視舊額幾亡其半。陝州錄事參軍王伯瑜監涪州鹽山務。獻議商人受鹽涪濱二州。以糶貯之。糶毋過三石三斗。爲鹽六斤。除三斗爲耗。勿算。餘算其半。予券爲驗。州縣驗券縱之。聽至所買州軍。併輸算錢。即所貯過數。予及受者皆罰。商人私挾他鹽。并沒其質。時知涪州田京與伯瑜合議。上聞。詔試行之。踰年。該課增三萬餘緡。遂以爲定制。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又請權河北鹽。詔提舉河北京東鹽稅周革入議。將施行焉。文彦博論其不便。乃詔仍舊。

考證

食貨志下三京湖二十一州。京字疑是判字之誤。每歲歲種鹽千席。○下歲字衍。解州賈瓦南北四池。修沼畦眼。拍摩布種。○通考。瓦作考摩作摩。是鹽鈔一席得六千鐵錢斛斗矣。○斛斗二字疑衍。

宋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下四 (鹽中)

元豐七年。知涪州趙瞻。請自大名府。漕恩信安。雄霸。莫。冀。等州。盡權賣以增其利。錢半歲獲息錢十有六萬七千緡。哲宗即位。監察御史王巖叟言。河北二年以來。新行鹽法。所在價增一倍。既奪商賈之利。又增居民之價。以爲息聞。資家至以鹽比糶。伏惟河朔天下根本。祖宗推此爲惠。願陛下不以損民爲利。而以益民爲利。復鹽法如故。以爲河北數百萬生靈無窮之賜。會河北轉運使范子奇奏。鹽稅欲收以十分。遺滲商度。嚴更復言。臣在河北。亦知商賈有自謝於官。乞罷權買。願輸倍稅。主計者但知於商賈倍得稅緡以爲利。不知商賈將於民間復增價以爲害也。慶曆六年。曾不行三司權買之法。又不從轉運司增稅之請。仁宗直諫。朕慮河北軍民。驟食貨鹽。可令依舊。是時計歲增稅六十萬緡。仁宗豈不知爲公家之利。意謂藏之官。不若藏之民。今陛下即位之始。宜法仁宗之意。不宜以小利失人心也。明

年。遂罷河北權法。仍舊通商。六年。提舉河北鹽稅司。請令商賈販鹽。於場務輸稅。以及等戶保任。給小引。量道里爲限。即非官監。販店。聽以使買之。鹽稅舊額五分者。增爲七分。則鹽稅蓋已行焉。紹聖中。河北官復賣鹽。權昭如京東法。元符三年。崇儀使林豫言。河北權鹽。未必敷前日稅額。且契丹鹽益售。慮啓邊釁。明年。給事中上官均。亦以爲言。皆不果行。宣和元年。京畿四輔及涪州。河陽所產。鹹地。悉墾爲田。革盜刮煎鹽之弊。知河陽王序。以勸誘推賞。三年。大改鹽法。舊稅鹽並易爲鈔鹽。凡未賣稅鹽鈔引。及已算算。或到倉已投。暨未投者。並赴權貨務。改給新法鈔引。許通販。已請舊法稅鹽貨賣者。自陳更買新鈔帶賣。已請鈔引。毋得帶支。初。茶鹽用換鈔對帶之法。民皆病。然河北猶未及也。至是。併河北東行之。其在兩浙。日杭州。歲鬻七萬七千餘石。明州。昌國。東西兩監。二十萬一千餘石。秀州。場。二十萬八千餘石。温州。天。富。南北監。密。鷗。永。嘉。二。場。七萬四千餘石。台州。黃。巖。監。一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及越。處。衢。婺。州。天。聖。中。抗。秀。溫。台。明。各。監。一。溫。州。又。領。場。三。而。一。路。歲。課。視。舊。減。六。萬八千石。以給本路。及江東之欽。州。慶。曆。初。制。置。司。官。比。年。河。流。淺。涸。漕。運。艱。阻。所。費。益。甚。請量。增。江。淮。兩。浙。荆。湖。六。路。鹽。課。錢。下。三。司。議。三。司。奏。荆。湖。已。曾。增。錢。餘。四。路。三。十八。州。軍。請斤。增。二。錢。或。四。錢。詔。俟。河。流。通。運。復。故。既。而。江。州。置。轉。運。般。倉。益。置。漕。船。及。儲。容。舟。以。運。制置。司。因。請。六。路。五。十一。州。軍。斤。增。五。錢。民。苦。官。鹽。估。高。無。以。爲。食。諸。路。皆。言。其。不。便。久。之。韓絳。安。撫。江。南。還。亦。極。言。之。其。後。兩。浙。轉。運。使。沈。立。李。肅。之。奏。本。路。鹽。課。緡。錢。七。十九。萬。嘉祐。三。年。緡。及。五。十三。萬。而。一。歲。之。內。私。販。坐。罪。者。三。千。九。十。九。人。弊。在。於。官。鹽。估。高。故。私。販不止。而。官。課。益。虧。請。裁。官。估。罷。鹽。綱。令。鋪。戶。衙。前。自。趨。山。場。取。鹽。如。此。則。鹽。善。而。估。平。人。不肯。禁。私。售。官。課。必。溢。發。運。司。難。之。立。肅。之。固。請。試。用。其。法。二。三。年。可。見。利。害。詔。可。立。嘗。論東。鹽。利。害。條。亭。戶。倉。場。漕。運。之。弊。謂。愛。恤。亭。戶。使。不。至。困。窮。休。息。漕。卒。使。有。以。爲。生。防。制。倉塹。使。不。爲。捨。克。率。數。絕。私。販。減。官。估。果。能。行。此。五。者。歲。可。增。緡。錢。一。二。百。萬。集。鹽。策。二十。卷以。進。其。言。亭。戶。困。乏。尤。甚。然。自。皇。祐。以。來。屢。下。詔。書。輒。及。之。命。給。亭。戶。官。本。皆。以。質。錢。其。售額。外。鹽。者。給。粟。捐。衣。糧。亭。戶。道。歲。課。久。不。能。輸。者。悉。蠲。之。所以。存。恤。之。意。甚。厚。而。有。司。罕。有承。順。焉。熙。寧。以。來。抗。秀。溫。台。明。五。州。共。領。監。六。場。十。有。四。然。鹽。價。苦。高。私。販。者。衆。轉。爲。盜。賊課。額。大。失。二。年。有。萬。奇。者。獻。言。欲。復。兩。浙。鹽。而。與。民。乃。遣。奇。從。發。運。使。薛。向。詢。度。利。害。神。宗以。問。王。安。石。對。曰。趙。抃。言。衢。州。撲。鹽。所。收。課。敵。兩。浙。路。拊。但。見。衢。湖。可。撲。不。知。衢。鹽。侵。隣。信湖。鹽。侵。廣。德。昇。州。故。課。可。增。如。蘇。常。則。難。比。衢。湖。今。宜。制。置。煎。鹽。亭。戶。及。差。鹽。地。令。督。捕。私販。般。運。以。時。嚴。察。押。和。則。鹽。法。自。舉。毋。事。改。制。五。年。以。虛。乘。權。發。還。兩。浙。提。點。刑。獄。仍。專。提舉。鹽。事。乘。前。與。著。作。佐。郎。曾。默。行。淮。南。兩。浙。詢。究。利。害。異。時。隨。戶。鹽。與。官。爲。市。鹽。場。不。時償。其。直。運。戶。益。困。乘。先。諸。儲。發。運。司。錢。及。雜。錢。百。萬。緡。以。待。償。而。諸。場。皆。定。分。數。錢。糖。縣。楊村。場。上。接。睦。歙。等。州。與。越。州。錢。清。場。等。水。勢。稍。淺。以。六。分。爲。額。楊。村。下。接。仁。和。之。湯。村。爲。七分。鹽。官。場。爲。八。分。並。海。而。東。爲。越。州。餘。姚。縣。石。堰。場。明。州。慈。溪。縣。鳴。鶴。場。皆。九。分。至。岱。山。昌國。又。東。南。爲。溫。州。雙。穗。兩。天。富。北。天。富。場。爲。十。分。查。其。分。數。約。得。鹽。多。寡。而。爲。之。節。自。岱。山

以及二天富煉以海水所得為最多。由鳴鶴西南及湯村。則和嶽淋雨。十得六七。鹽官湯村用鐵盤。故鹽色青白。楊村及錢清場織竹為盤。塗以石灰。故色少黃。石堰以東。近海水鹹。故雖用竹盤。而鹽色尤白。乘因定伏火盤數。以絕私煎。自三甕至十甕為一甲。而甕地什伍其民。以相觀察。及募酒坊戶。願占課額。取鹽於官。實之。月以錢輸官。毋得越所轄地。而又嚴捕盜販者。罪不至配。雖杖者。皆同妻子。遷五百里。仍益開封府界。京東兵各五百人。防捕。時惟抗越湖三州。格新法不行。發運司劾奏。請治王安石為神宗宗。捕鹽法急。可以止刑。久之。乃詔兩浙提舉鹽事司。諸州虧課者。未得逮劾。以增虧。及違法輕重。分三等。以開七年。以盧秉鹽課雖增。刑獄寔繁。慮無辜即罪者。徒其職。淮南。以江東漕臣張觀代之。且體蚤其事。觀言。乘在事。越州監催鹽。信至。有母殺子者。詔勅其罪。然竟免。仍以增課。擢太常博士。升一資。歲餘。三司言。兩浙漕司寬地。鹽息大虧。命著作佐郎翁仲通更議措置。元祐初。言者論。乘推行浙西鹽法。務誅剝。以增課。所配流者。至一萬二千餘人。乘坐降職。兩浙鹽亭戶計丁輪鑿。運糶滋廣。二年。詔獨之後。更積負無以償。元符初。察訪使以狀聞。有司乃以朝旨不行。右正言鄒浩。皆疏其害。明州鳴鶴場。鹽課弗登。撥歸越州。宣和元州。樓異為明州。詔仍舊。且於接近台州。給舊鹽五七萬。詔曰。明州鹽場三。昨以施置不善。以鳴鶴一場。隸越。容始編後。猶有二場。積鹽以百萬計。未見功緒。此而不圖。東欲取於越。西欲取於台。改令害法。動搖衆情。令狀折以聞。其在淮南。曰。楚州鹽。歲鬻四十一萬七千餘石。通州鹽。利監四十八萬九千餘石。泰州海陵監。如皋倉小海場。六十五萬六千餘石。各給本州。及淮南之廣和舒蕪黃州。無為軍。江南之江寧府。宜洪袁吉筠江池。太平院信。欽州。廣德。臨江。軍兩浙之常潤。湖。睦州。荆湖之江陵府。安復。鼎。岳。鄂。衡。永。州。漢陽。軍。海州。板浦。惠。澤。濬。要。三。場。歲鬻四十七萬七千餘石。漕水軍海口。場。十一萬五千餘石。各給本州。軍。及京東之徐州。淮南之光。泗。濉。州。兩浙之杭。蘇。湖。常。潤。州。江。陰。軍。天。聖。中。通。楚。州。場。各。七。泰。州。場。八。海。州。場。二。漕。水。軍。場。一。歲。鬻。視。舊。減。六。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餘。石。以。給。本。路。及。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四。路。舊。并。給。兩。浙。路。天。聖。七。年。始。罷。凡。鹽。之。入。置。倉。以。受。之。通。楚。州。各。一。泰。州。三。以。受。三。州。鹽。又。置。轉。般。倉。二。一。於。京。州。以。受。通。泰。楚。五。倉。鹽。一。於。漕。水。軍。以。受。海。州。漕。水。鹽。江。南。荆。湖。歲。漕。米。至。淮。南。受。鹽。以。歸。東。南。鹽。利。視。天。下。為。最。厚。鹽。之。入。官。淮。南。兩。浙。之。溫。台。明。斤。為。錢。四。抗。秀。為。錢。六。廣。南。為。錢。五。其。出。視。去。鹽。道。里。遠。近。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咸。平。四。年。祕。書。丞。直。史。館。孫。冕。請。令。江。南。荆。湖。通。商。鹽。緣。邊。折。中。糧。草。在。京。入。納。金。銀。錢。帛。則。公。私。皆。便。為。利。實。多。設。慮。淮。南。因。江。南。荆。湖。通。商。或。至。年。額。稍。虧。則。國。家。折。中。糧。草。足。贖。邊。兵。中。納。金。銀。實。之。官。庫。且。免。和。顧。車。乘。差。擾。民。戶。冒。寒。涉。遠。借。如。荆。湖。運。錢。萬。貫。淮。南。運。米。千。石。以。地。里。脚。力。送。至。邊。則。官。費。民。勞。何。啻。數。倍。詔。吏。部。侍郎。陳。恕。等。議。恕。等。謂。江。湖。官。賣。鹽。蓋。近。海。之。地。欲。息。犯。禁。之。人。今。若。通。商。住。官。官。立。立。之。一。年。課。額。冕。議。遂。寢。至。天。禧。初。始。募。人。入。緡。錢。粟。帛。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乾。興。元。年。入。錢。貨。京。師。總。為。緡。錢。一。百。十。四。萬。會。通。泰。鹽。監。所。在。貯。積。無。幾。因。滯。入。粟。帛。第。令。入。錢。久。之。積。鹽。復。多。明。

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荆湖。則更舟車。侵盜販。從而難以沙土。涉道愈遠。雜糶殆不可食。吏卒坐糜管徒配相繼。而莫能止。此歲運河淺。漕艘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苦覆。以損耗。又浮戶輪鑿。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戶貧困。往往起為盜賊。其害如此。願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鹽一石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錢三十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靡費風水。覆滿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時漕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利也。時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疏通鹽利為言。即詔知制誥丁度等。與三司使江准制置使同議。皆謂聽通商。恐私販肆行。侵盜縣官。請救制置司。益漕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復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在通泰海真揚漕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城。餘州聽縣緡。毋至鄉村。其入錢京師者。增鹽予之。并勅轉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戶。詔皆施行。景祐二年。諸路博易無利。遂罷。而入錢京師。如故。康定元年。詔商人入易粟。陝西。並邊。願受東南鹽者。加數與之。會河北殺賊。三司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亦以鹽代京師所給緡錢。糧二十萬石止。慶曆二年。又詔入中。陝東。河東。者。持券至京師。償以錢及金帛。各半之。不願受金帛者。予茶鹽香藥。惟其所欲。而東南鹽。利厚。商旅皆願得鹽。八年。河北行四說法。鹽居其一。而並邊。芻粟。皆有虛估。騰踊至數倍。券至京師。反為蓄賣所抑。鹽百八斤。舊售錢十萬。至是六萬。商人以賤估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乏。皇祐二年。復入錢京師。法視舊錢數稍增。予鹽。而並邊。入中。先得券。受鹽者。河東。陝西。入易粟。直錢十萬。止給鹽直七萬。河北。又損為六萬五千。其令入錢十萬於京師。聽聽兼給。謂之對貼。自是入錢京師。稍復故初。天聖九年。三司請。檢貨務。入錢。售東南鹽。以百八十萬三千緡為額。後增至四百萬緡。嘉祐中。諸路漕運不足。檢貨務課益不登。於是即發運司。置官專領運鹽公事。治平中。京師入緡錢二百二十七萬。而淮南兩浙。福建。江。南。荆。湖。廣。南。六。路。歲。售。緡。錢。皇。祐。中。二。百。七。十。三。萬。治。平。中。三。百。二。十。九。萬。江。湖。運。鹽。既。難。官。估。復。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並。海。民。以。魚。鹽。為。業。用。工。省。而。得。利。厚。緣。是。不。逞。無。賴。盜。販。者。衆。捕。之。愈。則。起。為。盜。賊。江。淮。間。雖。衣。冠。士。人。狙。於。厚。利。或。以。販。鹽。為。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纒。畢。但。數。十。百。為。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人。殺。婦。女。與。巡。捕。吏。卒。鬪。格。至。殺。傷。吏。卒。則。起。為。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歲。月。浸。多。而。州。官。聽。鹽。錢。及。百。萬。斤。鹽。屠。中。廣。東。轉。運。使。李。敷。王。麟。請。運。廣。州。鹽。於。南。雄。州。以。給。虔。吉。未。報。即。運。四。百。餘。萬。斤。於。南。雄。而。江。西。轉。運。司。不。以。為。便。不。往。取。後。三。司。戶。部。判。官。周。洪。等。八。人。復。請。運。廣。鹽。入。虔。州。江。西。亦。請。自。具。本。錢。取。之。詔。尚。書。屯。田。員。外。郎。施。元。長。等。會。議。皆。謂。如。洪。等。議。而。發。運。使。許。元。以。為。不。可。遂。止。嘉。祐。以。來。或。請。商。販。廣。南。鹽。入。虔。汀。所。過。州。縣。收。算。或。請。放。虔。汀。漳。潮。循。梅。惠。七。州。鹽。通。商。或。謂。第。歲。運。

淮南鹽七百萬斤至度。二百萬斤至汀。民間足鹽。寇盜自息。或請官自置銷役兵卒。運廣南福建鹽至度汀州。論者不一。先督遣職方員外郎黃炳乘傳命所屬監司及知州通判請謂度州食淮南鹽已久。不可改。第損近歲所增官估斤錢四十。以十縣五等戶夏秋稅率百錢。令釋鹽二斤。隨夏稅入錢償官。繼命提點錢沈扶視視可。扶等請選江西漕船園為十綱。以三班使臣部之。直取通泰楚都倉鹽。請用炳等策。然歲增額六十餘萬斤。江西提點刑獄蔡挺制置鹽事。乃令民首納私藏兵械。給巡捕吏卒。而販黃魚鮑。挾鹽不及二十斤。徒不及五人。不以甲兵自隨者。止輸算。勿捕。淮南既固新綱。漕鹽提增為十二綱。綱二十五艘。運抵至州。適發輸官有餘。以昇漕舟吏卒。官復以半價取之。是減侵盜之弊。鹽差善。又損贖價。歲課視舊增至三百餘萬斤。乃罷炳等。所率釋鹽錢。異時汀州人欲販鹽。輒先伐鼓山谷中。召隨從者。與期日。率常得數十百人。已上。與俱行。至是州縣督責者。保。有伐鼓者。輒捕送盜。販者稍畏。繼朝廷以挺為能。留之江西。積數年。乃徙久之。江西鹽皆因綱運。致如度州焉。初。荆湖亦病鹽。且歲漕常不足。治平二年。綱及二十五萬餘石。三年。撥淮西二十四綱。及併容舟載鹽以往。是歲。運及四十萬石。四年。至五十三萬餘石。慶曆初。判戶部勾院王琪言。天禧初。嘗以荆湖鹽估高。詔斤減三錢。或二錢。自後利入寢損。請復舊估。可。歲增緡錢四萬。許之。治平中。淮南轉運使李復圭。張芻。蘇頌。三司度支判官韓縝。相繼請減淮南鹽價。然卒不果。行。熙寧初。江西鹽課不登。三年。提點刑獄張誦言。度州官鹽。南濕難。輕。不及斤。而價至四十七錢。嶺南盜販入度。以斤半當一斤。純白不雜。賣錢二十。以故度人盡食嶺南鹽。乃請稍減度鹽價。更擇壯舟園為十綱。以使臣部。後蔡挺以發江道險。議令鹽船三歲一易。仍以鹽純雜增虧為綱。官舟人殿最。鹽課遂敷。盜販止。自挺去。法十廢五六。請復之。便。詔從之。仍定歲運淮鹽十二綱。至度州。及章惇。蔡劬。湖南符本路提點刑獄朱初平。措置般運。廣鹽添額出賣。然未及行。元豐三年。惇既參政。有鄉賣者。邪險。銳進。素為惇所喜。迎合惇意。推倣湖南之法。乞運廣鹽於江西。即遣蔡周輔往江西相度。周輔承望惇意。奏言。度州運路險遠。淮鹽至者不能多。人苦淡食。廣東鹽不得輒通。盜販公行。淮鹽官以九錢致一斤。若運廣鹽。盡會其費。減淮鹽一錢。而其鹽更善。運路無阻。請罷運淮鹽。通般廣鹽一千萬斤於江西。度州南安軍。復均淮鹽六百一十六萬斤於洪吉筠。袁撫。臨江。建昌。興國軍。以捕舊額。詔周輔立法以聞。周輔具鹽法并總目條上。大率峻制於民。民被其害。舊江西鹽場許民買。周輔悉禁於官賣之。遂以周輔通領。舉江西廣東鹽事。即司農寺置局。四年。周輔改漕河北。明年。提舉常平劉誼言。道途海。以賣鹽為患。詔江東提點刑獄範詢。體量。未報。誼坐言役法等事。罷。及詢奏。至但以州縣違法。塞詔。竟無更張。未幾。周輔奏。度州南安軍推行鹽法。方半年。已收息十四萬緡。自以為功。詔命發運副使李璠。體訪利害。璠知周輔方被獎用。止謂鹽法宜變通而已。不敢斥言其害。六年。周輔為戶部侍郎。復奏湖南郴州道州隣接詔運。可以通運。廣鹽數百萬。却均。舊賣淮鹽於潭衡永全邵等州。並準江西廣東見法。仍舉鄭寬初議。都全道三州亦賣廣鹽。詔委提舉常平張士澄。轉運判官陳德。措置明年。士澄

等具條約來上。詔施行之。額利增加。一方。然於時。淮西亦推行周輔鹽法。發運使蔣之奇。奏立知州通判鹽事官。實開下戶部。著為令。紹聖三年。發運司言。淮南亭戶貧。官賦本錢六十四萬緡。皆倚辦諸路。以故不時至民。無所得錢。必舉借稱之息。欲以羅本錢十萬緡給之。不足。界以憑由。即欲質於官。與憑之七。而錫其息。鹽本集。復給其三分。憑由毀棄。崇寧元年。蔡京議更鹽法。乃言。東南鹽本或闕。滯於客販。請增給度。及給封榜坊錢。通三十萬緡。并列七條。一。許客用私船運。仍嚴立山。臨。至夾帶私鹽之禁。二。鹽場官吏。舉。不平。或支鹽失倫。次者。論以徒。三。鹽商所。官。司。場。務。壞。賄。津。渡。等。輒。加。苛。留。者。如。上。法。四。禁。命。吏。廢。家。資。士。胥。吏。為。買。賈。請。鹽。五。議。許。亭。戶。六。鹽。價。大。低。者。議。增。之。七。令。措。置。官。博。盡。利。害。以。開。明。年。詔。鹽。舟。力。勝。錢。勿。輸。用。絕。阻。遏。且。許。舟。行。越。次。取。疾。官。綱。等。舟。輒。攔。阻。者。坐。之。遂。變。鈔。法。置。買。鈔。所。於。棧。貨。務。凡。以。鈔。至。者。並。以。末。鹽。乳。香。茶。鈔。并。東。北。一。分。及。官。告。度。牒。雜。物。等。換。給。末。鹽。鈔。換。易。五。分。餘。以。雜。物。而。舊。鈔。止。許。易。末。鹽。官。告。仍。以。十。分。率。之。止。聽。算。三。分。其。七。分。發。新。鈔。定。民。間。買。鈔。之。價。以。抑。豪。強。以。平。邊。糴。在。河。北。買。者。率。百。緡。毋。得。下。五。千。東。南。末。鹽。鈔。毋。得。下。十。千。陝。西。鹽。鈔。毋。得。下。五。千。五。百。私。減。者。坐。徒。徒。之。罪。官。吏。留。難。文。鈔。展。限。等。條。皆。備。四年。又。以。算。請。鹽。價。輕。重。不。等。載。定。六。路。鹽。價。舊。價。二。十。錢。以。上。皆。遵。增。以。十。錢。四。十。五。者。如。舊。算。請。東。南。末。鹽。願。折。以。金。銀。物。出。者。聽。其。便。而。亭。戶。貨。錢。舊。輸。息。二。分。者。錫。之。五。年。詔。算。請。不。貼。納。見。錢。以。十。分。率。之。毋。過。二。分。大。觀。元。年。乃。令。算。請。東。南。末。鹽。貼。輸。及。帶。舊。鈔。如。見。條。外。更。許。帶。日。前。貼。輸。三。分。鹽。鈔。輸。四。分。者。帶。二。分。五。分。者。帶。三。分。後。又。貼。輸。四。分。者。帶。三。分。五。分。者。帶。四。分。而。東。南。鹽。並。收。見。緡。換。請。新。鈔。者。如。四。分。五。分。法。貼。輸。其。換。請。新。鈔。及。見。錢。算。東。南。末。鹽。如。不。帶。六。等。舊。鈔。者。聽。先。給。如。止。帶。五。等。舊。鈔。其。給。鹽。之。數。在。崇。寧。四。年。十。月。前。所。帶。不。貼。輸。舊。鈔。之。上。六。等。者。謂。貼。三。貼。四。貼。五。當。十。鈔。并。河。北。公。據。免。貼。納。錢。是。也。時。鈔。法。紛。易。公。私。交。弊。四。年。侍。御。史。毛。注。言。崇。寧。以。來。鹽。法。頓。易。元。豐。舊。制。不。許。諸。路。以。官。船。運。鹽。為。轉。運。司。之。利。許。人。任。便。用。鈔。請。鹽。般。載。於。所。指。州。縣。販。易。而。出。資。州。縣。用。為。課。額。提。舉。鹽。事。司。責。重。郡。縣。以。賣。鹽。多。寡。為。官。吏。殿。最。一。有。徇。贖。養。民。不。忍。侵。克。則。指。為。沮。法。必。重。奏。劾。諫。點。州。縣。孰。不。望。風。畏。威。為。刻。虐。由。是。東。南。諸。州。每。縣。三。等。已。上。戶。俱。以。物。產。高。下。勒。鹽。數。之。多。寡。上。戶。歲。限。有。至。千。緡。第。三。等。末。戶。不。下。三。五。十。貫。籍。為。定。數。使。依。數。販。易。以。足。歲。額。稍。或。短。欠。輒。獲。隨。之。一。縣。歲。額。有。三。五。萬。緡。今。用。為。常。額。實。為。害。之。大。者。又。言。朝。廷。自。昔。諸。路。之。備。糧。儲。登。溢。其。術。非。他。惟。鈔。法。流。通。上。下。交。信。東。南。末。鹽。錢。為。河。北。之。備。東。北。鹽。為。河。東。之。備。解。地。鹽。為。陝。西。之。備。其。錢。並。積。於。京。師。隨。所。積。多。寡。給。鈔。於。三。路。如。河。北。糧。草。鈔。至。京。並。支。見。錢。號。飛。鈔。法。河。東。三。路。至。京。半。支。見。錢。半。支。銀。緡。稍。陝。西。解。鹽。鈔。則。支。請。解。鹽。或。有。泛。給。鈔。亦。以。京。師。錢。支。給。為。錢。積。於。京。師。鈔。行。於。三。路。至。則。給。錢。不。復。滯。留。當。時。商。旅。皆。悅。爭。運。糧。草。入。於。邊。郡。商。賈。既。通。物。價。亦。平。官。司。上。下。無。有。二。價。斗。米。止。百。餘。錢。東。草。不。過。三。十。邊。境。倉。廩。所。在。盈。滿。自。崇。寧。來。鈔。法。更。人。不。敢。信。京。師。無。見。錢。之。積。而。給。鈔。數。倍。於。昔。年。鈔。至。京。師。無。錢。可。給。遂。至。鈔。直。十。不。得。一。邊。郡。無。人

入中糴買不敷。乃以銀絹見錢品搭文鈔爲糴買之直。民間中糴不復會算鈔直。惟計銀絹見錢。須至高稔糴草之價。以就虛數。致使官價幾倍於民間。斗米有至四百。東草不下百三十餘錢。軍儲不得不闕。財用不得不匱。如解鹽鈔每紙六千。今可直三千。商旅凡入東南末鹽鈔。乃以見錢四方鹽引六分。權貨務惟得七十千之入。而東南支鹽官直百千。則鹽本已暗有所損矣。臣謂鈔法不復復照。則物價無由可平。邊徼無由可積。方今大計。無急於此。尙向昔講究於嘉祐中。行之未幾。穀價遂損。邊備有餘。逮及熙豐。其法始備。比年權貨務不顧鈔法。屢變有誤。遂計惟糴貼納見錢。專買東南鹽鈔。圖增錢數。以備官糴。前鈔方行。而後鈔又復變易。特令先次支鹽。則前鈔遂爲廢紙。商人獲利。商旅怨嗟。臣願明詔執政大臣。精擇能吏。推明鈔法。無以見行爲有妨。無以既往爲不可復。如尙向之法。已效於昔者。可舉而行之。今之練政事。通鈔法。不患無人在。京三庫之積。皆四方郡縣所入。不患無備。如以三四百萬緡格留京師。隨數以給鈔引。使鈔至給錢。不復還阻。上下交信。則人以鈔引爲輕。資轉相貿易。或支請多。惟轉運就給東南末鹽鈔。或度牒之類。如東南末鹽鈔。或度牒。勅牒。唯許以鈔引就給。餘並令在京。以見錢入易。格留以爲鈔引之資。亦計之得者。若舊出文鈔。亦當體究立法。量爲分數。支鹽債之。自昔立法之難。非特造始修復。既廢亦爲非易。欲與經久之利。則目前微害。宜亦可畧。惟詳酌可否施行之。未幾。張商英爲相。乃議變通損益。復熙豐之舊。令內府錢別榜一千五百萬緡。條悉移用。以革錢鈔物三等偏重之弊。陝西給鈔五百萬緡。江淮發運司給見錢文據。或截兌上供錢三百萬緡。以左司員外郎張察措置。置東南鹽事。提舉江西常平張根管幹運淮鹽於江西。罷提舉鹽香諸路鹽事。各歸提刑司。議定五等舊鈔。商旅已換請新鈔。及見錢鈔。不對帶。先給東南末鹽諸路貨易。仍下淮浙鹽場。以鹽十分率之。格留五分。以待支發官綱。備三路商旅轉運。餘五分。以待算請新鈔。及見錢鈔。與不帶舊鈔。當先給者。於是推行舊法。以商旅五色舊鈔。若用換請新鈔。對帶。方許支鹽。慮伺候歲月。欲給無由。乃立增納之法。貼三鈔許於權貨務。更貼見錢七分。貼四鈔更貼六分。貼五鈔更貼七分。河北見錢文據。貼五分。算請。有司議三路鈔法。如熙豐舊法。全仰東南末鹽爲本。若許將舊鈔貼納。算請。正與推行三路熙豐鈔法。相戾。即不令貼納。算請。又鈔無所歸。議將河北見錢文據。減增納二分。除各減二分。以告救減度牒香藥雜物。東南鹽算請給債。帝詔。東南六路。元豐年額賣鹽錢。以緡計之。諸路各不下數十萬。自行鈔鹽。漕計窘匱。以江西言之。和豫實欠民價不少。何以副仁民愛物之意。令東南諸路轉運。司協力措置。般運。政和元年。詔商旅願依照熙豐法。轉運者。許先次用三路新鈔。算請。往他處定價。給賣。優存兩浙亭戶。額外中鹽斤增價三分。已而張察均定鹽價。視熙豐斤增二錢。詔從其說。仍斤增一錢。議者謂異時。鹽商於權貨務。入納轉運。惟視東南諸郡。積鹽多寡。鹽多則請鈔者衆。所入亦倍其闕。鹽地。客不肯住。在元豐時。遠地須預備二年或三年。次遠一年。至二年。最近亦半年及一年。謂之準備鹽。而後鈔法乃通。紹興間。遂用舊制。廣有準備。故均價之後。課利增倍。謂宜嚴責轉運。司般運準備鹽外。更及元豐準備之數。則鈔法始通。課利且羨。亭戶

煎鹽官爲買納。比舊既增矣。止用元豐舊價。自可況用新價。而有本錢復加借貸。何慮不均。若斤更增一錢。虛費亦大。詔施行之。六路通置提舉鹽事官。置司於揚州。未幾罷。議者復謂客人在京。權貨務買東南末鹽者。其法有二。一曰見錢入納。二曰鈔而轉運。今既許三路文鈔。得以轉運。若更舊制。許以見錢入納。則客旅之錢。當入於權貨。而不入於兼井。見錢留於京師。客旅走於東南。詔採用焉。又有謂舊法。總以物貨及官錢鈔引抵當。所以扶持鈔價。不大減損。昨禁之非是。其舊轉運。鹽鈔。販至東南。轉運司。乃專以見錢爲務。致多壅闕。於是復鈔引抵當。一如其舊。末鹽以十分率之。限以八分給末鈔。二分許見錢。後又增見錢爲三分。二年。江寧府廣德軍太平州。斤更增錢二。宜徵信州斤增錢三。池州南康軍斤增錢四。各以去產鹽地遠近爲差。是歲。蔡京復用事。大變鹽法。五月。罷官般賣。令商旅赴場。兩販。已般鹽。並封積。商旅赴權貨務。算請。先至者。增支鹽以示勸。前轉運已算鈔未支者。率百緡別給見錢三分。仍用新鈔。帶給舊鈔三分。已算支者。所在抄數。別給帶賣如上法。其算請悉用見錢。而給鹽。倫次以全用見錢。不帶舊鹽者爲上。帶舊鹽者次之。帶舊鈔者又次之。三路糴買文鈔。算請七分。東南末鹽者。聽對見錢支算二分。東北鹽亦如之。自餘文鈔。毋得一例對算。復置諸路提舉官。於是詔書褒美京功。然商旅終以法令不信爲疑。算請者少。乃申扇搖之令。增賞錢五百緡。三年。以商人承前。先即諸州投勾。乃請鹽於海。留滯罷之。若謂鹽大。帶斤重者。官爲秤驗。乃給錢給鈔。時法既屢變。蔡京更欲巧籠商賈之利。乃請措置十六條。裁定買官鹽價。錢以三百斤價以十千。其醫者。聽增損隨時。舊加餽脚耗。並罷客鹽。舊止船貯。改依東北鹽。用糴官袋。書之。書印及私造。貼補。並如茶籠。仍禁再用受鹽支鹽官。折而二之。受於場者。管秤盤。裝封。納於倉者。管秤視引。據合同。號簿。號二十。則以一折驗。合同。遞牒。給商人。外。東南末鹽。諸場。仍給鈔引。號簿。有欲改指別場者。並批銷號簿。及鈔引。仍用合同。遞牒。報所指處。給隨鹽引。即已支鹽。關所。指處。籍記。中路。改指者。做此。其引。繳納。限以一年。有故。展。毋得。踰。半年。限。竟。鹽。未。全。售。者。毀。引。以。見。鹽。籍。于。官。止。聽。其。處。毋。得。翻。改。大。抵。皆。視。多。法。而。多。爲。節。目。欺。奪。民。利。故。以。免。究。盜。販。私。煎。大。帶。斤。重。爲。名。而。專。用。對。帶。之。法。客。負。鈔。請。鹽。往。往。阻。不。即。界。必。對。元。數。再。買。新。鈔。方。聽。帶。給。舊。鈔。之。半。慮。令。之。不。行。也。嚴。避。免。之。禁。申。沮。壞。之。制。重。扇。搖。之。法。李。輒。比。較。務。峻。督。責。以。取。辦。四年。以。遠。地。商。販。者。稀。鹽。倉。以。地。遠。近。爲。敘。先。給。遠。者。繼。令。搭。帶。正。鹽。朔。一。月。不。買。新。鈔。沒。官。而。瀾。鹽。即。沒。納。五年。僞。造。引。者。並。依。川。錢。引。定。罪。六年。以。產。鹽。州。軍。大。商。毋。肯。止。留。其。用。小。袋。住。賣。者。聽。輸。錢。二。十。給。鈔。毋。得。輒。出。州。界。宣。和。二年。詔。六。路。封。積。舊。鹽。數。輸。億。萬。其。聽。商。販。般。販。與。淮。浙。鹽。倉。即。今。鹽。鈔。對。算。四年。權。貨。務。議。議。古。有。斗。米。斤。鹽。之。說。熙。豐。以前。米。石。不。過。六。七。百。時。鹽。價。斤。爲。錢。六。七。十。今。米。值。石。兩。千。五。百。至。三。千。而。鹽。仍。舊。六。十。崇。寧。會。定。鹽。價。買。鹽。折。算。兩。以。中。價。斤。爲。錢。四。十。今。一。斤。三。十。七。錢。虧。公。稍。多。欲。增。爲。三。十。三。入。納。而。亭。戶。所。輸。並。增。價。庶。克。自。贖。盜。販。衰。正。於是。舊。鹽。禁。住。賣。而。籍。記。貼。輸。帶。賣。之。令。復。用。焉。初。鹽。鈔。法。之。行。積。鹽。于。解。池。積。錢。于。京。師。權。貨。務。積。鈔。于。陝。西。滑。州。諸。郡。商。賈。以。物。解。至。邊。入。中。請。鈔。以。歸。物。

劑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回貨。故極利於得鈔。徑請鹽於解池。而解鹽通行地甚寬。或請錢于京師。每鈔六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輸項子等錢數十而已。以此所由州縣貿易者甚衆。崇寧間。蔡京始變法。傳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欲糶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漢要。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鄙失備。東南鹽禁加密。犯法被罪者多。民間食鹽難以灰土。解池天產。美利乃與糞壤俱積矣。大概常使見行之法。售給才通。輒復變易。名對帶法。季年又變對帶爲循環。循環者已賣鈔。未授鹽。復更鈔。已更鈔。鹽未給。復貼輪錢。凡三輪錢。始獲一直之貨。民無實更鈔。已輸錢。乾沒數十萬。一夕廢棄。朝爲豪商。夕爲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時有魏伯芻者。本省大胥。蔡京委信之。專主權貨務。政和六年。鹽課通及四千萬緡。官吏皆進秩。七年。又以課羨第賞伯芻。年餘茂選。積官通議大夫。徵徵閣待制。既而黨附王黼。京惡而黜之。伯芻非有心計。但與交引戶。開通凡商旅算請。率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納之數。務入納數多。以味人主而張虛最。初政和再更鹽法。伯芻方爲蔡京所倚信。建言朝廷所以開闢利柄。隨走商賈。不煩號令。億萬之錢。輻湊而至。御府煩索百司支費。歲用之外。沛然有餘。則權鹽之入。可謂厚矣。頃年鹽法未有一定之制。隨時變革。以便公私。防閑未定。姦弊百出。自政和立法之後。頓絕弊源。公私兼利。異時一日所收。不過二萬緡。則已託其太多。今日之納。乃常及四五萬貫。以歲計之。有一郡而容鈔錢及五十餘萬貫者。處州是也。有一州倉而容人請鹽及四十萬袋者。泰州是也。新法於今纔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萬貫。雖傳記所載。實朽錢流者。實未足爲今日道也。伏乞以通收四千萬貫之數。宣付史館。以示富國裕民之政。小人得時。馳志無所顧忌。遂至于此。于時御府用度日廣。課入欲豐。再申歲較季比之令。在職而習取。告其月日。皆毋得計折。害法者不以官廢。並處極坐。徵至於鹽袋。姦莫不有禁。州縣惟務歲增課。以避罪法。上下程督加厲。七年。乃詔改鹽法。立誓至重。抑配者多計口。敷及嬰孩。廣致下逮。隨者。使良民受弊。比屋愁嘆。悉從初令。以利百姓。三省其申嚴近制。改奉新鈔。然有司不能保守。故此較已罷而復用抄。循既免而復行。鹽課既增而復止。一蕪之價。裁爲十。既又復爲十三。民力因以擗匱。而盜賊滋焉。靖康元年。詔未降新鈔前。已給見錢公據文鈔。並給還商賈。以示大信。時鹽盡給新鈔。亦用帶實舊鹽。立限之法。言者論王黼當國。循用蔡京鹽法。改行新鈔。舊鹽貼錢對帶。方許出賣。初限兩月。再限一月。是時黼方用事。專務害民。割下益上。改易鈔法。甚於盜賊。然今不改覆車之轍。又促限止半月。反不及王黼之時。商賈豈得不怨。詔申嚴焉。南渡。淮浙亭戶官給本錢。諸州置倉。令商人買鈔五十斤爲石。六石爲袋。輸鈔錢十八千。紹興元年。詔臨安府秀州亭戶二稅。依皇祐法輸鹽。丘監官不禁。亭戶私煎。及巡捕漏泄之法。二年九月。詔淮浙鹽。令商人袋貼輪通貨錢三千。已算請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陳。如私鹽。時呂頤浩用提轄張純儀。峻更鹽法。十有一月。詔淮浙鹽。以十分爲率。四分支令降旨。符以文鈔。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後。文鈔。先是呂頤浩以對帶法不可用。令商人貼輪錢。至是復以分數。如對帶法。於是始加嚴酷矣。三年。減民間鹽錢。四年正月。詔淮浙鹽。鈔錢每袋增貼輪錢三貫。並計綱輪行在。尋

命廣鹽亦如之。九月。以入輸運綱。減所添錢。然自建炎三年改鈔法。及今所改。凡五變。而建炎舊鈔支尚未絕。乃命以先後併支。爲孝宗乾道六年。戶部侍郎葉衡奏。今日財賦。繫海之利。居其半。年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皆私販害之也。且以淮東二浙鹽出入之數言之。淮東鹽四百一十二萬。歲額鹽二百六十八萬三千餘石。去年兩務場賣淮鹽六十七萬二千三百餘袋。收錢二千一百九十六萬三千餘貫。二浙課額一百九十七萬餘石。去年兩務場賣淮鹽二十萬二千餘袋。收錢五百一十二萬二千餘貫。而鹽額乃計二千四百餘石。以鹽額論之。淮東之數多於二浙五之一。以去歲賣鹽錢數論之。淮東多於二浙三之二。及以鹽之多寡論之。兩浙反多淮東四之三。蓋二浙無非私販故也。欲望遣官分路措置。淳熙八年。詔住賣帶實積鹽。以朝廷徒有帶實之名。總所未免有措撥之弊故也。十年。先是湖北鹽商吳傳言。國家醫海之利。以三分爲率。淮東居其二。通泰楚隸。實鹽場十六。惟煎場十二。鹽四百一十二。紹興初。鹽額多止十一。爲鹽一百斤。淳熙初。亭戶得管試鹵水之法。鹽額至二十五。至三十。增舊額之半。緣此鹽場買亭戶鹽。增額鹽二十斤。至三十斤。爲浮鹽。日買鹽一萬餘。其浮鹽止以二十斤爲則。有二十萬斤。爲二千。錢一貫八百三十文。內除船脚錢二百文。有一貫六百三十文。其鹽並再中入官。爲鈔錢四百五十一萬七千五百餘。又綱取鹽一袋。并諸窠名等。及實。又多稱斤兩。亭戶僻寒。不免私賣。若朝廷嚴究。還其本錢。而後可以盡革私賣之弊。至是。詔通泰等州諸鹽場欠亭戶鹽本錢一百一十萬貫。寧宗慶元初。詔罷循環鹽。改增剩鈔名爲正支文鈔。給算與已投倉者。通理先後支散。以淮東提舉陳損之言。循環鈔多弊。故有是命。於是富商巨賈。有願爲貧民者矣。開禧二年。詔自今新鈔一袋。搭支舊鈔一袋。如新鈔多於舊鈔。或願全以新鈔支鹽。及無舊鈔。而願全買新鈔者。聽以新鈔理資次。嘉定二年。詔淮東貼輪鹽錢二分。交子。止用錢會中半。三年。詔停鈔引之家。增長舊鈔價值。發官會百貫以上。自今令到日。鹽鈔官錢袋增收會子二十貫。三務場朱印鈔。而作某年某月。新鈔俟通寶及一百萬袋。即免增收。其日前已未支鹽鈔。並爲舊鈔。期以一年。持赴倉場支鹽袋。貼輪官會一十貫。出限更不行用。此淮浙鹽之大畧也。唐乾元初。第五琦爲鹽鐵使。變鹽法。劉宴代之。當時舉天下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增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一。紹興末年。以來。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爲錢六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寶慶二年。監察御史趙至道言。夫產鹽固藉於鹽戶。鹽實賴於鹽商。故鹽戶所當存恤。鹽商所當優潤。慶元之初。歲爲錢九百九十萬八千有奇。寶慶元年。止七百四十九萬九千有奇。乃知鹽課之虧。實鹽商之無所贏利。爲今之計。莫若寬商。減征稅。庶幾慶元鹽課之盛。復見於今日矣。從之。紹定元年。以侍御史李知孝言。淮上虞餘姚海塗地。初立鹽。端平二年。都省言。淮浙歲額鹽九十七萬四千餘袋。近二三年。積虧一百餘萬袋。民食貴鹽。公私俱病。有旨三路提舉茶鹽司。各置主管文字一員。專以興復鹽額。收買散鹽爲務。歲終。尙書省課其殿最。淳祐元年。臣僚奏。南渡立國。專仰鹽鈔。紹興淳熙

邊中糧草增餉給鈔支鹽。商人得鈔千錠。售價半之。縣官陰有所亡。坐置獲利不貲。又私鹽不禁。歲課日減。今纔十萬四千餘緡。若計糧草虛估。官糶得實錢五萬餘緡。視舊虧十之八。請如解鹽例。募商人入錢請買。或官自運。糶於本路。重私販之禁。歲課且大增。並邊市糧草一用見錢。詔如所奏。官自運糶於本路。元豐元年。三司戶部副使陳安石言。永利東西監鹽。請如慶曆前商人輸錢於府。代風憲折價。寧化保德火山等州軍。本州軍給券。於東西監。請鹽以除加餉折糶之弊。仍令商人言占戶所賣地。即鹽已運至邊務者。商人買之。加運費。如是則官鹽價平。而商販通。遂行其說。用安石為河東都轉運使。安石請犯西北青白鹽者。以皇祐赦論罪。首從皆編配。又青白入河東。犯者罪至流。所歷官司不察者。罪之。四年。安石自言治鹽。歲有羨餘。及增收折州。緣地籍戶。馬城池鹽課。詔安石遷官。賞其風。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言。異時河東除食解鹽。餘仰東西永利鹽。未嘗闕。元豐三年後。前宰相蔡確兄弟等。始議增河東折州馬城池鹽。夾硯味苦。民不願買。乞下轉運司。苟無妨。即止。勿收。詔從之。四年。陳安石坐為河東轉運使。附會時論。與置鹽井。害及一路。降知鄭州。先是熙寧中。議收河東蕃部包圍鹽井。或以為非宜。王安石謂邊將。苟自以情得之。何害。請者不能奪焉。六年。詔代州寶豐年額。酌以中數。以八十五萬斤為額。部內多少均裁之。紹聖元年。河東復行官賣法。崇寧三年。以河東三路鈔無定估。本路尤賤。害於種買。罷給三路鈔。止給見錢鈔。他如河北新降鈔法。四年。詔河東永利兩監土鹽。仍官收。見解鹽之弊。商人入納算。請定往河東州軍。罷客販。東北鹽入河東者。謬非為鹽。曰益梓鹽。凡四路。益州路一監。九十八井。歲課八萬四千五百二十二石。梓州路二監。三百八十五井。十四萬一千七百八十八石。夔州路三監。二十井。八萬四千八百八十八石。利州路一百二十九井。一萬二千二百石。各以給本路大為監。小為井。監則官掌。井則土民幹。如其數輸課。聽往旁境販賣。唯不得出川。峽初。川峽承舊制。官自鬻鹽。開寶七年。詔斤減十錢。令幹鬻者有羨利。但輸十之九。太平興國三年。右拾遺郭泌上言。劍南諸州官鹽。斤為錢七十。鹽井深。鬻鹽極苦。樵薪益貴。鞏之甚艱。加之風水之虞。或至漂沒。豪民黠吏。相與為姦。賤市於官。貴鬻於民。至有斤獲錢數百。官虧歲額。民食貴鹽。望稍增。舊價為百五十文。則豪猾無以規利。民有以給食。從之。有司言。昌州歲收虛額。鹽萬八千五百餘斤。乃開寶中。知州李佩。按數以希課。最廢。諸井薪錢。歲額外。課部民鬻鹽。民不習其事。甚以為苦。至破產不能償其數。多流入他部。而積年之征。不可免。詔悉除之。其舊額二萬七千六百六十斤。如故。端拱元年七月。西川食鹽不足。許商販。階文州青白鹽。峽路井鹽。永康軍崖鹽。勿收。算。川峽諸州。自李順叛後。增屯兵。乃募人入粟。以鹽償之。景德二年。權三司使丁謂言。川峽糧儲充足。請以鹽易絲絹。詔諸州軍食及二年。近溪洞州三年者。從其請。大中祥符元年。詔瀘州南井。鹽戶。遇正至寒食。各給假三日。所收日額。仍與除放。三年。減瀘州清井。監課鹽三之一。仁宗時。成都梓潼三路。六監。與宋初同。而成都增井三十九。歲課減五萬六千五百九十七石。梓州路增井二十八。歲課減十一萬一千九百石。利州路增井十四。歲課減四百九十二石。三斗有奇。夔州路增井十五。歲課減三千一百

八十四石。各以給一路。夔州則并給諸蠻。計所入鹽。直歲輸錢五分。銀細相五分。又募人入錢貨諸州。即產鹽厚。處取鹽而施。對並邊諸州。井募人入米。康定元年。淮南提點刑獄郭維言。川峽素不產銀。而募人以銀易鹽。又鹽酒場主者。亦以銀折歲課。故販者趨京師。及陝西市銀以歸。而官得銀復。至京師。公私勞費。請聽入銀京師。榷貨務。或陝西並邊州軍。給券受鹽於川峽。或以折鹽酒課。願入錢二千。當銀一兩。詔行之。既而入銀陝西者。少。議鹽百斤。加二十斤予之。并募入中。願承永興。會西方用兵。軍食不足。又詔入蜀。樂並邊。俟有備而止。蜀粟。虛估。高鹽。直賤。商賈利之。西方既無事。猶入中如故。夔州轉運使。蔣質。以為入中十餘年。虛費鹽計。直二十餘萬緡。令陝西用池鹽之利。軍儲有備。請如初。詔許之。先是。益利鹽入最薄。故并食大。專監解池鹽。商賈轉販。給之。慶曆中。命商人入錢貨益州。以射大寧監鹽者。萬斤增小錢千緡。小錢十常大錢一。販者滋少。蜀中鹽賈。斤為小錢二千二百。知益州文彥博。以為言。詔皆復故。四路鹽課。縣官之所仰給。然非源或發。或徵。而積課如舊。任事者多務增課。為功。往往貽患。後人時方切於除民疾苦。尤以遠人為念。有司上言。輒為獨減。初。鹽課。以五分折銀細。相鹽一斤。計錢二十至三十。銀一兩。細相一。折錢六百至一千二百。後。詔以課利折金。帛者。從時。估荆湖之歸。峽二州。州二井。歲課二千八百二十石。亦各以給本州。照寧中。蜀鹽私販者。禁不能止。欲盡實私。非運解鹽以足之。議未決。神宗以問。修起居注沈括。對曰。私非既容其獲。買則不得無私。易一切實之。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此亦省刑罰。簡遺利之一端。然恐萬或。運間。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實難。若列候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費。遂疑九年。劉佐入蜀。經度茶事。管歲運解鹽十萬席。侍御史周尹。奏成都府路。素仰東川產鹽。昨轉運司商度。度。非。遂止。東鹽及附卓筒。井。失業者。眾。言利之臣。復運解鹽。道。續。運。甚艱。或。成都。鹽。補。貨。東川。鹽。賤。騙。民。冒。法。乞。東川。鹽。仍。入。成。都。勿。閉。卓。筒。井。罷。官。運。解。鹽。詔。商。販。仍。舊。管。解。鹽。依。客。商。例。禁。抑。配。於。民。未。幾。官。運。解。鹽。竟。罷。元。祐。元。年。詔。委。成。都。提。點。刑。獄。郭。彥。博。量。鹽。事。右。司。諫。蘇。轍。劾。彥。博。望。阿。附。奏。不。以。實。且。言。四。川。數。州。賣。印。州。蒲。江。井。官。鹽。斤。為。錢。百。二。十。近。歲。鹹。泉。減。耗。多。雜。沙。土。而。梓。潼。路。客。鹽。及。民。間。販。小。井。白。鹽。價。止。七。八。十。官。司。遂。至。抑。配。槩。不。念。民。朝。夕。食。此。貴。鹽。詔。遂。罷。彥。博。令。黃。廉。體。量。以。聞。上。封。事。者。言。有。司。於。稅。課。外。歲。令。井。輸。五。十。緡。謂。之。官。溪。錢。詔。付。廉。悉。蠲。之。詔。自。今。溪。有。鹽。井。輸。課。利。鹽。稅。外。毋。得。更。增。以。租。崇。寧。二。年。川。峽。利。洋。與。劍。閣。巴。綿。漢。興。元。府。等。州。並。通。行。東。北。鹽。四。年。梓。潼。夔。州。路。綿。州。大。寧。監。等。鹽。仍。舊。於。蜀。惟。禁。侵。解。鹽。地。紹。興。二。年。四。川。總。領。趙。鼎。初。變。鹽。法。倣。大。觀。法。置。合。同。場。收。引。稅。錢。大。抵。與。茶。法。相。類。而。嚴。密。過。之。斤。輸。引。錢。二。十。有。五。土。產。稅。及。增。添。約。九。錢。四。分。所。過。稅。錢。七。分。住。稅。一。錢。有。半。引。別。輸。提。勘。錢。六。十。六。其。後。又。增。貼。輸。等。錢。凡。四。川。四。千。九。百。餘。井。歲。產。鹽。約。千。餘。萬。斤。引。法。初。行。百。斤。為。一。擔。又。許。增。十。斤。勿。算。以。優。之。其。後。遞。增。至。四。百。餘。萬。緡。二。十。九。年。減。西。和。州。鹽。直。之。半。孝。宗。淳。熙。六。年。四。川。制。置。胡。元。質。總。領。程。言。推。排。四。路。鹽。井。二。千。三。百。七。十五。場。四。百。五。十。除。非。一。千。一。百。七。十四。場。一。百。五。十。依。舊。額。煎。輸。其。自。陳。或。料。決。增。額。者。非。一。百。一。十五。場。二。十四。

并今渣淘。舊非亦願入籍者四百七十九。其無鹽之井即與數除不敷而捲輸者。即與量減。共減錢引四十萬九千八百八十八道。而增收錢引十三萬七千三百四十九道。燕井戶免困重額。七年。元質又言。鹽井推排。所以增有餘。捕不足。有司務求贏餘。盈者過取。涸者略減。盡出私心。今後凡遇推排。以增補虧。不得聽已減之數。十一年。以京西轉運副使江溥言。金州帥司置場拘買商鹽。高價科賣。致商旅坐困。民食資鹽。詔金州依法聽商人從便買賣。不得置場拘催。趙開之立權法也。商人入錢請引。非戶但如額買鹽。輸土產稅而已。然鹹味有盈。月額有登。耗則以虛鈔付之。而收其算。引法由是大壞。非戶既為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重。予之。俾有增至百六十斤者。又逃絕之。許增額承認。小民利於得井。界增其額而不能售。其引息。土產之輸。無所從出。由是列楹相尋。公私病之。光宗紹熙三年。吏部尚書趙汝愚言。紹興開所議鹽法。諸井皆不立額。惟禁私販。而諸州縣鎮皆置合同場。以招商販。其鹽之斤重。遠近皆平準之。使彼此均一。而無相傾奪。貴賤以時。而為之翁張。今其法盡廢。宜下四川總所。視舊法施行。時楊輔為總計。去虛額。閉廢井。申嚴合同場法。禁斤重之躉格者。而重私販之罰。鹽直於是頓昂。輔又請罷利州東路安撫司所置鹽店六。及津渡所收鹽錢與西路興州鹽店。後總領陳暉又盡除官井所增之額。焉五年。戶部言。潼川府鹽酒為蜀重害。鹽既收其土產錢。禁賣官引。又從而征之。矧州縣額外收稅。如買酒錢。到岸錢。榷地錢之類。皆是。州於中禁成都潼川利路諸司。寧宗嘉定七年。詔四川鹽井專隸總所。既而宜撫使安丙言。防秋藉此以助軍興。乃復奪之。

茶。宋權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洪陽軍。曰無為軍。曰蕪州之蕪口。為榷貨務六。初。京城建安復州皆置務。後建安復州務廢。京城務雖存。但會給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在淮南則蕪黃蘆舒光壽六州。官自為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和。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民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總為歲課八百六十五萬餘斤。其出焉者。就本場。在江南則宜歛江池。信洪撫筠袁十州。廣德興。團。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杭州。蘇明。越。婺。處。溫。台。湖。常。衢。德。睦。十二州。荆湖則江陵府。潭。澧。鼎。岳。歸。峽。七州。荆門軍。福建則建。劍。二州。歲如山。嶺。輪。和。折。稅。總為歲課。江。南。千。二。七。萬。餘。斤。兩。浙。百。二。七。萬。九。千。餘。斤。荆。湖。二。百。四。十。七。萬。餘。斤。福。建。三。十。九。萬。三。千。餘。斤。悉。送。六。榷。貨。務。之。茶。有。二。類。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實。捲。模。中。串。之。唯。建。劍。則。既。蒸。而。研。編。竹。為。格。置。焙。室。中。最。為。精。潔。他。處。不。能。造。有。龍。鳳。石。乳。白。乳。之。類。十。二。等。以。充。歲。貢。及。邦。國。之。用。其。出。度。袁。德。池。光。歙。潭。岳。辰。澧。州。江。陵。府。與。國。臨。江。軍。有。仙。芝。玉。津。先。春。綠。芽。之。類。二。十。六。等。兩。浙。及。宜。江。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為。號。散。茶。出。淮。南。歸。州。江。南。荆。湖。有。龍。溪。兩。雨。後。之。類。十。一。等。江。浙。又。有。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為。號。者。買。臘。茶。斤。自。二。十。錢。至。一。百。九。十。錢。有。十。六。等。片。茶。大。片。自。六。十。五。錢。至。二。百。五。錢。有。五。十。五。等。散。茶。斤。自。十。六。錢。至。三。十。八。錢。五。分。有。五。十。九。等。買。臘。茶。斤。自。四。十。七。錢。至。四。百。二。十。錢。有。十。二。等。片。茶。自。十。七。錢。至。九。百。一。十。七。錢。有。

六十五等。散茶。自十五錢至一百二十一錢。有一百九十等。民之欲茶者。售於官。給其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貿易。入錢若金。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三。錫。茶。給。券。隨。所。射。與。之。願。就。東。南。入。錢。若。金。京。師。總。計。直。于。茶。如。京。師。至。道。未。嘗。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禧。未。增。四。十。五。萬。餘。貫。天。下。茶。皆。禁。唯。川。峽。廣。南。聽。民。自。買。皆。禁。其。出。境。凡。民。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其。直。論。罪。園。戶。輒。毀。敗。茶。樹。者。計。所。出。茶。論。如。法。舊。茶。園。荒。蕪。采。造。不。充。其。數。者。獨。之。當。以。茶。代。稅。而。無。茶。者。許。輸。他。物。主。吏。私。以。官。茶。買。易。及。一。貫。五。百。者。死。自。後。定。法。務。從。輕。減。太。平。興。國。二。年。主。吏。盜。官。茶。販。鬻。錢。三。貫。以。上。聽。面。送。闕。下。淳。化。三。年。論。直。十。貫。以。上。聽。面。配。本。州。牢。城。巡。防。卒。私。販。茶。依。本。條。加。一。等。論。凡。結。徒。持。杖。販。易。私。茶。遇。官。司。擒。捕。抵。拒。者。皆。死。太。平。興。國。四。年。詔。鬻。偽。茶。一。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棄。市。雍。熙。二。年。民。造。溫。棗。偽。茶。比。犯。真。茶。計。直。十。分。論。二。分。之。罪。淳。化。五。年。有。司。以。侵。損。官。課。言。加。犯。私。鹽。一。等。非。禁。法。州。縣。者。如。太。平。興。國。詔。條。論。決。茶。之。為。利。甚。博。商。賈。轉。致。於。西。北。利。管。至。數。倍。雍。熙。後。用。兵。切。於。餽。餉。多。令。商。人。入。芻。糶。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為。其。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荆。湖。給。以。茶。及。類。末。鹽。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茶。鹽。于。江。淮。淳。化。三。年。監。察。御。史。薛。映。祕。書。丞。劉。式。等。請。罷。諸。榷。務。令。商。人。就。出。茶。州。軍。官。場。算。買。既。大。省。鹽。運。又。商。人。皆。得。新。茶。詔。以。三。司。鹽。鐵。副。使。雷。有。終。為。諸。路。茶。鹽。制。置。使。左。司。諫。張。觀。與。映。祕。之。四。年。二。月。廢。八。務。江。八。務。大。減。茶。價。詔。下。商。人。願。以。江。路。回。還。非。便。有。司。又。以。損。直。虧。課。為。言。七。月。復。置。八。務。罷。制。置。使。副。至。道。初。劉。式。猶。固。執。前。議。西。京。作。坊。使。楊。允。恭。言。商。人。市。諸。州。茶。新。陳。相。糶。兩。河。陝。西。諸。州。風。土。各。有。所。宜。非。參。以。多。品。則。少。利。罷。榷。務。令。就。茶。山。買。茶。不。可。行。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說。命。宰。相。呂。端。公。等。與。式。允。恭。定。議。召。問。商。人。皆。願。如。淳。化。所。減。之。價。不。然。即。望。仍。舊。有。司。職。出。納。難。於。減。損。皆。同。允。恭。之。說。式。議。遂。寢。即。以。允。恭。為。江。南。淮。南。兩。浙。發。運。兼。制。置。茶。鹽。使。二。年。從。允。恭。等。請。禁。淮。南。十。二。州。軍。鹽。官。買。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罷。鹽。得。實。錢。茶。無。滯。積。歲。課。增。五。十。萬。八。千。餘。貫。允。恭。等。皆。被。賞。初。商。人。以。鹽。為。急。趨。者。甚。眾。及。禁。江。淮。鹽。又。增。用。茶。如。百。千。又。有。官。耗。增。十。年。場。耗。隨。所。在。饒。益。其。輪。邊。粟。者。持。交。引。詣。京。師。有。坐。賈。置。舖。隸。名。榷。貨。務。換。交。引。者。淡。之。若。行。商。則。鋪。買。為。保。任。詣。京。師。輸。稅。給。錢。南。州。給。茶。若。非。行。商。則。鋪。買。自。售。之。轉。鬻。與。茶。賈。及。南。北。和。好。罷。兵。邊。儲。稍。緩。物。價。差。減。而。交。引。虛。錢。未。改。既。以。茶。代。鹽。而。買。茶。所。入。不。補。其。給。交。引。停。積。故。商。旅。所。得。茶。指。期。於。數。年。之。外。京。師。交。引。愈。賤。至。有。裁。得。所。入。芻。粟。之。實。價。官。私。俱。無。利。是。年。定。監。買。官。虧。額。自。一。盤。以。上。罰。俸。降。差。遣。之。制。景。德。二。年。命。鹽。鐵。副。使。林。特。崇。儀。副。使。李。溥。等。就。三。司。悉。索。舊。制。詳。定。而。召。茶。商。論。議。別。為。新。法。其。於。京。師。入。金。帛。綿。絹。實。直。錢。五。十。千。者。給。百。貫。實。茶。若。須。海。州。茶。者。入。見。緡。五。十。千。河。北。緣。邊。入。金。帛。芻。粟。如。京。師。之。制。而。茶。增。十。千。次。邊。增。五。千。河。東。緣。邊。次。邊。亦。然。而。所。增。有。八。千。六。十。之。差。陝。西。緣。邊。亦。如。之。而。增。十。五。千。須。海。州。茶。者。納。物。實。直。五。十。二。千。次。邊。所。增。如。河。北。緣。邊。之。制。其。三。路。近。地。

所入所給皆如京師。河北次遼河東移。次遼皆不得射海州茶。茶商所過當核算。令記錄。候至京師併輸之。仍約東山。謹其出納。議奏三司皆以為便。五月。以淳為淮南制置發運。副使。委成其事。行之一年。真宗慮未盡其要。三年。命樞密直學士李滂等比較新舊法利害。時新法方行。商人頗眩惑。特等請罷比較。從之。有司上歲課。元年用舊法。得五百六十九貫。二年用新法。得四百一十萬貫。三年二百八十八萬貫。特等所言。蓋官本少而有利。乃舊課也。所斷虛錢耳。四年秋。特等皆遷官。仍詔三司行新法。不得輒有改更。大中祥符二年。特等上。編成茶法條貫。并課利總數二十三策。自新法之行。舊有交引而未給者。已給而未至京師者。已至而未磨者。悉差定分數。折納入官。大約商人有舊引千貫者。令新法歲入二百千。俟五歲則新舊皆給足。官府有茶充公費者。慮其價賤亂法。悉改以他物。山場節其出耗。所過商稅。嚴其覺舉。諸權務所受茶。皆均第配給場務。以交引至先後為次。大商則知精好之處。日夜走僮使。齎券詣官。率多先為初禁。淮南鹽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六年。中監買官。置罰之式。凡買入算茶及利額。逐年送權務。交足而有羨餘者。即理為課額。其不入算者。雖多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五年。歲課二百餘萬貫。六年。至三百萬貫。七年。又增九十九萬貫。八年。纔百六十萬貫。是時數年間。有司以京師切須錢。商人舊執交引。場務即付物。時或特給程限。雖未至者。每十分復令別輸二分見給。謂之貼納。蒙率能及限。小商或不即知。或無貼納。則賤鬻於豪商。有司徒知移用之便。至存一歲之內。文移小改。至十數者。商人惑之。顧望不進。乃詔刑部尚書馮拯翰林學士王曾詳定。拯等深以慎重敦信為言。而上封者猶競陳改法之弊。九年。乃命翰林學士李迪權御史中丞。策策侍御史知雜呂夷簡與三司同議條制。時以茶多不精。給商人罕有。賤益行而利薄。陝西交引。愈趨。鬻於市。纔八千。知秦州曹瑋請於永興鳳翔河中府官出錢市之。詔可。迪等以入中納錢金帛。舊從商人所有受之。至是請令十分輪納錢四五。又定加餉貼納之差。然凡有條奏。多令李迪裁酌。溥務執前制。罕所變革。天禧二年。太常博士李垂請放行茶貨。左諫議大夫孫奭言。茶法屢改。商人不便。非示信之道。望重定經久之制。即詔與三司詳定。務從寬簡。未幾。輒出知河陽。事遂止。三司言。陝西入中。務請依河北例。斗東量增。其直計實錢給鈔。入京以見錢買之。願受茶貨。交引給依實錢數。令權貨務並依時價納納錢支茶。不得更用舊糧文鈔貼納茶貨。詔每八百千增五千。茶與之。餘從其請。時陝西交引益賤。京師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費。五年。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開門祇候李德明於京師市而毀之。乾興以來。西北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務粟。如雍熙法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將錢香藥。厚商謂之三說。而蓋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備。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券。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於茶商。或京師交引。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舖。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初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謂邊備積及五十萬。而東

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為至論。厥後雖屢變法以拯之。然不能亡散。天聖元年。命三司使李諮等較茶鹽稅。歲入券耗。更定其法。遂置計置司。以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總之。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纔錢五十萬。天禧五年。纔及幣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幣錢實十三萬。除九萬餘。給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而官吏虛給雜費不預。是則虛數多而實利寡。謂罷三說。行貼射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實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舊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發券入官。隨商人所指予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害。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不盡。或無人貼射。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舊輸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謂之耗茶。亦皆罷之。其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先是天禧中。詔京師入錢八萬。給海州荆南茶。入錢七萬四千。有奇。給黃州無為。新口漢陽并十三場茶。皆直十萬。所以饒裕商人。而海州荆南茶善而易售。商人頗得之。故入錢之數。厚於他州。其八錢者。聽輸金帛十之六。至是既更為十三場法。又募入錢六務。而海州荆南增為八萬六千。黃州無為。新口漢陽增為八萬。商人入券。票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以錢一萬為率。遠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願得金帛者。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大率使茶與邊糧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為輕重。以絕虛估之弊。朝廷皆用其說。行之期年。豪商大賈不能為輕重。而論者謂邊糧倍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乎言。其不便。會江淮計置司言。茶有滯積。壞敗者。請一切焚棄。朝廷疑變法之弊。下書責計置司。又遣官行視茶積。諸等因條上利害。且言。管遣官視陝西河北。以鎮戎軍定州為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八千。定州入粟直四萬五千。給茶皆直十萬。以新州市茶本錢視鎮戎軍粟直反亡本錢三之一。得不償失。故在茶與邊糧相須為用。故更今法。以新舊二法較之。乾興元年。用三說法。每券十萬。茶售錢五萬一千至六萬二千。香藥象齒售錢四萬一千。有奇。東南緡錢售錢八萬三千。而京師實入緡錢五十七萬。有奇。邊糧每二百五萬餘。粟二百九十八萬石。天聖元年。用新法。至二年。茶及香藥東南緡錢。每給直十萬。茶入實錢七萬四千。有奇。至八年。香藥象齒入錢七萬二千。有奇。東南緡錢入錢十萬五百。而京師實入緡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邊糧每增一千一百六十萬。餘園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以虛估給券者。至京師為出錢售之。或折為實錢給茶。貴賤從其市估。其先賤售於茶商者。券錢十萬。使別論實錢五萬。共給天禧五年。茶直十五萬。小商百萬以下。免輪。每券十萬。給茶直七萬至七萬五千。天禧茶盡。則給乾興以後。茶仍增別輪錢五萬者。為七萬。並給耗如舊。俟舊券盡而止。如此又省合給茶及香藥象齒。東南緡錢。直緡錢一百七十一萬。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及計為緡錢六百五十餘萬。時邊儲有不足。以給一歲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東南茶亦無滯積之弊。其計直司詞。焚棄者。特累年壞敗不可用者。兩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蝕之源。一朝

閉塞商賈利於復故。欲有以動格而論者不察其質。助為游說。願力行之。毋為流官所易。於是詔有司務論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賜與吏銀絹有差。然論者猶不已。

考證

食貨志下五福建州縣半係州產鹽之地。○類州應作漸海。江南之南安軍。○按南安宋屬江西。上南字應是西字之訛。買臘茶餉自二十錢至一百九十錢。有十六等散茶自十五錢至一百二十一錢。有一百九十等。○臣開鼎。按通考臘茶自三十五錢至一百九十錢。散茶有一百九等。與此不符。

宋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下六(茶下)

茶。天聖三年八月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利害。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餘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蠶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又姦人倚貼射為名。強市盜販。奪官利。其弊不可不革。十月遂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以售茶者。奭等又欲優之。請凡入錢京師。售州南茶者。損為七萬七千。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者。又第損之。給茶皆直十萬。自是河北入中復用三說法。舊給東南兩錢者。以京師樞貨務錢償之。奭等議既用。益以李諮等變法為非。明年。擴計置司所上。天聖二年。比視增虧數差。詔令管典議官張士遜等條析。夷簡言。天聖初。環慶等路數奏。務糧不給。京師府藏常闕。緡錢。吏兵月奉。僅能取足。自變法以來。京師積錢多。邊計不聞告乏。中間蕃部作亂。調發兵馬。仰給有司。無不足之患。以此推之。頗有成效。三司比視數目。差互不同。非執政所。能親自較計。然士遜等猶被罰。詔罷三司使。初。園戶負歲課者。如商人入息。後不能償。至四年。太湖等九場。凡進息錢十三萬緡。詔悉蠲之。然自奭等改制。而茶法變壞。景祐中。三司使孫居中。等言。自天聖三年變法。而河北入中虛估之數。復類乾興以前。蠶耗縣官。請復行見錢法。時詔已執政矣。三年。河北轉運使楊偕。亦陳三說法十二害。見錢法十二利。以謂止用三說所支一分緡錢。足以贖一歲邊計。遂命諮與參知政事蔡齊等合議。且令詔商人訪其利害。是歲三月。諮等請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勿累實錢。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師。舊必得交引鋪為之保。任并得三司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師坐賈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為姦。乃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趨樞貨。驗實立償之錢。初。奭等雖增商人入錢之數。而猶以為利薄。故就市虛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錢者寡。縣官日以侵削。京師少蓄。甚至諸等請視天聖三年。入錢數第損一千有奇。入中增直。亦視天聖元年。數第加三百。詔皆可之。前已用虛估給券者。給茶如舊。仍給景祐二年已前茶。既而諮等又言。天聖四年。管許陝西入中。願得茶者。每錢十萬。所在給券。俾趣東南。受茶一十萬。一千茶商獲利。爭欲售陝西券。故不復入錢京師。請禁止之。并言商人所不便者。其事甚悉。請為更約束。重

私販之禁。聽商人輸錢五分。餘為置籍召保。期半年。悉償。失期者。倍其數。事皆施行。諮等復言。自奭等變法。歲損財利。不可勝計。且以天聖九年。至景祐二年。較之。五年之間。河北入中。虛費緡錢五百六十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商不便。依託權貴。以動朝廷。請先期中諭。於是帝為下詔。戒。而縣官濫費自此少矣。久之。上書者復言。自變法以來。歲發京師金帛。易易粟於河北。配擾居民。內虛庫。外困商旅。非便。寶元元年。命御史中丞張觀等與三司議之。觀等復請入錢京師。以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直十萬者。又視景祐三年。數損之。為錢六萬七千。入中河北。願售茶者。又損一千。既而詔。又第損二千。於是入錢京師。止為錢六萬五千。入中河北。為錢六萬四千而已。康定元年。葉清臣為三司使。是歲。河北穀賤。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募人入中。且以東南鹽代京師實錢。詔罷止二百萬石。慶曆二年。又請募人入芻粟。如康定元年法。數足而止。自是三說稍復用矣。八年。三司鹽鐵判官董汙亦請復三說法。三司以為然。因言。自見錢法行。京師錢入少。出多。慶曆七年。樞貨務緡錢入百十九萬。出二百七十六萬。以此較之。恐無以贖給。請如河議。以茶鹽香藥緡錢四物如之。於是四說之法。初。詔止行於並遼諸州。而內地諸州有司。蓋未嘗請。即以康定元年。詔書從事。自是三說四說二法。並行於河北。不數年間。茶法復壞。芻粟之直。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者。千錢券至京師。為兩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射之法。每券直十萬。比市估三千。倍為六千。復入錢四萬四千。貼為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券比售錢三千者。纔得二千。往往不售。北商無利。入中者寡。公私大弊。皇祐二年。知定州韓琦及河北轉運司。皆以為言。下三司議。三司奏。自法改至今。凡得穀二百二十八萬餘石。芻五十六萬餘石。而費緡錢一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又為緡錢一千二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民用有限。樞貨務歲課。不過五百萬緡。今散於民間者。既多。所在積而不售。故券直亦從而賤。茶直十萬。舊錢六萬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舊售錢三千八百。今止五百。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行見錢法。一用景祐三年約束。乃下詔曰。比食貨法壞。芻粟價益倍。縣官之費日長。而賈不行。豪富之家。乘時牟利。吏緣為姦。自今有議者。須究厥理。審可施用。若事已。而驗問無狀者。實之重罰。是時雖改見錢法。而京師積錢少。恐不足以支入中之費。帝又出內藏庫錢。凡百萬。以賜三司。久之。入中者益多。京師積錢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動彌歲月。至損其直。以售於蓄貨之家。言利者。請出內藏庫錢。稍增償售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緡。既行而諫官范鎮。謂內藏庫。樞貨務。皆領縣官。豈有樞貨務。故稽商人。而令內藏。乘時射利。傷體壞法。莫斯為甚。詔即罷之。然自此並虛估之弊。復起。至和三年。河北提舉。羅縉。便糶草。薛向。建議。並邊十七州。軍歲計粟百八十萬石。為錢百六十萬緡。豆六十五萬石。芻三百七十萬圓。並邊租賦。歲可得粟。豆芻五十萬。其餘皆商人入中。請罷並邊入中。自京師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糶。時楊察為三司使。請用其說。因撥緡四十萬。當緡錢七十萬。又蓄見錢及榨上等茶。八。棹為緡錢百五十萬。儲之京師。而募商人入錢。並邊。計其道里遠近。優增其直。以是償之。且省並運之

費唯人中芻豆計直償以茶如舊。行未數年。論者謂釐運科折。煩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芻豆虛估益高。茶益賤。詔翰林學士韓絳等即三司經度。終等言。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通。未宜輕變。唯釐運之費。悉從官給。而本路舊輸稅捐者。毋得折爲見錢。入中芻豆。龍勿給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償以銀緡。自是茶法不復爲邊儲所須。而通商之議起矣。初。宮既極茶。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又嚴於他茶。犯者其罪尤重。凡告捕私茶。皆有賞。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繁。歲報刑辟。不可勝數。圍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至和中。歲市茶淮南。纔四百二十二萬餘斤。江南三百七十五萬餘斤。兩浙二十三萬餘斤。荆湖二百六萬餘斤。唯福建天聖末增至五十萬斤。詔特損五萬。至是增至七十九萬餘斤。歲售錢並本息計之。纔百六十七萬二千餘緡。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禁。便先是。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課虧。帝謂執政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衆。願經費尙廣。未能弛禁爾。景祐中。葉清臣上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民。兵食不充。財臣象利。草莽木葉。私不得專。對圍置吏。隱處立禁。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罪。黥流日報。贖買不悅。誠有厚利重貨。能濟國用。聖仁恤隱。矜赦非辜。猶將弛禁。緩刑。爲民除害。度支費用甚大。樞易所收甚薄。剝削圍戶。資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虛張名數。刻蠶黎元。建國以來。法敝輒改。職詳改法之由。非有爲國之資。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求其羨。富人豪族。坐以買辦。薄收下估。日皆腹削。官私之際。俱非遠策。臣竊嘗核計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爲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移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稅收稅錢。自及數倍。即榷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況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榷務之官。不與釐運之勞。不濫徒隸之弊。臣意生民之弊。有時而窮。盛德之事。俟聖不惑。讀者謂榷實有定率。征稅無彝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爲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出錢。人不厭取。景祐元年。天下戶千二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萬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爲產茶州軍。內外郭縣。又居三分之一。丁賦三十。村鄉丁賦二十。不產茶州軍。郭村鄉如前計之。又第損十錢。歲計已及緡錢四十萬。榷茶之利。凡止九十餘萬緡。通商收稅。且以三倍舊稅爲率。可得一百七十餘萬緡。更加口賦之入。乃有二百一十餘萬緡。或更於收稅則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寡。所聚愈厚。比於官自榷易。驅民就刑。利病相須。炳然可察。時下三司議。皆以爲不可行。至嘉祐中。著作佐郎何萬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榷茶。本錢縱圍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儲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嘉麟爲登平致頌。書十卷。隆行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爲十卷。陳通商之利。時富弼韓琦。皆公亮執政。決意罷之。力言於帝。三年九月。命韓絳陳升之。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之。十月。三司言。茶課緡錢歲當入二百二十四萬八千。嘉祐二年。緡及一百二十八萬。又募人入錢。皆有虛數。實

爲八十六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是爲本錢。纔得子錢四十六萬九千。而釐運槩耗喪。與官吏兵夫廩給雜費。又不與焉。至於圍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益繁。獲利至少。爲弊甚大。宜約至和。以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悉其買賣。所在收算。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官分行六路。還言。如三司使議。便四年二月。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惠之人。歲以陳積。私竄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爲陷罪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聞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驩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懷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爲生。俾通利。歷世之敝。一旦以除。若爲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尙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冀明刑。無或有貸。初。所遣官既議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爲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議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爲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備以待邊儲。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困於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征稅日盛。經費不充。學士劉敞。歐陽修。頗論其事。敞疏大要。以謂先時百姓之摘山者。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之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時。大商富實。爲國選。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實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脩言新法之行。一利而有五害。大略與敞意同。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之。敞等雖言。不聽也。治平中。歲入臘茶四十八萬九千餘斤。散茶二十五萬五千餘斤。茶戶租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緡。又儲本錢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緡。而內外總入茶稅錢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緡。推是可見。茶法得失矣。自天聖以來。茶法屢易。嘉祐始行通商。雖議者或以爲不便。而更法之意。則主於便民。熙寧四年。神宗與大臣論昔茶法之弊。文彥博與充王安石各論其故。然於茶法未有所變。及王韶建開邊之策。委以經略。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而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市。即詔趨杞。據見茶。計水陸運致。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蕭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唯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蓋爲錢三百。折輸緡帛一匹。若爲錢十。則折輸緡一兩。爲錢二。則折輸草一圓。役錢亦視其賦。民嘗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稅額總三十萬。杞被命經度。又詔得調舉官屬。廼屬諸州。勸設官場。歲增息爲四十萬。而重禁榷之令。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使其價直法既加急矣。八年。杞以疾去。先是。杞等歲增十萬之息。既而運茶積滯。歲課不給。即建畫於彭漢二州。歲買布各十萬匹。以折脚費。實以息助茶利。然茶亦未免積滯。都官郎中劉佐復議。歲易解鹽十萬席。順運回車船載入蜀。而禁商販。蓋恐布亦難敷也。詔既以佐代杞。未幾。鹽法復難行。遂罷佐。而宗閔乃議川峽路民茶息收

什之三。盡賣於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沒緣身所有物。以待賞給。於是蜀茶盡權。民始病焉。十年。知彭州呂陶言。川峽四路所出茶。比東南十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為禁地。虧損治體。如解州有鹽池。民間販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禁山。民間煉者。乃是私藥。今川蜀茶園。皆百姓已物。與解鹽晉禁不同。又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然必以一年為率。今茶場。司務重立法。盡括民茶。隨買隨賣。取息十之三。或今日買十千之茶。明日即作十三千賣之。變轉不休。比至歲終。豈止三分。因奏劾。佐李杞。蒲宗閔等。苟希進用。必欲出息三分。致茶戶被害。始謂息止收十之一。在坐措置。垂方蒲。以國子博士李稷代之。而陶亦得罪。復依李杞例。兼三司判官。仍委權不限員舉劾。侍御史周尹論蜀中。權茶為民害。罷為提點湖北刑獄。利州路漕臣張宗諱。張升。聊議廢茶場。司依舊通商。詔付稷。稷方以茶利要功。言宗諱等所陳皆疏謬。罪當無赦。雖會放。猶習坐貶秩二等。於是稷建議。賢茶官非材。許對易。如陶員。於前資待闕官差。茶場司事。州郡毋得越職聽治。又以茶價增減。或不一。裁立中價。定歲入課額。及設酬賞。以待官吏。而三路三十六場大小使臣。並不限員。重濬利刻急。茶場監官。買茶精良。及滿五千賦。以及萬賦。第賞有差。而所買。愈惡。偽濬者。計虧坐贖。凡茶場州軍知州。通判。並兼提舉。舉略使。所在即委通判。又禁南入熙河秦鳳。原路如私販。臘茶法。自熙寧十年。冬推行茶法。元豐元年。秋。凡一年。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萬七千六十餘緡。帝謂稷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遷擢。以勸在位。遂落權發遣。以為都大提舉茶場。而用永興軍等路提舉。常平范純。粹同提舉。久之。用稷言。徙司秦州。而錄李杞前勞。以子珪。試將作監主簿。蒲宗閔更謂。巴州等處。產茶。並用權法。九年。李稷死。永樂城詔。以陸師閔代之。師閔言。稅治茶五年。百費外。獲淨息四百二十八萬餘緡。詔賜田十頃。而師閔權利。尤刻於前。建言。文階州。接連。而茶法不同。階為禁地。有博馬賣茶場。獨為通商地。乞文龍二州。並禁榷。仍許川路。餘漢茶。貨入陝西。變賣。於成都府。置博馬茶場。事皆施行。初。羣牧判官郭茂。詢言。賣茶買馬。事實相須。詔茂。詢同提舉茶場。至是。師閔以買馬司兼領茶場。茶法不能自立。詔罷買馬司。兼領。令茶場。都大提舉。視轉運使。同管。管視轉運判官。以重其任。賈種民。更立法。師閔論。奏茶場。與他場務不同。詔並用舊條。初。李杞增諸州茶場。自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為場六。陝西。賣茶。為場三百三十二。稅息。至穆加。為五十萬。及師閔。為百萬。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奏疏曰。蜀茶之出。不過數十州。人賴以為生。茶司。盡權而市。之。園戶。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額至數十斤。官所給錢。靡耗於公者。名色不一。給借保任。輸入視驗。皆牙侖主之。故費於牙侖者。又不知幾何。是官於園戶。名為平市。而實奪之。園戶。有逃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也。實生禍也。願遣使者。考茶法之弊。以蘇蜀民。右司諫蘇轍。繼言。呂陶。管奏。改茶法。止行長引。令民自販。每緡。長引錢。百。詔從其請。民方有息肩之望。孫過。李稷。入蜀。而度盡力。掎取息錢。長引。並行。民間。始不易矣。且盜賊。賊及二頁。止

徒一年。出賞五千。今民有以錢八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賞三十千。立法。苟以自便。不顧輕重之宜。蓋造立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且備陳五害。呂陶亦條上利害。詔付黃廉體量。未至。摯又言。陸師閔。恣為不法。不宜仍任事。詔即罷之。先是。師閔提舉榷茶。所行職務。他司皆不得預聞事。權。榷。約為患深密。及黃廉。就領茶事。乃請。凡緣茶事。有侵損。法。或措置未當。及有訴訟。依元豐。令。聽他司。關送。十一月。蒲宗孟。亦以附會。李稷。賣茶。罷。明年。熙河。秦鳳。涇原。三路。茶。仍官為計。置。永興。軍。延。環。慶。許。通。商。凡。以。茶。易。穀。者。聽。仍。舊。毋。得。踰。轉。運。司。和。籩。價。其。所。博。斛。斗。勿。取。息。七。年。詔。成。都。等。路。茶。事。司。以。三。百。萬。緡。為。額。本。紹。聖。元。年。復。以。陸。師。閔。都。大。提。舉。成。都。等。路。茶。事。而。陝。西。復。行。禁。榷。師。閔。乃。奏。龍。州。仍。為。禁。茶。地。凡。茶。法。並。用。元。豐。舊。條。師。閔。自。復。用。以。詔。哲。宗。之。世。其。格。克。之。迹。不。著。而。日。之。著。故。建。明。亦。罕。見。焉。茶。之。在。諸。路。者。神。宗。哲。宗。朝。無。大。更。革。熙。寧。八。年。嘗。詔。都。提。舉。市。易。司。歲。買。商。茶。以。三。百。萬。斤。為。額。元。祐。五。年。立。六。路。茶。稅。和。錢。諸。州。通。判。轉。運。司。月。暨。歲。終。比。較。都。數。之。法。七。年。以。茶。榷。提。刑。司。稅。務。毋。得。更。易。為。雜。稅。收。受。緡。聖。四。年。戶。部。言。商。販。茶。稅。五。分。治。平。條。立。輸。送。之。限。既。寬。復。慮。課。入。無。準。故。定。以。限。約。毋。得。更。展。元。祐。中。輒。展。以。季。課。入。漏。失。且。茶。稅。歲。計。七。十。萬。緡。積。十。年。未。嘗。檢。察。請。內。外。委。官。期。一。年。驅。算。以。聞。詔。聽。其。議。展。限。令。出。一。時。毋。承。用。崇。寧。元。年。右。僕。射。蔡。京。言。祖。宗。立。禁。榷。法。歲。收。淨。利。凡。三。百。二。十。餘。萬。貫。而。諸。州。商。稅。七。十五。萬。貫。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時。幾。五。百。餘。萬。緡。慶。曆。之。後。法。制。寢。壞。私。販。公。行。遂。罷。禁。榷。行。通。商。之。法。自。後。商。販。所。至。與。官。為。市。四。十。餘。年。利。源。寢。失。謂。宜。荆。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產。茶。仍。舊。禁。榷。官。買。勿。復。科。民。即。產。茶。州。郡。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凡。置。場。地。園。戶。租。折。稅。仍。舊。產。茶。州。軍。許。其。民。赴。場。輸。息。並。限。斤。數。給。短。引。於。旁。近。郡。縣。便。置。留。悉。聽。商。人。於。檢。貨。務。入。納。金。銀。緡。錢。或。並。邊。糧。草。即。本。務。給。鈔。取。便。算。請。於。場。別。給。長。引。從。所。指。州。軍。署。之。商。稅。自。場。給。長。引。沿。道。登。時。批。發。至。所。指。地。然後。計。稅。盡。輸。則。在。道。無。苛。留。買。茶。本。錢。以。度。牒。末。鹽。鈔。諸。色。封。樁。坊。場。常。平。剩。錢。通。三。百。萬。緡。為。率。給。諸。路。諸。路。措。置。各。分。命。官。詔。悉。聽。焉。俄。定。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湖。南。於。潭。州。湖。北。於。荊。南。淮。南。於。揚。州。兩。浙。於。蘇。州。江。東。於。江。寧。府。江。西。於。洪。州。其。置。場。所。在。斬。州。即。其。州。及。新。水。縣。壽。州。以。霍。山。開。順。光。州。以。光。山。固。始。舒。州。即。其。州。及。羅。源。大。湖。黃。州。以。麻。城。廬。州。以。舒。城。常。州。以。宜。興。湖。州。即。其。州。及。長。興。德。清。安。吉。武。康。睦。州。即。其。州。及。青。溪。分。水。桐。廬。遂。安。婺。州。即。其。州。及。東。陽。永。康。浦。江。處。州。即。其。州。及。遂。昌。青。田。蘇。杭。越。各。即。其。州。而。越。之。上。虞。餘。姚。諸。縣。新。昌。刻。縣。皆。置。焉。循。台。各。即。其。州。而。溫。州。以。平。陽。大。法。既。定。其。制。置。節。目。不。可。毛。舉。四。年。京。復。議。更。革。遂。罷。官。置。場。商。販。並。即。所。在。州。縣。或。京。師。給。長。短。引。自。買。於。園。戶。茶。貯。以。籠。箬。官。為。抽。盤。循。第。敘。輪。息。訖。批。引。販。賣。茶。事。益。加。密。矣。大。觀。元。年。議。提。舉。茶。事。司。須。保。驗。一。路。所。產。茶。色。高。下。價。直。低。昂。而。請。茶。短。引。以。地。遠。近。程。以。三。等。之。期。復。慮。商。販。影。括。藉。引。冒。詐。規。利。官。吏。因。得。接。動。以。御。筆。申。飭。之。又。以。諸。路。再。定。茶。息。多。寡。或。不。等。令。后。各。增。錢。十。三。年。計。七。路。一。歲。之。息。一。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餘。緡。權。貨。務。再。歲。一。百。十。有。八。萬。五。千。餘。緡。京。專。用。是。以。舞。智。固

權。自是歲以百萬輸京師。供私奉。倍息益厚。盜販公行。民滋病矣。政和二年。大増損茶法。凡請長引再行者。輸錢百緡。即往陝西加二十茶。以百二十斤。短引輸緡錢二十。茶以二十五斤。私造引者。如川錢引法。歲春茶出。集民戶。約三歲實直。及今價上戶部。茶籠節並皆官製。磁客實定大小式。嚴封印之法。長短引。輒寬改增減。及新舊對帶。繳納申展。住賣轉鬻。科條悉具。初。客販茶用舊引者。未嚴斤重之限。影帶者衆。於是又詔凡販長引斤重。及三千斤者。須更買新引對賣。不及三千斤者。即用新引。以一斤帶二斤。之。而合同場之法。出矣。場置於產茶州軍。而簿給於都茶場。凡不限斤重。委官司秤製。毋得止憑批引。爲定有贏。數。即沒官。別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規避秤製之禁。凡十八條。若避匿抄前。及擅賣。皆坐以徒。復虛茶法。猶輕。課人不羨。定園戶私賣。及有引而所賣。驗數。保內有犯不告。並如前。鹽亭戶法。短引及食茶。關子。輒出本路。坐以二千里流。賞錢百萬。重和元年。詔客販稅檢括。保。吏因擾民。其。未幾。復檢稅。如舊。大抵茶鹽之法。主於察京。務巧搭利。變改法度。前後相踰。民。嗚。嗚。初。令茶戶。投狀。藉於官。非在籍者。禁與商旅貿易。未幾。即罷。初。限計斤重。令買新引。茶有贏者。即及一千五百斤。須用新引。貼販。或止。願販。新茶。帶賣者。聽。未幾。以帶賣者多。又罷其令。陝西。舊通蜀茶。崇寧二年。始通東南。茶政。和。中。陝西。沒官。茶。令。估。實。繼。以。妨商旅。下令。焚。乘。俄。令。正。茶。沒。官。者。聽。與。販。引。外。剩。茶。及。私。茶。數。以。給。告。者。長。引。限。以。一。年。短引。限。以。半。歲。繳。納。久。之。令。已。買。引。而。未。得。於。園。戶。者。期。七。年。許。民。間。同。見。流。轉。長。引。聽。即本路。住。賣。以。二。浙。鹽。香。司。有。言。而。止。其。科。條。纖。悉。粉。更。不。可。勝。記。慮。商。旅。疑。豫。茶。貨。不。通。迺。重。屬。搖。之。令。於。時。搭。克。之。吏。爭。以。贏。羨。爲。功。朝廷。亦。嚴。立。比。較。之。法。州。郡。樂。賞。畏。刑。惟。恐。負課。優。假。商人。陵。轅。州。郡。蓋。莫。有。言。者。獨。邠。州。通。判。張。益。諫。奏。陝。西。非。產。茶。地。奉。行。十。年。未。經立。額。歲。歲。比。較。第。務。增。益。稍。或。虧。少。程。督。如。星。州。縣。權。嚴。多。前。路。招。誘。豪。商。增。價。以。幸。其。來。故。陝。西。茶。價。斤。有。至。五。六。緡。者。或。稍。裁。之。則。批。改。文。引。轉。之。他。郡。及。配。之。鋪。戶。安。能。盡。售。均及。稅。農。民。實。受。害。徒。令。豪。商。坐。享。大。利。言。竟。不。行。然。自。茶。法。更。張。至。政。和。六。年。收。息。一。千。萬緡。茶。增。一。千。二。百。八。十。一。萬。五。十。一。百。餘。斤。及。方。臘。竊。發。乃。詔。權。龍。比。較。願。誅。有。司。議。招。集園。戶。借。貸。備。止。於。文。具。姦。臣。仍。用。事。姦。國。害。民。又。慮。人。言。扇。搖。之。令。復。出。矣。靖。康。元。年。詔川。茶。侵。客。茶。地。者。以。多。寡。差。定。其。罪。初。熙。寧。五。年。以。福。建。茶。陳。積。乃。詔。福。建。茶。在。京。京。東。西淮南。陝。西。河。東。仍。禁。樞。餘。路。通。商。元。豐。七。年。王。子。京。爲。福。建。轉。運。副。使。言。建。州。臘。茶。舊。立。權法。自。熙。寧。樞。樞。通。商。自。此。茶。戶。傳。客。人。茶。甚。良。官。中。所。得。惟。常。茶。稅。錢。極。微。南。方。遺。利。無。過。於。此。乞。仍。舊。行。權。法。建。州。歲。出。茶。不。下。三。百。萬。斤。南。劍。州。亦。不。下。二。十。餘。萬。斤。欲。盡。買。入。官。度。逐。州。軍。民。戶。多。少。及。約。鄰。路。民。用。之。數。計。置。即。官。場。賣。嚴。立。告。賞。禁。建。州。賣。私。末。茶。借。豐國。監。錢。十。萬。緡。爲。本。並。從。之。所。謂。均。入。諸。路。權。督。委。轉。運。司。官。提。舉。福建。王。子。京。兩。浙。許。懋。江。東。杜。偉。江。西。朱。彥。博。廣。東。高。鑄。然。子。京。蓋。未。免。抑。配。於。民。時。遠。方。若。桂。州。修。仁。諸。縣。懸。州。路。達。州。有。司。皆。議。權。茶。官。利。者。踵。相。踰。然。神。宗。開。鄂。州。失。催。茶。稅。輒。獨。之。建。州。園。戶。等。以。茶。蠶。濫。當。判。納。爲。錢。三。萬。六。千。餘。緡。慮。其。不。能。償。令。準。輸。茶。初。成。都。帥。司。蔡。延。慶。言。印。部。川。蠻

主。直。冠。等。願。賣。馬。即。詔。延。慶。以。茶。招。來。後。開。邊。計。豎。情。非。便。即。罷。之。哲。宗。繼。位。御。史。史。安。惇。首劾。王。子。京。買。臘。茶。抑。民。詔。罷。子。京。事。任。令。福建。禁。樞。州。軍。視。其。舊。餘。並。通。商。桂。州。修。仁。等。縣禁。樞。及。陝。西。碎。管。芽。茶。皆。罷。崇。寧。二。年。尚。書。有。言。建。劍。二。州。茶。額。七。十。餘。萬。斤。近。歲。增。盛。而本。錢。多。不。繼。詔。更。給。度。牒。四。百。仍。給。以。諸。色。封。楮。繼。詔。商。旅。販。臘。茶。獨。其。稅。私。販。者。治。元。售之家。如。元。豐。之。制。臘。茶。舊。法。免。稅。大。觀。三。年。措。置。茶。事。始。收。焉。四年。私。販。勿。治。元。售。之家。如元。符。令。政。和。初。復。增。損。爲。新。法。三。年。詔。免。輸。短。引。許。依。長。引。於。諸。路。住。賣。後。未。骨。茶。每。長。引增。五。百。斤。短。引。似。此。諸。路。監。司。州。郡。公。使。食。茶。禁。私。買。聽。依。商。旅。買。引。六。年。詔。福建。茶。園。如鹽。田。量。土。地。產。茶。多。寡。依。等。第。均。稅。重。和。元。年。以。改。給。免。稅。新。引。重。定。福建。末。茶。斤。重。長。引以。六。百。斤。爲。率。元。豐。中。宋。用。臣。都。提。舉。汴。河。隄。岸。翻。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戶。積。廢。末。茶。者有。禁。並。許。赴。官。請。買。而。茶。鋪。入。米。豆。雜。物。糶。和。者。募。人。告。一。兩。賞。三。千。及。一。斤。十。千。至。五。十千。止。商。賈。販。茶。應。往。府。界。及。在。京。師。須。令。產。茶。山。場。州。軍。給。引。並。赴。京。場。中。賣。犯。者。依。私。販臘。茶。法。諸。路。末。茶。入。府。界。者。復。嚴。爲。之。禁。詔。元。豐。末。歲。獲。息。不。過。二。十。萬。商。旅。病。焉。元。祐。初寬。茶。法。議。者。欲。罷。水。磨。戶。部。侍郎。李。定。以。失。歲。課。持。不。可。廢。侍。御。史。劉。摯。右。諫。司。蘇。轍。等。相繼。論。奏。遂。罷。詔。聖。初。章。惇。等。用。事。首。議。修。復。水。磨。乃。詔。即。京。索。大。源。等。河。爲。之。以。孫。迥。提。舉復。命。兼。提。舉。汴。河。隄。岸。四。年。場。官。錢。景。遂。獲。息。十。六。萬。餘。緡。呂。安。中。二。十。一。萬。餘。緡。以。差。議。置。元。符。元。年。戶。部。上。凡。獲。私。末。茶。并。雜。和。者。即。犯。者。未。獲。估。價。給。賞。並。如。私。販。茶。獲。犯。人。法雜。和。茶。宜。棄。者。斤。特。給。二。十。錢。至。十。緡。止。初。元。豐。中。修。置。水。磨。止。於。京。及。開。封。府。界。諸。縣未。始。行。於。外。路。及。紹。聖。復。置。其。後。遂。於。京。西。鄜。滑。潁。昌。府。河。北。涿。州。皆。行。之。又。將。即。濟。州。山口。營。置。崇。寧。二。年。提。舉。京。城。茶。場。所。奏。紹。聖。初。復。水。磨。歲。收。二。十。六。萬。餘。緡。四年。於。長。葛等。處。京。索。漢。水。河。增。修。磨。二。百。六。十。餘。所。自。輔。郡。權。法。罷。遂。失。其。利。請。復。舉。行。從。之。尋。詔。商販。臘。茶。入。京。城。者。本。場。盡。買。之。其。翻。引。出。外。者。收。堆。棧。錢。裁。元。豐。制。更。立。新。額。歲。買。山。場。草茶。以。五。百。萬。斤。爲。率。客。茶。至。官。者。許。官。場。買。十。之。三。即。索。價。故。高。驗。元。引。買。價。量。增。三。年。詔罷。之。明年。改。令。磨。戶。承。歲。課。視。酒。戶。納。麴。錢。法。五。年。復。罷。民。戶。磨。茶。官。用。水。磨。仍。依。元。豐。法應。緣。茶。事。併。隸。都。提。舉。汴。河。堤。岸。司。大。觀。元。年。改。以。提。舉。茶。事。司。爲。名。尋。命。茶。場。茶。事。通。爲一。司。三。年。復。撈。隸。京。城。所。一。用。舊。法。政。和。元。年。京。城。所。請。商。旅。販。茶。起。引。定。入。京。住。賣。者。即許。借。江。入。汴。如。元。豐。舊。制。其。借。江。入。汴。却。指。他。路。住。賣。者。禁。已。請。引。者。並。令。赴。京。二。年。以。課入。不。登。商。賈。留。滯。詔。以。其。事。歸。尚。書。省。於是。尚。書。省。言。水。磨。茶。自。元。豐。廢。立。止。行。於。近。畿。昨乃。分。配。諸。路。以。故。至。弊。欲。止。行。於。京。城。仍。行。通。客。販。餘。路。水。磨。並。罷。從。之。四年。收。息。四。百。萬賈。有。奇。比。舊。三。倍。遂。移。月。進。高。宗。建。炎。初。於。真。州。印。鈔。給。寶。東。南。茶。鹽。當。是。時。茶。之。產。於。東南。者。浙。東。西。江。東。西。湖。南。北。福。建。建。南。廣。東。路。十。州。六。十。有。六。縣。二。百。四。十。有。二。雷。州。順活。生。石。上。者。謂。之。紫。笋。毗。陵。之。陽。羨。紹。興。之。日。鑄。婺。源。之。謝。源。隆。興。之。黃。龍。雙。井。皆。絕。品。也建。炎。三。年。置。行。在。都。茶。場。罷。合。同。場。十。有。八。惟。洪。江。與。國。源。建。各。置。場。一。監。官。一。罷。食。茶。小引。抑。私。茶。法。視。補。私。監。二十。一。年。秦。檜。等。始。進。茶。鹽。法。先。是。臣。僚。或。因。事。建。明。朝廷。亦。因。時

損益。至是審訂成書。上之孝宗。隆興二年。淮東宣輪錢瑞禮言。商販長引茶。水路不許過高。陸路不許過天長。如願往楚州及盱眙界引貼輪翻引錢十員五百文。如又過淮北。貼輪亦如之。當是時。商販自權場轉入虜中。其利至博。設禁雖嚴。而民之犯法者。自若也。乾道二年。戶部言。商販至淮北權場折博。除輪翻引錢。更輸通貨息錢十一緡五百文。八年。減輪翻引錢止七緡。通貨息錢止八緡。淳熙二年。以長短茶引權以半依原引斤重錢數。分作四緡。小引印給。而翻引貼輪錢。隨小引輸送。光宗紹熙初。漳州守臣朱熹奏。除屬邑科茶七千餘緡。臣僚申明。長短小引相兼。併人之使。戶部言。給實小引。除金銀會子分數入輸。除願專以會子算請者。聽寧宗嘉泰四年。知隆興府韓選奏。請隆興府推分寧縣產茶。他縣無茶。而豪民武斷者。乃請引窮索一解。使認茶租非便。於是禁非產茶縣。不許民擅認茶租。建寧贛茶。北苑為第一。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日火前。又曰雨前。所以供玉食。備賜予。太平興國始置大觀。以後製愈精。數愈多。勝式屢變。而品不一。歲貢片茶二十一萬六千斤。建炎以來。葉濃楊幼等。相因為亂。崗丁亡散。遂雜之。紹興二年。熹未起大龍鳳茶一千七百二十八斤。五年。復減大龍鳳及京錠之半。十二年。與權場。遂取贛茶為權場本。凡勝裁片錠。不以高下多少。官證權之。中嚴私販入海之禁。議者請罷建茶於臨安。移茶司事於建州。買發明年。以失陷引錢。復令通商。自是上供龍鳳京錠茶料。凡製作之費。篋筒之式。令漕司專之。蜀茶之細者。其品視南方已下。惟廣漢之趙坡。合州之永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頂。土人亦珍之。但所產甚微。非江建比也。舊無權禁。熙寧間。始置提舉司。收歲課三十萬。至元豐中。累增至百萬。建炎元年。成都轉運判官趙開言。權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權茶。而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減額以蘇閭戶。輕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盜息。遂以開同主管川秦茶馬二年。開至成都。大更茶法。做蔡京都茶場法。以引給茶商。即閭戶市茶。百斤為一大引。除其十勿算。置合同場。以說其出入。重私和之禁。為茶市以通交易。每斤引錢春七十夏五十。市利頭子錢不預焉。所過征一錢。所止一錢五分。自後引息錢至一百五萬緡。至十七年。都大茶馬韓琦盡取閭戶加簡之茶為額。茶司歲收二百萬。而買馬之數不加多。乾道末。年。青堯作亂。茶司增長細馬名色等錢。歲三十萬。淳熙六年。以後累減閭戶重額錢十六萬。又減引息錢十六萬。至紹熙初。楊輔為使。遂定為法。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場。歲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通博馬物。歲收錢二百四十九萬三千餘緡。朝廷歲以一百一十三萬緡。隸總領所辦軍。然茶馬司率多難之。乾道以後。歲撙止一二十萬緡。至淳熙十年。遂以五十萬緡為準。自熙寧以來。茶司官權出諸司之上。初。元豐開川秦茶場。閭戶既輸二稅。又輸土產。隆安縣閭戶二稅土產。兼輸外。又催理茶課估錢。建炎元年。立為額。至寧宗慶元初。始除之。六年。詔四川產茶處。歲輸總領頭子錢五千四十一道。有奇。又科租錢三千一百四十道。有奇。宋初。經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順三郡。以市蕃夷之馬。熙寧間。又置場于熙河南渡。以來。文黎珍敘南平長寧階和九八場。其間盧甘蕃馬。歲一至焉。洮州蕃馬。或一月或兩月一至焉。疊州蕃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馬也。其他諸蕃馬多駝。大率皆以互市為

利。宋朝曲示懷遠之恩。亦以是禍廣之。紹興二十四年。復黎州及雅州。閉門鑿犀。皆易馬。乾道初。川秦八場。馬額九千餘匹。淳熙以來。為額萬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後所市未嘗及焉。

考證

食貨志下六因奏劄任李杞蒲宗淵等○闕應作闕。蒲宗孟亦以附會李稷嘗茶罷

宋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下七(酒 院治 禁 香附)

酒。宋權沽之法。諸州城內皆置務釀酒。縣鎮鄉間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若有遺利所在。多請官沽。三京官造。聽民納直以取。陳滑蔡穎隨鄆鄧金房州信陽軍舊皆不權。太平興國初。京西轉運使程能請權之。所在置官吏局署。取民租米麥給釀。以官錢市薪炭及吏工奉料。歲計獲無幾。而主吏規其故。及醱齊不良。酒多醱薄。至課民婚葬。量戶大小令酌。民甚被其害。歲儉物資。殆不償其費。太宗知其弊。淳化五年。詔募民自釀。輸官錢。歲常課三之二。使其易辦。民有應募者。檢視其貨產。長吏及大姓共保之。後課不登。則均償。是歲。取諸州歲課錢少者四百七十二處。募民自酌。或官置釀。收其直。其後民應募者寡。猶多官釀。陝西雖權釀。而尚多遺利。咸平五年。度支員外郎李士衡請增課以助邊費。乃歲增十一萬餘貫。兩浙舊募民釀。雍熙初。以民多私釀。歲課其禁。其權釀歲課。如鹽錢之制。附兩稅均率。二年。詔曰。有司謂罷杭州權釀。乃使豪舉之家。坐專其利。貧窮之戶。歲貢所輸。本欲惠民。乃成侵奪。宜仍舊釀酒。罷納所均錢。天禧四年。轉運副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課舊額十四萬貫。遺利尚多。乃歲增課九萬八千貫。川峽承舊制。釀酒價重。開寶二年。詔減十之二。既而頗興權釀。言事者多陳其非便。太平興國七年。罷。仍舊釀酒。自是惟慶建開施盧黔清黎威州梁山雲安軍及河東之麟府州。荆湖之辰州。福建之福泉汀漳州。興化軍。廣南東西路。不釀。自春至秋。酌成即。謂之小酒。其價自五錢至三十錢。有二十六等。醱釀蒸餾。候夏而。謂之大酒。自八錢至四十八錢。有二十三等。凡釀用抗糯米黍麥等。及麴法酒式。皆從水土所宜。諸州官釀所費。穀麥。準常糴以給。不得用倉儲。酒匠役人。當受糧者。給錢。凡官釀。麥一斗為麴六斤。四兩。賣麴價。東京南京斤直錢百五十五。西京減五。咸平末。江淮。凡增權釀錢。頗為煩。刻景德二年。詔毋增權。自後制置使。不得兼領酒權。四年。又詔中外。不得更議增課。以圖恩。天禧初。著作郎張師德使淮南。上言。鄉村酒戶。年額少者。望並停廢。從之。至道二年。兩京諸州。收權課銅錢一百二十一萬四千餘貫。鐵錢一百五十六萬五千餘貫。京城賣麴錢四十八萬餘貫。天禧末。權課銅錢增七百七十九萬六千餘貫。鐵錢增一百三十五萬四千餘貫。麴錢增二十九萬一千餘貫。五代。漢初犯麴者。並棄市。周至五斤者死。建隆二年。以周法太峻。犯私麴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十斗者。始處極刑。餘論罪有差。私市酒者。減造人

罪之半。三年。再下酒麴之禁。戶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鄉閭三十斤。市。民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諸州城二十里者。至五斗處死。所定里數外。有官署酌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棄市。乾德四年。詔比建隆之禁。第減之。凡至城郭五十斤以上。鄉閭百斤以上。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處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法益輕。而犯者鮮矣。端拱二年。令民買麴釀酒。酌者。縣鎮十里。如州城二十里之禁。天聖以後。北京傳麴如三京。法官售酒。麴亦盡歸界。戒相侵。越犯皆有法。其不禁之地。大禁與宋初同。唯增永興軍大通監。川峽之茂州富順監。時天下承平既久。戶口寔蕃。爲酒麴以餼者益衆。乾興初。言者謂諸路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者禁釀。飲節用之義。遂詔鄉村。毋得增置酒場。已募民主之者。期三年。他入雖欲增課。以售勿聽。主者自欲增課。委官吏度異時。不至虧額。預課。然後上聞。既而御史中丞晏殊。謂酒場利薄者。悉禁增課。天聖七年。詔民間有吉凶事。酌酒。舊聽自便。毋抑配。而江淮荆湖兩浙。酒戶往往豪制良民。至出引自抑。使多售。其嚴禁止。犯者。募人告。募人代之。慶曆初。三司言。陝西用兵。軍費不給。尤資權酌之利。請較監臨官歲課。增者第賞之。權令。蓋定基王琪等。商度利害。初。酒場歲課不登。州縣多資。衙前或伍保。輸錢以充其數。嘉祥治平中。數禁止之。治平四年。手詔。蜀京師酒戶所負權錢。十六萬緡。又江南比歲所增酒場。強率人酌酒者。禁止。皇祐中。酒麴歲課合緡錢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六。至治平中。減二百一十二萬三千七百三。而皇祐中。又入金。耐絲織絮。粟材木之類。總其數。四百萬七千六百六十。治平中。乃增一百九十九萬一千九百七十五。熙寧三年。詔諸郡。遇節序。毋得以酒相饋。初。知渭州蔡挺言。陝西有醴公使酒。交遺至。輸二十驛。道路煩苦。詔禁之。至是。都官郎中沈復言。知莫州蔡貽。饋他州酒。至九百餘瓶。用兵夫。輸一百人。故并諸路。禁焉。四年。三司承買酒。麴坊場錢。率千錢稅五十。儲以祿吏。六月。令式所。別定官周直。備言在京麴院。酒戶。釀酒。酌額。多則酒亦多。多則價賤。賤則人戶。損其利。爲今之法。宜減數增價。使酒有限。而必售。則人無耗折之患。而官額不虧。請以百八十萬斤。爲定額。閏年增十五萬斤。舊直斤百六十八。以八十五爲數。後增爲二百。百用省數。以便出入。七年。諸郡。舊不釀酒者。許釀。以公使錢。率百緡爲一石。溢額者。以盈制。論在京酒戶。歲用糶三十萬石。九年。江浙災。米直騰貴。詔選官。至所。產地預給錢。俟成。趁折。輸於官。未幾。請勿行。止以所糶在京新米。與已糶米半用之。元豐元年。增在京酒戶。麴錢。較前年額。損麴三十萬斤。閏年益造萬斤。二年。詔在京。釀麴。歲以百二十萬斤。爲額。斤直錢二百五十。俟及。舊額。令復舊價。酒戶。負糶錢。更期以二年。帶糶。并。未。請。數。十。萬。斤。先。是。京。師。麴。法。自。熙。寧。四。年。更。定。後。多。不。能。償。雖。屢。闕。未。請。數。及。損。歲。額。爲。百。五。十。萬。斤。斤。增。錢。至。二。百。四。十。未。免。道。貢。至。是。命。畢。仲。衍。與。周。直。講。求。利。病。請。損。額。增。前。均。給。七。十。店。令。日。輸。錢。周。歲。而。足。月。輸。不。及。數。計。所。預。借。開。其。炊。隔。非。時。損。益。器。量。及。用。私。麴。皆。立。告。賞。法。悉。施。行。之。而。裁。其。價。三。年。詔。帶。輸。糶。錢。及。倍。開。錢。仍。寬。以。半。歲。未。免。免。罰。者。三。之。一。五。年。外。居。宗。室。酒。止。許。於。舊。官。院。倉。長。及。近。屬。寄。酒。增。永。興。軍。乾。祐。縣。十。酒。場。酒。戶。負。糶。糶。錢。更。令。三。年。之。內。增。月。限。以

輸。並。除。限。內。罰。息。其。借。開。糶。錢。已。滿。三。之。一。下。戶。更。免。一。分。元。祐。元。年。刪。監。司。糶。酒。及。三。路。館。遺。條。紹。聖。二。年。左。司。諫。程。思。言。諸。郡。釀。酒。非。沿。邊。並。復。熙。寧。之。數。詔。熙。寧。五。年。以。前。諸。郡。不。釀。酒。及。有。公。使。錢。而。無。酒。者。所。釀。並。依。熙。寧。編。數。仍。令。諸。郡。所。減。勿。逾。百。石。若。不。及。數。者。如。舊。毋。得。於。例。外。供。饋。後。又。以。陝。西。沿。邊。官。監。酒。務。課。入。不。足。乃。令。邊。郡。非。帥。府。並。前。條。制。定。釀。酒。數。將。并。城。界。止。許。於。官。務。寄。釀。崇。寧。二。年。知。漣。水。軍。錢。景。允。言。建。立。學。舍。請。以。承。買。醋。坊。錢。給。用。詔。常。平。司。計。無。害。公。費。如。所。請。仍。令。他。路。準。行。之。初。元。祐。臣。僚。請。權。權。醋。戶。部。請。本。無。禁。文。後。程。思。言。以。諸。郡。醋。坊。日。息。用。餘。悉。歸。常。平。至。是。景。允。有。請。故。令。常。平。計。之。十。月。諸。路。官。監。酒。直。上。者。升。增。錢。二。中。下。增。一。以。充。學。費。餘。轉。運。司。歲。用。大。觀。四。年。以。兩。浙。轉。運。司。之。請。官。監。釀。酒。別。立。額。比。較。又。詔。諸。郡。醋。酒。之。池。入。出。酒。米。並。別。造。倉。官。督。醋。毋。得。越。郡。城。五。里。外。凡。縣。鎮。村。並。禁。其。息。悉。歸。轉。運。司。舊。屬。常。平。者。如。故。政。和。二。年。淮。南。發。運。副。使。董。正。封。言。杭州。都。酒。務。甲。於。諸。路。治。平。前。歲。課。三。十。萬。緡。今。不。過。二。十。萬。請。令。分。務。爲。三。更。置。比。較。務。二。毋。增。官。吏。兵。匠。仍。請。本。路。諸。郡。並。增。務。比。較。從。之。四。年。兩。浙。轉。運。司。亦。請。置。務。比。較。定。課。額。釀。酒。收。息。以。增。虧。爲。賞。罰。詔。酒。務。官。二。員。者。分。兩。務。三。員。者。復。增。其。一。員。雖。多。毋。得。過。四。務。內。有。官。雖。多。而。課。息。不。廣。者。聽。如。舊。是。歲。以。湖。南。路。諸。務。積。餘。錢。分。入。提。舉。司。令。斤。增。錢。三。爲。直。運。糧。糶。水。工。之。費。立。酒。匠。關。德。選。試。清。務。兩。軍。之。法。清。務。者。本。州。選。刺。供。饋。釀。蒸。之。役。關。則。募。人。以。充。宣。和。二。年。公。使。庫。假。用。米。麴。及。因。耗。官。課。者。以。坐。贖。罪。之。監。官。移。替。三。年。發。運。使。陳。遼。奏。江。淮。等。路。官。監。酒。前。上。者。升。權。增。錢。五。次。增。三。爲。江。浙。新。復。州。縣。之。用。其。後。尙。書。省。請。令。他。路。悉。行。之。詔。如。其。請。所。收。率。十。之。三。以。給。漕。計。除。輸。大。觀。五。年。罷。鹽。路。權。括。未。幾。復。舊。以。轉。運。司。言。新。造。城。皆。藉。以。供。億。故。也。六。年。在。任。官。以。奉。酒。抑。管。坊。戶。轉。鬻。者。論。以。違。制。律。先。是。政。和。末。嘗。謂。毋。得。令。人。置。肆。以。鬻。今。併。禁。之。諸。路。增。酒。錢。如。元。豐。法。悉。充。上。供。爲。戶。部。用。毋。入。轉。運。司。七。年。諸。路。釀。酒。息。率。十。五。爲。公。使。除。如。鈔。券。法。令。提。刑。司。季。具。儲。備。之。數。毋。得。移。用。靖。康。元。年。兩。浙。路。酒。價。屢。增。較。熙。寧。幾。倍。而。歲。輸。米。麴。直。賤。民。規。利。輕。冒。法。遂。令。罷。所。增。價。渡。江。後。屢。於。養。兵。隨。時。增。課。名。目。雜。出。或。主。於。提。刑。或。領。於。漕。司。或。分。隸。於。經。總。制。司。惟。恐。軍。資。有。所。未。裕。建。炎。三。年。總。領。四。川。財。賦。趙。開。遂。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營。實。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民。以。米。入。官。官。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明。年。備。下。其。法。於。四。路。歲。造。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緡。凡。官。槽。四。百。所。私。店。不。預。焉。於。是。東。南。之。酒。額。亦。日。增。矣。四。年。以。米。麴。價。高。請。上。等。升。增。二。十。文。下。等。升。增。十。八。文。俟。米。麴。價。平。依。舊。紹。興。元。年。兩。浙。酒。坊。於。撲。買。上。添。淨。利。錢。五。分。季。輸。送。戶。部。又。增。諸。路。酒。錢。上。升。二。十。文。下。十。文。其。諸。州。軍。官。酒。酌。折。隨。宜。實。價。一。分。州。用。一。分。漕。計。一。分。隸。經。制。司。先。是。酒。有。定。價。每。增。須。上。請。是。後。郡。縣。始。自。增。而。價。不。一。矣。五。年。令。諸。州。酒。不。以。上。下。升。增。五。文。隸。制。總。司。六。年。以。紹。興。二。年。以。後。三。年。中。數。立。額。其。增。派。給。郡。縣。用。罷。四。川。州。軍。縣。鎮。酒。官。百。七。員。其。息。微。處。並。罷。之。七。年。以。戶。部。尙。書。章。誼。等。言。行。在。置。贖。軍。酒。庫。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即。成。都。灌。川。資。普。廣。安。立。清。酒。務。許。民。買。撲。爲。錢。四

萬八千餘緡。自趙開行隔槽法。增至十四萬六千餘緡。紹興元年。及世將改官。監所入又倍。自後累增至五十四萬八千餘緡。紹興二十五年。而外邑及民戶坊場又為三十萬緡。淳熙二年。然隔槽之法始行。聽就務券槽積實。官計所入之米而收其課。若未病也。行之既久。醴醴虧欠。則責入米之家認輸。不復覈其米而第取其錢。民始病矣。十年罷措置贖軍酒庫所官吏悉歸戶部。以左曹郎中兼領。以點檢贖軍酒庫為名。與本路漕臣共其事。十五年。弛禁路酒禁。以南北十一庫並充贖軍酒庫。隸左右司。十七年。省四川清酒務監官成都府二員。與元遠寧府漢綿印蜀彭簡果州富順監并漢州綿州縣各一員。二十一年。詔諸軍買酒坊監官賞格依舊。四萬三萬貫已上場務增及一倍。減一年磨勘。二倍減二年磨勘。三倍減三年磨勘。四倍減四年磨勘。二萬一萬貫已上場務增及一倍。減三年磨勘。二倍減一年磨勘。三倍減二年磨勘。四倍減三年磨勘。七千貫已上場務增及一倍。減一年磨勘。二萬貫減二年磨勘。三萬貫減三年磨勘。四萬貫減四年磨勘。二十五萬。罷諸路漕司寄造酒。二十七年。以隔槽酒擾民。許買撲以便民。罷官監。後復制之。三十年。以點檢措置贖軍酒庫。改隸戶部。既而戶部侍郎大受等言。歲計額經總制策名至多。今諸路歲虧二百萬。皆緣諸州公使庫廣造別置店醋膏。以致酒務例皆敗壞。詔罷諸州別置酒庫如軍糧酒庫防月庫月棧庫之類。并省務寄造酒及帥司激買酒庫。凡未分隸經總制錢處。並立額分隸。補趙虧額。三十一年。殿帥趙密以諸軍酒坊六十六歸之戶部。見九年。同安郡王楊存中罷殿帥。復以私撲酒坊九上之。歲通收息六十萬緡。有奇。以十分為率。七分輸送行在。三分給漕計。蓋自軍興以來。諸帥擅權酷之利。由是縣官始得資之以佐經費焉。孝宗乾道元年。以浙東西儲賞庫六十四隸三衙。輸課於左藏南庫。餘充隨年贖軍及造軍器。二年。詔臨安府安撫司酒庫悉歸贖軍。并贖軍諸庫及臨安府安撫司酒務。令戶部取三年所收一年中數立額。日售錢萬緡。歲收本錢一百四十萬。息錢一百六十萬。麴錢二萬。羨餘獻以內藏者又二十萬。其後增為五十萬。四年。立場務官賞格。七年。以淮西總領周闕言。總所庫四。安撫司庫五。都統司庫十八。馬軍司庫一。增置行官庫一。共為庫二十九。以三年最高年為額。其行官新庫息錢。除分認諸處錢及糜費。以淨息三分為率。一分輸御前酒庫。以提領建康府戶部贖軍酒庫為名。遂鑄印及改庫名八年。知常德府劉邦瀚言。江北之民。困於酒坊。至貧乏家。不捐萬錢。則不能舉一吉凶之禮。乃檢乾道重修敕令。申嚴抑買之禁。淳熙三年。詔四川酒課折估困弊。可減額錢四十七萬三千五百餘緡。令禮部給降度牒六百六十一道。補還今歲減數。明年。於四川合給湖廣總所錢補之。寧宗開平元年。知臨安府兼點檢贖軍酒庫趙善防轉運判官提領戶部儲買酒庫唐徵之言。官吏冗費。請諸司官屬兼管明年。又以都省言。課額失陷。依舊辭置。初趙開之立隔釀法也。蓋以紓一時之急。其後行之諸郡。國家贖兵。郡縣經費。率取給於此。故雖罷行。增減不一而足。而其法卒不可廢云。阮治。凡金銀銅鉛錫治場務二百有一。金產商饒欲撫四州南安軍。銀產福建桂陽三

州有三監。饒信虔越衢處道福汀漳南劍詔廣英連恩春十七州。建昌邵武南安三軍有五十一場。秦隴興元三州有三務。銅產饒處建英信汀漳南劍八州。南安邵武二軍有三十五場。梓州有一務。鐵產徐兗相三州有四監。河南鳳翔同統儀薪黃英九州與國軍有十二治。晉磁鳳遺道渠合梅陝耀坊度汀汀十四州有二十務。信鄂連建南劍五州邵武軍有二十五場。鉛產越建連英春詔汀漳南劍十州南安邵武二軍有三十六場務。銀產河南南康虔道賀潮循七州南安軍有九場。水銀產秦階商鳳四州有四場。朱砂產商宜二州富順監有三場。開寶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彫弊。每念茲事。深疚于懷。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梓陽監鐵課。銀宜減三分之一。民鑄銅為佛像浮圖及人物之無用者。禁之。銅鐵不得闌出蕃界及化外。至道二年。有司言。定州諸山多銀礦。而鳳州山銅礦復出。探鍊大獲。而皆良焉。請置官署其事。太宗曰。地不愛寶。當與眾庶共之。不許。東西川監酒商稅課半輸銀帛外。有司請令二分八金。景德三年。詔以非土產罷之。天聖中。登萊探金歲益數千兩。仁宗命獎勸官吏。宰相王曾曰。探金多。則資本趨末者衆。不宜誘之。景祐中。登萊探金。詔地金禁。聽民探取。俟歲豐復故。然是時海內承平已久。民間習俗日漸侈靡。糜金以飭服器者。不可勝數。重禁莫能止焉。景祐廢曆中。屢下詔申救之。語在輿服志。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禁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其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仁宗英宗每降敕書。輒委所在視治之不發者。或廢之。或獨主者所負歲課。率以為常。而有司有請。亦輒從之。無所吝。故治之與廢不常。而歲課增損隨之。皇祐中。歲得金萬五千九百兩。銀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九兩。銅五百一十萬八千三百四十四斤。鐵七百二十四萬一千斤。鉛九萬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錫三十三萬六千九百九十五斤。水銀二千二百斤。其後以故書從事。或有司所請。廢治百餘。既而山澤興廢。至治平中。或增治或復故者六十有八。而諸州治總二百七十一。登萊商饒汀南恩六州金之治十一。登饒秦鳳商隴越衢饒信虔郴衡澆汀泉建福南劍英詔連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三軍桂陽監銀之治八十四。饒信虔建汀南劍泉詔英梓十一州邵武軍銅之治四十六。登萊徐兗鳳翔陝儀那饒磁虔吉袁信潭汀泉建南劍英詔渠合資二十四州興國邵武二軍鐵之治十七。越衢信汀南劍英詔連九州邵武軍鉛之治三十。商饒虔道賀潮循七州錫之治十六。而水銀丹砂州治與至道天禧之時則一。皆置吏主之。是歲。視皇祐金減九千六百五十六。銀增九萬五千三百八十四。銅增一百八十七萬。鐵錫場百餘萬。鉛增二百萬。又得丹砂二千八百餘斤。獨水銀無增捐焉。熙寧元年。詔天下貨貨治不廢。而負歲課者錫之八年。令近阮治坊郭鄉村并淘探京錄人並相為保。保內及於阮治有犯知而不料。或停盜不覺者。論如保甲法。元豐元年。諸阮治金總收萬七百一十兩。銀二十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五兩。銅千四百六十萬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鐵五百五十萬一千九百七十七斤。鉛九百九十九萬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錫二百三十二萬一千八百九十八斤。水銀三千三百九十六斤。朱砂三千六百四十六斤。十四兩有奇。先是熙寧七年。廣西經略司言。邕州右江瑣乃洞產金。請以邕

提點官靖康元年諸路院治苗穰既微或舊有今無悉令蠲損凡民承買金銀並罷宋初舊有院治官置場監或民承買以分數中賣於官初諸路轉運司本錢亦資焉其物悉歸之內帑崇寧已後廣搜利穴權賦益備凡屬之提舉司者謂之新院治用常平息錢與剩利錢為本金銀等物往往皆積之大觀庫自蔡京始政和間數罷數復然告發之地多壞民田承買者立額重或舊有今無而額不為損欽宗即位詔悉罷之南渡院治廢與不常歲入多寡不同今以紹興三十二年金銀銅鐵錫之治廢與之數一千一百七十及乾道二年鑄錢司比較所入之數附之湖南廣東江西金治二百六十七廢者一百四十二湖南廣東福建浙東廣西江西銀治一百七十四廢者八十四澠川湖南利州廣東廣西江西東西福建銅治一百九廢者四十五舊額歲七百五萬七千二百六十斤有奇乾道歲入二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斤有奇淮西蕪州成都利州廣東福建浙東廣西江西鐵治六百三十八廢者二百五十一舊額歲二百一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斤有奇乾道歲入八十八萬三千六百二十斤有奇乾道歲入一十九萬一千二百四十斤有奇湖南廣東江西錫治一百一十八廢者四十四舊額歲七十六萬一千二百斤有奇乾道歲入二萬四百五十斤有奇宋初諸治外隸轉運司內隸金部崇寧二年始隸右曹建炎元年復隸金部轉運司隆興二年院治監官歲收買金及四千兩銀及十萬兩銅錫及四十萬斤鉛及一百二十萬斤者轉一官守作部內歲比和額增金一萬兩銀十萬兩銅一百萬斤亦轉一官令丞歲收買及監官格內之數減半推賞慶元二年宰執言封樁銀數比淳熙末年虧額幾百五十萬今務場所入歲不滿三十萬而歲奉三官及册費約四十萬恐愈侵銀額欲權以三分為率一分支銀二分支會子上曰善端平三年赦曰諸路州縣院治與廢在觀寺祠廟公宇居民墳地及近墳園林地者在法不許人告亦不得受理訪聞官司利於告發更不究實多致擾害自今許人戶越訴官吏并訟者重賞典憲及有院治停閉苗畝不發之所州縣勒令院戶虛認歲額提點錢司嚴督追正

認歲額提點錢司嚴督追正
 院治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其利開成三年度支奏罷之乃以崇山歸之州縣五代以來復稱務置官吏宋因之白蔡出管慈坊州無為軍及汾州之靈石縣緣禁出慈州州之銅陵縣皆設官典領有錢戶鬻造入官市晉汾慈州蔡以一百四十斤為一賦給錢六十州蔡賦減三十斤給錢八百博白蔡價晉州每賦二十一貫五百慈州又增一貫五百綠蔡汾州每賦二十四貫五百慈州又增五百幽州每賦四貫六百散置白蔡坊州斤八十錢汾州百九十二錢無為軍六十錢綠蔡斤七十錢建隆中詔商人私販幽州蔡官司嚴捕沒入之緘定私販河東幽州蔡一兩以上私鬻蔡三斤及盜官蔡至十斤者棄市開寶三年增私販至十斤私鬻及盜滿五十斤者死除罪論有差太平興國初以歲鬻不充迺詔私販化外蔡一兩以上及私鬻至十斤並如律論決再犯者悉配流遠復犯者死淳化元年有司言慈蔡滯積小民多於山谷僻與之地私鬻侵利而緣蔡價賤不宜與晉蔡均法詔同犯私茶

罪賞先是建隆二年命左諫大夫劉熙古詣晉州制置蔡許商人檢金銀布帛絲綿茶及緡錢官償以舉凡歲增課八十萬貫太平興國初歲博緡錢金銀計一十二萬餘貫茶計三萬餘貫端拱初緡緡絹帛二萬餘貫茶計十四萬貫至是言者謂蔡直酬以見錢商人以陳茶入博有利豪商無資國用詔今後惟聽金銀見錢入博至道中白蔡歲課九十七萬六千餘斤蔡四十萬九千餘斤緡錢一十七萬餘貫真宗末白蔡增二十萬一千餘斤綠蔡增二萬三千餘斤緡錢增六萬九千餘貫天聖以來晉慈二州蔡募民鬻之季鬻蔡一盈多者千五百六斤少者六七百斤四分給一入官餘則官市之無為軍亦置務鬻蔡後聽民自鬻官置場售之私售蔡禁如私售茶法六年詔弛兩蜀極蔡之禁時河東蔡積益多復聽入金帛易粟芻粟虛估高商人利於入中麟州粟斗實直錢百虛估增至三百六十蔡之出官為銀二萬一千五百緡易粟六石計粟實直錢纔六千而蔡一賦已費本錢六十縣官徒有權蔡之名其害無利嘉祐六年罷入芻粟復令入緡錢蔡以百四斤為一賦入銀京師權貨務者為錢十萬七千入錢麟州者又減三千自是商賈不得專其利矣皇祐中晉慈入蔡二百二十七萬三千八百斤以易芻粟之類為緡錢十三萬六千六百無為軍蔡售緡錢三萬三千一百治平中晉慈蔡損一百九萬六千五百四斤無為軍蔡售錢歲有常課發運使領之視皇祐數無損增幽州蔡至是入三十九萬六千斤亦以易緡錢助河東歲緡熙寧元年命河東轉運司經畫蔡鹽遺利李師中言官積蔡三百斤走鹵消耗恐後為棄物詔令商人入中糧草即以償之三年罷幽州交子務以妨中納糧草請罷鹽故也知慶州王廣淵言河東蔡為利源之最請河東京東河北陝西別立蔡法專置提舉官詔遣光祿丞楊蟠會議以聞蟠言坊州產蔡官雖置場而商多私售請置錢戶定其數許於陝西北界黃河東限潼關南及京西均房襄鄧金州光化軍令錢戶遞相保察或私賣越界禁如私白蔡法仍增官獲私蔡輒以夾雜減斤重之法從之元豐元年定畿內及京東西五路許晉隕蔡陝西自潼關以西黃河以南達于京西均房襄鄧金州則售坊州蔡蔡之出於西山保朔州者售於成都梓州路出無為軍者除路售之私鬻與越界者如私鬻法自熙寧初蔡法始變歲課所入元年為錢三萬六千四百緡有奇併增者五年乃取熙寧六年中數定以十八萬三千一百緡有奇為新額至元豐六年課增至三十三萬七千九百緡而無為軍蔡歲課一百五十萬斤用本錢萬八千緡自治平至元豐數無損增光祐元年戶部言商旅販蔡舊聽其便適者發運司請用河東例令染肆鋪戶連保預買願致抑擾詔如舊制元符三年崇儀使林億奏禁河北土蔡非便若即河北產蔡地置場官買增價出之罷運管蔡則官獲淨利無運載之勞民資地產省犯法之弊詔下戶部初熙豐間東南九路官自賣蔡發運司權之元祐初通商緡聖復熙豐之制大觀元年定河北河東蔡額各二十四萬緡淮南九萬緡龍官實從商販而河東河北淮南各置提舉官政和初復官鬻龍商販如舊制淮南蔡事司罷龍發運司上供蔡額實以三萬三千一百緡為額三年有司奏減河北河東并淮南蔡額計十六萬緡四年蔡額復循大觀之制五年河北河東綠蔡聽客販於東南九路民間見用者依通商地籍之

總買新引帶膏。大率循做鹽法。宣和中。舉比較增虧實罰。未幾。以擾民罷。建炎三年。措置財用。黃潛厚奏。許商人販淮南藥入東南諸路。聽錢錢行在而持引。越越支。泰。紹興十一年。以鑄錢司韓球言。撫州青磨磨斤錢一百二十文。土鑿斤三十文。省鉛山場所產品高。於撫。青磨磨斤作一百五十文。黃磨斤作八十文。二十九年。以淮西提舉司言。取紹興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所收鑄錢一年中數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緡為定額。其他產鑄之所。若潭州。澗陽之永興場。韶州之岑水場。皆置場給引。歲有常輸。惟漳州之東去海甚遠。大山深阻。雖有采鑄之利。而潮梅汀。嶺四州之姦民聚焉。其魁傑者。號大洞主。小洞主。土著與負販者皆盜賊也。

香之經費茶鹽鑄之外。惟香之為利博。故以官為市焉。建炎四年。泉州抽買乳香一十三等。八萬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詔取赴樞密院。陸路以三千斤水路以一萬斤為一綱。紹興元年。詔廣南市舶司。抽買到香依行在。品名成套。召人辨認。其所售之價每五萬貫。易以經費輸行在。六年。知泉州連南夫奏。請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舟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十萬貫者。補官有差。大食客囉囉辛販乳香每及一百萬兩。轉一官。又招商入息錢九十八萬緡。各補承信郎。閩廣船務監官抽買乳香每及一百萬兩。轉一官。又招商入香與販舟選在罷任。後亦依此推賞。然海商入蕃。以與販為招誘。僑倖者甚衆。淳熙二年。都柱寇起。以科買乳香為言。詔湖南路見有乳香並輸行在。樞密院免科降。十二年。分撥樞密院務乳香於諸路給賣。每及一萬貫。輸送左藏南庫。十五年。以諸路分官乳香擾民。令止就樞密院務招客。詳請紹興三年。以福建船司乳香虧數。詔依前例開禧三年。住博買。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銀博買。洩之遠夷。為可惜。乃命有司。以絹帛錦綺。資之。屬博買。聽其來之多寡。若不至則任之。不必以為重也。

考證

食貨志下七。舊直餉百六十八。以八十五為數。後增為二百。百用省數。以便出入。臣開鼎。按省百不足百也。上八十五是也。今云。便出入當是足百。說見日知錄。十月。諸路官鹽酒直上者。升增錢二〇。臣開鼎。按下文陳遵奏。江淮等路古監酒直上者。升增錢五。則此鹽字。乃監字之誤。

宋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下八 (附稅 市易 均輸 五市新法)

商稅。凡州縣皆設稅。關鎮亦或有之。大則專置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舉行者。皆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謂之住稅。每千錢算三十。大約如此。然無定制。其名物各隨地宜。而不一焉。行旅齎裝。非有貨幣當算者。無得發篋搜索。凡販夫販婦。細碎交易。嶺南商賈。生業及民間所織。綿帛非鬻於市者。皆勿算。常稅名物。令有司件析。頒行天下。揭于版。置官署。俾其違守。應算物貨。而輒藏匿。為官司所捕獲。沒其三分

之一。以半界諸者。販鬻而不由官。賈者。罪之。有官須者。十取其一。謂之抽稅。自唐室垂。多便宜從事。擅其征利。以及五季諸國。益務聚財。貨以自贖。故征算尤繁。宋興。所下之。必詔。省。屢勅。官吏。毋事。煩苛。規。羨。餘。以。微。恩。寵。大。中。祥。符。六。年。始。免。諸。路。州。軍。農。器。之。稅。諸。州。津。渡。舊。有。算。或。水。湖。改。置。橋。梁。有。司。猶。責。主。者。備。償。建。隆。初。詔。除。諸。道。德。棣。潘。齊。鄆。乾。渡。三。十。九。處。算。錢。水。湖。聽。民。置。渡。勿。收。其。算。自。是。有。類。此。者。多。因。恩。宥。獨。除。其。餘。橋。關。魚。池。水。磴。社。酒。葦。蕪。鵝。鴨。螺。蚌。柴。薪。地。舖。粘。牛。骨。澆。水。利。等。名。皆。因。諸。國。舊。制。而。後。展。廢。廢。省。緣。河。州。縣。民。船。載。粟。亦。輪。算。三。年。始。罷。陳。州。私。置。蔡。河。鎮。民。船。勝。百。斛。者。取。百。錢。有。所。載。倍。其。征。太平。興。國。三。年。乃。悉。除。之。至。道。元。年。詔。江。南。漢。渡。多。公。吏。濫。民。與。其。事。量。輸。官。課。而。厚。弄。行。旅。州。縣。宜。加。嚴。禁。所。輸。年。額。錢。五。千。以。下。者。並。免。不。係。色。役。近。便。人。戶。掌。船。濟。渡。毋。得。擾。人。至。道。中。歲。八。稅。課。錢。四。百。萬。貫。天。禧。末。增。八。百。四。萬。貫。天。聖。以。來。國。用。空。虛。有。請。算。緡。銀。以。助。經。費。者。仁。宗。曰。貨。泉。之。利。欲。流。天。下。通。有。無。何。可。算。也。一。日。內。出。蜀。羅。一。端。為。印。朱。所。漬。者。數。重。因。詔。天。下。稅。務。毋。輒。汚。填。商。人。物。帛。康。定。元。年。西。邊。兵。費。不。給。州。縣。或。增。所。算。名。物。朝廷。知之。悉。命。蠲。去。既。而。下。詔。勸。勵。且。戒。毋。搜。索。行。者。家。屬。歲。俸。則。免。算。耕。牛。水。牛。及。或。弛。蒲。魚。菜。之。稅。民。流。而。渡。河。者。亦。為。之。免。算。應。算。而。匿。不。自。言。者。雖。聽。人。捕。告。抵。罪。如。舊。法。然。須。物。皆。見。在。乃。聽。以。防。誣。罔。至於。歲。課。麻。楮。屬。詔。有。司。裁。定。而。後。以。詔。獨。放。音。不。可。勝。數。皇。祐。中。歲。課。緡。錢。七。百。八。十。六。萬。三。千。九。百。嘉。祐。以。後。卿。茶。禁。所。歷。州。縣。收。其。錢。至。治。平。中。歲。課。增。六。十。餘。萬。而。茶。稅。錢。居。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熙。寧。以。來。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支。移。民。以。和。賦。庸。貨。至。邊。留。易。以。輸。官。者。勿。稅。河。北。流。民。復。業者。所。過。免。算。後。以。歲。餘。虛。稅。評。復。舊。五。年。以。在。京。商。稅。院。提。舉。市。易。務。七。年。減。國。門。之。稅。數。十。種。錢。不。滿。三。十。者。蠲。之。其。先。外。城。二。十。門。皆。資。以。課。息。近。令。隨。閉。要。分。等。以。檢。捕。獲。失。之。數。為。賞。罰。既。而。以。歲。旱。復。有。是。命。元。豐。元。年。濱。海。沿。州。竹。木。魚。果。炭。箔。稅。不。及。百。錢。者。蠲。之。二。年。熙。河。路。置。邊。防。財。用。李。憲。攬。權。本。路。商。貨。令。諸。臣。蔣。之。奇。劾。其。罪。導。洛。通。汴。司。請。置。堆。棧。於。泗。州。買。物。至。者。先。入。官。壘。官。以。船。運。至。京。稍。輸。船。算。明。年。詔。近。京。以。通。津。水。門。外。順。成。倉。為。場。非。導。洛。司。船。而。載。商。稅。入。汴。者。許。糾。告。雖。自。請。稅。猶。如。私。載。法。惟。日。用。物。非。販。易。若。發。箔。柴。草。竹。木。之。類。勿。禁。現。管。海。南。收。稅。較。船。之。丈。尺。謂。之。格。納。其。法。分。三。等。有。所。較。無。幾。而。輸。錢。多。寡。十。倍。買。物。自。泉。嶺。兩。浙。湖。廣。至。者。皆。金。銀。物。價。直。或。至。萬。餘。緡。自。高。化。至。者。唯。米。包。瓦。器。牛。畜。之。類。直。纔。百。一。而。監。收。以。丈。尺。故。高。化。商。人。不。至。海。南。遠。乏。牛。米。請。自。今。用。物。貨。賤。多。算。計。稅。官。給。文。憑。聽。鬻。於。部。內。否。則。許。糾。告。以。船。貨。給。賞。詔。如。所。奏。六。年。京。東。漕。臣。吳。居。厚。言。商。入。負。正。稅。七。萬。六。千。餘。緡。倍。稅。十。五。萬。二。千。餘。緡。請。蠲。其。倍。稅。納。正。稅。百。千。以。下。期。以。三。年。百。千。以。上。五。年。元。祐。元。年。戶。部。請。令。在。京。商。稅。院。酌。取。元。豐。八。年。錢。五。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一。緡。有。奇。以。為。新。額。自。明。年。始。三。年。又。以。天。聖。歲。課。為。額。蓋。戶。部。用。五。年。併。增。之。法。立。額。既。重。歲。課。不。登。故。言。者。論。而。更。之。七。年。罷。諸。路。承。買。土。產。稅。場。初。罷。江。南。路。承。買。而。河。東。轉。運。司。以。為。較。元。祐。六。年。官。鹽。額。增。三。萬。餘。緡。遂。行。之。諸。路。八。年。權。蜀。商。人。載。米。入。京。監。賣。力。勝。之。

稅。先是熙寧六年。蘇湖歲稔。穀價比淮南十五。而商船以力勝稅不至。管命權鈞。惠止一方。未為定法。及汴泗墾場法行。穀船毋得增置。而力勝之稅益三之一。至是。蘇軾言。法不稅五穀。請削去力勝之條。而行天聖免稅之制。既而尚書省亦言。在京穀貴。欲平其前復權鈞之後。徽宗宗和中。以州縣災傷。并贖給都下。亦一再免。旋復如舊。惟浙浙并東北鹽以鹽事司之請。遂不復征。自哲宗即位。罷導洛物貨場。紹聖四年。薛從熙提舉京城所。欲復其事。令泗州及京師洛口各置墾場。并請復鹽市牛羊圈。詔下尚書省。久之。遂寢。至是。提舉汴河隄岸王憲復言之。且請假溫州運船給用。命大府少卿鄭僎同詳度。明年。竟詔勿行。五年。令戶部取天下稅務五年所收之數。酌多寡為中制。頒諸路揭版示之。率十年一易。其增名額及多稅者。並論以達制。大觀元年。凡典買牛畜舟車之類。未印契者。更期以百日免稅。二年。詔在京諸門凡民衣履穀菽雜魚蔬果柴炭瓦器之類。並錮其稅。歲終計所錮數。令大觀庫給償。宣和二年。官觀寺院僧尼之家。而販。令開津搜閱。如元豐法。輸稅歲終以次數報轉運司。取旨。初。元符令品官供家服用物免稅。至建中靖國初。馬牛驢騾已不入服用例。而比年。官僱私牟利者。官觀寺院多有專降免稅之旨。皆以船艘賈賄。故有是詔。漕臣劉既濟起。應奉物兩浙進南等路稅。例外增一分以供費。三年。詔罷之。凡以蠶織農具耕牛至兩浙江浙東者。給文憑錮稅一年。四年。令諸路近歲所增稅錢悉歸應奉司。七年。以歲歉之後。用物少而民艱食。在京及畿內油炭麵布絮稅。並權免。提舉京東常平楊連奏。本路牛價貴。用多荒萊。請令販牛至本路者。仍給文憑錮稅二年。如舊。從之。靖康元年。詔都城物價未平。凡稅物權更錮稅一年。臣僚上言。祖宗舊制。并政和新。令場務立額之法。並以五年增虧數較之。併增者取中數。併虧者取最高數。以為新額。故課息易給。而商旅可通。近諸路轉運司不循其法。有益無損。致物價騰踊。官課愈負。請令諸路提刑下諸郡。準舊法。釐正立額。詔依所奏。高宗建炎元年。詔販貨上京者免稅。明年。又詔販糧草入京押稅者罪之。凡殘破州縣。免竹木磚瓦稅。北來歸正人及兩淮復業者。亦免路稅。紹興三年。臨安火免竹木稅。然當時都邑未奠。兵革未息。四方之稅。間有增置。及於江浦浦口量收海船稅。凡官司回易。亦並收稅。而寬弛之令。亦錯見焉。如諸路增置之稅。場山開迂僻之縣。鎮經理未定之州郡。悉罷而免之。又以稅網太密。減併者一百三十四罷者。九免過稅者。五至於牛米薪麵民間日用者。並罷。孝宗繼志。凡高宗省罷之未盡者。悉推行之。又以臨安物價未平。免淳熙七年。稅一半。光寧以除亦屢與免商稅。或一年。或五月。或三月。凡遇火放免竹木之稅。亦然。光寧嗣。服諸郡稅額。皆有放免。然當是時。雖寬大之旨屢頒。關市之征迭放。而貪吏並緣。苛取百出。私立稅場。算及緡錢。斗米束薪。菜茹之屬。擅用稽察。措置。添置專欄。收檢。虛市有稅。空舟有稅。以食米為酒米。以衣服為布帛。皆有稅。遇士夫行李。則搜發發篋。目以與販。甚者。貧民買易。須細于村落。指為漏稅。輒加以罪。空身行旅。亦白取百金。方紆路避之。則糧稅呼。或有貨物。則抽分給賞。斷罪倍輸。倒運而歸矣。聞者咨嗟。指為大小法場。與斯民相刃相刺。不啻鱗。而其弊有不可勝言矣。

市易之設。本漢平準。將以制物之低昂而均通之。其弊也。以官府作賈。固公取牙份之利。而民不勝其煩矣。熙寧三年。保平軍節度使王韶倡為緣邊市易之說。丐假官錢為本。詔秦鳳路經略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因命韶為本路節帥。司幹當兼領市易事。時徵移司於古渭城。李若愚等以為多聚貨以啓戎心。又妨秦州小。馬私貿易不可。文彦博會公亮。馮京皆隨之。韓絳亦以去秦州為非。唯王安石曰。古渭置市易利害。臣雖不敢斷。然如若愚。必無可慮。七月。詔轉運司詳度。復問陳升之。升之謂古渭極邊。恐啓憂。安石乃言。今蕃戶富者。往往蓄緡錢二三十萬。彼尚不畏劫奪。豈朝廷威靈。乃至衰弱如此。今欲連生羌。則形勢欲張。應接欲近。古渭邊。皆便於應接。商旅並集。居者愈多。因建為軍。增兵馬。得人守之。則形勢張矣。且蕃部得與官市。邊民無復遺貨。是以懷來其心。因收其贏。以助軍費。更開荒土。異日可以聚兵。時王安石為政。汲汲焉以財利兵革為先。其市易之說。已見於熙寧二年。建議立均輸平準法之時。故王韶首迎合其意。而安石力主之。雖以李若愚陳升之韓絳諸人之議。而卒不可回。五年。遂詔出。帑錢置市易務于京師。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貧。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今富人大姓。乘民之亟。牟利數倍。財既偏聚。國用亦屈。請假權貨務錢。置常平市易司。擇通財之官。任其責。求良賈為之。轉易使審知市物之價。賤則增價。市之貴則損價。以給公上。於是中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以易官物者。若欲市於官。則度其抵而貸之。貸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諸之。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以呂嘉問為提舉。賜內庫錢百萬緡。京東路錢八十七萬緡。為本。三司請立市易務。有案并之家。較固取利。有害新法。本務覺察。三司按治之。文帝削去之。七月。以權貨務為市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為東務。上界。以在京商稅院雜買務。雜賣場。隸焉。又賜錢帛五十萬于錢洮軍。置司市易。極苛細。道路怨謗者。籍籍。上以諭安石。請宣示事實。帝以懲冰市梳撲等數事。語之。安石皆辯解。後帝復言。市易累果太煩。罷之。如何。安石謂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蘇麻黃。黃蘗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醫者市之。以給州。市易上界所儲內帑錢二十萬緡。假之為本。又賜慶州路轉運司度。價銀五百置市易。于路州。選本路在任已替官監之。仍以知州或通判提舉。令在京市易務及開封府司錄同詳度。諸行利病。於是詳定所請。約諸行利入簿。厚輸免行錢。以錄吏。錮其供官之物。禁中所須。並下雜官場。雜買務。置市司。估物價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悉於是乎取決。從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諸州市易務。皆隸焉。又詔三司幹當公事李杞等同詳度。成部置市易務。七年。帝與輔臣論及成都市易事。馬京曰。曩因權市物。致王小波之亂。今願以市易為言。安石曰。彼以饑民。眾官不之恤。相聚為盜耳。帝問李杞行邪。安石曰。未也。然保市易。必不能致亂。帝猶慮蜀人騷擾。安石謂已遣使乃。遂罷。豈不為四方笑。乃已。然其後。竟罷把等詳度。三月。詔權三司使會布翰林學士呂惠卿同究詰市易事。先是。帝出手詔。付布謂

市易司物。頗害小民之業。蔡言喧嘩。布乃引監市易務魏繼宗之言。以為呂嘉問多取息以于質。商賈所有者盡收市肆。所無者必索率。賤市貴賤廣虞。餘是挾官府為兼井也。王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乃更令惠卿布究詰之。帝尋復以手札賜布。令求對。布即上行人所。并疏惠卿姦欺狀。且言。臣自立朝以來。每聞德音。未嘗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專導乎開架除陌之事。嘉問奏。近道官往湖南販茶。陝西販鹽。兩浙販紗。皆未敢計息。臣以謂如此政事。昔之簡簡。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四月。布復陳薛向罪案。不當。帝惻然。答。及言。三司決責商人多濫時。帝猶必欲按治。而安石主用惠卿。不可去。蓋謀變其事也。帝疑焉。故仍以屬布。既而中書奏。事已。帝論及市易。且曰。朝廷設此。本欲為平準之法。以便民。今正爾相反。使中下之民。失業若此。宜脩補其法。令元詳定。呂嘉問與安持同韓維孫永問行人輪錢免行利病。參知政事馮京曰。開封祥符縣給民錢。有出息。抵當銀絹米麥。緩急喪葬。之目七八種。其初給錢。往往願請。積數既多。實艱輸送。帝曰。如此。吾民安得泰然也。時布與惠卿方究市易事。率數日一對。帝初是布言。已而從惠卿之請。拘魏繼宗於開封府。既而布與惠卿即東府。再詰行人。所訴狀如前不變。而安石懇求去位。引惠卿執政。提舉楚州。市易之奇奏。歸王景彰。推市商人非法。及虛作中糴入務。立詭名。耀之白輪息。錢謂之乾息。又抑賈販。毋得至他郡。名為留難。帝謂輔臣曰。景彰違法害人。宜即治其罪。時呂惠卿已參朝政。而究詰市易未竟。詔促之。惠卿請令中書悉取按察異同。以奏。後二日。布對延和殿。察先後所陳。并治平熙寧出入錢物數。以聞。帝方慮歲費。淺廣。令布送中書。五月。乃詔章惇。章惇即軍器監。勅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戶房會財賦數。與布所陳異。而呂嘉問亦以難買務。多入月息。不覺。皆從公坐。有差。未幾。布職。與嘉問俱出守郡。魏繼宗仍奪秩勒停。初市易之起。市實預之。後揣上意。有疑。遂急治嘉問。而惠卿與布有夙怨。故卒擠之。而市易如故。三司使章惇。請假內錢。五百萬緡。令市易司有幹局者。分四路入中。計見鹽引及乘賤糴買。詔假二百萬緡。八年。復呂嘉問提舉市易。二月。鳳翔大名真定府永興安肅軍。奏定越真州並置市易司。以惠州阜民監錢十萬緡。給廣州市易司。農寺坊場錢三十萬緡。給鄆州市易。九年。又以在京市易司物貨十五萬緡。給熙寧市易司。九月。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例錢。總收百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諸嘉問安持等。推恩有差。自後凡二年一較。十年。定上界本錢。以七百萬緡為額。不足以歲所收息。益之。其貸內。錢歲償以息二十萬緡。元豐元年。以都提舉王居卿。請令貸市易錢者。許用金帛等為抵。收息毋過一分二釐。不及年者。月計之。願皆得錢。或欲以物貨。貸給者。聽市易司。請遣官以物貨。至諸路貿易。十萬緡以上。期以二年。二十萬緡以上。三年。欵及三分者。比歲年。推恩八分者。理為任期。盡不及者。勿賞。官吏。原給並罷。二年。經制熙寧河路。邊防財用。李憲言。蕃買牙。借私市其貨。皆由他路。避稅入秦州。乃令秦州。熙寧河。通遠軍。五市易務。募牙。借引。蕃貨。赴市易。務中。賈私市者。許糾告。賞倍所告之數。以出宅。抵市易錢。久不償者。估實。直如。留坊。河渡法。若未給錢者。官收其利息。在京市易務。亦如之。三年。詔。免行月納

錢不及百者。皆免。凡除八千六百五十四人。九月。王居卿又言。市易法有三。結保貸。一也。契要金銀為抵。二也。留運物貨。三也。三者惟保貸法行之久。負失最多。往歲。龍貨錢。而物貨如故。請自今。所貸歲約。毋過二百萬緡。聽舊戶貸。請以相濟。續非舊戶。惟用抵當留運之法。詔中書立法。以聞。於是中書奏。在京物貨。許舊戶貸。請。欵而復。通所。負毋過三百萬緡。路毋過四之一。詔如所奏。是歲。經制熙寧河路。邊防財用。會其。留司以來。所收息。元豐初。四十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六。石。次年。六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九。石。四年。從都提舉。賈青。請於。新舊城外。內置。四抵當。遣官。掌之。罷市易。上界等。處。抵當。以便民。五年。詔。外內。市易。務所。負錢。寬以三歲。均月。限以。輸。限內。開息。並除之。先是。王安石。在開封。日。有。負市易錢者。累。訴於。庭。安禮。既。執政。言於。帝曰。市易法。行。取息。滋多。而。輸。官。不。時。者。有。開息。民。至。窮。困。願。請。蠲。之。帝曰。羣臣。未有。為。朕。言。者。其。令。民。以。限。輸。免。其。開息。安禮。退。批。詔。加。內。外。字。蔡。確。曰。方。帝。有。旨。無。外。內。字。公。欲。增。詔。刑。安禮。曰。亦。不。止。言。內。字。卒。加。之。八月。置。饒。州。景德。鎮。資。博。易。務。六年。蘭。州。增。置。市。易。務。以。通。蕃。漢。貿易。七年。改。市。易。下。界。為。樞。貨。務。令。諸。州。旬。估。物。價。既。定。報。提。舉。司。提。舉。司。下。所。部。州。州。下。所。屬。募。民。出。抵。或。錢。以。市。收。息。毋。過。二。分。詔。諸。路。常。平。司。錢。留。其。半。以。二。分。為。市。易。抵。當。蓋。自。五。年。賈。青。以。平。準。物。價。與。金。銀。之。類。行。抵。當。於。饒。州。次。年。行之。諸。路。以。常。平。市。易。賒。貸。及。寬。剩。錢。為。本。五。路。各。十。萬。緡。餘。路。五。萬。緡。至。是。復。有。是。詔。若。無。抵。當。而。物。貨。宜。易。者。亦。聽。變。易。八年。罷。諸。鎮。營。市。易。抵。當。八月。詔。諸。郡。抵。當。有。取。息。薄。可。濟。民。乏。者。存。之。其。餘。抵。當。并。州。縣。市。易。並。罷。元。祐。元。年。內。外。監。督。市。易。及。坊。場。淨。利。錢。許。以。所。入。息。并。開。錢。比。計。若。及。官。本。者。並。釋。之。紹。聖。四。年。三。省。言。熙。寧。興。置。市。易。元。祐。一。切。罷。去。不。原。立。法。之。志。詔。戶。部。太。府。寺。詳。度。復。置。市。易。務。惟。以。錢。交。市。收。息。毋。過。二。分。勿。令。貸。請。元。符。三。年。改。市。易。務。為。平。準。務。戶。部。太。府。寺。市。易。案。改。為。平。準。案。尚。書。省。言。平。準。務。官。吏。等。給。費。多。并。遺。官。市。物。擾。動。于。外。近。官。鑿。石。炭。市。直。遞。增。皆。不。便。民。詔。罷。平。準。務。及。官。鑿。石。炭。其。在。官。物。貨。令。有。司。轉。易。錢。鈔。價。元。給。之。所。崇。寧。元。年。戶。部。奏。平。準。務。錢。物。毋。得。他。司。移。用。二。年。以。平。準。為。南。北。兩。務。如。舊。分。置。官。吏。歲。終。考。察。能。否。行。勸。沮。法。五。年。鄆。縣。應。置。市。易。者。凡。歲。收。息。官。吏。用。度。之。餘。及。千。緡。以。上。置。官。監。五。百。緡。以。上。令。場。務。餘。額。並。罷。先。是。嘗。謂。府。界。萬。戶。縣。及。路。在。衝。要。市。易。抵。當。已。設。官。置。局。其。不。及。萬。戶。非。衝。要。并。諸。鎮。有。官。監。而。商。販。所。會。並。如。元。豐。令。監。官。兼。領。至。是。戶。部。復。詳。度。以。聞。遂。行。其。議。建。炎。二。年。言。者。以。為。得。不。償。費。遂。罷。之。而。以。其。錢。輸。左。藏。庫。惟。抵。當。庫。仍。舊。紹。興。元。年。罷。諸。州。軍。免。行。錢。及。行。戶。供。應。見。任。官。買。賣。並。依。時。違。者。以。盜。論。四年。兩。浙。轉。運。司。檄。婺。州。市。御。獲。炭。須。胡。桃。絞。鴉。色。守。焉。十。三。年。錫。雷。化。高。融。宜。廉。昌。欵。質。免。行。錢。十四。年。以。開。州。兩。縣。在。饒。部。尤。為。僻。遠。減。免。行。錢。之。半。十五。年。以。知。漢。陽。軍。韓。所。言。諸。路。收。免。行。錢。定。數。外。多。取。一。文。以。上。以。增。增。稅。賦。法。罪。之。十七。年。錫。百。姓。見。輸。免。行。錢。三。分。之。一。十九。年。南。郊。故。盡。錫。百。姓。免。行。錢。欠。是。後。凡。赦。皆。然。二十。五。年。罷。見。輸。免。行。錢。禁。下。行。買。物。以。害。及。小。商。數。於。鄉。村。故。也。淳。熙。元。年。罷。市

令司。詔臨安府及昌縣交易。倘保錢減十之五。七年。諸州縣交易。倘保錢亦以十分為率。與減五分。嘉定二年。以臣僚言。崇禎之下。買物於舖戶。無從得錢。凡臨安府未支物價。令即日盡數給還。是後買物。須給見錢。遂許陳訴於臺。嘉熙三年。臣僚言。今官司以官價買物。行舖以時直計之。什不得二三。重以遲延。歲月而償。官卒並緣之無藝。積日既久。類成白著。至有遷居以避其擾。改業以逃其害者。甚而蔬菜魚肉。日用所需。瑣瑣之物。助夫販婦。所資難刀以營斗升者。亦皆以官價強取之。終日營營。而錢本俱成乾沒。商旅不行。衣食路絕。望特降旨。凡諸州縣官司買物。並以時直。不許取用官價。違者以贓定罪。從之。

均輸之法。所以通天下之貨制。為輕重散之術。使輸者既便。而有無得以懸遷焉。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歲年儉。物貴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六路賦入。其職以制置茶鹽。禁酒稅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督而移用之。凡雜買稅。散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用。近易遠今。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貨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民庶。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本司具條。例以開。而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慮其為擾。多以為非。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局。神宗使自擇之。向於是辭劉忱。衛瑋。孫瑋。張穆之。陳倩為屬。又請有司具六路歲當上供數。中都歲用。及見儲度。可支歲月。凡常計置。幾何。皆預降有司。從之。八月。侍御史劉琦。侍御史裏行錢頌等言。向小人。假以貨泉。任其變易。縱有所入。不免奪商賈之利。琦頌皆坐貶。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賈賤貴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法術不正。吏緣為姦。積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翟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今此論復興。衆口紛紛。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材智方略。未見有桑弘羊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有唯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轍亦坐去官。於是知諫院范純仁言。向儉刻薄。不可為發運使。人主當務農桑。節用。不常言利。自後罷純仁諫職。而諫官李常復論均輸不便。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亦言。均輸從貴就賤。用近易遠。然廣置官局。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既已許之。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俟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先設官置吏。簿書糜費。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發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安石之說。言皆不行。乃以向為天章閣待制。遣太常少卿羅拯為使。手詔賜向曰。政事之先。理財為急。朕托卿以東南賦入。皆得消

息。盈虛為張歛散之。而卿忠誠內固。能倡舉職業。導揚朕意。底于成績。朕甚嘉之。覽奏。慮流言致惑。朕心匪石。豈易轉也。卿其濟之以剛。終之以不倦。以稱朕意。然均輸後。迄不能成。互市。舶法。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而互市之制。行焉。後漢通交易於烏桓。北單于。鮮卑。北魏立互市於南陲。隋唐通貿易于西北。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後唐亦然。而高麗回鶻黑水諸國。又各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宋初循周制。與江南通市。乾德二年。禁商旅毋得渡江。於建安漢陽。口置三柵署。河其交易。內外表臣。輒遣人往。江浙販易者。沒入其貨。移江百姓及煎鹽亭戶。悉其樵漁所造。屬之類。柵署給券。聽渡江販易。開寶三年。徙建安柵署於揚州。江南平。柵署雖存。止掌茶貨。四年。置市舶司于廣州。後又於杭州。明州。置司。凡大食古。暹。閩。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齊。諸。蕃。並。通。貨。易。以。金。銀。綉。錦。錫。錐。色。絹。綾。器。市。香。藥。犀。象。瑠。璃。琥珀。珠。珀。珠。鑽。鐵。燧。皮。瑠。璃。瑪。瑙。乳。香。禁。柵。外。他。藥。官。市。之。餘。聽。市。於。民。雍。熙。中。遣。內。侍。八。人。齎。勅。犀。象。鑄。鐵。皮。瑠。璃。瑪。瑙。乳。香。禁。柵。外。他。藥。官。市。之。餘。聽。市。於。民。雍。熙。中。遣。內。侍。八。人。齎。勅。書。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諸。蕃。商。人。出。海。外。蕃。國。販。易。者。令。並。詣。兩。浙。司。市。舶。司。請。給。官。券。途。者。沒。入。其。貨。貨。淳。熙。二。年。詔。廣。州。市。舶。除。權。貨。外。他。貨。之。良。者。止。市。其。半。大。抵。海。船。至。十。先。征。其。一。價。直。酌。辦。貨。輕。重。而。差。給。之。歲。約。獲。五。十。餘。萬。斤。條。林。粉。太平。興。國。初。私。與。蕃。國。人。貿易。者。計。直。滿。百。錢。以。上。論。罪。十。五。貫。以。上。黜。面。流。海。島。過。此。送。闕。下。淳。化。五。年。申。其。禁。至。四。貫。以。上。徒。一。年。稍。加。至。十。貫。以。上。黜。面。配。本。州。為。役。兵。天。聖。以。來。象。犀。珠。玉。香。藥。寶。貨。充。物。府。庫。管。斥。其。餘。以。易。金。帛。芻。粟。縣。官。用。度。官。有。助。焉。而。官。市。貨。數。視。淳。化。則。微。有。所。損。皇。祐。中。總。歲。入。象。犀。珠。玉。香。藥。之。類。其。數。五。十。三。萬。有。餘。至。治。平。中。又。增。十。萬。熙。寧。五。年。詔。發。運。使。薛。向。曰。東。南。之。利。商。居。其。一。比。言。者。請。置。司。泉。州。其。稅。法。講。求。之。七。年。令。船。船。遇。風。至。諸。州。界。亟。報。所。禁。送。近。地。船。司。檢。分。買。泉。福。潮。海。舟。船。未。經。賦。買。者。仍。赴。司。勘。驗。時。廣。州。市。舶。虧。歲。課。二。十。萬。緡。或。以。為。市。易。司。擾。之。故。海。商。不。至。令。提。舉。司。究。詰。以。聞。既。而。市。易。務。呂。選。入。船。司。關。取。蕃。商。物。詔。提。舉。司。劾。之。九。年。集。賢。殿。脩。撰。程。師。孟。詵。罷。杭。州。市。舶。諸。舶。皆。隸。廣。州。一。司。令。師。孟。與。三。司。詳。議。之。是。年。杭。明。廣。三。司。市。舶。收。錢。糧。銀。香。藥。等。五。十四。萬。一。百。七。十。三。緡。四。斤。兩。段。條。箇。額。贖。雙。粒。支。二。十。三。萬。八。千。五。十。六。緡。四。斤。兩。段。條。箇。額。贖。雙。粒。元。豐。二。年。賈。人。入。高。麗。貨。及。五。千。緡。者。明。州。籍。其。名。義。資。保。給。引。發。船。無。引。者。如。盜。販。法。先。是。禁。人。私。販。然。不。能。絕。至。是。復。通。中。國。故。明。立。是。法。三。年。中。書。言。廣。州。市。舶。已。脩。定。條。約。宜。選。官。推。行。詔。廣。東。以。轉。運。使。孫。迥。廣。西。以。陳。倩。兩。浙。以。周。鼎。福。建。以。判。官。王。子。京。龍。泉。東。帥。臣。兼。領。五。年。廣。西。漕。臣。吳。潛。言。雷。化。州。與。瓊。島。對。境。而。發。船。請。引。於。廣。州。舶。司。約。五。千。里。乞。令。廣。西。海。南。兩。州。縣。土。著。商。人。載。米。穀。牛。酒。黃。魚。及。非。舶。司。賦。取。之。物。免。至。廣。州。請。引。詔。孫。迥。詳。度。行。之。知。密。州。范。鎬。言。板。橋。漸。海。東。則。二。廣。福。建。淮。浙。西。則。京。東。河。北。河。東。三。路。商。賈。所。聚。海。舶。之。利。額。於。富。家。大。姓。宜。即。本。州。置。市。舶。司。板。橋。鎮。置。抽。解。務。六。年。詔。都。轉。運。使。吳。居。厚。條。析。以。聞。元。祐。三。年。錫。等。復。言。廣。南。福。建。淮。浙。買。人。航。海。販。物。至。京。

東河北河東等路運載錢帛絲綿貿易而象犀乳香珍異之物雖皆禁樁未免欺隱若板橋市舶法行則海外諸物積於府庫者必倍於杭明二州使商船通行無冒禁樁刑之患而上供之物免道路風水之虞乃置密州板橋市舶司而前一年亦增置市舶司於泉州買人由海道往來各以物貨名數并所請之地報所在州召保毋得參帶兵器或可造兵器及違禁之物官給以券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往高麗新羅登萊州境者罪以徒往北界者加等崇寧元年復置杭明市舶司官吏如舊額三年令商而欲往他郡者從船司給券毋雜禁物查入初廣南船司言海外蕃商至廣州貿易聽其往還居止而大食諸國商亦巧通入他州及京東販易故有是詔凡海船欲至福建兩浙販易者廣南船司給防船兵仗如諸國法廣南船司醫所市物貨取息毋過二分政和三年詔如至道之法凡知州通判官吏并船司使臣等毋得市蕃商香藥禁物宣和元年秀州開船青龍江浦船船船船請復置監官先是政和中置務設官於華亭縣後江浦潭塞蕃船鮮至止令縣官兼掌至是復設官專領焉四年蕃國進奉物如元豐法令船司即其地醫之毋發至京師違者論罪契丹在太祖時雖聽緣邊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興國二年始令鎮易雄霸滄州各置樁務釐香藥犀象及茶與交易後有范陽之師罷不與通雍熙三年禁河北商民與之貿易時累年與師千里饋糧居民疲乏太宗亦頗有厭兵之意端拱元年詔曰朕受命上穹居尊中土惟思禁禁豈欲窮兵至於幽薊之民皆吾赤子宜許邊疆互和自今緣邊戍兵不得輒恣侵略未幾復禁達者抵死北界商旅輒入內地販易所在捕斬之淳化二年令雄霸州靜戎軍代州雁門等置樁署如舊制所醫物增蘇木草復罷咸平五年契丹求復置樁朝議以其翻覆不許知雄州何承軍機請乃聽置於雄州六年罷景德初復通好請商賈即新城貿易詔北商齎物貨至境上則許之二年令雄霸州安肅軍置三樁場北商趨他路者勿與為市道都官員外郎孔揆等乘傳詣三樁場與轉運使劉綜并所在長吏平互市物價稍優其前予之又於廣信軍置場皆廷臣等堂通判兼領焉三年詔民以書錢赴沿邊樁場博易者非九經書疏悉禁之凡官齎物如舊而增給帛漆器杭磁所入者有銀錢布羊馬裘氈歲獲四十餘萬天聖中知雄州張昭遠請歲會入中金錢仁宗曰先朝置互市以通有無非以計利不許終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絕熙寧八年市易司請假奉宸庫象犀珠直總二十萬緡於樁場貿易明年終償之詔許九年立與化外人私貿易罪賞法河北四樁場自治平四年其貨物專等於三司之權轄司而度支符給案判官置簿督計之至是以私販者案故有是命未幾又禁私市疏黃熾增及以盧甘石入他界者河東亦如之元豐元年復中書書北界告捕之法西夏自景德四年於保安軍置樁場以給借羅綺易駝馬牛羊玉璫毯甘草以香藥漆器篋杖等物易蜜蠟麝膽毛褐羆角珊瑚砂柴胡菴葶紅花翎毛非官市者聽與民交易入貢至京者縱其為市天聖中陝西樁場二并代路亦請置場和市許之及元昊反即詔陝西河東經其互市廢保安軍樁場後又禁陝西並邊主兵官與屬羌交易久之元昊請巨數遣使求復互市慶曆六年復為置場于保安鎮或二軍糧官屬馬羊至無放牧之地為徒保

安軍樁場于順寧砦既而蕃商卒無至者嘉祐初西人侵并州龍州謂非結其互市則內侵不已且聞出元賦詭麗之謀若互市不通其國必歸罪詭麗年歲間然後可與計議從之初禁陝西四路私與西人貿易未幾乃悉絕之治平四年河東經略司言西界乞通和市自夏人攻慶州大順城詔罷歲賜嚴禁邊民無得私相貿易至是上章謝罪乃復許之後二年令涇原熟戶及河東陝西邊民勿與通市又二年因使請立和市而私販不能止遂申詔諸路禁絕既而河東轉運司謂罷吳堡於寧星和市如舊而麟州復奏夏人之詞乃令醫銅錫以市馬而織繅與急須之物皆禁西北歲入馬事其兵志楚蜀南粵之地與蠻獠溪峒相接者以及西州沿邊羌戎皆聽與民通市熙寧三年王韶置市易司於秦鳳路古渭砦六年增置市易於蘭州自後於熙河蘭湟慶渭延等州又各置折博務湖北路及沅錦黔江口蜀之黎雅州皆置博易場重和元年燕珙言交人服願久毋令阻其貿易初廣西帥會布請即欽廉州各創驛令交人就驛博買至是即用瑛兼廣西轉運副使同王恭計畫焉建炎四年三月宣撫使張浚奏大食國遣人進珠玉寶貝上曰大觀宣和開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武備不備遂至危弱如此今復捐數十萬緡易無用之物易若惜財以養戰士乎論張浚勿受量賜予以答之六月罷宜州歲市朱砂二萬兩紹興三年邕州守臣言大理請入貢上諭大臣止令貢馬不許其進貢四年詔川陝即永興軍成茂州置博易場移廣西買馬司于邕管歲捐金帛倍酬其直然言語不通一聽譯者高下其手吏得因緣為姦六年大理國獻象及馬五百匹詔償其馬直却象勿受而賜書勞遣之十二年肝貽軍置樁場官監與北商博易准西京西陝西樁場亦如之十九年罷國信所博易二十六年罷廉州貢珠散蓋丁蓋珠池之在廉州凡十餘按交陸者水深百尺而大珠生焉登往採之多為交人所取又為大魚所害至是罷之二十九年存肝貽軍樁場條罷罷乾道元年襄陽郡城鎮壽春花縣鎮光州光山縣中渡市皆置樁場以守臣措置通判提轄五年省提轄官淳熙二年臣僚言溪峒緣邊州縣置博易場官主之七年塞外諸戎販珠玉入黎州官常邀市之臣僚言其贖貨啓發非便止合聽商賈百姓收買詔從之建炎元年詔市舶多以無用之物費國用自今有博買薦梅香環瑪瑙瑤兒眼睛之類皆實于法惟宜賜臣僚象笏犀帶選可者輸送胡人謂三百斤為一篋凡船舟最大者曰獨檣載一千篋次者曰牛頭比獨檣得三之一又次曰木船曰料河運得三之一除與二年臣僚言熙寧初立市舶以通物貨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可輪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懷遠之意實實焉邇來抽解既多又迫使之輪致貨滯而價減擇其良者如犀角象齒十分抽二又博買四分十分抽一又博買六分船戶懼抽買數多止買麗色雜貨若象齒犀比他貨至重乞十分抽一更不博買乾道二年罷兩浙路提舉以守停及知縣監官共事轉運司提督之三年詔廣南兩浙市舶司所發舟因風水不便船破槓壞者即不得抽解七年詔見任官以錢附綱首商旅過蕃買物者有罰船至除抽解和買違法抑買者許蕃商越訴計贓罪之舊法細色綱龍腦珠之類每一綱五千兩其餘犀象紫乳檀香之類為麗色每綱一萬斤凡起一綱遣衙前名一部

送支脚乘賸家錢一百餘緡。大觀以後。張大其數。象犀紫礦。皆作細色起發。以舊日一緡分爲三十二緡。多費脚乘賸家錢三千餘貫。至于乾道七年。詔廣南起發龍色香藥物貨。每緡二萬斤。加耗六百斤。依舊支破水脚錢一千六百六十二貫有奇。淳熙二年。戶部言。福建廣南市船司。籠細物貨。並以五萬斤爲一全綱。南渡三路船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舶飛運。所失良多。而銅錢之泄尤甚。法禁雖嚴。姦巧愈密。商人貪利而貿遷。黠吏受賕而縱釋。其弊卒不可禁。

考證

食貨志下八古謂淺岩便於應接○消監本訛謂今改正。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宋史新編食貨志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殖於農謂之食。通於工商謂之貨。茲二物者。洪範八政先之。非以斯人生生之所厚。不可闕哉。夫數口之家。終歲作力。逐時歷苦。幸竭知能。猶慮奉生送死。或不能贖。而縣官費無巨細。一切取辦。亦何以堪。為民父母。不務導布其利。惟賦私是圖。可乎。昔者明王因地之宜。通時之變。其教之也。藝其用之也。節是故閭閻給足。而貢輸川流。山積歲會。有羨蘇蘇。賦所謂萬世之計是也。彼不勝侈心。輒易典常者。其弊至於公私俱困。傾覆隨之。淵淵而魚絕。國匪而衆離。勢固然矣。宋自藝祖以降。皆仁厚恭儉。勸農恤民。往往著在令甲。如祥符之詩祠。康定慶曆之澶州。雖幣帛鮮。而梓柚未。何則。上有守文之君。下無聚斂之臣也。及王安石任。呂惠卿會布行新法。章惇蔡京相繼主。竊逮王黼李動。競搭克以充應奉。天下騷然。釀成大難。南渡後。女真猶橫。蒙古嗣興。秦檜賈似道束手無策。方且行加賦削限田。是重斂民怨。為敵國資也。傳戒小人。不可使為國家。豈不諒哉。舊史列食貨之目。二十有二。茲詳述之。庶藉氏興亡之故。可得而稽云。

農田之制。五代兵亂。條章多闕。周世宗始遣使均括諸州民田。太祖循用其法。建隆以來。命官分詣諸道均田。背暴失實者輒譴黜。又詔所在長吏。諭民有能廣植桑柘墾闢荒田者。止輸舊租。太宗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為農師。民有欲博意惰者。農師謹察之。後以煩擾罷。景德二年。命權三司使丁謂取戶稅條。及臣民所陳田利害與張若谷王曾等參詳。制定成景德農田救五卷。天禧四年。以提點刑獄為勸農使。親民官以勸農之績為殿最黜陟。仁宗初立行限田。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亦於陰陽之說。至不敢舉事。又聽致外置墓田五頃。而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即廢。時又禁近臣置別業。京師及寺觀毋得市田。景祐初。忠百姓多去農為兵。詔大臣條上兵農得失。議更其法。慶曆三年。以范仲淹言。命輔臣賈昌朝領農田。未及施為。而仲淹罷。事遂止。帝敦本務農。屢詔勸勸稼於郊。歲一再出。又躬耕籍田。以先天下。皇祐中。於苑中作寶岐殿。每歲召輔臣觀刈穀。自是罕復出郊。帝聞天下廢田尚多。民稀土著。或棄川流徙。為開民。每下赦。令招輯流亡。募人耕墾。久之生齒益蕃。開田益廣。神宗熙寧二年。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利。司農寺請立法。先行之開封。視可行頒於天下。民種桑柘。毋得增賦。安肅廣信順安軍保州。令民即其地植桑榆。或所宜木。因可限開。戎馬。其興修水利。用起熙寧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凡一萬七千九百三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哲宗即位。楚丘民胡昌等言。裁桑之令不便。詔罷之。且蠲所預罰金。興平縣抑民田為牧地。民亦自言。詔悉還之。宣和五年。詔江東兩浙。根括到逃田六百頃。召人出租。專充今年

中國歷代食貨志 宋史新編食貨志(一)

增屯戍兵衣糧。建炎用兵。所在多逃絕田。紹興中。屢詔貸民牛具。立守令。舉用殿最格。自是墾荒田至七萬畝。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界界不正。十害稱旨。秦檜亦言其說簡易可行。以椿年為兩浙路轉運副使。措置界界。沮界界者俱停職。其後又詔勸令所。剛定官。鄉克行四川。經界法。克頗峻。青州縣所謂省莊田者。雖蔬果桑柘有征。而印蜀民田。至什稅伍。民訴不均。椿年坐罷。二十年。詔兩淮沃壤。宜置力田科。募民就耕。以廣官莊。知寶州楊師錫言。有司奉行失當。用畝不分。廢市居丈尺。隙田亦充稅產。於是降詔。害民者與追正。孝宗乾道六年二月。詔均稅法。嚴限田。抑游手。務農桑。九年。王之奇奏。增定力田賞格。募人墾荒田。給官告。稜紙。以備書填。及官會十萬緡。充農具等用。以種糧不足。又詔淮東總領所。借給稻三萬石。前後屢用。議臣言。詔墾荒田者。勿增賦。臣僚請行。閩中經界。知漳州朱熹奏言。經界為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處公私兩利。獨泉漳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勞逸。而後一州之利病。切獨任其必可行也。輔臣請行于漳州。明年春。詔漕臣陳公亮同熹協力奉行。而貴家豪右。侵漁貧弱者。胥為異論。搖之前。詔遂格。熹請祠去。嘉定六年。侍講謝方叔言。豪強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不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從之。十一年。信常。饒州。嘉興。府行經界。淳祐末。以信州盜起。諸郡經界。遂罷。咸淳元年。監察御史趙順孫疏言。經界。日今之所謂。推排。非昔之所謂。自實也。推排者。委之鄉都。徑捷而易行。自實者。責之戶散。漫而難集。嘉定以來。經界時至。近也。官有正籍。鄉都有副籍。彪列。分。莫不具在。為鄉都者。不過按成。積而更業主之姓名。若夫紹興經界時。則遠矣。其法亦莫如鄉都之便也。朱熹所以主經界而。自實者。正謂是也。州縣能守朝廷鄉都任責之令。又隨諸州。便宜為之。區處。當必人情悉孚。不令而行矣。詔可。按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漫官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重。而納重。則佃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百執事之人。皆得為侵漁。季世。金人。和。午戰。戰則軍需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賣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乃籍沒權侍者。而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田收其租。以助歲幣。至其定中。又買民戶。墾限之田。謂之公田。乃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建議。以省和糴。丞相賈似道力主之。異議者皆被斥。有司。能督。至以肉刑從事。天下嗟怨。替兒求言。凡言買田者。皆被斥。德祐元年三月。乃詔公田。除怨。禍。十有餘年。自今。茲給佃。主。令。率。其。租。戶。為。兵。而。國。亡。矣。方。田。熙。寧。五。年。神。宗。患。田。賦。不。均。重。修。定。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畝。隨。原。平。澤。而。定。其。地。因。亦。淤。黑。墾。而。辨。其。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若。疇。不。毛。及。桑。所。食。利。山。林。駝。塘。溝。墾。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為。界。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煙。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令。既。具。先。自

京東路行之諸路傲焉六年詔土色分五等疑未盡下郡縣物其土宜多為等勿拘以五元豐八年帝知官吏擾民詔罷之天下之用已方而見於籍者二百四十八萬四千三百四十有九頃云崇寧三年宰臣蔡京等言神宗講究方田利害方為之帳而步畝高下丈尺不可隱戶給之帖而升合尺寸無所遺以實買則民不能容其巧以催收則吏不能措其姦請詔諸路推行從之五年詔罷方田大觀二年復詔行之四年罷

賦稅自唐建中變庸調法作兩稅夏輸毋過六月秋輸毋過十一月遣使分道按率其弊也先期而苛歛增額而繁征至五代極矣宋制歲賦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也曰民田之賦百姓私田而取其稅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也曰丁口之賦百姓輸身丁錢米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也歲賦之物有四曰穀曰帛曰金鐵曰物產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輸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其輸之遲速視收成早暮而寬為之期所以紓民力也大抵宋祖開國加意恤民累朝相承悉刻無名苛細之歛尺隸斗粟靡有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則蠲除倚闈無虛歲而又田制不立剛畝轉易丁口隱漏兼井買偽未嘗考按故賦入之利視前代為薄丁謂嘗言二十而稅一者有之三十而稅一者有之至仁宗時增契丹西夏歲幣合七十五萬惟是減掖庭宗室奉錢及近臣郊祀賜資以助費而已自熙寧開邊國用頗繁元豐四年六路大舉西討其費彌甚神宗慮科役擾民又以糧餉蠲惡欲械斬河東原漕臣以勵其餘卒鮮克辦給又李穰為鄆延轉運詔許斬知州以下之軍興者民苦捐運多散走所殺至數千人道斃者不在焉哲宗末年章惇用事連盡興師及進築鄴遼等州費資糧不可勝計蔡京復徵徵宗招納書唐用王厚經置費錢億萬用大兵凡再始克之而遼州戍兵歲費錢一千二十四萬九千餘緡最後有燕山之役雄鄴等州倉廩皆竭兵士餓忿有擲瓦石擊守將官者華藥師所將常勝一軍計口給錢廩月費米三十萬石錢一百萬緡河北之民力不能給於是免夫之議與初黃河歲調夫修築埽岸其不即役者輸免夫錢熙豐間淮南科黃河夫錢人十千股戶有及六十夫者劉誼蓋嘗論之及元祐中呂大防主回河之議力役既大因配夫出錢大觀中修清州魚池埽始盡令輸錢帝謂事易集而民不煩詔著為令及是王黼建議乃下詔曰大兵之後非假諸路民力安克有濟論民國事所當盡力天下並輸免夫錢夫二十千淮浙江湖嶺蜀夫三十千

凡得一千七百餘萬緡又東南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民間至用三十萬緡熈寧更勞卒取無藝民不勝其困中官楊戩主後苑作又請以汝州地為稻田置務掌之號稱田務復行於府畿易名公田南暨襄唐西及澠池北踰大河民田有溢於初券步畝者輒便輸公田錢其後又置營繕所亦為公田久之後苑營繕所公田皆併於西城所盡山東河朔天荒逃田與河堤退灘租稅入焉皆內侍主其事所括為田三萬四千三百餘頃民輸公田錢外正稅不復能輸宜和初浙西逃田天荒草田蕪蒔湖澤退灘等地皆計籍召佃立租以供應奉置局命官有措置水利農田之名部使者且自督御前租課自是言者論西蜀折科之弊又

論非法折變展轉增加民無所訴欽宗立詔蠲焉舊稅租加耗轉運司有拋椿明耗州縣有暗椿暗耗之名諸倉場受納又令民輸頭子錢熙寧以後給納並收其數益增至是悉罷高宗建炎元年詔二稅並依舊法紹興元年八月減大觀稅額三分之一十三年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請以賜田及私產自昔未輸之稅併歸之官詔獎諭而可之初統制張俊乞蠲所置產凡和買料數特從其請後三省言兵興費廣不可使諸將援例遂止越數年後復乞免蠲輸和買絹三省擬歲賜復絹五千疋庶免起例上以示俊曰恐公議不可俊惶悚力辭賜絹荆南戶口十萬寇亂以來幾無人跡議者希朝廷意謂流民已復可使歲輸十二額歲復增積運至二十餘萬緡曹泳為戶部侍郎責債甚急蓋自檢再相密議諸路增民稅七八故民力重困餓死者衆皆憎之為也孝宗即位戒州縣官吏多收加耗為民蠲者置重典沒其家隆興二年四月知贛州趙公稱以寬剩錢十萬緡為民代輸夏稅是後守臣時有代輸者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租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今之為絹者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愈貴錢愈艱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為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罰民有糶不售者令常平就糶異時歲歉平價以糶庶於民無傷於國有補從之秘書監楊萬里奏民輸粟於官謂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今以二斛輸一斛矣輸帛於官謂之稅舊以正絹為稅絹今正絹外有和買矣舊和買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皆無之又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矣舊稅畝一錢輸免役一錢今歲增其額不知所止矣既一倍其粟數倍其帛又數倍其錢而又有月榜錢版帳錢不知幾倍於祖宗之舊又幾倍於漢唐之制乎此猶東南之賦可知也至於蜀賦之額外無名者不可得而知也陛下欲薄賦歛當節用度而後民可富邦可寧嘉熙二年臣僚請寬恤之詔依漢法減明年田租則吏難為欺民拜實賜從之淳祐八年監察御史余崇政殿說書陳求魯奏今之兩稅本大曆弊法常賦之入尚為病况預借乎操縱出於權宜官吏得以籍弄因陳救弊四策初建炎三年趙開為隨軍轉運使總領四川財賦凡諸色常賦外歲增錢二千六十八萬緡而茶不預焉自是軍儲稍充而蜀民始困後開為四川都轉運使益頗侵用軍期錢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領餉者十年軍用無乏一時賴之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變更然茶鹽楛酷奇零絹布之征自是為蜀之常賦雖屢經蠲減而害不去議者咎開作俑云

布帛宋承前代之制調絹布絲綿以供軍須又就所產折科和市其織履之物則在京等處有綉錦等院主織錦綺有鹿胎透背等名以供服用及歲時賜與周顯德中令公私織造並須幅廣二尺五分疎薄短狹務粉入藥者禁之宋因其舊太平興國中馬元方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絕時預給庫錢貸民至夏秋令輸絹於官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又言民間罕有緡錢常預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至期則輸賦之外先借逋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預給緡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詔優予其直自是諸路亦如之或慮事不登許以大小麥折納仍免倉耗及頭子錢天聖明道中累詔減兩蜀歲輸錦綺自

或慮事不登許以大小麥折納仍免倉耗及頭子錢天聖明道中累詔減兩蜀歲輸錦綺自

西透用兵軍須餉多益梓利三路歲增所輸之數兵罷其費稍省嘉祐三年始詔寬三路所輸數神宗即位京東轉運司請以錢給貸於民令次年輸絹隨夏稅初限督之詔運其錢于河北商人入中熙寧三年御史程顥言京東和買絹增數抑配率千錢課絹一疋後和買并稅絹疋皆輸錢千五百時王安石右轉運使王廣淵言辛不行八年韓琦奏倚閣預買絹疋雖稍豐稔猶當五七歲帶絹安石以為不然言於神宗曰預買絹祖宗以來未嘗倚閣往歲李穰有請因從之近方鎮監司爭以寬恤為事不計有無異日國用闕當復刻剝於民爾元符元年尚書省言民多願請預買錢宜視歲例增給來歲市絹計綱赴京左司員外郎陳瓘言預買之息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為苦何謂願請今復增增雖名濟乏貨聚歛之術提點京東刑獄程堂亦言之乃止初預買絹務優直以利民然猶未免煩民後或令民折輸錢或物重而價輕民力疲困其終也官不給直而賦取益甚矣宣和七年詔令轉運司各會一路之數分下州縣經理然有司鮮能承順焉建炎二年春高宗初至杭州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夏稅絹疋歲為正一百一十七萬七千八百每疋折輸錢二千以助用詔許之東南折絹錢自此始紹興二年以諸路上供絲絹並半折錢如兩浙例江淮閩廣荆湖折絹錢自此始四年冬初令江浙民戶悉輸折絹錢當是時行都月費錢百餘萬緡重以增戍之費令民輸絹者全折輸絹者半折正五千二百省折絹錢由此愈重淳熙十一年臣僚言兩浙江東西四路和買不均之弊送戶部給合等官詳議鄒內丘等議欲頭因科之說至平詔施行之十六年知紹興府王希呂言均敷和買者亟於集事不暇覈實一切以為說戶而科之於是物力自百文以上皆不免於和買貧民始不勝其弊紹興元年知紹興府洪邁奏定其法民頗便之

和糴宋歲漕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又自糴買以息邊民飛餉之勞亦前代和糴法也建隆初河北連歲大稔命使置場均價市糴自是率以為常真宗仁宗歷出內藏錢貸助糴中等戶以下免之又許商人入中芻粟受要券易茶鹽舊制陝西糴穀歲預給青苗錢至天聖中罷不復給薛向管言河北糴法之弊其贏皆入買家於是置便糴司大括入中利厚而商賈趨之罷三路入中悉以見錢和糴官之費省熙寧五年詔以銀絹各二十萬賜河東經略安撫司聽人賒買收本息封積備邊三路封積所給甚廣或取之三司或取之市易務或取之他路轉運司或賜常平錢或糴於度牒出入藏錢帛不與焉自熙寧以來和糴入中之外又有坐倉博糴結糴俵糴兌糴寄糴括糴勸糴均糴等名其曰坐倉熙寧二年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於倉王圭奏曰外郡用錢四十可致斗米於京師今京師乏錢反用百錢糴斗米此極非計司馬光之議亦同呂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減東南歲漕百萬石轉易為錢以供京師何患無錢光復論之不從其曰博糴熙寧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糴民以絲綿絹帛增價博買俟秋成博糴崇寧五年又詔陝西錢重物糴委轉運司措置以銀絹博糴斛斗以平物價其曰結糴熙寧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熙寧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

焉未幾商人王震言結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經年方輸者詔窮治總管王君萬負熙寧兩川結糴錢十四萬六百三十餘緡銀三百餘兩與高遵裕並坐違法降黜崇寧初蔡京行於陝西盡括民財以充數五年以星變講修缺政罷陝西河東結糴對糴其曰俵糴熙寧八年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緡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俵糴非特省六十七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住糴即百姓米無所糴自然損價非惟實濟亦免傷農乃詔歲以末鹽錢鈔在京糶米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緣邊糶粟麥封積即物價騰貴止大中提舉司兌用須歲豐補償紹聖三年用呂大中言召農民相保豫貸官錢其半備稅限催利餘錢至夏秋用時價隨所輸貼附崇寧中蔡京令坊郭鄉村以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郡乃手青唐蕃部皆然用俄多寡為官吏賞罰其曰兌糴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蔡州郡及時兌糴元祐二年嘗以歲豐麥賤下諸路廣糶詔後假若與本相當即許變轉兌糴其曰寄糴元豐二年糶便糧草王子淵言商人入中歲少不登必邀厚價故設內郡寄糴之法以權糶重其曰括糶元符元年涇原經畧使章宗請置糶買務務糶民間毋得與公家爭糶即官儲有乏括糶糶之家量存其所用盡糶入官其曰勸糶均糶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陝西奏行之以人戶家業田土頃畝均數上等則所均斗斛數多下等數少屬延經略使錢即言勸糶非可以久行均糶先入其料斗乃給其直於有斛斗之家未有善也坊郭之人素無斛斗必須外糶轉有煩費疏奏坐時又詔河北河東陝西均糶知定州王漢之坐沮格奪職罷未幾遂立均糶法言者謂均糶法嚴或已釋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之力數數過多有一戶而糶數百石者乃詔諸路毋均糶既而州縣以和糶為名低裁其價漕司程督愈峻科率倍於均糶詔約止之宣和三年方臘平兩浙亦量官戶輕重均輸明年荆湖南北亦行均糶法其後勸糶浸及於新邊鄆州積石軍蕃部患之南渡三邊饋餉事所不容已紹興間於江浙湖南博糶多者給官告少者給度牌或以鈔引類多不售而更緣為姦人情大擾乃減其價以誘積粟之家初不拘於官編之戶凡降金銀錢帛而州縣沮滯不即運者重譴之七年以饒州之糶石取耗四斗罪其郡守自是和糶者計剩科罪十三年荆湖歲稔米斗六七錢乃就糶以寬江浙之民十八年免和糶命三總領所置場糶之乾道三年秋江浙淮閩涇州詔州縣以本錢坐倉收糶毋強配於民淳熙中蜀民苦科糶廷臣以為言詔制置使與總領相度李燾奏宜變科糶為官糶貴賤視時不使虧糶之價出納視糶勿務取圭撮之贏則軍不乏與民不加賦乃條利民十一事上之前後凡十三疏卒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為市遠近驩趨而田里免科糶始知有生之樂時和歲豐父老以為三十年所無也事聞孝宗大喜寶慶二年監察御史汪剛中言和糶之弊其來非一日欲得其要而革之非禁科抑不可禁科抑莫如增米價此已試而有驗者詔行之紹定五年臣僚言若將民間合輸糶錢使輸斛斗免令賤糶輸錢在農人亦甚有利此廣糶之良法也亦詔行之

漕運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河所漕為多太

祖著兵京師。故於兵食為重。建隆以來。首濶三河。令自今諸州歲受稅租。及莞樵貨利。上供

物。悉官給舟車輪京師。毋役民妨農。太平興國六年。立為定制。四河歲運。凡五百五十萬

石。至道初。汴河運米五百八十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諸河漕數。歲久益增。景德四

年。定汴河歲額六百萬石。天聖慶曆中。諸河減數十萬石。後黃河歲漕益減。耗。纒運漕三十

萬石。歲漕船市材木役衙前勞費甚廣。嘉祐四年。罷所運漕。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

河而已。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師。汴河五百七十五萬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萬七千石。廣濟

河七十四萬石。又漕金帛縹緗入左藏內藏庫者。總其數一千一百七十三萬。而諸路轉移

相給者不預焉。是時漕運吏卒。共為侵盜。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迹。歲陷折二十萬斛。熙寧

二年。薛向為江淮等路發運使。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乃去。元豐五年。發運副

使蔣之奇都水監丞陳祐甫開龜山運河。漕運往來。免風濤百年沉溺之患。詔各運官有差

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和稅。不足以供兵費。屯兵營田。歲入無幾。糶買入中之外。歲出內藏庫

路者。乃若部送綱運。並差見任官。闕則選募得替。待闕及寄居。官有材幹者。其責繁難。人以

為憚。故自紹興以來。優立賞格。有欠失者。亦多方憫之。淳熙以後。時有綱放焉。

宋史新編食貨志

二

屯田。太宗伐契丹。規取燕薊河朔。連歲釋驛。耕織失業。州縣多閒田。而緣邊益增戍兵。自雄

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不得肆其侵突。願安軍西至北平二百里。其地平曠。歲常自

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可以實邊。而限戎

馬。端拱二年。分命陳恕等為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恕極言非便。事遂寢。時又命張齊賢

制置河東諸州營田。尋亦罷。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易河築堤為屯田。既而河朔

連年大水。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蓄為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沮者頗衆。會涪州臨津

令黃懋上書言。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功省易就。詔以承矩為屯田使。懋為判官。凡雄

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輿堰六百里。取江南旱稻種。令種之。且有莞蒲蟹蛤之饌。民賴其

田標族立者。多買牛隻。縱耕其中。官不收租。人自樂從。數年之後。墾田必多。此誠經久守淮之策。從之。乾道五年。四川宣撫使鄧剛中撥軍耕種。以歲收租米對減。成都路對種米一十二萬石。贛寧。然兵難處。村疇。為擾百端。又數百里外。差民保甲。教耕。有二三年不代者。民甚苦之。六年。罷和揚州屯田。八年。復罷廣州屯田。嘉定十三年。四川宣撫安丙。總領任處厚言。紹興十五年。諸州共墾田二千六百五十餘頃。夏秋輪種米一十四萬一千餘石。餉所屯將兵。罷民和種。為利可謂博矣。乾道四年以後。屯兵歸軍教閱。而營田付諸州募佃。遂致租利陷失。願將募民。乘時占據。其弊不可殫舉。今彊強移徙。田土荒閑。正當拘種之秋。合自總領所與宣撫司措置。其逃絕之田。關內外亦多有之。為數不貲。其利不在營田之下。乞併括之初。余玠守蜀。以軍儲不繼。治褒城。城為屯田。民不以為便。因漕臣郭大中言。約中其數。使民自耕。民皆歸業。而歲入多於屯田。咸淳三年。詔准蜀湖襄民所種屯田。既困重額。又困苛取。民何以堪。其舊遺並除之。

常平義倉。漢唐所創。常平以平穀價。義倉以備凶災。周顯德中。又置惠民倉。以雜配錢分數折粟貯之。歲歉減價出。以惠民。宋徽宗其法。淳化三年。京畿大穰。分遣使臣於城門置場。增價以糶。慶近倉貯之。命曰常平。歲饑。即下其直予民。五年。令諸州置惠民倉。歲饑。糶貧民。不過一斛。咸平中。庫部員外郎成肅請福建增置惠民倉。因詔諸路申淳化惠民之制。景德三年。言事者請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而沿邊州郡不置。以益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一二萬貫。小州二千貫。行司農寺。三司不問出入。每歲以秋夏加錢收糶。遇貴減價以糶。所減不得過本錢。大率萬戶。歲糶萬石。戶雖多。止五萬石。三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糧。易以新粟。天禧四年。荆湖川峽廣南皆置常平倉。景祐中。詔天下常平錢粟。三司轉運司皆毋得移用。不敷年間。常平積有餘。而兵食不足。乃命出常平百萬緡助軍費。久之。移用數多。而蓄藏無幾。嘉祐二年。詔天下置廣惠倉。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墾之。稠密使韓琦請留勿墾。募人耕。收其租。貯以給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熙寧二年。王安石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更定諸路常平廣惠倉法。以呂惠卿。蘇轍等為官屬。安石出青苗法示。以常平糶。本春散秋收。收息二分。廣惠倉量留賑濟外。餘並用常平倉轉移法。糶以為非便。請在糶傳中。會王廣廉議事。與安石意合。於是安石決意行之。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為青苗矣。民分外得錢。鮮不妄費。糶不後期。又請路提舉官。往往往抑配。或舉縣追呼。或排門抄劄。亦有姦人冒名詐請。無賴子弟。誣昧父兄。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民間喧然。不以為便。三年。判大名府韓琦言。青苗放錢取息。與初詔違戾。帝袖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安石勃然難琦奏。曰。常平收息。亦周公遺法。何謂與利之臣乎。會公亮陳升之亦與論難久之。時文彥博司馬光等亦數言不便。請在各傳中。安石嘗陰結內侍張若水。蓋元震。會帝使二人潛察府界錢事。還言。民皆情願。故帝信之。久之。遇災傷常平。司未能賑濟。詔錢穀常留其半。外方得給散。帝又謂天下常平錢穀。十常七八。散在民間。又連歲災傷。倚閣殆半。止務多給計息為功。不計督察艱難。豈惟虧失官物。兼百姓被鞭撻者必眾。乃詔

司農寺。自今兩經倚閣人戶。更不得支借。元祐元年。詔提舉官。累年積蓄。盡撥作常平錢。依舊常平倉法行之。四月。詔立常平錢穀。急數出息之法。出息一分。糶類青苗。蓋同知樞密院范純仁管建請也。左司諫王巖叟等交章論其非。不報。時司馬光在。告陳先朝之弊。乞約東州縣抑配。蘇軾為中書舍人。不書錄黃。奏謂。熙寧未嘗不替。抑配卒為害民。乞寢罷。光大悟。力疾入對。乃詔常平錢穀。州縣止依舊法。趁時糶青苗。錢更不支。依自熙寧行青苗。斥賣天下廣惠倉田。至是復廣惠倉。及紹聖。章惇當國。主紹述。遂罷戶部。尚書蔡京亦乞參酌熙寧青苗條約。立為定制。收息一分。各從人願。宣和六年。罷若乃義倉之法。創自乾德元年。詔諸州於屬縣各置義倉。官所收二稅石。別稅一斗。貯之以貸糶民。三年。詔民有欲借義倉粟充種食者。州縣即計口給。聞義倉不足。當發公廩者。奏待報。四年。以義倉重疊。輸送煩勞。罷明道二年。詔議復不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疏請復置。令五等以上戶。依舊法輸粟。水旱減稅。免輸。朝議異同。而止。慶曆初。琪復上其議。仁宗納之。詔天下立義倉。令上三等戶輸粟。已而又罷。買糶復奏。請下其說諸路。以為可行。纔四路。餘或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盜賊。或謂已有常平。足以振給。或謂置倉煩擾。於是踏復上奏。竟率於衆論。不果。行熙寧中。詔開封府界。先自豐稔縣立義倉。未幾。以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蔡承禧言。行於諸路。民輸稅不及斗者。免輸。元豐二年。詔威茂黎三州罷行義倉。以夷夏雜居。歲賦不多也。八年。諸州義倉。並罷。紹興元年。復置義倉。高宗南渡。庶事草創。紹興元年。併提舉常平司於提刑。明年以臣僚言。復常平官。以廣儲蓄。其後常平併茶鹽為一司。然常平錢皆取以贖軍所掌。特發倉水利賑濟役法。等事。無復平糶之政矣。慶元元年。詔戶部右曹專領義倉。寶慶三年。侍御史李知孝言。郡縣素無蓄積。緩急止仰朝廷。非立法本意。奏岳珂任江東轉運判官。以所積經常錢。糶米五萬石。諸郡皆蒙其利。其後史彌忠知饒州。趙彥慎知廣德軍。皆自積錢糶米五千石。以是推之。監司州郡。苟能節用愛民。即有贏羨。若立之規。加以黜陟。庶幾郡縣趨事。蓄積歲增。實為經久之利。詔行之。

役法。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摺。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慶曆中。詔諸路轉運司。條析州縣差徭。賦之數。委二府大臣。裁減。科役不均。以鄉村坊郭戶均差。時范仲淹執政。謂天下縣多。故役著而民瘁。首廢河南諸縣。欲以次及他州。當時以為非。未幾。悉復。王造為荆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錢三十萬。進為羨餘。蒙詔獎。繇是他路。設為搭克。以希恩。初知并州韓琦。上疏論里正衙前之役。民甚苦之。請更其法。而知制誥韓絳。亦極論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絳請行鄉戶五則法。襄請以產錢多少。定役重輕。至和中。命絳與三司參定。繼遣官與長吏轉運使。隨可否。因隨行五則法。凡差鄉戶衙前。視資產多寡。置額。分為五則。又第其役。輕重。故此假有第一等重役。十當役十人。列第一等戶百。第二等重役。當役五人。列第二等戶五十。以備十番。役使。遂更。著淮南江南兩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頒焉。自是民稍休息。又置寬恤民力司。

遣使四出州縣。力役多所裁損。凡二萬三千六百二十二。神宗初立。三司使韓絳極陳衙前之役。偏重為民害。請更之。知諫院吳充亦請早定。以時施行。後帝閱內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為吏邀乞。隨年不得還者。帝重傷之。乃詔議役法。熙寧二年。遣劉彝謝卿材。候叔獻。程頤。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條列。司檢詳文字。庶幾言役人之不可不用。解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今遂欲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廩。上戶則便。下戶實難。以議不合。詔司農寺。鄧綰。會布更議其法。頒於天下。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免錢者。名助役錢。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其坊郭。舊酬獎。節前者。從官自賣。以其錢同役錢。隨分數給之。坊場錢。在官役錢。謂之六色錢。皆取之於民者也。三年。命呂惠卿。同判司農寺。已而林旦。會布相繼典主其事。四年。監察御史劉摯。陳新法十害。御史中丞楊繪。亦疏言助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且各疏提點趙子幾。以他事。摯。縣令賈蕃。為過。於是會布。擬給舉所。言而條奏。辨詰之。帝下其疏。於給舉。使各言狀。錄前後四奏。以自辨。摯言風憲之官。豈當與有司。校是非。勝負。詔給知鄧州。摯。監衡州。鹽倉。遣察訪使。徧行諸路。促成役書。改助役為免役。不願就募而強之者。論如律。諸路役書。既上之。司農乃頒募役法于天下。時長葛縣樂京。稱助役之法。不可久行。常平司。詢其故。不答。遂罷京。使者召知湖陽縣。劉蒙。會議。蒙條上利害。即投劾去。而權江西。提刑。提舉。金君卿。首募受代官部錢。扇趨京。不差鄉戶。衙前而費減十五六。賜詔獎諭。仍落權為真。免役。劉蒙。詔州縣。用常平法。給散休息。添給吏人。養錢。仍立為法。時免役出錢。或未均。七年。參知政事。呂惠卿。及其弟。曲陽縣。尉。和卿。皆請。行手實法。其法官。為定立。田產中。價。使民各以田。畝。多少。高下。隨價。自占。仍併屋宅。分有無。蕃息。立為五等。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買田。穀。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既結一縣之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以示。眾。惠卿。罷政。法。隨罷。十年。知彭州。呂陶。奏。寬剩錢。在官。泉幣。絕乏。而。農。夫。最。受。其。弊。不。報。王。安。石。去。位。吳。充。為。相。沈括。獻。議。莫。若。稍。變。役。法。難。以。差。徭。為。便。御。史。知。雜。蔡。確。言。括。反。覆。遂。被。貶。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通。苦。差。役。而。衙。前。尤。甚。乃。特。免。役。雖。均。數。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畝。實。解。前。日。困。弊。故。議。難。起。意。不。為。變。願。其。開。采。王。安。石。之。策。復。有。額。外。之。徵。聚。斂。小。人。乘而。增。取。帝。雖。數。詔。禁。戒。而。不。能。止。哲。宗。立。門。下。侍。郎。司。馬。光。言。因。差。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蓋。山。野。愚。贖。損。敗。官。物。或。為。上。下。侵。欺。乞。取。多。至。破。產。至。於。長。名。衙。前。在。公。精。熟。每。輕。重。難。別。得。優。輕。務。酬。獎。作。致。富。又。向。者。役。人。皆。上。等。戶。為。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使。之。一。繫。輸。錢。則。是。賦。斂。愈。重。也。自。行。免。役。以。來。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於。雇。役。人。之。外。多。取。羨。餘。以。異。恩。賞。又。青。苗。免。役。賦。斂。多。貴。見。錢。錢。非。私。家。所。屬。要。須。買。易。豐。歲。追。限。尚。失。半。價。若。值。凶。年。無。穀。可。糶。皆。田。不。售。遂。致。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不。復。暇。顧。此。農。民。所。以。重。困。也。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並。如。舊。制。詔。

修定役書。保正甲頭承帖人。放罷。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言。今天下坊場。官收而官賣之。歲計。錢。無。慮。數。百。萬。自。可。足。衙。前。雇。募。支。酬。之。直。宜。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於。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盡。變。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當。應。大。役。者。百。家。而。歲。取。十。人。則。九。十。家。出。力。為。助。明。年。易。十。戶。復。如。之。中。書。舍。人。蘇。軾。言。熙。寧。中。行。給。田。募。役。法。大。略。如。是。郡。弓。箭。手。臣。知。密。州。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臣。列。其。五。利。王。巖。叟。言。蘇。軾。乞。買。田。募。役。其。五。利。難。信。而。有。十。弊。上。官。均。亦。陳。五。不。可。行。軾。議。遂。格。司。馬。光。復。奏。今。免。役。之。法。其。害。有。五。然。富。戶。習。於。優。利。有。司。專。以。多。斂。為。功。一。旦。變。更。不。能。不。懷。異。同。當。此。之。際。願。勿。以。人。言。輕。壞。良。法。知。樞。密。院。章。惇。取。光。所。奏。疎。略。未。盡。者。駁。奏。之。尚。書。左。丞。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右。正。言。王。觀。亦。論。之。於是。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韓。維。給。事。中。范。純。仁。等。專。切。詳。定。以。聞。司。馬。光。之。始。議。差。役。中。書。舍。人。范。百。祿。言。于。光。曰。熙。寧。免。役。法。行。百。祿。為。咸。平。縣。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皆。欣。幸。其。後。有。司。求。羨。餘。務。刻。剝。乃。以。法。為。病。今。第。減。助。免。錢。額。以。寬。民。力。可。也。光。雖。不。從。及。請。州。縣。吏。因。差。役。受。賕。從。重。法。加。等。配。流。百。祿。押。刑。房。固。執。不。可。曰。鄉。民。因。衙。前。為。吏。今日。執。事。而。受。賕。明日。罷。役。復。以。財。遺。人。若。盡。以。重。法。繩。之。將。見。隳。面。赫。衣。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言。幾。為。民。害。遂。已。之。蘇。軾。又。言。差。役。復。行。應。議。者。有。五。詔。送。看。詳。役。法。所。詳。定。擇。其。要。者。先。奏。以。行。於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其。餘。役。人。惟。該。募。者。得。募。餘。悉。定。差。遂。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助。役。法。以。衙。前。不。皆。有。雇。直。改。雇。募。為。招。募。撤。又。言。衙。前。非。明。以。錢。雇。必。無。肯。就。招。者。勢。須。差。撥。不。知。歲。收。坊。場。河。渡。錢。四。百。二。十。餘。萬。欲。於。何。地。用。之。蘇。軾。在。詳。定。役。法。所。極。言。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當。於。雇。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司。馬。光。不。然。之。臣。僚。上。言。朝。廷。雖。立。差。法。而。明。許。民。戶。雇。代。近。命。弓。手。須。正。身。恐。公。私。未。便。詔。不。願。身。自。任。役。許。募。管。為。弓。手。而。有。勞。效。者。雇。直。雖。多。毋。論。元。募。之。數。御。史。中。丞。劉。摯。言。弓。手。不。可。不。用。差。法。者。蓋。鄉。人。在。役。則。不。獨。有。家。丁。子。弟。之。助。至。於。族。姻。鄉。黨。莫。不。與。為。耳。目。侍。御。史。王。巖。叟。亦。言。雇。代。恐。不。能。任。事。略。與。摯。同。監。察。御。史。上。官。均。言。役。之。最。重。莫。如。衙。前。其。次。弓。手。弓。手。必。實。正。身。至。有。涕。泣。辭。免。者。此。豈。可。恃。以。為。用。哉。殿。中。侍。御。史。呂。陶。謂。告。歸。成。都。與。轉。運。司。議。定。增。減。役。年。之。法。當。是。時。議。役。法。者。皆。下。之。詳。定。所。衆。論。異。同。久。不。能。決。於是。因。文。彥。博。言。詔。罷。詳。定。局。役。法。專。隸。戶。部。二。年。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尋。詔。郡。縣。各。條。折。差。役。利。害。以。聞。四年。劉。安。世。論。李。常。請。復。雇。募。為。懷。憂。害。政。乞。固。守。差。役。初。議。而。蘇。軾。等。又。多。論。差。役。未。便。五年。再。詔。王。巖。叟。韓。川。劉。安。世。同。看。詳。利。害。八年。哲。宗。始。親。親。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帝。曰。第。行。元。豐。舊。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有。不。便。范。純。仁。曰。四方。異。宜。須。因。民。立。法。乃。可。久。也。遂。令。戶。部。議。之。右。司。諫。朱。紱。言。輪。錢。免。役。有。過。數。多。數。者。用。錢。雇。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內。又。有。優。便。而。願。自。役。募。不。必。給。雇。者。請。詳。為。裁。省。中。書。言。自。行。差。法。民間。苦。於。差。擾。前。後。議。者。紛。紜。更。變。不。一。未。有。底。止。於是。詔。復。免。役。法。紹。聖。三。年。左。正。言。孫。諤。言。免。役。之。法。願。無。以。元。豐。元。祐。為。間。期。至。於。均。平。便。民。而。止。則。善。矣。輪。

林學士蔡京言元豐歷法也元祐差法也歷與差不可數行元祐固皆差歷已紛然無紀矣而謂欲不問熙祐是欲伸元祐之姦惑天下之聽謂坐觀知廣德軍帥而以常平免役農田水利保甲類著其法總而一書名常平免役勅令詔蔡京依舊詳定重修勅令侍御史董敦逸言京在元祐初知開封府附司馬光行差法詳符一縣數日出差至一千一百人乞以役法專委戶部詔令疏析京奏上復令敦逸自辨京無責焉自紹聖復舊役而建炎初罷之已而討論免役之不可廢也參政李回言於高宗曰常平法本於漢耿壽昌豈可以王安石而廢之高宗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教知縣不得人一充役次即便破家是以講免役法甚便乾道五年處州松陽縣俱為義役衆出田勸勸役戶輪充自是所在推行十一年御史謝諤言義役之行當從民便其不願者乃行差役上然之朱熹亦謂義役有未盡善者四事慶元二年吏部尚書許及之因淳熙陳居仁所奏取祖宗免役舊法及紹興十七年以後續降旨符修爲一書名曰役法提要五年書成其法可以悠久然行法鮮得其人亦未久輒弊云

錫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遺倉三間又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餘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請以是行於倉司時陸九淵在敕令局見之而數遂編入振恤嘉定末真德秀帥長沙行之然事久而弊或移用而無可給或拘催無異正賦矣

宋史新編食貨志

明南京戶部主事蒲田柯維祺編

振恤宋以仁厚立國振貧恤患視前代尤勤諸州歲歉必發常平及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糶或貸以種食或直以振給之無分於主客戶不足則遣使傳發省倉或轉漕粟於他路或募富民出錢粟以官爵勸諭官吏許書屠爲謀若舉放以濟貧乏者秋成官爲理償又不足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撥補部度價廉東南則留發運司歲漕米濟之賦租之未入入未備者或縱不取或寡取之或倚閣以須翌年寬通員體力役賦入之有支移折變者之應給蠶鹽若和糴及科率追呼不急妨農者罷之薄罰市之征鬻牛者免算水鄉則蠲蒲魚果蠶之稅民之流亡者關津毋責渡錢道京師者諸城門振以米所至舍以官第或寺觀爲禱食之或人日給糧可歸業者計日併給遺歸無可歸者或賦以閑田或聽隸軍籍或募少壯興修工役老疾幼弱不能任者聽官司收養水災州縣具船楫拯民置之水不到之地運薪糧給之病者給善方疫者遣醫授藥因疫死者官爲埋葬壓溺死者加賜錢粟京師苦寒或物價翔踊置場出米及薪炭裁其價予民蝗爲害又募民撲捕易以錢粟皆良法也大中祥符九年民出粟振饑者三千石至八千石第授文學上佐之秩迄于孝宗雖禁鬻爵惟振饑者不廢醫僧道度牒始於熙寧後遂爲例自王安石秉政改貨糧法爲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斛爲青苗皆令民出息又寬天下廣惠倉用民遂不聊生哲宗復廣惠倉尋爲章惇所積常平量留錢斛不足以供振給義倉不足又令通一路兌換於是紹聖大觀之間直給空名告救補牒賜諸路而政日以廢矣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又給使令飲膳及衾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帷帳雇乳母女使糜費無算不免率飲煩擾已又置偏澤園至宣和二年始詔居養安濟偏澤參考元豐舊法裁立中制焉若乃有司得救荒之法者東都盛時則張詠在益州富弼在青州劉燾在郟州趙抃在越州紹興中則景興宗在潼川李曠在廣安王陽在果州王梅在漢川陳正同在婺州所振活甚衆世多傳其法云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振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散散款緡其息之半大儉即盡

會計宋貨財之制多因於唐唐末方鎮握重兵皆留財賦自贖其上供殊鮮五代藩鎮益強奉令節曲主場院其屬三司者補大吏以臨之輸額之外亦私有焉宋興修建法程以漸革其弊乾德三年始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又命文臣權知州軍所在以漸革遺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極削而利歸公上逮及太宗諸國混一是時養兵未蕃任官未冗師老未耄外夷無金給之遺百姓各安其生不爲巧僞放侈故上下給足真仁之世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百姓亦稍奢縱而上下始困於財矣至道末天下總入緡錢二千二百二十四萬五千八百三歲一親祀郊丘計緡錢常五百餘萬大半以金銀緡絳絳絳平其直給之天禧末上供惟錢帛增多餘以移用頗減舊數而天下總入一萬五千八百五十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萬五千五百餘數不與焉景德郊祀七百餘萬東封八百餘萬祀汾陰上寶冊又增二十萬祥符天書齋醮糜費甚衆京城之內一夕數處仁宗寶元中陝西用兵縣官之費益廣以天章閣侍講賈昌朝言議省冗費右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西兵久不解詔減皇后以下賜資於是皇后嬪御各上奉錢五月以助軍費宗室刺史上亦納公使錢之半帝亦命罷左藏庫月進錢公卿近臣以次減郊賜銀絹皆著爲式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厭兵用意撫納歲賜給茶增至二十五萬而契丹邀割地復增歲遺至五十萬西兵既罷而調用無所減下詔切責邊臣及轉運司趣議裁節乃罷冗官汰軍士之不任得者至和中諫官范鎮上疏言宜倣周官冢宰制國用之法使中樞密書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然自天聖以來帝以經費爲慮屢命官裁節而有司不能承上意卒無所建明神宗熙寧初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光言國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術磨以歲月庶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帝乃下三司共析王安石執政議置三司條例司講修錢穀之法帝方經略四夷故每以財用不給爲憂日與大臣講求其故凡不急之費皆命停罷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也中書因請諸會主典得人祿至一萬八千九百緡且盡增選人之祿時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可以省刑然貪吏祿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請者不以爲善元豐官制既行三司所掌職務放於六曹諸寺監元祐初以司馬光言裁歸戶部時議裁損吏祿冗濫悉革至紹聖元符盡反元祐之政下至六曹吏亦詔給見緡如元豐之制先是既

龍導洛堆塚等局。又罷熙河兩會經制財用司。減放市易欠負。及積欠租稅。選官體量茶鹽之法。使者之刻剝害民。如吳居厚呂孝廉王子京李璣內臣之生事。如李憲宋用臣等皆相繼正其罪。既而稍復舊法。李璣因白帝。中外錢穀艱窘。戶部給百官奉無半月之儲。章惇遂指為司馬呂公著呂大防蘇轍諸人之咎。左司諫羅思亦奏疏。元祐以理財為諱。而熙豐除積用之幾盡。大觀三年。有詔銷滅財賦。命御史中丞張克公與吳居厚許幾等置局論議。克公抗言。今日冗官十倍元祐。國用安得不乏。乞自貴及賤。自近及遠。時論雖之。政和七年。淮南漕臣張根言。天下之費。莫大於土木之功。其次如人臣居第及金帛之賜。費亦不貲。疏奏不省。帝初即位。思節冗費。後苑管計增葺殿宇。用金箔五十六萬。帝曰。金箔一境。不可復收。乃問諸者。及蔡京為相。以侈靡惑人主。動援局官。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借財省費者。必以為陋。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雜出。爭以奇侈為功。凡土木營造。務欲度前規而侈後觀。初元豐改官制。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併為職錢。嘉祐治平間。賦祿優矣。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然。語在職官志。京既罷相。帝惡其變亂法度。將盡更革。命戶部侍郎許幾裁損浮費。宰執亦聽。辭所增奉。京不便。與其黨倡言。減奉非治世事。遂不果行。京復得政。言者遂以裁損祿廩為罪。幾坐奪職。是時。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又增置兼局。禮制明堂。詳定國朝會要。九域圖志。一司敕令之類。職秩繁委。靡餘無度。侍御史黃葆光論其弊。帝善之。而未行。俄詔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減損之計。自是罕敢言者。時吏祿泛日。三省樞密院尤甚。有官至中大夫。一身兼十餘奉者。以史院言之。供檢吏三省幾千人。京屢以筆帖於樞密院。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喧然。乃詔三省樞密院吏。節用元豐法。其歲賜悉裁之。自崇寧以來。言利之臣。殆析秋毫。汴州縣。稱增銀欄。以牟稅利。官賣石炭。增二十餘境。而天下市易務。皆官自賣。名品瑣碎。則有四脚鋪。牀檯。水磨。磨。淘沙。金等錢。蔡京又廣茶利。歲進御百萬緡。以西城所主之。宣和以後。王黼擢判橫賦。以羨為功。天下悉徵免夫錢。嶺南川蜀。農民被罰錢。罷學制學。事司贖學錢。皆歸應奉司。所入雖多。國用日匱。左藏庫異時。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行為一百二十萬。蓋奢侈靡。虧沒難稽。加以啓黷。其何以給之。六年。尚書左丞宇文粹中言。邊事日起。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減。智者無以善其後。久之。乃詔蔡攸等。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不念之務。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省六尚。歲貢七年十二月。詔罷浙江諸路花石綱。內外製造局。及延福宮西城所。相課。其西城所見管緡錢。並付有司。是時。天下財用。入御前。御前錢物。戶部錢物。其措置莫不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財賦。多為禁中私財。上從下濕。而民重困。言者謂令戶部周知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所須。下逮吏卒廩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可。然亂亡之勢已成。不可為矣。紹興後。屢有蠲減。咸淳六年。都省言南渡以來。諸路上供數重。自嘉定至嘉熙。遞裁之數。雖減。州縣猶以大數拘催。害及百姓。乃詔立定額。凡銀錢關會。稍減諸色。戶部

偏牒諸路。視定數起催。額外有所謂經制錢者。宣和末。陳遵以發運兼經制使。故名。建炎二年。戶部尚書呂頤浩等言。陳亨伯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一分稅錢。頭子實契等錢。散之於細。積之甚衆。請行諸路。以充邊費。歲入六百六十餘萬。紹興五年。參政孟庚提領措置財用。請以總制司為名。因經制之額。增析為總制錢。歲入七百八十餘萬。復有所謂月椿錢。板帳錢。又不知幾百萬。其取於民者。幾倍祖宗時矣。葉顥朱熹論經制總制錢。為民患。常同楊萬里。亦論月椿板帳錢。非舊制云。其他不領於有司。則有內庫。蓋天子之別藏也。宋初諸州貢賦。歲輸餘於左藏庫。又收諸國之珍寶金帛於講武殿。後別為內庫。所謂封樁庫也。太宗時。淳化吳越納土。又平太原。備積益厚。分左藏庫為內藏庫。改講武殿庫為景福殿庫。隸內藏。語在本紀。景德四年。又以新衣庫為內藏西庫。真宗再臨幸。作銘刻石。大中祥符五年。重修而增廣之。既又以香藥庫。儀仗司。屋舍之分。為四庫。金銀一。珠玉香藥一。錦帛一。錢一。累朝以來。三司用度不足。則發內藏佐之。其名為貸。實罕能償。初藝祖留意儲積。嘗曰。俟滿五百萬緡。當問契丹贖燕薊。又曰。用二十萬緡。易一胡人首。不過二百萬緡。北虜盡矣。元豐更景福殿庫名。神宗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圖。撥孔穢。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土。曾孫保之。敢忘厥志。一字一庫。以號之。凡三十二庫。登積羨贏為二十庫。又揭詩曰。每度夕傷心。妄意遺遺。棄顧予不貳。姿何日成。戎捷時。又有元豐庫。則雜儲諸司羨餘錢。諸道榷沽。舊以酬衙前之陪備官費者。熙寧行雇役。聽民擅直。以售。取其價給衙前。久之坊場錢益多。司農請發百萬緡。輸中都。遂於司農寺南作元豐庫。貯以待非常之用。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金部右曹主行內藏受納。而奉宸內藏庫。又隸太府寺。支用多寡。不得轉質。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彼安能鈎考出入之數哉。宜因官制之意。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明年。詔內藏庫物。聽以多寡相除。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閱云。又明年。改封樁錢物庫為元祐庫。未幾。分元豐庫為元豐南北庫。數月。以北庫為司空呂公著。解封樁并附。南庫仍舊。元豐。徽宗添建大觀庫。制同元豐。但分東西之別。最後建宣和庫。有泉貨幣餘。服御玉食器貢等名。蓋蔡條欲效王黼。以應奉司貢獻要寵也。南渡內藏諸庫。貨財之數。雖不及前。然兵興亦時取以爲助云。按太祖太宗設三司。主計有度支之目。又有提舉帳司。磨勘理欠等司。皆為會計財用也。唐李吉甫實錄。元和國計著為成書。宋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元祐。主計者。皆有錄上之。其戶口之籍。輿地之圖。調度之多寡。賜予之厚薄。莫不畢具。若內藏與天下封樁。非三司所領者。不與焉。元祐會計錄。蘇轍所著。蓋取元豐八年會計之實。而別其五。曰收支。曰民賦。曰課入。曰儲運。曰經費。謂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且論宗室為節度防禦觀察者。數倍於皇祐。百官為郎大夫者。數倍於景德。稍裁減宗室及百官任子恩澤。見任者無損。方來者有限。亦至計也。自罷三司。理財既無法。而渡江以來。典籍散漫。會計之事。一切委而不講。苟支目前。講者惜焉。錢法。錢有銅鐵二等。而折二折三。當五折十。則隨時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錢。而夾錫錢。最後出。宋之錢法。至是遂壞。太祖初鑄錢。文曰。宋元通寶。凡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鑄錢。悉禁之。

私鑄者棄市。越境者論罪有差。凡鑄錢用銅三十斤。鉛一斤。八兩。錫八兩。得錢千重。五斤。惟建州增銅五兩。減鉛如其數。景祐初。許申爲三司度支判官。建議以鑄化鐵。與銅雜鑄。銅居三分。鐵六分。省者而利厚。詔申用其法。鑄於京師。大率鑄錢。雜鉛錫則其液流。速而易成。申雖以鐵流。運而多不誠。工人苦之。申性詭譎。少成事。自度言無効。乃求爲江東轉運使。欲用其法於江州。朝廷從之。因詔申即江州鑄百萬。毋漏其法。中外知其非是。而宰相主之。卒無成功。初太宗改鑄太平通寶。淳化改鑄又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後改元更鑄。皆曰元寶。而冠以年號。至寶元改元。仁宗特命以皇宋通寶爲文。慶曆以後。復冠以年號。陝西都轉運使張奎知永興軍。范雍請鑄大銅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十大銅錢一。以故民間盜鑄者衆。錢文大亂。物價翔騰。公私患之。其後葉清臣爲三司使。與學士張方平等上陝西錢。請曰。錢幣不先自損。則法未易行。請以江南儀商等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小鐵錢三當銅錢一。河東小鐵錢。如陝西亦以三當一。且罷官所置鑄。自是盜人稍無利。猶未能絕。蓋錢其後詔商州罷鑄青黃銅錢。又令陝西大銅錢大鐵錢皆以一當二。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于費用。類多咨怨。丁度嘗言。改法盜鑄之弊。諸在度傳。熙寧四年。陝西轉運副使皮公弼奏。自行當二錢。銅費相當。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鑄盡。歸詔聽之。自是折二錢遂行於天下。後復詔諸路各置鑄錢監。然私錢往往雜用。不能禁。至是法弊。乃詔禁私錢。元豐中。張方平管極諫曰。比年公私上下。苦乏錢。百貨不通。人情窘迫。謂之錢荒。蓋自熙寧七年。頒行新法。則除錢禁。以此透關重車。而出海船載而回。又民間銷毀。無復可銷。銷錢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用。獲利五倍。如此則逐州置鑄。每鑄數是猶賦治之益。而供民間之泄也。哲宗即位。復申錢弊。閣出之禁。如嘉祐編救。凡增置鑄錢監。皆罷之。徽宗時。蔡京當政。將以利惑人主。託假紹述。肆爲紛更。有許天啓者。京之黨也。時爲陝西轉運副使。迎合京意。請鑄當十錢。遂令陝西及江池鑄建州以歲所鑄小平錢增料改鑄當十大銅錢。以聖宋通寶爲文。繼而并令舒陞鄂鄂監。用陝西式鑄折十錢。募私鑄人丁爲官匠。并其家設營以居之。號鑄錢院。謂得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鑄錢之意。時議者多言其不便。帝亦知之。崇寧四年。以後稍更其法。及京去位。遂詔諭中外。京再得政。復行之。知盜鑄者必案。將威以刑。會有告蘇州章樞盜鑄數千萬緡。遂與大獄。連坐者十餘人。於是頒行大觀新修錢法於天下。政和元年。京已罷政。以張商英言。下詔曰。錢重則物輕。錢輕則物重。其勢然也。今諸路所鑄小平錢行之久而無弊。多而不鑄。爲利博矣。往歲圖利之臣。鼓鑄當十錢。苟濟目前。不究悠久。姦猾之民。規利冒法。濫錢益多。百物增價。若不早革。即弊無已時。其官私在當十錢可並作當三。以爲定制。初蔡京又行夾錫錢。以夾錫錢一折銅錢二。每緡用銅八斤。黑錫半之。白錫又半之。京罷不復行。京用復行如故。錢輕不異銅等。而法必欲其重。乃嚴擄易撥減之令。凡貿易有弗受夾錫者。聽人告論。市井細民。朝夕嚼餅。煎熱食以自給者。或不免於告罰。鄰居中劉正夫爲相。以爲不便。禁不用。仍罷諸路鼓鑄。夾錫錢悉鑄楮關中。重和元年。以關中糴實用之。通流。復命京西鼓鑄。專給關中夾錫行。小民往往以

鑄點染。與銅錢相亂。河北漕臣張輩等皆坐貶。然夾錫錢不用。亦有不便於民者。語在賈炎傳。先是江池諸路凡十監。鑄錢各有歲額。建炎經兵鼓鑄皆廢。紹興中稍復之。崇寧開鑄。器兼出內府。銅器付泉司。然當二錢及小平錢。視舊制銅少。錢愈鑿薄。孝宗隆興元年。詔鑄當二小平錢。如紹興之初。乾淳迄于嘉泰。開禧皆如之。寶慶元年。新錢以大宋元寶爲文。端平元年。以膽銅所鑄錢不耐久。舊錢精緻者。泄於海。船中嚴下海之禁。浸銅之法。以生鐵鑄成薄片。排置澗水槽中。浸漬數日。鐵片爲澗水所薄。上生赤煤。刮入爐三煉。而成銅。大率鐵二斤。四兩得銅一斤。諸州與利場。信州鉛山場。舊有歲額。所謂賤銅也。嘉熙元年。新錢當二并小平錢。並以嘉熙通寶爲文。當三錢以嘉熙重寶爲文。寶祐元年。新錢以皇宋元寶爲文。

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於唐之飛錢。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初主以富民及貧不能償所質。爭訟不息。仁宗時。置益州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交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爲額。熙寧二年。行於潞州。四年。行於陝西。未幾。並以弗便罷。五年。交子二十二界特易。而後界給用已多。詔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萬。以償二十二界之數。交子有兩界自此始。崇寧三年。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四年。令諸路更用錢引。能在京并永興軍交子務。在京官吏併歸買鈔所。時錢引通行諸路。惟閩浙湖廣不行。趙挺之以爲閩乃蔡京鄉里。故得免焉。大觀元年。詔改四川交子務爲錢引務。自用兵取遼。西寧藉其法以助邊費。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愈損。及更界年。新交一當舊四。故更張之以四十三界引。準書放數。仍用舊引行之。使人不疑。後更爲錢引。舊歲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新舊相因。大觀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張商英秉政。奉詔復舊法。引價復平。高宗紹興元年。有司因婺州屯兵。請樁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執關於樁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悉以關子充糶本。未免抑配。而樁貨務又止。以日輪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六年。詔置行在交子務。臣僚言朝廷措置見錢關子。有司發失本意。改爲交子。官無本錢。民何以信。於是罷交子務。令樁貨務備見錢印造關子。二十九年。印公據關子付三路總領所。內關子作三年行使。公據二年許錢銀中半入納。三十年。戶部侍郎錢端禮破旨。造會子。儲見錢於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明年。詔會子務隸都茶場。會子初行於兩浙。後通行於淮。浙湖北。京西。公私頗便。數年後。不勝其弊。孝宗以爲憂。壽皇出內庫銀二萬兩。傳於市。以錢易樁葉之。淳熙二年。宗正丞韓祥言。項樁幣者。只緣變更。救樁幣者。無如收減。明年。議者云。增減紙價。寬假工程。務極精微。使人不能爲僞者。上也。禁捕之法。厚爲之勸。僞爲之防。使人不敢爲僞者。次也。十二年。洪邁自婺召還。見臨安人揭小帖。以七百五十錢兌一楮。因入對言之。喜其復行。其後宿弊又生。行用愈輕。諸州守臣多坐稱提失職。貴降。慶元中。詔以七百七十錢買樁幣一道。及賈似道當國。忠樁賤。作銀關易之。銀關行。物價益騰。關格

益賤矣。

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煎鹽。周官所謂鹽也。滬海濶非環繞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宋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引池為鹽。曰解州解縣。安邑兩池。大中祥符九年。陝西轉運使張象中言。兩池所貯鹽計直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八百石。慮尚有遺利。望行條約。真宗曰。地利之阜。此亦至矣。過求增羨。慮有時而闕。不許。天聖八年。議者謂官自權鹽。百姓困於轉輸。乃詔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行之一年。視近歲銷錢增十五萬。其後歲課減耗。弛京師榷法。自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透入中芻粟者。縣官急於兵食。調發不足。因聽商人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係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為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慶曆二年。又復京師榷法。久之。東南鹽地悉復禁榷。兵民軍運。不勝其苦。州郡雖然。所得鹽利。不足以佐縣官之急。並透誘誘人入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踴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弊益益虛。太常博士范祥開中人。然其利害。證察以獻。編密副使韓琦知制誥田况。皆請用祥策。後以祥為陝西提點刑獄兼制置解鹽事。使推行之。其法。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南西南鹽。第優其直。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總為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即池鹽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軍運之役。又以延慶環渭原保安鎮戎德順地近馬白池。姦人私以青白鹽入塞。侵利亂法。乃募人入中池鹽。予券優其估。還以池鹽償之。以所入鹽。官自出。禁人私售。峻青白鹽之禁。並透舊令入中鐵炭瓦木之類。皆重為法以極之。其先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嘗悉計直使輸虧官錢。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陽陝解晉絳廣成廣濟官仍舊鹽。須商賈流通。乃止。以所入緡錢市。並透九州軍芻粟。悉買榷貨務錢幣。以實中都。行之數年。商賈無所傍俸。關中民得安其業。皇祐元年。侍御史知雜何鄭復言。改法非是。明年。遣三司戶部副使包拯。視還言行之便。田况為三司使。請久任。俾專其事。擢祥權陝西轉運使。自祥改法。歲課頗增。皇祐四年。歲入緡錢二百一十五萬。其後歲課不常。至和元年。猶及百六十九萬。時祥坐他罪。貶。以轉運使李泰代之。遂以元年入錢為歲課定率。置入計出。可助邊費十之八。久之。並透復聽入芻粟。以常實錢。虛估之弊。滋長。券直亦從而賤。歲損課無慮百萬。嘉祐三年。以三司使張方平及包拯言。復用祥榷鹽事。祥請重禁入芻粟者。其券在嘉祐三年以前。每券別輸錢一千。然後予鹽。又言商人持券。若鹽窮京師者。皆虧失本錢。請置官京師。蓄錢二十萬緡。以待商人。至者券若鹽估錢。則官為售之。券紙六千。鹽席十千。毋輒增損。所以平其市估。使不得為輕重。詔以都鹽院監官兼領。自是稍復舊。未幾祥卒。以轉運副使薛向代之。向於祥法頗有改更。熙寧初。詔淮南轉運使張靖究陝西鹽馬得失。靖指向欺隱狀。王安石右向。靖竟得罪。擢向江淮等路發運使。諫官范純仁言。賞罰失當。因數向罪。五。向任如初。向請即永興軍置賣

鹽場。又以透費錢十萬緡。儲永興為鹽鈔本。繼又增二十萬。八年。中書奏陝西鹽鈔利害及立法八事。然有司給鈔溢額。猶視其故。是年大理寺丞張景溫提舉出賣解鹽。鹽禁太峻。民間騷怨。商不入粟。邊儲失備。召陝西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公弼極言官實不便。王安石主景溫沈括為三司使。希安石意。安石去位。括乃言官實當罷。從之。公弼又請復范祥舊法。平市價。然鈔終溢額。價不得而平。元祐元年。京西復舊制通商。然猶官賣。元符初。乃罷之。初解鹽東有大鹽澤。綿百餘里。歲得億萬計。元符。霖潦池竭。崇寧元年。請修復。四年。池成。凡開二千四百餘畦。百官皆賀。是時言事者。以鈔法屢變。民聽疑惑。公家失輕重之權。商旅困往來之費。乞復范祥舊法。無庸輕改。雖可其請。未幾。蔡京建言。別有所更。及政和二年。蔡京復用事。法仍變改。詳見下文。六年。兩池漫生鹽。募人倍力採取。且議加賞。繼生紅鹽。百官皆賀。七年。議復行解鹽。時童貫宣撫關河。實主之。重和元年。謂復行解鹽舊法。歲年榷貨。歲虧數百萬貫。又鈔價減落。權買不行。三省趣議。以開童貫。遂請罷解鹽。初崇寧中。以鹽各利一方。故解鹽只行本路。東南鬻海。利博行於數路。既復行解鹽。商旅苦於折閱。即如舊慮。商旅疑惑。遂詔論諸路鈔法。更不改易。靖康元年。解鹽鈔入納。請並參照熙寧元豐以前舊法。云。鬻海為鹽。曰京東河北兩浙淮南福建廣南凡六路。諸路鹽場廢置。皆視其利之厚薄。價之贏縮。亦未嘗有一定之制。至道永壽錢總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貫。在京東曰密州濰洛場。後增登州四場。其在河北曰濱州場。濱州後分四務。又增涪州三務。自開寶以來。河北鹽聽人貿易。官收其筭上。封者嘗請禁榷。以收遺利。諫官余靖言。臣嘗痛燕薊之地。陷入契丹幾百年。而民忘南顧。心者。大率契丹之法。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太祖推恩河朔。故許通商。今將榷之。價必騰踴。民苟懷怨。悔將何及其。議遂寢。慶曆六年。三司使王拱辰復建議。悉權二州鹽入官。以專其利。都轉運使魚周詢以為不可。三司更立榷法。未下。以張方平言。手詔罷之。河朔父老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北京。後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久之。緡錢所入益耗。皇祐中。視舊額幾亡其半。陝州錄事參軍王伯瑜監涪州鹽山務。獻議。商人受鹽。濱濱二州。以糶貯之。糶非過三石三斗。斗為鹽六斤。除三斗為耗勿算。餘算其半。予券為鹽。州縣驗券。縱之。聽至所鬻。州軍併輸券錢。即所貯過數。予及受者。皆問商人私挾他鹽。并沒其費。時知涪州田京與伯瑜合議。上聞。詔試行之。驗年。歲課增三萬餘緡。遂以為定制。元豐七年。知涪州趙瞻。謂自大名府莫莫等州。盡榷賣。以增其利。哲宗即位。以監察御史王巖叟言。罷河北榷法。仍舊通商。宣和元年。京議四輔及涪州河陽所產鐵地。悉擊為田。革盜劫煎鹽之弊。知河陽王序以勸誘推賞。三年。大改鹽法。舊法。煎鹽。煎易為鈔鹽。初茶鹽用換鈔對帶之法。民旅皆病。然河北猶未及也。至是。併河北京東行之。其在兩浙曰明州昌國東西兩監。温州天富南北監。台州黃巖監。杭州場。秀州場。密縣永嘉二場。熙寧以來。杭秀溫台明五州。共領監六。場十有四年。以唐乘提舉鹽事。其法頗峻。時惟抗越湖三州。格新法不行。發運司劾奏。虧課。皆賦治。王安石為神宗言。捕鹽法急。可以止刑。七年。以盧秉蒞課。雖增刑賦。寔繁徒職。淮南以江東漕臣張覲代之。且體量其事。覲言。乘法峻。至有母殺子

者詔勸其罪然竟免仍以增謀擢大常博士升一資元祐初言者論乘乃降職其在淮南曰楚州鹽城監通州豐利監泰州海陵監如皋倉小海場海州板浦惠澤洛要三場連水軍海口場天聖中通楚州場各七泰州場八海州場二連水軍場一東南鹽利視天下為最厚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法侵弊願權聽通商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疏通鹽利為言即詔知制誥丁度等會議謂通商恐私販肆行侵盜縣官隨議遂格是時江湖運鹽既難悉官估復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並海民以魚鹽為業用工省而得利厚繇是盜販者衆捕急則聚為盜江淮間難衣冠士人或以販鹽為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汀州亦與度接虔鹽弗善打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纒畢恒數十百為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人殺掠掠人婦女至殺傷更卒則起為盜賊依險阻捕不能得或放其罪招之歲月浸淫滋多而州官驕鹽歲纒及百萬斤慶曆嘉祐中或謂商販廣南鹽入虔汀所過州縣收斂或請放虔汀漳循梅潮惠七州鹽通商或謂第歲運淮南鹽至虔汀民間足鹽寇盜自息或謂官自置鋪役兵卒運廣南福建鹽至虔汀論者不一江西提點刑獄蔡挺制置鹽事乃令民首納私藏兵械給巡捕吏卒又損驛價由是減侵盜之弊歲課視舊倍增朝廷以挺為能留之江西積數年乃徙久之江西鹽皆團網運致如虔州焉初荆湖亦病鹽惡且歲漕常不足其後諸臣各有建白及章惇察訪湖南符本路提點刑獄朱初平措置般運廣鹽添額出贖然未及行元豐三年惇既參政有鄭直者邪險銳進素為惇所喜迎合惇意推做湖南之法乞運廣鹽於江西即遣蔡周輔相度周輔承望惇意奏言虔州運路險遠淮鹽至者不能多人苦淡食廣東鹽不得輒通盜販公行詔周輔立法以開周輔其鹽法并總目條上大率峻刻於民民被其害舊江西鹽場許民買撲周輔悉絀於官資之遂以周輔道領提舉江西廣東鹽事即司農寺置局四年周輔改漕河北未幾周輔奏虔州南安軍推行鹽法方半年已收息十四萬緡自以為功詔命發運副使李琮體訪利害琮知周輔方被獎用止謂鹽法宜變通而已不敢斥言其害六年周輔為戶部侍郎復奏湖南郴州道州鄰接韶連可以通運廣鹽數百萬緡均舊贖鹽於潭衡永全邵等州並準江西廣東見法仍舉鄭直初議郴州全道三州亦賣廣鹽詔委提舉常平張士澄等措置明年士澄等上條約詔施行之額利增加一方驟然于時淮西亦推行周輔鹽法著為令元祐初周輔鄭直張士澄等坐括克議設謂附會故黜職崇寧元年蔡京請更鹽法凡七條時鈔法紛易公私交弊四年侍御史毛注言崇寧以來鹽法頗易元豐舊制而推貨務屢變鈔法有誤邊計惟葉貼納見錢專買東南鹽鈔圖增錢數以備胃茶賞前鈔方行而後鈔又復變易特令先次支鹽則前鈔遂為廢紙罔人攘利商旅怨嗟未幾張商英為相乃議復熙豐之舊政和元年蔡京復用事大變鹽法更欲巧籠商賈之利乃議措置十六條大抵皆視茶法而多為節慮令之不行也嚴避免之禁申混填之制重扇搖之法季輒比較務督責以取辦初鹽鈔法之行積鹽于解池積錢于京師權貨務積鈔于陝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斛入中請鈔以歸物斛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回貨故極利得

鈔徑請鹽於解池而解鹽通行地甚寬或請錢于京師每鈔六千二百登時給與俱朝朝子等錢數十而已此所由州縣貿易甚繁崇寧間蔡京始變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起產鹽郡授鹽欲糴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為進養要寵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東南鹽益加密犯法被罪者多民間食鹽難以為計以灰土解池天產美利乃與葉填俱積矣大槩常使見行之法售給才通輒復變易名對帶法季年又變對帶為領領者已賣鈔未授鹽復更鈔已更鈔鹽未給復貼輪錢凡三輪錢始獲一直之貨民無貨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數十萬券一夕廢棄朝為商賈夕俸流旬有赴水投繯而死者時有魏伯魯者本省大胥蔡京委信之專主權貨務政和八年鹽課通及四千萬緡官吏皆進秩七年又以課羨第賞伯魯至謂議大夫徵猷閣待制伯魯非有心計但與交引戶關通凡商賈請率刻留十之四充數以抵虛最于時御府用度日廣再申歲較季比之令程督加厲已而詔禁抑配悉從初令然有司不能保守故比較已罷而復用抄簡既免而復行鹽課既增而復止一毫之價裁為十一千既又復為十三千民力匱矣靖康元年詔未降新鈔前已給見錢公據文鈔並給還商賈以示大信時鹽盡給新鈔亦用帶舊鹽立限之法言者論王輔用蔡京弊法改行新鈔舊鹽貼錢對帶方許出賣初限兩月再限一月是時輔方用事專務刻剝改易鈔法甚於盜賊然今不改覆轍又促限半月反不及王輔之時商賈豈得不怨詔中限焉南渡時呂頤浩用提轄張純儀峻更淮浙鹽法寧宗慶元初詔罷循環鹽鈔改增刺鈔名為正支支鈔給券與已投倉者通理先後支款淮東提舉陳損之言其弊故有是命於是富商巨賈有願為貧民者此淮浙鹽之大略也昔唐乾元初第五琦為鹽鐵使變鹽法劉晏代之當時天下鹽利歲四十萬緡至大曆增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元祐開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一紹興末年以來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緡為錢六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其在福建日福州長清場天聖以來福建泉州興化軍皆置鹽課視舊額增倍哲宗即位舉行神宗崇寧鹽司之法又定福建產鹽額寶慶二年監察御史梁成大疏請運鹽盡歸漕司從之廣州東莞靖康等十三場廉州白石石康二場又高資香雷豐環崖崖萬安州各置鹽天聖以後東南海場十三皆領於廣州南渡二廣之鹽皆屬於漕司量諸州歲用而給之鹽然廣東俗富猶可通商廣西食鹽有限商賈難行自東廣而出乘大水無灘礙其勢甚易自西廣而出水小多灘礙其勢甚難建炎末鹽鈔未幾復止然官般客鈔亦屢有更革東西兩漕屢有分合紹興元年南恩州陽江縣土生鹹募民墾之收息錢三萬餘緡復置廣西茶鹽司淳熙十五年命詹儀之知靜江府併廣東西鹽事為一司嘉祿為鹽日并州永利監蘇州民之有鹹土者為籍戶戶歲輸鹽於官謂之課鹽餘則官以錢售之謂之中賣鹽法亦與海鹽同大抵嚴主或厚或薄薄則利微籍戶破產不能足其課至和初韓琦請戶滿三歲地利盡得自言插他戶代之明年又詔籍戶輸歲課以分數為率獨復有差遇水災又聽插他戶代役百姓便之河北陝西亦有置鹽為鹽者然其利薄元祐四年陳安石坐為河東轉運使附會時論興置鹽井害及一路歸知鄆州

先是熙寧中議收熙河蕃部包圍鹽井或以為非宜王安石謂邊將苟自以情得之何害議者不能奪焉。遂井為鹽曰益梓夔利四路益州路一監九十八井梓州路二監三百八十五井夔州路三監二十井利州路一百二十九井大為監小為井監則官井也則土民煎熬如其數輸課聽往旁境販賣唯不得出川峽仁宗時諸州或增井而歲課減減其舊熙寧中蜀鹽私販者衆禁不能止欲盡實私井運解鹽以足之議未決神宗以問修起居注沈括對曰私井既察其撲買則不得無私易一切實之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此亦省刑罰籠遠利之一端然忠為茂濫開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實難若列候加督恐所得不酬所費議遂寢。與二年四川總領趙開初變蜀中鹽法做大觀置合同場收引稅錢大抵類茶法。後密適之後頗有因革云。

宋史新編食貨志 明南京戶部主事蒲田柯維騏編

四

制宋制擇要會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為軍曰蘄州之新口為樞貨務六在淮南則蘄黃蘄舒光壽六州官自置場謂之山場者十三六州采茶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民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在江南則宜欽江池饒信撫筠袁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蘇杭明越婺處溫台湖常衛睦十二州荆湖則江陵府潭州鼎州岳歸峽七州荆門軍福建則建寧二州歲如山場輸租折稅悉送六樞貨務謂之茶有二類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實捲模中串之唯建勳則既蒸而研編竹為格置焙室中最為精潔有龍鳳石乳白乳之類十二等充歲貢其出度袁饒池光欽潭岳辰澧州江陵府興國臨江軍有仙芝玉津先春綠芽之類二十六等兩浙及宜江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為號散茶出淮南歸州江南荆湖有龍溪雨前雨後之類十一等江浙又有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為號者民之欲茶者售於官給其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樞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至道末累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禧未增四十五萬天下茶皆禁唯川峽廣南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茶為利甚博商賈轉致西北常至數倍雍熙後用兵令商入芻糶塞下酌地遠近而為其直取市價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緡錢入移文江淮荆湖給茶鹽及罷兵邊備緩而物價減交引虛錢未改官私俱無利景德二年命林特李溥等詳定舊制召茶商論議別為新法議奏三司皆以為便以溥為淮南制置發運副使委成其事大中祥符二年特溥等上編成茶法條貫并詳利總敘二十三策天禧二年左諫議大夫孫奭言茶法屢改商人不便望重定經久之制詔奭與三司詳定務從寬簡未幾奭出知河陽事遂止乾興以來西北兵費不足募商人入申芻粟如雍熙法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單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備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

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傳錢得券則轉鬻茶商或京師交引鋪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劫初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謂邊備緡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為至論厥後雖屢變法揀之終不能亡故天聖元年命三司使李諮等較茶鹽禁稅歲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總之首考茶法利害謂龍三說行貼射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實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歸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蒙茶入官隨商人所指予之給券為驗故名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或無人貼射則官市之其人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又立見錢法使茶與邊緡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為輕重以絕虛估之數行之期年豪商大賈無所利論者謂邊緡倍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朝廷下書責計置司諮等因條上利害謂積年侵竄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復故欲有以動搖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為游說願毋為流言所易於是詔有司務論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賜典吏銀絹有差論者猶不已天聖三年以孫奭言罷貼射法河北入中復用三說法夷等諸既用益以李諮等變法為非明年詔令舊典議官張士遜等條析遂被問諮罷三司使然自夷等改制而茶法窳壞景祐中三司使孫居中等請復行見錢法時諮已執政矣三年河北轉運使楊偕亦陳三說法十二害見錢法十二利諮與蔡齊等合議請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芻粟實錢售茶皆如天聖元年之制所議甚悉事皆施行久之上書者復言非便稍有更革慶曆初三說稍復用八年三司鹽鐵判官董河又請復三說法三司以為然請如河議有茶鹽香藥緡錢四物於是有四說之法二法並行於河北不數年間茶法復壞芻粟之直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斗七錢甚者千錢券至京師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射法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北商無利入中者寡公私大弊皇祐二年知定州韓琦及河北轉運司皆以為言三司奏請復行見錢法一用景祐三年約束然自此並邊虛估之弊復起至和三年河北提舉權便糧草薛向建議請罷並邊入中自京師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權時楊察為三司使請用其說行未數年論者謂虛估益高茶價益賤詔翰林學士韓絳等經度自是茶法不復為邊緡所須而通商之議起矣景祐中葉清臣上疏謂不費度支之本務收商賈稅錢自及數倍三司以為不可行至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陋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如清臣議嘉麟為登平致頌書十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為十卷陳通商之利時富弼韓琦公亮執政決意罷之力量於帝四年乃詔行之初所遣官既議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為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為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緡自是惟服茶禁如舊餘

茶肆行天下矣。論者謂朝廷志於恤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困於輸錢，而商賈利溥，弊者少。州縣征稅日盛，經費不充，學士劉敞歐陽脩頗論其事。時朝廷方排茶論而行之，敞等雖言不聽也。熙寧四年，神宗與大臣論茶法之弊，竟未有所變。及王韶建開邊之策，委以經略。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營。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固領其事。諸州設官場，歲增息為四十萬，而重禁樵之令，自是蜀茶盡樵。至李繼加息為五十萬，陸師閔又加為百萬。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奏疏曰：蜀茶之出，不過數十州。人賴以為生，茶司盡樵而市之，閭戶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額至數十斤。所給錢糶耗於公者，名色不一，給借保任，輸入視驗，皆牙侖主之。故費於牙侖者，又不知幾何。是官於閭戶，名為平市而實奪之。閭戶有逃而免者，有投水以死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存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也，實生禍也。願選使者考茶法之弊，以蘇蜀民。右司諫蘇轍繼言：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且備陳五害，呂陶亦條上利害。既而摯又言：陸師閔恐為不法，不宜仍任事。師閔坐罷。未幾，蒲宗固亦以附會李繼罷。紹聖元年，復以師閔都大提舉成都等路茶事。凡茶法並用元豐舊條。初，神宗時，熙河運司以歲計不足，乞以官茶博糶。每茶三斤，易粟一斛。朝廷謂茶馬司本以博馬，不可以博糶。於茶馬司歲額外，增買川茶兩倍。朝廷別出錢二百萬給之，令提刑司封椿。又令茶馬司兼領轉運使。由是歲歲用粗足。及徽宗時，趙挺之為相，熙河運司屢申以軍糧不足為急，乃令更支兩倍茶一百萬。狀張康國密檢，元豐以來，茶惟用博馬指揮以進。然康國不知兩倍茶，自非博馬之數，而何執中鄧洵武雜然和之。由是兩倍茶更不支給，而鄧洵武費不繼。茶之在諸路者，神宗哲宗朝無大更革。崇寧元年，宰相蔡京援祖宗禁樵之法，議其事。宜又定諸路措置茶事。官四年，復議更革。罷官置場。大觀元年，重定諸路茶息。政和二年，又增損茶法。置合同場。茶事益加密矣。大抵茶鹽之法，主於蔡京務巧培利，變改法度。前後相臨，民搗眩惑，茶貨不通。迨重脩之令，吏既爭以贏羨為功，朝廷亦嚴立比較之法。莫有言者。獨邠州通判張益諫奏：陝西非產茶地，徒令豪商坐享大利，言竟不行。然自茶法更張，至政和六年，收息一千萬緡。及方臘竊發，乃詔權罷比較。議者有司議招集閭戶借貸優價，止於文具。蓋臣仍用事。蓋國害民又慮人言，肩樵之令復出矣。初元豐中，宋用臣都提舉汴河隄岸勸募，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戶，擅磨末茶者有禁。元祐初，劉摯蘇轍等相繼論奏，遂罷。紹聖初，章惇等用事，首議修復水磨。其後諸路皆行之。政和二年，以課入不登，商賈留滯，詔以其時歸尚書省。於是尚書省奏依元豐舊法，上行於京城，仍通行客販。餘路水磨旋罷。從之。四年，收息比舊三倍。遂移月進高宗南渡，於真州印鈔給費。東南茶鹽，當是時，茶之產於東南者，凡十路。雷州、順州、石上者，謂之紫芽。毗陵之陽羨、紹興之日曠、婺源之謝源、隆興之黃龍、雙井、皆絕品也。建炎三年，置行在都茶場，能合同場十有八。二十一年，秦檜等始進茶鹽法。先是，臣僚或因事建明，朝廷亦因時損益。至是審訂成書上之。建寧、建康、北苑為第一，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日火前。又曰雨前。太平興國始置。大觀以後，製愈精，數愈多。式屢變而品不一。蜀茶之細者，其品視南

方已下。惟茂漢之增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頂、土人亦珍之。但所產甚微，非江建比也。建炎元年，成都轉運判官趙開言：樵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樵茶。而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減額。以蘇閩戶，輕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盜賊息。遂以開主督秦川茶馬。二年，開大更茶法。語在開傳。宋初，經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順三郡。以市養夷之馬。熙寧間，又置互市于熙河。南渡以來，文黎珍叙南平長寧，和凡八場。盧甘、洗疊、皆良馬也。其他諸蕃馬多羸。大率皆以互市為利。朝廷曲示懷遠之恩，亦以是蠲廢之。酒，宋權酌之法。諸州城內皆置酒醴。縣鎮鄉間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三京官造釀。聽民納直以取川，賦承舊制，實餉價重。開寶二年，詔減十之二。既而頗與樵法。言事者多陳其非便。太平興國十年，罷仍舊實。自是惟運開施游黔涪黎威州梁山雲安軍及河東之麟府州，荆湖之辰州，福建之福泉汀漳州興化軍，廣南東西路，不禁。時天下承平，既久，戶口寔蕃。為酒醴以靡穀者益衆。乾興初，言者謂諸路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者禁釀飲，教節用之義。遂詔郡村毋得增置酒場。熙寧四年，更定京師酒法。後多不能償。元豐初，命畢仲衍與周直講講求利病。乃損額增直。今日輸錢，周歲而足。月輸不及數，計所負倍。元祐元年，創監司釀酒及三路饋遺條。靖康元年，兩浙路酒價屢增，較熙寧幾倍。而歲給米糶直賤。民規利輕，冒法。遂令罷所增價。渡江後，屈於養兵，隨時增課。名曰雜出。或主於提刑，或領於漕司。或分隸於經總制司。惟恐軍資有所未裕。建炎三年，總領四川財賦趙鼎，開運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營，實供給酒。即舊撰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民以米入官，自釀斛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明年，偏下其法於四路。歲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緡。凡官積四百所。私店不預焉。於是東南之酒額亦日增矣。國家贍兵，部縣經費，率取於此。其後雖罷行，增減不一，而其法卒不可廢云。

凡金銀銅鐵鉛錫監冶場，傍二百有一。開寶三年，詔減桂陽監歲輸課三之一。民鑄銅為佛像浮圖及人物之無用者，禁之。銅鐵不得闕出藩界及化外。至道二年，有司言定州山多銀礦。鳳州山銅礦。復出探鍊。大獲。皆精良。請置官署掌之。太宗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廉共。不許。天聖中，登萊探金。歲益數千兩。仁宗命獎官吏。宰相王曾曰：探金多，則背本趨末者衆。不宜誘之。景祐中，登萊鑛詔弛禁。聽民採取。俟歲豐復故。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暴發輒竭。採取歲久，得不償費。有司督課，惟實主者取。帝與英宗每降赦書，輒論治之不發者，或廢之。或蠲主者。蓋課。有司有請，亦輒從。無所吝。故治興廢不常。而歲課增損隨之。至治平中，諸州院治。或增或復。凡二百七十一。熙寧元年，詔天下實貨院治不發而負歲課者，蠲之。元豐七年，戶部尚書王存等請復開鑛禁。是歲院治凡一百三十六所。領於成部。紹興元年，戶部尚書蔡京奏：水場銅鑛，而商賈間苗。多。陝民不習烹探。久廢不發。請募南方善工。詣陝西。經擇地與治。於是許天啓同管陝西院治事。元符三年，天啓罷。領院治。以其事歸提刑司。大觀二年八月，提舉陝西院治司改併入轉運司。三年，詔令陝西措置官兼行川路事。六年，川陝路各置提轄措置院治官。尚書省又奏：五路院治已有提轄措置專司。及淮

南湖北廣東西亦領於監司其餘諸道並領監司領之於是江東西福建兩浙諸臣皆領院
治七年提舉東南九路院治徐禮癸太平瑞應史不絕費令部內山澤院治若獲希世珍物
及古寶器請赴書藝局上進蓋自政和初京西漕臣王琦奏太和山產水精知桂州王覺奏
枕門等處產金及生花金田銀幣京西院治王景文奏汝州青嶺鎮界產瑪瑙其後漳州界
審官結地內金院千餘收生熟金四等凡百餘兩蔡京請宣付史館帥百官表賀故禮復
有是請焉靖康元年諸路防苗曠既微或復有今無悉令銷損凡民承買金場並罷宋初
舊有院治官置監監外隸諸路轉運司內屬金部其物悉歸之內帑崇寧已後廣搜利穴權
賦益備乃隸右曹積之大觀庫自蔡京始政和間數罷數復然告發之地多墾民田承買者
立額重或舊有今無而額不為損欽宗即位詔悉罷之建炎元年復隸金部轉運司其後院
治廢與不常歲入多寡亦不同理宗時職院治者往往恣橫為民害新州進士馮杰本儒家
抑為錮戶誅求日增杰妻以愛死其女繼之弟大聲赴愬死于道路杰知不免毒其二子一
妾舉火自經而死紹定五年夏霖雨為沴廷臣訟杰冤謂致咎之徵乃罷都大院治魏觀職
云

崇寧因五代之制務置官吏有錢戶醫造入官市嚴私盜之禁自熙寧初禁法始變東南
九路官自實繁發運司總之元祐初通商紹聖復熙寧之制大觀元年從商販政和初復官
鬻罷商販如舊制紹興以後諸路皆置場給引歲有常輸惟漳州之東去海甚遠大山深阻
雖有采鑿之利而潮梅汀贛四州之姦民聚焉其魁傑者號大洞主小洞主土著與販者
皆盜賊也

香宋之經費茶鹽鑿之外惟香之為利博故以官為市焉建炎四年泉州抽買乳香一十五
等八萬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詔取赴樞貨務打套結實陸路以三千斤水路以一萬斤為
一綱紹興六年知泉州連南夫奏請諸市船綱首能招誘船舟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十
萬貫者捕官有差然海商入蕃以興販為招誘僥倖者甚眾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銀博
買洩之遠夷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絹帛錦綺絨裘漆之屬博易聽其來之多寡若不至則任
之不必以為重也

商稅凡州縣皆置務關鎮亦或有之大則專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
掌行官商貨謂之過稅每錢千貫二十居者市醫謂之住稅每錢千貫三十然多寡亦無定
制其各物各隨地宜亦不一焉自唐室藩鎮多便宜從事擅其征利以及五季諸國益務培
聚財貨以自贖故征尤繁宋興既平諸國凡橋園魚池水碓社酒蓮藕鵝鴨螺蚌柴薪地
餉枯牛骨漚出水利等名前後屢詔廢省至道中歲入稅課錢四百萬貫天禧末增八百四
萬貫天聖以來國用寬廣有請算緡錢以助經費者仁宗曰貨泉之利欲流天下通有無何
可算也一日內出罰羅一端為印朱所漬者數重因詔天下稅務毋輒汚壞商人物用前後
以詔獨放者不可勝數嘉祐以後弛茶禁所歷州縣收算錢至治平中歲課增六十餘萬而
茶稅錢居五十六萬元豐二年導洛通汴司請置堆棧於泗州買物至者先入官場官以船

運至京師稍檢船算明年詔近京以通津水門外順成倉為場非導洛司船載而稅入汴者
許料告雖自請稅猶如私載法惟日用物非販易若發箔柴草竹木之類勿禁元祐元年戶
部請令在京商稅院酌取元豐八年錢五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一緡有奇以為新額言者
論太重三年乃更以天聖歲課為額八年橫額商人載米入京糶管力勝之稅先是熙寧六
年蘇湖歲穀價比淮南十五而商船以力勝稅不至命權錫惠止一方未為定法及汴
泗塚場法行穀船毋得增置而力勝之稅益三之一至是蘇軾言法不稅五穀請削去力勝
錢之條行天聖免稅之制既而尚書者亦言在京穀貴欲平其直復權錫之宜和中以州縣
災傷并賒給都下亦一再免旋復如舊惟兩浙并東北鹽以鹽事司之請遂不復征自哲宗
即位罷導洛物貨稅紹聖四年從熙寧提舉京城所請復其事弗果及王憲提舉汴河堤岸
復言之且請假溫州運船給用亦弗果哲宗又命品官供家服用物免稅至建中靖國初
馬牛駝驢已不入服用例而臣僚多營私牟利官觀寺院專降免稅之旨宣和二年乃詔
官觀寺院臣僚之家買販令關津搜閱如元豐法輸稅紹興以來寬弛之令錯見孝宗繼志
凡省罷未盡者悉推行之光寧嗣服諸郡稅額皆累有放免然貧吏並緣苛取百出私立稅
場算及緡錢斗米東薪菜薪之屬遇士大夫行李則搜囊發篋日以與販甚者貧民貿易瑣
細于村落指為漏稅輒加以罪空身行旅亦自取百金方紆路避之則權稅叫呼或有貨物
則抽分給賞斷罪倍倍例而歸矣聞者咨嗟指為大法場與斯民相及相鬪不啻驍敵
云

市易熙寧初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財既偏聚
國用亦屈請假樞貨務錢置常平市易司物賤則增價市之物貴則損價售之因收除息以
給公上於是中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凡貨之可市及備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
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則度其極而貸之錢責財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凡諸司
配率並仰給焉保平軍節度推官王韶首迎合王安石意倡為緣邊市易之說因命韶為本
路帥司幹當兼領市易事時欲移司於古渭城李若愚等以為多聚貨啓戎心不可安石力
主之五年遂置市易務于京師以樞貨務為市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為東務上界在京商稅
院雜買務雜賣務隸焉以呂嘉問提舉出內帑錢百萬緡京東路錢八十七萬緡為本已
又置市易司于鎮洮軍賜錢帛五十萬其條約苛細道路怨謗籍籍上以諭安石請宣示事
實帝以蠲冰市梳篦等數事語之安石皆辯解後帝復言市易糶果太煩碎罷之如何安石
謂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應席黃蓮之類六十色悉令
計直從民願鬻者市之以給用六年令在京市易務及開封府司錄同詳度諸行利病於是
詳定所請約諸行利入厚薄皆輪免行錢以糶吏而蠲其供官之物是年置杭州市易務又
置市易于黔州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諸州市易皆隸焉七年成都議
置市易務帝與輔臣語及之馮京謂王小波之亂起於征權安石力辯後章罷帝手詔付三
司使會布市易司市物頗害小民之業布乃引監市易務魏繼宗之言以為呂嘉問多取息

市易熙寧初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財既偏聚
國用亦屈請假樞貨務錢置常平市易司物賤則增價市之物貴則損價售之因收除息以
給公上於是中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凡貨之可市及備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
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則度其極而貸之錢責財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凡諸司
配率並仰給焉保平軍節度推官王韶首迎合王安石意倡為緣邊市易之說因命韶為本
路帥司幹當兼領市易事時欲移司於古渭城李若愚等以為多聚貨啓戎心不可安石力
主之五年遂置市易務于京師以樞貨務為市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為東務上界在京商稅
院雜買務雜賣務隸焉以呂嘉問提舉出內帑錢百萬緡京東路錢八十七萬緡為本已
又置市易司于鎮洮軍賜錢帛五十萬其條約苛細道路怨謗籍籍上以諭安石請宣示事
實帝以蠲冰市梳篦等數事語之安石皆辯解後帝復言市易糶果太煩碎罷之如何安石
謂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應席黃蓮之類六十色悉令
計直從民願鬻者市之以給用六年令在京市易務及開封府司錄同詳度諸行利病於是
詳定所請約諸行利入厚薄皆輪免行錢以糶吏而蠲其供官之物是年置杭州市易務又
置市易于黔州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諸州市易皆隸焉七年成都議
置市易務帝與輔臣語及之馮京謂王小波之亂起於征權安石力辯後章罷帝手詔付三
司使會布市易司市物頗害小民之業布乃引監市易務魏繼宗之言以為呂嘉問多取息

市易熙寧初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財既偏聚
國用亦屈請假樞貨務錢置常平市易司物賤則增價市之物貴則損價售之因收除息以
給公上於是中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凡貨之可市及備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
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則度其極而貸之錢責財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凡諸司
配率並仰給焉保平軍節度推官王韶首迎合王安石意倡為緣邊市易之說因命韶為本
路帥司幹當兼領市易事時欲移司於古渭城李若愚等以為多聚貨啓戎心不可安石力
主之五年遂置市易務于京師以樞貨務為市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為東務上界在京商稅
院雜買務雜賣務隸焉以呂嘉問提舉出內帑錢百萬緡京東路錢八十七萬緡為本已
又置市易司于鎮洮軍賜錢帛五十萬其條約苛細道路怨謗籍籍上以諭安石請宣示事
實帝以蠲冰市梳篦等數事語之安石皆辯解後帝復言市易糶果太煩碎罷之如何安石
謂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應席黃蓮之類六十色悉令
計直從民願鬻者市之以給用六年令在京市易務及開封府司錄同詳度諸行利病於是
詳定所請約諸行利入厚薄皆輪免行錢以糶吏而蠲其供官之物是年置杭州市易務又
置市易于黔州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諸州市易皆隸焉七年成都議
置市易務帝與輔臣語及之馮京謂王小波之亂起於征權安石力辯後章罷帝手詔付三
司使會布市易司市物頗害小民之業布乃引監市易務魏繼宗之言以為呂嘉問多取息

市易熙寧初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財既偏聚
國用亦屈請假樞貨務錢置常平市易司物賤則增價市之物貴則損價售之因收除息以
給公上於是中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凡貨之可市及備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
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則度其極而貸之錢責財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凡諸司
配率並仰給焉保平軍節度推官王韶首迎合王安石意倡為緣邊市易之說因命韶為本
路帥司幹當兼領市易事時欲移司於古渭城李若愚等以為多聚貨啓戎心不可安石力
主之五年遂置市易務于京師以樞貨務為市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為東務上界在京商稅
院雜買務雜賣務隸焉以呂嘉問提舉出內帑錢百萬緡京東路錢八十七萬緡為本已
又置市易司于鎮洮軍賜錢帛五十萬其條約苛細道路怨謗籍籍上以諭安石請宣示事
實帝以蠲冰市梳篦等數事語之安石皆辯解後帝復言市易糶果太煩碎罷之如何安石
謂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應席黃蓮之類六十色悉令
計直從民願鬻者市之以給用六年令在京市易務及開封府司錄同詳度諸行利病於是
詳定所請約諸行利入厚薄皆輪免行錢以糶吏而蠲其供官之物是年置杭州市易務又
置市易于黔州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諸州市易皆隸焉七年成都議
置市易務帝與輔臣語及之馮京謂王小波之亂起於征權安石力辯後章罷帝手詔付三
司使會布市易司市物頗害小民之業布乃引監市易務魏繼宗之言以為呂嘉問多取息

市易熙寧初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財既偏聚
國用亦屈請假樞貨務錢置常平市易司物賤則增價市之物貴則損價售之因收除息以
給公上於是中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凡貨之可市及備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
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則度其極而貸之錢責財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凡諸司
配率並仰給焉保平軍節度推官王韶首迎合王安石意倡為緣邊市易之說因命韶為本
路帥司幹當兼領市易事時欲移司於古渭城李若愚等以為多聚貨啓戎心不可安石力
主之五年遂置市易務于京師以樞貨務為市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為東務上界在京商稅
院雜買務雜賣務隸焉以呂嘉問提舉出內帑錢百萬緡京東路錢八十七萬緡為本已
又置市易司于鎮洮軍賜錢帛五十萬其條約苛細道路怨謗籍籍上以諭安石請宣示事
實帝以蠲冰市梳篦等數事語之安石皆辯解後帝復言市易糶果太煩碎罷之如何安石
謂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應席黃蓮之類六十色悉令
計直從民願鬻者市之以給用六年令在京市易務及開封府司錄同詳度諸行利病於是
詳定所請約諸行利入厚薄皆輪免行錢以糶吏而蠲其供官之物是年置杭州市易務又
置市易于黔州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諸州市易皆隸焉七年成都議
置市易務帝與輔臣語及之馮京謂王小波之亂起於征權安石力辯後章罷帝手詔付三
司使會布市易司市物頗害小民之業布乃引監市易務魏繼宗之言以為呂嘉問多取息

以于賞。商旅所有者盡收。市肆所無者必索率。時市貴。廣貨賤。是挾官府為兼井也。王安石奏明其不然。三月。詔布同翰林學士呂惠卿究詰之。尋復以手札賜布令求對。布即上行人所訴。并疏惠卿姦欺狀。且言臣自立朝以來。每聞德音。未嘗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遠源乎開架除陌之事矣。嘉開架近遣官往湖南販茶。陝西販鹽。兩浙販紗。皆未敢計息。臣以謂如此政事。書之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四月。布復辭向罪。茶僧不當帝。惘然咨嗟。及言三司決責商人。多濫時。帝猶必欲按治。而安石主用惠卿。不可去。蓋謀變其事也。帝疑焉。故仍以屬布。既而中書奏事已。帝論及市易。且曰。朝廷設此。本欲為平準便民。今正爾相反。宜修補其法。令元詳定。呂嘉問與安石同韓維孫永問行人利病。謂京日開封祥符縣給民錢。有出息。抵當銀絹米麥。緩急與葬之目七八種。其初給錢無不願。積數既多。實艱輸送。帝曰。如此。吾民安得泰然。時布與惠卿率數日一對。帝初是布言。已而從惠卿請。拘魏繼宗於開封府。既而布與惠卿即東府再詰行人。所訴狀如前不變。而安石懇求去。引惠卿執政。提舉梓州市易。蔣之奇奏。監務王景彰。權市非法。往往白輸息錢。謂之乾息。又抑買賤。毋得至他郡。名曰留難。帝遽命輔臣治景彰罪。時惠卿已參政。而究詰市易未竟。詔促之後。二日。布條析先後所陳。并較治平熙寧出入錢物數。以開帝方慮歲費。廣令送中書。五月。詔章惇考究印軍器監。詢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戶房會財賦數。與布所陳異。而嘉問亦以多入月息。皆從公坐。有差。未幾。布視職。與嘉問俱出守郡。魏繼宗仍勒停。初。布預市易之議。後揣上意有疑。遂急治嘉問。而惠卿與布有夙怨。故卒擠之。而市易如故。八年。復嘉問提舉。三月。鳳翔大名真定府永興安肅軍秦瀛定。趙真州並置司。而廣州鄆州河內市易。並給緡錢。九月。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例。總收百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嘉問等推恩有差。然自熙寧五年。賜錢為市。本凡數百萬緡。其收息僅如此。况自市易法行。商旅頓不入都門。其所獲不足補商稅之虧也。元祐一切罷去。紹聖復置務行之。惟以錢交市。收息毋過二分。勿令貸。滿元符三年。改市易務為平準務。紹興元年。罷諸州軍免行錢。及行戶供應官。並依時直。違者以盜論。四年。兩浙轉運司檄婺州。市御旗。胡桃。絳。鳩。色。守臣王居正。以為言。上曰。隆冬。附火。取溫煖而已。豈問絳色乎。命罷之。謂類此者。並禁止。嘉熙三年。臣僚言。官司以官價買物。行舖以時直計之。什不得二三重。以遷延歲月。而不償。胥卒並緣之無算。積日既久。類成白著。甚而蔬菜魚肉。日用所須。瑣瑣之物。販夫販婦。所資。錐刀以營升斗者。亦皆以官價強取之。終日營營。錢本俱成乾沒。商旅不行。衣食路絕。望市嚴禁。從之。

賤。用近易遠。預知中都。督數年支見在之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本司具條例以聞。而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給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慮其為擾。多以為非。劉琦。錢。領。蘇。轍。先後論劾。皆坐黜。知諫院范純仁。言向檢苛刻。薄。不可為發運使。人主當務農桑。節用。不當言利。自後罷純仁。諫職。而諫官李常復。論均輸。不便。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亦言不宜與商賈爭利。且謂錢一出。恐不可復。征商之額。所損必多。帝方惑於王安石之說。皆不行。向請置官。屬許自辟。置留待從。賜詔褒獎。然均輸。後迄不能成。

互市。舶法。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而互市之制。行焉。後漢通交。易於烏桓。北單于。鮮卑。北魏立互市於南陔。隋唐通貿易于西北。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後唐亦然。而高麗回鹘黑水諸國。又各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宋循周制。與江南通市。立榷署。乾德二年。禁商旅毋得渡江。於建安。漢陽。蘄口。置三榷署。通其交易。開寶三年。徙建安榷署於揚州。江南平。榷署雖存。止掌茶貨。後置市舶司于廣州。又於杭州。明州。置司。凡大食。閩。婆。占。城。勃。泥。三。佛。齊。諸。蕃。並。通。貨。易。太宗置榷署于京師。雍熙中。遣內侍八人。覈救書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內諸商人。出海外。蕃國販易者。令並詣市舶司。請給官券。遠者沒入其貨。貨。大抵海舶。至十先征其一價直。酌蕃貨輕重。而差給之。其香藥。犀。象。珊瑚。琥珀。瑪瑙。瑠璃。珠。玉。等物。歲約獲五十餘萬斤。條。棧。額。太平興國初。私與蕃國人貿易者。計直滿百錢以上。論罪。十五貫以上。隸面流海島。過此送闕下。淳化中。其禁。天聖以來。貨。貨。充。物。府。庫。皆。斥。其。餘。以。易。金。帛。芻。粟。縣。官。用。度。實。有。助。焉。而官市貨。數。視。淳。化。則。微。有。所。損。皇。祐。中。總。歲。入。五。十。三。萬。有。奇。治。平。中。又。增。十。萬。熙。寧。大。概。如。皇。祐。之。數。元。豐。令。蕃。國。進。奉。物。舶。司。即。其。地。置。之。毋。發。至。京。師。元。祐。中。置。市。舶。司。於。泉州。又置密州。板橋。市。舶。司。南。渡。以。來。編。建。廣。南。三。路。市。舶。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舶。飛。運。所。失。良。多。而。銅。錢。之。泄。尤。甚。其。弊。卒。不。可。禁。焉。若。乃。契。丹。在。太。祖。時。總。緣。邊。市。易。未。有。官。署。太平興國二年。始令鎮。易。雄。霸。滄。州。各。置。榷。務。設。香。藥。犀。象。及。茶。與。交。易。後。有。范。陽。之。師。罷。不。與。通。及。端。拱。元。年。詔。曰。朕。受。命。上。穹。居。尊。中。土。惟。思。禁。禁。豈。欲。窮。兵。至。於。幽。朔。之。民。皆。吾。赤。子。宜。許。邊。疆。互。和。市。易。自。今。緣。邊。戍。兵。不。得。輒。恣。侵。略。未。幾。復。禁。邊。者。抵。死。北。界。商。旅。輒。入。內。地。販。易。所。在。捕。斬。之。淳。化。置。榷。署。如。舊。制。所。得。物。增。蘇。木。華。復。罷。咸。平。中。契。丹。求。置。署。朝。議。以。其。反。覆。不。許。知。雄。州。何。承。矩。繼。請。乃。聽。置。於。雄。州。尋。復。罷。景。德。初。通。好。令。雄。霸。州。安。府。軍。置。三。榷。場。北。而。趨。他。路。者。勿。與。為。市。又。置。場。於。廣。信。軍。三年。詔。民。以。書。錢。赴。邊。場。博。易。者。非。九。經。畫。疏。悉。禁。凡。官。贖。物。如。舊。而。增。捐。帛。漆。器。菽。糲。所。入。有。銀。錢。布。羊。馬。麥。乾。歲。獲。四。十。餘。萬。天。聖。中。知。雄。州。張。昭。遠。請。歲。會。入。中。金。銀。仁。宗。曰。先。朝。置。互。市。以。通。有。無。非。以。計。利。不。許。自。是。契。丹。世。守。盟。好。互。市。不。絕。西。夏。初。亦。置。榷。場。於。邊。界。販。服。無。常。故。或。絕。或。復。薛。定。云。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遼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契丹質俗。其富以馬。其強以兵。縱馬於野。馳兵於民。有事而戰。曠騎介斧。仰命辰集。馬逐水草。人仰遠。挽強射生。以給日用。糗糧芻藁。道在是矣。以是制勝。所向無前。及其有國內建宗廟朝廷。外置郡縣。牧守制度。日增。經費日廣。上下相師。服御浸盛。而食貨之用。斯爲急矣。於是五京及長春遼西平州置鹽鐵轉運度支錢帛諸司。以掌出納。其制數差等。雖不可悉。而大要散見舊史。若農穀和賦鹽鐵貿易。玩治泉幣。策牧逐和探。播而爲篇。以存一代食貨之略。初皇祖。德實爲大迭烈府。夷高董。喜稼穡。善畜牧。相地利。以收民耕。仲父述淵。爲于越。飭國人樹桑。庭習組織。太祖平諸弟之亂。弭兵。輕賦。專意於農。嘗以戶口滋繁。糾營練邊。分北大遼。兀爲二部。程以樹藝。諸部效之。太宗會同初。將東獵。三冠奏。滅幘。重疾。趨北山取物。以備國用。無害農務。詔有司勸農。桑牧。績。以鳥古之地。水草豐美。命隨昆石烈。皆之。益以海勒水之善地。爲農田。三年。詔以諸里河。臨河。近地。賜南院。歐革。突呂。乙。斯。勃。北院。溫約。河。刺。三。石。烈。人。以。事。耕。種。八年。駐蹕。赤。山。宴。從。臣。開。軍。圍。要。務。左。右。對。曰。軍。國。之。務。愛。民。爲。本。民。富。則。兵。足。兵。足。則。國。強。上。深。然。之。是。年。詔。徵。諸。道。兵。仍。戒。放。有。傷。禾。稼。者。以。軍。法。論。罪。歷。開。雲。州。進。嘉。禾。時。謂。重。農。所。召。保。寧。七。年。漢。有。宋。兵。使。來。乞。糧。詔。賜。粟。二。十。萬。斛。助。之。非。輕。費。有。餘。其。能。若。是。聖。宗。乾。亨。五。年。詔。曰。五。稼。不。登。開。闢。疆。而。代。民。稅。蠲。蝗。爲。災。罷。徭。役。以。備。饑。貧。帝。嘗。過。遼。城。見。乙。室。與。陳。部。下。婦。人。迪。董。等。悉。過。悉。未。獲。遣。人。助。刈。太。師。韓。德。讓。言。兵。後。連。民。棄。業。禾。稼。棲。畝。募。人。獲。之。以。半。給。獲。者。政。事。令。室。叅。亦。言。山。西。諸。州。給。軍。興。民。力。凋。敝。田。穀。多。闕。於。邊。兵。請。復。今。年。租。六。年。當。旱。災。民。饑。詔。三。司。舊。以。稅。錢。折。粟。估。價。不。實。其。增。以。利。民。又。徙。吉。避。寒。居。民。三。百。戶。于。檀。羅。蘇。三。州。擇。沃。壤。給。牛。種。穀。十。三。年。詔。諸。道。置。義。倉。歲。秋。社。民。隨。所。獲。戶。出。粟。庾。倉。社。司。籍。其。目。歲。餘。發。以。振。民。統。和。十。五。年。詔。免。南。京。舊。欠。義。倉。粟。仍。禁。諸。軍。官。非。時。收。牧。妨。農。開。泰。元。年。詔。曰。朕。惟。百。姓。徭。役。煩。重。則。多。給。工。價。年。終。不。登。發。倉。以。貸。田。園。蕪。廢。者。則。給。牛。種。以。助。之。太。平。初。幸。燕。燕。民。以。年。豐。進。土。產。珍。異。上。禮。高。年。惠。錄。寡。賜。酒。連。日。九。年。燕。地。饑。戶。部。副。使。王。嘉。請。造。船。募。習。海。漕。者。移。遼。東。粟。餉。燕。議。者。稱。道。險。不。便。而。興。宗。即。位。遣。使。閱。諸。道。不。稼。是。年。通。括。戶。口。詔。曰。朕。於。早。歲。習。知。稼。穡。力。辦。者。廣。務。耕。耘。罕。閒。輪。耨。家。食。者。全。勝。種。植。多。至。流。亡。宜。通。括。括。普。爲。均。平。禁。諸。職。官。不。得。擅。造。酒。糜。穀。有。婚。祭。者。有。司。給。文。字。始。婚。道。宗。初。年。西。北。雨。穀。三。十。里。春。州。斗。粟。六。錢。時。西。蕃。多。叛。上。欲。爲。守。禦。計。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給。西。軍。唐。古。率。衆。田。隴。洶。河。開。歲。登。上。熟。移。屯。鎮。州。凡。十。四。縣。積。粟。數。十。萬。斛。每。斗。不。過。數。錢。以。馬。人。望。前。爲。南。京。度。支。判。官。公。私。兼。裕。檢。括。戶。口。用。法。平。恕。乃。遷。中。京。度。支。使。視。事。半。歲。積。粟。十。五。萬。斛。播。左。散。騎。常。侍。遼。之。廢。穀。至。是。爲。盛。而。東。京。如。成。信。盛。復。辰。海。同。銀。鳥。遼。春。泰。等。五。十。餘。城。內。邊。遠。諸。州。各。

中國歷代食貨志 遼史食貨志(上下)

有和糧倉。依祖宗法。出陳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所在無慮三十萬石。雖累兵興。未嘗用乏。迨天慶間。金兵大入。盡爲所有。會天祥捕獲。耶律敵烈等。逼立梁王雅里。令羣牧人戶運鹽。鹽倉粟。人戶侵耗。議籍其產。以償雅里。自定其直。粟一車一羊。三車一牛。五車一馬。八車一駝。從者曰。今一羊易粟二斗。尚不可得。此直太輕。雅里曰。民有則我有。若今盡償。奈何以疑。事雖無及。然使天未絕。斯言亦足以收人心矣。夫賦稅之制。自太祖。任韓延徽。始制國用。太宗。結五京。戶丁以定賦稅。戶丁之數。無所於考。聖宗。乾亨。開。以上京。云爲戶。昔具質。備。善。避。繇。役。遺。害。貧。民。遂。勒。各。戶。凡。子。錢。到。本。悉。送。歸。官。與。民。均。差。統。和。中。耶。律。昭。言。西。北。之。家。每。歲。農。時。一。夫。值。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私。官。之。役。當。時。公。邊。各。置。屯。屯。戍。兵。易。田。積。穀。以。給。軍。餉。故。太。平。七。年。詔。諸。屯。田。在。官。斛。粟。不。得。擅。貸。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輸。稅。賦。此。公。田。制。也。餘。民。應。募。或。治。附。田。或。治。私。田。則。計。畝。出。粟。以。賦。公。上。十。五。年。募。民。耕。灤。河。曠。地。十。年。始。租。此。在。官。閑。田。制。也。又。詔。山。前。後。未。納。稅。戶。並。於。密。雲。燕。樂。兩。縣。占。田。置。粟。入。稅。此。私。田。制。也。各。部。大。臣。從。上。征。伐。俘。掠。人。戶。自。置。郭。郭。爲。頭。下。軍。州。凡。市。井。之。賦。各。歸。頭。下。惟。酒。稅。赴。納。上。京。此。分。頭。下。軍。州。賦。爲。二。等。也。先是。遼。東。新。附。地。不。權。賦。而。鹽。麴。之。禁。亦。弛。馮。延。休。韓。紹。勳。相。繼。商。利。欲。與。燕。地。平。山。例。加。繩。約。其。民。病。之。遂。起。大。延。琳。之。亂。連。年。詔。復。其。租。民。始。安。靖。南。京。歲。納。三。司。鹽。鐵。錢。折。絹。大同。歲。納。三。司。稅。錢。折。粟。開。遼。軍。故。事。民。歲。輸。稅。斗。粟。折。五。錢。耶。律。抹。只。守。郡。表。請。折。六。錢。亦。皆。利。民。善。政。也。

遼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征商之法。則自太祖。置羊城於炭山。北起樵務。以通諸道市易。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符。命。有。司。治。其。征。除。四。京。及。它。州。縣。貨。產。懋。遷。之。地。置。亦。如。之。東。平。郡。城。中。置。看。樓。分。南。北。市。易。中。交。易。市。北。午。漏。下。交。易。市。南。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諸。部。高。麗。之。貨。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蠟。諸。藥。材。及。鐵。器。鞋。鞵。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膠。魚。之。皮。牛。羊。駱。馬。諸。物。來。易。於。遼。者。道。路。極。屬。聖。宗。乾。亨。間。燕。京。留。守。司。言。民。艱。食。請。弛。屠。庸。關。稅。以。通。山。西。糧。易。又。令。有。司。諭。諸。行。宮。布。帛。短。狹。不。中。爲。度。者。不。弱。於。市。明。年。詔。以。南。北。府。市。場。人。少。宜。率。常。部。車。百。乘。赴。集。開。奇。峰。路。以。通。易。州。貿易。二十三年。振。武。軍。及。保。州。並。置。樵。場。時。北。院。天。王。耶。律。室。齊。以。俸。羊。多。姻。部。人。貧。乏。請。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之。絹。上。下。爲。便。至。天。祚。之。亂。賦。歛。既。重。交。易。法。境。財。日。匱。而。民。日。困。矣。聖。宗。之。法。則。自。太。祖。以。所得。漢。民。數。多。即。八。部。中。分。古。漢。城。別。爲。一。部。治。之。城。在。炭。山。南。有。鹽。池。之。利。即。後。魏。滑。鹽。縣。也。八。部。皆。取。食。之。及。征。幽。薊。還。次。于。鶴。州。深。命。取。鹽。給。軍。自。後。深。中。鹽。益。多。上。下。足。用。會。同。初。太。宗。有。大。造。於。營。營。獻。十。六。州。地。而。瀛。莫。在。焉。始。得。河。間。煮。海。之。利。置。樵。鹽。院。於。香。河。縣。於。是。燕。雲。迤。北。暫。食。滑。鹽。一。時。產。鹽。之。地。如。渤海。鎮。城。海。陽。豐。州。陽。洛。城。廣。濟。湖。等。處。五。京。計。司。各。以。其。地。領。之。其。煎。取。之。制。歲。出。之。額。不。可。得。而。詳。矣。坑。治。則。自。太。祖。始。併。室。草。其。

1161

地產銅鐵金銀。其人善作銅鐵器。又有易流部者多鐵。易流國語鐵也。部置三治。曰柳濕河。曰三翻古斯。曰神山。曰神册。初平渤海。得廣州。本渤海鐵利府。改曰鐵利州。地亦多鐵。東平縣。本漢襄平縣故地。產鐵。置探煉者三百戶。隨賦供納。以諸坑冶多在國東。故東京置戶部。長春州置錢府。司太祖征幽薊。師還次山麓。得銀鐵。命置治。聖宗太平間。於河北陰山及遼河之源各得金銀。與治探煉。自此以訖。天祚國家。皆賴其利。鼓鑄之法。先代撤剝的。為東萬里。以土產多銅。始造錢幣。太祖其子。製而用之。遂致富強。以開帝業。太宗置五治。太師以總四方錢鐵。石敬瑭又獻沿邊所積錢。以備軍實。景宗以舊錢不足於用。始鑄乾亨新錢。錢用流布。聖宗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散諸五計司。兼鑄太平錢。新舊互用。由是國家之錢。演進域中。所以統和出內。贖賜。賜南京諸軍。開泰中。詔諸道貧乏。百姓有典質男女。計庸價。日以十文折盡還父母。每歲春秋。以官錢宴饗將士。錢不勝多。故東京所鑄。至清寧中始用。是時詔禁諸路不得貨銅錢。以防私鑄。又禁銅鐵賣入回鶻。法益嚴矣。道宗之世。錢有四等。曰咸雍。曰太康。曰大安。曰壽隆。皆因改元易名。其肉好銖數。亦無所考。第詔賜遼昂徵戶部。司運戶舊錢。得四十餘萬緡。拜稠密直學士。劉仲為戶部使。歲入羨餘錢三十萬緡。權兩院稠密使。其以災沴出錢以賑。及諸官分邊戍人戶。是時雖未有貫朽不可較之積。亦可謂富矣。至其末年。經費浩穰。鼓鑄仍舊。國用不給。雖以海雲佛寺千萬之助。受而不拒。羣禁民錢。不得出境。天祚之世。更鑄乾統天慶二等新錢。而上下窮困。府庫無餘積。始太祖為迭烈府夷萬里也。懲遼輩。民單弱。於是撫諸部。明賞罰。不妄征討。因民之利而利之。羣牧蓄息。上下給足。及即位。伐河東。下代北。郡縣獲牛羊。馬十餘萬。稠密使耶律斜軻討女直。復獲馬二十餘萬。分水草便地。數歲所增。不勝算。當時富人。馬不加多。馬大小。鶻軍萬餘。足不加少。蓋畜牧有法然也。咸雍五年。蕭陶隗為馬。蒙太保。上書。猶言。羣牧名存。實亡。上下相欺。宜括實數。以為定籍。厥後。東丹國歲貢千疋。女直萬疋。直不古等國萬疋。阻卜及吾獨。婉惕。各二萬疋。西夏室。各三百疋。越里篤。割阿里。奧里。米蒲。奴里。鐵驪。等諸部。三百疋。仍禁朔州。路羊。馬入宋。吐渾。黨項。馬。鬻于夏。以故。羣牧滋繁。數至百有餘萬。諸司牧官。以次進階。自太祖及興宗。垂二百年。羣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馬猶有數萬羣。每羣不下千疋。祖宗舊制。常選南征。馬數萬疋。牧于雄霸。清澗。間。以備燕雲。緩急。復遺數萬。給四時遊牧。餘則分地。以牧。法至善也。至末年。累與金戰。番漢。戰馬。損十六七。雖增價數倍。竟無所買。乃目法買官馬。從軍。諸羣。牧私。畜日多。改。獵亦不足用。遂為金所敗。棄。索播遷。以訖于亡。松漠。以北。舊馬。皆為大石林牙。所有。遂之。食貨。其可見者。如是耳。至於鄰國。歲幣。諸屬國。歲貢。土宜。雖累朝。軍國。經費。多所仰給。然非本國所出。况名數。已見本紀。茲不復載。夫。冀北。宜馬。海濱。宜鹽。無以議為。遼地。半沙漠。三時多寒。春秋。耕種。及其時。黍。除。高下。因其地。蓋。不得與中土。同矣。然而。遼自初年。農穀。充溢。振饑。恤難。用不少。新。旁及鄰國。沛然。有餘。果何道。而致其利歟。此無他。勸。課得人。規。措有法。故也。世之論錢幣者。恒。患其重滯之難。致。鼓鑄之弗給也。於是。格幣。權宜之法。與焉。西北之通舟楫。比之東南。十。一。二。遼之方。盛。貨泉。流。衍。

國用以殷。給戍賞征。賜與億萬。未聞有所謂格幣也。又何道而致其便歟。此無他。舊儲新鑄。並聽民用故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人。力苟至一夫。猶足以勝時災。况為國乎。以是知善謀國者。有道以制。天時地利之宜。無往而不遂其志。食莫大於穀。貨莫大於錢。特志二者。以表遼初用事之臣。亦善裕其國者矣。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金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一（戶口 通檢推排）

國之有食貨猶人之有飲食也。人非飲食不生。國非食貨不立。然饑人慮饑能為飲食之道。以教人而不能使人無飲食之疾。三王能為食貨之政以遺後世。而不能使後世無食貨之弊。唯善養生者。如不欲食。而飲食自不悶焉。故能適飢飽之宜。可以疾少而長壽。善裕國者。初不事貨殖。而食貨自不乏焉。故能制豐約之節。可以弊少而長治。金於食貨。其立法也。周其取民也。審太祖肇造。咸遠相稅。規模遠矣。熙宗海陵之世。風氣日開。兼務遠略。若臣講求財用之制。切切然以是為先務。雖以世宗之賢。儲積之志。曷管一日而忘之。章宗孺文。朝興遼費。亦廣食貨之議。不容不念。宣宗南遷。國土日蹙。汴池數陷。往往而然。致其立國以來。所謂食貨之法。率率大者。曰租稅銅錢交鈔三者而已。三者之法。數變而數窮。官田曰租。私田曰稅。租稅之外。算其田園屋舍車馬牛羊樹藝之數。及其藏多寡。徵錢曰物力。物力之徵。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無苟免者。近臣出使外國。歸必增物力錢。以其受饋遺也。猛安謀克戶。又有所謂牛頭稅者。宰臣有納此稅。庭陞階。及其增減。則州縣徵求於小民。蓋可知矣。故物力之外。又有鋪馬軍須。輪庸司吏。河夫桑皮。放紙等錢。名目瑣細。不可殫述。其為戶有數等。有課役戶。不課役戶。本戶。雜戶。正戶。監戶。官戶。奴牌戶。二稅戶。有司始以三年一籍。後變為通檢。又為推排。凡戶隸州縣者。與隸猛安謀克。其輸納高下。又各不同。法之初行。唯恐不密。言事者謂其厲民。即命罷之。罷之未久。會計者告用乏。又即舉行。其罷也。志以便民。而民未見德。其行也。志以足用。而用不加饒。一時君臣節用之言。不絕告誡。嘗自計其國用。數亦浩瀚。若足支歷年者。郡縣稍遇歲。又不足。竟莫詰其故焉。至於銅錢交鈔之弊。蓋有甚者。初用遼宋舊錢。雖劉豫所鑄。豫廢亦兼用之。正隆而降。始議鼓鑄。民間禁銅。甚至銅不給用。漸與鑄冶。凡產銅地。脈造吏境內。防察無遺。且及外。而民用銅器不可闕者。皆造於官。而鑄之既而。官不勝煩。民不勝病。乃聽民冶銅造器。而官為立價以售。此銅法之變也。若錢法之變。則鼓鑄未廣。獄散無方。已見蔡滯。初恐官庫多積。錢不及民。立法廣布。懼恐民多匿錢。乃設存留之限。開告許之路。犯者繩以重罰。卒莫能禁。州縣錢艱。民間自鑄私錢。若惡特甚。乃以官錢五百易其一。其策愈下。及改鑄大錢。所準加重。百計流通。卒莫獲效。濟以鐵錢。鐵不可用。權以交鈔。錢重鈔輕。相去懸絕。物價騰踊。鈔至不行。權以銀貨。銀幣又滋。亦無策。遂混銅錢專用。交鈔銀貨。然而二者之弊。乃甚於錢。在官利於用大鈔。而大鈔出多。民益見輕。在私利於得小鈔。而小鈔入多。國亦無補。於是禁官不得用大鈔。已而恐民用銀而不用鈔。則又資民以鈔。納官以示必用。先造二十貫至百貫。後造二百貫至千貫。例先後輕重不倫。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則限以年數。限以地方。公私受納。限以分數。由是民疑日深。其間易交鈔為寶券。寶券未久。更作通寶。通寶未久。復作寶泉。寶泉未久。

織務印鈔。名曰珍貨。珍貨未久。復作寶會。寶會未定。而金詐訖矣。歷觀自古財聚民散。以至亡國。若鹿豕鉅橋之類。不足論也。其國亡財盡。比比有之。而國用之屬。未有若金季之甚者。金之為政。常有卹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斂之名。而不能致富國之實。及其亡也。括粟園糶。一切括克之政。靡不為之。加賦數倍。豫借數年。或欲得鈔。則豫賣下年差科。高琪為相。議至推油。進納濫官。輒售空名。宣勅或欲與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終至德號。綱副成儀。寺觀主席。亦量其質而鬻之。甚而丁憂。鬻以求仕。監戶鬻以從良。進士出身。鬻至及第。又甚而叛臣劇盜之效。無金不備。置激。動以王爵。固結其心。重爵不賤。則以國姓賜之名。實混酒。倫法數。皆不暇顧。國欲不亂。其可得乎。治夫宋絕。錢幣而不許。和食其淮南之蓄。謀以力取。至使樞府武騎。盡於南伐。訛可時全之。出初志。得糧後。乃尺寸無補。三軍債亡。我師壓境。兵財俱困。無以禦之。故志金之食貨者。不能不為之掩卷而與慨也。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食。作法於貪。弊將若何。金起東海。其俗純實。可與返古。初入中夏。兵威所加。民多流亡。土多曠閒。遺黎嗷嗷。何求不獲。使於斯時。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口分。以制民產。做其和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所為經變。紛紛然與其國相終始耶。其弊在於急一時之利。種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鄙遂儉朴。則宋繁縟之文。懲宋寬柔。加途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併用其所短也。繁縟必至於傷財。操切必至於害民。訖金之世。國用易匱。民心易離。豈不由是歟。作法不愆。厥初變法。以移其弊。移益甚焉耳。其他鹽筴酒麴。常平和糶。茶稅。稅前推場等法。大槩多宋舊人之所建明。息耗無定。變易靡恒。視錢鈔何異。田制水利。區田之目。或驟行隨輟。或屢試無效。或熟議未行。咸著于篇。以備一代之制云。

戶口。金制。男女二歲以下為黃。十五以下為小。十六為中。十七為丁。六十為老。無夫為寡。妻妾諸篤。廢疾不為丁戶。推其長充內有物力者。為課役戶。無者為不課役戶。令民以五家為保。保和六年。上以舊定保伍法。有司減裂。不行其令。結保有借。盜細盜賊者。連坐。宰臣謂舊以五家為保。恐人易為計。構而難覺。察遂令從唐制。五家為鄰。五鄰為保。以相檢察。京府州縣。每下則置坊。正村。社。則隨戶。察察為鄉。置里。正。以按比戶口。催官賦役。勸課農桑。村社三百戶以上。則設主首四人。二百以上三人。五十戶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禁非。遂置壯丁。以佐主首。巡警盜賊。猛安謀克。部村。寨五十戶以上。設寨使一人。等同主首。寺觀則設綱首。凡坊正里正。以其戶十分內取三分。富民均出。願募強幹。有抵保者。充人不得過百貫。不得過一年。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嘗欲罷坊里。正。復以主首遠入城。應代妨農不便。乃以有物力謹愿者。二年一更代。凡戶口計帳。三年一籍。自正月初州縣。以里正主首。猛安謀克。則以寨使。編戶。家資手實。具男女老幼。年與姓名。生者增之。死者除之。正月二十日。以實數報縣。二月二十日。申州。以十日內。達上司。無違近。皆以四月二十日到部。呈省。凡漢人渤海人。不得充猛安謀克戶。猛安謀克之奴婢。免為良者。止隸本部。為正戶。凡沒入官良人。隸官籍。監為監戶。沒入官奴婢。隸太府監。為官戶。當收國二年。時法制未定。兵革

未息。貧民多依權右為苟安。多隱蔽為奴婢者。太祖下詔曰。此以歲凶民飢。多附豪族。因陷為奴隸。及有犯法。徵償莫辦。折身為奴。或私約立限。以人對贖。逾期則以為奴者。並據以兩人贖一為良。元約以一人贖者。使天輔五年。以境土既拓。而舊部多疥癩。將移其民于泰州。乃遣皇弟昂及族子宗雄。按視其地。昂等直其土。以進言可種。遂插諸猛安謀克。中民戶萬餘。使宗人遷居火統之東。趨於泰州。蓋火統舊阿汗濟水。又作按出虎。至是遷焉。其居寧江州者。遺拾得查端阿里徒。歎奚。撻罕等四謀克。宗家屬。其徙于泰州。仍賜麥。庶火耕牛五十。天輔六年。既定山西諸州。以上京為內地。則移其民實之。又命耶律休復。以兵護送諸降人于渾河。路以皇弟昂監之。命從便以居。七年。以山西諸部族近西北二邊。且遼主未獲。恐陰相結誘。復命皇弟昂與宗室董稍。等以兵四千護送。處之嶺東。惟西京民安堵如故。且命昂鎮守上京。路既而上。則昂已過上京。而降人復苦其侵擾。多叛亡者。遂命宗室出里底。往戒諭之。比至。而諸部已叛去。又以猛安詳穩。留任所。領歸附之民。還東京。命有司常撫慰。且貸一歲之糧。其親屬被虜者。皆令聚居。及七年。取燕京路。二月。盡徙六州氏族。富強工技之民於內地。太宗天會元年。以舊律。謂四州之民於濟州之境。以新遷之戶。艱苦不能自存。詔曰。比聞民乏食。至鬻子者。聽以丁力等者贖之。又詔宗室阿實。曰。先皇帝以同姓之人。昔有自鬻及典質其身者。命官為贖。今聞尚有未復者。其悉閱贖之。又命以官粟贖。上京路新遷。置寧江州。戶口貧而甕者。六百餘人。二年。民有自鬻為奴者。詔以丁力等者易之。三年。禁內外官及宗室。毋得私役百姓。權勢家不得買貧民為奴。其貧賤者。一人償十五人。詳賈者。一人償二人。罪皆杖百七。詔兵興以來。良人被畧為驅者。聽其父母妻子贖之。熙宗皇統四年。詔陝西。謂解州。秦州。歲饑。百姓流落。典贖為驅者。官以相贖。為良。丁男三正。婦人幼小二正。世宗大定二年。詔免二稅戶。為民。初。遼人佞佛尤甚。多以良民賜諸寺。分其稅一半。給官。一半。給寺。故謂之二稅戶。遼亡。僧多置其實。抑為賤。有援左證。以告者。有司各執以聞。上素知其事。故特免之。十七年五月。省奏。咸平府路一千六百餘戶。自陝皆長白山。星顯。禪春河。女真人。遼時。簽為獵戶。移居於此。號移典部。遂附契丹籍。本朝。義兵之興。首詣軍降。仍居本部。今乞。釐正。詔從之。二十年。以上京路。女真人。戶規避物力。自賣其奴婢。致耕田者少。遂以貧乏。詔定。釐禁之。又謂宰臣曰。猛安謀克。人戶兄弟。親屬。若各隨所分土。與漢人錯居。每四五十戶。結為保聚。農作。時令相助。濟。此亦勸相之道也。二十一年六月。徙銀山。僻民於臨潢。又命。避役之戶。舉家逃於他所者。元貫及所寓司。縣官。同罪。為定制。二十三年。定制。女直奴婢。如有得力。本主。許合。婚。婚者。須取。問。房。親。及。村。老。給。據。方。許。婚。於。良。人。是。年。七。月。奏。猛。安。謀。克。戶。口。舉。地。牛。具。之。數。猛。安。二。百。二。謀。克。千。八。百。七。十。八。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口。內。正。口。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口。舉。田。一。百。六。十。九。萬。三。百。八。十。頃。有。奇。牛。具。二。十。八。萬。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將。軍。司。戶。一。百。七。十。口。二。萬。八。千。七。百。九。十。口。內。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萬。七。千。八。百。八。口。舉。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五。

畝。牛具三百四。迭刺唐古。二部。五。奴。戶。五。千。五。百。八。十。五。口。十二。萬。七。千。五。百。四。十。四。口。內。正。口。十。萬。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萬。八。千。八。十。一。口。舉。田。萬。六。千。二。十。四。頃。一。十。七。畝。牛。具。五。千。六。十。六。口。二十。五年。命。宰。臣。禁。有。祿。人。一。子。及。農。民。避。課。役。為。僧。道。者。大。定。初。天。下。戶。總。三。百。餘。萬。至。二。十。七。年。天。下。戶。六。百。七。十。八。萬。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五。千。八。十。六。口。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一。月。上。封。事。者。言。乞。放。二。稅。戶。為。良。省。臣。欲。取。公。議。可。惡。者。為。准。參。知。政。事。移。刺。履。謂。憑。驗。真。偽。難。明。凡。契。丹。奴。婢。今。後。所。生。者。悉。為。良。見。有。者。則。不。得。典。賣。如。此。則。三。十。年。後。奴。皆。為。良。而。民。且。不。病。焉。上。以。履。言。未。當。令。再。議。省。奏。謂。不。拘。括。則。訟。終。不。絕。遂。遣。大。興。府。治。中。烏。古。孫。仲。和。侍。御史。范。楨。分。括。北。路。及。中。都。路。二。稅。戶。凡。無。憑。驗。其。主。自。言。之。者。及。因。通。檢。而。知。之。者。其。稅。半。輸。官。半。輸。主。而。有。憑。驗。者。悉。放。為。良。明。昌。元。年。正。月。上。封。事。者。言。自。古。以。農。桑。為。本。今。商。賈。之。外。又。有。佛。老。與。他。游。食。浮。費。百。倍。農。歲。不。登。流。殍。相。望。此。未。作。傷。農。者。多。故。也。上。乃。下。令。禁。自。披。剃。為。僧。道。者。是。歲。奏。天。下。戶。六。百。九。十。三。萬。九。千。口。四。千。五。百。四。十。四。萬。七。千。九。百。口。而。粟。止。五。千。二。百。二。十。六。萬。一。千。餘。石。除。官。兵。二。年。之。費。餘。驗。口。計。之。口。月。食。五。斗。可。為。四。十。四。日。之。食。上。曰。蓄。積。不。多。是。力。農。者。少。故。也。其。集。百。官。議。所。以。使。民。務。本。廣。儲。之。道。以。聞。六。月。奏。北。京。等。路。所。免。二。稅。戶。凡。一。千。七。百。餘。戶。萬。三。千。九。百。餘。口。此。後。為。良。為。驅。皆。從。已。斷。為。定。明。昌。六。年。二。月。上。謂。宰。臣。曰。凡。言。女。直。進。士。不。須。稱。女。直。字。號。等。誤。作。迴。避。女。直。契。丹。語。非。也。今。如。分。別。戶。民。則。女。直。言。本。戶。漢。戶。及。契。丹。餘。謂。之。雜。戶。明。昌。六。年。十。二。月。奏。天。下。女。直。契。丹。漢。戶。七。百。二。十。二。萬。三。千。四。百。口。四。千。八。百。四。十。九。萬。四。百。口。物。力。錢。二。百。六。十。萬。四。千。七。百。四。十。二。貫。泰。和。七。年。六。月。勅。中。物。力。戶。有。役。則。多。逃。避。有。司。令。以。次。戶。代。之。事。畢。則。復。業。以。致。大。損。不。逃。之。戶。令。省。臣。詳。議。宰。臣。奏。舊。制。太。輕。遂。命。課。役。全。戶。逃。者。徒。二。年。賞。告。者。錢。五。萬。先。逃。者。以。百。日。內。自。首。免。罪。如。實。銷。之。者。內。從。御。史。臺。外。從。按。察。司。體。究。免。之。十。二。月。奏。天。下。戶。七。百。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六。千。七。百。九。十。九。口。戶。增。於。大。定。二。十。七。年。一。百。六。十二。萬。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增。八。百。八。十。二。萬。七。千。六。百。五。十。口。此。金。版。籍。之。極。盛。也。及。衛。紹。王。之。時。軍。旅。不。息。宣。宗。立。而。南。遷。死。徒。之。餘。所。在。為。虛。戾。戶。口。日。耗。軍。費。日。急。賦。歛。繁。重。皆。仰。給。於。河。南。民。不。堪。命。率。棄。廬。田。相。繼。亡。去。乃。屢。降。詔。招。復。棄。者。免。其。歲。之。租。然。以。國。用。乏。竭。逃。者。之。租。皆。令。居。者。代。出。以。故。多。不。敢。還。與。定。元。年。十。二。月。宣。宗。欲。懲。營。募。人。捕。亡。已。而。復。慮。騷。動。遂。命。依。已。降。詔。書。已。免。復。道。更。招。一。月。遠。而。不。來。者。然。後。捕。獲。治。罪。而。以。所。遺。地。賜。人。四。年。省。臣。奏。河。南。以。歲。饑。而。賦。役。不。息。所。亡。戶。令。有。司。招。之。至。明。年。三。月。不。復。業。者。論。如。律。時。河。南。為。蠲。炸。輕。屢。發。故。集。慶。軍。節。度。使。溫。迪。罕。遠。言。毫。州。戶。舊。六。萬。自。南。遷。以。來。不。勝。調。發。相。繼。逃。去。所。存。者。曾。無。十。一。錫。山。下。邑。野。無。居。民。矣。通。檢。推。排。通。檢。即。周。禮。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鄉。之。家。寡。六。畜。車。穀。辨。物。行。徵。之。制。也。金。自。國。初。占。籍。之。後。至。大。定。四。年。承。正。隆。師。旅。之。餘。民。之。貧。富。變。更。賦。役。不。均。世。宗。下。詔。曰。粵。自。國。初。有。司。常。行。大。比。于。今。四。十。年。矣。正。隆。時。兵。役。效。興。調。發。無。度。富。者。今。貧。不。能。自。存。

版籍所無者。今爲富室。而猶幸免。是用遣信臣奉軍節度使張弘信等十三人分路通檢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俾元元無不均之歎。以稱朕意。凡規措條理。命尙書省畫一。以行。又命凡監戶事。除官所撥賜之外。餘凡置到百姓有稅田宅。皆在通檢之數。時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物力爲功。弘信檢山東州縣尤爲酷暴。棣州防禦使完顏永元而責之曰。朝廷以正隆後差調不均。故命使者均之。今乃殘暴。妄加民產業數倍。一有來申訴者。則血肉淋漓。甚者即殞杖下。此何理也。弘信不能對。故惟棣州稍平。五年。有司奏諸路通檢不均。詔再以戶口多寡富貴輕重適中定之。既而又定通檢地土等第稅法。十五年九月。上以天下物力自通檢以來十餘年。貧富變易。賦調輕重不均。遣濟南尹梁肅等二十六人分路推排。二十年四月。上謂宰臣曰。猛安謀克戶富貧差發不均。皆自謀克內科之暗者。惟胥吏之言是從。輕重不一。自竊幹叛後。貧富反復。今當結其夾戶。推其家實。僱有軍役。庶可均出。詔集百官議。右丞相克寧平章政事安禮樞密副使宗尹言。女直人除猛安謀克僱從差使。餘無差役。今不推奴婢孳畜地土數目。止驗產業科差爲便。左丞相守道等言。止驗財產多寡分爲四等。置籍以科差。庶得均也。左丞通右丞道都點檢襲言。括其奴婢之數。則貧富自見。緩急有事。科差與一例。科差者不同。請俟農隙。拘括地土牛具之數。各以所見上聞。上曰。一謀克戶之貧富。謀克豈不知。一猛安所領八謀克。一例科差。設如一謀克內有奴婢二三百口者。有奴婢一二人者。科差與同。豈得平均。正隆與兵時。朕之奴婢萬數。孳畜數千。而不差一人一馬。豈可謂平均。朕於庶事。未嘗專行。與卿議之。往年故置契丹戶。安禮極言。恐擾動朕決行之。果得安業。安禮雖盡忠。未審長策。其從左丞通等所見。拘括推排之十二月。上謂宰臣曰。猛安謀克多新強舊弱。差役不均。其令推排。當自中都路始至二十二年八月。始詔令集耆老推貧富驗土地牛具奴婢之數。分爲上中下三等。以同知大興府事完顏烏里也。先推中都路。續遣戶部主事按帶等十四人與外官同分路推排。九月。詔毋令富者匿隱。產貧戶或有不敢悉馬者。昔海陵時。拘括馬畜。絕無等級。富者倖免。貧者盡拘入官。大爲不均。今並毀實。貧富造籍有急。即按籍取之。庶幾無不均之弊。張汝弼梁肅奏。天下民戶通檢既定。設有產物移易。自應隨業輸納。至於浮財。須有增耗。貧者自貧。富者自富。似不必屢推排也。上曰。宰執家多有新富者。故皆不願也。爾對曰。如臣者能推排中都物力。臣以管爲兩使。先自添物力錢至六十餘貫。視其他奉使無如臣多者。但小民無知。法出滋生。數動搖則易駭。如唐宋及遼時。或三二十年不測。通檢比則有之。頻歲推排。似爲難辦。二十六年。復以李安等分路推排。二十七年。奏安等所定物力之數。上曰。朕以元推天下物力錢三百五萬餘貫。除三百貫外。令減五萬餘貫。今減不及數。復續收二萬餘貫。即是實二萬貫爾。而曰續收何也。對曰。此謂舊脫漏而今首出者。及民地舊無力耕種而今耕種者也。上曰。通檢舊數止於視其舊運息耗與房地多寡而加減之。彼人實地。此人買之。皆舊數也。至如營運。此強則彼弱。弱者增之。弱者減之而已。且物力之數。蓋是定差役之法。其大數不在多寡也。朕恐實有營運富家所當出者。應分與貧者爾。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命爲國信使之副者免增物力。又命農民如有積粟。毋充物力錢。懷之郡所。納錢貨則許折粟。九月。以曹州河溢。遣馬百祿等推排遺墊。濶州縣之貧乏者。明昌元年四月。刑部郎中路伯達等言。民地已納稅。又通定物力。比之浮財所出。差役是爲重併也。遂詳酌民地。定物力減十之二。尙書戶部言。中都等路被水。詔委官推排。比舊減錢五十六百餘貫。明昌三年八月。尙書省百姓當豐稔之時。不務積貯。一遇凶凶。輒有阻飢。何法可使民重穀而多積也。宰臣對曰。二十九年。已詔農民能積粟充物力。明昌初。命民之物力與地土通推者。亦減十分之二。此固其術也。承安元年。尙書省奏。是年九月。當推排。以有故不克。詔以冬已深。此事畢。恐妨農作。乃權止之。二年冬十月。勅令議通檢宰臣奏曰。大定二十七年通檢後。距今已十年。舊戶貧弱者衆。僉運更定。恐致流亡。遂定制。已典賣物業。止隨物推收。析戶異居者。許令別籍。戶絕及困弱者。減免。新強者。詳審增之。止當從實。不必數足元數。邊城被寇之地。皆不必推排。於是令吏部尙書賈執剛吏部侍郎高汝礪先推排。在都兩警巡院示爲諸路法。每路差官一員。命提刑司官一員。副之。三年九月。奏十三路籍定推排物力錢二百五十八萬六千七百二十四貫四百九十文。舊額三百二萬二千七百八十八貫九百二十二文。以貧乏除免六十三萬八千一百一十一貫。除上北京西路無新強增者。餘路計收二千九百九十五貫。泰和二年閏十二月。上以推排時。既問人戶浮財物力。而又勘當比次。期迫事繁。難得其實。勅尙書省定人戶物力。隨時推收。法令自今典賣產者。隨業推收。別置標簿。隨時止拘浮財物力。以增減之。泰和四年十二月。上以職官仕於遠方。其家物力有應除而不除者。遂定典賣實業。逐時推收。若無浮財。應除免者。令本家陳告。集坊村人戶。推唱驗實免之。遺籍後。如無人告。一月內。以本官文牒。推唱定標簿。于籍五年。以西北京路地常罹兵荒。遣使推排之。舊大定二十六年所定三十五萬三千餘貫。遂減爲二十八萬七千餘貫。五年六月。發南京按察司事。李革言。近制令人戶推收物。置簿標題。至通推時。止增新強銷舊弱。庶得其實。今有司奉行。誠恐臨時冗併。卒難詳審。可定期限。立罪以督之。遂令自今年十一月一日。令人戶告詣推收標簿。至次年二月一日。畢。逾期不告者。坐罪。且令諸處稅務具稅訖房地。每半月具數申報所屬。違者坐以怠慢輕事之罪。仍勅物力。既隨業通推時。止令定浮財。八年九月。以吏部尙書賈守謙知濟南府事。蒲察張家奴。冀州刺史完顏百嘉。南京路轉運使宋元吉等十三員。分路同本路按察司官一員。推排諸路。上召至香閣。親諭之曰。朕選卿等隨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強銷乏戶。雖集衆推唱。然消乏。勿銷不盡。如一戶物力元三百貫。今獨免二百五十貫。猶有未當者。新強勿添。盡存其力。如一戶可添三百貫。而止添二百貫之類。卿等各宜盡心一推之。後十年。利害所關。苟不副所任。罪當不輕也。

力又命農民如有積粟。毋充物力錢。懷之郡所。納錢貨則許折粟。九月。以曹州河溢。遣馬百祿等推排遺墊。濶州縣之貧乏者。明昌元年四月。刑部郎中路伯達等言。民地已納稅。又通定物力。比之浮財所出。差役是爲重併也。遂詳酌民地。定物力減十之二。尙書戶部言。中都等路被水。詔委官推排。比舊減錢五十六百餘貫。明昌三年八月。尙書省百姓當豐稔之時。不務積貯。一遇凶凶。輒有阻飢。何法可使民重穀而多積也。宰臣對曰。二十九年。已詔農民能積粟充物力。明昌初。命民之物力與地土通推者。亦減十分之二。此固其術也。承安元年。尙書省奏。是年九月。當推排。以有故不克。詔以冬已深。此事畢。恐妨農作。乃權止之。二年冬十月。勅令議通檢宰臣奏曰。大定二十七年通檢後。距今已十年。舊戶貧弱者衆。僉運更定。恐致流亡。遂定制。已典賣物業。止隨物推收。析戶異居者。許令別籍。戶絕及困弱者。減免。新強者。詳審增之。止當從實。不必數足元數。邊城被寇之地。皆不必推排。於是令吏部尙書賈執剛吏部侍郎高汝礪先推排。在都兩警巡院示爲諸路法。每路差官一員。命提刑司官一員。副之。三年九月。奏十三路籍定推排物力錢二百五十八萬六千七百二十四貫四百九十文。舊額三百二萬二千七百八十八貫九百二十二文。以貧乏除免六十三萬八千一百一十一貫。除上北京西路無新強增者。餘路計收二千九百九十五貫。泰和二年閏十二月。上以推排時。既問人戶浮財物力。而又勘當比次。期迫事繁。難得其實。勅尙書省定人戶物力。隨時推收。法令自今典賣產者。隨業推收。別置標簿。隨時止拘浮財物力。以增減之。泰和四年十二月。上以職官仕於遠方。其家物力有應除而不除者。遂定典賣實業。逐時推收。若無浮財。應除免者。令本家陳告。集坊村人戶。推唱驗實免之。遺籍後。如無人告。一月內。以本官文牒。推唱定標簿。于籍五年。以西北京路地常罹兵荒。遣使推排之。舊大定二十六年所定三十五萬三千餘貫。遂減爲二十八萬七千餘貫。五年六月。發南京按察司事。李革言。近制令人戶推收物。置簿標題。至通推時。止增新強銷舊弱。庶得其實。今有司奉行。誠恐臨時冗併。卒難詳審。可定期限。立罪以督之。遂令自今年十一月一日。令人戶告詣推收標簿。至次年二月一日。畢。逾期不告者。坐罪。且令諸處稅務具稅訖房地。每半月具數申報所屬。違者坐以怠慢輕事之罪。仍勅物力。既隨業通推時。止令定浮財。八年九月。以吏部尙書賈守謙知濟南府事。蒲察張家奴。冀州刺史完顏百嘉。南京路轉運使宋元吉等十三員。分路同本路按察司官一員。推排諸路。上召至香閣。親諭之曰。朕選卿等隨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強銷乏戶。雖集衆推唱。然消乏。勿銷不盡。如一戶物力元三百貫。今獨免二百五十貫。猶有未當者。新強勿添。盡存其力。如一戶可添三百貫。而止添二百貫之類。卿等各宜盡心一推之。後十年。利害所關。苟不副所任。罪當不輕也。

金史食貨志

二田制(租賦 牛具稅)

用制。量田以營造尺。五尺爲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民田業各從其便。管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質於人無禁。但令隨地輸租而已。凡桑柘民戶以多植為勸。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謀克戶。少者必課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闕。凡官地猛安謀克及貧民請射者。寬鄉一丁百畝。狹鄉十畝。中男半之。請射荒地者。以最後第五等減半定租。八年始徵之。作已業者。以第七等減半為稅。七年始徵之。自首日比鄰地者。輸官租三分之一。佃黃河退灘者。次年納租。太宗天會九年五月。始分遣諸路勸農之使者。熙宗天眷十四年。罷來流混同間。讓地以予民。耕牧海陵。正隆元年二月。遣刑部尚書石烈斐室等十一人分行大興府山東真定府。括係官或荒閑牧地。及官民占射絕戶地。戍兵占佃。官籍監外路。官本業外。增置土田。及大興府平州路。備尼道士女冠等地。蓋以授所遷之猛安謀克戶。且令民請射。而官得其租也。世宗大定五年十二月。上以京畿兩猛安民戶不自耕墾。及伐桑柘為薪。濫之。命大興少尹完顏讓巡察。十年四月。禁侵耕園場地。十一年。謂侍臣曰。往歲清暑山西。傍路皆禾稼。殆無牧地。管下令使民五里外。乃得耕墾。今聞其民。以此去之。他所甚可矜憫。其令依舊耕種。毋致失業。凡害民之事。患在不知。知之。朕必不為。自今事有類此。卿等即告無隱。十三年。勅有司。每歲遣官勸猛安謀克農事。恐有煩擾。自今止。令各管職官勸督。聽者舉劾以聞。十七年六月。邢州男子趙迪。簡言。隨路不附籍官田。及河灘地。皆為豪強所佔。而貧民土稅繁重。乞遣官拘籍。官佃者。定立租課。復量減人戶稅數。庶得輕重均平。詔付有司。將行而止。復以近都猛安謀克所給官地。率皆薄瘠。豪民和佃。官田歲久。往往日為己業。令拘籍之。又謂省臣曰。官地非民誰種。然女直人戶。自鄉土三四千里移來。盡得薄地。若不拘良田給之。久必貧乏。其遣官察之。又謂察知政事張汝弼曰。先嘗遣問女直土地。皆云良田。及朕出獵因問之。則謂自起移至此。不能種。時。斫蘆為席。或斬芻以自給。卿等其議之。省臣奏。官地所以人多。蔽匿盜耕者。由其罪輕故也。乃更條約立限。令人自陳。過限則人能告者。有賞。道同知中都路轉運使張九思。往拘籍之。十九年二月。上如春水。見民桑多。為牧畜。齎毀。詔親王公主及勢要家。牧畜。有犯民桑者。許所屬縣官立加懲斷。十二月。謂宰臣曰。亡遼時。所撥地與本朝。元帥府已曾拘籍矣。民或指射為無主地。租地及新開荒。為己業者。可以拘括。其間播種歲久。若邊塞之。恐民失業。因詔括地官。張九思戒之。復謂宰臣曰。朕聞括地事。所行極不當。如皇后莊太子務之類。止以名稱。便為官地。百姓所執。憑險。一切不問。其相鄰。官占官地。復有幸免者。能使軍戶稍給。民不失業。乃朕之心也。二十年四月。以行幸道隘。慮從人不便。詔戶部沿路。頓捨附近官地。勿與民耕種。又詔故太保阿黑。先於山東路撥地百四。頃。大定初。又於中都路。賜田百頃。命拘山東之地。入官。五月。詔有司曰。白石門至野狐嶺。其間流澗。多為民耕種者。而官民雜畜。往來無牧放之所。可差官括元荒地。及冒佃之數。二十年正月。上謂宰臣曰。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戶之民。往往驕縱。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作。盡令漢人佃。取利而已。富家盡服。執酒。食遊宴。貧者爭慕效之。欲望家給人足。難矣。近已禁賣奴婢。約其吉凶之禮。更當委官。閱實戶數。計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贖者。方許佃於人。仍禁其農時飲酒。又曰。奚人六猛安。已徙居咸平。瀋陽。秦州。其地肥沃。且

精勤農務。各安其居。女直人往居桑地者。寂寥。毋收穫否。左臣等道對曰。聞皆自耕。歲用亦足。上曰。彼地肥美。異於他處。惟附都民。以水害稼者。賑之。三月。陳言者言。豪強之家。多占奪田者。上曰。前泰政納合。椿年占地八百頃。又聞山西田。亦多為權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頃者。以致小民無田可耕。徙居陰山之惡地。何以自存。其令占官地十頃以上者。皆括籍入官。將均賜貧民。省臣又奏。椿年猛安三合。故太師。壽溫。敦思。孫長壽等。親屬計七十餘家。所占地三千餘頃。上曰。至秋除牛頭地外。仍各給十頃。餘皆拘入官。山後招討司所括者。亦當同此也。又謂宰臣曰。山東路所括民田。已分給女直屯田人戶。復有籍官閑地。依元數還民。仍免租稅。六月。上謂省臣曰。近者大興府平滸。通順等州。經水災之地。免今年租稅。不羅水災者。姑停夏稅。俟稔歲徵之。時中都大水。而濱棣等州。及山後大熱。命修治。懷來以南道路。以來糴者。又命都城減價以糴。又曰。近遣使閱視秋稼。聞猛安謀克人。惟滿是務。往往以田租人。而預借三二年租課者。或種而不耘。聽其荒蕪者。自今皆令閱實。各戶人力。可釋幾頃。必使自耕。耘之。其力果不及者。方許租貸。如惰農飲酒。勸農謀克。及本管猛安謀克。并都管各。以等第科罪。收獲數多者。則亦以等第還賞。七月。上謂宰臣曰。前徙宗室戶於河間。撥地處之。而不趨納。舊地。豈有兩地皆占之理。自今當以一處賜之。山東刷民田。已分給女直屯田人戶。復有餘地。當以還民。而免是歲之租。八月。尚書省奏。山東所刷地數。上謂梁肅曰。朕嘗以此問卿。卿不以言。此雖稱民地。然皆無明據。括為官地。有何不可。又曰。黃河已移。故道梁山。深水。退地甚廣。已管遣使安置屯田。民皆管恣意種之。今官已籍其地。而民懼徵其租。逃者甚眾。若徵其租。而以冒佃。不即出首。罪論之。固宜。然若趨取之。恐致失所。可免其徵。故其罪。別以官地給之。御史奏。大名濟州。因刷梁山。深官地。或有以民地被刷者。上復召宰臣曰。雖曾經通檢納稅。而無明驗者。復當刷問。有公據者。雖有本人。仍須體問。十月。復與張仲愈論。官占田事。二十二年。以附都猛安戶。不自種。悉和與民。有一家百口。墾無一苗者。上曰。勸農官。何勸諭為也。其令治罪。宰臣奏曰。不自種。而輒與民者。合科違例。上曰。太重。惡民安知。遂從大興少尹王傾所奏。以不種者。杖六十。謀克四十。受租百姓無罪。又命招復梁山。深流。民官給以田。時人戶有執契據。指墳塋為驗者。亦拘在官。先委恩州刺史奚晦。招之。復遣安肅州刺史張國基。驗實給之。如已撥係猛安。則償以官田。上曰。工部尚書張九思。執強不通。向遣刷官田。凡犯秦漢以來名稱。如長城。燕子城之類者。皆以為官田。此田百姓。為己業。不知幾百年矣。所見如此。何不遁之。甚也。八月。以趙王永中等。四王府。冒占官田。罪其各府長史。府掾。及安次新城。宛平。昌平。永清。懷柔。六縣官。皆聞賄有差。九月。遣刑部尚書。移刺。德于山東路。猛安內。括入謀克民。徙于河北。東路。朔州。青狗兒。兩猛安。舊居之地。無牛者。官給之。河間。宗室。未徙者。令盡徙于平州。無力者。官津發之。土薄者。易以良田。先管令侯。豐年。則括籍官地。至是歲。省臣復以為奏。上曰。本為新徙。四猛安。貧窮。須刷官田。與之。若張仲愈等。所擬條約。刻刻。但以民初無得地之由。自撫定後。未嘗輸稅。妄通為己業。者。刷之。如此。恐民苦之。可為調直。且先令猛安。謀克人戶。隨宜分處。計其丁壯。牛具。合得土田。實

數給之不足則以前所刷地二萬餘頃補之復不足則續當議時有落元者與婆羅等爭
州地六萬頃以皆無據驗遂沒入官二十七年隨處官家之家多請占官地轉與他人種佃
規取課利命有司拘刷見數以與貧難無地者每丁授五十畝庶不致失所餘佃不盡者方
許豪家驗丁佃佃率宗大定二十九年五月擬再立限令貧民請佃官地緣今已過期計已
數足其占而有餘者若容告許恐滋滋弊况請告漏通地勅旨已革今限外告者宜却之止
付元佃余平陽一路地狹人稠官地當盡數拘轄驗丁以給貧民上曰限外指告多佃官地
者却之當矣如無主不願承佃方許諸人告請其平陽路宜計丁限田如一家三丁已業止
三十畝則更許存所佃官地一頃二十畝餘者拘禁給付貧民可也七月諭旨尚書省曰唐
鄧穎蔡宿泗等處水陸沉腴之地若驗等級量立歲租寬其徵納之限募民佃之公私有益
今河南沿邊地多為豪民冒占若民或流移至彼就募令耕不惟貧民有贖亦增深官租其
給丁壯者田及耕具而免其租稅八月尚書省奏河東地狹稍凶荒則流亡相繼竊謂河南
地廣人稀若令招集他路流民量給閑田則河東飢民減少河南且無曠地矣上從所請九
月戊寅又奏在制諸人請佃官地者免五年租課今乞免八年則或多墾並從之十一月
尚書省奏民驗丁佃河南荒閑官地者如願作官地則免稅八年願為己業則免稅三年並
不許貿易典賣若豪強及公吏輩有冒佃者限兩月陳首免罪而全給之其稅則視其鄰地
定之以三分為率減一分限外許諸人告請給之制可明昌元年二月諭旨有司曰湖水民
地已種蒔而為水浸者可令以所近官田對給三月勅當軍人所授田止令自種力不足者
方許人承佃亦止隨地所產納租其自欲折錢輸納者從民所欲不願承佃者毋強六月尚
書省奏近制以猛安謀克戶不務栽種桑果已令每十畝須栽一畝今乞再下各路提刑及
所屬州縣勸諭民戶如有不栽及栽之不及十之三者並以事怠慢輕重罪科之詔可八月
勅隨處係官閑地百姓已請佃者仍舊未佃者以付屯田猛安謀克三年六月尚書省奏南
京陝西路提刑司言舊牧馬地久不分撥以致軍民起訟比差官往各路定之凡民戶有憑
險已業及宅井墳園已改正給付而其中復有官地者亦驗數對易之矣兩路牧地南京路
六萬三千五百二十餘頃陝西路三萬五千六百八十餘頃五年諭旨尚書省遼東等路女
直漢兒百姓可並令量力為蠶桑二月陳言乞以長吏勸農立殿最遠定制能勸農田者
每年謀克賞銀絹一兩正猛安倍之縣官於本等陞五人三年不怠者猛安謀克選一官縣
官陞一等田荒及十之一者答三十分數加至徒一年三年皆荒者猛安謀克選一官縣官
以陞等法降之為永格六年二月詔罷括陝西之地又陝西提刑司言本路戶民安水磨油
楸所占步數在私地有稅官用則有稅更輸水利錢銀是重併也乞除之省臣奏水利錢
銀以轉本路之用未可除也宜視官占地數除稅稅命他路視此為法承安二年遣戶部郎
中上官瑜往西京并沿邊勸舉軍民耕種又差戶部郎中李敬往臨瀛等路規畫農事舊
令軍人所授之地不得租賃與人違者苗付地主泰和四年九月定制所撥地止十里內自
種之數每丁四十畝續進丁同此餘者許令便宜租賃及兩和分種違者錢業還主上聞六

路括地時其間屯用軍戶多冒名增口以請官地及包取民田而民有空稅賦虛抱物力
者應詔陳言人多論之五年二月尚書省奏若復遣官分往追照案恐訟言紛紛何時已乎
遂令虛抱稅石已輸送入官者命於稅內每歲續割之泰和七年募民種佃清河等處地以
其租分為諸春水處佃鵝鴨之食八年八月戶部尚書高汝礪言舊制人戶請佃荒地者以
各路最下第五等減半定租仍免八年輸納若作己業並依第七等稅錢減半亦免三年輸
納自首冒佃比隣用定租三分納二其請佃黃河退灘地者次年納租向者小民不為久計
比至納租之時多巧避匿或復告退蓋由元限太遠請佃之初無人保議故爾今請佃者可
免三年作己業者免一年自首冒佃并請退灘地並令當年輸租以鄰首保議為長制宣宗
貞祐三年七月以既徙河北軍戶於河南議所以處之者宰臣曰當指官田及牧地分界之
已為民佃者則俟秋穫後仍日給米一升折以分鈔太常丞石抹世勳曰荒田牧地耕闢費
力奪民素饑則民失所况軍戶率無牛宜令軍戶分人歸守本業至春復還為固守計上卒
從宰臣議將括之侍御史劉元規上書曰伏見朝廷有括地之議聞者無不駭愕向者河北
山東已為此舉民之羣羣井窳悉為軍有怨嗟爭訟至今未絕若復行之則將大失衆心荒
田不可耕徒有得地之名而無享利之實縱得熟土不能親耕而復令民佃之所得無幾而
使紛紛交病哉上大悟罷之八月先以括地事未有定論北方侵及河南由是盡起諸路軍
戶南來共圖保守而不能知所以得軍糧之術衆議謂可分遣官聚者老問之其將益賦或
與軍田二者孰便參政汝礪言河南官民地相半又多全佃官地之家一旦奪之何以自活
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賦遂有捨田之言及與人能勿悔乎悔則念心生矣如山東撥地時
曠地盡入富家指者乃付貧戶無益於軍而民有損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食復以係官荒
田牧地量數與之令其自耕則民不失業官不厲民矣從之三年十月高汝礪言河北軍戶
徙居河南者幾萬口日給粟一升歲費三百六十萬石半以給直猶支三百萬河南租地
計二十四萬頃歲租纔一百五十六萬乞於經費之外倍徵以給之遂命右司諫馮開等五
人分詣郡就授以荒官田及牧地可耕者人三十畝七月又議以括荒田及牧馬地給軍
命尚書右丞高汝礪總之汝礪還奏今頃畝之數較之舊籍甚少復瘠惡不可耕均以可耕
者與人無幾又僻遠之處必徙居以就之彼皆不能自耕必以與人又當取租於數百里之
外况今農田且不能盡闢豈有餘力以耕邊薄交周草根糾結之荒地哉軍不可仰此得食
也審矣今詢諸軍戶皆曰得半糧猶足自養得田不能耕復罷其處將何所賴臣知初籍地
之時未嘗按問其實所以不如其數不得其處也若復考計州縣必各安承風旨追呼究詰
以應命不復其數則妄指民田以充之則所在騷然矣今民之賦役三倍平時飛輓轉輸日
不暇給而復為此舉何以堪之且軍戶遷還行有遠期何為以此病民哉病民而軍獲利猶
不可為况無所利乎惟陛下加察遂詔罷給田但半給糧半給實直焉四年復遣官括河南
牧馬地既籍其數上命省院議所以給軍者宰臣曰今軍戶當給糧者四十四萬八千餘口
計當口占六畝有奇繼來者不與焉但相去數百里者豈能以六畝之故而來哉兼月支

口糧。不可遽罷。臣等竊謂軍戶願佃者。即當計口給之。其餘僻遠不願者。宜准近制。係官荒地許軍民耕種。例令軍民得占蒔之。院官曰。牧馬地少且久荒蕪。軍戶復乏農器。然不給之。則彼自支糧外。更無從得食。非善鏡待敵之計。給之。則亦未能遽減其糧。若得遲以歲月。俟頗成倫次。漸可以省官糧耳。今奪於有力者。即以授其無力者。恐無以耕。乞令司縣官勸率民戶。借牛破荒。至來春然後給之。司縣官能率民戶以助耕。而無騷動者。量加官賞。庶幾有所激勸。宰臣復曰。若如所言。則司縣官貪羨官賞。必將抑配。以至擾民。今民家之牛。量地而畜之。况此年以來。農功甫畢。則併力轉輸。猶恐不及。豈有暇耕宅人之田也。惟知臣等前奏為便。詔再議之。乃擬民有能開牧馬地及官荒地作熟田者。以半給之為永業。半給軍戶。奏可。四年省奏。自古用兵。且耕且戰。是以兵食交足。今諸帥分兵不啻百萬。一充軍伍。成仰於官。至於婦孺。居家安坐待哺。蓋不知屯田為經久之計也。願下明詔。令諸帥府各以其軍耕。亦以逸待勞之策也。詔從之。興定三年正月。尚書右丞領三司事侯摯言。按河南軍民田總一百九十七萬頃。有奇。見耕種者九十六萬餘頃。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十一取之。歲得九百六十萬石。自可優給歲支。且使貧富均。大小各得其所。臣在東平嘗試行。二三年。民不疲而軍用足。詔有司議行之。四年十月。移刺不言。軍戶自徙於河南。數歲尚未給田。兼以移徙不常。莫得安居。故貧者甚眾。請括諸屯處官田。人給三十畝。仍不移屯。它所如此。則軍戶可以得所。官糧可以漸省。宰臣奏。前此亦有言授地者。樞密院以謂俟事緩而行之。今河南罹水災。流亡者眾。所種麥不及五萬頃。殆減往年大半。歲所入殆不能足。若撥授之為永業。俟有獲即罷其家糧。亦省費之一端也。上從之。又河南水災。遺戶大半。田野荒蕪。恐賦入少。而國用乏。遂命唐鄧裕蔡息壽頴堃及歸德府被水田已燥者。布種未遂者。種稻復業之戶。免本租及一切差發。能代耕者如之。有司擅科者。以違制論。闕牛及食者。率富者就貸。五年正月。京南行三司石抹幹言。京南東西三路屯軍。老幼四十萬口。歲費糧百四十餘萬石。皆坐食民租。甚非善計。宜括連戶舊耕田。南京一路舊舉田三十九萬八千五百餘頃。內官田民耕者九萬九千頃。有奇。今饑民流離者大半。東南南路計亦如之。朝廷雖招使復業。民恐既復之後。生計未定。而賦歛隨之。往往匿而不出。若分給軍戶。人三十畝。使之自耕。或召人佃種。可數歲之後。畜積漸饒。官糧可罷。令省臣議之。更不能行。租賦。金制。官地輪租。私田輪稅之制。不傳。大率分田之等。為九。而差次之。夏稅。秋取三合。秋稅。秋取五升。又納結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稅六月止。八月。秋稅十月止。十二月。為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外。紆其期一月。屯田戶佃官地者。有司移猛安謀克督之。泰和五年。章宗諭宰臣曰。十月民穫未畢。遽令納稅。可乎。改秋稅限十一月為初。中都西京北京上京遼東臨瀛陝西地寒。稼穡遲熟。夏稅限以七月為初。凡輸送粟麥三百里外。石減五升。以上每三百里遞減五升。粟折積百稱者。百里內減三稱。二百里減五稱。不及三百里減八稱。三百里及輪本色。草各減十稱。計民田園舍車乘牧畜種植之資。竊鑄之數。徵錢有差。謂之物力錢。遇差科必按版籍。先及富者。勢均則以丁多寡定甲乙。有橫科則視物力循大至小均科。

其或不可分摘者。率以次戶濟之。凡民之物力所居之宅不預。猛安謀克戶監戶官戶所居外。自置民田宅。則預其數。墓田學田和稅物力皆免。民遇水旱。應免者河南山東河東大名京兆鳳翔彰德部內支郡。夏田四月。秋田七月。餘路夏以五月。秋以八月。水田則通以八月為限。遇閏月則展期半月。限外愬者不理。非時之災。則無限。損十之八者全免。七分免所損之數。六分則全徵。桑被災不能蠶。則免絲綿絹稅。諸路雨雪及禾稼收穫之數。月以捷步申戶部。凡欲使品官之家。免雜稅。驗物力所當輸者。止出雇錢進納。補官未至廕子孫。及凡有出身者。謂司吏譯人等。出職帶官叙當身者。雜班叙。使五品以下及正品承應已帶職官。未出職者。子孫與其同居兄弟。下建終場舉人。係籍學生。醫學生。皆免一身之役。三代同居已旌門。則免差發。三年後免雜役。太宗天會元年。初有司輕徭賦。勸稼穡。十年以遠人土庶之族。賦役等差不一。詔有司命悉均之。熙宗天眷五年十二月。詔免民戶殘欠租稅。皇統三年。蠲民稅之未足者。世宗大定二年五月。謂宰臣曰。凡有徭役均科。強戶不得抑配貧民。有言以用度不足。奏預借河北東西路中都租稅。上以國用雖乏。民力尤難。遂不允。三年以歲歉。詔免二年租稅。又詔曰。朕比以元帥府從宜行事。今開河南陝西山東北京以東及北邊州郡。調發甚多。而省部又與他州一例。征取賦役。是重擾也。可悉元帥府已取者。例蠲除之。五年。命有司凡罹蝗旱水溢之地。蠲其賦稅。六年。以河北山東水免其租。八年十月。彰德軍節度使高昌福上言。稅租甚重。上諭翰林學士張景仁曰。今租稅法。比近代甚輕。而以為重何也。景仁曰。今之稅。斂殊輕。非稅歛則國用何從而出。二年二月。尚書省奏。天下倉廩貯粟二千七十九萬餘石。上曰。朕聞國無九年之蓄。則國非其國。朕是以括天下之田。以均其賦。歲取九百萬石。自經費七百萬石。外二百萬石。又為水旱之所蠲免。及賑貸之用。餘纔百萬石而已。朕廣蓄積。備饑饉也。小民以為稅重。小臣沾沾。亦多議之。蓋不慮國家緩急之備也。十二年正月。以水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東山東陝西去年租稅。十三年。謂宰臣曰。民間科差。計所免已過半矣。慮小民不能詳知。吏緣為姦。仍舊徵取。其令所在揭榜諭之。十月。勅州縣官不盡力催督稅租。以致滯懸者。可止其俸。使之徵足。然後給之。十六年正月。詔免去年被水旱路分租稅。十七年。上問宰臣曰。遼東賦稅。舊六萬餘石。通檢後。幾二十萬。六萬時何以仰給。二十萬後所積幾何。戶部契勘。謂先以官吏數少。故能給。今官吏兵卒及孤老數多。以此費大。上曰。當察其實。毋令妄費也。十七年三月。詔免河北山東陝西河東西京遼東等十路去年被旱蝗租稅。十八年正月。免中都河北河東山東河南陝西等路前年被災租稅。十九年秋。中都西京河北山東河東陝西路前歲被災。詔免其租稅。以戶部尚書曹望之之言。詔減郵延及河東南路稅五十二萬餘石。增河北西路稅八萬八千石。又詔諸移粟非關邊要之地者。除當備數外。聽民從便折納。二十一年九月。以中都水災免租。前時近官路百姓。以牛夫充遞運者。復於它處。未嘗就役之家。徵錢償之。二十三年。宗州民王仲規。告乞徵還所役牛夫錢。省臣以奏。上曰。此既就役。復徵錢於彼。前雖如此行之。

復恐所給錢未必能到本戶。是兩不便也。不若止許所役免租稅。及鋪馬錢爲便。其預計實數以聞。若和雇價直亦須裁定也。有司止其數歲約給六萬四千餘貫。計折粟八萬六千餘石。上復命自今役牛夫之家。以去道三十里內居者充役。二十六年軍民地罹水旱之災者。二十一萬頃。免稅凡四十九萬餘石。二十七年六月。免中都河北等路。管被河決水災。軍民租稅。十一月。詔河水泛溢。田被災者。與免差稅一年。懷衛孟鄭四州塞河勞役。并免今年差稅。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赦民租稅之一。河東南北路則量減之。尚書省奏兩路田多峻阪。礦瘠者往往再歲一易。若不以地等級蠲除。則有不均。遂勅以救書特免一分外。中田復減一分。下田減二分。舊制夏秋稅納粟草三色。以各處所須之物不一。戶部復令以諸所用物折納。上封事者言其不可。戶部謂如此。則諸路所須之物要當和市。轉擾民矣。遂命太府監應折納之物。爲紙承官禁者。治黃河薪芻。增直二錢折納。如黃河岸所用木石。固非土產。乃令所屬計置。而罷它應折納者。四月上封事者。乞薄民之租稅。恐糜粟積久腐敗。省臣奏曰。臣等議大定十八年。戶部尚書曹望之奏。河東及鄆延兩路稅額重。遂減五十二萬餘石。去年赦十之一。而河東瘠地又減之。今以歲入度支。所餘無幾。萬一有水旱之災。既蠲免其所入。復出粟以賑之。非有備不可。若復欲減。將何以待之。如慮曠廢。令諸路以時曝曬。毋令致壞。速者問如律制。可十一月。尚書省奏河南荒閑官地。許人計丁請佃。願仍爲官者免租。八年願爲已業者免稅三年。詔從之。明昌二年二月。勅自今民有訴水旱災傷者。即委官按視其實。申所屬州府。移報提刑司。同所屬檢舉。始令翻耕。三年六月。有司言河州災傷。飢食之民。猶有未輸租者。詔蠲之。九月。以山東河北三路被災。其權關之租及借貸之粟。令俟歲豐日續徵。上如秋山兔園場經過人戶。今歲夏秋租稅之半。四年冬十月。上行幸。諭旨尚書省曰。海濱石城等縣。地瘠民困。所種雜黍稷而已。及賦於官。必以易粟輸之。或令止課所產。或依河東路減稅。至還京當定議。以聞。五年。勅免河決被災之民秋租。泰和四年四月。以久旱下詔。責窮免所旱州縣今年夏稅。九月。陳言者謂河開滄州逃戶。物力錢至數千貫。而其差發有司止取辦於見戶。民不能堪矣。詔令按察司除地土物力命隨其業。而權止其浮財。物力。五年正月。詔有司自泰和三年管所行幸至三次者。被科之民。特免半年租稅。八年五月。以宋謀和。詔天下免河南山東陝西六路今年夏稅。河東河北大名等五路半之。八月。詔諸路農民。請佃荒田者。與免租賦三年。作已業者一年。自首冒佃及請佃黃河退灘地者。不在免例。宣宗貞祐三年十月。御史田適秀言。方今軍國所需一切。資之河南。有司不惜民力。徵調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極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傍求於它境。力竭財殫。相繼散亡。禁之不能止也。乞自今凡科徵必先期告之。不愈者皆罷。庶民力寬而道者可復。詔行之。十二月。詔免逃戶租稅。四年三月。免陝西逃戶租。五月。山東行省僕散安貞言。泗州被災。道殣相望。所食者草根木皮而已。而邳州戍兵數萬。急徵重役。悉出三縣。官吏酷暴。括括宿藏。以應一切之命。民皆遭竄。又別遣進法閉官。以相迫督。相枯勢營私。實到官者纒十之一。而徒使國家有厚歛之名。乞命信臣革此弊。以安百姓。詔從之。興定元年二月。免中京嵩

汝等運租十六萬石。四年。御史中丞完顏伯嘉奏。亳州大水。計當免租三十萬石。而三司官不以實報。止免十萬而已。詔命治三司官虛妄之罪。七月。以河南大水。下詔免租。勸種。且命參知政事李復亨爲宣慰使。中丞完顏伯嘉副之。十月。以久雨。令寬民輸稅之限。十一月。上曰。聞百姓多逃。而運賦皆押配見戶。人何以堪。軍儲既足。宜悉除免。今又添軍。須錢太多。亡者詎肯復業乎。遂命行部官。閱實免之。已代納者。給以恩例。或除它役。仍減桑皮。故紙錢四之一。三年。令逃戶復業者。但輸本租。除苦役一切。皆免。能代耕者。免如復戶。有司失信。擅科者。以違制論。四年十二月。鎮南軍節度使溫迪罕。思敬上書。言今民輸稅。其法大抵有三。上戶輸遠倉。中戶次之。下戶最近。然近者不下百里。遠者數百里。道路之費。倍于所輸。而雨雪有稽遲之責。遇賊有死傷之患。不若止輸本郡。令有司檢籌倉之所積。稱屯兵之數。使就食之。若有不足。則增斂于民。民計所斂。不及道里之費。將忻然從之矣。五年十月。上諭宰臣曰。比欲民多種麥。故今所在官貨易麥種。今聞實不貸與。而虛立案簿。反收其數。以補不足之租。其遣使究治。元光元年。上問向者有司。以徵稅租之急。民不待熟而刈之。以應限。今麥將熟矣。其諭州縣。有犯者。以慢軍儲治罪。九月。權立職官。有田不納租罪。京南司農卿李蹇言。按齊民要術。麥晚種則粒小而不實。故必八月種之。今南路當輪秋稅。百四十餘萬石。草四百五十餘萬束。皆以八月爲終限。若輸遠倉及泥淖往返。不下二十日。使民不暇趨時。是妨來歲之食也。乞寬徵斂之限。使先盡力於二麥。朝廷不從。元光二年。宰臣奏去歲正月。京師見糧纒六十餘萬石。今三倍矣。計國用頗足。而民間租稅徵之不絕。恐貧民無所輸而逃亡也。遂以中旨。遍諭止之。

牛頭稅。即牛具稅。猛安謀克部女直戶所輸之稅也。其制每末牛三頭爲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頃。四畝有奇。歲輸粟。大約不過一石。官民占田無過四十具。天會三年。太宗以歲餘官無儲積。無以備饑饉。詔令一末賦粟一石。每謀克別爲一庫貯之。四年。詔內地諸路。每牛一具。賦粟五斗。爲定制。世宗大定元年。詔諸猛安不經遷移者。徵牛具稅。粟就命謀克監其倉廩。則坐之。十二年。尚書省奏。唐古部民。舊同猛安謀克定稅。其後改同州縣。屢畝立稅。頗以爲重。遂命從舊制。二十年。帝功授世襲。謀克許以親族從行。當給以地者。除牛九具以下。全給十具以上。四十具以下者。則於官家之家。量撥地六具與之。二十一年。世宗謂宰臣曰。前時一歲所收。可支三年。比聞今歲山西豐稔。所獲可支三年。此間地一歲所獲。不能支半歲。而牛頭稅。每牛一頭。止令各輸三斗。又多進懸。此皆選互隱匿所致。當令盡實輸之。二十三年。有司奏其事。世宗謂左丞完顏襄曰。卿家舊止七具。今定爲四十具。朕始令卿等議此。而卿皆不欲。蓋各顧其私爾。是後限民口二十五。第一具。七月。尚書省復奏。其事。上慮版籍歲久。貧富不同。猛安謀克。又皆年少。不練時事。一旦軍興。按籍徵之。必有不均之患。乃令驗實推排。閱其戶口。畜產之數。其以上京二十二路來上。八月。尚書省奏。推排定猛安謀克戶口。田畝牛具之數。猛安二百二。謀克千八百七十八。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內正口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

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田一百六十九萬三千八百八十頃有奇。牛具三十八萬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將軍司戶一百七十口。口二萬八千七百九十。內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萬七千八百八十八。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五畝有奇。牛具三百四。迭刺唐古二部五乳戶五千五百八十五。口一十三萬七千五百四十四。內正口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二。奴婢口一萬八千八十一。田四萬六千二十四頃。一十七畝。牛具五千六十六。後二十六年。尚書省奏併徵牛頭稅粟。上曰。積壓五年。一旦併徵。民何以堪。其令民隨年輸納。被災者蠲之。貸者俟豐年徵還。

金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三 (錢幣)

錢幣金初用遼宋舊錢。天會末雖劉豫阜昌元符阜昌重寶亦用之。海陵庶人貞元二年。遷都之後。戶部尚書蔡松年復鈔引法。遂變交鈔與錢並用。正隆二年。歷四十餘歲。始議鼓鑄。冬十月。初禁銅越外。懸罪賞格。括民間銷鑄。陝西南京者輸京兆。他路悉輸中都。三年二月。中都置錢監二。東曰寶源。西曰寶豐。京兆置監一。曰利用。三監鑄錢。文曰正隆通寶。輕重如宋小平錢而內好。字文峻整。過之。與舊錢通用。世宗大定元年。用吏部尚書張中彥言。命陝西路參用宋舊鐵錢。四年。浸不行。詔陝西行戶部并兩路通檢官詳究其事。皆言民間用錢。名與鐵錢兼用。其質不為準數。公私不便。遂罷之。八年。民有犯銅禁者。上曰。銷錢作銅。舊有禁令。然民間猶有銷錢者。非銷錢而何。遂併禁之。十年。上諭戶部曰。官錢積而不散。則民間錢重。貿易必艱。宜令市金銀及諸物。其諸路結樞之貨。亦令以物平折輸之。十月。上責戶部官曰。先以官錢率多。恐民間不得流通。令諸處貿易金銀絲帛以圖流轉。今知乃有以抑配。反害百姓者。前許院務得折納輕賤之物。以便民。是皆朕思而後行者也。此尚出朕安用若為。又隨處時有賑濟。往往近地無糧。取於它處。往返既遠。人愈難。何為不隨處起倉。年豐則多糴以備賑。設有緩急。亦豈不易辦乎。而徒使錢克府庫。將安用之。天下之大。朕豈能一一偏知。凡此數事。汝等何為而使之。且戶部與它部不同。當從宜為計。若但務因循以守其職。則戶部官誰不能為。十一月。二年。禁私鑄銅鏡。舊有銅器悉送官。給其直之半。惟神佛像鐘鈸腰束帶魚袋之屬。則存之。十二年正月。以銅少。命尚書省遣使諸路。規措銅貨。能指坑冶得實者。賞上與宰臣議鼓鑄之術。宰臣曰。有言所在有金銀坑。治皆可採。以鑄錢。臣竊謂工費過於所得數倍。恐不可行。上曰。金銀山澤之利。當以與民。惟錢不當私鑄。今國家財用豐盈。若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所費雖多。但在民間。而新錢日增。兩其遺能吏經營之。左丞石琚進曰。臣聞天子之富。藏在天。下錢貨如泉。正欲流通。上復開鑄。曰。古亦有民自鑄錢者乎。琚對曰。民若自鑄。則小人圖利。錢益薄惡。此古所以禁也。十三年。命非屯兵之州府。以錢市易金帛。運致京師。使錢幣流通。以濟民用。十五年十一月。上謂宰臣曰。或言鑄錢無益。所得不償所費。朕謂不然。天下一家。何公私之間。公家之費。私家得之。但新

幣日增。公私俱便也。十六年三月。遣使分路訪察銅鐵苗脈。十八年。代州立監鑄錢。命震武軍節度使李天吉知保德軍事。高季孫往監之。而所鑄斑駁黑澁。不可用。詔削天吉季孫等官兩階。解職。仍杖季孫八十。更命工部郎中張大節吏部員外郎麻珪監鑄其錢。文曰大定通寶。字文肉好。又勝正隆之制。世傳其錢料微用銀云。十九年。始鑄至萬六千餘貫。二十年。詔先以五千進呈。而後命與舊錢並用。初。新錢之未行也。以宋大觀錢作當五用之。二月。上聞上京修內所市物。不即與直。又用短錢。責宰臣曰。如此小事。朕豈能悉知。卿等何為不察也。時民間以八十為陌。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大名男子幹魯補者。上言。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為陌。遂為定制。二十年十一月。名代州監曰阜通。設監一員。正五品。以州節度兼領。副監一員。正六品。以州同知兼領。丞一員。正七品。以觀察判官兼領。設勾當官二員。從八品。給銀牌。命副監及丞更馳驛經理。二十二年十月。以參知政事粘剌幹特刺提控代州阜通監。二十三年。上以阜通監鼓鑄歲久。而錢不加多。蓋以代州長貳廳募兼領。而奪於州務。不得專意綜理故也。遂設副監監承為正員。而以節度領監事。二十六年。上曰。中外皆言錢難。朕嘗計之。京師積錢五百萬貫。亦不為多。外路雖有。終亦無用。諸路官錢。非屯兵處。可盡運至京師。太尉丞相克寧曰。民間錢固已難得。若盡歸京師。民益難得矣。不若起其半。至都餘半。變折輕幣。則中外皆便。十一月。上諭宰臣曰。國家銅禁久矣。尚聞民私造腰帶及鏡。託為舊物。公然市之。宜加禁約。二十七年二月。曲陽縣鑄錢別為一監。以利通為名。設副監監承給驛。更出經營。銅事二十八年。上謂宰臣曰。今者外路見錢。其數甚多。聞有六千餘萬貫。皆在僻處積貯。既不流散。公私無益。與無等爾。今中都歲費三百萬貫。支用不繼。若致之京師。不過少有輸運之費。縱所費多。亦惟散在民間。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厲門五寨民劉完等。訴自立監鑄錢以來。有銅鑄之地。雖曰官運。其願直不足。則令民共償。乞與本州司縣均為差配。遂命甄官署丞丁用楨往審其利病。還言所運銅鑄民以物力科差濟之。非所願也。其願直既低。又有刻剝之弊。而相視苗脈工匠。妄指人之垣屋及寺觀。謂當開採。因以取賄。又隨治夫匠。日辦冶銅四兩。多不及數。復銷銅器及舊錢送官。以足之。今阜通利用兩監。歲鑄錢十四萬餘貫。而歲所費乃至八十餘萬貫。病民而多費。未見其利便也。宰臣以聞。遂罷代州曲陽二監。初貞元間。既行鈔引法。遂設印造鈔引庫及交鈔庫。皆設使副判各一員。都監二員。而交鈔庫副。則專主書押搭印合同之事。印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謂之小鈔。與錢並行。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猶循宋張詠四川交子之法。而紓其期爾。蓋亦以銅少權制之法也。時有欲罷之者。至是二監既罷。有司言。交鈔舊同見錢。商旅利於致遠。往往以錢買鈔。蓋公私俱便之事。豈可罷去。止因有釐革年限不能無疑。乞削七年釐革之法。令民得常用。若歲久字文磨滅。許於所在官庫。結再換新。或聽便交錢。遂罷七年釐革之法。交鈔字昏方換法自此始。而收斂無術。出入少。民寢輕之。厥後其法屢更而不能革弊。亦始於此焉。交鈔之制。外為闡作花紋。其上衡書貫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號料。號外篆書曰。偽造交鈔者。斬。告捕者。賞錢三百貫。

料號衛閣下。日中都交鈔庫。准尚書戶部着承部堂制付戶部覆點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日聖旨印造。逐路交鈔於某處庫納錢換鈔。更許於某處庫納鈔換錢。官私同見錢流轉。其鈔不限年月行用。如字文故暗。鈔紙擦磨。許於所屬庫司納舊換新。若到庫支錢。或倒換新鈔。每百剋工墨錢若干。庫摺撥司庫副使使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鈔。引庫庫子庫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尚書戶部官亦押字。其摺印支錢處合同除用印依常例。初大定間定制。民間應許存留銅鑄器。若申實入官。每斤給錢二百文。其棄藏廢器物首飾者。每斤給錢百文。非器物銅貨一百五十文。不及斤者計給之。在都官局及外路造鑄銅器。令運司佐貳檢校。錢每斤三百十四文。鍍金御仙花腰帶。七貫六百七十一文。五子荔支腰帶。十七貫九百七十一文。鍍銀羅文束帶。八貫五百六十文。魚袋。二貫三百九十九文。鍍銀鑄幣。每斤一貫九百二十文。給梓坐銅者。二貫七百六十九文。鎗石者。三貫六百四十六文。明昌二年十月。勅減寶鏡價。防私鑄銷錢也。舊管以夫匠逾天。山北界外探銅。明昌三年。監察御史李炳言。頃聞有司奏。在官銅數可支十年。若復每歲令夫匠過界遠探。不惟多費。復恐或生邊釁。若支用將盡之日。止可於界內探煉。上是其言。遂不許出界。五月。勅尚書省曰。民間流轉交鈔。當限其數。毋令多於見錢也。四年。上諭宰臣曰。隨處有無用官物。可爲計置。如鐵錢之類是也。或有言鐵錢有破損。當令所司以銅錢償之者。參知政事皆持國不可。上曰。令償之。尙壞不償。將盡壞矣。若果無用。別爲計。持國曰。如江南用銅錢。江北淮南用鐵錢。蓋以隔關銅錢不令過界爾。如陝西市易。亦有銅布雜麻。若舊有鐵錢。宜姑收貯。以備緩急。遂令有司籍鐵錢。及諸無用之數。貯於庫。八月。提刑司言。所降陝西交鈔。多於見錢。使民艱於流轉。宰臣以聞。遂令本路權稅及諸名色錢。折交鈔官俸。許錢銷銀鈔各半之。若錢銀數少。即全給交鈔。五年三月。宰臣奏。民間錢所以輟得。以官家多積故也。在唐元和間。嘗限富家錢過五千者死。王公重貶。沒入。以五之一賞告者。上令參酌定制。令官民之家。以品從物力。限見錢多不過三萬貫。猛安謀克。則以牛具爲差。不得過萬貫。凡有所餘。盡令易諸物收貯之。有能告數外留錢者。奴婢免爲良。備者出離。以十之一爲賞。餘皆沒入。又諭旨有司。凡使高麗還者。所得銅器。令盡買之。承安二年十月。宰臣奏。舊立交鈔法。凡以舊易新者。每貫取工墨錢十五文。至大定二十三年。不拘貫例。每張收八文。既無益於官。亦妨鈔法。宜從舊制。便若以鈔買鹽引。每貫權作一貫五十文。庶得多售。上曰。工墨錢貫可令收十二文。買鹽引者。每貫可權作一貫一百文。時。交鈔所出數多。民間成貫例者。艱於流轉。詔以西北二京遼東路。從宜給小鈔。且許於官庫換錢。與它路通行。十一月。尚書省議。謂時所給官兵俸及邊戎軍須。皆以銀鈔相兼。舊例。銀每鈔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裁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仍定銷鑄及接受積留罪賞格。承安三年正月。省奏。隨處積留。若許見錢越境。雖非銷鑄。即與銷鑄無異。遂立制。以錢與外方人使及與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贖倍同罪。告人之賞。官先爲代給錢五百貫。其逮及與接引。館伴先排通引書表等。以次坐罪。仍令均償。時交鈔稍滯。命西京北

京臨清遼東等路。一貫以上。俱用銀鈔寶貨。不許用錢。一貫以下。聽民便時。既行限錢法。人多不遵。上曰。已定條約。不爲不重。其令御史察及提刑司察之。九月。以民間鈔滯。盡以一貫以下交鈔易錢用之。遂復減元限之數。更定官民存留錢法。三分爲率。親王公主品官許留一分。餘皆半之。其贏餘之數。期五十日內。盡易諸物。違者以違制論。以錢賞告者。於兩行部各置回易務。以絲絹物段易銀鈔。亦許本務納銀鈔。赴棧場出鹽。引納鈔於山東河北河東等路。從便易錢。各降補官及德號空勅。三百度。一。從兩行部指定處限。四月。進納補換。又更造一百例小鈔。並許官庫易錢。一貫二貫例。並支小鈔。三貫例。則支銀一兩。小鈔一貫。若五貫十貫例。則四分支小鈔。六分支銀。欲得寶貨者。有阻滯及輒減價者。罪之。四年三月。又以銀鈔阻滯。乃權止山東諸路。以銀鈔與絲絹鹽引。從便易錢之制。令院務諸科名錢。除京師河南陝西銀鈔從便。餘路並許收銀鈔各半。仍於鈔四分之一。許納其本路。隨路所收交鈔。除本路者不復支發。餘通行者。並循環用之。權貨所置鹽引。收納寶貨與鈔相半。銀每兩止折鈔兩貫。省許人依舊詣庫納鈔。隨路漕河所收。除額外羨餘者。亦如之。所支官錢。亦以銀鈔相兼。銀已零散者。令交鈔庫不復支。若寶貨數少。可浸增端。銀鈔既通。則物價自平。雖有禁法。亦安所施。遂除阻滯銀鈔罪制。四年。以戶部言。命在都官錢權貨務鹽引。並聽收寶貨。附近鹽司。貼錢數。亦許帶納。民間寶貨有所歸。自然通行。不至銷毀。先是設四庫印小鈔。以代鈔本。令人便賚小鈔。赴庫換錢。即與支見錢無異。今更不須印造。俟其換盡。可罷四庫。但以大鈔驗錢數。支見錢。時私鑄承安寶貨者。多難以銅錫。不能行。京師閉肆。五年十二月。宰臣奏。比以軍儲調發。支出交鈔數多。遂鑄寶貨與錢兼用。以代鈔本。蓋權時之制。非經久之法。遂罷承安寶貨。泰和元年六月。通州刺史盧構言。民間鈔固已流行。獨銀價未平。官之所定。每錢以十萬爲準。而市肆纒直八萬。蓋出多入少故也。若令諸稅以錢銀鈔三分均納。庶革其弊。下省議。宰臣謂軍興以來。全賴交鈔佐用。以出多途滯。頃令院務收鈔七分。亦漸流通。若與銀均納。則彼增此減。理必偏勝。至礙鈔法。必欲銀價之平。宜令諸名若鋪馬車等錢。許納銀半。無者聽便。先是實行三合同交鈔。至泰和二年。止行於民間。而官不收鈔。朝廷慮其病民。遂令課稅各帶納一分。雖止係本路者。亦許不限路分通納。戶部見徵累年鋪馬錢。亦聽收其半。閏十二月。上以交鈔事。召戶部尚書孫輝。侍郎張復。亨議於內殿。復亨以三合同鈔可行。鑄請歷不同。既而復亨言。自是而後。國虛民貧。經用不足。專以交鈔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業衰焉。以至泰和三年。其弊彌甚。乃謂宰臣曰。大定間錢至足。今民間錢少。而不在官何耶。其集問百官。必有能知之者。四年七月。罷限錢法。從戶部尚書上官瑜所請也。四年。欲增鑄錢。命百官議。所以足銅之術。中丞孟紹。謂鑄錢作銅。及盜用出境者不止。宜罪其官及鄰。大府監藥璋等言。鑄錢甚費。費十錢。可得一錢。識者謂費雖多。猶增一錢也。乞採銅。以鑄。宰臣謂鼓鑄未可速行。其銅治聽民煎煉。官爲買之。凡寺觀不及十人。不許者法。器。民間鑄銅器。期以兩月。送官給價。舊者以私法坐限。外人告者。以知而不糾。坐其官。寺觀許鑄。行告者。賞。候銅多別具。以開八月。定從便易錢法。聽人

輸納於京師。而於山東河北大名河東等路。依數支取。後歸大錢一直十案文曰。泰和重寶與鈔參行五年。上欲罷交鈔工墨錢。復以印時常費。遂命其止收六文。六年四月。陝西交鈔不行。以見錢十萬貫為鈔本。與鈔相易。復以小鈔十萬貫相參用之。六年十一月。復許諸路各行小鈔。中都路則於中都及保州。南京路則於南京歸德河南府山東東路。則於益都濟南府。山東西路則於東平大名府。河北東路則於河間府冀州。河北西路則於真定彰德府。河東南路則於平陽河東北路則於太原汾州。遼東則於上京咸平。西京則於西京無州。北京則於臨清府。官庫易錢。令戶部印小鈔五等。附各路同見錢用。七年正月。勅在官毋得支。出大鈔在民者。令赴庫以多寡制數。易小鈔及見錢。院務商稅及諸名錢三分。須納大鈔一分。惟遼東從便。時民以貨幣屢變。往往怨嗟。聚語於市。上知之。諭旨於御史臺曰。自今都市。敢有相聚論鈔法難行者。許人捕告。賞錢三百貫。五月。以戶部尚書高汝礪議立鈔法條約。添印大小鈔。以鈔庫至急。切增副使一員。汝礪又與中都路轉運使孫鐸言錢幣。上命。中丞孟鑄禮部侍郎喬宇國子司業劉昂等十人議。月餘不決。七月。上召議于泰和殿。且諭汝礪曰。今後毋謂鈔多不加重。而朝易之重。加於錢可也。明日。勅民間之交易。與質一貫以上。並用交鈔。毋得用錢。須立契者。三分之一用諸物六釐。山西遼河東以五分之一用鈔。東都屯田戶。以六分之一用鈔。不須立契者。惟遼東錢鈔從便。犯者徒二年。告者賞有差。監臨犯者杖。且解職。縣官能奉行流通者。升階。否者降階。集眾祖法者。以遠制論。工墨錢每張止收二錢。商旅登見錢不得過十貫。所司籍辦鈔人。以防偽冒。官及民家存留見錢。比舊減其數。若有見錢多者。許送官易鈔十貫以上。不得出京。又定制按察司以鈔法流通為稱職。而河北按察使斜不出巡按。所給券應得鈔一貫。以難支用。命取見錢。御史以沮壞鈔法劾之。上曰。糾察之官。乃先壞法。情不可恕。杖之七十。削官一階。解職。戶部尚書高汝礪言鈔法務在必行。府州縣鎮宜各籍辦鈔人。給以條印。聽與人辨驗。隨貫量給二錢。貫例雖多。六錢即止。每朝官出使。則令體究通滯。以聞。民間舊有宋會子。亦令同見錢用。十貫以上。不許特行。權鹽許用銀兩。餘市易及俸並用交鈔。其奇數以小鈔足之。應支銀兩而不足者。亦以鈔給之。上遣近侍諭旨尚書省。今既以按察司鈔法通快為稱職。否則為不稱職。仍於州府司縣官給由內明書所犯之數。但犯鈔法者。雖監察御史舉其能幹。亦不准用。十月。樓序言交鈔料就。不明年月。故暗離令赴庫易新。然外路無設定庫司。欲易無所。遠者直須赴都。上以問汝礪。對曰。隨處州府庫內各有辨鈔庫。子鈔雖弊不偽。亦可收納。去都遠之城邑。既有設置合同換錢。客旅經之。皆可相易。更慮無合同之地。難以易者。令官庫凡納昏鈔者。受而不支。於鈔背印記官吏姓名。積半歲。赴都易新鈔。如此。則昏鈔有所歸。而無滯矣。十一月。上諭戶部官曰。今鈔法雖行。卿等亦宜審察。少有不察。即當以聞。勿謂已行而無改。汝礪對曰。今諸處置庫多在公廨內。小民出入頗難。雖有商賈易之。然悉鈔本不豐。比者河北西路轉運司言一富民首其當存留錢外。見錢十四萬貫。它路脫或有如此者。臣等謂宜令州縣委官及庫與於市肆。要處置庫支換。以出首之鈔為鈔本。十萬戶以上。州府給三萬貫。以次為差。

易錢者。人不得過二貫。以所得工墨錢充庫典食直。仍令州府佐貳及轉運司官一員提控。上是之。遂命移庫於市肆之會。令民以鈔易錢。是月。勅捕獲偽造交鈔者。皆以交鈔為賞。時復議更鈔法。上從高汝礪言。命在官大鈔更不許出。聽民以五貫十貫例者。赴庫易小鈔。欲得錢者。五貫內與一緡。十貫內與兩緡。惟遼東從便。河南陝西山東及它行鈔諸路院務諸稅及諸科名錢。並以三分為率。一分納十貫例者。二分五貫例者。餘數收見錢。八年正月。以京師鈔滯定所司賞罰格。時新制按察司及州縣官例。以鈔通滯為隕降。遂命監察御史資問同外道。按察司大與府警巡院官同外。路州縣官。是月收毀大鈔。行小鈔。八月。從遼東察司楊雲翼言。以咸平東京兩路商旅所集。遂從都南例。一貫以上。皆用交鈔。不得用錢。十月。孫鐸又言。民間鈔多。正宜收斂。院務稅諸名錢。可盡收鈔。秋夏稅納本色外。亦令收鈔。不拘。舊例農民知之。則漸重鈔。可以流通。比來州縣抑配市肆買鈔。徒增騷擾。可罷諸處創設鈔局。止令赴省庫換易。今小鈔名限路分。亦甚未便。可令通用。上命。亟行之。十二月。宰臣奏。舊制內外官兵俸皆給鈔。其必用錢以足數者。可以十分為率。軍兵給三分。官員承應人給二分。多不過十貫。凡前所收大鈔。俟至通行。當復計造。其終須當精緻。以圖經久。民間舊鈔。故暗者。乞許於所在庫易新。若官吏勢要之家。有賤買交鈔。而於院務換錢與賄者。以遠制論。復遣官分路巡察。其限錢過數。雖許奴婢以告。乃有所屬。默令其主贓匿。不以實首者。可令按察司察之。若舊限已滿。當更展五十日。許再令變易鈔引諸物。是制既行之後。章宗尋崩。衛紹王繼立。大安二年。潰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車為軍賞。兵朝國殘。不遑救弊。交鈔之弊。幾於不能市易矣。至宣宗貞祐二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貫至百貫例。交鈔又造二百貫至千貫例者。然自泰和以來。凡更交鈔。初雖重。不數年則輕而不行。至是則愈更而愈濫矣。南運之後。國盛民困。軍旅不息。供億無度。輕又甚焉。三年四月。河東宣撫使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在於鈔窳有出而無入也。雖院務稅增收數倍。而所納皆十貫例大鈔。此何益哉。今十貫例者。民間甚多。以無所歸。故市易多用見錢。而鈔每貫僅道十錢。曾不及工墨之費。臣恐謂宜權禁見錢。且令計司以軍須為名。量民力徵歛。則泉貨流通。而物價平矣。自是錢貨不用。富家內因藏鑿之限。外弊交鈔屢變。皆至窘敗。謂之坐化。商人往往舟運。留易于江淮。錢多入于宋矣。宋人以為善。而金人不禁也。識者惜其既不能重。燕用之楮。而又棄自古流行之寶焉。五月。權西安軍館度供鳥林達與言。關陝軍多供億不足。所仰交鈔。則取於京師。徒成煩費。乞降板就造便。又言。懷州舊鑄錢鉅萬。今既無用。願首為甲以給戰士。時有司輕罪諸。率以錢贖。而當罪不平。遂命贖銅計贖皆以銀價為準。六月。勅議交鈔利便。七月。改交鈔名為貞祐寶券。仍立沮阻罪。九月。御史臺言。自多故以來。全藉交鈔以助軍需。然所入不及所出。則其價浸減。卒無法以禁。此必然之理也。近用貞祐寶券。以革其弊。又慮既多。而民輕與舊鈔無異也。乃令民間市易。悉從時估。嚴立罪賞。期於必行。遂使商旅不。四方之物不敢入。夫京師百萬之眾。日費不貲。物價等不日貴耶。且時估月再定之。而民間價且暮不一。今有司強之。而市肆盡閉。復議搜括隱匿。必令如什鬻之。則京師之物指日。

書而百姓重困矣。臣等謂惟官和買計贖之類。可用時估。餘宜從便。制可。十二月。上問近京郡縣多糴於京師。穀價翔騰。令尚書省集戶部議。請開封府轉運司議。所以制之者。戶部及諸議所言。以五斗出城者。可陶糴其半。轉運司謂宜悉禁其出。上從開封府議。謂寶券初行時。民甚重之。但以河北陝西諸路所支既多。人遂輕之。商賈爭收入京。以市金銀。銀價昂。穀亦隨之。若令寶券路各殊制。則不可復入河南。則河南金銀賤而穀自輕。若直閉京城。粟不出。則外亦自守。不復入京。穀當益貴。宜諭郡縣小民。毋妄增價。官為定制。務從其便。四年正月。監察御史田通秀言。國家調度。皆資寶券。行才數月。又復罷滯。非約束不嚴。奉行不謹也。夫錢幣欲流通。必輕重相權。散歛有術。而後可。今之患。在出太多。入太少。爾若隨時裁損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因條五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損酒使司。三曰節兵俸。四曰罷寄治官。五曰酒稅及納粟補官。皆當用寶券。詔酒稅從大定之舊。餘皆不從。尋又更定捕獲偽造寶券官賞。三月。翰林侍講學士趙秉文言。比者寶券滯塞。蓋朝廷將議更張。而巳妄俾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絕。此乃權歸小民也。自遷汴以來。廢回易務。臣恐謂當復置。令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銀鈔麥粟。糠用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之。仍自選良監當官。營為之。若半年無過。及券法流通。則聽所指。任便差遣。詔議行之。四月。河東行省符用言。交鈔貨乎流通。今諸路所造不充。所出不以術收之。不無缺誤。宜量民力徵歛。以裨軍用。河中宣撫司亦以寶券多。出民不之貴。乞驗民貧富徵之。雖為陝西若一體徵收。則彼中所有。日湊于河東。與不歛何異。又河北寶券。以不許行于河南。由是愈滯。宰臣謂昨以河北寶券商賈販販。繼踵南渡。遂致物價翔騰。乃權宜限以路分。今既以本路用度繁夥。徵軍須錢。宜從所請。若陝西可徵與否。詔令行省議定。而後行。五月。上以河北州府官錢散失。多在民間。命尚書省經畫之。八月。平章高琪奏。軍興以來。用度不貲。惟賴寶券。然所入不敷所出。是以浸輕。今千錢之券。僅直數錢。隨造隨盡。工物日增。不有以救之。弊將滋甚。宜更造新券。與舊券權為子母。而兼行之。庶工物俱省。而用不乏。漢王守純以下相。揮改奏曰。自古軍旅之費。皆取於民。向朝廷以小鈔殊輕。權更寶券。而復禁用錢。小民淺慮。謂楮幣易壞。不若錢可久。於是得錢則珍藏。而券則亟用之。惟恐破裂。而至於廢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錢日貴而券日輕。然則券之輕。非民輕之。國家致之然也。不若量其所支。復歛于民。出入循環。則彼知為必用之物。而知愛重矣。今徒患輕。而即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之輕。復同舊券也。既而隴州防禦使完顏寅及陝西行省令史惠吉。繼言券法之弊。禹請姑罷印造。以見在者流通之。若滯塞。則驗丁口之多寡。物力之高下。而徵之。吉言券者。所以救弊一時。非可流通與見錢比。必欲通之。不過多歛少支爾。然歛多則傷民。支少則用不足。二者皆不可。為今日計。莫若更造。以貞祐通寶為名。自百至三千等之為十。聽各路轉運司印造。仍不得過五千貫。與舊券參用。庶乎可也。詔集百官議。戶部侍郎阿屯。阿虎禮。部侍郎楊雲翼。郎中蘭芝。刑部侍郎馮翊。皆主更造。戶部侍郎高鑾。員外郎張師魯。兵部侍郎徒單歐里白。皆謂徵歛。惟戶部尚書蕭貢。謂止當如舊。而工部尚書李元輔。謂二者可並行。太子少保張行信。亦言不

宜更造。但嚴立不行之罪。是矣。侍御史趙伯成曰。更造之法。陰奪民利。其弊甚於徵之。為法特徵於農民。則不可。若徵於市肆商賈之家。是亦徵本抑末之一端。刑部主事王壽寧曰。不然。今之重錢輕券者。皆畏爾。其歛必先於民。而後可轉運使王擴曰。凡論事當究其本。今歲支軍士家口糧四萬餘石。如使斯人地。若少寬民力。然後徵之。與行之不難。樞密司楊貞亦欲節無名之費。罷閑冗之官。或有請歸大錢以當百。別造小鈔以省費。或謂縣官當擇人者。獨吏部尚書溫迪罕思敬。上書言國家立法。莫不備具。但有司不克奉之而已。誠使臣得便宜從事。凡外路四品以下官。皆許杖決三品以上。奏開。仍有監察二人。馳驛往來。法不必變。民不必徵。一號令之。可使上下無不奉法。如其不然。請就重刑。上以示宰臣曰。彼自許如此。試委之可乎。宰臣未有以處。而監察御史陳規。完顏素蘭。交諍。以為事有難行。聖哲猶病之。思敬何為者。徒害人爾。上以察讀粉粉。月餘不決。厭之。乃詔如舊。紆其徵歛之期焉。未幾。竟用惠吉言。造貞祐通寶。與定元年二月。始詔行之。凡一貫當千貫。增重偽造阻罪。及捕獲之。賞五月。以鈔法屢變。隨出而隨填。製紙之桑皮。故紙。皆取于民。至是又甚。艱得。遂令計價。但徵寶券通寶名曰。桑皮。故紙。錢。謂可以免民。檢帳之勞。而省工物之費也。高汝礪言。河南調發繁重。所徵租稅。三倍於舊。僅可供億。如此其重也。而今年五月。省部以歲收通寶。不充所用。乃於民間。歛桑皮。故紙。鈔。七千萬貫。以補之。又太甚矣。而近又以通寶稍濫。又增兩倍。河南人戶。農居三之二。今年租稅。徵尚未足。而復令出此。民若不難。當納之。租則賣所食之粟。舍此將何得焉。今所急而難得者。芻糧也。出於民而有限。可緩而易為者。交鈔也。出於國而可變。以國家之所自行者。而強求之。民將若之何。向者大鈔。漸則更為小鈔。小鈔弊。則改為寶券。寶券不行。則易為通寶。變制在我。尚何煩民哉。民既悉力以奉軍。而不足又計口計稅。計物計生。殖之業。而加徵。若是其剝。彼不能給。則有亡而已矣。民逃田穡。兵食不給。是軍儲鈔法。兩廢矣。臣非於鈔法不加意。非故與省部相違也。但以鈔滯物。貴之害。輕。民去軍餉之害。重爾。時不能用。三年十月。省臣奏。向以物重錢輕。輕者計錢論罪。則太重。於是。以銀為則。每兩為錢二貫。有犯通寶之贓者。直以通寶論。如因軍興調發。受通寶及三十貫者。已得死刑。準以金銀價。纔為錢四百有奇。則當杖輕重之間。懸絕如此。遂命准犯時銀價論罪。三月。參知政事李復亨言。近制犯通寶之贓者。並以物價折銀定罪。每兩為錢二貫。而法常贖銅者。止納通寶見錢。亦乞令依上輪銀。既足以懲。又有捕於官。詔省臣議。遂命犯公錯過慢者。止徵通寶見錢。贖污故犯者。輪銀。四年十二月。鎮南軍節度使溫迪罕思敬。上書言錢之為泉也。貴流通而不可塞。積於官而不散。則病民。散於民而不斂。則闕用。必多窮。輕重與物相權。而後可。大定之世。民間錢多而鈔少。故貨而易行。軍興以來。在官狹少。民亦無幾。軍旅調度。悉仰于鈔。日之所出。動以萬計。至於填委市肆。能無弊乎。不若弛限錢之禁。許民自探銅鑄錢。而官製模範。薄懲不如法者。令民不得用。則錢必日多。鈔可少出。少出則貴而易行矣。今日出益衆。民日益輕。有司欲重之。而不得其法。至乃計官吏之俸。驗百姓之物力。以歛之。而卒不能增重。會不知錢少之弊也。臣謂宜令民鑄錢。而當歛鈔者。亦聽輪銀。民

因以銀錢爲數等文曰與定元寶定直以備軍賞亦救弊之一法也朝廷不從五年閏十月宰臣奏向者寶券既弊乃造直祐通寶以救之迄今五年其弊又復如寶券之末初通寶四貫爲銀一兩八百餘貫矣宜復更造與定寶泉子母相權與通寶兼行每貫當通寶四百貫以二貫爲一兩隨處置庫許人以通寶易之縣官能使民流通者進官一階陞職一等其或姑息以致弊濫則亦追降的決爲差州府官以所屬司縣定罪賞命監察御史及諸路行部官察之定據法失科舉法失舉則即舉降決行部官降罰集衆議難行者徒二年告捕者賞錢三百貫元光元年二月始詔行之二年五月更造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綬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行之未久銀價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於不用乃定法銀一兩不得過寶泉三百貫凡物可直銀三兩以下者不許用銀以上者三分爲率一分用銀二分用寶泉及珍貨重寶京師及州郡置平準務以寶泉銀相易其私易及違法而能告者罪賞有差是令既下市肆盡閉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銀及銀寶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無從令之實有司雖知莫能制矣義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天興二年十月印天興寶會于秦州自一錢至四錢四等同見銀流轉不數月國亡

金史食貨志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四(鹽)酒醋茶諸征商(金銀稅)

鹽金制權貨之目有十曰酒麴茶醋香礬丹錫鐵而鹽爲稱首貞元初蔡松年爲戶部尚書始復鈔引法設官置庫以造鈔引鈔合鹽司簿之符引會司縣批繳之數七年一釐革之初遼金故地濱海多產鹽上京東北二路食鹽州鹽速頻路食鹽臨潢之北有大鹽澤烏古里石鹽都有鹽池皆足以食境內之民管征其稅及得中土鹽場倍之故設官立法加詳焉然而增減不一廢置無恒亦隨時疎弊而已益都濱州舊置兩鹽司大定十三年四月併爲山東鹽司二十一年滄州及山東各務增羨買禁鹽朝論慮其久或察法遂併爲海鹽鹽使司十一月又併遼東等路諸鹽場爲兩鹽司大定二十五年更狗深爲西京鹽司是後惟置山東濱州營解北京西京七鹽司山東濱州斤三百爲袋袋二十有五爲大套鈔引公據三者俱備然後聽聽小套袋十或五或一每套鈔一引如袋之數寶坻等鹽較斤數或六之三或六之一又爲小鈔引給之以便其發解鹽斤二百有五十爲一席席五爲套鈔引則與陝西轉運司同焉其輸粟於陝西軍營者許以公牒易鈔引西京等場鹽以石計大套之石五小套之石三北京大套之石四小套之石一遼東大套之石十皆套一鈔石一引零鹽積十石亦一鈔而十引其行鹽之界各視其地宜山東滄州之場九行山東河北大名河南南京歸德諸府路及許毫陳蔡穎宿泗曹濟諸州營之場十二濟洛場行莒州臨洪場行贛榆縣獨木場行海州司候司响山東海縣板浦場行連水沐陽縣信陽場行密州之五場又與大鹽場通行沂孫徐宿泗滕六州西由場行萊州錄事司及招遠縣衡村場

行即黃萊兩縣之二場鈔引及半袋小鈔引德本州縣廢之寧海州五場皆屬客鹽不用引且黃縣場行黃縣巨風場行登州司候司蓬萊縣福山場行福山縣是三場又通行旁縣棲霞寧海州場行司候司牟平縣文登場行文登縣寶坻鹽行中都路平州副使於馬城縣置局貯錢解鹽行河東南北路陝西東及南京河南府陝西鄜州諸州西京遼東鹽各行其地北京宗錦之末鹽行本路及臨瀋府萊州秦州之境與接境者亦預焉世宗大定三年二月定軍私煮鹽及盜官鹽之法命猛安謀克巡捕三年十一月詔以銀牌給益都濱州鹽使司十一年正月用西京鹽判宋俱言更定狗深鹽場作六品使司以俟爲使領聖縣令白仲通爲副以是歲入錢爲定額四月以烏古里石鹽民餽罷其鹽池稅十二年十月詔西北路招討司猛安所轄貧及富人奴婢皆給食鹽宰臣言去鹽禁遠者所得不償道里之費遂命計口給直富家奴婢二十口止十三年二月併棗永鹽爲寶坻使司罷平瀋鹽錢滄州舊廢海阜鹽場三月州人李格請復置詔遣使相視有司謂是場與則損滄鹽之課且食鹽戶仍舊而鹽貨歲增必徒多積而不能售遂寢其議三月大鹽澤設鹽稅官復免烏古里石鹽部鹽池之稅二十一年八月參知政事梁肅言寶坻及傍縣多闕食可減鹽價增粟價而以粟易鹽上命宰臣議皆謂鹽非多食之物若減價易粟恐久而不售以至虧課今歲糧以七十餘萬石至通州比又以恩獻等六州粟百餘萬石檢至足以賑之不煩易也遂罷十二月罷平州精配鹽課二十三年七月博興縣民李致收日炙鹽大理寺具私鹽及刮賊土二法以上宰臣謂非私鹽可比張仲愈獨曰私鹽罪重而犯者猶衆不可縱也上曰刮賊非煎何以前私仲愈曰如此則渤海之人恣剽掠而食將侵官課矣力言不已上乃以致同刮賊科罪後犯則同私鹽法論十一月張邦基言寶坻鹽課若每石收正課百五十斤慮有風乾折耗遂令石加耗鹽二十二斤半仍先一歲貸支償直以優鹽戶二十四年七月上在上京謂承相烏古論元忠等曰會寧尹蒲察通言其地猛安謀克戶甚艱舊速頻以東食海鹽蒲與胡里改等路食鹽州鹽初定額萬貫今增至二萬七千若罷鹽引添鹽戶庶可易得元忠對曰已嘗遣使就平府以東規畫矣上曰不須待此宜亟爲之通又言可罷上京酒務聽民自造以輸稅上曰先灤州諸地亦嘗令民煮鹽後以不便罷之今豈可令民自沽耶二十五年十月上還自上京謂宰臣曰朕聞遼東凡人家食鹽但無引自者即以私治罪夫細民徐買食之何由有引目可止令散辦或詢諸民從其所欲因爲之罷北京遼東鹽使司二十八年尙書省論鹽事上曰鹽使司雖辦官課然素擾民鹽官每出巡而巡捕人往往私懷官鹽所至求斯及酒其稍不如意則以所懷鹽以爲私鹽鹽司苟圖羨增雖知其誣亦必加刑宜令別設巡捕官勿與鹽司關涉庶革其弊五月朔巡捕使山東濱州寶坻各二員解西京各一員山東則置於濰州招遠縣治置於深州及寧津縣寶坻置於易州及永濟縣解置於澄城縣西京置於兗州秩從六品直隸省都各給銀牌取鹽使司司手充巡捕人且禁不得於人家搜索若食鹽一斗以下不得究治惟盜販私者則捕之在三百里內者屬轉運司外者即隨路府提點所治罪盜鹽者亦如之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月上朝隆慶宮諭有司曰比

因獄知百姓多有鹽禁獲罪者。民何以堪。朕欲令依平濠太原均辦例。令民自煎。其令百官議之。十二月。戶部尚書鄧傑等謂若令民計口定課。民既輸乾辦錢。又必別市而食。是重費民財。而徒增煎販者之利也。且今之鹽價。蓋昔日錢幣易得之時所定。今日與向不同。况太平日久。戶口蕃息。食鹽課宜有羨增。而反無之何哉。緣官估高。貧民私鹽之賤。致虧官課。近已減資。承山東滄鹽價斤為三十八文。乞更減去八文。歲不過減一百二十餘萬貫。官價既賤。所售必多。自有羨餘。亦不全失所減之數。况今府庫金銀約折錢萬萬貫。有奇。設使鹽課不足。亦足補百有餘年之經用。若量入為出。必無不足之患。乞令平濠乾辦鹽課。亦宜減價。各路巡鹽弓手。不得自專。巡捕庶革誣罔之弊。禮部尚書李學晏等曰。所謂乾辦者。既非美名。又非良法。必欲杜絕私販之弊。莫若每斤減為二十五文。使公私價同。則私將自已。又巡鹽兵吏往往挾私鹽以誣人。可令與所屬司縣期會。方許巡捕。違者按察司罪之。刑部尚書郭邦傑等則謂平濠濠海及太原兩地。可依舊乾辦。餘同儀議。御史中丞移刺仲方則謂私煎盜販之徒。皆知禁而犯之者也。可選能吏充巡捕使。而不得入人家搜索。同知大興府事王備請每斤減為二十文。罷巡鹽官。左議大夫徒單餘則以乾辦為便。宰臣奏以每斤官本十文。若減作二十五文。似為得中。巡鹽弓手可減三分之一。鹽官出巡。須約所屬同往。不同獲者不坐。可自來歲五月一日行之。上遂命資坻山東滄鹽每斤減為三十文。已發鈔引未支者。准新價足之。餘從所請。十二月。遂罷西京解鹽巡捕使。時既罷乾辦鹽錢。十二月。以大理司直移刺九勝奴廣寧推官宋辰議北京遠東鹽司利病。遂復置北京遠東鹽使司。北京路歲以十萬餘貫為額。遠東路以十三萬為額。能西京及解州巡捕使明昌元年七月。上封事言。河東北路乾辦鹽錢歲十萬貫。太重。以故民多逃徙。乞緩其徵督。上命俟農隙遣使察之。十二月。定禁司縣擅科鹽制。二年五月。省臣以山東鹽課不足。蓋由鹽司官出巡。不敢擅捕。必約所屬同往。人畏故也。遂詔自今如有盜販者。聽鹽司官輒捕。民私煮及藏匿。則約所屬搜索。巡尉弓兵非與鹽司相約。則不得擅入人家。三年六月。孫即康等同鹽司官議。軍犯私鹽三百里內者。鹽司按罪。遠者有提點所。皆徵捕獲之。賞於販造者。猛安謀克部人煎販及盜者。所管官論贖。三犯杖之。能捕獲。則免罪。又濱州渤海縣永和鎮去州遠。恐竊盜及私鹽。可改為永豐鎮與曹子山村各册設巡檢。山東寶坻滄鹽司判官乞陞為從七品。用進士。上命猛安謀克杖者再議。餘皆從之。尚書省奏山東濱益九場之鹽行於山東等六路。濼洛等五場止行於沂鄒徐宿泗六州。各有定課。方之九場大課不同。若令與九場通比。增虧其五場官持彼大課。恐不用力。轉生姦弊。遂定令五場自為通比。舊法與鹽司使通比。故至是始改焉。五年正月。八小場鹽官左華等。以課不能及額。繳進告劾。遂遣使按視十三場。再定除濼洛等五場。係設管勾。可即日振辦。乃以華所告八場從大定二十六年。制自見管課。依新例。永相比磨。戶部郎中李敬義等言。八小場今新定課。有減其半者。如使俱從新課。而舊課已辦入官。恐所減錢多。因而作弊。而所收錢數。不復盡實。附歷納官。遂從明昌元年。所定酒稅院務制。令即日收辦。十一月。以舊制猛安謀克犯私鹽。遣

鹽者。轉運司按罪。遂更定軍民犯私鹽者。皆令屬鹽司。私酒則屬轉運司。三百里外者。則付提點所。若逮問犯人。而所屬不遣者。徒二年十一月。尚書省議山東滄州舊法每斤錢四十一文。寶坻每一斤四十三文。自大定二十九年。赦恩并特旨。減為三十文。計減百八十五萬四千餘貫。後以國用不充。遂奏定每一斤復加三文。為三十三文。至承安三年十二月。尚書省奏鹽利至大。今天下戶口蕃息。食者倍於前。軍儲支引者不甚多。况日用不可闕之物。豈以價之低昂而有多寡也。若不隨時取利。恐徒失之。遂復定山東寶坻滄州三鹽司價每一斤。加為四十二文。解州舊法每席五貫文。增為六貫四百文。遠東北京舊法每石九百文。增為一貫五百文。西京煎鹽舊石二貫文。增為二貫八百文。撈鹽舊一貫五百文。增為二貫文。既增其價。復加其所屬之數。七鹽司舊課。歲入六百二十二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貫。五百六十六文。至是增為一千七百七十四萬五千五百一十二貫一百三十七文二分。山東舊課。歲入二百五十四萬七千三百三十六貫。增為四百三十三萬四千一百八十四貫。四百文。滄州舊課。歲入百五十三萬一千二百貫。增為二百七十六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貫。寶坻舊入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五十八貫六百文。增為一百三十四萬八千八百三十九貫。解州舊入八十一萬四千六百五十七貫五百文。增為一百三十二萬一千五百二十貫二百五十六文。遠東舊入十三萬一千五百七十二貫八百七十文。增為三十七萬六千九百七十七貫二百五十六文。北京舊入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九十二貫五百文。增為三十四萬六千一百五十一貫六百一十七文二分。西京舊入十萬四百一十九貫六百九十六文。增為二十八萬二千六百六十四貫六百八文。四月。宰臣奏在法猛安謀克有告私鹽而不捕者。杖之。其部人有犯而失察者。以數多寡論罪。今乃有身犯之者。與犯私酒。麴殺牛者。皆世襲權貴之家。不可不禁。遂定制徒杖數。不及徒者。杖五十八。命山東寶坻滄州三鹽司。每春秋遣使督按察司及州縣巡察私鹽。泰和元年九月。省臣以滄濱兩司鹽錢歲買席百二十萬。皆取於民。清州北靖海縣新置滄鹽場。本放獵地。沮洳多廣。宜弛其禁。令民時採而藏之。十一月。陝西路轉運使高汝礪言。舊制捕告私鹽酒麴者。計斤給賞錢。皆徵于犯人。然監官獲之。則充正課。巡捕官則不賞。巡捕軍則減常人之半免役。弓手又半之。是罪同而賞異也。乞以司縣巡捕官不賞之數。及巡捕弓手所減者。皆徵以入官。則罪賞均矣。詔從之。三年二月。以解鹽司使治本州。以副治安邑。十一月。定進士授鹽使司官。以榜次及入仕先後擬注。四年六月。以七鹽使司課額七年。一定為制。每斤增為四十四文。時恒州刺史張煒。乞以鹽易米。詔省臣議之。六月。詔以山東滄州鹽司自增新課之後。所虧歲積。蓋官既不為經畫。而管勾監同與合于人。互為姦弊。以致然也。即選才幹者代兩司使。副以進士及部令史。譯人書史。譯吏律科。經董諸局。分出身之廉慎者為管勾。而罷其舊官。十月。西北路有犯花賊禁者。欲同鹽禁罪。宰臣謂若比私鹽。則有不同。詔定制收贖者。杖八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一年。賞同私鹽例。五年六月。以山東滄州兩鹽司侵課。遣戶部員外郎石鉉按視之。還言令

東東西路開濶州歸德府曹州濰州益州東鹽司各計口承課十月發河。北東。西大名路。按察司事張德輝言。海埔人易得私鹽。故犯法者眾。可量戶口均配之。尚書省命山東按察司議其利便。言蔡密等州。比年不務計口賣鹽。所賦難徵。人以爲重。恐致流亡。且私煮者皆無籍之人。豈以配賣而不爲哉。遂定制命與治鹽司皆馳驛巡察境內。六年二月。右丞相內族宗浩。家知政事。賈鉉言。國家經費。惟賴鹽課。今山東虧五十餘萬貫。蓋以私煮盜販者成。鹽司既不能捕。統軍司按察司亦不爲禁。若止論販私鹽者之數。謂俸降職。彼將抑而不申。愈難制矣。宜立制以各官在職時所增虧之實。令鹽司以送省部。以爲降陞。遂詔諸統軍。招討司。京府州軍官。所部有犯者兩次。則奪半月俸。一歲五次。則奪其職。但犯則的決。令按察司御史察之。四月。從涿州刺史夾谷蒲乃言。以萊州民所納鹽錢。聽輸絲綿鈔。七年九月。定西北京遼東鹽使判官及諸場管勾增虧升降格。凡文資官吏員諸局署承應人。應驗資歷注者。增不及分者。限本等首一分減一資。二分減兩資。選一官。四分減兩資。選兩官。虧則視此爲降。如任迴驗官注者。增不及分。限本等首一分減一資。二分減一資。選一階。四分減兩資。選兩階。虧者亦視此爲降。十二月。尚書省以盧附翼所言。遂定制。竈戶盜竈課鹽法。若應納鹽課外。有餘則盡以申官。若留者。減盜一等。若刮鹽土煎食之。探黃稔草燒灰淋鹵。及以醇粥爲酒者。杖八十八。七年七月。宋克俊言。鹽管勾自改注進士諸科人。而監官有失。超陞縣令之階。以故意而虧課。乞依舊爲使。有司以泰和四年改注時。選當時到部人。截替。遂擬以秋季到部人注代。八年七月。詔沿淮諸場。聽官民以鹽市易。宣宗貞祐二年十月。戶部言。陽武延津原武滎澤河陰諸縣。饑饉。民私煎不能禁。遂詔置場。設判官管勾各一員。隸戶部。既而御史臺奏。諸縣皆爲有力者奪之。而商販不行。遂勅御史分行申明禁約。三年十二月。河東南路樞密宣撫使烏古論慶壽言。終解民多業鹽。由大陽關以易陝。以盡奪民利。比歲河東旱蝗。加以邀糶。物價踴貴。人民流亡。誠可憫也。乞罷邀糶。以紓其患。四年七月。慶壽又言。河中乏糧。既不能濟。而又邀糶以奪之。夫鹽乃官物。有司陸運至河。復以舟運京兆鳳翔。以與商人貿易。難得而甚勞。而陝西行部每石復邀糶二斗。是官物而自糶也。夫轉鹽易物。本濟河中。而陝西復強取之。非奪而何。乞彼此寬聽民便。則公私皆濟。上從之。興定二年六月。以延安行六部員外郎盧進建言。綏德之嗣武城。義合。克戎。塞近河地。多產鹽。請設鹽場管勾一員。歲獲十三萬餘斤。可輸錢二萬貫以佐軍。三年。詔用其言。設官。設鹽。給邊用。四年。李復亨言。以河中西岸解鹽。舊所易粟麥萬七千石。充關東之用。尋命解鹽不得通陝西。以北方有警。河禁方急也。元光二年。內族說可言。民運解鹽。有助軍食。詔修石壩以固之。

酒。金權酷因遠宋舊制。天會三年。始命權官以周歲爲滿。世宗大定三年。詔宗室私釀者。從轉運司約治。三年。省奏中鄆酒戶多逃。以故課額愈虧。上曰。此官不勝禁私釀所致也。命設軍百人。隸兵馬司。同酒使副合千人。巡察。雖權要家。亦許搜索。奴婢犯禁。杖其主百。且令大

與少尹招復酒戶。八年。更定酒使司課及五萬貫以上。鹽場不及五萬貫者。依舊例。通注文。課官。餘並有職。有才能。累差不虧者。爲之。九年。大興縣官以廣陽鎮務虧課。而權奪其俸。乃以酒散部民。使輸其稅。大理寺以財非入已。請以贖論。上曰。雖非私贖。而貧民亦被其害。若止從贖。何以懲後。特命解職。二十六年。省奏鹽鐵酒餉自定課後。增各有差。上曰。朕頃在上京。酒味不嘉。朕欲如中都。聽院取課。庶使民得美酒。朕日膳亦減者。嘗有一公主至。而無餘。賻可與。朕欲日用五十羊。何難哉。慮費用皆出於民。不忍爲也。監臨官惟知利己。不知利何從來。若欲辦增課者。酬選。虧者懲。仍更定併增併虧之課。無失元額。如橫班紙虧者。與餘差一例。降罰。庶有激勸。且如功酬合辦二萬貫。而止得萬七八千。難逃兩酬者。必止納萬貫。而輒以餘錢入己。今後可令見差使內不迭酬餘錢。與後差使內所增錢。通算爲酬。庶錢可入官。及監官食直若不先與。何以責廉。今後及格限而至者。即用此法。又奏罷約欄人。二十年。議以天下院務。依中都例。改收餉課。而聽民酤。戶部遣官詢問遼東來遠軍南京路新息。廣城。西京。路。西京。酒使司。白登縣。送刺部。旗。天。城。縣。七。處。除稅課外。願自承課賣酒。上曰。自昔監官。多私官錢。若令百。莊。承。辦。庶革此弊。其試行之。明昌元年正月。更定新課。令即日收辦。中都。餉使司。大定。開。歲。獲。銀。三。十。六。萬。一。千。五。百。貫。承。安。元。年。歲。獲。四。十。萬。五。千。一。百。三。十。三。貫。西。京。酒。使。司。大。定。開。歲。獲。錢。五。萬。三。千。四。百。六。十。七。貫。五。百。八。十。八。文。承。安。元。年。歲。獲。錢。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七。月。定。中。都。餉。使。司。以。大。定。二。十。一。年。至。明。昌。六。年。爲。界。通。比。均。取。一。年。之。數。爲。額。五。年。四。月。省。奏。舊。隨。處。酒。稅。務。所。設。約。欄。人。以。射。糧。車。歷。過。隨。朝。差。役。者。充。大。定。二。十。六。年。罷。去。其。隨。朝。應。役。軍。人。各。給。添。支。錢。半。兩。其。勞。今。擬。將。元。收。約。欄。錢。以。代。添。支。令。各。院。務。所。收。之。數。百。分。中。取。三。隨。課。代。輸。更。不。入。比。歲。約。得。錢。三。十。餘。萬。以。佐。國。用。泰。和。四。年。九。月。省。奏。在。都。餉。使。司。自。定。課。以。來。八。年。併。增。宜。依。舊。法。以。八。年。通。該。課。程。均。其。一。年。之。數。仍。取。新。增。諸。物。一。分。稅。錢。併。入。通。爲。課。額。以。後。之。課。每。五。年。一。定。其。制。及。令。隨。處。酒。務。元。額。上。通。取。三。分。作。槽。餉。錢。六。年。制。院。務。實。酒。數。各。有。差。若。數。外。實。及。將。登。過。數。者。罪。之。宣。宗。貞。祐。三。年。十。二。月。御。史。田。迥。秀。言。大。定。中。酒。稅。歲。及。十。萬。貫。者。始。設。使。司。其。後。二。萬。貫。亦。設。今。河。南。使。司。亦。五。十。餘。員。虛。費。月。廩。宜。依。大。定。之。制。元。光。元。年。復。設。餉。使。司。

醋稅自大定初。以國用不足。設官權之。以助經用之。二十三年。以府庫充狹。遂罷之。章宗明昌五年。以有司所入不充所出。言事者。謂權權息。遂令設官權之。其課額。埃當差官定之後。罷承安三年三月。省臣以國用浩大。悉復權之。五百貫以上。設都監。千貫以上。設同監。一員。茶自宋人歲供之外。皆貿易於宋界之權。世宗大定十六年。以多私販。乃更定香茶罪賞格。章宗承安三年八月。以爲費國用而資敵。遂命設官製之。以尚書省令史承德。郎劉成。往河南。視官造者。以不親督其味。但探民言。謂爲溫。實非茶也。遂即白。上。以爲不幹。杖七十。罷之。四年三月。於濟寧。寧海。蔡州。各置一坊。造新茶。俟東方。每斤爲錢。直六百文。以商旅卒未販運。命山東河北四路轉運司。以各路戶口。均其袋數。付各司。縣。之。買。引。者。納。錢。

及折物。各從其便。五月。以山東人戶遺賣私茶。侵伴推貨遠定。比煎私舉例罪徒。二年。泰和四年。上謂宰臣曰。朕嘗新茶。味雖不嘉。亦豈不可食也。比令近侍察之。乃知山東河北四路。悉積配於人。既曰強民。宜抵以罪。此舉未知運司與縣官孰爲之所。屬按察司亦當坐罪也。其開實以開。自今其令每袋價減三百文。至來年四月。不售雖腐敗無傷也。五年春。罷造茶之坊。三月。上諭省臣曰。今雖不造茶。其勿伐其樹。其地則悉民耕種。六年。河南茶樹者。命補植之。十一月。尚書省奏。茶飲之餘。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吸。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而無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財。彌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賣及饋。不應留者。以斤兩立罪。七年。更定食茶制。八年七月。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國絲綿。綿絹有益之物。不可也。國家之鹽貨。出於雨水。歲取不竭。可令易茶。省臣以爲所易不廣。遂奏令兼以雜物博易。宣宗元光二年三月。省臣以國幣財竭。奏曰。金幣錢穀。世不可一日闕者也。茶本出於宋地。非飲食之急。而自昔商賈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間。嘗禁止之。後以宋人求和。乃罷兵。與以來。復舉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邊民。又窺利。越境私易。恐因泄軍情。或盜賊入境。今河南陝西。凡五十餘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銀二兩。是一歲之中。妄費民銀三十餘萬也。奈何以吾有用之貨。而實敵乎。乃制親王公主及見任五品以上官。素著者存之。禁不得賣。餘人並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賞資泉一萬貫。

諸征商海陵。貞元元年五月。以都城隍地。賜隨朝大小職官及護駕軍。七月。各徵錢有差。大定二年。制院務。勅及功。酬格。八月。罷諸路關稅。止令護察。三年。尚書省奏。山東西路轉運司。言坊場河渡。多遺欠。詔如監臨。制以年歲遠近。爲差調減。又以尚書工部令史。創行義言。定城郭出賃房稅之制。五年。以前此河深。罷設官。復召民射買兩界之役。仍舊設官。二十年正月。定商稅法。金銀百分取一。諸物百分取三。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戶部言。天下河泊。已許與民同利。其七處設官。可罷之。委所屬禁。強得獲利。明昌元年正月。勅尚書省。定院務。課商稅。額諸路使司院務。千六百一十六處。比舊減九十四萬一千餘貫。遂罷坊場。免賃房稅。十月。尚書省奏。今天下使司院務。既減課額。而監官增虧。既有阻運。追殿之制。宜罷提點所。給賞罰俸之制。但委提刑司。察提點官。侵犯坊場者。則論如制。詔從之。二年。詔減南京出賃官房及地基錢。三年。諭提刑司。禁勢力家。不得固山澤之利。又司竹監。歲採八破竹五十萬竿。春秋兩次。輪都水監。備河防。餘邊刀斧皮等。錢三千貫。茶錢二千貫。爲額。明昌五年。陳言者。乞復舊置坊場。上不許。惟許增置院務。詔尚書省。奏酌定制。遂撥遼東北京。依舊許人分辦。中都稅使司。歲獲十六萬四千四百四十餘貫。承安元年。歲獲二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九貫。泰和六年五月。制院務。課虧。令運司。差官監權。金銀之稅。大定三年。制金銀坑冶。許民開採。二十分取一爲稅。泰和四年。言事者。以金銀百分中取一。諸物取三。今物價視舊爲高。除金銀則額所不能盡。該自餘金銀。可並添一分。詔

從之。七年三月。戶部尚書高汝誠言。舊制小商貿易。諸物收錢四分。而金銀乃重細之物。多出富之家。復止三分。是爲不恰。亦乞一例收之。省臣議以爲如此。恐多匿隱。遂止。從舊。

五 (權場 和權 常平倉 水田 區田 入粟贖度牒)

權場與敵國互市之所也。皆設場官。嚴厲禁。廣星宇。以通二國之貨。歲之所獲。亦大有助於經用焉。熙宗皇統二年五月。許宋人之請。遂各置於兩界。九月。命壽州鄆州鳳翔府等處。皆置海陵。正隆四年正月。罷鳳翔府唐鄆縣察。察等州。并罷西縣所置者。而專置於泗州。尋伐宋。亦罷之。五年八月。命權場。起赴南京。國初於西北。招討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間。皆置之。以易北方牧畜。世宗大定三年。市馬於夏國之權場。四年。以尚書省奏。復置泗州察。唐鄆。顯密鳳翔秦鞏洮諸場。七年。禁秦州場。不得賣米麵及羊豕之脂。并可作軍器之物。入外界。十七年二月。上謂宰臣曰。宋人喜生事。背盟。或與大石交通。恐枉害生靈。不可不備。其陝西沿邊權場。可止留一處。作悉罷之。令所司嚴察。秦州。前此以防。秦州。龍西界。蘭州。保安。綏德。二權場。二十一年正月。夏國王李仁孝。上表乞復置。以保安蘭州無所產。而且稅少。惟於綏德爲要地。可復設互市。命省臣。請之。宰臣以陝西。西夏。邊民私越境。盜竊。緣有權場。故秦人得往來。擬東勝。可依舊設陝西者。並罷之。上曰。東勝與陝西。道路隔絕。貿易不通。其令環州置一場。專於綏德州復置一場。十二月。禁壽州權場。受分例。分例者。商人發見場官之錢幣也。章宗明昌二年七月。尚書省以泗州權場。自前關防不嚴。遂奏定。從大定五年。制官爲增修舍屋。倍設關禁。禁場官及提控所。拘權以提刑司。舉察。惟東勝。靜慶州。來遠軍者。仍舊除。皆修完之。泗州場。大定間。歲獲五萬三千四百六十七貫。承安元年。增爲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六百五十三文。所須雜物。泗州場。歲供進新茶。千勝。荔枝。五百斤。圓眼。五百斤。金橘。六千斤。橄欖。五百斤。芭蕉。乾。三百箇。蘇木。千斤。溫柑。七千箇。橘子。八千箇。沙糖。三百斤。生薑。六百斤。梔子。九十稱。犀象。丹砂。之類。不與焉。宋亦歲得課四萬三千貫。秦州。西子城場。大定間。歲三萬三千六百五十六貫。承安元年。歲獲十二萬二千九百九十九貫。承安二年。復置於保安蘭州。三年九月。行樞密院。奏斜出等。告開權場。擬於轄里。尼要安置。許自今年十二月。貿易。尋定制。隨路權場。若以見錢。入外界。與外人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宋界諸場。以伐宋。皆罷。泰和八年八月。以興宋和。宋人請如舊置之。遂復置於唐鄆。泗州。息州。及秦鳳之地。宣宗貞祐元年。秦州權場。爲宋人所焚。二年。陝西。安撫副使。烏古論。克州。復開設之。歲所獲。以十數萬計。三年七月。議欲聽權場。互市用銀。而計數稅之上。曰。如此。是公使。銀入外界也。平章。盡忠。權。悉知。政事。德升。曰。嘗賜之用。莫如銀絹。而府庫。不足以給之。互市。雖有禁。而私易者。自如。若稅之。則。及民。而用。可足。平章。高琪。曰。小人。敢犯法。不行。爾。况。許之乎。今軍未息。而產銀之地。皆在外界。不禁。則。公私。指日。罄矣。上曰。當熟計之。與定元年。集賢。諸議。官呂。鑑。言。管。監。息州。權場。每場。獲布。數千匹。銀。數百兩。兵興之後。皆失之。金銀之稅。世宗大

定五年。聽人射買寶山縣銀治九年。御史董奏河南府以和買金銀。抑配百姓。且下其直。上曰。朕欲泉貨流通。故令行。豈可反害民乎。遂罷之。十二年。詔金銀坑冶。悉民採。毋收稅。二十七年。尚書省奏。聽民於農隙採銀。承納官課。明昌二年。天下見在金千二百餘錠。銀五十萬二千餘錠。三年。以提刑司言。封諸處銀冶。禁民採煉。五年。以御史董奏。請令民採煉。隨處金銀銅冶。上命尚書省議之。宰臣謂國家承平日久。戶口增息。雖管禁之。而貧人苟求生計。聚眾私煉。上有禁之名。而無杜絕之實。故官無利而民多犯法。如令民射買。則貧民壯者為夫匠。老稚供雜役。各得均齊。而射買之家。亦有餘利。如此則可以久行。比之官役。工糜費百端者。有間矣。遂定制有治之地。委謀克縣令。給數召募射買。禁權要官吏弓兵里胥。皆不得與。如舊場之例。令州府長官一員。提控提刑司訪察。而禁治之。上曰。此終非長策。參知政事胥持國曰。今姑聽如此。後有利然後設官可也。譬之酒酤。蓋先為坊塲。而後官權也。上亦以為然。遂從之。填山西銀山之銀窟。凡百一十有三。

和糴。熙宗皇統二年十月。燕西東京河東河北山東汴京等路秋熟。命有司增價和糴。世宗大定二年。以正隆之後。倉庾久匱。遣太子少師完顏守道等。山東東西路收糴軍糧。除戶口歲食外。盡令納官。給其直。三年。謂宰臣曰。國家經費甚大。向令山東和糴。止得四十五萬餘石。未足為備。自古有水旱。所以無患者。由蓄積多也。山東軍屯處。須急為二年之儲。若遇水旱。則用賑濟。自餘宿兵之郡。亦須儲以足之。京師之用。甚大。所須之儲。其勅戶部宜急為計。五年。責宰臣曰。朕謂積貯為國本。當修倉廩。以廣和糴。今聞外路官文具而已。卿等不留心。甚不稱委任之意。六年八月。勅有司秋成之後。可於諸路廣糴。以備水旱。九年正月。諭宰臣曰。朕觀宋人虛誕。恐不能久。遂誓約。其令將臣謹飭邊備。以戒不虞。去歲河南豐登。宜令所在廣糴。以實倉廩。詔州縣和糴。毋得抑配百姓。十二年十二月。詔在都府和糴。以實倉廩。且使錢幣流通。又詔凡秋熟之郡。廣糴以備水旱。十六年五月。諭左丞相粘正烈良弼曰。西邊自來不備儲蓄。其令所在和糴。以備緩急。十七年春。尚書省奏。先奉詔賑濟東京等路飢民。三路粟數不能給。上曰。朕嘗諭卿等。豐年廣糴。以備凶歉。卿等皆言天下倉廩盈溢。今欲賑濟。乃云不給。自古帝王皆以蓄積為國長計。朕之積粟。豈欲獨用。即今不給。可於隣道取之。自今多備。當以為常。四月。尚書省奏。東京三路。十二猛安。尤闕食者。已賑之矣。尚有未賑者。詔遣官詣復州曷蘇館路。檢視富家蓄積有餘。增直以糴。令近地居民。就往受糴。十八年四月。命泰州所管諸猛安西北路。招討司所管奚安猛安咸平府慶雲縣霧河等處。遇豐年多和糴。章宗明昌四年七月。諭旨戶部官。聞通州米粟甚賤。若以平價官糴。之何如。於是。有司奏中。都路去歲不熟。今其價稍減者。以商旅運助。繼至故也。若即差官爭糴。恐市價騰騰。貧民愈病。請俟秋收日。依常平倉條理收糴。詔從之。明昌五年五月。上曰。聞米價騰騰。今官運至者有餘。可減直以糴之。其明告民。不須貴價私糴也。六年七月。勅宰臣曰。詔制內饑饉之地。令減價糴之。而貧民無錢者。何以得食。其議賑濟。省臣以為。闕食州縣。一年則當賑貸。二年然後賑糶。如其民實無恒產者。雖應賑貸。亦請賑濟。上遂命開墾荒之地。可以辦錢收糶。

者。減價糶之。貧乏無依者。賑濟。宣宗貞祐三年十月。命高汝礪糶於河南諸郡。令民輸晚入京。復命在京諸倉。糶民輸之餘粟。待御史黃摑奴申言。汝礪所糶足給歲支。民既於租賦之外。轉輸而來。亦已勞矣。止將其餘。以為歸賣。而又強取之。可乎。且糶此有日矣。而止得三百餘石。此何濟也。詔罷之。十二月。附近郡縣多糶於京師。穀價騰騰。遂禁其出境。四年。河北行省侯鑿言。河北人相食。觀滄等州。斗米銀十餘兩。伏見沿河諸津。許販粟北渡。然每石官糶其八。商人無利。誰肯為之。且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既糶兵革。又坐視其死。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起也。願止其糶。縱民輸販。為便。詔從之。又制凡軍民客旅。粟不於官糶處糶。而私販渡河者。杖百。沿河軍及議察權豪家犯者。徒年。杖數並的決。從重。以物沒官。上以河北州府錢多。其散失民間頗廣。命尚書省措畫之。省臣奏。已命山東河北權酷及沿滄鹽司。以分數帶納矣。今河北糧食。販粟北渡者衆。宜權立法。以遮糶之。擬於諸渡口。南岸選通練財貨官。先以金銀絲絹等博易商販之糧。轉之北岸。以週易糶本。兼收見錢。不惟杜私糶。亦使錢入京師。從之。又上封事者。言比年以來。屢糶食。雖由調度。征歛之繁。亦兼并之家。有以奪之也。收則乘賤多糶。困急則以貸人。私立券質。名為無利。而實數倍。糶民惟恐不得。莫敢較者。故場功甫畢。官租未了。而國已空矣。此富者益富。而貧者益貧者也。國朝立法。舉財物者。月利不過三分。積久至倍。則止。今或不期月而息三倍。願明勅有司。舉行舊法。豐熟之日。增價和糶。則在公有益。而私無損矣。詔宰臣行之。是年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烏古論慶言。選糶事。見鹽志下。興定元年。上頗聞百姓以和糶太重。棄業者多。命宰臣加意焉。八月。以戶部郎中楊貞權陝西行六部尚書。收給運陝軍馬之用。奏糶販糧濟河者之半。以寬民從之。六月。立和糶官格。

常平倉。世宗大定十四年。管定制詔中外行之。其法。尋廢。章宗明昌元年八月。御史請復設。勅省臣詳議。以開。省臣言。大定舊制。豐年則增市價。十之二。以糶。儉歲則減市價。十之一。以出。平歲則已。夫所以豐則增價。以收者。恐物賤傷農。儉則減價。以出者。恐物貴傷民。增之損之以平。粟價。故謂常平。非謂使天下之民。專仰給於此也。今天下生齒至衆。如欲訂口使餘一年之儲。則不惟數多難辦。又慮出之以時。而致腐敗也。况復有司抑配之弊。殊非經久之計。如計諸郡縣。驗戶口。俛以月支三斗為率。每口但儲三月。已及千萬數。亦足以平物價。救荒凶矣。若令諸處。自官兵三年食外。可充三月之食者。免糶。其不及者。俟豐年糶之。庶可久行也。然立法之始。貴在必行。其令提刑司各路計司。兼領之。郡縣吏沮格者。糾能推行者。加擢用。若中都路年穀不熟之所。則依常平法。減其價。三之一。以糶。詔從之。三年八月。勅常平倉。豐糶。倘有司奉行動搖。懲罰之制。其復論諸路。其奉行減裂者。提刑司糾察以聞。又謂宰臣曰。隨處常平倉。往往有名無實。况遠縣人戶。豈肯跋涉。直就州府糶糶。可各縣置倉。命州府縣官。兼提控管勾。遂定制。縣距州六十里內。就州倉。六十里外。則特置。舊擬備戶口三萬之糧。恐數多致損。改令戶二萬以上。備三萬石。一萬以上。備二萬石。一萬以下。五千以上。備萬五千石。五千以下。備五千石。河南陝西屯軍貯糧之縣。不在是數。州縣有倉。仍舊。否。

則刑置郡縣吏代所糶粟無境一月內交割給出如無同管勾亦准上交割遠限委州府
并提刑司差官催督監交本處歲豐而收糶不及一分者本等內降提刑司體察直申尚書
省至日斟酌酌陟九月勅置常平倉之地令州府官提舉之縣官兼董其事以所糶多寡約
量升降為永制又諭尚書省曰上京路諸縣未有常平倉如可置定其常備粟數以開四
年十月尚書省奏今上京蒲與速頻局懶胡里改等路猛安謀克民戶計一十七萬六千有
餘每歲收稅粟二十萬五千餘石所支者六萬六千餘石總其見數二百四十七萬六千餘
石臣等以為此地收多支少遇災足以賑濟似不必置遂止五年九月尚書省奏明昌三年
始設常平倉定其永制天下常平倉總五百一十九處見積粟三千七百八十六萬三千餘
石可備官兵五年之食米八百一十餘萬石可備四年之用而見在錢總三千三百四十
萬貫有奇僅支二年以上見錢既少且比年稍豐而米價猶貴若復預糶恐傷騰騰於民未
便遂詔權罷中外常平倉和糶俟官錢羨餘日舉行

水田明昌五年閏十月言事者謂郡縣有河者可開渠引以溉田詔下州郡既而八路提刑
司雖有河者皆言不可惟中都路言安肅定興二縣可引河溉田四十餘畝詔命行之六
年十月定制縣官任內有能興水利田及百頃以上者陞本等首注除謀克所管屯田能耕
增三十頃以上賞銀絹二十兩正其租稅止從陸田承安二年勅放白蓮潭東柳水與百姓
溉田三年又命勿毀高粱河開從民灌漑泰和八年七月詔諸路按察司規畫水田部官謂
水田之利甚大沿河通作渠如平陽開井種田俱可灌漑比年邠近河布種豆麥無水則
鑿井灌之計六百餘頃比之陸田所收數倍以此較之它境無不可行者遂令轉運司因出
計點就令審察若諸路按察司因勘農可開河或開井如何為便規畫具申以俟興作
貞祐四年八月言事者程淵言碭山諸縣破湖水至則畦為稻田水退種麥所收倍於陸地
宜募人佃之官取三之一歲可得十萬石詔從之與定五年五月南陽令李國瑞開水田
四百餘頃詔陞職二等仍錄其最狀備諭諸道十一月議興水田省奏漢召信臣於南陽灌
溉三萬頃魏賈逵堰汝水為新陂通運二百餘里人謂之賈侯渠鄧艾修淮陽百尺二渠通
淮額大治諸陂於頰之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今河南郡縣多古所開水田之地收
穫多於地陸地數倍勅令分治戶部按行州郡有可開者誘民赴功其租止依陸田不復添
徵仍以官賞徵之陝西除三白渠設官外亦宜視例施行元光元年正月遣戶部郎中楊大
有等詣京東西南三路開水田

區田之法見稽康養生論自是歷代未有天下通用如趙過一畝三剛之法者章宗明昌三
年三月宰執論其法於上前上曰卿等所言甚善但恐農民不遵此法如其可行當遍諭
之四年夏四月上與宰執復言其法久之參知政事符持國曰今日方之大定開戶口既多
費用亦厚若區種之法良多利益上曰此法自古有之若其可行則何為不行也持國曰
所以不行者蓋民未見其利今已令試種於城南之地乃委官往監督之若使民見收成之
利當不率而自效矣參知政事夾谷衡以為若有其利古已行矣且用功多而所種少復恐

廢區畝之田功也上曰姑試行之六月上問參知政事符持國曰區種事如何對曰六七
月之交方可見矣又問河東及代州田種今歲佳否曰比常年頗登是日命近侍二人馳驛
巡視京畿禾稼五年正月勅諭農民使區種先是陳言人武陟高聖上區種法且請驗人丁
地土多少定畝數令上令尚書省議既定遂勅令農田百畝以上如朔河易得水之地須區
種三十餘畝多種者聽無水之地則從民便仍委各千戶謀克縣官依法勸率承安元年四
月初行區種法男年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種一畝丁多者五畝止二年二月九
路提刑馬百祿奏聖訓農民有地一頃者區種一畝五畝即止臣以為地肥瘠不同乞不限
畝數制可泰和四年九月尚書省奏近奉旨議區田臣等謂此法本欲利民或以天旱乃
始用之倉卒施功未必有益也且五方地肥瘠不同使皆可以區種農民見有利自當勉以
效之不然督責雖嚴亦徒勞耳勅遂令所在長官及按察司隨宜勸諭亦竟不能行
入梁巽度牌熙宗皇統三年三月陝西旱饑詔許富民入粟補官世宗大定元年以兵興歲
歉下令聽民進納補官又募能濟饑民者視其人數為補官格五年上謂宰臣曰頃以邊事
未定財用闕乏自東南兩京外命民進納補官及賢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師號寺觀名
額今邊鄙已寧其悉罷之慶壽寺天長觀歲給度牒每道折錢二十萬以賜之明昌二年勅
山東河北關食之地納粟補官有差承安二年賈度牒師號寺觀額復令人入粟補官三年
西京僧道以濟之宣宗貞祐二年從知大興府事符鼎所請定權宜恩例格進官
升職丁憂人許舉舉求仕監戶從良之類入粟數各有數三年制無問官民有能勸率諸人
納物入官者米百五十石遷官一階正班任使七百石兩階除諸司千石三階除丞簿過此
數則請於朝廷議賞推司縣官有能勸二千石遷一階三千石兩階以濟軍儲又定制司縣
官能勸率進糧至五千石以上者減一資考萬石以上選一官減二等考二萬石以上選一
官陞一等皆注見闕四年河東行省符鼎言河東兵多民少倉空歲饑竊見潞州元帥府雖
設醫爵恩例然條目至少未盡勸率之術今擬凡補買正班依格止廢一名若願輸許增廢
一名僧道已具師號者許補買本司官職官願納粟或不願給俸及勞糧者宜量數選加三
舉終場人年五十以上四舉年四十五以上並許入粟該恩大小官及承應人令譯史吏員
雖未保班亦許進納選官其有品官應注諸司者聽獻物借注丞簿丞簿注縣令差使免一
差軍軍官能自備糧者依職官例選官如舊四年耀州僧廣惠言軍儲不足凡京府節錄
以上僧道官乞令禁粟百石防刺郡副綱威儀等七十石者乃充三十月滿登諸監寺十石
周年一代願復買者聽詔從之與定元年潞州行元帥府事粘割貞言近承奏格凡去歲軍
恩之官以品從差等聽其入粟委帥府書空名宣勅授之則人無陳訴之勞而官有儲蓄矣
比年屢降軍恩凡屬廣軍職者多未暇授若止許選新軍則將隔越矣乞令計前後所該輸
粟積選詔從之

入粟補官世宗大定元年以兵興歲
歉下令聽民進納補官又募能濟饑民者視其人數為補官格五年上謂宰臣曰頃以邊事
未定財用闕乏自東南兩京外命民進納補官及賢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師號寺觀名
額今邊鄙已寧其悉罷之慶壽寺天長觀歲給度牒每道折錢二十萬以賜之明昌二年勅
山東河北關食之地納粟補官有差承安二年賈度牒師號寺觀額復令人入粟補官三年
西京僧道以濟之宣宗貞祐二年從知大興府事符鼎所請定權宜恩例格進官
升職丁憂人許舉舉求仕監戶從良之類入粟數各有數三年制無問官民有能勸率諸人
納物入官者米百五十石遷官一階正班任使七百石兩階除諸司千石三階除丞簿過此
數則請於朝廷議賞推司縣官有能勸二千石遷一階三千石兩階以濟軍儲又定制司縣
官能勸率進糧至五千石以上者減一資考萬石以上選一官減二等考二萬石以上選一
官陞一等皆注見闕四年河東行省符鼎言河東兵多民少倉空歲饑竊見潞州元帥府雖
設醫爵恩例然條目至少未盡勸率之術今擬凡補買正班依格止廢一名若願輸許增廢
一名僧道已具師號者許補買本司官職官願納粟或不願給俸及勞糧者宜量數選加三
舉終場人年五十以上四舉年四十五以上並許入粟該恩大小官及承應人令譯史吏員
雖未保班亦許進納選官其有品官應注諸司者聽獻物借注丞簿丞簿注縣令差使免一
差軍軍官能自備糧者依職官例選官如舊四年耀州僧廣惠言軍儲不足凡京府節錄
以上僧道官乞令禁粟百石防刺郡副綱威儀等七十石者乃充三十月滿登諸監寺十石
周年一代願復買者聽詔從之與定元年潞州行元帥府事粘割貞言近承奏格凡去歲軍
恩之官以品從差等聽其入粟委帥府書空名宣勅授之則人無陳訴之勞而官有儲蓄矣
比年屢降軍恩凡屬廣軍職者多未暇授若止許選新軍則將隔越矣乞令計前後所該輸
粟積選詔從之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元史食貨志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洪範八政食爲首。而貨次之。蓋食貨者。養生之源也。民非食貨則無以爲用。是以古之善治其國者。不能無取於民。亦未嘗過取於民。其大要在乎量入爲出而已。傳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此先王理財之道也。後世則不然。以漢唐宋觀之。當其立國之初。亦頗有成法。及數傳之後。驕侈生焉。往往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於是漢有告緡算舟車之令。唐有借商稅開架之法。宋有經總制二錢。皆培民以充國卒之民困而國亡。可數也已。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於寬。其用之也於宗戚。則有歲賜。於凶荒。則有賑恤。大率以親親愛民爲重。而尤憐於農桑一事。可謂知理財之本者矣。世祖嘗語中書省臣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成宗亦嘗謂丞相完澤等曰。每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建所出幾何。其會計以聞。完澤對曰。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十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又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矣。自今敢以節用爲請。帝嘉納焉。世稱元之治。以至元大德爲首者。蓋以此自時。厥後國用寔廣。除稅糧科差二者之外。凡課之入。日增月益。至于天曆之際。視至元大德之數。蓋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嘗有一日之蓄。則以其不能量入爲出故也。雖然。前代告緡借商經總等制。元皆無之。亦可謂寬矣。其能兼有四海。傳及百年者。有以也夫。故做前史之法。取其出入之制可考者。一曰經理。二曰農桑。三曰稅課。四曰科差。五曰海運。六曰鈔法。七曰歲課。八曰鹽法。九曰茶法。十曰酒醋課。十有一曰商稅。十有二曰市舶。十有三曰額外課。十有四曰歲賜。十有五曰俸秩。十有六曰常平義倉。十有七曰惠民藥局。十有八曰市糴。十有九曰賑卹。其著于篇。作食貨志。

經理

經界廢而後有經理。魯之履畝。漢之覈田。皆其制也。夫民之強者。田多而稅少。弱者。產去而稅存。非經理固無以去其害。然經理之制。苟有不善。則其害又將有甚焉者矣。仁宗延祐元年。平章罕魯言。經理大事。世祖已嘗行之。但其間欺隱尙多。未能盡實。以熟田爲荒地者。有之。懼差而析戶者。有之。富民買貧民田。而仍其舊名輸稅者。亦有之。由是歲入不增。小民告病。若行經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位下寺觀學校財賦等田。一切從實自首。庶幾稅入無隱。差徭亦均。於是遣官經理。以章開等往江浙。尙書伯嗶馬丁等往江西。左丞陳士英等往河南。仍命行御史臺分察鎮遏。樞密院以軍防護焉。其法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實于官。或以熟爲荒。以田爲蕩。或隱占逃亡之產。或盜官田爲民田。指民田爲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並許諸人首告。十畝以下。其田主及管幹佃戶皆杖七十七。二十畝以下。加一等。一百畝以下。一百七以上。流竄北邊。所隱田沒官。郡縣正官不爲查勘。致有脫

漏者。量事論罪。重者除名。此其大畧也。然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點吏。並緣爲姦。以無爲有。虛具于籍者。往往有之。於是人不聊生。盜賊並起。其弊反有甚於前者。仁宗知之。明年。遂下詔免三省自實田租二年。時汴梁路總管塔海亦言其弊。於是命河南自實田。自延祐五年爲始。每畝止科其半。汴梁路凡減二十二萬餘石。至泰定天曆之初。又盡革虛增之數。民始獲安。今取其數之可攷者。列于后云。

河南省總計官民荒熟田一百一十八萬七百六十九頃。

江西省總計官民荒熟田四十七萬石四千六百九十三頃。

浙江省總計官民荒熟田九十九萬五千八十一頃。

農桑

農桑王政之本也。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蠶而衣。不待耕而食。初無所事焉。世祖即位之初。首詔天下。國以民爲本。民以衣食爲本。衣食以農桑爲本。於是頒農桑輯要之書于民。俾民崇本抑末。其容見英識。與古先帝王無異。豈遠金所能比哉。中統元年。命各路宣撫司。擇通曉農事者。充隨處勸農官。二年。立勸農司。以陳達崔斌等八人爲使。至元七年。立司農司。以左丞張文謙爲卿。司農司之設。專掌農桑水利。仍分布勸農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舉勤惰。所在牧民長官。提點農事。歲終第其成否。轉申司農司。及戶部。秩滿之日。注於解。由戶部照之。以爲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體察焉。其法可謂至矣。是年。又頒農桑之制。一十四條。條多不能盡載。載其所可法者。縣邑所屬村。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爲之長。增至百家者。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爲一社。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自爲社者。聽其合爲社者。仍擇數村之中。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桑爲事。凡種田者。立牌標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其上。社長以時點視勸誡。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責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兇惡者。亦然。仍大書其所犯于門。俟其改過。自新乃毀。如終歲不改。罰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凶喪之家。不能耕種者。衆爲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災病多者。兩社助之。凡爲長者。復其身。郡縣官不得以社長與科差事。農桑之術。以備早暵爲先。凡河渠之利。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濬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河渠官。相其輕重。官爲導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給之。俟秋成之後。驗使水之家。俾均輸其直。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區種。仍以區田之法。散諸農民。種植之制。循丁歲種桑。樹二十株。土性不宜者。聽種榆柳等。其數亦如之。種雜果者。循丁十株。皆以生成爲數。願多種者。聽其無地。及有疾者。不與。所在官司。申報不實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種首。藉以防饑。近水之家。又許鑿池。養魚并鵝鴨之數。及種時運糶。雞頭。麥。芥。蒲菜等。以助衣食。凡荒閑之地。悉以付民。先給貧者。次及餘戶。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一員。巡視境內。有蠶桑遺子之地。多方設法。除之。其用心周悉若此。亦仁矣哉。九年。命勸農官。舉察勤惰。於是高唐州官。以勸陞秩。河南陝縣王仔。以惰降職。自是每歲申明其制。十年。令探馬赤隨處入社。與編民等。二十五年。立行大司農司。及管田司。於江南。二十八年。頒農桑雜令。

是年又以江南長吏勸課墾民罷其親行之制命止移文諭之二十九年以勸農司併入各道肅政廉訪司增僉事二員兼察農事是年八月又命提調農桑官帳册有差者驗數罰俸故終世祖之世家給人足天下為戶凡一千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二百八十一為口凡五千三百六十五萬四千三百三十七此其敦本之明效可略也已成宗大德元年罷坊農之役十一年申擾農之禁力田者有首游惰者有開墾畜收損禾稼桑柞者責其償而後罪之由是大德之治幾於至元然旱暵霖雨之災迭見饑毀荐臻民之流移失業者亦已多矣武宗至大二年准西廉訪僉事苗好謙獻種時之法其說分農民為三等上戶地一十畝中戶五畝下戶三畝或一畝皆築垣墻圍之以時收採桑柞依法種植武宗善而行之其法出齊民要術等書茲不備錄三年申命大司農總挈天下農政修明勸課之令除牧養之地其餘民秋耕仁宗皇慶二年復申秋耕之令惟大都等五路計耕其半蓋秋耕之利掩陽氣於地中蝗蝻遺種皆為日所曝死次年所種必盛於常禾也延祐三年以好謙所至植桑皆有成效於是風示諸道命以為式是年十一月令各社出地共時桑苗以社長領之分給各社四年又以社桑分給不便令民各畦種之法雖屢變而有司不能悉遵上意大率視為具文而已五年大司農司臣言廉訪司所具栽植之數書于册者類多不實觀此則情於勸課者又不獨有司為然也致和之後莫不申明農桑之令天曆二年各道廉訪司所察勤官內丘何主簿等凡六人皆官濫陽裴縣尹等凡四人其可致者蓋止於此云

稅糧

元之取民大率以專為法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做唐之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做唐之兩稅也丁稅地稅之法自太宗始行之初太宗每戶科粟二石後又以兵食不足增為四石至丙申年乃定科徵之法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驅丁五升新戶丁驅各半之老幼不與其間有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徵焉丁稅少而地稅多者耕種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地官吏商賈驗丁虛配不實者杖七十徒二年仍命歲書其數于册由課稅所申省以聞違者各杖一百逮及世祖申明舊制於是輸納之期收受之式關防之禁會計之法莫不備焉中統二年遠倉之制命止於沿河近倉輸納每石帶收脚錢中統鈔三錢或民戶赴河倉輸納者每石折輸輕費中統鈔七錢五年詔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儒人凡種田者白地每畝輸稅三升水地每畝五升軍站戶除地四頃免稅餘悉徵之至元三年詔寫戶種田他所者其丁稅於附籍之郡驗丁而科地稅於種田之所驗地而取漫散之戶逃於河南等路者依見居民戶納稅八年又定西夏中興路西寧州元刺海三處之稅其數與前僧道同十七年遂命戶部大定諸例全科戶丁稅每丁粟三石驅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減半科戶丁稅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參戶第一年五斗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入丁稅協濟戶丁稅每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隨路近倉輸粟遠倉每粟一石折納輕費鈔二兩富戶輸遠倉下戶輸近倉郡縣各差正官一員部之每石帶納鼠耗

三升分例四升凡糧到倉以時收受出給朱錢權勢之徒結攬稅石者罪之仍令倍輸其數倉官撥與斗脚人等飛鈔作弊者並置諸法輸納之期分為三限初限十月申限十一月末限十二月遠者初犯笞四十再犯杖八十成宗大德六年申明稅糧條例復定上都河間輸納之期上都初限次年五月申限六月末限七月河間初限九月申限十月末限十一月秋稅夏稅之法行于江南初世祖平宋時除江浙浙西其餘蜀徽秋稅而已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請命江南稅糧依宋舊例折輸綿雜物是年二月又用秋左丞言令輸米三之一餘並入鈔以折焉以七百萬錠為率歲得羨鈔十四萬錠其輸米者止用米斗斛蓋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二十八年又命江淮准寺觀田宋舊有者免租續置者輸稅其法亦可謂寬矣成宗元貞二年始定徵江南夏稅之制於是秋稅止命輸租夏稅則輸以木綿布絹絲綿等物其所輸之數視糧以為差糧一石或輸鈔三貫二貫一貫或一貫五百文一貫七百文輸三貫者若江浙省婺州等路江西省龍興等路是已輸一貫者若福建省泉州等五路是已輸一貫五百文者若江浙省紹興路福建路漳州等五路是已皆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衆酌其中數而取之其折輸之物各隨時估之高下以為直獨湖廣則異於是初阿里海牙克湖廣時罷宋夏稅依中原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蓋視夏稅增鈔五萬餘錠矣大德二年宣慰張國紀請科夏稅於是湖廣重罹其害俄詔罷之三年又改門攤為夏稅而併徵之每石計三四錢之上視江浙江西為差重云其在官之田許民佃種輸租江北兩淮等處荒閑之地第三年始輸大德四年又以地廣人稀更優一年令第四年納稅凡官田夏稅皆不科秦定之初又有所謂助役糧者其法命江南民戶有出一頃之上者於所輸稅外每頃量出助役之田其書于册里正以次掌之歲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費凡寺觀田除宋舊額其餘亦驗其多寡令出田助役焉民賴以不因并著于此云

天下歲入糧數總計一千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七百八石腹裏二百二十七萬一千四百四十九石

行省九百八十四萬三千二百五十八石遼陽省七萬二千六十六石河南省二百五十九萬一千二百六十九石陝西省二十二萬九千二百三十三石四川省一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四石甘肅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六石雲南省二十七萬七千七百一十九石江浙省四百四十九萬四千七百八十三石江西省一百一十五萬七千四百四十八石湖廣省八十四萬三千七百八十七石

江南三省天曆元年夏稅鈔數總計中統鈔一十四萬九千二百七十三錠三十三貫

江浙省五萬七千八百三十錠四十貫

江西省五萬二千八百九十五錠一十一貫

湖廣省一萬九千三百七十八錠二貫

科差

科差之名有二曰絲料曰包銀其法各驗其戶之上下而科焉絲料之法太宗丙申年始行

之每二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于官五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于本位包銀之法憲宗乙卯年始定之初漢民科納包銀六兩至是止徵四兩二兩輸銀二兩折收絲絹顏色等物逮世祖而其制益詳中統元年立十路宣撫司定戶籍科差條例然其戶大抵不一有元管戶交參戶漏籍戶協濟戶於諸戶之中又有絲銀全科戶減半科戶止納絲戶止納鈔戶外又有攤絲戶備也速兒所管納絲戶復業戶并漸成丁戶戶既不等數亦不同元管戶內絲銀全科戶官戶每戶輸銀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全科係官五戶絲戶每戶輸銀一斤五兩六兩四錢包銀之數與係官戶同減半科戶每戶輸銀官絲八兩五兩三兩二錢包銀二兩止納係官絲戶若上都隆興西京等路十戶十斤者每戶輸一斤大都以南等路十戶十斤者每戶輸一斤六兩四錢止納係官五戶絲戶每戶輸官絲一斤五兩六兩四錢交參戶內絲銀戶每戶輸官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兩兩錢戶內止納絲戶每戶輸銀之數與交參絲銀戶同止納鈔戶初年科包銀一兩五錢次年遞增五錢增至四兩併科絲料協濟戶內絲銀戶每戶輸係官絲十兩二錢包銀四兩止納絲戶每戶輸係官絲之數與絲銀戶同攤絲戶每戶科攤絲四斤備也速兒所管戶每戶科細絲其數與攤絲同復業戶并漸成丁戶初年免科第二年減半第三年全科與舊戶等然絲料包銀之外又有俸鈔之科其法亦以戶之高下為等全科戶輸一兩減半戶輸五錢於是合科之數作大門攤分為三限輸納被災之地聽輸他物折焉其物各以時估為則凡儒士及軍站僧道等戶皆不與二年復定科差之期絲料限八月包銀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三年又命絲料無過七月包銀無過九月及平江南其制益廣至元二十八年以至元新格定科差法諸差稅皆司縣正官監視人吏置局均科諸夫役皆先富強後貧弱貧富等者先多丁後少丁成宗大德六年又命止納絲戶每戶科俸鈔中統鈔一兩包銀戶每戶科二錢五分攤絲戶每戶科攤絲五斤八兩絲料限八月包銀俸鈔限九月布限十月大率因世祖之舊而增損云

科差總數

- 中統四年絲七十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一斤鈔五萬六千一百五十八錠
- 至元二年絲九十八萬六千九百一十二斤包銀等鈔五萬六千八百七十四錠布八萬五千四百一十二疋
- 至元三年絲一百五萬三千二百二十六斤包銀等鈔五萬九千八十五錠
- 至元四年絲一百九萬六千四百八十九斤鈔七萬八千一百二十六錠
- 天曆元年包銀差發鈔九百八十九錠賦一百一十三萬三千一百一十九索絲一百九萬八千八百四十三斤絹三十五萬五千三十疋綿七萬二千一百一十五斤布二十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三疋

海運

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丞相伯顏獻

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蓋至于京師者一歲多至三百萬石民無轉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之良法歟初伯顏平江南時嘗命張瑄朱清等以宋庫藏歸自崇明州從海道載入京師而運糧則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渚旱站陸運至洪門入御河以達于京後又開潁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入海因海口沙淤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河道通海勞費不貲卒無成效至元十九年伯顏追憶海道載宋圖籍之事以爲海運可行於是請于朝廷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然航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時朝廷未知其利是年十二月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仍各置分司以督綱運每歲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中渚京畿漕運司自中渚運至大都二十年又用王積翁議令阿入赤等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忙兀解言海運之舟悉皆至焉於是罷新開河頗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爲中萬戶張瑄爲千戶忙兀解爲萬戶府達魯花赤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平濬兩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州河運糧猶未專於海道也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爲四府是年遂罷東平河運糧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其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領接運海道糧事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張瑄之請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爲各翼以督歲運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儲建康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洋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及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真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於是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浙財賦歲辦糧充運海漕之利蓋至是博矣凡運糧每石有腳價鈔至元二十一年給中統鈔八兩五錢其後遞減至于六兩五錢至大三年以福建浙東船戶至平江載糧者道遠費廣通增爲至元鈔一兩六錢香糯一兩七錢四年又增爲二兩香糯二兩八錢稻穀一兩四錢延祐元年酌遠近復增其價福建船運糧每石一兩三兩溫台鹽元船運糧每石一兩五錢紹興浙西船每石一兩白梗價同稻穀每石八兩黑豆每石依糙白糧例給焉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泔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鹽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碼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灣至三沙洋子江過區檣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棗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爲徑直明年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爲最便云然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問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賞償於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視河漕之費則其所得蓋多矣

歲運之數

至元二十年。四萬六千五百石。至者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二石。二十一年。二十九萬五百石。至者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石。二十二年。一十萬石。至者九萬七百七十一石。二十三年。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萬三千九百五十五石。二十四年。三十萬石。至者二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六石。二十五年。四十萬石。至者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五石。二十六年。九十三萬五千石。至者九十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三石。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六石。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二萬七千一百五十石。至者一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一十五石。二十九年。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一十三石。三十年。九十萬八千石。至者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一石。三十一年。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萬三千五百三十四石。元貞元年。三十四萬五百石。二年。三十四萬五百石。至者三十三萬七千二百六十六石。大德元年。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石。二年。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萬五千九百五十四石。三年。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四年。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萬八千九百一十八石。五年。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六萬九千六百五十五石。六年。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三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八石。七年。一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八十八石。八年。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萬三千三百一十三石。九年。一百八十四萬三千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七石。十年。一百八十八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七千七百七十八石。十一年。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萬一千四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萬二千五百三十三石。二年。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四石。至者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三百石。三年。二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六十三石。四年。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六石。皇慶元年。二百八萬三千五百五石。至者二百六萬七千六百七十二石。二年。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延祐元年。二百四十萬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五萬六千六百六石。二年。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四十二萬二千五百五石。三年。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萬七千七百四十一石。四年。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九石。五年。二百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一石。六年。三百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八萬六千一百一十七石。七年。三百二十六萬四千六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七千九百二十八石。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萬九千四百五十一石。至者三百

二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二年。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三年。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三石。泰定元年。二百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七十七萬二千七百七十八石。二年。二百六十七萬一千一百八十四石。至者二百六十三萬七千五百一十一石。三年。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三十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四年。三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二石。天曆元年。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四石。二年。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萬三千三百六石。

鈔法

鈔。始於唐之飛錢。宋之交會。金之交鈔。其法以物為母。鈔為子。子母相權而行。即周官賈劑之意也。元初倣唐宋金之法。有行用鈔。其制無文籍可攷。世祖中統元年。始造交鈔。以絲為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統元寶鈔。其文以十計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百計者二。曰一貫文。二貫文。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又以文綾織為中統銀貨。其等有五。曰一兩。二兩。三兩。五兩。十兩。每一兩同白銀一兩。而銀貨蓋未及行云。五年。設各路平準庫。主平物價。使相依準。不至低昂。仍給鈔一萬二千錠以為鈔本。至元十二年。添造鈔。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初鈔印用木為板。十三年。鑄銅易之。十五年。以釐鈔不便於民。復命鑄印。然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二十四年。遂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有一等。與中統鈔通行。每一貫文。當中統鈔五貫文。依中統之初。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每花銀一兩入庫。其價至元鈔二貫。出庫二貫五分。赤金一兩入庫。二十貫。出庫二十貫五百文。偽造鈔者處死。首告者賞鈔五錠。仍以犯人家產給之。其法為最善。至大二年。武宗復以物重鈔輕。改造至大銀鈔。自二兩至二釐。定為一十三等。每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元之鈔法。至是蓋三變矣。大抵至元鈔五倍於中統。至大鈔又五倍於至元。然未及期年。仁宗即位。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遂有罷銀鈔之詔。而中統至元二鈔。終元之世。蓋常行焉。凡鈔之昏爛者。至元二年。委官就交鈔庫以新鈔倒換。除工墨三十文。三年。減為二十文。二十二年。復增如故。其貫伯分明。微有破損者。並令行用。造者罪之。所倒之鈔。每季各路就令納課。正官解赴省部焚毀。隸行省者。就焚之。大德二年。戶部定昏鈔為二十五樣。泰定四年。又定焚毀之所。皆以廢訪司官監臨。隸行省者。行省官同監。其制之大畧如此。若錢自九府圓法行于成周。歷代未嘗或廢。元之交鈔寶鈔。雖皆以錢為文。而錢則弗之歸也。武宗至大三年。初行錢法。立資國院泉貨監以領之。其錢曰至大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通寶錢一十文。歷代銅錢。悉依古例。與至大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明年。仁宗復下詔。以鼓鑄弗給。新舊寶用。其弊滋甚。與銀鈔皆廢不行。所立院監亦皆罷革。而專用至元中統鈔云。

眼。立提舉司辦課。在江浙者。至元二十一年。建寧南餉等處立銀場提舉司。在湖廣者。至元二十三年。韶州路曲江縣銀場聽民煽煉。每歲輸銀三千兩。在河南者。延祐三年。李允直包羅山縣銀場。課銀三錠。四年。李珪等包羅山縣豹子崖銀洞。課銀三十錠。其所得鹽。大抵以十分之三輸官。此銀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珠在大都者。元貞元年。聽民於楊村直沽口撈探。命官買之。在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滅怯安山等於宋阿江阿爺苦江忽呂古江探之。在廣州者。探於大步海。他如兀難曲刺渾都忽三河之珠。至元五年。徒鳳哥等戶撈焉。勝州延州乃延等城之珠。十三年。命榮魯不斛等撈焉。此珠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玉在匪力沙者。至元十一年。迷兒麻合馬阿里三人言淘玉之戶。舊有三百。經亂散亡。存者止七十戶。其力不充。而匪力沙之地。旁近有民戶六十。每同淘焉。於是免其差徭與淘戶等。所淘之玉於忽都勝忽兒舍里甫丁三人。所立水站。遞至京師。此玉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銅在益都者。至元十六年。撥戶一千於臨朐縣七寶山等處探之。在遼陽者。至元十五年。撥探木夫一千戶於錦州雞山巴山等處探之。在遼江者。至元二十二年。撥漏籍戶於薩突山煽煉。凡一十有一所。此銅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鐵在河東者。太宗丙申年。立爐於西京州縣。撥冶戶七百六十煽焉。丁酉年。立爐於交城縣。撥冶戶一千煽焉。至元五年。始立洞冶總管府。七年。罷之。十三年。立平陽等路提舉司。十四年。又罷之。其後廢置不常。大德十一年。聽民煽煉。官為抽分。至武宗至大元年。復立河東都提舉司。掌之。所隸之冶八日大通。日興國。日惠民。日利國。日益國。日閏富。日豐寧。豐寧之治。蓋有二云。在順德等處者。至元三十一年。撥冶戶六千煽焉。大德元年。設都提舉司。掌之。其後亦廢置不常。至延祐六年。始罷兩提舉司。併為順德廣平彰德等處提舉司。所隸之冶六日神德。日左村。日豐陽。日臨水。日沙窩。日固鎮。在順景等處者。太宗丙申年。始於北京撈戶煽焉。中統二年。立提舉司。掌之。其後亦廢置不常。大德五年。始併順景三提舉司為都提舉司。所隸之冶有七日雙峰。日暗峪。日銀崖。日大峪。日五峪。日利貞。日錐山。在濟南等處者。中統四年。拘漏籍戶三千煽焉。至元五年。立洞冶總管府。其後亦廢置不常。至大元年。復立濟南都提舉司。所隸之監有五。日寶成。日通和。日昆吾。日元國。日富國。其在各省者。獨江浙西湖湖廣之課為最多。凡鐵之等不一。有生黃鐵。有生青鐵。有青瓜鐵。有簡鐵。每引二百斤。此鐵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朱砂水銀在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蒙古都喜以恤品人戶於吉思迷之地探煉。在湖廣者。沅州五寨蕭雷發等每年包納朱砂一千五百兩。羅管賽包納水銀二千二百四十兩。潭州安化縣每年辦朱砂八十兩。水銀五十兩。碧甸子在和林者。至元十年。命烏馬兒探之。在會川者。二十一年。輸一千餘碗。此朱砂水銀碧甸子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鉛錫在湖廣者。至元八年。辰沅靖等處轉運司印造錫引。每引計錫一百斤。官收鈔三百文。客商買引赴各治支錫販賣。無引者。比私鹽減等杖六十。其錫沒官。此鉛錫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礬在廣平者。至元二十八年。路陽舉獻磁州武安縣礬一十所。周歲辦白礬三千斤。在潭州者。至元十八年。李日新自具工本於瀏陽永興礬場煎礬。每十斤。官抽其一。在河南者。二十四年。立礬課所於無為路。

每礬一引重三十斤。價鈔五兩。此礬課之興革可攷者然也。付之所產雖不一。而腹裏之河南懷孟。陝西之京兆鳳翔。皆有在官竹園。國初皆立司竹監。掌之。每歲令稅課所官以時探。斫定其價為三等。易于民間。至元四年。始命制國用使司印造懷孟等路司竹監。付引一萬道。每道取工墨一錢。凡發賣皆給引。至二十二年。罷司竹監。聽民自賣。輸稅。明年。又用郭曉言於衛州復立竹課提舉司。凡輝懷洛洛荆襄益都宿开等處。付貨皆隸焉。在官者。辦課。在民者。輸稅。二十三年。又命陝西竹課提舉司。差官於輝懷辦課。二十九年。丞相完澤言。懷孟竹課。頻年斫伐已損。課無所出。科民以輸。宜罷其課。長養數年。世祖從之。此竹課之興革可攷者也。若夫硝礬木課。其興革無籍可攷。故不著焉。

天曆元年歲課之數

金課。腹裏四十錠。四十七兩三錢。江浙省一百八十錠。一十五兩一錢。江西省二錠。四十兩五錢。湖廣省八十錠。二十兩一錢。河南省三十八兩六錢。四川省慈金七兩二錢。雲南省一百八十四錠。一兩九錢。

銀課。腹裏一錠。二十五兩。江浙省一百二十五錠。三十九兩二錢。江西省四百六十錠。三兩五錢。湖廣省二百三十六錠。九兩。雲南省七百三十五錠。三十四兩三錢。

銅課。雲南省二千三百八十斤。

鐵課。江浙省額外鐵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七斤。課鈔一千七百三錠。一十四兩。江西省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五十斤。課鈔一百七十六錠。二十四兩。湖廣省二十八萬二千五百九十五斤。河南省三萬九千三百三十斤。陝西省一萬斤。雲南省一十二萬四千七百一十斤。

鉛錫課。江浙省額外鉛粉八百八十七錠。九兩五錢。鉛丹九錠。四十二兩二錢。黑錫二十四錠。一十兩二錢。江西省錫一十七錠。七兩。湖廣省鉛一千七百九十八斤。

礬課。腹裏三十三錠。二十五兩八錢。江浙省額外四十二兩五錢。河南省額外二千四百一十四錠。三十三兩一錢。

硝礬課。晉寧路二十六錠。七兩四錢。

竹木課。腹裏木六百七十六錠。一十五兩四錢。額外木七十三錠。二十五兩三錢。竹二錠。四十兩。額外竹一千一百三錠。二兩二錢。江浙省額外竹木九千三百五十五錠。二十四兩。江西省額外竹木五百九十錠。二十三兩三錢。河南省竹二十六萬九千六百九十五竿。板木五萬八千六百條。額外竹木一千七百四十八錠。三十兩一錢。

鹽法

國之所資其利最廣者。莫如鹽。自漢桑弘羊始榷之。而後世未有遺其利者也。元初以酒醋鹽稅河泊金銀鐵冶六色。取課於民。歲定白銀萬錠。太宗庚寅年。始行鹽法。每鹽一引。重四百斤。其價銀一十兩。世祖中統二年。減銀為七兩。至元十三年。既取宋。而江南之鹽。所入尤廣。每引改為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年。增為五十貫。元貞丙申。每引又增為六十五貫。至大已

西至延祐乙卯七年之間。累增為一百五十萬。凡偽造鹽引者。皆斬。籍其家產付告人充賞。犯私鹽者。徒二年。杖七十。止籍其財產之半。有首告者。於所籍之內。以其半賞之。行鹽各有郡邑。犯界者。減私鹽罪一等。以其鹽之半沒官。半賞告者。然歲辦之課。難易各不同。有因自凝結而取者。解池之類。鹽也有煮海而後成者。河間山東兩淮兩浙福建等處之末鹽也。惟四川之鹽。出於井。深者數百尺。汲水煮之。視他處為最難。今各因其所產之地言之。

大都之鹽。太宗丙申年。初於白陵港。三義沽。大直沽等處置司。設熬煎所。每引有工本錢。世祖至元二年。又增寶坻二鹽場。鹽戶工本每引為中統鈔三兩與清酒等八年。以大都民戶多食私鹽。因虧國課。驗口給以食鹽。十九年。罷大都及河間山東三鹽運司。設戶部尚書員外郎各一員。別給印。令於大都置局賣引。鹽商買引。赴各場關鹽發賣。每歲鹽戶工本省。發遣官逐季分給之。十九年。改立大都蘆葦越支三義沽鹽使司。二十五年。復立三義沽蘆葦越支三鹽使司。二十八年。增鹽戶工本每引為中統鈔八兩。二十九年。以歲餽減鹽課一萬引。入京兆鹽運司添辦。大德元年。遂罷大都鹽運司併入河間。

河間之鹽。太宗庚寅年。始立河間稅課所。置鹽場。撥鹽戶二千三百七十六隸之。每鹽一袋。重四百斤。甲午年。立鹽運司。庚子年。改立提舉鹽樵所。歲辦三萬四千七百袋。癸卯年。改立提舉清酒鹽課使所。歲辦鹽九萬袋。定宗四年。改定河間等路課程所為提舉鹽樵清酒鹽使所。憲宗二年。又改河間課程所為提舉清酒鹽使所。八年。每袋增鹽至四百五十斤。世祖中統元年。改立宣撫司。提領清酒鹽使所。四年。改清酒鹽使所為轉運司。是年辦銀七千六百五十五錠。米三萬三千三百餘石。至元元年。又增三之一焉。二年。改立河間都轉運司。歲辦九萬五千袋。七年。始定例。歲煎鹽十萬引。辦課銀一萬錠。十二年。改立都轉運使司。添鹽戶九百餘。增鹽課二十萬引。十八年。以河間鹽戶勞苦。增工本為中統鈔三貫。是年又增鹽戶七百八十六。十九年。罷河間都轉運司。改立清酒鹽使司。至二十二年。復立河間等路都轉運使司。增鹽課為二十九萬六千引。二十三年。改立河間都轉運司。通辦鹽酒稅課。二十五年。增工本為中統鈔五貫。二十七年。增鹽戶四百七十。辦鹽三十五萬引。至大元年。又增至四十五萬引。延祐元年。以虧課停煎五萬引。自是天曆皆歲辦四十萬引。所隸之場。凡二十有二。

山東之鹽。太宗庚寅年。始立益都課稅所。撥鹽戶二千一百七十隸之。每銀一兩。得鹽四十斤。甲午年。立山東鹽運司。中統元年。歲辦銀二千五百錠。三年。命課稅隸山東都轉運司。四年。令益都山東民戶買食鹽三斤。鹽戶逃亡者。招民戶補之。是歲辦銀三千三百錠。至元二年。改立山東轉運司。辦課銀四千六百錠。一十九兩。是年戶部造山東鹽引。六年。增歲辦鹽為七萬一千九百九十八引。自是每歲增之。至十二年。改立山東都轉運司。歲辦鹽一十四萬七千四百八十七引。十八年。增鹽戶七百。又增鹽為一十六萬五千四百八十七引。鹽戶工本錢亦增為中統鈔三貫。二十三年。歲辦鹽二十七萬一千七百四十二引。二十六年。減為二十二萬引。大德十年。又增為二十五萬引。至大元年之後。歲辦正餘鹽為三十一萬

引。所隸之場。凡一十有九。河東之鹽。出解州鹽池。池方一百二十里。每歲五月。場官何池鹽生結。令夫搬攜鹽花。其法必值充陽。池鹽方就。或遇陰雨。則不能成矣。太宗庚寅年。始立平陽府徵收課稅所。從實辦課。每鹽四十斤。得銀一兩。癸巳年。撥新降戶一千。命鹽使姚行簡等修理鹽池。損壞處。悉宗壬子年。又增撥一千八百五十五戶。歲辦鹽一萬五千引。辦課銀三千錠。世祖中統二年。初立陝西轉運司。仍置解鹽司於路村。三年。以太原民戶自煎小鹽。歲辦課銀一百五十錠。五年。又增小鹽課銀為二百五十錠。至元三年。諭陝西四川以所辦鹽課。赴行制國用使司。輸納鹽引。令制國用使司給降。四年。立陝西四川轉運司。六年。以太原提舉鹽使司直隸制國用使司。十年。命撈鹽戶九百八十餘。每丁撈鹽一石。給工價鈔五錢。歲辦鹽六萬四千引。計中統鈔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錠。二十三年。改立陝西都轉運司。兼辦鹽酒醋竹等課。二十九年。減大都鹽課一萬引。入京兆鹽運司添辦。是年五月。又革京兆鹽運司。止存鹽運司。大德十一年。增歲為額八萬二千引。至大元年。又增餘餘鹽為二萬引。通為一十萬二千引。延祐三年。以池為雨所填。止辦課鈔八萬二千餘錠。於是晉寧陝西之民。改食常仁紅鹽。懷孟河南之民。改食清鹽。五年。乃免河南懷孟南陽三路今歲陝西鹽課。仍授鹽運使。置所臨路府州縣。正官兼知渠堰事。責以疏通壅塞。六年。改陝西運司為河東解鹽等處都轉運使司。直隸中書省。十月。罷陝西行省。所委巡鹽官六十八員。添設通判一員。別鑄分司印。二。又罷撈鹽提領二十員。改立提領所。二。增餘鹽五百料。是年實撈鹽一十八萬四千五百引。天曆二年。辦課鈔三十九萬五千三百九十五錠。

四川之鹽。為場凡一十有二。為非凡九十有五。在成都夔府重慶叙南嘉定順慶瀘川紹慶等路。萬山之間。元初設拘推課稅所。分撥鹽戶五千九百餘隸之。從實辦課。後為鹽井廢壞。四川軍民多食解鹽。至元二年。立與元四川鹽運司。修理鹽井。仍禁解鹽。不許過界。八年。罷四川茶鹽運司。十六年。復立之。十八年。併鹽課入四川道宣慰司。十九年。復立陝西四川轉運司。通辦鹽課。三十二年。改立四川鹽茶運司。分京兆運司為二歲。煎鹽一萬四千五百一十一引。二十六年。一萬七千一百五十二引。皇慶元年。以鹽戶艱辛。減煎餘鹽五千引。天曆二年。辦鹽二萬八千九百一十引。計鈔八萬六千七百三十錠。

遼陽之鹽。太宗丁酉年。始命北京路徵收課稅所。所以大鹽泊硬鹽立隨車隨引。載鹽之法。每鹽一石。價銀七錢。半帶納匠人米五升。癸卯年。合備路歲辦課白布二千匹。恤品路布一千匹。至元四年。立開元等路運司。三年。禁東京蘇州乞石兒硬鹽。不許過塞河界。是年。諭各官下鹽課。如例輸納。二十四年。溧州四處鹽課。舊納羊一千者。亦令如例輸鈔。延祐二年。又命食鹽人戶。歲辦課鈔每兩率加五焉。

兩淮之鹽。至元十三年。命提舉馬里范張依宋舊例辦課。每引重三百斤。其價為中統鈔八兩。十四年。立兩淮都轉運使司。每引始改為四百斤。十六年。額辦五十八萬七千六百二十三引。十八年。增為八十萬引。二十六年。減一十五萬引。三十年。以襄陽民改食揚州鹽。又增

八千二百引。大德四年。諭兩淮鹽運司設關防之法。凡鹽商經批驗所發賣者。所官收批引牙錢。其不經批驗所者。本倉就收之。八年。以鹽戶艱辛。遣官究議。停煎五萬餘引。天曆二年。額辦正餘鹽九十五萬七千五百引。計中統鈔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五百錠。所隸之場。凡二十有九。其工本鈔亦自四兩遞增至十兩云。

兩湖之鹽。至元十四年。立運司。歲辦九萬二千一百四十八引。每引分作二袋。每袋依米十八界會子折中統鈔九兩十八分。增至二十一萬八千五百六十二引。十九年。每引於舊價之上。增鈔四貫。二十一年。置常平局。以平民間鹽價。二十三年。增歲辦為四十五萬引。二十六年。減十萬引。三十年。置局寶鹽。魚鹽於海濱漁所。三十一年。併煎鹽地四十四所。為三十四場。大德三年。立兩浙鹽運司。檢校所四。五年。增額為四十萬引。至大元年。又增餘鹽五萬引。延祐六年。罷四檢校所。立嘉興紹興等處鹽倉官三十四場。各場監運官一員。歲辦五十萬引。七年。各運司鹽課以十分為率。收白銀一分。每銀一錠。進鹽課四十錠。其工本鈔浙西一十一場。正鹽每引遞增至二十兩。餘鹽至二十五兩。浙東二十三場。正鹽每引遞增至二十五兩。餘鹽至三十兩云。

福建之鹽。至元十三年。始收其課。為鹽六千五百五十九引。十四年。立市舶司兼辦鹽課。二十年。增至五萬四千二百引。二十四年。改立福建等處轉運鹽使司。歲辦鹽六萬引。二十九年。罷福建鹽運司及鹽使司。改立福建鹽課提舉司。增鹽為七萬引。大德四年。復立鹽運司。九年。又罷之。併入本道宣慰司。十年。又立鹽課都提舉司。增鹽至十萬引。至大元年。又增至十三萬引。四年。改立福建鹽運司。至順元年。寶辦課三十八萬七千七百八十三錠。其工本鈔煎鹽每引遞增至二十貫。曬鹽每引至一十七貫四錢。所隸之場有七。

廣東之鹽。至元十三年。克廣州因宋之舊。立提舉司。從寶辦課。十六年。立江西鹽鐵茶都轉運司。轄鹽使司六。各場立管勾。是年辦鹽六百二十一引。二十二年。分江西鹽課廣東宣慰司。歲辦一萬八百二十五引。二十三年。併廣東鹽司及市舶提舉司為廣東鹽課市舶提舉司。每歲辦鹽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五引。大德四年。增至正餘鹽二萬一千九百八十二引。十年。又增至三萬引。十一年。三萬五千五百引。至大元年。又增餘鹽一萬五千引。延祐二年。歲煎五萬五百引。五年。又增至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二引。所隸之場。凡十有二。廣海之鹽。至元十三年。初立廣海鹽課提舉司。辦鹽二萬四千引。三十年。又立廣西石康鹽課提舉司。大德十年。增一萬一千引。至大元年。又增餘鹽一萬五千引。延祐二年。正餘鹽通為五萬一千六百五十五引。

凡天下一歲總辦之數。唯天曆為可攷。今併著于后。

鹽總二百五十六萬四千餘引。
鹽課鈔總七百六十六萬一千餘錠。

茶法

權茶始于唐德宗。至宋遂為國賦。額與鹽等矣。元之茶課。由約而博大。率因宋之舊而為之。

制焉。世祖至元五年。用運使白廣言。權成都茶於京兆。置局發賣。私自探賣者。其罪與私鹽法同。六年。始立西蜀四川監榷茶場。使司掌之。十二年。既平宋。復用左丞呂文煥言。權江西茶。以宋會五十貫準中統鈔一貫。十三年。定長引短引之法。以三分取一。長引每引計茶一百二十斤。收鈔五錢四分二釐八毫。短引計茶九十斤。收鈔四錢二分八釐。是歲徵一千二百餘錠。十四年。取三分之一。增至二千三百餘錠。十五年。又增至六千六百餘錠。十七年。置榷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淮荆湖福廣之稅。而遂除長引。專用短引。每引收鈔二兩四錢五分。草茶每引收鈔二兩二錢四分。十八年。增額至二萬四千錠。十九年。以江南茶課官為置局。令客貨引。通行貨賣。歲終增二萬錠。二十一年。轉運使言。各處食茶課程。抑配于民。非便於革之。而以其所革之數。於正課每引增一兩五分。通為三兩五錢。二十三年。又以李起南言。增為五貫。是年徵四萬錠。二十五年。改立江西等處都轉運司。二十六年。丞相桑哥增引稅為一十貫。三十年。又改江南茶法。凡管茶提舉司一十六所。罷其課少者五所。併入附近提舉司。每茶商貨茶必令賣引。無引者與私茶同。引之外。又有茶由以給賣茶者。初每由茶九斤。收鈔一兩。至是自三斤至三十斤。分為十等。隨處批引。局同每引收鈔一錢。元貞元年。有獻利者言。舊法江南茶商至江北者。又稅之。其在江南賣者。亦宜更稅。如江北之制。於是朝議復增江南課三千錠。而弗稅。是年。凡征八萬三百錠。至大元年。以龍興瑞州為皇太后湯沐邑。其課入徵政院。四年。增額至一十七萬一千一百三十一錠。皇慶二年。更定江南茶法。又增至一十九萬二千八百六十六錠。延祐元年。改設批驗茶由局官。五年。用江西茶副法。忽魯丁言。立減引添課之法。每引增稅為一十二兩五錢。通辦鈔二十五萬錠。七年。遂增至二十八萬九千二百一十一錠。天曆二年。始罷權司。而歸諸州縣。其歲征之數。蓋與延祐同。至順之後。無籍可攷。他如酒殿餉茶。西番大葉茶。建寧勝茶。亦無從知其始末。故皆不著。

酒醋法

元之有酒醋課。自太宗始。其後皆著定額。為國賦之一焉。利之所入亦厚矣。初。太宗辛卯年。立酒醋務坊場官。權沽辦課。仍以各州府司縣長官充提點官。禁徵收課稅所。其課額驗民戶多寡定之。甲午年。頒酒醋貨條。禁私造者。依條治罪。世祖至元十六年。以大都河間山東酒醋商稅等課。併入鹽運司。二十二年。詔免農民醋課。是年二月。命隨路酒課。依京師例。每石取一十兩。三月。用右丞盧世榮等言。罷上都醋課。其酒課亦改權沽之制。令酒戶自具工本。官司拘賣。每石止輪鈔五兩。二十八年。詔江西酒醋之課。不隸茶運司。福建酒醋之課。不隸鹽運司。皆依舊令。有司辦之。二十九年。丞相完澤等言。杭州省酒課。歲辦二十七萬餘錠。湖廣龍興歲辦止九萬錠。輕重不均。於是減杭州省十分之二。令湖廣龍興與南京三省分辦。大德八年。大都酒課提舉司設槽房一百所。九年。併為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釀。不許過二十五石之上。十年。復增三所。至大三年。又增為五十四所。其制之可攷者如此。若夫累朝以課程撥賜諸王公主及各寺者。凡九所云。

天下每歲總入之數。

酒課。腹裏五萬六千二百四十三錠六十七兩一錢。遼陽行省。二千二百五十錠一十一兩二錢。河南行省。七萬五千七百七十一兩五錢。陝西行省。一萬一千七百七十四錠三十四兩四錢。四川行省。七千五百九十錠二十兩。甘肅行省。二千七百八錠三十五兩九錢。雲南行省。八十二萬一千一百一十七索。江浙行省。二十九萬六千六百五十四錠二十一兩三錢。江西行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錠一十六兩八錢。湖廣行省。五萬八千八百四十八錠四十九兩八錢。福建行省。三萬四千六百六十九錠。福建行省。三萬四千六百六十九錠。河南行省。二千七百四十四錠三十六兩四錢。陝西行省。一千五百七十三錠三十九兩二錢。四川行省。六百一十六錠一十二兩八錢。江浙行省。一萬一千八百七十錠一十九兩六錢。江西行省。九百五十一錠二十四兩五錢。湖廣行省。一千二百三十一錠二十七兩九錢。

商稅

商賈之有稅。本以抑末。而國用亦資焉。元初。未有定制。太宗甲午年。始立徵收課稅所。凡倉庫院務官。并合于人等。命各處官。司選有產有行之人。充之。其所辦課程。每月赴所輸納。有貿易借貸者。並徒二年。杖七十。所官擾民取財者。其罪亦如之。世祖中統四年。用阿合馬王光祖等言。凡在京權勢之家。為商賈。以及官銀買賣之人。並令赴務稅所。入城不引者。同匿稅法。至元七年。遂定三十分取一之制。以銀四萬五千錠為額。有溢額者。別作增餘。是年五月。以上都商旅往來艱辛。特免其課。凡與官田宅不納稅者。禁之。二十年。詔各路課程。差廉幹官二員。提調增稅者。還賞。虧免者。陪償降黜。凡隨路所辦。每月以其數申都。逾期不申。及雖申不實者。其首領官。初犯。罰俸。再犯。決一十七令。史加一等。三犯。正官取招呈省。其院務官。俸鈔於增餘錢內。給之。是年始定上都稅課。六十分取一。舊城市肆院務。遷入都城者。四十分取一。二十二年。又增商稅契本。每一道。為中統鈔三錢。減上都稅課於一百兩之中。取七錢半。二十六年。從丞相桑哥之請。遂大增天下商稅。腹裏為二十萬錠。江南為二十五萬錠。二十九年。定諸路輸納之限。不許過四孟月十五日。三十一年。詔天下商稅。有增餘者。母作額。元貞元年。用平章刺真言。又增上都之稅。至大三年。契本一道。復增作至元鈔三錢。遠至天曆之際。天下總入之數。視至元七年所定之額。蓋不啻百倍云。

商稅額數

大都宣課提舉司。一十萬三千六錠一十一兩四錢。大都路。八千二百四十二錠九兩七錢。上都留守司。一千九百三十四錠五兩。上都稅課提舉司。一萬五百二十五錠五兩。興和路。七百七十錠一十七兩一錢。永平路。二千二百七十二錠四兩五錢。保定路。六千五百七錠二十三兩五錢。嘉定路。一萬七千四百八錠三兩九錢。順德路。二千五百七錠九兩九錢。廣平路。五千三百七錠二十兩二錢。彰德路。四千八百

五錠四十二兩八錢。大名路。一萬七百九十五錠八兩五錢。懷慶路。四千九百四十九錠二兩。衛輝路。三千六百六十三錠七兩。河間路。一萬四百六十六錠四十七兩二錢。東平路。七千一百四十一錠四十八兩四錢。東昌路。四千八百七十九錠三十二兩。濟寧路。一萬二千四百三錠四兩一錢。曹州。六千一百一十七錠四十六兩三錢。濮州。二千六百七十一錠七錢。高唐州。四千二百五十九錠六兩。泰安州。二千一百三錠二十五兩四錢。冠州。七百三十八錠一十九兩七錢。寧海州。九百四十四錠三錢。德州。二千九百一十九錠四十二兩八錢。益都路。九千四百七十七錠一十五兩。濟南路。一萬二千七百五十二錠三十六兩六錢。般陽路。三千四百八十六錠九兩。大同路。八千四百三十八錠一十九兩一錢。冀寧路。一萬七百一十四錠三十四兩六錢。晉寧路。二萬一千三百五十九錠四十二兩二錢。遼陽行省。八千二百七十三錠四十一兩四錢。河南行省。一十四萬七千四百二十八錠三十二兩三錢。陝西行省。四萬五千五百七十九錠三十九兩二錢。四川行省。一萬六千六百七十六錠四兩八錢。甘肅行省。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一錠三十六兩一錢。江浙行省。二十六萬九千二十七錠三十四兩三錢。江西行省。六萬二千五百一十二錠七兩三錢。湖廣行省。六萬八千八百四十四錠九兩九錢。

市舶

互市之法。自漢通南粵始。其後歷代皆嘗行之。至宋置市舶司于浙廣之地。以通諸番貿易。則其制益詳矣。元自世祖定江南。凡臨海諸郡。與番國往還。互易船貨者。其貨以十分取一。蠶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船。必著其所至之地。驗其所易之物。給以公文。為之期日。大抵皆因宋舊制而為之法焉。於是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於泉州。令忙古解領之。立市舶司三於慶元。上海。澈浦。令福建安撫使楊發督之。每歲招集船商於番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週帆依例抽解。然後聽其貨賣。時。客紅自泉。福。販土產之物者。其所徵亦與番貨等。上海市舶司提控主。捕以言。於是定雙抽單抽之制。雙抽者。番貨也。單抽者。土貨也。十九年。又用秋左丞言。以鈔易銅錢。令市舶司以錢易海外金珠貨物。仍聽船戶通販抽分。二十年。遂定抽分之法。是年十月。忙古解言。船商皆以金銀易香木。於是下令禁之。唯鐵不禁。二十一年。設市舶都轉運司於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給本。選入入番貿易。諸貨。其所獲之息。以十分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權勢之家。皆不得用已錢入番為買犯者。罪之。仍籍其家產之半。其諸番客。就官船賣貨者。依例抽之。二十二年。併福建市舶司入鹽運司。改曰都轉運司。領福建。漳。泉。鹽。貨。市。舶。二十三年。禁海外博易者。毋用銅錢。二十五年。又禁廣州官民。毋得運米至占城。諸番。出。糧。二十九年。命市舶驗貨抽分。是年十一月。中書省定抽分之數。及漏稅之法。凡商旅販泉。福。等處。已抽之物。於本省有市舶司之地。賣者。細色於二十五分之中。取一。蠶色於三十分之中。取一。免其輪稅。其就市舶司買者。

止於寶處收稅而不再抽。漏船物貨依例斷沒。三十年。又定市船抽分雜禁凡二十一條。條多不能盡載。擇其要者錄焉。泉州上海澈浦温州廣東杭州慶元市船司凡七所。獨泉州於抽分之外。又取三分之一以為稅。自今諸處悉依泉州例取之。仍以溫州市船司併入慶元。杭州市船司併入稅務。凡金銀銅鐵。男女並不許私販入番。行省行泉府司市船司官每年於週帆之時。皆前期至抽解之所。以待船船之至。先封其堵。以次抽分。逾期及作弊者。罪之。三十一年。成宗詔有司勿拘海船。聽其自便。元貞元年。以船船至岸。隱漏物貨者多。命就海中逆而閱之。二年。禁海商以細貨於馬八兒。明喃。刺亦納。三蕃國交易。別出鈔五萬錠。令沙不丁等議規運之法。大德元年。罷行泉府司。二年。併澈浦上海入慶元市船提舉司。直隸中書省。是年。又置制用院。七年。以禁商下海。罷之。至大元年。復立泉府院。整治市船司事。二年。罷行泉府院。以市船提舉司隸行省。四年。又罷之。延祐元年。復立市船提舉司。仍禁人下番官自發船貿易。週帆之日。細物十分抽二。蠶物十五分抽二。七年。以下番之人。將絲銀細物易於外國。又併提舉司罷之。至治二年。復立泉州慶元廣東三處提舉司。申嚴市船之禁。三年。聽海商貿易。歸徵其稅。泰定元年。詔海船至者。止令行省抽分。其大略如此。若夫中實寶貨之制。泰定三年。命省臣依累朝呈獻例。給價。天曆元年。以其益耗國財。詔加禁止。凡中獻者。以違制論云。

額外課

元有額外課。謂之額外者。歲課皆有額。而此課不在其額中也。然國之經用。亦有賴焉。課之名凡三十有二。其一曰曆日。二曰契本。三曰河泊。四曰山場。五曰窑冶。六曰房地。七曰門攤。八曰池塘。九曰蒲菜。十曰食羊。十一曰荻菜。十二曰煤炭。十三曰撞岸。十四曰山查。十五曰麩。十六曰魚。十七曰漆。十八曰酢。十九曰山澤。二十曰蕩。二十一曰柳。二十二曰牙例。二十三曰乳牛。二十四曰抽分。二十五曰蒲。二十六曰魚苗。二十七曰柴。二十八曰羊皮。二十九曰磁。三十曰竹茶。三十一曰蠶。三十二曰白藥。其歲入之數。唯天曆元年可攷云。

曆日。總三百一十二萬三千一百八十五本。計中統鈔四萬五千九百八十錠三十二兩五錢。內腹裏七萬二千一百一十本。計鈔八千五百七十錠三十一兩一錢。行省二百五十五萬一千一百七十五本。計鈔三萬七千四百一十錠一兩四錢。大曆二百二十萬二千二百三本。每本鈔一兩。計四萬四千四十四錠三兩。小曆九十一萬五千七百二十五本。每本鈔一錢。計一千八百三十一錠三十二兩五錢。回回曆五千二百五十七本。每本鈔一兩。計一百五錠七兩。

契本。總三十萬三千八百道。每道鈔一兩五錢。計中統鈔九千一百一十四錠。內腹裏六萬八千三百三十二道。計鈔二千四十九錠四十八兩。行省二十三萬五千四百六十八道。計鈔七千六百四十四錠二兩。

河泊課。總計鈔五萬七千六百四十三錠二十三兩四錢。內腹裏四百六錠四十六兩二錢。行省五萬七千二百三十六錠二十七兩一錢。

山場課。總計鈔七百一十九錠四十九兩一錢。內腹裏二百三十九錠一十三兩四錢。行省四百八十錠三十五兩六錢。

窑冶課。總計鈔九百五十六錠四十五兩九錢。內腹裏一百九十七錠三十二兩四錢。行省七百五十九錠一十三兩。

房地和錢。總計鈔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三錠四十八兩四錢。內腹裏九百六十六錠五兩三錢。行省一萬一千八十七錠四十三兩一錢。

門攤課。總計鈔二萬六千八百九十九錠一十九兩一錢。內湖廣省二萬六千一百六十七錠三兩四錢。江西省三百六十錠一兩五錢。河南省三百七十二錠一十四兩一錢。

池塘課。總計鈔一千九百九十二錠二十六兩五錢。內江浙省二十四錠二十二兩七錢。江西省九百八十五錠三兩八錢。

蒲菜課。總計鈔六百八十六錠三十三兩四錢。內腹裏一百四十二錠五兩八錢。行省五百四十五錠二十七兩六錢。

食羊等課。總計鈔一千七百六十錠二十九兩七錢。內大都路四百三十八錠。上都路三百錠。興和路三百錠。大同路三百九十三錠。羊市二百二十九錠二十九兩七錢。煤木所一百錠。

荻菜課。總計鈔七百二十四錠六兩九錢。內河南省六百四十四錠五兩八錢。江西省八十錠一兩八錢。

煤炭課。總計鈔二千六百一十五錠二十六兩四錢。內大同路一百二十九錠一兩九錢。煤木所二千四百九十六錠二十四兩五錢。

撞岸課。總計鈔一百八十六錠三十七兩五錢。內般陽路一百六十錠二十四兩。寧海州二十六錠一十三兩五錢。恩州一十三兩八錢。

山查課。總計鈔七十五錠二十六兩四錢。內真定路一錠二十五兩八錢。廣平路四十錠五兩一錢。大同路三十三錠四十五兩四錢。

麩課。江浙省鈔五十五錠三十七兩四錢。

魚課。江浙省鈔一百四十三錠四十四兩四錢。

漆課。總計鈔一百一十二錠二十六兩。內四川省廣元路一百一十一錠二十五兩八錢。醇課。總計鈔二十九錠三十七兩八錢。內腹裏永平路二十三錠二十五兩四錢。江西行省六錠一十二兩五錢。

山澤課。總計鈔二十四錠二十一兩一錢。內彰德路一十三錠四十兩。懷慶路一十錠三十一兩一錢。

蕩課。平江路八百八十六錠七錢。柳課。河間路四百二錠一十四兩八錢。牙例課。河間路二百八錠三十三兩八錢。

乳牛課。真定路二百八錠五十兩。
抽分課。黃州路一百四十四錠四十四兩五錢。
蒲課。晉寧路七十二錠。

魚苗課。隨興路六十五錠八兩五錢。

柴課。安豐路三十五錠一十一兩七錢。

羊皮課。襄陽路二十錠四十八兩八錢。

磁課。襄陽路五十八錠。

竹葉課。奉元路三千七百四十六錠三兩六錢。

箕課。興元路一百六十二錠二十七兩九錢。

白藥課。彰德路一十四錠二十五兩。

元史 食 貨 志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三

歲賜

自昔帝王於其宗族姻戚。必致其厚者。所以明親親之義也。元之爲制。其又厚之至者歟。凡諸王及后妃公主皆有食采分地。其路府州縣得薦其私人以爲監秩祿受命如王官。而不得以歲月通選調。其賸則五戶出絲一斤。不得私徵之。皆輸諸有司之府。視所當得之數。而給與之。其歲賜則銀幣各有差。始定於太宗之時。而增於憲宗之日。及世祖平江南。又各益以民戶。時科差未定。每戶折支中統鈔五錢。至成宗復加至一貫。其親親之義若此。誠可謂厚之至矣。至於勳臣亦然。又所以大報功也。故詳著其所賜之人及其數之多寡于後。

諸王

太祖叔答里眞官人位。

歲賜銀三十錠。段一百匹。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寧海州一萬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千五百三十二戶。計絲一千八百一十二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撥南豐州一萬一千戶。計鈔四百四十錠。

太祖弟朮只哈撒兒大王溫川王位。

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匹。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般陽路二萬四千四百九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七千九百五十四戶。計絲三千六百五十六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三年。分撥信州路三萬戶。計鈔一千二百錠。

太祖弟哈赤溫大王子濟南王位。

歲賜銀一百錠。綿六百二十五斤。小銀色絲五千斤。段三百匹。羊皮一千張。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濟南路五萬五千二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二萬一千七百八十八戶。計絲九千六百四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建昌路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太祖弟斡眞那顏位。

歲賜銀一百錠。絹五千九十八匹。綿五千九十八斤。段三百匹。諸物折中統鈔一百二十錠。羊皮五百張。金一十六錠四十五兩。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益都路等處六萬二千一百五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二萬八千三百一十戶。計絲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建寧路七萬一千三百七十七戶。計鈔二千八百五十五錠。

太祖弟孛羅古解大王子廣寧王位。

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匹。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恩州一萬一千六百延祐六年三戶。實有二千四百二十戶。計絲一千三百五十九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欽山州一萬八千戶。計鈔七百二十錠。

太祖長子朮赤大王位。

歲賜段三百匹。常課段一千匹。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平陽四萬一千三百二戶。戊戌年。真定晉州一萬戶。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永州六萬戶。計鈔二千四百錠。

太祖次子答合得大王位。

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匹。綿六百二十五斤。常課金六錠六兩。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太原四萬七千三百三十戶。戊戌年。真定深州一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七千二百一十一戶。計絲六千八百三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澧州路六萬七千三百三十戶。計鈔二千六百九十三錠。

太祖第三子太宗子定宗位。

歲賜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四。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大名六萬八千五百九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二千八百三十五戶。計絲五千一百九十三斤。

太祖第四子答宗子阿里不哥大王位。

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匹。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真定路八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五千二十八戶。計絲五千

一十三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撫州路二十萬四千戶。計鈔四千二百六十錠。太祖第五子元魯赤太子。【無嗣】。太祖第六子闊列堅太子河子間王位。

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匹。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河間路四萬五千九百三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一百四十四戶。計絲四千四百七十九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衡州路五萬三千九百三十戶。計鈔二千一百五十七錠。

太宗子合丹大王位。歲賜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四。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汴梁在城戶。至元三年。改撥鄧州。延祐六年。實有二千三百五十六戶。計絲九百三十六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常寧州二千五百戶。計鈔一百錠。

太宗子滅里大王位。歲賜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四。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汴梁在城戶。至元三年。改撥鈞州一千五百八十四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四百九十六戶。計絲九百九十七斤。

太宗子合失大王位。歲賜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四。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汴梁路在城戶。至元三年。改撥蔡州三千八百一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八十八戶。計絲一百五十四斤。

太宗子闊出太子位。歲賜銀六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一百五十四。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汴梁路在城戶。至元三年。改撥睢州五千二百一十四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九百三十七戶。計絲七百六十四斤。

太宗子闊端太子位。歲賜銀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四。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東京路四萬七千七百四十一戶。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七千八百二十五戶。計絲三千五百二十四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常德路四萬七千七百四十戶。計鈔一千九百九錠。

睿宗長子憲宗子阿速台大王位。歲賜銀八十二錠。段三百匹。又泰定二年。光兀帖木兒大王改封并王。增歲賜銀一十錠。禿大王銀八錠。又泰定三年。明里忽都魯皇后位下。添歲賜中統鈔一千錠。

段五十四。絹五十四。五戶絲。癸丑年。查過衛輝路三千三百四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二百八十戶。計絲九百一十六斤。睿宗子世祖次子裕宗位。

睿宗妃伯藍也怯赤。歲賜銀五十錠。江南戶鈔。延祐三年。分撥江州路德化縣二萬九千七百五十戶。計鈔一千一百九十錠。

裕宗子順宗子武宗。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懷孟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二戶。江南戶鈔。大德八年。分撥瑞州路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睿宗子旭烈大王位。歲賜銀一百錠。段三百匹。五戶絲。丁巳年。分撥彰德路二萬五千五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九百二十九戶。計絲二千二百一十一斤。睿宗子阿里不哥大王位。【見前】。睿宗子末哥大王位。歲賜銀五十錠。段三百匹。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河南府五千五百五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八百九戶。計絲三百三十三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茶陵州八千五十二戶。計鈔三百二十四錠。

睿宗子撥禪大王位。歲賜銀五十錠。段三百匹。五戶絲。丁巳年。分撥真定。薊州三千三百四十七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四百七十二戶。計絲六百一十二斤。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宋陽州五千三百四十七戶。計鈔二百一十三錠。

睿宗子歲哥都大王位。五戶絲。壬子年。元查認濟南等處五千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十戶。計絲二十斤。腹裏江南無分撥戶。世祖次子裕宗后位。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龍興路一十萬五千戶。計鈔四千二百錠。又四怯薛伴

世祖長子朵兒只太子位。腹裏江南無分撥戶。世祖次子裕宗后位。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龍興路一十萬五千戶。計鈔四千二百錠。又四怯薛伴

世祖次子裕宗后位。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龍興路一十萬五千戶。計鈔四千二百錠。又四怯薛伴

世祖次子裕宗后位。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龍興路一十萬五千戶。計鈔四千二百錠。又四怯薛伴

世祖次子裕宗后位。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龍興路一十萬五千戶。計鈔四千二百錠。又四怯薛伴

世祖次子裕宗后位。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龍興路一十萬五千戶。計鈔四千二百錠。又四怯薛伴

世祖次子裕宗后位。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龍興路一十萬五千戶。計鈔四千二百錠。又四怯薛伴

世祖次子裕宗后位。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龍興路一十萬五千戶。計鈔四千二百錠。又四怯薛伴

世祖次子裕宗后位。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龍興路一十萬五千戶。計鈔四千二百錠。又四怯薛伴

世祖次子裕宗后位。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龍興路一十萬五千戶。計鈔四千二百錠。又四怯薛伴

世祖次子裕宗后位。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龍興路一十萬五千戶。計鈔四千二百錠。又四怯薛伴

當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撥瑞州上高縣八千戶。計鈔三百三十錠。

世祖次子安西王忙哥剌位。

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吉州路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世祖次子北安王那木罕位。

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二年。分撥臨江路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世祖次子平遠王闊闊出位。

歲賜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銀五十錠。折鈔一千錠。

江南戶鈔。泰定元年。分撥永福縣一萬三千六百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世祖次子西平王奧魯赤位。

歲賜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銀五十錠。折鈔一千錠。

江南戶鈔。大德七年。分撥南恩州一萬三千六百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世祖次子愛牙赤大王位。

歲賜銀五十錠。折鈔一千錠。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鄒武路光澤縣一萬三千六百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世祖次子鎮南王脫歡位。

歲賜銀五十錠。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福州路寧德縣一萬三千六百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世祖次子雲南王忽哥赤位。

歲賜銀五十錠。折鈔一千錠。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福州路福安縣一萬三千六百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世祖次子忽都帖木兒太子位。

歲賜銀五十錠。折鈔一千錠。段匹物料折鈔一千六百五十六錠。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泉州路南安縣一萬三千六百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裕宗長子晉王甘麻剌位。

歲賜段一千匹。絹一千匹。又朶兒只。延祐元年為始。年例支中統鈔一千錠。

五戶絲。闊闊不花所管益都二十九戶。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南康路六萬五千戶。又迭里哥兒不花湘寧王分撥湘寧縣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順宗子阿木哥魏王位。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慶元路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順宗子武宗子明宗位。

江南戶鈔。延祐二年。分撥湘潭州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合丹大王位。

五戶絲。戊午年。分撥濟南瀋籍二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九十三戶。計絲七十七斤。

阿魯渾察大王。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廣平三十戶。延祐三年。實有五戶。計絲二斤。

霍里極大王。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廣平等處一百五十戶。延祐三年。實有八十七戶。計絲三十四斤。

阿刺忒納失里豫王。

天曆元年。分撥江西行省南康路。

后妃公主。

太祖四大斡耳朵。

大斡耳朵。

歲賜銀四十三錠。紅紫羅二十匹。染絹一百匹。雜色絨五千斤。針三千箇。段七十五匹。常課段八百匹。

五戶絲。乙卯年。分撥保定路六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一萬二千六百九十三戶。計絲五千二百七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贛州路二萬戶。計鈔八百錠。

第二斡耳朵。

歲賜銀五十錠。段七十五匹。常課段一千四百九十四匹。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河間青城縣二千九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五百五十六戶。計絲六百五十七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贛州路一萬五千戶。計鈔六百錠。

第三斡耳朵。

歲賜銀五十錠。段七十五匹。常課段六百八十二匹。

五戶絲。壬子年。查認過真定等處騎零三百一十八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二十一戶。計絲四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贛州路二萬一千戶。計鈔八百四十錠。

第四斡耳朵。

歲賜銀五十錠。段七十五匹。

五戶絲。壬子年。分撥真定等處二百八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一十六戶。計絲四十六斤。又八不別及妃子位。至元二十五年。分撥河間清州五百一十戶。計絲二

世祖四幹耳朶。百四斤。

大幹耳朶。

歲賜銀五十錠。

江南戶鈔。大德三年。分撥袁州路宜春縣一萬戶。計鈔一千六百錠。

第二幹耳朶。

歲賜銀五十錠。又七錠。段一百五十四。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袁州路分宜縣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大德四年。分撥袁州路萍鄉州四萬二千戶。計鈔一千六百八十錠。

第三幹耳朶。

歲賜銀五十錠。

江南戶鈔。大德十年。分撥袁州路宜春縣二萬九千七百五十戶。計鈔一千一百九十錠。

第四幹耳朶。

歲賜銀五十錠。

江南戶鈔。大德十年。分撥袁州路萬載縣二萬九千七百五十戶。計鈔一千一百九十錠。

順宗后位。

歲賜段五百匹。

江南戶鈔。大德二年。分撥三萬二千五百戶。

武宗幹耳朶。

真哥皇后位。

歲賜銀五十錠。鈔五百錠。

江南戶鈔。延祐二年。分撥湘陰州四萬二千戶。計鈔一千六百八十錠。

完者台皇后位。

歲賜銀五十錠。

江南戶鈔。延祐二年。分撥潭州路衡山縣二萬九千七百五十戶。計鈔一千一百九十錠。

阿昔倫公主位。

至元六年。分撥蔚州等處種田三百戶。

趙國公主位。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高唐州二萬戶。延祐六年。實有六千七百二十九戶。計絲二千三百九十九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柳州路二萬七千戶。計鈔一千八十錠。

魯國公主位。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濟寧路三萬戶。延祐六年。實有六千五百三十戶。計絲二千二百九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汀州四萬戶。計鈔一千六百錠。

昌國公主位。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一萬二千六百五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千五百三十一戶。計絲二千七百六十六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廣州路二萬七千戶。計鈔一千八十錠。

鄆國公主位。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濮州三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千九百六十八戶。計絲一千八百三十六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橫州等處四萬戶。計鈔一千六百錠。

塔出駙馬。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真定等處騎零二百七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三十二戶。計絲九十五斤。

帶魯罕公主位。

歲賜銀四錠。八兩段一十二匹。

五戶絲。延祐六年。實有代支戶六百二十戶。計絲二百五十四斤。

大雷公主位。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延安府九千七百九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代支戶一千八百九戶。計絲七百二十二斤。

奔忒古兒駙馬。

五戶絲。庚辰年。分撥眼戶五百七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十六戶。計絲二十二斤。

獨木干公主位。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平陽一千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五百六十戶。計絲二百二十四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梅州程鄉縣一千四百戶。計鈔五十六錠。

勳臣

木華黎國王。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東平三萬九千一十九戶。延祐六年。實有八千三百五十四戶。計絲三千三百四十三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韶州等路四萬一千一十九戶。計絲一千六百四十斤。

字羅先鋒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廣平等處種田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七十戶。計絲二十八斤。行丑兒。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大名種田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十八戶。計絲一十五斤。關園不花先鋒。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益都等處畸零二百七十五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二十七戶。計絲一十五斤。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汴梁等處二百九十一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二十七戶。計絲一十五斤。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濟寧等處三十五戶。計絲一十四斤。阿里侃斷事官。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東平一百戶。計絲四十斤。乞里歹拔都。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德州等處一百五十三戶。計絲六十一斤。字羅海拔都。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東平等處畸零一百一十二戶。計絲八十四斤。拾得官人。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東平五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十戶。計絲一十八斤。伯納官人。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東平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七十八戶。計絲三十一斤。笑乃帶先鋒。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東平東阿縣一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六百七十五戶。計絲七百二十斤。帶孫郡王。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泰安州二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千九百七十一戶。計絲二千四百二十五斤。備里答兒薛禪。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桂陽州二萬一千戶。計鈔八百四十錠。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德州二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七千一百四十六戶。計絲二千九百四十八斤。

龍赤台郡王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德州二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七千一百四十六戶。計絲二千九百四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連州路二萬一千戶。計鈔八百四十錠。

阿兒思爾官人。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潯州路三千戶。計鈔一百二十錠。

學魯古妻佟氏。五戶絲。丙申年。分撥真定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十九戶。計絲一十五斤。八答子。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順德路一萬四千八十七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千四百四十六戶。計絲二千四百六斤。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欽州路一萬五千八十七戶。計鈔六百二錠。右手萬戶三投下字羅台萬戶。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廣平路洺水州一萬七千三百三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千七百三十三戶。計絲一千七百三十八斤。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全州路瀘州一萬七千九百一十九戶。計鈔七百一十六錠。忒木台駙馬。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廣平路磁州九千四百五十七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四百七十九戶。計絲九百八十九斤。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全州路錄事司九千八百七十六戶。計鈔三百九十五錠。韓闕烈閣里必。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廣平路一萬五千八百七十七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七百三十三戶。計絲六百八十斤。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全州路灤陽縣一萬六千一百五十七戶。計鈔六百四十六錠。左手九千戶合丹大息千戶。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河間路齊東縣一千二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六十六戶。計絲一百六十斤。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滕州蒼梧縣一千二百四十四戶。計鈔九錠。也速不花等四千戶。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河間路陵州一千三百一十七戶。延祐六年。實有五百五十九戶。計絲二百二十三斤。

也速兀兒等三千戶。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河間路寧津縣一千七百七十五戶。延祐六年。實有七百二十

二戶。計絲二百八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藤州等處三千七百三十二戶。計絲二百八十八斤。帖柳兀秃千戶。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河間路臨邑縣一千四百五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五十四戶。計絲二百六十六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藤州一千二百四十四戶。計鈔四十九錠。和斜溫爾投下一千二百戶。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曹州一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九百二十八戶。計絲七百四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貴州一萬五百戶。計鈔四百二十錠。忽都虎官人。

五戶絲。壬子年。查認過廣平等處四千戶。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韶州曲江縣五千三百九戶。計鈔二百十二錠。減古赤。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鳳翔府實有一百三十戶。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二年。分撥永州路邵陽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

塔思火兒赤。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東平種田戶。并壬子年續查戶。共六百八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八十九戶。計絲一百五十五斤。

塔丑萬戶。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平陽等處一百八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八十一戶。計絲三十七斤。

察罕官人。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懷孟等處三千六百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五百六十戶。計絲二百二十四斤。

孛羅渾官人。五戶絲。壬子年。元查保定等處四百一十五戶。丁巳年。分撥衛輝路淇州一千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九十九戶。計絲四百四十九斤。

速不台官人。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七年。大德六年。分撥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汴梁等處一千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五百七十七戶。計絲二百三十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欽州靈山縣一千六百戶。計鈔六十四錠。

宿敦官人。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真定一千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六十四戶。計絲二十八斤。也苦千戶。

五戶絲。丁巳年。分撥東平等處一千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九十五戶。計絲一百一十八斤。

阿可兒。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梅州一千四百戶。計鈔五十六錠。

伯八千戶。五戶絲。癸丑年。分撥益都路高苑縣一千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九十六戶。計絲七十八斤。

兀里羊哈夕千戶。五戶絲。癸丑年。分撥太原一千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五十一戶。計絲一百四十一斤。

禿薛官人。五戶絲。丁巳年。分撥興元等處種田六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戶。計絲八十斤。

塔察兒官人。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平陽二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戶。計絲八十斤。

折米恩拔都兒。五戶絲。丙申年。分撥懷孟等處一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十戶。計絲二十斤。

獐虎官人。五戶絲。丁巳年。分撥平陽一千戶。延祐六年。實有六百戶。計絲二百四十斤。

孛哥帖木兒。五戶絲。丁巳年。分撥真定等處五十八戶。計絲二十三斤。

也速魯千戶。五戶絲。壬子年。分撥真定路一百六十九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十戶。計絲一十六斤。

銀海相公。五戶絲。壬子年。元查保定九十五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十三戶。計絲二十一斤。

按察兒官人。五戶絲。壬子年。分撥太原等處五百五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九十八戶。計絲二十九斤。

按攤官人。

五戶絲。中統元年。元查平陽路種田戶六十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十戶。計絲一十六斤。阿木魯拔都。

五戶絲。壬子年。查大名等處三百一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一十戶。計絲一百二十斤。

字羅口下蒙太納。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廣平等處八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十戶。計絲一十二斤。

忒木台行省。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同等處七百五十一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五十五戶。計絲一百一十斤。

撒秃千戶。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潯州三千戶。計鈔一百二十錠。

也可太傳。五戶絲。壬子年。元查上都五百四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戶。計絲一百二十斤。

迭哥官人。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大名清豐縣一千七百一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三百七戶。計絲五百七斤。

卜迭搜拔都兒。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懷孟八十八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十戶。計絲一十六斤。

黃兀兒塔海。五戶絲。丙申年。分撥平陽一百四十四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戶。計絲四十斤。

怯來千戶。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潯州路三千戶。計鈔一百二十錠。

哈刺口溫。五戶絲。壬子年。元查真定三十二戶。

曳刺中書兀闊撒罕里。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都等處八百七十戶。延祐六年。實有四百四十九戶。計絲一百一十七斤。

欠帖木。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曹州三十四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十四戶。

欠帖溫。歲賜絹一百匹。弓絃一千條。

江南戶鈔。至元十九年。分撥梅州安仁縣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

扎八忽娘子。

歲賜常課段四百七十四。魚兒泊八刺千戶。

五戶絲。大德元年。分撥真定等處一千戶。延祐三年。實有六百戶。計絲二百四十斤。昔寶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衡州路安仁縣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

八刺哈赤。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台州路天台縣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

阿塔赤。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常德路沅江縣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

必閣赤。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袁州路萬載縣三千戶。計鈔一百二十錠。

貴赤。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和州歷陽縣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

歐列赤。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婺州永康縣五十戶。計鈔二十錠。

八兒赤不魯古赤。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衡州路邵縣六百戶。計鈔二十四錠。

阿速拔都。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廬州等處三千四百九戶。計鈔一百三十六錠。

也可怯薛。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武岡路武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

忽都答兒怯薛。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武岡路新寧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

帖古迭兒怯薛。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常德路龍陽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

月赤察兒怯薛。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武岡路綏寧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

玉龍帖木兒千戶。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潯州三千戶。計鈔一百二十錠。

別苦千戶。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潯州三千戶。計鈔一百二十錠。

憐兀兒王。

江南戶鈔。延祐二年。爲始支中統鈔二百錠。無城池。

霍木海。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名等處三十三戶。

哈刺赤秃禿哈。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歸州路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

添都虎兒。

五戶絲。丙申年。分撥眞定一百戶。

賈答刺罕。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都一十四戶。

阿刺博兒赤。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眞定五十五戶。

忽都那顏。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名二十戶。

忽辛火者。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眞定二十七戶。

大忒木兒。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眞定二十二戶。

布八火兒赤。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都八十四戶。

塔蘭官人。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寧三戶。

愁刺哈兒。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保定二十一戶。

昔里吉萬戶。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都七十九戶。

清河縣達魯花赤也速。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名二十戶。

塔刺罕劉元帥。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順德一十九戶。

怯薛台蠻子。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泰安州七戶。

必閣赤汪古台。五戶絲。壬子年。元查汴梁等處四十六戶。

阿刺罕萬戶。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保定一戶。

徐都官人。

五戶絲。壬子年。元查大都三十一戶。

西川城左突蒙古漢軍萬戶脫力失。

歲賜常課段三十三匹。

伯要歹千戶。

歲賜段二十四匹。

典迭兒。

歲賜常課段六十四匹。

燕帖木兒太平王。

歲賜天曆元年定金十錠。銀五十錠。鈔一萬錠。分撥江東道太平路地五百頃。

元史食貨志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俸秩

官必有祿。所以養廉也。元初未置祿秩。世祖即位之初。首命給之。內而朝臣百官。外而路府州縣。徵而府史胥徒莫不有祿。大德中。以外有司有職田。於是無職田者。復益之以俸米。其所以養官吏者。不亦厚乎。

祿秩之制。凡朝廷職官。中統元年定之。六部官。二年定之。隨路州縣官。是年十月定之。至元六年。又分上中下縣爲三等。提刑按察司官吏。六年定之。自經歷以下。七年復增之。轉運司官及諸匠官。七年定之。其運司依民官例。於差發內支給。至十七年。定奪俸祿。凡內外官吏。皆住支。十八年。更命公事畢而無罪者。給之。公事未畢而有罪者。逐之。二十二年。重定百官。俸始於各品分上中下三例。視職事爲差。事大者。依上例。事小者。依中例。二十三年。又命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爲率。添支五分。二十九年。定各處儒學教授。俸與蒙古醫學同。成宗大德。三年。詔益小吏俸米。六年。又定各處行省宣慰司。致用院。宣撫司。茶鹽運司。鐵冶都提舉司。淘金總管府。銀坑提舉司等官。循行俸例。七年。始加給內外官吏俸米。凡俸一十兩以下。人員依小吏例。每十兩給米一斗。十兩以上。至二十五兩。每員給米一石。餘上之數。每俸一兩。給米一升。無米則驗其時直給價。雖貴。每石不過二十兩。上都大同隆興甘肅等處。素非產米之地。每石權給中統鈔二十五兩。俸三定以上者。不給。至大二年。詔隨朝官員及軍官等。俸改給至元鈔。而罷其俸米。延祐七年。又命隨朝官吏俸。以十分爲率。給米三分。凡諸官員。上任者。不過初二日。罷任者。已過初五日。給當月俸。各路官。擅割官吏俸者。罪之。諸職官。病。假百日之外。及因病求醫。親老告侍者。不給祿。後官已至。而前官被差者。其俸兩給之。隨朝。

官吏每月給俸。如告假事故。當官立限者全給。遠限託故者。追罰。軍官差出者。許借俸。放於王事者。借俸免徵。冬投下保充路府州縣等官。其俸與王官等職田之制。路府州縣官。至元三年定之。按察司官。十四年定之。江南行省及諸司官。二十一年定之。其數減腹裏之半。至武宗至大二年。外官有職田者。三品給祿米一百石。四品給六十石。五品五十石。六品四十石。七品以下。四十石。俸鈔改支至元鈔。其田拘收入官。四年。又詔公田及俸皆復舊制。延祐三年。外官無職田者。量給粟麥。凡交代官。老種已前去任者。其租後官收之。已後去任者。前官分收。後又以爭競者。多俸各驗其俸月。以爲多寡。其大畧如此。今取其制之可攷者。具列于后。

至元二十二年。百官俸例。各品分上中下三等。	從一品。六定。	五定。
正一品。四定。	四定二十五兩。	四定一十五兩。
從二品。四定。	四定。	三定三十五兩。
正二品。三定二十五兩。	三定二十五兩。	三定一十五兩。
從三品。三定。	三定。	二定三十五兩。
正三品。二定二十五兩。	二定二十五兩。	二定一十五兩。
從四品。二定。	二定。	一定四十五兩。
正四品。一定四十兩。	一定四十兩。	一定三十兩。
從五品。一定三十兩。	一定三十兩。	一定二十兩。
正五品。一定二十兩。	一定二十兩。	一定一十五兩。
從六品。一定一十五兩。	一定一十五兩。	一定一十兩。
正六品。一定一十兩。	一定一十兩。	一定五兩。
從七品。一定五兩。	一定五兩。	一定。
正七品。一定。	一定。	四十五兩。
從八品。四十五兩。	四十五兩。	四十五兩。
正八品。四十五兩。	四十五兩。	四十五兩。
從九品。三十五兩。	三十五兩。	三十五兩。
正九品。三十五兩。	三十五兩。	三十五兩。
內外官俸數	太師府太師俸一百四十貫。米一十五石。諮議參軍俸四十五貫。米四石五斗。長史俸三	

十四貫六錢六分。米三石。太傅太保府同。監修國史參軍長史同。中書省右丞相。俸一百四十貫。米一十五石。左丞相同。平章政事。俸一百二十八貫六錢六分六厘。米一十二石。右丞相。俸一百一十八貫六錢六分六厘。米一十二石。左丞同。參知政事。俸九十五貫三錢三分三厘。米九石五斗。參議。俸五十九貫。米六石。郎中。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員外郎。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厘。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承發管勾。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厘。米二石。照磨。省架閣庫管勾。回回架閣庫管勾。並同。檢校官。俸二十八貫。米三石五斗。斷事官。內一十八員。俸各八十二貫六錢六分六厘。米八石五斗。一十四員。俸各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厘。米六石。一員。俸五十四貫六錢六分六厘。米五石五斗。一員。俸四十四貫六錢六分六厘。米四石。一員。俸二十三貫六錢六分六厘。米二石五斗。知事。俸二十二貫。米二石。客省使。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厘。米三石五斗。副使。俸二十八貫。米三石。直省舍人。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厘。米三石。六部尚書。俸七十八貫。米八石。侍郎。俸五十三貫三錢三分三厘。米五石。郎中。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厘。米三石。員外郎。俸二十八貫。米三石。主事。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厘。米二石。五斗。戶部司計。俸二十八貫。米三石。工部司程。俸一十八貫。米二石。五斗。刑部獄丞。俸一十一貫。米一石。司籍提領。俸一十二貫六錢六分六厘。米一石。同提領。俸一十一貫三錢三分三厘。米五斗。

樞密院知院。俸一百二十九貫三錢三分三厘。米一十三石五斗。同知。俸一百六貫。米一十一石。副樞。俸九十五貫三錢三分三厘。米九石五斗。僉院。俸九十貫。米一錢八分六厘。米九石五斗。同僉。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厘。米六石。院判。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參議。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厘。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厘。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二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管勾。同。斷事官。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厘。米六石。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厘。米二石。知事。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厘。米一石五斗。副使。俸二十二貫六錢六分六厘。米二石。客省使。俸三十一貫三錢三分三厘。米三石。副使。俸二十二貫六錢六分六厘。米二石。右衛都指揮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副都指揮使。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厘。米六石。僉事。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六厘。米四石五斗。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厘。米二石。知事。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厘。米一石五斗。照磨。俸一十八貫六錢六分六厘。米一石五斗。鎮撫。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厘。米一石五斗。行軍官。千戶。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厘。米二石。副千戶。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厘。米一石五斗。百戶。俸一十七貫三錢三分三厘。米一石五斗。彈壓。俸一十二貫六錢六分六厘。米一石。知事。俸一十一貫三錢三分三厘。米一石。弩軍官。千戶。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厘。米一石。一石五斗。百戶。俸一十二貫六錢六分六厘。米一石。彈壓。俸一十一貫三錢三分三厘。米一石五斗。都目。俸一十貫。米五斗。屯田千戶。同弩軍官例。左衛。前衛。後衛。中衛。武衛。左阿速衛。右阿速衛。左都威衛。右都威衛。左欽察衛。右欽察衛。左衛率府宗仁衛。西域

司。唐兀司。貴赤司。並同右衛例。忠翊侍衛都指揮使。俸一百貫。副使。俸八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僉事。俸六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經歷。俸三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知事。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照磨。俸二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行軍官千戶。俸三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副千戶。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百戶。俸二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彈壓。俸一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知事。俸一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弩軍官千戶。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百戶。俸一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彈壓。俸一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右手屯田千戶所千戶。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百戶。俸一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左手屯田千戶所同。降鎮衛。右翊衛右侍衛。並同忠翊侍衛例。

御史臺御史大夫。俸一百一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十二石。中丞。俸一百六貫。米一十一石。侍御史。俸九十六貫三錢五分。米九石五斗。治書侍御史。俸九十貫。米一錢八分。米九石五斗。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殿中。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四石五斗。知班。俸一十四貫。米一石五斗。監察御史。俸二十八貫。米三石。

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俸一百一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一十石五斗。侍書學士。俸九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九石五斗。承制學士。俸七十八貫。米八石。供奉學士。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參書。俸三十四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典籤。俸二十八貫。米三石。鑑書博士。俸四十一貫。米四石五斗。授經郎。二十八貫。米三石。

太禧宗禋院院使。俸一百一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十二石。同知。俸一百貫。米一十石。副使。俸九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九石五斗。僉院。俸九十貫。米一錢八分。米九石。同僉。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院判。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參議。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管勾同。斷事官。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知事。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客省使。俸三十一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副使。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宣政院院使。俸一百一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十二石。同知。俸一百六貫。米一十一石。副使。俸九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九石五斗。僉院。俸九十貫。米一錢八分。米九石五斗。同僉。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院判。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參議。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五斗。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管勾同。斷事官。客省使。並同太禧宗禋院例。宣徽院同。

翰林國史院承旨。俸一百一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十二石。學士。俸一百六貫。米一十一石。侍讀學士。俸九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九石五斗。侍講學士。同直學士。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待制。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修撰。俸二十八貫。米三石。應奉。俸

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紹修。俸二十二貫。米二石。檢閱同典籍。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翰林院集賢院。大學士。同承旨。餘並同上例。

中政院院使。俸一百一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一十石五斗。同知。俸八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八石五斗。僉院。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同僉。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院判。俸四十三貫。米四石五斗。司議。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長史。俸二十八貫。米三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管勾同。太醫院。典瑞院。將作院。太史院。備政院。並同。

太常禮儀院院使。俸八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八石五斗。同知。俸七十二貫。米七石五斗。僉院。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四石五斗。同僉。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院判。俸三十七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四石。經歷。俸二十八貫。米三石。都事。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太祝。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奉禮協律同。

通政院院使。俸八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八石五斗。同知。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副使。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僉院。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四石五斗。同僉。俸四十四貫。米四石五斗。院判。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二石五斗。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太宗正府也可扎魯忽赤內一員。俸一百一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十二石。二十七員。俸八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八石。五員。俸六十七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五斗。郎中。俸三十六貫。米三石五斗。員外郎。俸三十一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二石五斗。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管勾同。

大司農同大司農。俸一百一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十二石。大司農卿。俸一百三貫。米一十一石。大司農少卿。俸九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九石五斗。大司農丞。俸九十貫。米一錢八分。米九石五斗。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管勾同。

內史府內史。俸一百四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中尉。俸一百一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司馬。俸八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諮議。俸四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記室。俸四十貫。照磨。俸三十貫。

大都留守司留守。俸一百一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一十石五斗。同知。俸八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八石五斗。副留守。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留判。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經歷。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八貫。米三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都護府大都護。俸八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八石五斗。同知。俸七十二貫。米七石五斗。

副都護。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經歷。俸二十八貫。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二石五斗。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崇福司使。俸八十二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八石。同知。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副使。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米六石。司丞。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二十八貫。米三石。都事。俸二十六貫六分六釐。米二石五斗。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給事中。俸五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五石。左右侍儀。奉御。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四石五斗。

武備寺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同判。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少卿。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寺丞。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知事。俸二十四貫。米二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太僕寺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少卿。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寺丞。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知事。俸二十四貫。米二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照磨。俸二十貫六錢六分。米一石五斗。光祿。長。慶。長。新。長。秋。承。徽。長。寧。尚。乘。長。信。等寺並同。

尙舍寺太監。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米四石。少監。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米三石五斗。監丞。俸三十一貫三錢三分。米二石。知事。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侍儀司侍儀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引進使。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米四石五斗。典簿。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二石。承奉。班。都。知。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米二石五斗。通事舍人。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二石。侍儀舍人。俸一十七貫三錢三分。米一石五斗。

拱衛司都指揮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副都指揮使。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六石。石。僉。事。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六釐。米四石五斗。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知事。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

內宰司內宰。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司丞。俸四十五貫。米四石五斗。典簿。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二石。照磨。俸二十貫六錢六分。米一石五斗。翊正司同。

延慶司延慶使。俸一百貫。同知。俸六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副使。俸四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司丞。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典簿。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照磨。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

內正司司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少卿。俸四十七貫。米四石五斗。司丞。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五斗。典簿。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照磨。俸二十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中瑞司同。

京畿運司運使。俸五十六貫。米六石。同知。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米三石五斗。運副。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米三石。運判。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米二石五斗。經歷。俸二十貫六錢六分。米一石五斗。知事。俸一十四貫。米一石五斗。提控案牘。俸一十四貫六錢六分。

米一石。太府監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太監。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米六石。少監。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監丞。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米三石五斗。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二石。知事。俸二十四貫。米二石。照磨。俸二十二貫。米二石。秘書。章。佩。利用。中。尚。度。支。等。監。並。同。

國子監祭酒。奉五十九貫三錢三分。米六石。司業。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米三石五斗。監丞。俸三十貫三錢三分。米三石。典簿。俸一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二石。博士。俸二十六貫六錢六分。米二石五斗。太常博士。同。國子博士。同。助教。俸二十二貫。米二石。教授。同。學。錄。俸一十一貫三錢三分。米五斗。蒙古國子監同。

經正監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太監。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米六石。少監。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監丞。俸三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三石。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二石。知事。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開道監太監。俸四十八貫六錢六分。米四石。少監。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三石。監丞。俸三十一貫三錢三分。米三石。知事。俸二十二貫。米二石。提控案牘。俸二十貫六錢六分。米一石五斗。

司天監提點。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米六石。司天監。俸五十三貫三錢三分。米五石。監丞。俸三十一貫三錢三分。米三石。知事。俸二十四貫六錢六分六釐。米一石五斗。教授。俸一十貫六錢六分。米一石。管勾。同。司辰。俸八貫六錢六分。米五斗。學正。押宿。並。同。回。司天監少監。俸四十二貫。米四石五斗。除同上。

都水監都水卿。俸五十三貫。米六石。少監。俸三十九貫三錢三分。米三石五斗。監丞。俸三十貫。米三石。經歷。俸二十五貫三錢三分。米二石。知事。俸二十二貫。米二石。

大都路達魯花赤。俸一百三十貫。總管同。副達魯花赤。一百二十貫。同知。八十貫。治中同判官。五十五貫。推官。五十貫。經歷。四十貫。知事。三十貫。提控案牘。二十五貫。照磨。同。並。中。統。鈔。

行省左丞相。俸二百貫。平章政事。一百六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右丞。左丞。同。參知政事。一百三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郎中。四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員外郎。三十貫。都事。二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檢校同管勾。二十三貫三錢三分三釐。理問所理問。俸四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副理問。俸三十貫。知事。俸一十六貫六錢六分六釐。提控案牘。同。宣慰司。腹裏宣慰使。俸中統鈔五百八十貫三錢三分。同知。五百貫。副使。四百一十六貫六錢六分。經歷。四百貫。都事。一百八十三貫三錢三分。照磨。一百五十貫。行省宣慰使。俸至元鈔八十七貫五錢。同知。四十九貫。副使。四十二貫。經歷。二十八貫。都事。二十四貫。照磨。一十七貫五錢。

廉訪司廉訪使。俸中統鈔八十貫。副使。四十五貫。僉事。三十貫。經歷。二十貫。知事。一十五

元史食貨志(四)

中國歷代食貨志

元史食貨志(四)

元史食貨志(四)

元史食貨志(四)

元史食貨志(四)

元史食貨志(四)

元史食貨志(四)

元史食貨志(四)

元史食貨志(四)

元史食貨志(四)

元史食貨志(四)

元史食貨志(四)

元史食貨志(四)

元史食貨志(四)

實。照磨。一十二貫。

鹽運司。腹裏運使。俸一百二十貫。同知五十貫。副使三十五貫。判官三十貫。經歷二十貫。知事一十五貫。照磨一十三貫。行省運使八十貫。同知五十貫。運副四十貫。判官三十貫。經歷二十五貫。知事一十七貫。提控案牘一十五貫。

上路運魯花赤。俸八十貫。總管同知四十貫。治中三十貫。判官二十貫。推官一十九貫。經歷一十七貫。知事一十二貫。提控案牘一十貫。下路運魯花赤。俸七十貫。總管同知三十五貫。判官二十貫。推官一十九貫。知事一十二貫。提控案牘一十貫。

散府運魯花赤。俸六十貫。知府同知三十貫。判官一十八貫。推官同知事一十二貫。提控案牘一十貫。

上州運魯花赤。俸五十貫。州尹同知二十五貫。判官一十八貫。知事一十二貫。提控案牘一十貫。中州運魯花赤。俸四十貫。知州同知二十貫。判官一十五貫。提控案牘一十貫。都目八貫。下州運魯花赤。俸三十貫。知州同知一十八貫。判官一十三貫。吏目四十貫。

上縣運魯花赤。俸二十貫。縣尹同知一十五貫。主簿一十三貫。縣尉一十二貫。典史一十五貫。巡檢一十貫。中縣運魯花赤。俸一十八貫。縣尹同知一十三貫。縣尉一十二貫。典史一十五貫。下縣運魯花赤。俸一十七貫。縣尹同知一十二貫。縣尉一十貫。典史一十五貫。

諸署諸局諸庫等官。及掾吏之屬。其目甚多。不可勝書。然其俸數之多寡。亦皆以品級之高下為則。觀者可以類推。故略而不錄。

職田數
至元三年。定隨路府州縣官員職田。上路運魯花赤一十六頃。總管同知八頃。治中六頃。府判五頃。下路運魯花赤一十四頃。總管同知七頃。府判五頃。散府運魯花赤一十頃。知府同知六頃。府判四頃。上州運魯花赤一十頃。州尹同知五頃。州判四頃。中州運魯花赤八頃。知州同知四頃。州判三頃。下州運魯花赤六頃。知州同知三頃。警巡院運魯花赤五頃。警使同知四頃。警判三頃。錄事司運魯花赤三頃。錄事同知二頃。縣運魯花赤四頃。縣尹同知三頃。主簿二頃。縣尉主簿兼尉並同。經歷四頃。

至元十四年。定按察司職田各道按察使一十六頃。副使八頃。僉事六頃。至元二十一年。定江南行省及諸司職田。比腹裏減半。上路運魯花赤八頃。總管同知四頃。治中三頃。府判二頃。五十畝。下路運魯花赤七頃。總管同知三頃。五十畝。府判二頃。五十畝。經歷二頃。知事一頃。提控案牘一頃。散府運魯花赤六頃。知府同知三頃。府判二頃。提控案牘一頃。上州運魯花赤五頃。知州同知二頃。州判同提控

案牘一頃。中州運魯花赤四頃。知州同知二頃。州判一頃。五十畝。都目五十畝。下州運魯花赤三頃。知州同知二頃。州判一頃。五十畝。上縣運魯花赤二頃。縣尹同知一頃。五十畝。主簿一頃。縣尉同。中縣同上。無縣丞。下縣運魯花赤一頃。五十畝。縣尹同知一頃。五十畝。錄事司運魯花赤一頃。五十畝。錄事同知一頃。司獄一頃。巡檢同。

按察使八頃。副使四頃。僉事三頃。經歷二頃。知事一頃。運司官運使八頃。同知四頃。運副三頃。運判同。經歷二頃。知事二頃。提控案牘一頃。鹽司官鹽使二頃。鹽副二頃。鹽判一頃。各場正同管勾各一頃。

常平義倉
常平起于漢之秋。許昌。義倉起于唐之戴胄。皆救荒之良法也。元立義倉于鄉社。又置常平於路府。使糶不損民。豐不傷農。粟直不昂。而民無菜色。可謂善法漢唐者矣。今考其制。常平倉。世祖至元六年。始立其法。豐年米賤。官為增價。糶之。歉年米貴。官為減價。糶之。於是八年。以和糶。及諸河倉所。撥糶貯焉。二十三年。定鐵法。又以鐵課糶。糶充焉。義倉。亦至元六年。始立其法。社置一倉。以社長主之。豐年每親丁納粟五斗。闕丁二斗。無粟聽納。糶色。歉年就給社民。於是二十一年。新城縣水。二十九年。東平等處饑。皆發義倉賑之。皇慶二年。復申其令。然行之既久。名存而實廢。豈非有司之過與。

惠民藥局
周官有醫師等醫之政。令凡邦有疾病疔瘡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此民所以無夭折之患也。元立惠民藥局。官給鈔本月營子錢。以備藥物。仍擇良醫主之。以療貧民。其深得周官設醫師之美意者與。初。太宗九年。始於燕京等十路置局。以奉御田。開闢太醫王肇。齊樹等為局官。給銀五百定。為規運之本。世祖中統二年。又命王祐。開局。四年。復置局於上都。每中統鈔一百兩。收息錢一兩五錢。至元二十五年。以陷失官本。悉罷革之。至成宗大德三年。又準舊例。於各路置焉。凡局皆以各路正官提調。所設良醫。上路二名。下路府州各一名。其所給鈔本。亦驗民戶多寡。以為等差。今併著于后。

腹裏。三千七百八十定。
河南行省。二百七十定。
湖廣行省。一千一百五十定。
遼陽行省。二百四十定。
陝西行省。二百四十定。
江西行省。三百定。
四川行省。二百四十定。
江浙行省。二千六百一十五定。
雲南行省。真賦一萬一千五百索。
甘肅行省。一百定。

市糶

市糶

市糶

和親自唐始。所以備邊庭軍需也。其弊至於害民者。蓋有之矣。元和和糴之名有二。曰市糴。曰軍糴。軍糴之法。世祖中統二年。始以鈔一千二百定於上都。北京西京等處。糴三萬石。四年。以解鹽引一萬五千道。和陝西軍儲。是年三月。又命扎馬刺丁糴糧。乃勅軍民官母。五年。諭北京西京等路市糴軍糧。至元三年。以南京等處。和糴四十萬石。四年。命河州等處。中納官糧。續還其直。八年。驗各路糧價。直增十分之一。和糴三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石。十六年。以兩淮鹽引五萬道。募客旅中糴。十九年。以鈔三萬定市糴於隆興等處。二十年。以鈔五千定市於北京。六萬定市於上都。二千定市於應昌。二十一年。以河間山東兩州。兩淮鹽引。募諸人中糴。是年四月。以鈔四千定於應昌。市糴九月。發鹽引七萬道。鈔三萬定。於上都和糴。二十二年。以鈔五萬定。令木八刺沙和糴於上都。是年二月。詔江南民田秋成。官爲定例收糴。次年減價出糴。二十三年。發鈔五千定。市糴沙靜隆興軍糧。二十四年。官發鹽引。聽民中糴。是年十二月。以揚州杭州鹽引五十萬道。兌換民糧。二十七年。和糴西京軍糧。其價每一十兩之上。增一兩。延祐三年。中糴和林糧。二十三萬石。五年。六年。又各和中二十萬石。鹽折草之法。成宗大德八年。定其則例。每年以河間鹽。令有司於五月。預給京畿郡縣之民。至秋成。各驗鹽數。輸草。以給京師秣馬之用。每鹽二斤。折草一束。重一十斤。歲用草八百萬束。折鹽四萬引云。

賑恤
救荒之政。莫大於賑恤。元賑恤之名有二。曰蠲免者。免其差稅。即周官大司徒所謂薄征者也。曰賑貸者。給以米粟。即周官大司徒所謂散利者也。然蠲免者。以恩免者。有以罪免者。賑貸者。以錄寡孤獨而賑者。有以水旱疫癘而賑者。有以京師人物繁湊。而每歲賑糶者。若夫納粟補官之令。亦救荒之一策也。其爲制各不同。今並著于后。以見其仁厚愛民之意云。

恩免之制。世祖中統元年。量減糶料包銀分數。二年。免西京北京燕京差稅。是年二月。以真定大名河南陝西東平益都平陽等路兵興之際。勞於轉輸。其差發減輕。科取三年。北京等路。以兵興供給繁重。免本歲糶料包銀。是年閏九月。以濟南路遭李璣之亂。軍民皆饑。盡除差發。四年。以源民戶值源都海阿藍解兒之亂。人民流散。免差稅三年。至元元年。詔減明年包銀十分之三。至無業者十之七。是年四月。逃戶復業者。免差稅三年。三年。減中都包銀四分之一。十二年。蠲免包銀絲線俸鈔。是年八月。免河南路包銀三分之一。其餘路府亦免十分之五。十九年。免諸路民戶明年包銀俸鈔及逃移戶差稅。二十年。免大都平糶民戶絲線俸鈔。二十二年。除民間包銀三年。不使帶納俸鈔。盡免大都軍民地稅。二十四年。免東京軍民絲線包銀俸鈔。是年九月。除北京馬五百匹。二十五年。免遼陽武平等處差發。二十七年。減河間保定平漢三路絲線之半。大都全免。二十八年。詔免腹裏諸路包銀俸鈔。其大都上都隆興平漢大同太原河間保定武平遼陽十路絲線並除之。二十九年。免上都隆興平漢

保定河間五路包銀俸鈔三十年。免大都差稅三十一。成宗即位。詔免天下差稅有差。是年六月。免腹裏軍站匠船鹽鐵等戶稅糧及江南夏稅之半。元貞元年。除大都民戶絲線包銀稅糧。大德元年。以改元免大都上都隆興民戶差稅三年。三年。詔免腹裏包銀俸鈔及江南夏稅十分之三。四年。詔免上都大都隆興明年絲線稅糧。其數亦如之。江南租稅減十分之一。九年。又下寬免之令。以恤大都上都隆興腹裏江淮之民。十年。逃移民戶復業者。免差稅三年。十一年。武宗即位。詔免內外郡縣差稅有差。至大二年。上尊號。詔免腹裏江淮差稅三年。又免大都上都中都秋稅及民間差稅之負欠者。四年。免腹裏包銀及江南夏稅十分之三。是年四月。免大都上都中都差稅三年。延祐元年。以改元免大都上都差稅二年。其餘被災經賑者。免一年。流民復業者。免差稅三年。二年。免各路差稅絲料。七年。免腹裏絲料十分之五。外郡十分之三。江淮夏稅所免之數。與外郡絲綿同。民間逋欠差稅並除之。是年免丁地稅糧包銀絲料各有差。至治二年。寬恤軍民站戶三年。免臨清萬戶府軍民船戶差稅三年。福建蠶戶差稅一年。泰定三年。罷江淮以南包銀。天曆元年。免諸路差稅絲料有差。及海北鹽課三年。二年。免遼遠軍站之貧乏者。及各路差稅有差。是年十月。至人民逋欠官錢及奉元商稅各處。隨戶雜稅。至順元年。以改元免諸路差稅有差。減方物之貢。免河南府慶路門攤海北鹽課。存恤紅城兒屯軍三年。

災免之制。世祖中統元年。以各處被災。減免科差。三年。以蠻寇攻掠。免三义沽。隨戶一百六十五戶。其年絲料包銀。四年。以秋旱霜災。減大名等路稅糧。至元三年。以東平等處蠶災。減其絲料。五年。以益都等路不損。蠲其差稅。六年。以濟南益都德孟德州淄萊博州曹州真定順德河間濟州東平恩州南京等處。桑蠶災傷。量免絲料。七年。南京河南蝗旱。減差稅十分之六。十九年。減京師民戶科差之半。二十年。以水旱相仍。免江南稅糧十分之二。二十四年。免北京畿民差稅。是年揚州及浙西水。其地稅在揚州者。全免。浙西二分。二十五年。南安等處。被寇兵者。稅糧免徵。二十六年。紹興路水。免地稅十分之三。是年六月。以禾稼不收。免遼陽差稅。二十七年。大都遼陽被災。免其包銀俸鈔。是年六月。以霖雨。免河間等路絲料之半。十月。以興松二州霜。免其地稅。二十八年。遼陽被災者。稅糧皆免。其餘量徵其半。是年五月。以太原去歲不登。杭州被水。其太原丁地稅糧杭州地稅並除之。九月。又免州路所負歲糧。二十九年。以北京地震。量減歲課。是年以大都去歲不登。流移者衆。免其稅糧及包銀俸鈔。元貞元年。以供給繁重。及水傷禾稼。免成平府邊民差稅。大德二年。以旱蝗除揚州淮安兩路稅糧。五年。各路被災。重者。其差稅並除之。六年。免大都平漢差稅。七年。以內郡饑。荆湖川蜀供給軍餉。其差稅減免各有差。八年。以平陽太原地震。免差稅三年。至大元年。以江南江北水旱民飢。其科差夏稅並免之。二年。以腹裏江淮被災。其科差夏稅亦並免之。是年二月。免益都饑民貸糧。延祐二年。河南歸德南陽徐鄆陳蔡許州荆門襄陽等處。水三年。肅州等處。連歲被災。皆免其民戶稅糧。天曆元年。陝西霜旱。免其科差一年。監官州海潮。免其秋糧夏稅。是年十二月。詔經寇盜剽掠州縣。免差稅一年。二年。以關陝旱。免差稅三年。至

順元年。以河南饑。其門擬課程及逋欠差稅皆免。徵。

錄寡孤獨賑貸之制。世祖中統元年。首詔天下錄寡孤獨廢疾不能自存之人。天民之無告者。命所在官司以糧贖之。至元元年。又詔病者給藥。貧者給糧。八年。令各路設濟眾院。以居處之。於糧之外。復給以薪。十年。以官吏破除入已。凡糧薪並勒於公廳給散。十九年。各路立養濟院一所。仍委憲司點治。二十年。給京師南城孤老衣糧房舍。二十八年。給寡婦冬夏衣。二十九年。給貧子柴薪日五斤。三十一年。特賜米絹。元貞二年。詔各處孤老凡遇寬恩。人給布帛各一。大德三年。詔遇天壽節。人給中統鈔二貫。永為定例。六年。給死者棺木錢。水旱疫癘賑貸之制。中統元年。平陽旱。遣使賑之。二年。遷曳捏即地貧民就食河南平陽太原三年。濟南饑。以糧三萬石賑之。是年七月。以課銀一百五十定。濟甘州貧民。四年。以錢糧幣帛賑東平濟河貧民。鈔四千定賑諸王。只必帖木兒部貧民。至元二年。以鈔百定賑開闢出所部軍。五年。益都民饑。驗口賑之。六年。東平河間一十五處。亦驗口賑之。八年。以糧賑西京路急遞舖兵卒。十二年。濮州等處。貸糧五千石。十六年。以江南所運糯米不堪用者賑貧民。十九年。真定饑。賑糧兩月。二十年。以帛千疋鈔三百定賑水達達地貧民。二十三年。大都屬郡六處。賑糧三月。二十四年。韓端民饑。賑鈔萬定。是年四月。以陳米給貧民。七月。以糧給諸王阿只吉部貧民。大口二斗。小口一斗。二十六年。京兆旱。以糧三萬石賑之。是年又賑左右翼屯田糶軍及月兒魯部貧民。糧各三月。二十七年。大都民饑。減直糶糧五萬石。二十八年。以去歲隕霜害稼。賑宿衛士怯憐口糧二月。以備賑徽州深陽等路民糧三月。三十一年。復賑宿衛士怯憐口糧三月。元貞元年。諸王阿難答部民饑。賑糧二萬石。是年六月。以糧一千三百石賑隆興府貧民。二千石賑千戶。減禿等軍。七月。以遼陽民饑。賑糧二月。大德元年。以備賑遼陽水達達等戶糧五千石。公主翼加員位糧二千石。是年臨江揚州等路亦備賑糧有差。腹裏并江南災傷之地。賑糧三月。二年。賑隆興臨江兩路貧民。又賑金復州屯田軍糧二月。四年。鄂州等處民饑。發湖廣省糧十萬石賑之。七年。以鈔萬定賑歸德饑民。九年。遼陽縣火。賑糧二月。十一月。以備賑安州高陽等縣糧五千石。淨州穀一萬石。奉符等處鈔二千定。兩浙江東等處鈔三萬餘定。糧二十萬餘石。又勸率富戶賑糶糧一百四十餘萬石。凡施米者。驗其數之多寡。而授以院務等官。是年又以鈔一十四萬七千餘定。鹽引五千道。糧三十萬石。賑紹興慶元台州三路飢民。皇慶元年。寧國饑。賑糧兩月。自延祐之後。腹裏江南饑民歲加賑恤。其所賑或以糧。或以鹽引。或以鈔。

京師賑糶之制。至元二十二年。始行其法。於京城廣城設舖各三所。分遣官吏發海運之糧。減其市直。以賑糶焉。凡白米每石減鈔五兩。南粳米減鈔三兩。歲以為常。成宗成貞元年。以京師米貴。益廣世祖之制。設肆三十所。發糧七萬餘石糶之。白粳米每石中統鈔一十五兩。白米每石一十二兩。糙米每石六兩五錢。二年。減米肆為一十所。其每年所糶多至四十餘萬石。少亦不下二十餘萬石。至大元年。增兩城米肆為一十五所。每日糶米一百石。四年。增所糶米價為中統鈔二十五貫。自是每年所糶。率五十餘萬石。泰定二年。減米價為二十

貫。致和元年。又減為一十五貫。賑糶糧之外。復有紅貼糧。紅貼糧者。成宗大德五年始行。初賑糶糧。多為強強嗜利之徒。用計巧取。弗能周及貧民。於是令有司結兩京貧乏戶口之數。置半印號簿文貼。各書其姓名口數。逐月對貼。以給大口三斗。小口半之。其價視賑糶之直三分常減其一。與賑糶並行。每年撥米總二十萬四千九百餘石。閏月不與焉。其愛民之仁。於此亦可見矣。入粟補官之制。元初未嘗舉行。天曆三年。內外郡縣亢旱。為災。於是用太師答剌罕等言。舉而行之。凡江南陝西河南等處。定為三等。令其富實民戶。依例出米。無米者。折納價鈔。陝西每石八十兩。河南并腹裏每石六十兩。江南三省每石四十兩。實授茶鹽流官。如不仕。讓封父母者聽。錢穀官考滿。依例陞轉。陝西省。一千五百石之上。從七品。一千石之上。正八品。五百石之上。從八品。三百石之上。正九品。二百石之上。從九品。一百石之上。從十品。陝西省。一千五百石之上。從七品。一千石之上。正八品。五百石之上。從八品。三百石之上。正九品。二百石之上。從九品。一百石之上。從十品。河南并腹裏。一千三百石之上。從七品。一千石之上。正八品。六百六十石之上。從八品。三百三十石之上。正九品。二百石之上。從九品。江南三省。六千六百六十石之上。正七品。三千三百三十石之上。從七品。二千石之上。正八品。一千三百三十石之上。從九品。先已入粟。實授茶鹽流官。今再入粟者。驗其糧數加等升除。陝西。七百五十石之上。五百石之上。二百五十石之上。一百五十石之上。一百石之上。河南并腹裏。一千石之上。七百五十石之上。五百石之上。二百五十石之上。一百石之上。僧道入粟。三百石之上。賜六字師號。都省給之。二百石之上。四字師號。一百石之上。二字師號。禮部給之。四川省富實民戶。有能入粟赴江陵者。依河南省補官例行之。夫入粟補官。雖非先王之政。然荒札之餘。民賴其助者多矣。故特識于篇末。而不敢略云。

元史食貨志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五 金貨前志。據經世大典為之。目凡十有九。自天曆以前。載之詳矣。若夫元統以後。海運之多寡。鈔法之更變。鹽茶之利害。其見於六條政類之中。及有司採訪事蹟。凡有足徵者。具錄於篇。以備參考。而喪亂之際。其亡逸不存者。則闕之。

海運

元自世祖用伯顏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曆至順。由

四萬石以上。增而為三百萬以上。其所以為國計者大矣。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極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悉為貪黷。腳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劫剽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後。有不可勝言者矣。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穎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雖糜以好得。資為藩屏。而貢賦不供。劉民以自奉。於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於江浙。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帖帖陸遜為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為太尉。方國珍為平章政事。詔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運。議帖陸遜總督之。既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于京也。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已也。伯顏帖木兒白于丞相正辭以責之。異言以諭之。乃釋二家之疑。克濟其事。先率海州侯于嘉興之噶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噶浦。乃載于舟海。灘淺。舟履艱苦。粟之載于舟者。為石十有一萬。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運糧赴京。如上年之數。九月。又遣兵部尚書徹徹不花侍郎韓祜往徵海運一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九月。遣戶部尚書脫脫歡察爾兵部尚書帖木兒。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賽因不花往徵海運。士誠託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云。

鈔法

至正十年。右丞相脫脫歡欲更鈔法。乃會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集賢翰林兩院官共議之。先是左司都事武祺建言云。鈔法自世祖時已行之。後除撥支料本。倒易昏鈔。以布天下。外有合支名目。於寶鈔庫。料鈔轉撥。所以鈔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來。失祖宗元行鈔法本意。不與轉撥。故民間流轉者少。致偽鈔滋多。遂准其所言。凡合支名目。已於總庫轉支。至是吏部尚書僕哲篤及武祺俱欲迎合丞相之意。僕哲篤言。更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楮銅錢一千文為母。而錢為子。衆人皆唯唯不敢出一語。惟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呂思誠獨奮然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為母。下料為子。比之遠達人乞養漢人。為子。是終為漢人之子而已。豈有故紙為父。而以銅為過房兒子者乎。一坐皆笑。思誠又曰。錢鈔用法。以虛換實。其致一也。今歷代錢及至正錢。中統鈔及至元鈔。分爲五項。若下民知之。藏其寶而棄其虛。恐非國之利也。僕哲篤武祺又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為偽爾。交鈔若出。亦有偽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成也。家之產。稚皆識之矣。交鈔猶新成也。雖不敢不親。人未識也。其偽反滋多爾。况祖宗成憲。豈可輕改。僕哲篤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誠曰。汝輩更法。又欲上誣世皇。是汝又欲與世皇爭高下也。且自世皇以來。諸帝皆諱曰

孝改其成。憲可謂孝乎。武祺又欲錢鈔兼行。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為母。何者為子。汝不通古今。道聽塗說。何足以行。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僕哲篤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又曰。丞相勿聽此言。如向日開金口河。成則歸功汝等。不成則歸罪丞相。脫脫見其言直。猶豫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言曰。呂祭酒言。有是者。非者。但不當坐廟堂。高聲厲色。若從其言。此事終不行耶。明日。諷御史劾之。思誠歸臥。不出。遂定更鈔之議。而奏之下。詔云。朕聞帝王之治。因時制宜。損益之方。在乎通變。惟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頒行中統交鈔。以錢為文。雖鼓鑄之規未遑。而錢幣兼行之意已具。厥後印造至元寶鈔。以一當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歷歲滋久。鈔法偏虛。物價騰踴。姦偽日萌。民用匪之。爰詢廷臣。博采輿論。僉謂拯弊。必合更張。其以中統交鈔一貫文。省楮銅錢一千文。准至元寶鈔二貫。仍歸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寶鈔通行如故。子母相權。新舊相濟。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十一年。置寶泉提舉司。鑄錢至正通寶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踴。價逾十倍。又值海內大亂。軍儲供給。賞賜犒勞。每日印造。不可數計。舟車裝運。軸輻相接。交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昏軟者。不復行用。京師鈔十錢。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弊楮。而國用由是遂乏矣。

鹽法

大都之鹽。元統二年四月。御史葉備監察御史言。竊觀京畿居民繁盛。日用之中。鹽不可闕。大德中。因商販把握。行市民食。實鹽乃置局設官。實之中統鈔一貫。買鹽四斤。八兩後。雖倍其價。猶敷民用。及泰定間。因所任局官不得其人。在上者失於鈔束。致有短少之弊。於是巨商趨利者。營屬當道。以局官侵盜為由。輒奏罷之。復從民販賣。自是鈔一貫。僅買鹽一斤。無籍之徒。私相犯界。擅賣。獨受其利。官課為所侵蝕。而民食實鹽益乏。貧者多不得食。甚不副朝廷恤小民之意。如朝廷仍舊設局。官為發賣。庶課不虧。而民受賜矣。既而大都路備三巡院。及大興宛平縣所申。又戶部尚書建言。皆如御史所陳。戶部乃言。以謂權鹽之法。本以裕國而便民。始自大德七年。罷大都運司。令河間運司兼辦。每歲存留鹽數散之米舖。從其發賣。後因富商專利。遂於南北二城設局。凡十有五處。官為發賣之。當時立法嚴明。民甚便益。泰定二年。因局官網緝人等。多有侵盜之弊。復從民販賣。而罷所置之局。未及數載。有司屢言。富商高擡價直之害。運司所言。網緝作弊。蓋因立法不嚴。失於關防所致。且各處俱有官設鹽舖。與商賈賄賣。並無窒礙。豈有京城之內。乃革罷官賣之局。宜准本部尚書所言。及大都路所申。依舊制於南北二城。置局十有五處。每局日賣十引。設鹽官二員。以歲一周為滿。貴其奉公發賣。每中統鈔一貫。買鹽二斤。四兩。毋令雜灰土其中。及權衡不得其平。凡買鹽過十貫者。禁之。不及貫者。從所買與之。如滿歲無短少失陷。及元定分數者。減一界升用之。若有侵盜者。依例追罰。其合賣鹽數。令河間運司分爲四季。赴京販用。官定法物。兩平稱收。分給各局。其所賣價鈔。逐旬起解。委本部官輪次提調之。仍委官巡視。如有豪強乘利之

徒類買局鹽而增價轉賣於外者。從提調巡督官痛治之。仍令運司嚴督押運之人。設法防禁。毋致縱令編船人等作弊。其客商鹽貨從便相泰發賣。四月二十六日。中書省上奏如戶部所擬行之。至元三年三月。大都京版申戶部云。近奉文帖起運。至元二年京版發賣食鹽一萬五千引。令兩平稱收。如數其實申部。除各綱滄沒短少鹽計八百四十八引。本版實收一萬四千一百五十有二引。已支一萬一百引。付各局發賣。見存鹽四千五百有二引。支撥欲盡所據。至元三年。食鹽宜依例於河間運司起運一萬五千引赴都。庶民間食用不闕。戶部推其所言。乃議京版食鹽。今歲宜從河間運一萬五千引。其價價廉索等費。令運司於鹽課錢內通算支用。仍召募有產業船戶互相保識。每一千引為一綱。就差各該場官一員。并本司奏差或監運巡鹽官每名管押一綱。於大都與國等場見收鹽內驗數。分派分司官監視。如數兩平支收。限三月內赴京版交卸。取文憑赴部銷照。但有雜和沙土濕潤短少數。並令本綱船戶押運場官奏差監運諸人。如數均賠。依例坐罪。中書如戶部所議行之。至正三年。監察御史王思誠侯思禮等建言。京師自大德七年罷大都鹽運司。設官督鹽置局十有五處。泰定二年。以其不便罷之。元統二年。又復之。迨今年。法久弊生。在船則有侵盜滂溺之患。入局則有和雜灰土之奸。名曰一貫二斤四兩。實不得一斤之上。其潔淨不雜而斤兩足者。唯上司提調數處耳。又常白鹽一千五百引。用船五十艘。每歲以四月起運。官鹽二萬引。用船五十艘。每歲以七月起運。而運司所遣之人。擅作威福。南抵瀋陽。北自通州。所至以索殺河道。舟楫往來。無不被擾。名為和順。實乃強奪。一歲之中。千里之內。凡富商巨賈之載米粟者。運官貴人之載家室者。一概遮截。得重賄而放行。所拘留者。皆貧弱無力之人耳。其舟小而固。漆薄侵盜。弊病多端。既達京版。又不得依時交收。淹延歲月。困守無聊。鬻妻子質舟楫者。往往有之。此客船所以狼顧不前。使京師百物湧貴者。實由於此。竊計官鹽二萬引。每引腳價中統鈔七貫。總為鈔三千餘。而十五局官典俸給以一歲計之。又五百七十六錠。其就支貨房之資。短脚之價。席草諸物。又在外焉。當時置局設官。但為民食貨鹽。殊不料官賣之弊。反不如商販之賤。豈忍徒費國家而使百物貴也。宜從憲臺具呈中書省議罷其監局。及來歲起運之時。出榜文播告鹽商。從便入京與販。若常白鹽所用船五十艘。亦宜於江南造小料船。處如數造之。既成之後。付運司顧人運載。庶舟楫通而商賈集。則京師百物賤而鹽亦不貴矣。御史臺以其言具呈中書。而河間運司所申亦如前議。戶部言。運司及大都路講究。即同監察御史所言。元設監局。合准革罷。聽從客旅與販。其常白鹽。繫內府必用之物。起運如故。宜從都省開奏。二月初五日。中書省上奏。如戶部所擬行之。

河間之鹽。至正二年。河間運司申戶部云。本司歲辦額餘鹽共三十八萬引。計課鈔一百一十四萬錠。以供國用。不為不重。近年以來。各處私鹽及犯界鹽販賣者衆。蓋因軍民官失於禁治。以致侵礙官課。鹽法滯澀。實由於此。乞轉呈都省頒降詔旨。宣諭所司欽依規辦。本部具呈中書省。遂於四月十七日上奏。降旨戒飭之。七月。又據河間運司申本司辦課全籍郡縣行鹽地方買食官鹽。去歲河間等路旱蝗。累蒙賑卹。民力未蘇。食鹽者少。又因古北

口等處把隘。官及軍人不為用心詰捕。大都路所屬有司亦不奉公巡禁。致令諸人裝載疋疋鹽於街市賣之。或量以斗。或盛以盤。明相饋送。今紫荊關捕獲犯人張狡等所載疋疋鹽計一千六百餘斤。自至元六年三月迄今。犯者將及百起。若不申明。恐年終課不如數。虛負其咎。本部具呈中書省。照會樞密院。給降榜文禁治之。三年。又據河間運司申。生財節用。固治國之常經。薄賦輕徭。實理民之大本。本司歲額鹽三十五萬引。近年又添餘鹽三萬引。元簽鹽戶五千七百七十四戶。除逃亡外。止存四千三百有一戶。每年額鹽勒令見在。疲乏之戶。勉強包煎。今歲若依舊煎辦。人力不足。又兼行鹽地方。早蝗相仍。百姓焉有買鹽之資。如蒙矜憫。自至正二年為始。權免餘鹽三萬引。俟豐稔之歲。煎辦如舊。本部以錢糧支用不敷。權擬住煎一萬引。具呈中書省。正月二十八日上奏。如戶部所擬行之。既而運司又言。至元三十一年。本司辦鹽額二十五萬引。自後累增至三十有五萬。元統元年。又增餘鹽三萬引。已經具呈。蒙都省奏准。住煎一萬引。外有二萬引。若依前勒令見戶包煎。實為難堪。如并將餘鹽二萬引。住煎。誠為便益。戶部又以所言具呈中書省。權擬住煎二萬引。住煎一年。至正四年。煎辦如故。四月十二日。上奏。如戶部所擬行之。

山東之鹽。元統二年。戶部呈據山東運司准濟南路樸依副達魯花赤完者同知聞里帖木兒所言。比大都河間運司改設巡鹽官一十二員。專一巡禁。本部詳山東運司歲辦鈔七十五萬餘錠。行鹽之地。周圍三萬餘里。止是運判一員。豈能遍歷。恐私鹽來往。侵礙國課。本司既與濟南路講究便益。宜准所言。中書省令戶部復議之。本部言。河間運司定設差一十二名。巡鹽官一十六名。山東運司設差二十四名。今既比例添設巡鹽官外。據元設差內減去一十二名。具呈中書省。如所擬行之。三年二月。又據山東運司備隨酌沂水等縣申本縣十山水居民稀少。元係食鹽地方。後因改為行鹽。民間遂食貴鹽。公私不便。如蒙仍舊改為食鹽。令居民驗戶口多寡。以輸納課鈔。則官民俱便。抑且可革私鹽之弊。運司移文分司。并益都路及下膠州等州。從長講究。互言食鹽為便。及准。本司連使辛朝列。據零鹽擬依登萊等處。銓注局官給印置局散賣於民。非惟大課無虧。官釋私鹽之憂。民免刑配之罪。戶部議山東運司所言。於膠州等處增置十有一局。如登萊三十五局之例。於錢穀官內通行銓注局官散賣食鹽。官民俱便。既經有司講究。宜從所議。具呈中書省。如所擬行之。至元二年。御史臺據山東蕭政廉訪司申。准濟南路備章丘縣申。見奉山東運司為本司額辦鹽課二十八萬引。除客商承辦之外。見存十三萬引。絕無買者。將及年終。歲課不能如數。所據新城章丘長山鄒平濟南俱近鹽場。與大小清河相接。商旅與販。宜依商河膠州等處。改為食鹽。權准八千引。責付本處有司自備。索脚力。赴已擬固堤等場。於元統三年依例支出。均散於民等事。竊照山東運司初無上司明文。輒擅散民食鹽。追鈔使民不得安業。今於至元元年正月二月兩次奉到中書戶部符文。行鹽食鹽地分已有定例。毋得擅配於民。本司不遵省部所行。疑匿符文。依前差人翻覆督責。州縣臨逼百姓。追徵食鹽課鈔。不無擾害。據本司恣意行事。玩法擾民。理應取問。緣繫辦課之時。宜從憲臺區處。又據監察

御史所呈亦為茲事若便行取問即繫辦時月具呈中書省區處戶部議呈行鹽食鹽已有定所宜從改正若准御史臺所呈取問運司却緣鹽法例應從長規畫以難別議中書省如所擬行之

陝西之鹽。至元二年九月。御史臺准陝西行臺咨備監察御史帖本兒不花建言。近蒙委巡歷奉元東道至元元年各州縣戶口額辦鹽課。其陝西運司官不思轉運之方。每年豫期差人分道索引。遍散州縣。甫及旬月。杖限追鈔。不問民之無有。竊照諸處運司之例。皆運官召商發賣。惟陝西等處鹽運司。近年散於民戶。且如陝西行省食鹽之戶。該辦課二十萬三千一百六十四錠有餘。於內鞏昌延安等處認定課鈔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錠。慶陽瓊州鳳翔興元等處歲辦課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五錠。其餘課鈔。先因關陝旱饑。民多流亡。准中書省咨至順三年鹽課十分為率減免四分。于今三載。尚有虧負。蓋因戶口凋殘。十亡八九。縱或有復業者。家產已空。爾來歲額豐收。而物價甚賤。得鈔為艱。本司官皆勒有司徵辦。無分高下一概給散。少者不下二三引。每一引收價三錠。富家無以應辦。貧下安能措畫。雖終歲之糧。不酬一引之價。緩則輸息而借貸。急則典鬻妻子。縱引到手。力窘不能裝運。止從各處鹽商勒價收買。舊債未償。新引又至。民力有限。官賦無窮。又寧夏所產草紅鹽池。不辦課程。除鞏昌等處循例認納乾課。從便食用外。其池隣接陝西瓊州百餘里。紅鹽味甘而價賤。解鹽味苦而價貴。百姓私相販易。不可禁約。以此參詳。河東鹽池除撈鹽戶口食鹽外。辦課引數。今後宜從運官設法募商與販。但過行鹽之處。諸人毋得侵擾草紅鹽法。運司每歲分輪官吏監視。隨民採取。立法抽分。依例發賣。每引收價鈔三定。自黃河以西。從民食用通辦。運司元額課鈔。因時災帶至黃河東南者。同私鹽法罪之。陝西與販解鹽者。不禁。如此。庶望官民兩便。而課亦無虧矣。又據陝西漢中道諸政廉訪使胡通奉所陳云。陝西百姓許食解鹽。近脫荒儉。流移漸復。正宜安輯。而鹽吏不察民瘼。止以恢辦為名。不論貧富。散引收課。或納錢入官。動經歲月。猶未得鹽。蓋因地遠脚力艱澁。今後若令大河以東之民。分定課程。實食解鹽。其以西之民。計口攤課。任食草紅之鹽。則官不被擾。民無蕩產之禍矣。且解鹽結之於風。草紅之鹽。產之於地。東鹽味苦。西鹽味甘。又豈肯舍其美而就其惡乎。使陝西百姓一概均攤解鹽之課。令食草紅之鹽。則鹽吏免巡察之勞。而民亦受惠矣。本臺詳所言。鹽法宜從省部定擬。具呈中書省。送戶部議之。本部議云。陝西行臺所言。鹽事宜從都省選官前赴陝西。與行省及河東運司官一同講究。是否便益。明白咨呈。三年。都督移咨陝西行省。仍摘委河東運司正官一員。赴省一同再行講究。三月初二日。陝西行省官及李御史運司同知郝中順會鞏昌延安興元奉元鳳翔邠州等官與總帥汪通議等俱稱。當從御史帖本兒不花及廉使胡通奉所言。限以黃河為界。令陝西之民。從便食用草紅二鹽。解鹽依舊西行。紅鹽不許東渡。其咸寧長安錄事司三處未散者。依已散州縣一體酌納乾課。與運司已散食鹽引價。同見納。乾課鈔七萬錠通行。按季輸納。運司不須散引。如此。則民不受害。而課以無虧矣。郝同知獨言。運司每歲辦課四十五萬錠。陝西該辦二十萬錠。今止認七萬

錠。餘十三萬錠。從何處恢辦。議不合。而散本省檢照運司逐年申報文冊。陝西止辦七萬二千六十餘錠。郝遂稱疾不出。其後訖無定論。戶部參照至順二年中書省。管遣兵部郎中并朝散與陝西行省官一同講究。以涇州白家河永為定界。聽民食用。仍督所在軍民官嚴行禁約。毋致草紅二鹽犯境侵課。中書如所擬行之。

兩淮之鹽。至元六年八月。兩淮運司准行戶部尚書運使王正奉牒。本司自至元十四年。初立當時鹽課。未有定額。但從實恢辦。自後累增至六十五萬七千五百引。客人買引。自行赴場支鹽。場官運動。加其斜面。以通鹽商。填亂鹽法。大德四年。中書省奏准改法立倉。設網儲運。撥袋支發。以革前弊。本司行鹽之地。江湖江西河南湖廣所轄路分上下江下流鹽法。通行至大開。前添正額餘鹽三十萬引。通九十五萬七千五百引。客商運至揚州東關。俱於城河內停泊。聽候通放。不下三四十萬餘引。積疊數多。不能以時發。放至順四年。前運使韓大中等。又言歲賣額鹽九十五萬七千五百引。客商買引。關給助合赴倉支鹽。雇船脚力。每引運倉該鈔十二三貫。近倉不下七八貫。運至揚州東關。俟候以次通放。其船梢人等。恃以鹽主不能照管。視同已物。恣為侵盜。弊病多端。及事敗到官。非不嚴加懲治。莫能禁止。其所盜鹽以鈔計之。不過折其舊船以償而已。安能如數徵之。是以襄河客商虧陷資本。外江與助多被欺侮。而百姓高價以買不潔之鹽。公私俱受其害。竊照揚州東關城外沿河兩岸。多有官民空閒之地。如家聽從鹽商。自行賃買基地。起造倉房。支運鹽袋。到稿特定資。次貯置倉內。以俟通放。臨期用船載往真州發賣。既防侵盜之患。可為悠久之利。其於鹽法。非小補也。既申中書。戶部及河南行省。照勘議擬文移。往復紛紜。不決。久之。戶部乃定議。令運司於已收在官客商帶納挑河錢內。撥鈔一萬錠。起蓋倉房。仍從都省移咨河南行省。委官與運司偕往相視空地。果無違礙。而後行之。

兩浙之鹽。至元五年。兩浙運司申中書省云。本司自至元十三年。初立。當時未有定額。至十五年。始立額。辦鹽十五萬九千引。自後累增至四十五萬引。元統元年。又增餘鹽三萬引。每歲總計四十萬有八萬。每引初定官價中統鈔五貫。自後增為九貫十貫。以至三十五萬六千一百。今則為三錠矣。每年辦正課中統鈔一百四十四萬錠。較之初年。引增十倍。價增三十倍。課額愈重。前辦愈難。兼以行鹽地界所拘戶口有限。前時聽從客商就場支給。設立檢校所。稱檢出場鹽袋。又因支查停積。延祐七年。比兩淮之例。改法立倉。網官押船到場。運鹽赴倉收貯。客商就倉支鹽。始則為便。經今二十餘年。網場倉官。任非其人。惟務培克。沉淮浙風土不同。兩淮防沙四省。課額雖大地廣民多。食之者眾。可以辦集。本司地界居江枕海。煎鹽亭甌。散漫海隅。行鹽之地。襄河則與兩淮隣接。海洋則與遼東相通。番舶往來。私鹽出沒。侵礙官課。雖有刑禁。難盡防禦。鹽法壞壞。亭民消廢。其弊有五。本司所轄場司三十四處。各設令承管。勾典史管領。隨戶火丁用工之時。正當炎暑之月。晝夜不休。纔值陰雨。束手彷徨。貧窮小戶。餘無生理。衣食所資。全藉工本。稍存括業之家。十無一二。有司不體其勞。又復差充他役。各場元簽隨戶一萬七千有餘。後因水旱疫癘。流移死亡。止存七千有餘。即今未蒙簽

捕所據拋下額鹽。唯勒見戶包煎而已。若不早為發補。優加存恤。將來必致損見戶而虧大課。此弊之一也。又如所設三十五綱監運司事。掌召募船戶。照依隨場日前月辦課額。官給水腳錢。就場支裝。所煎鹽袋。每引元額四百斤。又加折耗等鹽十斤。裝為二袋。綱官押運。前赴所撥之倉。而交納焉。客人到倉支鹽。如自二月至於十月。河凍之時。以運足為度。其立法非不周密也。今各綱運鹽船戶。經行歲久。奸弊日滋。凡遇到場裝鹽之時。私屬鹽場官吏。司秤人等。重其斤兩。裝為硬袋。出場之後。沿途盜竄。雜以灰土。補其所虧。及到所赴之倉。而倉官司秤人。又各受賄。既不加辨。秤盤又不加法。在倉日久。又復消折。袋法不均。誠非細故。不若仍舊令客商就場支結。既免綱運俸給水腳之費。又鹽法一新。此弊之二也。本司歲辦額鹽四十八萬引。行鹽之地。兩浙江東。凡一千九百六萬餘口。每日食鹽四錢一分八厘。總面計之。為四十四萬九千餘引。雖鹽盡其數。猶剩鹽三萬一千餘引。每年督勒有司驗戶口。請買又值荒歉連年。流亡者衆。兼以浙江並海。私鹽公行。軍民官失於防禦。所以各倉停積。累歲未賣之鹽。凡九十餘萬引。無從支散。如蒙早降定制。以憑遵守。實謂既明。私鹽減少。戶口食鹽。不致懸絕。此弊之三也。又每季拘收退引。凡遇客人運鹽到所賣之地。先須住報水程。及所止店肆。繳納退引。豈期各處提調之官。不能用心。檢舉縱令吏胥坊里正等。需求分例錢。不滿所欲。則多端留難。客人或因發賣遲滯。轉往他所。水程雖住引不拘納。遂有埋沒致容奸民。竊匿在家。影射私鹽。所司亦不檢勘拘收。其甚者。賣過官鹽之後。即將引目投之。解背。又有狡猾之徒。不行納官。通同鹽徒。執以為憑。與助私鹽。如蒙將有司官吏。明定黜降罪名。使退引盡實。還官。不致影射私鹽。此弊之四也。本司自延祐七年。改立杭州等七倉。設置部轄掌收。各綱船戶。運到鹽袋貯頓在倉。聽候客人依次支鹽。俱有定制。比年以來。各倉官。騷肆其貪欲。出納之間。兩收其利。凡遇綱船到倉。必受船戶之賄。縱其雜和灰土。收納入倉。或船戶運至好鹽。無錢致賄。則故生事留難。以致停泊河岸。侵欺盜賣。其倉官與監運人等。為弊多端。是以各倉積鹽九十餘萬引。新舊相並。充溢廊廡。不能支發。走鹵消折。利害非輕。雖察客人買過之物。課鈔入官。實恐年復一年。為患益甚。若仍舊令客商自備脚力。就場支裝。庶免停積。此弊之五也。五者之中。各倉停積最為急務。險一歲合賣之數。止該四十四萬餘引。儘賣二年。尚不能盡。又復前運到倉。積累轉多。如蒙特賜奏聞。選委德望重臣。與拘該官府。從長講究。參酌時宜。更張法制。定為良規。惠濟黎元。庶望大課無虧。見為住前。餘鹽三萬引。差人賣江浙行省咨文。赴中書省。請照詳焉。戶部詳運司所言。除餘鹽三萬引。別議外。其餘事。理未經行。省明白。定擬呈省。移咨從長講究。六年五月。中書省奏。選官整治江浙鹽法。命江浙行省右丞納麟及省領官趙郎中等。提調。既而納麟又以他故辭。至正元年。運使霍亞中。又言。兩淮福建運司。俱有餘鹽。已行住免。本司繫同一體。如蒙依例。住煎三萬引。庶大課易為辦集。中書省上奏。得旨。權將餘鹽三萬引。倚閣。俟鹽法通行。而後辦之。二年十月。中書右丞相脫脫不汗。章鈔木兒塔識等。奏。兩湖食鹽。害民為甚。江湖行省官運司。官屢以為言。擬合欵依世祖皇帝舊制。除近鹽地十里之內。令民認買革罷。見設鹽倉綱運。請從

客商赴運司買引。就場支鹽。許於行鹽地方發賣。革去派散之弊。及設檢校批驗所四處。選任廉幹之人。直隸運司。如過客商。載鹽經過。依例秤盤。均平袋法。批驗引目。運司官常行體究。又自至元十三年。設辦鹽課。額少價轉。今增至四十五萬。額多價重。轉運不行。今戶部定擬。自至正二年為始。將兩浙額鹽量減一十萬引。俟鹽法流通。復還元額。散派食鹽。擬合住罷。有旨從之。

福建之鹽。至元六年正月。江湖行省據福建運司。中本司歲辦額課鹽十有三萬九引一百八十餘斤。今查勘得海口等七場。至元四年閏八月終。積下附餘增辦等鹽十萬一千九百六十二引二百六十二斤。詳。既有積餘。附除鹽數。據至元五年額鹽。擬合照依天曆元年住煎正額五萬引。不給工本。將上項積餘五萬。准作正額省官本鈔二萬鈔。免致亭民重困。本年止辦額鹽八萬九引一百八十餘斤。計鹽十有三萬九引。有奇。通行發賣。辦納正課。除留餘鹽五萬餘引。預支下年軍民食鹽。實為官民便益。本省如所擬。咨呈中書省。送戶部參詳。亦如所擬。其下餘鹽五萬一千九百六十二引。發賣為鈔。通行起解。回咨本省。從所擬行之。至正元年。詔福建山東。依賣食鹽。病民為甚。行省監察御史廉訪司。官及運使常山李鵬舉。漳州等八路正官。講究得。食鹽不便。其目有三。一曰。餘鹽三萬引。難同正額。擬合除免。二曰。鹽額太重。比依廣海例。止收價二錢。三曰。住罷食鹽。並令客商通行。福建鹽課。始自至元十三年。見在鹽六千五百五十五引。每引鈔九貫。二十年。前實鹽五萬四千二百引。每引鈔十四貫。二十年。增為一錢。三十一。年。始立鹽運司。增鹽額為七萬引。元貞二年。每引增價十五貫。大德八年。罷運司。併入宣慰使司。仍辦十年。立都提舉司。鹽增額為十萬引。至大元年。各場煎出餘鹽三萬引。四年。復立運司。遂定額為十三萬引。增價鈔為二錢。延祐元年。又增為三錢。運司又從權改法。建延汀邵。仍舊客商與販。而福興漳泉四路。樁配民食。流害迄今三十餘年。本道山多田少。土瘠民貧。民不加多。鹽額增重。八路秋糧。每歲止二十七萬八千九百餘石。夏稅不過一萬一千五百餘錠。而鹽課十三萬引。該鈔三十九萬錠。民力日斂。每遇催徵。貧者質妻鬻子。以輸課。至無可規措。往往逃移他方。近年濬寇擾攘。亦由於此。運司官耳聞目見。蓋因職專。惟恐無所施。如蒙欵依詔書。事意罷除鹽三萬引。革去散賣食鹽之弊。聽從客商八路通行發賣。誠為官民兩便。其正額鹽。若依廣海鹽價。每引中統鈔二錢。宜從都省區處江湖行省。遂以左丞所講究。咨呈中書省。送戶部定擬。自至正三年為始。將餘鹽三萬引。權令減免。散派。食鹽擬合住罷。其減正額鹽價。即與廣海提舉司事例不同。別難更議。十月二十八日。右丞相脫脫不汗。章鈔木兒塔識等。以所擬奏而行之。

廣東之鹽。至元二年。御史臺准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咨備監察御史。韓承務。建言。廣東道所管鹽課。提舉司。自至元十六年為始。止辦額額六百二十一引。自後累增至三萬五千五百引。延祐間。又增餘鹽。通正額計五萬五千五百二十一引。隨戶窘於工程。官民迫於催督。呻吟愁苦。已逾十年。泰定間。蒙憲臺及奉使宣撫。交章敷陳。減免餘鹽一萬五千引。元統元年。都省

見在鹽六千五百五十五引。每引鈔九貫。二十年。前實鹽五萬四千二百引。每引鈔十四貫。二十年。增為一錢。三十一。年。始立鹽運司。增鹽額為七萬引。元貞二年。每引增價十五貫。大德八年。罷運司。併入宣慰使司。仍辦十年。立都提舉司。鹽增額為十萬引。至大元年。各場煎出餘鹽三萬引。四年。復立運司。遂定額為十三萬引。增價鈔為二錢。延祐元年。又增為三錢。運司又從權改法。建延汀邵。仍舊客商與販。而福興漳泉四路。樁配民食。流害迄今三十餘年。本道山多田少。土瘠民貧。民不加多。鹽額增重。八路秋糧。每歲止二十七萬八千九百餘石。夏稅不過一萬一千五百餘錠。而鹽課十三萬引。該鈔三十九萬錠。民力日斂。每遇催徵。貧者質妻鬻子。以輸課。至無可規措。往往逃移他方。近年濬寇擾攘。亦由於此。運司官耳聞目見。蓋因職專。惟恐無所施。如蒙欵依詔書。事意罷除鹽三萬引。革去散賣食鹽之弊。聽從客商八路通行發賣。誠為官民兩便。其正額鹽。若依廣海鹽價。每引中統鈔二錢。宜從都省區處江湖行省。遂以左丞所講究。咨呈中書省。送戶部定擬。自至正三年為始。將餘鹽三萬引。權令減免。散派。食鹽擬合住罷。其減正額鹽價。即與廣海提舉司事例不同。別難更議。十月二十八日。右丞相脫脫不汗。章鈔木兒塔識等。以所擬奏而行之。

廣東之鹽。至元二年。御史臺准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咨備監察御史。韓承務。建言。廣東道所管鹽課。提舉司。自至元十六年為始。止辦額額六百二十一引。自後累增至三萬五千五百引。延祐間。又增餘鹽。通正額計五萬五千五百二十一引。隨戶窘於工程。官民迫於催督。呻吟愁苦。已逾十年。泰定間。蒙憲臺及奉使宣撫。交章敷陳。減免餘鹽一萬五千引。元統元年。都省

見在鹽六千五百五十五引。每引鈔九貫。二十年。前實鹽五萬四千二百引。每引鈔十四貫。二十年。增為一錢。三十一。年。始立鹽運司。增鹽額為七萬引。元貞二年。每引增價十五貫。大德八年。罷運司。併入宣慰使司。仍辦十年。立都提舉司。鹽增額為十萬引。至大元年。各場煎出餘鹽三萬引。四年。復立運司。遂定額為十三萬引。增價鈔為二錢。延祐元年。又增為三錢。運司又從權改法。建延汀邵。仍舊客商與販。而福興漳泉四路。樁配民食。流害迄今三十餘年。本道山多田少。土瘠民貧。民不加多。鹽額增重。八路秋糧。每歲止二十七萬八千九百餘石。夏稅不過一萬一千五百餘錠。而鹽課十三萬引。該鈔三十九萬錠。民力日斂。每遇催徵。貧者質妻鬻子。以輸課。至無可規措。往往逃移他方。近年濬寇擾攘。亦由於此。運司官耳聞目見。蓋因職專。惟恐無所施。如蒙欵依詔書。事意罷除鹽三萬引。革去散賣食鹽之弊。聽從客商八路通行發賣。誠為官民兩便。其正額鹽。若依廣海鹽價。每引中統鈔二錢。宜從都省區處江湖行省。遂以左丞所講究。咨呈中書省。送戶部定擬。自至正三年為始。將餘鹽三萬引。權令減免。散派。食鹽擬合住罷。其減正額鹽價。即與廣海提舉司事例不同。別難更議。十月二十八日。右丞相脫脫不汗。章鈔木兒塔識等。以所擬奏而行之。

以支持不敷。權將已滅餘鹽依舊煎辦。今已二載。未蒙住罷。竊意議者必謂廣東控制海道。連接諸番。船商駁集。民物富庶。易以辦納。是蓋未能深知彼中事宜。本道所轄七路八州。平土網少。加以風瘴毒瀰。其民刀耕火種。巢穴岸。崎嶇辛苦。貧窮之家。經歲糜食。額外辦鹽。實將誰售。所謂富庶者。不過城郭商賈。與船船交易者數家而已。鹽丁十逃三四。官吏畏罪。止將見存人戶。勒令帶煎。又有大可慮者。本道密運鹽。民俗頑惡。誠恐有司責辦大。嚴斂怨生事。所繫非輕。如蒙捐此微利。以示大信。疲民幸甚。具呈中書省。送戶部定擬。自元統三年為始。廣東提舉司所辦餘鹽。量減五千引。十月初九日。中書省以所擬奏聞。得旨從之。

廣海之鹽。至元九年三月。湖廣行省咨中書省云。廣海鹽課提舉司額鹽三萬五千一百六十五引。餘鹽一萬五千引。近因黎賊為害。民不聊生。正額積虧四萬餘引。臥收在庫。若復添辦餘鹽。困苦未甦。恐致不安。事關利害。如蒙憐憫。開奏除免。庶期元額可辦。不致遺患。邊民戶部議云。上項餘鹽。若全概辦。緣非元額。兼以本司僻在海隅。所轄鹽民。累遭劫掠。死亡逃竄。民物凋敝。擬於一萬五千引內量減五千引。以紓民力。中書以所擬奏聞。得旨從之。四川之鹽。元統三年。四川行省據鹽茶轉運使司申。至順四年。中書坐落添辦餘鹽一萬引。外又帶辦兩湖運司五千引。與正額鹽通行煎辦。已後支用不闕。再行議擬。卑司為各場別無煎出。餘鹽不免勒令隨戶承認。幸已足備。以後年分。若不申覆。誠恐隨戶逃竄。有妨正課。如蒙憐憫。備咨中書省。於所辦餘鹽一萬引內。量減帶辦兩湖之數。又准分司運官所言。云四川鹽井。俱在萬山之間。比之腹裏。兩淮優苦不同。又行帶辦餘鹽。隨民由此而疲矣。行省咨呈中書省。上奏。得旨。以帶辦餘鹽五千引。倚閣之。

茶法

至元二年。江西湖廣兩行省。具以茶運司同知萬家閭所言。添印茶由事咨呈中書省云。本司歲辦額課二十八萬九千二百餘錠。除門攤批驗鈔外。數內茶引一百萬張。每引十二兩五錢。共為鈔二十五萬錠。末茶自有官印筒袋關防。其零斤草茶。由帖每年印造一千三百八萬五千二百八十九斤。該鈔二萬九千八百八十餘錠。茶引一張。照茶九十斤。客商與販。其小民買食及江南產茶。去處零斤採買。皆須由帖為照。春首發賣茶由。至於夏秋茶由。盡絕民間。開闢用。以此考之。茶由數少。課輕。便於民用。而不敷。茶引課重。數多。止於商旅與販。年終尚有存附未賣者。每歲合印茶由。以十分為率。量添二分。計二百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八十八斤。算依引目內官鈔。每斤收鈔一錢三分八釐八毫八絲。計增鈔七千二百六十九錠七兩。比驗減去引目二萬九千七百七十六張。庶幾引不停閉。茶無私積。中書戶部定擬。江西茶鹽司歲辦公據十萬道引一百萬。計鈔二十八萬九千二百餘錠。茶引便於商販。而山場小民。全憑茶由為照。歲辦茶由一千三百八萬五千二百八十九斤。每斤一錢一分一釐一毫二絲。計鈔五千八百一十六錠七兩四錢一分。減引二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張。茶引一張。造茶九十斤。納官課十二兩五錢。如於茶由量添二分。計二百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八十八斤。每斤添收鈔一

錢三分八釐八毫八絲。計鈔七千二百六十九錠七兩。積出餘零鈔數。官課無虧。而便於民用。合准本省所擬。具呈中書省。移咨行省。如所擬行之。至正二年。李宏陳言。內一節言。江州茶司據引。不便事云。權茶之制。古所未有。自唐以來。其法始備。國朝既於江州設立權茶都轉運司。仍於各路出茶之地。設立提舉司七處。專任散據賣引。規辦國課。莫敢誰何。每至十二月初。差人勾集各處。提舉司官吏。關領次年據引。及其到司。旬月之間。司官不能借聚。吏貼需求。各滿所欲。方能給付據引。此時春月已過。及還本司。方欲點對給散。又有分司官吏。到各處驗戶。據散實引。每引十張。除正納官課一百二十五兩外。又取要中統鈔二十五兩。名為搭頭事例錢。以為分司官吏饋餽之資。提舉司雖以權茶為名。其實不能專散據賣引之任。不過為運司官吏營辦資財而已。上行下效。勢所必然。提舉司既見分司官吏所為。若亦復倣效。選延及茶戶。得據還家。已及五六月矣。中間又存留茶引二千本。以茶戶消乏為名。轉賣與新興之戶。每據又多取中統鈔二十五兩。上下分派。各為己私。不知此等之錢。自何而出。其為茶戶之苦。有不可言。至如得據在手。碾磨方與。吏卒踵門。催併初限。不知茶未發賣。何從得錢。間有充裕之家。必須別行措辦。其力薄者。例被拘監。無非與醫家私。以應官限。及終限不能足備。上司緊併。重複勾追。非法苦楚。此皆由運司給引之遲。分司苛取之過。茶戶本圖求利。反受其害。日見消乏。逃亡情實堪憫。今若申明舊制。每歲正月。須要運司盡將據引。給付提舉司。隨時派散。無得停留。在庫多收分例。妨誤造茶時月。如有過期。別行定罪。仍不許運司似前分司自行散賣據引。違者從肅政廉訪司依例糾治。如此。庶茶司少革貪贖之風。茶戶免損乏之害。中書省以其言送戶部定擬。復移咨江西行省。委官與茶運司講究。如果便益。如所言行之。

中國歷代食貨志【史學叢書之一】

元史新編食貨志

清賜進士出身江蘇高郵州知州魏源編

有元一代。養民之政。不下漢宋。其循古而行者。農桑之重。賦稅之輕。深仁湛惠。皆文景之遺風也。其不遵古而躬行者。海運之功。濟大河。鈔幣之利。權夫貨。雖時有至元至大兩立。尚書省。分中書之權。中利臣之計。然隨置隨罷。於一代之元氣。無所大損也。至於尚書。則宜有更鈔鑄錢之議。葉子奇有以貨權鈔之議。危素。有浸銅要略之序。皆裨益國計。而舊史不一。以下脫節。

經理

經理廢而後有經理。其制起於魯之履畝。漢之墾田。皆以抑豪強。矜貧弱。使無田多稅。少田去稅存之。然經理不善。則其害又將有甚焉。仁宗延祐元年。平章張瑄言。經理大事。世祖已嘗行之。但其開墾。尚多未能盡實。以熟為荒者有之。懼差析戶者有之。富買貧田。而仍其舊額者亦有之。是以歲入不增。而小民告病。不若行經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勸成寺觀。學校財賦等田。一切從實。自首無隱。稅無苛徭。於是遣官分往江浙。江西。河南。仍命行御史。委分察。嚴密院。以軍防護焉。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實於官。或以熟為荒。以田為蕩。或隱占逃亡之產。或盜官田為民田。指民田為官田。及僧道以田作敝者。並許諸人。首告。十畝以下。其田主及管轄佃戶。皆杖七十七。二十畝以下。加一等。百畝以下。百七以上。流竄北邊。所隱田沒官。郡縣正官。不為查勘。致有脫漏者。量事論罪。重者除名。此其大略也。然期限。狹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並緣為姦。往往以無為有。虛具於籍。於是人。不聊生。盜賊。並起。其敝。反甚於前。仁宗知之。明年。遂下詔。免三省。自實田。和次年。汴梁路。總管。塔海。亦言。其敝。於是命河南。自實田。自延祐五年。為始。每畝。止科其半。汴梁路。凡減。十二萬餘石。至泰定。天祿之初。又盡革虛增之數。民始復安。今取其數之可攷者。凡三省。列於後。

河南省。總計官民荒熟田。百有十八萬七百六十九頃。

江西省。總計官民荒熟田。四十七萬四千六百九十三頃。

江蘇省。總計官民荒熟田。九十九萬五千八十一頃。

農桑

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蠶而衣。不待耕而食。太宗既定中原。頒賜諸王勳戚分地。皆以五戶絲起徵。人始知農桑之重。世祖即位。首詔天下。以農桑衣食之本。頒農桑勸要之書。立屯田勸農之使。在位四十年。崇本抑末。丁寧致意。不徒文告。其識見。踴躍金而紹漢之文景矣。中統元年。立勸農司。二年。以陳遂。崔斌等八人。為勸農使。至元七年。立司農司。以左丞張文謙為卿。專掌農桑水利。仍分布官司。巡行郡邑。察舉勤惰。所在牧民長官。歲終第其成否。轉申

司農司及戶部。秩滿以為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體察焉。是年。頒農桑之制。十有四條。大略縣邑所屬村疇。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長之。增至百家者。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為一社。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自為社者。聽其自便。仍擇數村之中。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桑為事。凡種田者。立牌。懸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其上。社長。以時點視勸戒。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責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凶惡者。亦然。仍大書其所犯於門。俟其改過。自新。乃毀。如終歲不改。罰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凶喪之家。不能耕種者。眾為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災病多者。兩社助之。凡為長者。復其身。郡縣官。不得以社長與科差事。農桑之術。以備早暵為先。凡河渠之利。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浚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河渠官。相其輕重。官為導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給之。俟秋成之後。驗使水之家。俾均輸其直。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區種。仍以區田之法。散諸農民。種植之。每丁歲種桑。粟二十株。土性不宜者。聽種榆柳雜果。皆以生成為數。願多種者。聽其無地。及有疾者。不與。所在官司。申報不實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種首領。以防飢年。近水之家。又許鑿池。養魚。並鴉鴨之數。及種蒔。蓬蘽。雞頭。菱。茨。蒲。菜。等。以助衣食。凡荒閑之地。悉以付民。先給貧者。次及餘戶。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一員。巡視境內。有蟲蝗。遺子之地。設法除之。其用心周悉者。此亦仁矣哉。九年。命勸農官。舉察勤惰。於是高唐州官。以勸進秩。河南陳縣尹。王仔。以惰降職。自是。每歲申明其制。十年。令探馬。亦隨處入社。與編民等。二十五年。立行大司農司。及營田司。於江南。二十八年。頒農桑雜令。是年。又以江南。長吏。勸課擾民。罷其親行之制。命止。移文諭之。二十九。年。以勸農司。并入各道。勸農使。司。增設事。二員。兼察農事。是年八月。又命提調農桑官。帳册。有差者。驗數。罰俸。故終世祖之世。家給人足。天下為戶。凡千有百六十三萬三千二百八十一。為口。凡五千三百六十五萬四千三百三十七。此其數本之明效也。成宗大德元年。罷妨農之役。十一年。申擾農之禁。力田有賞。游惰有罰。縱畜牧。損禾稼。桑者。責其償。而後罪之。由是大德之治。幾於至元。然嘆。雲。迭。見。飢。毀。荐。臻。民。之。流。移。失。業者。亦。已。多。矣。武宗至大三年。准西。廉。訪。會。事。苗。好。謙。獻。種。蒔。之法。其。說。分。農。民。為。三。等。上。戶。地。十。畝。中。戶。五。畝。下。戶。三。畝。或。一。畝。皆。築。垣。墾。園。之。以。時。收。采。桑。樵。依。法。種。植。武。宗。善。而。行。之。其。法。出。齊。民。要。術。等。書。茲。不。備。錄。三年。申。命。大。司。農。總。掣。天下。農。政。修。明。勸。課。之。令。除。牧。養。之。地。餘。聽。民。耕。秋。仁。宗。皇。慶。二。年。復。申。秋。耕。之。令。惟。大。都。等。五。路。許。耕。其。半。蓋。秋。耕。之。利。掩。陽。氣。於。地。中。蝗。蟻。造。種。皆。為。日。所。曝。死。次。年。所。種。必。盛。於。常。禾。也。延。祐。三。年。以。好。謙。所。至。植。桑。皆。有。成。效。遂。命。諸。道。以。為。式。是。年。十一月。令。各。社。出。地。共。蒔。桑。苗。以。社。長。領。之。分。給。各。社。四年。又以。社。桑。分。給。不便。令。民。各。蒔。種。之。法。雖。屢。變。而。有。司。視。為。具。文。故。五。年。大。司。農。司。臣。言。廉。訪。司。所。具。栽。植。之。數。書。於。册。者。類。多。不。實。則。知。其。文。之。敝。又。不。獨。有。司。為。然。也。致。和。之。後。莫。不。申。明。農。桑。之。令。經。世。大。典。載。天。祿。二。年。各。道。廉。訪。司。所。察。勸。官。內。丘。何。主。簿。等。凡。六。人。情。官。濫。陽。裴。縣。尹。等。凡。四。人。惜。其。可。攷。者。蓋。止。於。此。云。

稅糧

元之取民大率法唐。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則倣唐之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則倣唐之兩稅也。丁稅地稅之法。自太宗定中原始行之。初每戶科粟二石。後又以兵食不足。增爲四石。至丙申年。乃定科徵之法。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驅丁五升。新戶丁驅各半之。老幼不與。其間有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徵焉。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地。官吏商賈。驗丁。虛配不實者。杖七十。徒二年。仍命歲書其數於冊。由課稅所申省。以聞。違者杖百。逮及世祖。申明舊制。於是輸納之期。收受之式。闕防之禁。會計之法。莫不備焉。中統二年。遠倉之糧。命止於沿河。遠倉輸納。每石帶收脚錢中統鈔三錢。或民戶赴河倉輸納者。每石折輸輕齋中統鈔七錢。五年。詔僧道儲士及回教阿渾凡種田者。白地每畝輸稅三升。水地每畝五升。軍站戶除地四項免稅。餘悉徵之。至元三年。詔寫戶種田他所者。其丁稅於附籍之郡。驗丁而科。地稅於種田之所。驗地而取。漫散之戶。逃於河南等路者。依見居民戶納稅八年。又定西夏中興路西寧州兀刺海三處之稅。其數與前僧道等同。十七年。遂命戶部大定諸例。全科戶。丁稅每丁粟三石。驅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減半科戶。丁稅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參戶。第一年五斗。第三年石二斗五升。第四年石五斗。第五年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入丁稅。協濟戶。丁稅每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隨路近倉輸納。遠倉折納。富戶輸遠倉。下戶輸近倉。郡縣各差正官一員。部之。每石帶納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凡糧到倉。以時收受。出給朱條。權勢之徒。結攬稅者。罪之。仍令倍輸。其粟倉官。攬典斗脚人等。作做者。罪之。輸納之期。分三限。初限十月。中限十一月。末限十二月。違者初犯笞四十。再犯杖八十。成宗大德六年。申明稅糧條例。復定上都河間輸納之期。上都初限次年五月。中限六月。末限七月。河間初限九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一月。秋稅夏稅之法。行於江南。初世祖平宋時。除江浙浙西。其餘獨徵秋稅而已。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請。命江南稅糧。依宋舊例折輸綿絹雜物。是年二月。又用歐左丞言。令輸米三之一。餘並折鈔。以七百萬錠爲率。歲得羨鈔十四萬錠。其輸米者。止用米斗斛。蓋以米一石。當今七斗故也。二十八年。又命江淮寺觀田。宋舊有者。免租。續置者。輸稅。其法亦可謂寬矣。成宗元貞二年。始定徵江南夏稅之制。於是秋稅止命輸租。夏稅則輸以木棉布絹絲綿等物。其所輸之數。視糧以爲差。每石輸三貫者。若江浙省婺州等路。江西省龍興等路。是已。石輸一貫者。若福建省泉州等五路。是已。石輸一貫五百文者。若江浙省紹興路福建省漳州等五路。是已。皆因其地利民數。酌中取之。其折輸之物。各隨時估之高下。以爲直。獨湖廣則異。於是初阿里海牙克湖廣時。罷夏稅。依中原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視夏稅已增鈔五萬餘錠。大德二年。宣慰使張國紀請再科夏稅。於是湖廣重羅其舊。俄詔罷之。三年。又改門攤爲夏稅。而并徵之。每石計三貫四錢之上。視江浙江西爲差重云。其在官之田。許民佃種。租江北兩淮等處荒閑之地。第三年始輸。大德四年。又以地廣人稀。更優一年。令第四年納稅。凡官田夏稅。皆不科。泰定之初。又有所謂助役糧者。

其法命江南民戶有田一頃以上者。於所輸稅外。每頃量出助役之田。具書於冊。里正以次掌之。歲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費。凡寺觀田除宋舊額。其餘亦驗其多寡。令出田助役焉。民額以不困。因故著於此云。

天下歲入糧數。總計千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七百八十八石。

腹裏二百二十七萬一千四百四十九石。

行省九百八十四萬三千二百五十八石。遼陽省七萬二千六十六石。河南省二百五十九萬有千二百六十九石。陝西省二十二萬九千二百三十三石。四川省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四石。甘肅省六萬有五百八十六石。雲南省二十七萬七千七百九十九石。江浙省四百四十九萬四千七百八十三石。江西省百十五萬七千四百四十八石。湖廣省八十四萬三千七百八十七石。

江南三省。天祿元年。夏稅鈔數。總計中統鈔十四萬九千二百七十三錠三十三貫。

江浙省五萬七千八百三十五錠四十貫。

江西省五萬二千八百九十五錠十一貫。

湖廣省萬九千三百七十八錠二貫。

科差

科差之名有二。曰絲料。曰包銀。各驗其戶之上下而科焉。科絲之法。始於太宗丙申年。每二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於官。五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於本位。包銀之法。憲宗乙卯年始定之。初漢民科納包銀六兩。至是止徵四兩。二兩折收絲絹頭色等物。逮世祖而制益詳。中統元年。立十路宜撫司。定戶籍科差條例。然其戶大抵不一。有元管戶。交參戶。漏籍戶。協濟戶。於諸戶之中。又有絲銀全科戶。減半科戶。止納絲戶。止納鈔戶。外又有擬絲戶。儲耶速台所管納絲戶。復業戶。并漸成丁戶。戶既不等。數亦不同。元管戶內絲銀全科。係官戶。每戶輸官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全科係官戶。每戶輸官絲一斤。五戶絲六兩四錢。包銀之數。與係官戶同。減半科戶。每戶輸官絲八兩。五戶絲三兩二錢。包銀二兩。止納係官絲戶。若上都隆興西京等路。十戶十斤者。每戶輸一斤。大都以南等路。十戶十四斤者。每戶輸一斤六兩四錢。止納係官五戶。每戶輸官絲一斤。五戶絲六兩四錢。交參戶。內絲銀戶。每戶輸官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漏籍戶。內止納絲戶。每戶輸絲之數。與交參絲銀戶同。止納鈔戶。初年科包銀一兩五錢。次年遞增五錢。增至四兩。并科絲料協濟戶。內絲銀戶。每戶輸官絲十兩二錢。包銀四兩。止納絲戶。每戶輸官絲之數。與絲銀戶同。擬絲戶。每戶科擬絲四斤。儲耶速台所管戶。每戶科細絲。其數與擬絲同。復業戶。并漸成丁戶。初年免科。第二年減半。第三年全科。與舊戶等。然絲料包銀之外。又有俸鈔之科。其法亦以戶之高下爲等。全科戶輸一兩。減半戶輸五錢。於是合科之數。作大門攤。分爲三限。輸納。被災之地。聽輸他物折焉。其物各以時估爲則。凡儲士及軍站僧道等戶。皆不與。二年。復定科差之期。絲料限八月。包銀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

二月三年。又命絲料無過七月。包銀無過九月。及平江兩。其制益嚴。至元二十八年。以至元新格定科差法。諸差稅皆司縣正官。監視人吏。置局均科。諸夫役皆先富強後貧弱。貧富等者。先多丁後少丁。成宗大德六年。又命止輸絲戶。每戶科俸鈔中統鈔一兩。包銀戶每戶科二錢五分。攤絲戶每戶科攤絲五斤八兩。絲料限八月。包銀俸鈔限九月。布限十月。大率因世祖之舊而增損云。

科差總數

中統四年。絲七十一萬二千有百七十一斤。鈔五萬六千五百五十八錠。至元二年。絲九十八萬六千九百十二斤。包銀等鈔五萬六千八百七十四錠。布八萬五千四百二十二匹。至元三年。絲百有五萬三千二百二十六斤。包銀等鈔五萬九千八百八十五錠。至元四年。絲百有九萬六千四百八十九斤。鈔七萬八千二百二十六錠。天祿元年。包銀差鈔九百八十九錠。賦百有十三萬三千有百九十九錠。絲百九萬八千八百四十三斤。絹三十五萬五百三十三匹。綿七萬二千五百五十五斤。布二十一萬有千二百二十三匹。

海運

世祖定都於燕。及平江南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數倍國初。無不仰給於東南。自丞相伯顏獻海運之言。而南糧分爲春夏二運。中葉以後。歲增一歲。末年至京師者。歲至三百餘萬石。都戒倚海爲險。而又倚海爲富。豈非漢唐宋所未有哉。初國家平宋。方議饒南漕。供億京師。運河隘淺。不容大舟。百里五十里。輒爲堰澗水。又絕江入淮。湖泗水呂梁彭城之險。由黃河逆水而北。時會通河未鑿。由荏平東阿道中。車運二百里至臨清入御河。舊史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澗。旱站陸運至洪門。入御河。以達於京。又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口沙淤。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又云。至元十九年。立京畿江淮漕運司二。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中澗。京畿漕運司中澗運至大都云。轉輸艱而糜費重。又開膠萊河道通海。沙壅潮澀。訖無成效。初伯顏之平宋也。嘗以車庫藏及關轄儀器。命自崇州海道載入京師。至是追憶前事。知海運可行。於是請於朝廷。命上海總管羅璧。招海盜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然務行海洋。沿山求噴。風信失時。逾年始至。直清朝廷尙未知其利。時至元十九年也。又明年。海運之舟米二十餘萬石。悉至。於是開新開河。益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爲中萬戶。張瑄爲千戶。皆兀台爲萬戶。府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平濶兩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州河運糧。猶未專於海道。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爲四府。是年。遂罷東平河運。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內司河運。外司海運。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張瑄之請。并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爲各翼。以督歲運。時上游湖廣江西之糧。尙止運至廣州泊

入海船。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船大底小。非江中所宜。於以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浙財賦。歲辦糧充運。計世祖末年。每年運糧百餘萬石。武宗仁宗末年。每年運至三百餘萬石。海漕之利。蓋至是博矣。凡運糧每石有腳價鈔。至元二十一年。給中統鈔八兩五錢。其後遞減。至於六兩五錢。至大延祐間。對酌遠近。復屢增其價。又以糧糶米香糶白粳黑豆爲運價。多寡區別。其海運之請。詳見朱清張瑄傳。及順帝末年。張士誠據吳。方國珍據越。於是海漕不至。高潛驕靡。僅資十萬石。而國運遂不支矣。今臚其得失於篇云。

至元二十年。四萬六千五百石。至元四萬二千七百七十二石。二十一年。二十九萬五百石。至元二十七萬五千六百石。二十二年。十萬石。至元九萬有七百七十一石。二十三年。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石。至元四十三萬三千九百有石。二十四年。三十萬石。至元二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六石。二十五年。四十萬石。至元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五石。二十六年。九十三萬五千石。至元九十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三石。二十七年。百五十九萬五千石。至元百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六石。二十八年。百五十二萬七千一百五十石。至元百二十八萬有千六百五十五石。二十九年。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至元百三十六萬有千五百三十三石。三十年。九十萬八千石。至元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一石。三十一年。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元五十三萬三千五百三十四石。元貞元年。三十四萬五百石。二年。三十四萬五百石。至元三十三萬七千二百六十六石。大德元年。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至元六十四萬八千有百三十六石。二年。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元七十五萬五千九百五十四石。三年。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四年。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至元七十八萬八千九百八十八石。五年。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元七十六萬九千六百五十五石。六年。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元百三十二萬九千有百四十八石。七年。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元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有八石。八年。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有九石。至元百六十六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石。九年。百八十四萬三千有石。至元百七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七石。十年。百八十八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元百七十九萬七千有八十八石。十一年。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元百六十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至大元年。百二十四萬有百四十八石。至元百二十二萬二千五百有石。二年。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有石。至元百三十八萬六千三百石。三年。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石。至元百七十一萬六千九百三十三石。四年。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二十二石。至元百七十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六石。皇慶元年。百八萬三千五百有五石。至元百六萬七千六百七十二石。二年。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元百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延祐元年。百四十萬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元百三十五萬六千六百有六石。二年。百四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元百四十二萬

二千五百石。三年。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萬七千七百四十一石。四年。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九石。五年。二百五十五萬三千七百四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一石。六年。三百二萬有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八萬六千有十七石。七年。三百二十六萬四千有六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七千九百二十八石。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萬九千四百五十一石。至者三百二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二年。三百二十五萬有千一百四十七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三年。二百八十一萬有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十三石。泰定元年。二百八十七萬二千三百一十一石。至者二百七十七萬二千七百八十八石。二年。二百六十七萬有千一百八十四石。至者二百六十三萬七千五百一十一石。三年。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三十五萬有千三百六十二石。四年。三百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二石。天祿元年。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四石。二年。三百五十二萬二千有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萬三百有六石。

自順帝至元以後。吏恣貪黷。運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盜賊剽劫。覆亡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由是運數歲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穎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地。剝民擅賦。雖靡以好爵。資為藩屏。而海運久不至京師。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爾戶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於江浙。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誠為江浙行省丞相張士誠為太尉。方國珍為平章。詔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達誠總督之。既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推讓。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輸於京。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乘虛襲已。丞相再三曉諭。乃釋二家之疑。克濟其事。先率海舟。俟於嘉興之澉浦。而平江之粟。由杭轉抵澉浦登舟。海運淺淺。僅運米十有一萬石。次年夏。至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至江浙運糧。如上年之數。二十一年九月。又遣兵部尚書徵不花侍郎韓祺。往徵海運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至京者。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九月。遣戶部尚書脫脫察爾。兵部尚書帖木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如上年之數。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爾監丞。因不花往徵海運。士誠託辭拒命。海運遂止。於是歲或遂以是請海運之不可恃。則漕河之舟。亦豈能越江淮山東盜境。而至京師哉。

鈔法

鈔始於唐之飛錢。宋之交會。金之交鈔。因北方不通舟楫之地。錢重難行。故代以券契。而省轉運。即周官質劑。以便民。而非以利國。第行於北。而不行於南。若夫專行楮幣。而全廢錢。為一代國計之大。則自元始。或謂世祖嘗以錢幣問劉秉忠。秉忠對錢用於陽。楮用於陰。國

家也。沙漠幽陰之地。君華夏陽明之區。宜用楮幣。若用錢。四海將不靖。此傳會之言也。元魏遼金。何嘗用楮幣。初世祖中統元年。始造交鈔。以絲為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是年十月。又遣中統元寶鈔。其文以十計者四。曰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三。曰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二。曰一貫。二貫。每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又以文錢織為中統銀貨。其等有五。曰一兩。二兩。三兩。五兩。每兩同白銀一兩。而銀貨蓋未及行。云。五年。設各路平準庫。主平物價。使相依準。不至低昂。仍給鈔萬二千錠。以為鈔本。至元十二年。增造鈔。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初鈔印用木為板。十三年。鑄銅易之。十五年。以廢鈔不便於民。復命罷印。然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二十四年。遂改鑄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有一等。與中統鈔通行。每一貫當中統鈔五貫。依中統之初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每花銀一兩。入庫其價至元鈔二貫。出庫二貫五分。赤金一兩。入庫二十貫。出庫二十貫。五百文。偽造鈔者處死。首告者賞鈔五錠。仍以犯人家產給之。其法為最善。至大二年。武宗復以物重鈔輕。改鑄至大銀鈔。自二兩至二釐。定為十三等。每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元之鈔法。至是蓋三變矣。大抵至元鈔五倍於中統。至大鈔又五倍於至元。將未及期。仁宗即位。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遂有罷銀鈔之詔。而中統至元二鈔。終元之世。蓋常行焉。凡鈔之昏爛者。至元二年。委官就交鈔庫。以新鈔換除。工墨三十文。三年。減為二十文。二十二年。復增如故。其貫百分明。微有破損者。並令行用。違者罪之。所倒之鈔。每季各路解赴省部焚毀。隸行省者。就焚之。大德二年。戶部定昏鈔為二十五樣。泰定四年。又定焚毀之所。皆以廉訪司官監臨。隸行省者。行省官同監。其制之大畧如此。若錢自九府圓法。行於成周。歷代未嘗或廢。元之交鈔寶鈔。雖皆以錢為文。而錢則弗之歸也。武宗至大三年。初行錢法。立資國院泉貨監。以領之。其錢曰。至大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一文。準至大通寶錢十文。歷代銅錢。悉依古例。與至大錢通用。其常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明年。仁宗復下詔。以鼓鑄弗給。新舊資用。其數滋甚。錢與銀鈔。皆廢不行。所立院監。亦皆罷革。而專用至元中統鈔云。順帝至正十年。國用不給。右丞相脫脫復欲更鈔法。乃會臺院官共議之。先是左司都事武祺嘗建言。鈔法自世祖時已行之。後除撥支料本。倒易昏鈔。以布天下外。有合支名目於資鈔庫。料鈔轉撥。所以鈔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來。失祖宗元行鈔法本意。不與轉撥。故民間流轉者少。致為鈔滋多。吏部尚書俱哲篤及武祺俱欲迎合丞相之意。亦言更鈔法。以楮幣一貫。省權銅錢千文為母。而鈔為子。人皆唯唯。惟國子祭酒呂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為母。下料為子。比之達達人乞養漢人。為子。是終為漢人之子而已。豈以故紙為父。而以銅為過房之子者乎。一坐皆笑。思誠又曰。錢鈔用法。以虛換實。其致一也。今歷代錢及至正錢。中統鈔及至元鈔。交鈔分為五項。若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非國之利。僕嘗為武祺又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為偽。爾交鈔若出。獨無偽乎。且至元鈔。猶故成也。家之壹稚皆識之。交鈔猶新成也。人未識之。其偽滋甚。況祖宗成憲。豈可輕改。武祺又欲

錢鈔兼行。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勢必不行。莫若仍用至元舊鈔。爲無敵耶。先帖木爾曰。呂祭酒言。有非者。但不當於廟堂高聲厲色。故脫脫終不從之。遂奏定更鈔之議。下詔云。帝王之治。因時制宜。損益之方。在乎通變。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頒行中統交鈔。以錢爲文。雖鼓鑄之規未遑。而錢幣兼行之意已具。厥後印造至元寶鈔。以一當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歷歲滋久。鈔法偏虛。物價騰踊。盜僞日萌。民用匱乏。爰詢廷臣。博采輿論。會謂遂效。必合更張。其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錢千文。準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元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寶鈔通行如故。子母相權。新舊相濟。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十一年。置寶泉提舉司。掌鼓鑄。至元通寶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踊。十倍。又值海內大亂。供軍賞犒。每日印造。不可數計。舟車裝運。軸轆相接。交料散滿人間。昏輒者不復行用。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既而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視若敝楮。而國用遂困。時有民謠云。堂堂大元。奸佞擅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官制。濫刑法重。黎民怨入。喫人鈔買鈔。何曾見賊作官。官作賊。混惡賢。衰哉可憐。論者曰。楮幣行於宋元。然皆行於始而散於終。何邪。萬物以輕重相權。使黃金滿天下。而多於土。則金土易價矣。天下非物之貴也。楮之多也。非楮之多也。國之貧也。憂國者不究致貧之原。而日夜講求稱提之術。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三征不緩其一。則父子離。以全盛中原之勢。磨一歲所入。曾不足支旬月。而又日所不報。造十數萬楮幣。猶恐不給。何哉。糜費必有日。益壞必有原。其翔增於前。孰最重。其積散於今。孰最輕。情當時未有切究而指陳之者。

歲印鈔數

中統元年。中統鈔七萬三千五百五十二錠。二年。中統鈔三萬九千九百三十九錠。三年。中統鈔八萬錠。四年。中統鈔七萬四千錠。至元元年。中統鈔八萬九千二百八十八錠。二年。中統鈔十一萬六千二百八十八錠。三年。中統鈔七萬七千二百五十二錠。四年。中統鈔十萬九千四百八十八錠。五年。中統鈔二萬九千八百八十錠。六年。中統鈔二萬二千八百九十六錠。七年。中統鈔九萬六千七百六十八錠。八年。中統鈔四萬七千錠。九年。中統鈔八萬六千二百五十六錠。十年。中統鈔十一萬有百九十二錠。十一年。中統鈔二十四萬七千四百四十錠。十二年。中統鈔三十九萬八千有百九十四錠。十三年。中統鈔百四十一萬九千六百六十五錠。十四年。中統鈔百二萬有千六百四十五錠。十五年。中統鈔百二萬三千四百錠。十六年。中統鈔百七十八萬八千三百二十錠。十七年。中統鈔百有十三萬五千八百錠。十八年。中統鈔百有九萬四千八百錠。十九年。中統鈔九十六萬九千四百四十四錠。二十年。中統鈔六十一萬六千二百二十錠。二十一年。中統鈔六十二萬九千九百四十四錠。二十二年。中統鈔二百有萬四千三百八十錠。二十三年。中統鈔二百十八萬有千六百錠。二十四年。中統鈔八萬三千二百錠。至元鈔百有萬有千一百七十七錠。二十五年。至元鈔九十二萬有千六百

百一十二錠。二十六年。至元鈔百七十八萬有九十三錠。二十七年。至元鈔五十萬有二百五十錠。二十八年。至元鈔五十萬錠。二十九年。至元鈔五十萬錠。三十年。至元鈔二十六萬錠。三十一年。至元鈔十九萬三千七百六錠。元貞元年。至元鈔三十一萬錠。二年。至元鈔四十萬錠。大德元年。至元鈔四十萬錠。二年。至元鈔二十九萬九千九百有十錠。三年。至元鈔九十萬有七十五錠。四年。至元鈔六十萬錠。五年。至元鈔五十萬錠。六年。至元鈔二十萬錠。七年。至元鈔一百五十萬錠。八年。至元鈔五十萬錠。九年。至元鈔五十萬錠。十年。至元鈔百萬錠。十一年。至元鈔百萬錠。至大元年。至元鈔百萬錠。二年。至元鈔百萬錠。三年。至大銀鈔百四十五萬有三百六十八錠。四年。至元鈔二百十五萬錠。中統鈔十五萬錠。皇慶元年。至元鈔二百二十二萬二千三百三十六錠。中統鈔十萬錠。二年。至元鈔二百萬錠。中統鈔二十萬錠。延祐元年。至元鈔二百萬錠。中統鈔十萬錠。二年。至元鈔百萬錠。中統鈔十萬錠。三年。至元鈔四十萬錠。中統鈔十萬錠。四年。至元鈔四十八萬錠。中統鈔十萬錠。五年。至元鈔四十萬錠。中統鈔十萬錠。六年。至元鈔百四十八萬錠。中統鈔十萬錠。七年。至元鈔四百八十八萬錠。中統鈔十萬錠。至治元年。至元鈔百萬錠。中統鈔五萬錠。二年。至元鈔八十萬錠。中統鈔五萬錠。三年。至元鈔七十萬錠。中統鈔五萬錠。泰定元年。至元鈔六十萬錠。中統鈔十五萬錠。二年。至元鈔四十萬錠。中統鈔十萬錠。三年。至元鈔四十萬錠。中統鈔十萬錠。四年。至元鈔四十萬錠。中統鈔十萬錠。天曆元年。至元鈔三十一萬有九百二十錠。中統鈔三萬五百錠。二年。至元鈔百有十九萬二千錠。中統鈔四萬錠。

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中書諸更鈔鑄錢。吏部尙書劉宣獻議曰。原交鈔所起。漢唐以來。皆未嘗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爲滯邊權買之計。比銅錢易於磨。民甚便之。稍有滯礙。卽用見錢。尙存古人之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微。自一界二界。至十九界。計江左立國百五十年。是不及八年一更也。亡金行用會子。亦由此數變名同。如小貫。大十貫。通天寶會之類。隨行隨壞。大元初年。法度未一。諸路各行交銀。或同見鈔。或同絲。中統建元。王文統執政。盡罷諸路交鈔。印造中統元寶。以錢爲準。每鈔二貫。倒白銀一兩。十五貫。倒赤金一兩。稍有壅滯。出銀收鈔。恐民疑惑。隨路積積。元本金銀。分文不動。當時支無本寶鈔未多。易爲權治。諸老講究扶持。日夜戰兢。如捧破釜。惟恐失墜。行之十七八年。鈔法無少低昂。後阿合馬專政。不究公私利害。出納多寡。每一支貼。至十有餘萬錠者。又將隨路平準庫金銀。盡數起赴大都。以要功。能是以大失民信。鈔法日虛。每歲支遣。又踰前所。行皆無本之鈔。以至物價騰踊。奚止十倍。拯救之法。不過住印實鈔。只印少鈔。發去諸庫。倒換昏爛。以便民間。瓜貼贖元。起鈔本金銀。發去。以安民心。嚴禁權豪官吏。冒名入庫。倒換實鈔。用當度其所入。量其所出。如周歲差稅課程。可得百萬錠者。其歲支祇可五七十萬多餘。立便燒燬。如此行之。不出十年。縱不復舊。物價可減今日之半。欲求目前速效。未見良策。

縱新鈔以權舊鈔。祇是改換名目。無金銀作本。稱提軍國支用。不復損抑。三數年後。亦如中統舊鈔矣。利民種物。其要自不妄用。始若欲濟。溪壑之用。非惟鑄造不敷。抑亦不久自散。其言最據鈔法之要。此段舊史無新。葉子奇草木子曰。元朝止行鈔法。而不鑄錢。獨至大官裏行。至大二等錢。當五以蒙古字書。小錢以楷書。及至正官裏脫脫為相。立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錢。值世道變。尋亦罷鑄。參政改正。至今百有餘年。略無調外。其法誠為不刊之典。又曰。元世祖中統至元開立鈔法。以至元寶為母。中統交為子。子母相推而行。中統二貫準至元二百文。一貫準至元一百文。行之四十年。中統以費工本多。尋不印行。獨至元鈔法通行。用以權百貨。輕重。民甚便之。至正間。丞相脫脫當承平無事。入賈魯之說。欲有所建立。於世別立至正交鈔。料既窳惡。易敗。難以倒換。遂置滯不行。及兵亂。國用不足。多印鈔以賈兵鈔賤物。無所於授。其法遂廢。嗚呼。非其法之不善。由後世行法之失其本也。元之鈔法。即周漢之質劑。唐之錢引。宋之交會。金之交鈔。當其盛時。皆用鈔以權錢。及當衰叔。財貨不足。止廣造幣。幣以為費。幣幣不足以權錢。百貨遂滯而不行。使鈔法皆有錢貨為之本。如鹽與茶之有引。引至則茶鹽立得。烏有不行之患哉。試使府縣各立錢庫。貯錢若干。置鈔準錢引之制。如張詠四川行交子之比。使富室主之。引至錢出。引出錢入。以錢為母。以引為子。子母相權。以制天下百貨出之於貨輕之時。收之於貨重之日。權衡輕重。與時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如富人難殺。而給以批。持批得穀。其批行矣。貧人給批而無穀。批乃虛文。其不此也。非批之罪也。不此之務。而徒刑罰勢。迫以必其行。而鈔愈不行。國亦卒以亡。非鈔之罪也。此皆舊史所無。今增。

元史新編食貨志

清賜進士出身江蘇高郵州知州魏源編

中

天地精英。發於山川。以供民用。則有金銀珠玉銅鐵水銀朱砂碧甸鉛錫鑿硝藤竹木之材。王者因其自然之利。以利民。後世或遂以之病民而利國。於是天愛其寶。貨棄於地。而黃老相金沈璧之論興焉。元興。因土人呈獻。而定其歲入之課。多者不盡收。少者不強取。而中使賁瑄采寶監稅四出。擾民者。終世無之。其制尚不悖於古。凡天下產金之所。若腹裏之益都。積長。若遼陽省之大寧開元。若江浙省之饒池信。若江西省之龍興撫州。若湖廣省之岳。遺沉靖辰潭武岡寶慶。若河南省之江陵襄陽。若四川省之成都嘉定。若雲南省之威楚臨江大理金齒臨安曲靖元江羅羅會川建昌德昌柏興烏撒東川烏蒙。產銀之所。若腹裏之大都。真定保定雲州般陽管寧懷孟濟南寧海。若遼陽省之大寧。若江浙省之處州建寧延平。若江西省之撫瑞韶。若湖廣省之興國郴州。若河南省之汴梁安豐汝寧。若陝西省之商州。若雲南省之威楚大理金齒臨安元江。產珠之所。若大都。若東京。若羅羅。若水達達。若廣州。產玉之所。若于闐。若力沙。產銅之所。若腹裏之益都。若遼陽省之大寧。若雲南省之大

理。設江。產鐵之所。若腹裏之河東順德懷景濟南。若江浙省之饒徽寧國信慶元台衢處建寧。新化邵武。漳福泉。若江西省之龍興吉安撫袁瑞臨江桂陽。若湖廣省之沅潭衡武。寶慶永全常寧道州。若陝西省之興化。若雲南省之中慶大理金齒臨安曲靖。江羅羅建昌。產朱砂水銀之所。若遼陽省之北京。若湖廣省之沅潭。若四川省之恩州。產碧甸子之所。若和利。若會川。產鉛錫之所。若江浙省之鉛山台處。建寧延平邵武。若江西省之韶州桂陽。若湖廣省之潭州。產礬之所。若腹裏之廣平襄寧。若江浙省之鉛山邵武。若湖廣省之潭州。若河南省之廬州。產硝礬之所。若腹裏之晉寧。皆其著者也。而竹木之產。所在有之。又不能悉設所。今著其有稅課者於篇。

金課之興。自世祖始。其在益都者。至元中以漏籍民戶。四千於登州。棲霞縣洵焉。又以洵金戶二千。倉軍者。付益都。淄萊等路。洵金。總管府。而輸其課於太府監。在遼陽者。至元中。聽民於龍山縣。胡胡。哈淘。每歲納課金三兩。又於遼東雙城及和州等處。采焉。在江浙者。至元中。設建康等處。淘金。夫七千三百六十五戶。立提舉司。領之。所轄金場。凡七十餘所。未幾以建康無金。罷之。其徵饒池信之課。皆歸之有司。在江西省。至元中。撫州樂安縣民。歲辦金百兩。在湖廣者。至元中。撥常德潭辰沅靖民。萬戶。付金場。轉運司。淘焉。在四川省。元貞初。以其病民罷之。在雲南者。至元中。諸路總納金百有五錠。此金課之興革可攷者。

銀在大都者。至元中。聽民於檀州。奉先等洞采之。十五年。令關世顯等於薊州豐山采之。在雲州者。至元中。撥民戶於望雲采鍊。而設從七品官掌之。二十八年。又開聚陽山銀場。二十九。年。遂立雲州等處。銀場。提舉司。以領之。在遼陽者。延祐初。惠州銀洞三十六。立提舉司。領其課。在江浙者。至元中。建寧南劍等處。立銀場。提舉司。在湖廣者。至元中。韶州路曲江縣銀場。聽民採鍊。每年輸銀三千兩。在河南省。延祐初。聽羅山縣民採銀。場課銀三錠。四年。聽霍丘縣民採豹子崖銀洞。課銀三十錠。其所得礦。大抵以十分之三輸官。此銀課之興革可攷者。

珠在大都者。元貞初。聽民於楊柳直沽口。撈采。命官買之。在東京者。至元中。命董怯安山等。於宋阿江阿爺。苦江忽呂古江采之。在廣州者。采於大步海。他如兀難河曲。柴刺河。潭都。忽河之珠。至元初。徒願哥等。戶撈焉。勝州延州。乃延等城之珠。至元中。皆命官民撈焉。此珠課之興革可攷者。

玉在匪力沙者。海戶舊有三百。經亂散亡。至元初。存者止七十戶。其力不充。乃以匪力沙之。旁近六十戶。同淘。而免其徭。所淘之玉。於忽都勝。忽爾舍里市。丁三人。所立驛站。遞至京師。此玉課之興革可攷者。

銅在益都者。至元中。撥千戶於臨朐縣。七寶山等處。采之。在遼陽者。至元中。撥采木夫千戶。於錦州。雞山。巴山等處。采之。在汲江者。至元中。撥漏籍戶於薩巴山。采之。凡十有一所。此銅課之興革可攷者。

鐵在河東者。太宗丙申年。立鑛於西京。州縣撥治戶七百六十。煇。丁酉。又立鑛於交城。縣

撥治戶千煽焉至元初立洞治總管府及平陽等路提舉司皆旋罷之其後廢置不常大德中聽民煽鍊官爲抽分至武宗至大初復立河東都提舉司掌之所鍊之治八日大通日與國曰惠民日利國曰益國曰閭富曰豐登豐登之治蓋有二云在順德等處者至元三十一年撥治戶六千煽焉大德初設都提舉司掌之其後亦廢置不常至延祐初始并兩提舉司爲一所鍊之治六日神德曰左都曰豐陽曰臨水曰沙窩曰固鎮在懷慶等處者太宗丙申年於北京撥戶煽焉中統二年立提舉司掌之其後亦廢置不常大德初始并懷慶三提舉司爲都提舉司所鍊之治有七日雙峯曰暗谷曰銀崖曰大峪曰五峪曰利貞曰錐山在濟南等處者中統四年拘滿籍戶三千煽焉至元五年立洞治總管府其後亦廢置不常至大元年復立濟南都提舉司所鍊之監有五曰寶成曰通和曰昆吾曰元國曰富國其在各省者獨江浙西湖湖廣之課爲最多凡鐵之等不一有生黃鐵有生青鐵有青爪鐵有簡鐵每引二百斤此鐵課之興革可攷者

朱砂水銀在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蒙古都喜以恤品入戶於吉思迷之地採鍊在湖廣者沉州五寨瀟雷發等每年包納朱砂千五百兩羅管寨包納水銀二千二百四十兩潭州安化縣每年辦朱砂八十兩水銀五十兩碧甸子在和林者至元十年命馬爾采之在會川者二十一年輸千餘塊此朱砂水銀碧甸子課之興革可攷者

鉛錫在湖廣者至元八年辰沅靖等處轉運司印造錫引每引計錫百斤官收鈔三百文客商買引赴各治支錫販賣無引者比私鹽減等杖六十其錫沒官此鉛錫課之興革可攷者鑾在廣平者至元中磁州武安縣民獻鑾器十所周歲辦白鑾三千斤在潭州者至元十八年聽瀏陽民於永興鑾場煎烹每十斤官抽其二在河南者二十四年立鑾課所於無爲路每引三十斤價鈔五兩此鑾課之興革可攷者

竹之所產雖不一而腹裏之河南懷孟陝西之京兆鳳翔皆有在官竹園元初皆立司竹監掌之每歲令稅課所官以時采研定其價爲三等易於民間至元四年始命制國用使司印造懷孟等路司竹監竹引萬道每道取工墨一錢凡發賣皆給引至二十二年罷司竹監聽民自賣輸稅明年又用郭峻言於衛州復立竹課提舉司凡輝懷嵩洛荆襄益都宿并等處竹貨皆隸焉在官者辦課在民者輸稅二十三年又命陝西竹課提領司差官於輝懷辦課二十九年亦相完澤言懷孟竹課頻年斫伐已損課無所出宜罷其輸俟長養數年世祖從之此竹課之興革可攷者若夫硝磺木課其興革無籍可攷故不著云

歲課之數【天祿元年】
金課腹裏四十錠四十七兩三錢 江浙省百八十錠十五兩一錢 江西省二錠四十兩五錢 湖廣省八十錠二十兩一錢 河南省三十八兩六錢 四川省鈔金七兩二錢 雲南省百八十四錠一兩九錢
銀課腹裏一錠二十五兩 江浙省百二十五錠三十九兩二錢 江西省四百六十二錠三兩五錢 湖廣省二百三十六錠九兩 雲南省七百三十五錠三十四兩三錢

銅課 雲南省二千三百八十斤

鐵課 江浙省額外鐵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七斤 課鈔千七百有三錠十四兩 江西省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五十斤 課鈔百七十六錠二十四兩 湖廣省二十八萬二千五百九十五斤 河南省三千九百三十斤 陝西省一萬斤 雲南省十二萬四千七百斤

鉛錫課 江浙省額外鉛粉八百八十七錠九兩五錢 鉛丹九錠四十二兩二錢 黑錫二十四錠十兩二錢 江西省錫十七錠七兩 湖廣省鉛千七百九十八斤 鑿課腹裏三十三錠二十五兩八錢 江浙省額外四十二兩五錢 河南省額外二千四百四十四錠三十三兩一錢 硝磺課 晉寧路二十六錠七兩四錢

竹木課 腹裏木六百七十六錠十五兩四錢 額外木七十三錠二十五兩三錢 竹二錠四十兩 額外竹千有百三錠二兩二錢 江浙省額外竹木九千三百五十五錠二十四兩 江西省額外竹木五百九十九錠二十三兩三錢 河南省竹二十六萬九千六百九十五竿 板木五萬八千六百條 額外竹木千七百四十八錠三十兩一錢

【危素浸銅要略序】德興張理字伯雅從事福建宣慰司考滿調官京師會國家方更錢幣之法獻其先世浸銅要略略於朝宰相以其書之有益經費爲復置興利場至正十二年三月奏授理爲場官使董其事理持其副處危素序之曰錢幣之行尙矣然而鼓鑄之無窮產銅則有限理之術乃能浸鑄以爲銅用費少而收功博宜乎朝廷之所樂聞也當宋之盛時有三司度支判官詩申能以藥化鐵成銅久之工人厭苦之而事遂寢今書作於紹聖間而其說始備蓋元祐元年或言取賸泉浸鐵取鑄烹銅其泉三十有二五日一舉洗者一曰黃牛七日一舉洗者十有四曰永豐青山黃山大岩橫泉石鑄陽濟官臨小南山草木原東山南畔上東山下石姑下石姑十日一舉洗者十有七曰西陽焦原銅積大南山橫槎陽羊棧姚曼冷浸橫槎下陽陳軍鑄前上姚曼下姚曼上炭渣下炭渣上何木中何木下何木凡爲溝百三十有八焉政和五年兩多泉溢所浸爲最多是書理之先張潛所撰以授其子張盤張甲而盤之孫參知政事張蒸實序志之我武宗詔作至大錢理之從祖張盤與理之父張遜以其書來上皆命爲場官未及鑄印而場司罷至理復因是蒙被異恩幾於古之世官惟其父子祖孫專於一事其謀之精慮之熟可知已何患乎治鑄之無功實竊之不與哉雖然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顧上之人力行何如耳

鹽法

國利莫廣於鹽自齊桓漢武以來歷代權之各祖其制爲得失大抵專主於便民者民便而國亦利專主於利國者民不便而利歸中飽國乃愈貧元初以酒醋鹽稅河泊金銀鐵冶六色取課於民歲定白銀萬錠太宗庚寅年始行鹽法每鹽一引重四百斤其價銀十兩世祖

中統二年。減銀為七兩。至元十三年。既取宋。而江南之鹽所入尤廣。每引改為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增為五十貫。元貞丙申。每引又增為六十五貫。至大己酉。至延祐乙卯。七年之間。累增為百五十貫。凡偽造鹽引者皆斬。結其家產付告人充賞。犯私鹽者。徒二年。杖七十。籍其財產之半。有首告者。於所籍之內。以其半賞之。行鹽各有郡邑。犯界者。減私鹽罪一等。以其鹽之半沒官。半賞告者。然歲辦之課。難易各不同。有因自凝結而取者。解地之類。鹽也。有煮海而後成者。河間山東兩浙福建等處之末鹽也。惟四川之鹽。出於井。深者數百尺。汲水煮之。視他處為最難。今各因其所產之地言之。

大都之鹽。太宗丙申年。初於白陵港三义沽大直沽等處。置司熬煎。世祖至元二年。又增置塘二鹽場。竈戶工本。每引為中統鈔三兩。與清道等。十九年。罷大都及河間山東三鹽運司。設戶部尚書員外郎各一員於大都。置局賣引。鹽商買引。赴各場關鹽發賣。二十八年。增置戶工本。每引為中統鈔八兩。二十九年。以歲饑。減鹽課一萬引。入京兆鹽運司添辦。大德元年。罷大都鹽運司。并入河間。

河間之鹽。太宗庚寅年。始立稅課。所置鹽場。撥竈戶二千三百七十六隸之。每鹽一袋。重四百斤。既而立鹽運司。又改立提舉鹽樞所。歲辦鹽三萬四千七百發。癸卯年。改立提舉清鹽課使所。歲辦鹽九萬袋。憲宗八年。每袋增鹽至四百五十斤。世祖中統元年。立宣撫司。提領清深鹽使所。至元二年。改立河間都轉運司。歲辦九萬五千袋。七年。始定例。歲煎鹽十萬引。辦課銀萬錠。二十三年。改立河間都轉運司。通辦鹽酒稅課。二十五年。增置戶工本。為中統鈔五貫。二十七年。辦鹽三十五萬引。至大元年。又增至四十五萬引。延祐至天祿。皆歲辦四十萬引。至三年。河間運司言。元簽竈戶五千七百七十四戶。除逃亡外。止存四千三百有一戶。又兼行鹽地方。早蝗相仍。乞權免餘鹽三萬引。俟豐歲復舊。本部權準。住煎萬引。其權鹽之法。自大德七年。歲將存鹽散之米鋪。從其發賣。後因富商專利。遂於南北二城設局。凡十有五處。官為賣之。其始法嚴。民甚便益。泰定二年。因局官濫給。多侵盜之數。復從民販。而罷官局。未及數載。有司屢言富商昂價之害。復置官局十有五處。每局日賣十引。設官二員。以歲一為滿。責其奉公發賣。每中統鈔一貫。買鹽二斤四兩。凡買鹽過十貫者。禁之。其所賣價鈔。逐旬起解。仍令運司嚴督押運之人。設法防禁。毋致綱船人等作敵。至正三年。監察御史王思誠等言。京師之鹽。元統二年。設局官賣。迄今十載。法久敝生。在船則有侵盜。滲漏之患。入局則有和雜灰土之奸。又常白鹽千五百引。用船五十艘。每歲以四月起運。官鹽二萬引。用船五十艘。每歲以七月起運。而運司所遣之人。擅作威福。南抵臨清。北自通州。所至截河阻舟。往來無不被擾。名為和願。實乃強奪。一歲之中。千里之內。凡商賈之米粟。達官之家室。一概遮截。得財放行。所拘皆貧窮之人。其舟小而不敢。津滸侵盜。既達京師。逾時不得交收。淹延歲月。困守無聊。妻孥子質。舟楫者有之。致客船狼顧不前。京師百物昂貴。且官賣之鹽。反不如商販之賤。宜罷監局。仍歸民販。所用船五十艘。亦宜於江南造小船運載。為便。從之。凡河間所隸之場。二十有二。

遼陽之鹽。太宗丁酉年。始命北京路徵收課稅。所以大鹽泊硬鹽立隨車隨引。載鹽之法。每鹽一石。價銀七錢半。帶納匠米五升。癸卯年。合懶路歲辦課白布二千匹。棉品路布千匹。至元四年。立開元經路運司三年。禁東京諸州乞石爾硬鹽。不許過塗河界二十四年。溧州四處鹽課。舊納牛羊者。亦令如例輸鈔。延祐二年。又命食鹽人戶。歲辦課鈔。每兩率加五焉。山東之鹽。太宗庚寅年。始立益都課稅所。撥竈戶二千有百七十隸之。每銀一兩。得鹽四十斤。甲午年。立山東鹽運司。中統元年。歲辦銀二千五百錠。至元六年。增置辦鹽為七萬二千引。至十二年。改立山東都轉運司。歲辦鹽至十四萬七千五百引。二十六年。歲辦鹽二十二萬引。大德十年。又增為二十五萬引。至大元年之後。歲辦正除鹽三十一萬引。課鈔七十五萬餘錠。元統三年。增設巡鹽官十二名。改膠濟行鹽等處。仍為食鹽置局。如荅萊三十五局之例。置官散賣食鹽。以便民。至元二年。運司復請新築章丘長山都平濟南俱近鹽場。與太

小清河相接。客旅與販。宜依商河際等處。改為食鹽。不許所隸之場十有九。河東之鹽。出解州鹽池。池方百二十里。每歲五月。場官伺池鹽生。結令夫撥撥鹽花。其法必值元陽。池鹽方就。或遇陰雨。則不能成矣。太宗庚寅年。始立平陽府徵收課稅所。從實辦課。每鹽四十斤。得銀一兩。世祖中統初。立陝西轉運司。仍置解鹽司於路。三年。以太原民戶自煎小鹽。增置課銀百五十錠。五年。又增小鹽課銀為二百五十錠。十年。歲辦鹽六萬四千引。給工價中統鈔萬有五百二十錠。大德十一年。增置額為八萬二千引。至大元年。又增煎餘鹽二萬引。通為十萬二千引。延祐三年。池為雨壞。止辦課鈔八萬二千餘錠。於是晉寧陝西之民。改食常仁紅鹽。懷孟河南之民。改食清鹽。五年。乃免河南懷孟兩陽三路本歲陝西鹽課。仍授鹽運使。辟所屬府州縣正官。兼知渠堰。責以疏濬。六年。改陝西運司為河東。解鹽等處都轉運使司。直隸中書省。罷陝西行省。所委巡鹽官六十八員。增設通判一員。別歸分司印二。又罷撈鹽提領二十員。改立提領所二。增置鹽五百料。是年。實撈鹽十八萬四千五百引。天祿二年。辦課鈔三十九萬五千三百九十五錠。

寧夏之鹽。至元二年。御史帖木不花言。寧夏所產紅鹽。池都接陝西瓊州百餘里。味甘而價賤。遠勝解鹽。又無課程。私販不可禁約。今後宜從運官設法募商興販。但遇行鹽之處。諸人毋得侵擾。革紅鹽立法。抽分依例發賣。每引收價鈔三錠。自黃河以西。從民食用。輸課其夾帶至黃河東南者。以私鹽法罪之。陝西與販解鹽者。不禁。庶官民兩便。而課亦無虧矣。又據陝西漢中道蕭政廉訪使言。陝西百姓例食解鹽。地遠運艱。今後若分定課程。令大河以東之民。買食解鹽。其以西之民。計口攤課。任食紅鹽。則官不擾民。民不虧官。且解鹽結之於風。紅鹽產之於地。東鹽味苦。西鹽味甘。民豈肯舍美而就惡。使陝西百姓一概均攤解鹽之課。令食羶紅鹽。則更免巡禁之勞。而民亦受惠。詔從所言。限以黃河為界。解鹽依舊西行。紅鹽不許東渡。州縣一體酌納認乾課。與運司已散食鹽引價同。見納乾課鈔七萬錠。通行按季輸納。

四川之鹽。在成都夔府重慶敘南嘉定順慶潼川紹慶等路。元初設拘權課稅所。分撈竈戶

五千九百餘畝之從實辦課後爲鹽井廢壞軍民多食解鹽至元二年立興元四川鹽運司修理鹽井仍禁解鹽不許過界八年罷四川茶鹽運司十六年復立之十八年并鹽課入四川道宣慰司天歷二年辦鹽二萬八千九百引計鈔八萬六千七百餘引至順四年增辦餘鹽萬引外又帶辦兩浙運司五千引與正額鹽通行煎辦元統三年從轉運使言以四川鹽井俱在萬山之間比之腹裏兩淮優苦不同難以帶辦餘鹽權停帶辦餘鹽五千引所隸場十有三爲非四十有五

兩淮之鹽至元十三年命邊界馬里范張依朱舊例辦課每引重三百斤其價爲中統鈔八兩十四年立兩淮都轉運使司每引改四百斤十六年額辦五十八萬七千六百引十八年增爲八十萬引二十六年減十五萬引大德天歷間選額鹽至九十五萬有七十五引計中統鈔二百八十五萬有二百餘錠其工本鈔亦自四兩選增至十兩云大德四年中書省以鹽法壞亂官受商賄私加斛面奏改立倉設網收發支發以革前弊其行鹽之地江浙江西河南湖廣所轄路分上江下流鹽法通行至大開增餘鹽三十萬引通原額九十五萬有七十五引積疊稽滯至順四年運使言揚州客商買引赴倉支鹽雇船脚力每引遠者需鈔十二三貫近者不下七八貫其船戶欺鹽主不能照管恐爲侵盜及事收引官不過折船以償安能如數徵足是以公私受害請於揚州河岸空地聽商貯鹽載往黃州發賣以革侵盜之患可爲悠久之利其於鹽法非小補也行省委官與運司偕往相視空地果無違礙而後行之所隸之場二十有九

兩浙之鹽至元十四年立運司歲辦九萬二千有百四十八引每引分作二袋每袋依宋十八界會子折中統鈔九兩十八年增至二十一萬八千五百餘引二十三年增辦四十五萬引二十六年減十萬引三十年置局賣魚鹽於海濱漁所三十一并煎鹽地四十四所爲三十四場大德至大延祐間選增歲額至五十萬引各運司鹽課以十分爲率收白銀一分每銀一錠準鹽課四十錠其工本鈔浙西每引選增至二十兩餘鹽至二十五兩浙東鹽每引選增至二十五兩餘鹽至三十兩所隸浙西二十一場浙東二十二場

福建之鹽至元十三年始收其課爲鹽六千有五十引十四年立市舶司兼辦鹽課二十四年改立福建等處轉運鹽使司歲辦鹽六萬引大德至大開選增至十三萬引至順間歲額銀三十八萬七千七百八十錠其工本鈔煎鹽每引選增至二十兩行省臣言福建八路山多田少土瘠民貧民不加多鹽額增重即如合省秋糧歲止二十七萬八千九百餘石夏稅不過萬有千五百餘錠而鹽課十三萬引計鈔三十九萬錠民力日微每遇催徵貧者賣妻鬻子致有近年滾滾播遷之禍請罷餘鹽三萬引革去散賣食鹽之飲聽從客商八路通行發賣誠爲官民兩便右丞相脫脫平章達達等以所擬奏而行之所隸之場七

番船商賈集民物富庶易於辦納不知本道所轄七路八州平土糧少加以風瘴毒癘其民刀耕火種崎嶇辛苦貧窮之家經歲淡食額外辦鹽賣將誰售所謂富庶者不過城郭商賈與船船交易數家而已備戶鹽丁十逃三四官吏止勒見戶帶煎其地密邇蠻蠻民俗頑惡誠恐有司責辦大嚴擬而走險何如捐徵利以蘇疲民具呈中書省送戶部定擬從之所隸之場十有三

廣海之鹽至元十三年以瓊州在海中別立廣海鹽課提舉司辦鹽二萬四千引三十年又立廣西石康鹽課提舉司大德至大延祐間選增至五萬二百引

茶法

植茶始於唐德宗至宋遂爲國賦額與鹽等元之茶課由約而博大率因宋之舊而爲之制世祖至元五年始植成都茶於京兆葦昌置局官爲發賣法與禁私鹽同六年始立西蜀四川監植茶場使司十二年既平宋復用左丞呂文煥言植江西茶以宋會子五十貫準中統鈔一貫十三年兼定長引短引之法三分取一長引每引計茶百二十斤收鈔五錢四分二釐八毫短引計茶九十斤收鈔四錢二分八毫是歲徵千二百餘錠十四年取三分之一增至二千三百餘錠十五年又增至六千六百餘錠十七年置植茶都轉運司於江州總江淮荆湖福廣之茶稅而遂除長引專用短引十八年增額至二萬四千錠十九年以江南茶課官爲置局發商賣二十一年以轉運使言各處茶課押配於民非便乃并歸正課每引增兩五分通爲三兩五錢二十三年又增爲五貫是年徵四萬錠二十五年改立江西等處都轉運司三十六年丞相桑魯增引稅爲十貫三十年又改江南茶法凡管茶提舉司十一所茶商貨茶必令齎引引之外又有茶由以給空賣初每由茶九斤收鈔一兩至是分爲十等自三斤至三十斤隨處批引局同每引收鈔一錢元貞元年有獻利者言舊法江南茶商至江北者又稅之其在江南賣者亦宜如江北之制於是朝議復增江南課三千錠而弗稅是年凡征八萬三千錠至大元年以龍興瑞州爲皇太后湯沐邑其課入徵政院四年增額至十七萬有千餘錠皇慶二年增至十九萬二千八百餘錠延祐元年改設批驗茶由局官五年立減引添課之法每引增稅爲十二兩五錢通辦鈔二十五萬錠七年選增至二十八萬九千二百餘錠天歷二年始罷植茶歸州縣其歲征之數與延祐同至元二年中書戶部議江西茶鹽司歲辦公據十萬道引百萬計鈔二十八萬九千二百餘錠茶引便於商販而山場小民全憑茶由爲照數少課輕便於民用而不敷茶引數多課重年終尙有停缺未賣者每歲合增印茶由以十分爲率量增二分計二百六十一萬七千有五百八十八斤計增收鈔七千二百六十九錠有奇積出除茶鈔數官課無虧而便於民用合準本省所擬具呈中書省移咨行省詔行之至正二年李宏復言國朝既於江州設立植茶都轉運司仍於各路出茶之地設立提舉司七處專任散據賣引規辦國課近年每引十張除正納官課百二十五兩外

又取要事例錄鈔二十五兩。以爲分司官吏饋餽之資。中間又存留茶引二千本。以茶戶消乏爲名。轉賣與新興之戶。每據又多取中統鈔二十五兩。上下分派。各爲己私。不知此等之錢。自何而出。其爲茶戶之害。已不可言。至於五六月間。得據在手。碾磨方與。更卒踵門。催并初限。不知茶未發賣。何從得錢。間有充裕之家。必須別行措辦。其力薄者。例被拘監。無非典獄家私。以應官限。皆由運司給引之運。分司苛取之過。茶戶本圖利而反受害。消乏逃亡。情實堪憫。今請申明舊制。每歲正月。運司盡將據引給付提舉司。隨時派散。毋得停留勒索。妨誤造茶時月。如有過期。別行定罪。仍不許運司自行賣引。庶革貪贖之風。免茶戶之害。中書省戶部議行。他如范殿師茶西番大葉茶。建寧勝茶。於籍無效。故皆不著。

酒醋課

元之有酒醋課。自太宗平金始。立坊場官榷沽辦課。仍以各州府縣長官充提點。頗立條禁。私造者罪之。其課額驗民戶多寡定之。而禁於徵收課稅所。世祖至元十六年。并大都河間山東酒醋商稅入鹽運司。二十二年。詔免農民醋課。其隨路酒課。依京師例。每石取十兩。又用右丞盧世榮等言。罷上都醋課。其酒課亦改榷沽之制。令酒戶自具工本。官司拘賣。每石止輸鈔五兩。二十八年。詔江西福建酒醋課不隸茶鹽兩運司。仍令有司辦之。二十九年。丞相完澤等言。杭州省酒課歲辦二十七萬餘錠。湖廣龍興歲辦止九萬錠。輕重不均。於是減杭州省十分之二。均諸湖廣龍興南京三省。大德八年。大都酒課提舉司設棧房百所。旋并爲三十所。每所日醞不得過二十五石至大三年。又增爲五十四所。而累朝以課程撥賜諸王公主及各寺者凡九所云。

天下每歲總入之數
酒課五十三萬七百四十三錠有奇。惟雲南以賦計。二十萬有千百十七錠。
醋課二十二萬五百九十一錠有奇。

商稅

商賈之稅。自太宗平金始。立徵收課稅所。凡倉庫院務官。選有產有行之人充之。其所辦課。程每月赴所輸納。有漏稅者。並徒二年。杖七十。所官擾民取財者。罪亦如之。世祖中統四年。凡在京權勢之家。爲商賈及官銀賣買之人。並令赴稅務局入城。至元七年。遂定三十分取一之制。以銀四萬五千錠爲額。有溢額者。別作羨餘。是年五月。以上都商旅往來艱辛。特免其課。二十年。詔各路課程差廉幹官二員提調。增羨者遷賞。虧兌者償罰。月中其數於部。逾期不申。及雖申不實者。官及令史處分有差。始定上都稅課六十分取一。舊城市肆院務遷入都城者。四十分取一。二十二年。又增商稅契本。每一道爲中統鈔三錢。減上都歲課於百兩之中。取七錢半。二十六年。從丞相桑哥請。大增天下商稅。稅契二十萬錠。江南二十五萬錠。二十九年。定諸路輸納之限。不許過四五月十五日。三十一年。詔天下商稅有羨餘者。毋作定額。元貞元年。用平章刺真言。又增上都之稅。至大三年。契本一道復增作至元鈔三。連至元賦之際。天下總入之數。視至元七年所定之額。蓋不啻百倍云。

商稅額數

大都宣課提舉司十萬三千有六錠十一兩四錢。大都路八千二百四十二錠九兩七錢。上都留守司九百三十四錠五兩。上都稅課提舉司萬有五百二十五錠五兩。興和路七百七十錠十七兩一錢。永平路二千二百七十二錠四兩五錢。保定路六千五百七錠二十三兩五錢。嘉定路萬七千四百八錠三兩九錢。順德路二千五百七錠九兩九錢。廣平路五千三百有七錠二十兩二錢。彰德路四千八百有五錠四十二兩八錢。大名路萬有七百九十五錠八兩五錢。懷慶路四千九百四十九錠二兩。衛輝路三千六百六十三錠七兩。河間路萬有四百六十六錠四十七兩二錢。東平路七千四百一十一錠四十八兩四錢。東昌路四千八百七十九錠三十二兩。濟寧路萬二千四百三錠四兩一錢。曹州六千有十七錠四十六兩三錢。濮州二千六百七十一錠七錢。高唐州四千二百五十九錠六兩。泰安州二千有十三錠二十五兩四錢。冠州七百三十八錠十九兩七錢。登州路九千四百四十四錠三錢。德州二千九百九十九錠四十二兩八錢。益都路九千四百七十七錠十五兩。濟南路萬二千七百五十二錠三十六兩六錢。般陽路三千四百八十六錠九兩。大同路八千四百三十八錠十九兩一錢。冀寧路萬有七百四十四錠三十四兩六錢。晉寧路二萬有千三百五十九錠四十四兩二錢。嶺北行省四百四十八錠四十五兩六錢。遼陽行省八千二百七十三錠四十一兩四錢。河南行省十四萬七千四百二十八錠三十二兩三錢。陝西行省四萬五千五百七十九錠三十九兩二錢。四川行省萬六千六百七十六錠四兩八錢。甘肅行省萬七千三百六十一錠三十六兩一錢。江浙行省二十六萬九千有二十七錠三十兩三錢。江西行省六萬二千五百二十二錠七兩三錢。湖廣行省六萬八千八百四十四錠九兩九錢。

市舶

互市之法。自漢通南粵始。歷代沿之。至宋置市舶司於浙廣之地。以通諸番貨易。其制始詳。元自世祖定江南。凡漸海諸郡。仍宋制通番船。其後近與占城日本爪哇互市。遠通俱藍馬巴爾際海之國。以千百計。因不航瑤瑛。故海市尤甚。以市舶官主之。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四。一泉州。二慶元。三上海。四澈浦。而泉州最鉅。凡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通帆例抽解。然後自售其貨。十分取一。蠶者十五分取一。其客船自泉福販土產之物者。半之。故有番貨雙抽。土貨單抽之制。至元十九年。用耿左丞言。以鈔易銅錢。令市舶司以錢易海外金珠貨物。仍聽船戶通取抽分。二十年。遂定抽分之法。是年十月。禁船商以金銀易香木。惟鐵不禁。二十一年。設市舶都轉運司於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給本省人入番貿易。其所獲息。十入其七於官。凡權勢家皆不得入番爲買犯者。罪之。仍籍其家產之半。其諸番商旅就官船賣買者。依例抽之。二十二年。改曰都轉運司。領福建漳泉鹽貨市舶。禁以銅錢米糧與諸番糴易。二十九年。命市舶驗貨抽分。是年十一月。中書省定抽分之數。及漏稅之法。凡商旅販泉

船等處已抽之物。即於本省賣者。細色二十五分取一。蠶色三十分取一。免其輸稅。其就市船司買者。止於寬處收稅。而不再抽。漏船物貨。依例斷沒。三十年。又定市船抽分雜禁二十。一。以爲稅。自後諸處悉依泉州例取之。仍以溫州市船司并入慶元。杭州市船司并入稅務。凡金銀銅鐵男女並不許私販入番。三十一年。成宗詔有司勿拘海船。聽其自便。元貞元年。以船船至岸。隨漏物貨者多。命就海中逆而閱之。二年。禁海商以細貨於馬巴爾。頃喃。梵。答刺。亦納。三番。國。交易。別出鈔五萬錠。令沙不丁等議規運之法。大德元年。罷行泉府司。以禁商下海罷之也。至大三年。以市船提舉司隸行省。四年。又罷之。延祐元年。復立市船提舉司。仍禁人下番。官自發船貿易。題帆之日。細物十分抽二。蠶物十五分抽二。七年。以下番之人。將絲銀細物易於外國。又并提舉司罷之。至治二年。復立泉州慶元廣東三處提舉司。申嚴市船之禁。三年。聽海商貿易。但歸徵其稅。泰定元年。諸海船至者。止令行省抽分。其大略如此。若夫中買寶貨之制。累朝皇獻例給官價。天曆元年。以其益耗國財。詔加禁之。凡中獻者。以違制論云。

額外課

元有額外課。在歲課之外。然國之經用。亦有賴焉。課之名凡三十有二。其一曰麻書。二曰梨本。三曰河泊。四曰山場。五曰窖治。六曰房地。七曰門攤。八曰池塲。九曰蒲葦。十曰食羊。十一曰荻菜。十二曰煤炭。十三曰擔岸。十四曰山查。十五曰雞。十六曰魚。十七曰漆。十八曰藤。十九曰山澤。二十曰蕩。二十一曰柳。二十二曰牙例。二十三曰乳牛。二十四曰抽分。二十五曰蒲。二十六曰魚苗。二十七曰柴。二十八曰羊皮。二十九曰磁。三十曰竹葦。三十一曰薑。三十二曰白藥。其歲入之數。舊史全鈔案牘。今汰不錄。

元史新編食貨志

清賜進士出身江蘇高郵州知州魏源編

下

歲賜

自昔帝王皆厚於其宗族姻戚。以明親親。而莫厚於元代。蓋諸王分藩。皆在西北朔漠之地。故又於中原腹地。別有食采分地。其路府州縣。得薦其私人。以爲監。秩祿受命如王官。而不得以歲月通選調。其賦則五戶出絲一斤。不得私徵之。皆輸諸有司之府。視所當得之數。而給與之。其歲賜則銀幣各有差。始定於太宗之時。而增於憲宗之日。及世祖平江南。又各益以民戶。時科差未定。每戶折支中統鈔五錢。至成宗復加至二貫。而后妃公主之歲賜視此。勳臣世祿之歲賜亦視此。蓋太宗丙申所撥賜者。太祖開國功臣也。憲宗壬子等年所撥者。太宗功臣也。至元中所撥者。世祖功臣也。其開國功臣。而至元中加賜江南錢鈔者。因其子孫有功。而追賜其祖。如木華黎以其孫安童也。李羅渾即博爾忽以其孫月赤察爾也。速不台以其孫阿朮也。八答子以其孫哈刺霍魯爲相也。惟耶律丞相一人。則開國賢相。不必其

裔有功。而亦當追賜。舊史或重出或顛倒。或謂其支干。今以后妃諸王。駙馬公主。列其前。而中藥功臣。太平王燕帖木兒殿其後。其開國功臣。則以時代之先後爲序。詳著其所賜之人。及其數之多寡。其舊史僞誤者。正之。

太祖叔答里真官人位

歲賜銀三十錠。段百匹。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寧海州萬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千五百三十二戶。計絲千八百一十二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撥南豐州萬有千戶。計鈔四百四十錠。

太祖弟合薩爾次子滿川王位

歲賜銀百錠。段三百匹。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般陽路二萬四千四百九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七千九百五十四戶。計絲三千六百五十六斤。

太祖弟哈赤温次子濟南王位

歲賜銀百錠。綿六百二十五斤。小銀色絲五千斤。段三百匹。羊皮千張。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濟南路五萬五千二百戶。延祐六年。實二萬有千七百八十五戶。計絲九千六百四十八斤。

太祖弟幹眞那頭大王位

即幹赤斤太宗。紀作幹陳。歲賜銀百錠。絹五千有九十八匹。綿五千有九十八斤。段三百匹。諸物折中統鈔百二十錠。羊皮五百張。金十六錠。四十五兩。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益都路等處六萬二千有百五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二萬八千三百有一戶。計絲萬有千四百二十五斤。

太祖弟孛魯古台大王位

即別里古台。歲賜銀百錠。段三百匹。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恩州萬有千六百三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四百二十戶。計絲千三百五十九斤。

太祖長子朮赤大王位

歲賜段三百匹。常課段千匹。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平陽四萬有千三百二戶。戊戌年。益真定晉州萬戶。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永州六萬戶。計鈔二千四百餘。

太祖次子察合台大王位

歲賜銀百錠。段三百匹。綿六百二十五斤。常課金六錠六兩。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太原四萬七千三百三十戶。戊戌年。益真定深州萬戶。延祐六年。實有萬七千二百一十一戶。計絲六千八百三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澧州路六萬七千三百三十戶。計鈔二千六百九十三錠。

太祖第六子闊列堅大王子河間王位【太祖第五子兀魯赤無嗣。故不載。】

歲賜銀百錠。段三百匹。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河間路四萬五千九百三十戶。延祐六年。實有百四十四戶。計絲四千四百七十九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衡州路五萬三千九百三十戶。計鈔二千有百五十七錠。

太宗子合丹大王位

歲賜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四。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汴梁在城戶。至元三年。改撥鄭州。延祐六年。實有二千三百五十六戶。計絲九百三十六斤。

太宗子篋里大王位

歲賜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四。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汴梁在城戶。至元三年。改撥鈞州。千五百八十四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四百九十六戶。計絲九百九十七斤。

太宗子合什大王位

歲賜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四。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汴梁在城戶。至元三年。改撥蔡州。三千八百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八十八戶。計絲百五十四斤。

太宗子闊出大王位

歲賜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四。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汴梁在城戶。至元三年。改撥睢州。五千二百十四戶。延祐六年。實有千九百三十七戶。計絲七百六十四斤。

太宗子闊端大王位

歲賜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四。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東平路四萬七千七百四十一戶。延祐六年。實有七千八百二十五戶。計絲三千五百二十四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常德路四萬二千七百四十戶。計鈔千九百九錠。太宗子定宗爲王時【王名貴由。舊史太宗紀。八年丙申。分賜古與大名府。古與即貴由之聲近也。】

歲賜銀十六錠三十三兩。段五十四。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大名六萬八千五百九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八百三十五戶。計絲五千有百九十三斤。

睿宗子旭烈大王位

歲賜銀百錠。段三百匹。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彰德路二萬五千有五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九百二十九戶。計絲二千二百斤。

睿宗子阿里不哥大王位

歲賜銀百錠。段三百匹。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詔以真定路八萬戶。奉太后湯沐。後歸阿里不哥大王。延祐六年。實有五千二十八戶。計絲五千十三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撫州路十萬四千戶。計鈔四千有百六十錠。【此條舊史誤列太祖諸子下。今移入睿宗諸子內。】

睿宗子末哥大王位

歲賜銀五十錠。段三百匹。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河南府五千五百五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八百九戶。計絲三百三十三斤。

睿宗子撥禿大王位

歲賜銀五十錠。段三百匹。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真定肅州三千三百四十七戶。延祐六年。實有千四百七十二戶。計絲六百二十二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東陽州五千三百四十七戶。計鈔二百十三錠。

睿宗子歲哥都大王位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濟南等處五千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十戶。計絲二十斤。

睿宗子阿速台大王位

歲賜銀八十二錠。段三百匹。又泰定二年。晃兀帖木爾大王改封并王。增歲賜銀十錠。班圖大王銀八錠。又泰定三年。明里忽都魯皇后位下。添歲賜中統鈔千錠。段五

十四。絹五十四。

五戶絲。憲宗癸丑年。查過衛輝路三千三百四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二百八十戶。計絲九百十六斤。

世祖真金太子位【追諡裕宗】

太子真金妃【追尊為裕宗后】

歲賜銀五十錠。

江南戶鈔。延祐三年。分撥江州路德化縣二萬九千七百五十戶。計鈔千四百九十錠。

世祖長子多爾只大王位【案。世祖不立長子。而立次子真金為太子之故。於史無攷。而長子亦無後】

歲賜段絹各千匹。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龍興路十萬五千戶。計鈔四千二百錠。又四怯薛伴當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撥瑞州上高縣八千戶。計鈔三百三十錠。【此條舊史誤在裕宗后下。既與前太子后妃一條相重。又使皇長子位下無歲賜絲鈔之數。今移正之】

世祖次子安西王芒哥刺位

歲賜段絹各千匹。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吉州路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世祖次子北安王那木罕位

歲賜段絹各千匹。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二年。分撥臨江路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世祖次子平遠王闊闊出位

歲賜段匹物料。折鈔千六百五十六錠。銀五十錠。折鈔千錠。

世祖次子西平王奧魯赤位

江南戶鈔。泰定元年。分撥永福縣萬三千六百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世祖次子愛牙赤大王位

歲賜段匹物料。折鈔千六百五十六錠。銀五十錠。折鈔千錠。

世祖次子鎮南王脫歡位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都武路光澤縣萬三千六百有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歲賜銀五十錠。段匹物料。折鈔千六百五十六錠。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福州路寧德縣萬三千六百有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世祖次子雲南王忽哥赤位

歲賜銀五十錠。折鈔千錠。段匹物料。折鈔千六百五十六錠。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福州路福安縣萬三千六百有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世祖次子忽都帖木爾大王位

歲賜銀五十錠。折鈔千錠。段匹物料。折鈔千六百五十六錠。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泉州路南安縣萬三千六百四戶。計鈔五百四十四錠。

裕宗長子晉王甘麻刺位

歲賜段絹各千匹。又多爾只延祐元年為始。年例支中統鈔千錠。

五戶絲。闊闊不花所管益都二十九戶。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南康路六萬五千戶。又迭里哥爾不花湘寧王分撥湘寧縣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順宗子武宗為懷寧王時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懷孟萬有千二百七十二戶。懷孟為世祖潛邸分地。蓋即位後。以與太子真金轉及順宗以至懷寧王也。世祖紀。初憲宗分漢地。封宗屬世祖得關中。憲宗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以自益云。舊史紀謂憲宗丙辰年。命益懷州為世祖分地。紀載偶異。

江南戶鈔。大德八年。分撥瑞州路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順宗子阿木哥魏王位

江南戶鈔。皇慶元年。分撥慶元路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武宗子明宗為周王時

江南戶鈔。延祐二年。分撥湘潭州六萬五千戶。計鈔二千六百錠。

哈丹大王位

五戶絲。憲宗戊午年。分撥濟南濶籍二百戶。延祐六年。實有百九十三戶。計絲七十斤。

阿魯渾察大王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廣平三十戶。延祐三年。實有五戶。計絲二斤。

霍里極大王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廣平等處百五十戶。延祐三年。實有八十七戶。計絲三十斤。

阿剌特納什里豫王

天祿元年。分撥江西行省南康路。【闕】

后妃公主

太祖四大帳殿。【蒙古語。帳殿曰幹爾朵。】

大帳殿位下

歲賜銀四十三錠。紅紫羅二十四。染絹百匹。雜色絨五千斤。針三千箇。段七十五匹。常課段八百匹。

五戶絲。憲宗乙卯年。分撥保定路六萬戶。延祐六年。實有萬二千六百九十二戶。計絲五千二百七斤。

第二帳殿位下

歲賜銀五十錠。段七十五匹。常課。段千四百九十四。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河間青城縣二千九百戶。延祐六年。實有千五百五十六戶。計絲六百五十七斤。

第三帳殿位下

歲賜銀五十錠。段七十五匹。常課。段六百八十二匹。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查真定等處畸零三百十八戶。延祐六年。實有百二十一戶。計絲四十八斤。

第四帳殿位下

歲賜銀五十錠。段七十五匹。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分撥真定等處二百八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一百十六戶。計絲四十六斤。又八不別及妃子位至元二十五年。分撥河間清州五百十戶。計絲二百有四斤。

世祖四帳殿。

大帳殿位下

歲賜銀五十錠。

第二帳殿位下

歲賜銀五十錠。又七錠。段百五十四。

江南戶鈔。大德三年。分撥袁州路宜春縣萬戶。計鈔千六百錠。

歲賜銀五十錠。

江南戶鈔。大德十年。分撥袁州路宜春縣二萬九千七百五十戶。計鈔千有百九十錠。

第四帳殿位下

歲賜銀五十錠。江南戶鈔。大德十年。分撥袁州路萬載縣二萬九千七百五十戶。計鈔千有百九十錠。

順宗后位

歲賜段五百匹。

武宗帳殿位下

真哥皇后位

歲賜銀五十錠。鈔五百錠。

完者台皇后位

歲賜銀五十錠。

阿昔倫公主位

至元六年。分撥慶州等處種田三百戶。

趙國公主位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高唐州二萬戶。延祐六年。實有六千七百二十九戶。計絲二千三百九十九斤。

魯國公主位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濟寧路三萬戶。延祐六年。實有六千五百三十戶。計絲二千二百有九斤。

昌國公主位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汀州四萬戶。計鈔千六百錠。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萬二千六百五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千五百三十一戶。計絲二千七百六十六斤。

鄆國公主位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濶州三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千九百六十八戶。計絲千八百三十六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橫州等處四萬戶。計鈔千六百錠。

塔出駟馬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真定等處騎零二百七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三十二戶。計絲九十五斤。

帶魯罕公主位

歲賜銀四錠八兩。段十二匹。

五戶絲。延祐六年。實有代支戶六百二十戶。計絲二百五十四斤。

火雷公主位。舊史公主表。有火魯公主適哈答駟馬火魯。即火雷也。舊作大雷者誤。祕史作哈雷。罕亦赤太子之女也。哈答駟馬姓幹。亦刺氏。其弟脫亦列赤尙闕闕干公主。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延安府九千七百七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代支戶千八百有九戶。計絲七百二十二斤。

奔特古駟馬

五戶絲。憲宗丙辰年。分撥銀戶五百七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五百六十六戶。計絲二千二百斤。舊史作庚辰。而太宗憲宗朝皆無庚辰。故更正之。

木干公主位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平陽千有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五百六十戶。計絲二千二百十四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梅州程鄉縣千四百戶。計鈔五十六錠。

勳臣

木華黎國王。太祖時。封國王。太宗時。撥東平絲戶。至元中。復加賜江南戶鈔者。以其孫安童之功也。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東平三萬九千有十九戶。延祐六年。實有八千三百五十四戶。計絲三千三百四十三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韶州等路四萬有千九百九十九戶。計絲千六百四十斤。

折那顏先鋒。即哲伯也。舊志缺。今據太宗紀。丙申年。折那顏等並於東平府戶內分撥。歲賜增。

字羅先鋒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廣平等處種田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七十戶。計絲二十八斤。

行丑爾先鋒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大名種田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十八戶。計絲十五斤。

國圖不花先鋒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益都等處騎零二百七十五戶。延祐六年。實有百二十七

戶。計絲十五斤。

撒吉思不花先鋒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汴梁等處二百九十一戶。延祐六年。實有百二十七戶。計絲十五斤。

阿里侃斷事官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濟寧等處三十五戶。計絲十四斤。

乞里台拔都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東平百戶。計絲四十斤。

字羅海拔都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德州等處百五十三戶。計絲六十一斤。

拾得官人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東平等處騎零百有十二戶。計絲八十四斤。

伯納官人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東平五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十五戶。計絲十八斤。

蕭乃台先鋒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東平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七十八戶。計絲三十一斤。

帶孫郡王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東平東阿縣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六百七十五戶。計絲七百二十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韶州路樂昌縣萬七千戶。計鈔四百二十八錠。

溫里答薛禪。溫里答即畏答爾郡王也。薛禪者賜號。連名稱之。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泰安州二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千九百七十一戶。計絲二千四百二十五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桂陽州二萬有千戶。計鈔八百四十錠。

朮赤台郡王。朮赤台有孫端真。端真。太宗紀。作鍛真。一作段真。丙申年。撥戶時。段真襲爵矣。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德州二萬戶。延祐六年。實有七千四百四十六戶。計絲二千九百四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連州路二萬有千戶。計鈔八百四十錠。

阿思蘭官人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溥州路三千戶。計鈔百有二十錠。

字魯古妻佟氏。功臣無後者之妻。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真定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十九戶。計絲十五斤。

八達子官人【丞相哈刺合孫之祖也。故加賜江南戶鈔。】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順德路萬四千八十七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千四百四十六戶。計絲二千四百六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欽州路萬五千八十七戶。計鈔六百二錠。

右手萬戶三投下孛羅台萬戶【博爾朮之子也。與忒木台駙馬韓閣合里必三人。所謂三投下。】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廣平路洛水州萬七千三百三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千七百三十三戶。計絲千七百三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全州路清湘縣萬七千九百九十九戶。計鈔七百十六錠。

特木台駙馬【右手萬戶三投下之二也。】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廣平路磁州九千四百五十七戶。延祐六年。實有二千四百七十七戶。計絲九百八十九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二年。分撥全州路錄事司九千八百七十六戶。計鈔三百九十五錠。

韓閣烈里必【右手萬戶三投下之三也。】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廣平路萬五千八百七十七戶。延祐六年。實有千七百三十三戶。計絲六百八十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全州路灤陽縣萬六千七百五十七戶。計鈔六百四十六錠。

左手九千戶合丹大息千戶【合下文之四千戶一千戶。共為九千戶。】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河間路齊東縣二千二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六十六戶。計絲百六十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滕州蒼梧縣二千四百四十四戶。計鈔九錠。

耶速不花等四千戶【左手九千戶之二也。】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河間路陵州千三百七十七戶。延祐六年。實有五百五十九戶。計絲二百二十三斤。

耶速兀等三千戶【左手九千戶之三也。】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河間路寧津縣千七百七十五戶。延祐六年。實有七百七十二戶。計絲二百八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滕州等處三千七百三十二戶。計絲二百八十八斤。

帖柳兀圖千戶【左手九千戶之四也。○帖柳兀圖即伯顏之曾祖述律哥圖也。伯顏曾祖述律哥圖事太祖。為巴鄰部左千戶。至元十八年。頒莖臣食邑。詔益以滕州等處四千九百餘戶。與此志合。】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河間路臨邑縣千四百五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五十四戶。計絲二百六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滕州千二百四十四戶。計鈔四十九錠。

和斜溫兩投下千二百戶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曹州一萬戶。延祐六年。實有千九百二十八戶。計絲七百四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貴州萬五百戶。計鈔四百二十錠。

忽都虎官人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查認廣平等處四千戶。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韶州曲江縣五千三百九十九戶。計鈔二百二十二錠。

萬古赤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鳳翔府實有百三十戶。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二年。分撥永州路祁陽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

塔思火爾赤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東平種田戶。并壬子年續查共六百八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八十九戶。計絲百五十五斤。

塔丑萬戶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平陽等處百八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八十一戶。計絲三十七斤。

察罕官人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懷孟等處三千六百六十六戶。延祐六年。實有五百六十戶。計絲二百二十四斤。

李羅渾官人【即博爾朮也。其孫月赤察爾在世祖朝有功。故加賜江南戶鈔。】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保定等處四百十五戶。丁巳年。分撥衛輝路淇州千有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一千九百九十九戶。計絲四百四十九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七年。大德六年。分撥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

速不台官人【其孫阿朮立功世祖朝。故加賜江南戶鈔。】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汴梁等處千有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五百七十七戶。計絲二百三十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欽州靈山縣一千六百戶。計鈔六十四錠。

宿敦官人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真定千有百戶。延祐六年。實有六十四戶。計絲二十八斤。

耶苦千戶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東平等處千有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九十五戶。計絲百有十八斤。

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分撥梅州千四百戶。計鈔五十六錠。

阿可爾 五戶絲。憲宗癸丑年。分撥益都路高苑縣千戶。延祐六年。實有百九十六戶。計絲七十八斤。

伯八千戶 五戶絲。憲宗癸丑年。分撥太原千有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五十一戶。計絲百四十九斤。

兀里羊哈台千戶 五戶絲。憲宗戊午年。分撥東平等處千戶。延祐六年。實有四百七十九戶。計絲百九十一斤。

圖薛官人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興元等處種田六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戶。計絲八十斤。

塔察爾官人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平陽二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戶。計絲八十斤。

折彌思我部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懷孟等處百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十戶。計絲二十斤。

柔虎官人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平陽千戶。延祐六年。實有六百戶。計絲二百四十斤。

李哥帖木爾 五戶絲。憲宗丁巳年。分撥真定等處五十八戶。計絲二十三斤。

耶速魯千戶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分撥真定路百六十九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十戶。計絲十六斤。

鎮海相公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保定九十五戶。延祐六年。實有五十三戶。計絲二十一斤。

按察爾官人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分撥太原等處五百五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九十八戶。計絲二十九斤。

按撥官人 五戶絲。中統元年。元查平陽路種田戶六十。延祐六年。實有四十戶。計絲十六斤。

阿木魯拔都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大名等處三百一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一十戶。計絲百二十斤。

李羅口下裴太納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廣平等處八十二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十戶。計絲十二斤。

特木台行省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大同等處七百五十一戶。延祐六年。實有二百五十五戶。計絲百有十斤。

撒圖千戶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潯州三千戶。計鈔百二十錠。

耶可太傅。耶律闌花傳拜太傅。總領耶可那延封濮國公。即此人也。耶可者大也。言第一太傅。

迭哥官人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上都五百四十戶。延祐六年。實有三百戶。計絲百二十斤。

卜迭捏拔都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大名清豐縣千七百十三戶。延祐六年。實有千三百七戶。計絲五百七斤。

黃兀爾塔海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懷孟八十八戶。延祐六年。實有四十戶。計絲十六斤。

怯來千戶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平陽百四十四戶。延祐六年。實有百戶。計絲四十斤。

哈刺即溫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年。分撥潯州路三千戶。計鈔百二十錠。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真定三十二戶。

耶律中書楚材。耶律楚材作曳刺摩之轉也。楚材舊作兀圖撒罕里。蓋太祖呼楚材如此。所謂大黑驢人也。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大都等處八百七十戶。延祐六年。實有四百四十九戶。計絲一百有十七斤。

欠帖木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曹州三十四戶。延祐六年。實有三十戶。

欠帖溫。以下其止有江南戶鈔。而無五戶絲者。殆世祖功臣。然亦有追錄舊勳而加賜者。

歲賜絹百匹。弓絃千條。

江南戶鈔。至元十九年。分撥梅州安仁縣四千戶。計鈔百六十錠。

扎八忽娘子【此功臣無後者之妻】

歲賜常課段四百七十四

魚兒泊八刺千戶

五戶絲。太德元年。分撥員定等處千戶。延祐三年。實有六百戶。計絲二百四十斤。

音寶赤【掌鷹之官也。以下七人皆舉其官。非人名】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衡州路安仁縣四千戶。計鈔百六十錠。

八刺哈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台州路天台縣四千戶。計鈔百六十錠。

阿塔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常德路沅州四千戶。計鈔百六十錠。

必爾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袁州路萬載縣三千戶。計鈔百二十錠。

賈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和州麻陽縣四千戶。計鈔百六十錠。

歐列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婺州永康縣五十戶。計鈔二十錠。

八爾赤不魯古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衡州路邵縣六百戶。計鈔二十四錠。

阿速拔都【即杭忽思也。拔都者賜號】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廬州等處三千四百九戶。計鈔百三十六錠。

耶可怯薛【以下四怯薛皆宿衛之官。四傑之後。耶可者大也。以博爾忽子幼故太祖自領之。言第一怯薛】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武岡路武岡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

忽都荅怯薛【當是木華黎之後】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武岡路新寧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

帖古迭爾怯薛【當是博爾朮之後】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常德路龍陽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

月赤察爾怯薛【博爾忽曾孫也。紹而復續。故降為第四怯薛】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武岡路綏寧縣五千戶。計鈔二百錠。

玉龍帖木爾千戶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潯州三千戶。計鈔百二十錠。

別苦千戶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潯州三千戶。計鈔百二十錠。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潯州三千戶。計鈔百二十錠。

幢兀爾王【蓋即藏兀爾封句容郡王者】

江南戶鈔。延祐二年為始。支中統鈔二百錠。無城池。

靈木海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大名等處三十三戶。

土圖哈刺赤【即藏兀爾之父。以其先舉捐馬乳。號黑馬乳。因目其處曰哈刺赤】

江南戶鈔。至元二十一年。分撥臨州路四千戶。計鈔一百六十錠。

田都虎爾

五戶絲。太宗丙申年。分撥員定百戶。

賈赤刺罕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大都十四戶。

阿刺博爾赤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員定五十五戶。

忽都那顏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大名二十戶。

忽辛火者【火者即和卓。乃貴稱也】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員定二十七戶。

大忒木爾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員定二十二戶。

布八火爾赤【火爾赤亦官名】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大都八十四戶。

塔爾官人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大寧三戶。

汗刺哈爾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保定二十一戶。

昔里吉萬戶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大都七十九戶。

清河縣達魯花赤耶速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大名二十戶。

塔刺罕劉元帥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順德十九戶。

禮子怯薛台

五戶絲。憲宗壬子年。元查泰安州七戶。

汪古台必閣赤

視豐款貴賤而增減其糶。以平價便民。於是八年以和糶糧及諸河倉所撥糧貯焉。二十三年定鐵法。又以鐵課糶糧充焉。義倉置於各社。主以社長。即宋之社倉也。豐年每親丁納粟五斗。臨丁二斗。無粟聽納雜色。歉年就給社民。於是二十一年新城縣水。二十九年東平等處饑。皆發義倉振之。皇慶二年復申其令。然行之既久。名存實亡。則有司之過。非獨元代然也。

振恤

元之振恤有二。曰蠲免。即周官所謂薄征。曰振貸。即周官所謂散利。然蠲免有以恩免者。有以災免者。振貸有為賑寡孤獨者。有為水旱疫癘者。有為京師人物繁湊而每歲振輸者。皆足以見損上益下。視民如傷之誼。若夫納粟補官之令。別入選舉志。不重出焉。

恩免之制。世祖中統元年。量減絲料包銀分數。二年。免西京北京燕京差發。是年二月。又以真定大名河南陝西東平益都平陽等路兵興之際。勞於轉輸。其差發減輕科取。三年。北京等路以兵興免本歲絲料包銀。是年閏九月。以濟南路遭李璵之亂。軍民皆饑。盡除差發。四年。以西涼民戶值渾都海阿蓋答之亂。人民流散。免差稅三年。至元元年。詔減明年包銀十分之三。全無業者十之七。是年四月。逃戶復業者免差稅三載。至元三年。減中都包銀四分之三。十二年。蠲免包銀絲線俸鈔。是年八月。免河南路包銀三分之一。其餘路府亦免十分之五。十九年。免諸路民戶明歲包銀俸鈔及逃移戶差稅。二十年。免大都平漢民戶絲線俸鈔。二十二年。除民間包銀三載。不使帶納俸鈔。盡免大都軍民地稅。二十四年。免東京軍民絲線包銀俸鈔。是年九月。除北京馬五百匹。二十五年。免遼陽武平等處差發。二十七年。減河間保定平漢三路絲線之半。大都全免。二十八年。詔免腹裏諸路包銀俸鈔。其大都上都隆興與平漢大同太原河間保定武平遼陽十路絲線並除之。二十九年。免上都隆興平漢保定河間五路包銀俸鈔。三十年。免大都差稅。三十一年。成宗即位。詔免天下差稅有差。是年六月。免腹裏軍站匠船鹽鐵等戶稅糧及江南夏稅之半。元貞元年。除大都民戶絲線包銀稅糧。大德元年。以改元免大都上都隆興民戶差稅三載。三年。詔免腹裏包銀俸鈔及江南夏稅十分之三。四年。詔免上都大都隆興與明年絲線稅糧。其數亦如之。江南和稅減十分之一。九年。又下寬免之令。以恤大都上都隆興腹裏江淮之民。十年。逃移民戶復業者免差稅三載。十一年。武宗即位。詔免內外郡縣差稅有差。至大二年。上尊號。詔免腹裏江淮差稅三年。又免大都上都中都秋稅及民間差稅之負欠者。四年。免腹裏包銀及江南夏稅十分之三。是年四月。又免大都上都中都差稅三載。延祐元年。以改元免大都上都差稅二載。其餘被災經振者免一載。流民復業者免差稅三載。二年。免各路差稅絲料。七年。免腹裏絲綿十分之五。外郡十分之三。江淮夏稅所免之數與外郡絲綿同。民間逋欠差稅並除之。是年。免丁地稅糧包銀絲料各有差。至治二年。寬恤軍民站戶。三年。免臨清萬戶府軍民船戶差稅三載。福運鹽戶差稅一載。泰定三年。罷江淮以南包銀。天曆元年。免諸路差稅絲料有差。及海北鹽課三載。二年。免遼寧軍站之貧乏者及各路差稅有差。是年十月。又免人民逋欠官錢

及奉元商稅各處隨戶雜役。至順元年。以改元免諸路差稅有差。減方物之貢。免河南府廣慶路門攤海北鹽課存恤紅城屯田軍三載。

災免之制。世祖中統元年。以各處被災。驗實減免科差。三年。以蠻寇攻掠。免三义沾道戶口六十五戶絲料包銀。四年。以秋旱霜災。減大名等路稅糧。至元三年。以東平等處蠶災。減其絲料。五年。以益都等路禾損。蠲其差稅。六年。以濟南益都懷孟德州淄萊博州曹州真定順德河間濟州東平恩州南京等處桑蠶災。傷量免絲料。七年。南京河南蝗旱。減差稅十分之六。十九年。減京師民戶科差之半。二十年。以水旱相仍。免江南稅糧十分之二。二十四年。免北京饑民差稅。是年。揚州及浙西水。其地稅在揚州者全免。浙西減二分。二十五年。南安等處被災者。稅糧免徵。二十六年。紹興路水。免地稅十分之三。是年六月。又以遼陽禾稼不收。免其差稅。二十七年。大都遼陽被災。免其包銀俸鈔。是年六月。又以霖雨。免河間等路絲料之半。十月。以興松二州霜。免其地稅。二十八年。遼陽被災者。稅糧皆免徵。其餘量徵其半。是年五月。以太原杭州被災。免其丁地稅糧。二十九年。以北京地震。量減歲課。是年。以大都去歲不登。流移者衆。免其稅糧及包銀俸鈔。元貞元年。以供給繁重。及水傷禾稼。免咸平府遼民差稅。大德二年。以旱蝗。除揚州淮安兩路稅糧。五年。各路災重者。其差稅並除之。六年。免大都平漢差稅。七年。以內郡饑。荆湖川蜀供給軍餉。其差稅減免各有差。八年。以平陽太原地震。免差稅三載。至大元年。以江南江北水旱民饑。其科差夏稅並免之。二年。以腹裏江淮被災。其科差夏稅亦並免之。皇慶二年。免益都饑民貸糧。延祐二年。河南歸德南陽徐鄆陳蔡許州荆門襄陽等處水。肅州等處連歲被災。皆免其民戶稅糧。天曆元年。陝西霜旱。免其科差鹽官州海潮。免其秋糧夏稅。是年十二月。又詔免寇盜剽掠州縣差稅。二年。以關陝旱。免差稅三載。至順元年。以河南懷慶旱。其門攤課程及逋欠差稅皆免徵。

振貸之制。世祖中統元年。及至元元年。皆詔天下。課寡孤獨廢疾不能自存之人。命所在官司。以糧贍之。又詔病者給藥。貧給糧薪。八年。令各路設濟衆院。以處之。十年。以官吏破除入己。凡糧薪並救於公廳。給散。十九年。各路立養濟院一所。仍委縣司點治。二十年。給京師南城孤老衣糧房舍。二十八年。給寡婦冬夏衣。二十九年。給貧子柴薪。日五斤。三十一年。特賜米絹。元貞二年。詔各處孤老。凡遇寬恩。人給布帛各一。大德三年。詔遇天壽節。人給中統鈔二貫。永為定例。六年。給死者棺木錢。其水旱疫癘振貸之制。中統元年。平陽旱。遣使振之。二年。遷薛拙集地貧民。就食河南平陽太原。三年。濟南饑。以糧三萬石振之。又以課銀百五十錠。濟甘州貧民。四年。以錢糧幣帛振東平濟河貧民。以鈔四千錠振諸王。只必帖木爾部貧民。至元二年。以鈔百錠振關出所部軍。五年。益都民饑。驗口振之。六年。東平河間十五處饑。亦驗口振之。八年。以糧振西京路急遞鋪兵卒。十二年。濮州等處饑。貸糧五千石。十六年。以江南所運糯米。不堪用者振貧民。十九年。真定饑。振糧兩月。二十年。以帛千匹。鈔三百錠。振水達達地貧民。二十三年。大都屬郡六處饑。振糧三月。二十四年。韓端民饑。振鈔萬錠。是年四月。並以陳米給貧民。七月。又給諸王阿只吉部貧民糧。大口二斗。小口一斗。二十六年。

京兆旱。以糶三萬石振之。是年。又振左右翼屯田營軍及月魯部貧民糶各三月。二十七年。大都民饑。減糶糧五萬石。二十八年。以去歲限霜害稼。振宿衛士法憐口糧二月。以糶振徽州溧陽等路民糧三月。三十一年。復振宿衛士法憐口糧三月。元貞元年。諸王阿難答部民饑。振糧二萬石。是年六月。又以糶千三百石振隆興府饑民。二千石振千戶護國等軍。七月。又振遼陽民糧二月。大德元年。以糶振遼陽水達達等戶糧五千石。公主囊加真位糧二千石。其腹裏并江南災傷之地。振糧三月。二年。振隆興臨江兩路饑民。又振金復州屯田軍糧二月。四年。鄂州等處饑。發湖廣省糧十萬石振之。七年。以鈔萬錠振歸德饑民。九年。漣陽縣火振糧二月。十一年。以糶振安州高陽等縣糧五千石。淨州穀萬石。奉符等處鈔二千錠。兩浙江東等處鈔三萬餘錠。糧二十萬餘石。又勸率富戶振糶糧百四十餘萬石。凡施米者。驗其多寡。授以院務等官。是年。又以鈔十四萬七千餘錠。鹽引五千道。糧三十萬石。振紹興。元台州三路饑民。皇慶元年。寧國饑。振糧兩月。自延祐之後。腹裏江南饑民。歲加振恤。其所振。或以糧。或以鹽引。或以鈔。其京師振糶之制。至元二十二年始行其法。於京城南城設鋪各三所。分遣官吏發海運之糧。減直以振糶焉。凡白米每石減鈔五兩。南粳米減鈔三兩。歲以爲常。成宗元貞元年。以京師米貴。益廣世祖之制。設肆三十所。發糧七萬餘石。糶之。白粳米每石中統鈔十五兩。白米每石十二兩。糯米每石六兩五錢。二年。減米肆爲十所。其每年所糶多至四十餘萬石。少亦不下二十餘萬石。至大元年。增兩城米肆爲十五所。每肆日糶米百石。四年。增所糶米價爲中統鈔二十五貫。自是每年所糶率五十餘萬石。泰定二年。減米價爲二十貫。致和元年。又減爲十五貫云。振糶糧之外。復有紅貼糧。紅貼糧者。成宗大德五年始行。初振糶糧多爲豪猾巧取。未周及貧民。於是令有司籍兩京貧戶之數。置半印號簿文帖。各書其姓名口數。逐月對帖以給。大口三斗。小口半之。其價視振糶之直。又三分減一。與振糶並行。每年撥米總二十萬四千九百餘石。閏月不與焉。

惠民藥局之制。本於周官醫師。凡邦有疾病疔瘍者造焉。宋代置局。元世尤重其制。嚴其考試。定其升遷。故良醫輩出。其藥局官給鈔本月營子錢。以備藥物。仍擇良醫主之。以療貧民。初太宗九年。始於燕京等十路置局。以奉御田闕太醫王肇齊樹等爲局官。給銀五百錠。爲規運之本。世祖中統二年。又命王祐開局。四年。復置局於上都。每中統鈔百兩。收息錢一兩五錢。至元二十五年。以陷失官本。悉罷革之。至成宗大德三年。又準舊例於各路置焉。凡局皆以各路正官提調所設。良醫上路二名。下路府州各一名。其所給鈔本。亦驗民戶多寡以爲等差云。

為籍記之。非令產去稅存。以為民害。又以中原田多蕪。命省臣請計民授田。設司農司。開治河南等其事。臨濠之田。驗其丁力。計畝給之。毋許兼井。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給十五畝。疏地二畝。免租三年。每歲中書省奏天下墾田數。少者畝以千計。多者至二十餘萬。官給牛及農具者。乃收其稅。額外墾荒者。永不租。二十六年。毀天下土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蓋廢廢無棄土矣。凡田以近郭為上地。迤遠為中地。下地。五尺為步。步二百四十為畝。畝百為頃。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諸州縣土著者。以社分里。里甲。遷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里甲。社民先占。故屯民新占。故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至宣德間。墾荒田。永不起科。及洊下斥。尚無墾者。皆要入賦。額數溢於舊。有司乃以大畝當小畝。以符舊額。有數畝當一畝者。步尺參差不一。人得以意贏縮。土地不均。未有如北方者。貴州田無頃畝尺籍。悉徵之土官。而諸處土田。日久頗濬。與黃册不符。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百八十八頃。官田。視民田。得七之一。嘉靖八年。崔縉奉命修會典。言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額田。已減強半。而湖廣河南廣東失額尤多。非撥給於王府。則欺隱於猾民。廣東無藩府。非欺隱。即委棄於寇賊。賦司國計者。可不究心。是時桂夢郭弘化唐龍簡霄先後疏。請覈實田畝。而顧鼎臣請覈畝丈。量丈之議。由此起。江西安福河南潁州首行之。而法未詳。具人多疑。其後福建諸州縣。為經緯二册。其法頗詳。然率以地為主。田多者猶得上下其手。神宗初。建昌知府許守遠為歸戶册。則以田從人。法簡而密矣。萬曆六年。帝用大學士張居正議。天下田。畝通行丈量。限三載竣事。開用方法。以徑圍乘除。崎零截補。於是豪猾不得欺隱。里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虛糧。總計田數。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視弘治時。贏三百萬頃。然居正尚絀核。頗以溢額為功。有司爭改小弓。以求田多。或培克見田。以充虛額。北直隸湖廣大同宣府。遂先後按溢額田。增賦云。屯田之制。曰軍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萬戶府。寓兵於農。其法最善。又令諸將屯兵龍江。諸處惟康茂才績最。乃下令褒之。因以申飭將士。洪武三年。中書省請稅太原朔州屯卒。命勿徵明年。中書省言。河南山東北平陝西山西及直隸。淮安諸府屯田。凡官給牛種者。十稅五。自備者。十稅三。詔且勿徵。三年後。徵收租一斗六年。太僕丞梁瑩。偕水爾言。寧夏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離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從之。是時遣都憲湯和諸將屯陝西彰德汝寧北平永平。徙山西真定民屯鳳陽。又因海運遙遠。有溺死者。遂益講屯政。天下衛所州縣軍民。皆事墾闢矣。其制移民就寬。或召募。或罪徙者。為民屯。皆領之有司。而軍屯則領之衛所。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軍受田五十畝。為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復和賦。遣官勸諭。誅侵暴之吏。初。畝稅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則。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貯屯倉。聽本軍自支。除糧為本衛所官軍俸糧。永樂初。定屯田官軍賞罰例。歲食米十二石。外。餘六石。為率。多者賞鈔。缺者罰俸。又以田肥瘠不同。法宜有別。命軍官各種樣田。以其歲收之數。相考較。太原左衛千戶陳准所種樣田。每軍餘糧二十石。三帝命重賞之。寧夏總兵何福積穀尤多。賜救褒美。戶部尚書郁新言。湖廣諸衛收糧不一。請以米為準。凡粟穀

糜黍大麥。蕎麥。二石。稻穀。葛。二石。五斗。稗。三石。皆準米一石。小麥。麻。豆。與米等。從之。若為令。又更定屯守之數。臨邊險要。守多於屯。地僻處。及輪糧艱者。屯多於守。屯兵百名。委百戶。三百名。委千戶。五百名。以上。指揮提督之屯。設紅牌。列則例於上。年六十。與殘疾及幼者。耕以自食。不限於例。屯軍以公事妨農務者。免徵子粒。且禁衛所差撥。於時。東自遼。北抵宣。大西至甘肅。南盡滇蜀。極於交趾。中原則大河南北。在在與屯矣。宣宗之世。屢募各屯。以征戍罷耕。及官豪勢要。占匿者。減餘糧之半。迤北來歸。就屯之人。給車牛農器。分遠東各衛屯軍。為三等。丁牛。兼者。為上。丁牛。有一。為中。俱無者。為下。英宗。免軍田。正糧歸倉。止徵餘糧六石。後。又免沿邊開田官軍子粒。減各邊屯田子粒。有差。景帝時。邊方多事。令兵分為兩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種。成化初。宣府巡撫葉盛。買官牛千八百。并置農具。遣軍屯糧。收糧易銀。以補官馬耗損。邊人稱便。自正統後。屯政稍弛。而屯糧猶存。三之二。其後屯田。多為內監軍官占奪。法盡壞。憲宗之世。頗議釐復。而視舊所入。不能什一矣。弘治間。屯糧愈輕。有欲止三升者。沿及正德。遼東屯田。較永樂間。田贏萬八千餘頃。而糧乃縮四萬六千餘石。初。永樂時。屯田米常溢。三之一。常操軍十九萬。以屯軍四萬供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邊外軍無月糧。以是邊餉恒足。及是。屯軍多逃死。常操軍止八萬。皆仰給於倉。而邊外數擾。棄不耕。劉瑾擅政。遣官分出丈田。實。希理。意者。偽增田數。搜括。慘毒。戶部侍郎。韓。允。急。刻。遂。卒。不。堪。勝。衆。為。亂。無。之。乃。定。明。初。募。墾。商。於。各。邊。開。中。謂。之。商。屯。迨。弘。治。中。葉。洪。漢。法。而。開。中。始。填。諸。淮南。悉。撤。業。歸。西北。商。亦。多。徙。家。於。淮。邊。地。為。城。米。石。直。銀。五。兩。而。邊。儲。得。然。矣。世。宗。時。楊。一。清。復。請。召。商。開。中。又。謂。做。古。募。民。實。塞。下。之。意。招。徠。隨。右。關。西。民。以。屯。邊。其。後。周。澤。王。崇。古。林。富。陳。世。輔。王。畿。王。朝。用。唐。順。之。吳。桂。芳。等。爭。言。屯。政。而。龐。尚。鵬。總。理。江。北。鹽。屯。尋。移。九。邊。與。總。督。王。崇。古。先。後。區。畫。屯。政。甚。詳。然。是。時。因。循。日。久。卒。鮮。實。效。給。事。中。管。懷。理。言。屯。田。不。興。其。弊。有。四。疆。場。戒。嚴。一。也。牛。種。不。給。二。也。丁。壯。亡。徙。三。也。田。在。敵。外。四。也。如。是。而。管。屯。者。猶。欲。按。籍。增。賦。非。扣。月。糧。即。按。丁。賠。補。耳。屯。糧。之。輕。至。弘。正。而。極。嘉。靖。中。漸。增。隆。慶。間。復。畝。收。一。斗。然。屯。丁。逃。亡。者。益。多。管。糧。郎。中。不。問。屯。田。有。無。月。糧。止。半。給。沿。邊。屯。地。或。變。為。斥。鹵。沙。磧。糧。額。不。得。減。屯。田。御。史。又。於。額。外。增。本。折。屯。軍。益。不。堪。命。萬。曆。時。計。屯。田。之。數。六。十。四。萬。四。千。餘。頃。視。洪。武。時。虧。二十四。萬。九。千。餘。頃。田。日。減。而。糧。日。增。其。弊。如。此。時。則。山。東。巡。撫。鄭。汝。璧。請。開。登。州。海。北。長。山。諸。島。田。福。建。巡。撫。許。宇。遠。舉。閩。海。壇。山。田。成。復。請。開。南。日。山。澎湖。又。言。浙江。濱。海。諸。山。若。陳。錢。金。塘。捕。陀。玉。環。南。麂。皆。可。經。理。天津。巡。撫。汪。應。蛟。則。請。於。天津。與。屯。或。留。中。不。下。或。不。久。輒。廢。熹。宗。之。世。巡。按。張。慎。言。復。議。天津。屯。田。而。御。史。左。光。斗。命。管。河。通。判。盧。觀。象。大。興。水。田。之。利。太。常。少。卿。董。應。舉。踵。而。行。之。光。斗。更。於。河。間。天津。設。屯。學。試。騎。射。為。武。生。給。田。百。畝。李。繼。貞。巡。撫。天津。亦。力。於。屯。務。然。仍。歲。旱。旱。弗。克。底。成。效。也。明。時。草。場。頗。多。占。奪。民。業。而。為。民。厲。者。莫。如。皇。莊。及。諸。王。勳。戚。中。官。莊。田。為。甚。太。祖。賜。勳。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親。王。莊。田。千。頃。又。賜。公。侯。暨。武。臣。公。田。又。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祿。指。揮。沒。於。陣。者。皆。賜。公。田。勳。臣。莊。佃。多。倚。威。并。禁。帝。召。諸。臣。戒。諷。之。其。後。公。侯。復。歲

歸賜田於官仁宜之世乞請漸廣大臣亦得請沒官莊舍然寧王權請灌城爲庶子耕牧地帝賜書按祖制拒之至英宗時諸王外戚中官所在占官私田或反誣民占請案治比案問得實帝命還之民者非一乃下詔禁奪民田及奏請畿內地然權貴宗室莊田墳墓或賜或請不可勝計復辟後御馬太監劉順進薊州草場進獻由此始宦官之田則自尹奉喜等始初洪熙時有仁壽官莊其後又有清寧未央官莊天順三年以諸王未出閣供用浩繁立東宮德王秀王莊田二王之藩地仍歸官憲宗即位以沒入曹吉祥地爲官中莊田皇莊之名由此始其後莊田遍郡縣給事中齊莊言天子以四海爲家何必置立莊田與貧民較利弗聽弘治二年戶部尚書李敏等以災異上言畿內皇莊有五共地萬二千八百餘畝動戚中官莊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萬三千餘畝管莊官校招集葉小稱莊頭伴當占地土數財物孳婦女稍與分辦輒被誣奏官校執縛舉家驚惶民心傷痛入骨災異所由生乞革去管莊之人付小民耕種徵銀三分充各官用度帝命戒飭莊戶又因御史言罷仁壽官莊還之草場且命凡侵牧地者悉還其舊又定制獻地王府者皮邊奉御趙璵獻縣地爲皇莊戶部尚書周經劾其違制下詔詈責王輔導官導王奏請者罪之然當日奏獻不絕乞請亦愈繁徵與岐街四王田多至七千餘畝會昌建昌慶雲三侯爭田帝輒賜之武宗即位臨月即建皇莊七其後增至三百餘處諸王外戚求請及奪民田者無算世宗初命給事中夏言等清核皇莊田言極言皇莊爲厲於民自是正德以來投獻侵奪之地頗有給還民者而官成復中撻之戶部尚書孫交造皇莊新冊額減於舊帝命覈先年頃畝數以聞改稱官地不復名皇莊詔所司徵銀解部然多爲官寺中飽積逋至數十萬以爲常是時禁勸戚奏討奸民投獻者又革王府所請山場湖陂德王請齊漢二庶人所遺東昌兗州開田又請白雲等湖山東巡撫鄒錫按新令却之語甚切德王爭之數四帝乃從部議但存藩封初請莊田其後有奏請者不聽又定凡公主國公莊田世遠者存什三嘉靖三十九年遣御史沈陽清奪隱冒莊田萬六千餘畝穆宗從御史王廷瞻言復定世次遞減之限勸臣五世限田二百頃成晚七百頃至七十頃有差初世宗時承天六莊二湖地八千三百餘頃領以中官又總校舍兼并增八百八十頃分爲十二莊至是始領之有司兼并者還民又若令宗室買田不輸役者沒官皇親出俱令有司徵之如勸臣例雖乞不之而賜額有定徵收有制民害少衰止神宗資子過修求無不獲諸王壽陽公主恩最溥而福王分括河南山東湖廣田爲王莊至四萬頃羣臣力爭乃減其半王府官及諸閹火地徵稅旁午於道寇盜所履靡食以萬計流散饑寒不忍聞剽掠捕民格殺莊佃所在騷然給事中官應璩姚宗文等屢疏諫皆不報時復更定勸戚莊田世次遞減法視舊制稍寬其後應璩等輒奉詔姑留不能革也嘉宗時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寧國二公主莊田動以萬計而魏忠賢一門橫賜尤甚蓋中葉以後莊田侵奪民業與國相終云

明史食貨志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張廷玉等奉敕修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敕修

賦役

賦役之法唐租庸調猶爲近古自楊炎作兩稅法簡而易行歷代相沿至明不改太祖爲吳王賦稅十取一役法計田出夫縣上中下三等以賦十萬六萬三萬石下爲差府三等以賦二十萬上下十萬石下爲差即位之初定賦役法一以黃冊爲準冊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和曰夏稅曰秋糧凡二等夏稅無過八月秋糧無過明年二月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又有職役優免者役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凡三等以戶計曰甲役以丁計曰徭役上命非時曰雜役皆有役有歷役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兩稅洪武時夏稅曰米麥曰錢鈔曰絹秋糧曰米曰錢鈔曰絹弘治時會計之數夏稅曰大小米麥曰麥收曰絲綿并荒絲曰稅絲曰絲綿折絹曰稅絲折絹曰本色絲曰農桑絲折絹曰農桑零絲曰人丁絲折絹曰改科絹曰棉花折布曰布布曰土布曰紅花曰麻布曰紗曰布曰稅紗曰原額小絹曰帛絹絹曰本色絹曰絹曰折色絲秋糧曰米曰和鈔曰貨鈔曰山和鈔曰和絹曰租絹曰租和麻布曰課程棉布曰和布布曰牛和米穀曰地畝棉花絨曰棗子易米曰棗株課米曰課程芋麻折米曰棉布曰魚課米曰改科絲折米萬曆時小有所增損大略以米麥爲主而絲絹與鈔次之夏稅之米惟江西湖廣廣東廣西麥收惟貴州農桑絲遍天下惟不及川廣雲貴餘各視其地產太祖初立國卽下令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麻畝畝八兩木棉畝四兩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種桑出絹一疋不種麻及木棉出麻布布各一疋此農桑絲絹所由起也洪武九年天下稅糧令民以銀鈔錢絹代糧銀一兩錢千文鈔十貫皆折輸米一石小麥則減直十之二棉芋一疋折米六斗麥七斗麻布一疋折米四斗麥五斗絲絹等各以輕重爲損益願入粟者聽十七年雲南以金銀貝布漆丹砂水銀代秋租於是謂米麥爲本色而諸折納稅糧者謂之折色越二年又令戶部侍郎楊靖會計天下倉儲存糧二年外並收折色惟北方諸布政司需糧餉邊仍使輸粟三十年諭戶部曰行人高積言陝西困迫賦其贖自二十八年以前天下運和成許任土所產折收米絹棉花及金銀等物著爲令於是戶部定鈔一錠折米一石金一兩十石銀一兩二石絹一疋石有二斗棉布一疋一石布一疋七斗棉花一斤二斗帝曰折收運賦蓋欲蘇民困也今賦重若此將愈困民豈恤之之意哉金銀每兩折米加一倍鈔止二頁五百文折一石餘從所議永樂中既得交趾以絹漆藤木翠羽絨沉速安息諸香代租賦廣東瓊州黎人墾墾獵人內附輸賦比內地天下本色稅糧三千餘萬石絲鈔等二千餘萬計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溢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儲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歲數有司往往先發粟賑貸然後以聞雖歲貢銀三十萬兩有奇而民間交易用銀仍有厲禁至正統元年副都御史周銓

言行在各官俸支米。南京道遠費多，輒以米易貨，賈賤售，十不及一。朝廷虛糜糜祿，各官不得實惠。請於南畿浙江江西湖廣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絹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撫趙新亦以為言。戶部尚書黃福復條以請。帝以問行在戶部尚書胡濙，濙對以太祖嘗折納稅糧於陝西浙江，民以為便，遂倣其制。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米麥共四百餘萬石，折銀百萬餘兩。入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其後概行於天下。自起運兌軍外糧四石收銀一兩，解京以為永例。諸方賦入折銀，而倉廩之積漸少矣。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賦，凡官田畝稅五升三合，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惟蘇松嘉湖怒其為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私租薄為稅額，而司農卿楊憲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視他方倍蓰。畝稅有二三石者，大抵蘇最重，嘉湖次之。杭又次之。洪武十三年，命戶部裁其額，畝稅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其以下者仍舊。蘇州一府秋糧二百七十四萬六千餘石，自民糧十五萬石外，皆官田糧。官糧歲額與浙江通省埒。其重猶如此。建文二年，詔曰：江浙賦獨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科，特以懲一時頑民，豈可為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畝不得過一斗。成祖盡革建文政，浙西之賦復重。宣宗即位，廣西布政使周幹巡視蘇嘉湖諸府，還言：諸府民多逃亡，詢之耆老，皆云重賦所致。如吳江崑山民田租舊畝五升，小民佃種官民田畝，輸私租一石，後因事故入官，輒如私租例盡取之，十分取八，民猶不堪。况盡取乎？盡取則民必凍餒，欲不逃亡，不可得也。仁和海寧崑山海水陷官民田千九百餘頃，遠今十有餘年，猶徵其租，田沒於海，租從何出？請將沒官田及公侯還官田租俱視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斗。海水淪陷田悉除其稅，則田無荒蕪之患，而細民獲安生矣。帝命部議行之。宣德五年二月，詔舊額官田租畝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十之三。著為令。於是江南巡撫周忱與蘇州知府況鍾曲計減蘇糧七十餘萬。他府以為差，而東南民力少紓矣。忱又令松江官田依民田起科。戶部劾以變亂成法，宣宗雖不罪，亦不能從。而朝廷數下詔書，錫除租賦，持籌者輒私戒有司，勿以詔書為辭。帝與尚書胡濙言：計臣瘞過膏澤，然不深罪也。正統元年，令蘇松浙江等處官田準民田起科。糧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蓋宣德末，蘇州通糧至七百九十萬石，民困極矣。至是乃獲少甦。英宗復辟之初，令鎮守浙江尚書孫原貞等定杭嘉湖則例，以起科重者徵米宜少，起科輕者徵米宜多。乃定官田畝科一石以下，民田七斗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三斗。民田四斗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五斗。官田二斗以下，民田二斗七升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七斗。官田八升以下，民田七升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二石二斗。凡重者輕之，輕者重之，欲使科則適均，而畝科一石之稅未嘗減云。嘉靖二年，御史黎貫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二百五十餘萬。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內官之衆，軍士之增，悉取給其中。賦入則日損，支費則日加。請覈祖宗賦額及經費多寡之

數。一區區則知賦入有限而浮費不容不節矣。於是戶部議令天下官吏考滿遷秩，必殿職任內租稅徵解足數，方許給由交代。仍乞朝廷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帝納之。既而論德顯鼎臣條上錢糧積弊四事。一曰察理田糧。舊額請責州縣官於農隙時，令里甲等徵洪武正統間魚鱗圖冊之式，編造圖冊，細列元額田糧字圩，則號條段，坵荒成熟步口數目。官為覆勘，分別界址，履畝檢點丈數，具開墾改正除之數，刊刻成書，收貯官庫，給散里中。永為稽考。仍斟酌先年巡撫周忱王恕簡便可行事例，立為定規。取每歲實徵起運存留加耗本色折色并處補實徵徵徵等件數目，會計已定，張榜曉諭。庶吏胥不得售其奸欺，而小民免賠累科擾之患。一曰催徵歲辦錢糧。成弘以前，里甲催徵糧戶，上納糧長收解。州縣監收糧長不敢多收，斛面糧戶不敢撥難雜水穀糠秕。兌糧官軍不敢阻難多索。公私兩便。近者有司不復比較，經催里甲負糧入戶，但立限敲升糧長，令下鄉追徵，強者則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雞犬為空，孱弱者為勢豪所凌，就延欺額，不充變產補納。至或舊役侵欠，責償新倉，一人連負，株連親屬，無辜之民死於鎗楚，固圍者幾數百人。且往時每區糧長不過正副二名，近多至十人以上。其實收管糧之數少，而科斂打點使用年例之數多。州縣一年之間，輒破中人百家之產，害莫大焉。宜令戶部議定事例，轉行所司，審編糧長，務遵舊規。如州縣官多僉糧長，縱容下鄉，及不委里甲催辦，輒酷刑限比糧長者，罪之。致人命多死者，以故勘論。其二則議遣官綜理及復預備倉糧也。疏下戶部。言所陳俱切時弊，令所司舉行。遷延數載，如故。糧長者，太祖時令田多者為之，督其鄉賦稅。歲七月，州縣委官備詣京，領劄合以行。糧萬石長副各一人，輸以時至，得召見，語合輒蒙擢用。末年，更定每區正副二名輪充。宣德間，復永充。科斂橫溢，民受其害，或私賣官糧以牟利，其罷者虧損公賦，事覺，至隕身喪家。景泰中，革糧長，未幾又復。自官軍免運，糧長不復輸京師。在州里間頗滋害。故鼎臣及之。未幾，御史郭弘化等亦請通行丈量，以杜包賠兼并之弊。帝怒紛擾，不從。給事中徐俊民言：今之田賦，有受地於官，歲供租稅者，謂之官田。有江水泛溢，溝澮淹沒者，謂之坍江。有流移亡絕，田棄樹存者，謂之事故。官田貧民佃種，畝入租三斗或五六斗，或石以上者，有之。坍江事故虛糧，里甲賠納，或數十石或百餘石者，有之。夫民田之價，十倍官田。貧民既不能置，而官田糧重，每病取盈，益以坍江事故虛糧，又令攤納，追呼敲升，歲無寧日，而奸富猾胥方且詭寄那移，并輕分重。此小民疾苦，閭閻凋悴，所以日益而日增也。請定均糧限田之制。坍江事故悉與蠲免，而合官民田為一定。上中下三則起科，以均糧。富人不得過千畝，聽以百畝自給。其羨者則加輸漕稅。如此則多寡有節，輕重適宜，貧富相安，公私俱足矣。部議蠲土民俗各異，令所司熟計其便，不行。越數年，乃從應天巡撫侯位奏，免蘇州坍海田糧九萬餘石。然那移飛漕之弊相沿不改。至十八年，鼎臣為大學士，復言蘇松常鎮嘉湖杭七府供輸中天下而里胥豪右蠹弊特甚，宜將欺隱及坍荒田土一一檢覈改正。於是應天巡撫歐陽鐸檢荒田二千餘頃，計租十一萬石有奇，以所欺隱田糧六萬餘石補之。餘請蠲免。戶部終持不下。時嘉興知府趙瀛建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鐸乃與蘇州知府王

矣。凡役民自里中正辦外。如糧長解戶馬船頭館夫祇候弓兵皂隸門禁廚斗為常役。後又有新薪築柴修河修倉運料接遞站舖舖夫之類。因事編定。歲有增益。嘉隆後。行一條鞭法。通計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於是均徭里甲與兩稅為一小民得無擾。而事亦易集。然糧長里名罷實存。諸役卒至。復命農暇。條鞭法行十餘年。規則頓紊。不能盡遵也。天啓時。御史李應昇疏陳十害。其三條切言馬夫河役糧甲修辦白役擾民之弊。崇禎三年。河南巡撫范景文言。民所患苦莫如差役。錢糧有收戶解戶。驛遞有馬戶。供應有行戶。皆食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戶。究之所食非富民。中人之產。輒為之傾。自變為條鞭法。以境內之役均於境內之糧。宜少黜矣。乃民間仍舊奔走。督資津貼。是條鞭行而大戶未嘗革也。時給事中劉懋復奏裁驛夫。征調往來。仍責編戶。驛夫無所得食。至相率從流賊為亂云。凡軍匠驛戶役皆永充。軍戶死者。逃者。於原籍勾補。既戶五等。曰住坐。曰輪班。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輪開班銀。月六錢。故謂之輪班。監局中官多占匠役。又括充幼匠。動以千計。死者逃者。勾補如軍。隨戶有上中下三等。每一正丁。貼以餘丁。上中戶丁力多。或貼二三丁。下戶概予優免。他如陵戶園戶海戶廟戶。廢夫庫役。積未不可勝計。明初工役之繁。自營建南京宗廟宮殿闕門王邸。採木陶甃。工匠造作。以萬萬計。所在築城濬陂。百役具舉。迄於洪宣郊墳倉廩。猶未迄工。正統天順之際。三殿兩宮。內離宮次第興建。弘治時。大學士劉吉言。近年工役俱備。發京營軍士。內外軍官。禁不得估工。用大小多寡。本用五千人。奏請至一二萬。無所稽覈。禮部尚書倪岳言。諸役費動以數十萬計。水旱相仍。乞少停止。南京禮部尚書董軒復陳工役之苦。吏部尚書林瀚亦言。兩畿頻年凶災。困於百役。窮愁嗟嘆。山陝供億。軍興雲南廣東西征。發動叛。山東河南湖廣四川江西興造王邸。財力不贍。浙江福建辦物料。視舊日增多。庫藏空匱。不可不慮。帝皆納其言。然不能盡從也。武宗時。乾清宮役尤大。以太素殿初制。樓閣改作雕鏤。用銀至二十萬餘兩。役工匠三千餘人。歲支工食米萬三千餘石。又修凝翠閣和崇智光霽諸殿。御馬監鐘鼓司南城約房新庫。皆鼎新之。備侍閣宦莊園祠墓。香火寺觀。工部復竊官銀以媚焉。給事中張原言。工匠養父母妻子。尺籍之兵。禦外侮。京營之軍。衛王室。今奈何令民無所賴。兵不厲。利歸私門。怨叢公室乎。疏入。請貴州新添驛丞。世宗營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為汰省。而經費已六七百萬。其後增十數倍。齊宮秘殿。並時而興。工場二十餘處。役匠數萬人。軍稱之。歲費二三百萬。其時宗廟萬壽宮。災。帝不之省。營繕益急。經費不敷。乃令臣民獻助。獻助不已。復行開納。勞民耗財。視武宗過之。萬曆以後。營繕織造。經制數倍。加以征調開採。民不得少休。迨閣人亂。政地雲墳。僧越亡等。功德私祠。遍天下。蓋二百餘年。民力殫殘久矣。其以職役優免者。少者一二丁。多者至十六丁。萬曆時。免田有至二三千者。至若賦稅蠲免。有恩蠲。太祖之訓。凡四方水旱。蠲免稅。豐歲無災。傷亦擇地。府民貧者。優免之。凡歲災。蠲二稅。且貸以米。甚者賜米布若鈔。又設預備倉。令老人運鈔易米。以儲粟。荆薪水災。命戶部主事趙乾往賑。遷延半載。怒而誅之。青州旱。蝗。有司不以聞。逮治其官吏。早傷州縣。有司不奏。許者民中訴。處以極刑。孝感。其令請

以預備倉振貸。帝命行人馳驛往。且諭戶部。自今凡歲飢。先發倉廩以貸。然後開。著為令。在位三十餘年。賜予布鈔數百萬。米百餘萬。所蠲租稅無數。成祖開河南饑。有司匿不以聞。逮治之。因命都御史陳瑛榜諭天下。有司水旱災。傷不以聞者。罪不宥。又敕朝廷遣巡視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下獄。仁宗監國時。有以發振請者。遣人馳諭之。言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尚從容。啓請待報。不能效。漢汲黯。耶宣宗時。戶部請賑饑民。帝曰。民饑無食。濟之當如拯溺救焚。奚待。詢蓋二祖仁宣時。仁政亟行。預備倉之外。又時時裁起運。賜內帑。被災處無儲梁者。發旁縣米振之。蝗蝻始生。必遣人捕逐。鬻子女者。官為收贖。且令富人獨佃戶和大戶貸貧民粟。免其雜役。為息。豐年償之。皇莊湖泊。皆弛禁。聽民採取。飢民還籍。給以口糧。京通倉米平價出糶。兼預給俸糧。以殺米價。建官舍以處流民。給糧以收棄嬰。資濟院窮民各注籍。無籍者。收養蠟燭。腐竿二寺。其邸民如此。世宗神宗於民事。畧矣。而災荒。疏至。必賜。振不敢違。祖制也。振米之法。明初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歲以下不與。永樂以後。減其數。納米振濟贖罪者。景常時。雜犯死罪六十石。流徒減三之一。餘遞減。有差。損納事例。自憲宗始。生員納米百石以上。入國子監。軍民納二百五十石。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級。至正七品止。武宗時。富民納粟振。千石以上者。表其門。九百石至二百石者。授散官。得至從六品。世宗令。貧民出穀二十石者。給冠帶。多者授官。正七品。至五百石者。有司為立坊。振粥之法。自世宗始。報災之法。洪武時。不拘時限。弘治中。始限。夏災不得過五月。秋災不得過九月。月終。萬曆時。又分近地五月。七月。遠地七月。九月。洪武時。勸災既實。盡與蠲免。弘治中。始定全災免七分。自九分災以下。遞減。又止免存留。不及起運。後遂為永制云。

明史食貨志

漕運 倉庫

三

歷代以來。漕粟所都。給官府廩食。各視道里遠近。以為準。太祖都金陵。四方貢賦。由江以逕京師。道近而易。自成祖遷燕。道里遠。法凡三變。初支運。次兌運。支運相。至支運。悉變為長運。而制定。洪武元年。北伐。命浙江江西及蘇州等九府運糧三百萬石於汴梁。已而大將軍徐達。令忻州代堅。五州運糧大同。中書省符下山東行省。募水工。發萊州洋海倉。餉永平衛。其後海運。餉北平。遠東。為定制。其西北邊。則濶開封。漕河。餉陝西。自陝西輔餉。寧夏河州。其西南。令川貴納米中鹽。以省遠運。於時各路皆就近輸。得利便矣。永樂元年。納戶部尚書郁新言。始用淮船。受三百石以上者。道准。及沙河抵陳州。頰岐口。跌坡。別以巨舟入黃河。抵八柳樹。車運赴衛河。輸北平。與海運相參。時駕數臨幸。百費仰給。不止餉。也。淮海運道。凡二。而臨清倉。儲河南山東粟。亦以輸北平。合而計之。為三運。惟海運用官軍。其餘則皆民運云。自濬會通河。帝命都督賈義。尚書宋禮。以舟師運。禮以海船。大者千石。工。廠。輒敗。乃造淺船五百艘。運淮。揚。徐。兌。糧。百萬。以當海運之數。平江伯陳瑄。櫓之。頗增至三千餘艘。時淮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張廷玉等奉敕修。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

徐臨清德州各有倉。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至淮安倉。分遣官軍就近轉運。自淮至徐以浙直軍。自徐至德以京衛軍。自德至通以山東河南軍。以次遞運。歲凡四次。可三百萬餘石。名曰支運。支運之法。支者不必出當年之民納。納者不必供當年之軍支。通數年以爲莫益。期不失常額而止。由是海陸二運皆罷。惟存漕運。每歲於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糧三十萬石。十二輪天津。十八由直沽入海。輪船州而已。不數年。官軍多所調遣。遂復民運。遠達數千里。宣德四年。道及尙書黃福建議。復支運法。乃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百五十萬石於淮安倉。蘇松寧池廣安廣德民運糧二百七十四萬石於徐州倉。應天常鎮淮揚鳳太陰和徐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於臨清倉。令官軍接運入京。通二倉民糧既就近入倉。力大減。省乃量地近遠。糧多寡。抽民船十一或十三五之一。以給官軍。惟山東河南北直隸則徑赴京倉。不用支運。尋令南陽懷慶汝寧等糧運臨清倉。開封彰德衛輝糧運德州倉。其後山東河南皆運德州倉。六年。道言江南民運糧諸倉。往返幾一年。誤農業。令民運至淮安瓜洲。兌與衛所官軍。運載至北。給與路費。耗米則軍民兩便。是爲兌運。命羣臣會議。吏部奏發等。上官軍兌運民糧加耗則例。以地遠近爲差。每石湖廣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隸六斗。北直隸五斗。民有運至淮安所與軍運者。止加四斗。如有兌運不盡。仍令民自運赴諸倉。不願兌者。亦聽其自運。軍既加耗。又給輕齎銀爲洪湖盤撥之費。且得附載他物。皆樂從事。而民亦多以遠運爲艱。於是兌運者多。而支運者少矣。軍與民分米。往往持勒索。帝知其弊。敕戶部委正官監臨。不許私兌。已而頗減加耗米。遠者不過六斗。近者至二斗五升。以三分爲率。二分與米。一分以他物準正糧。斛面錢耗糧俱平。粟運糧四百萬石。京倉貯十四。通倉貯十六。臨淮三倉各遣御史監收。正統初。運糧之數四百五十萬石。而兌運者二百八十萬餘石。淮徐臨德四倉支運者十之三四。耳。土木之變。復盡留山東直隸軍操備。蘇松諸府運糧仍屬民。景泰六年。瓦剌入貢。乃復軍運。天順末。兌運法行久。倉人覓耗餘。入庚率兌斛。而且求多索。軍困甚。憲宗即位。漕運參將袁佑上言便宜。帝曰。律令明言收糧令納戶平準。石加耗不過五升。今運軍願明加。則倉吏侵害過多。可知。後令軍自裝每石加耗五升。毋益勒索者。治罪。後從督倉中官言。加耗至八升。久之。復溢收如故。屢禁不能止也。初。運糧京師。未有定額。成化八年。始定四百萬石。自後以爲常。北糧七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其內兌運者三百三十萬石。由支運改兌者七十萬石。兌運之中。湖廣山東河南折色十七萬七千七百石。通計兌運改兌加以耗米。入京通兩倉者凡五百八十八萬九千七百石。而南直隸正糧獨百八十萬。蘇州一府七十萬。加耗在外。浙贛蘇蘇減數萬。江西湖廣又殺焉。天津衛州密雲昌平共給米六十四萬餘石。悉支兌運米。而臨德二倉貯預備米十九萬餘石。取山東河南改兌米充之。遇災傷則撈二倉米以補運務。足四百萬之額。不令缺也。至成化七年。乃有改兌之議。時應天巡撫滕昭令運軍赴江南水次交兌。加耗外。復石增米一斗爲議。江後數年。帝乃命淮徐臨德四倉支運七十萬石之米。悉改水次交兌。由是悉變爲改兌。而官軍長運。遂爲定制。於是時司倉者多苛取。甚至有額外開運軍展轉稱貸。

不支。弘治元年。都御史馬文升疏論運軍之苦。言各省運船皆工部給價。令有司監造。近者漕運總兵以價不時給。請領價自造。而部臣慮軍士不加愛護。議令本部出料四分。軍衛任三分。舊船抵三分。軍衛無從措辦。皆軍士賣資產。鬻男女以供之。此造船之苦也。正軍逃亡數多而額數不減。俱以餘丁充之一戶有三四人應役者。春兌秋歸。艱辛萬狀。船至張家灣。又僱車盤撥。多稱貸以濟用。此往來之苦也。其所稱貸。運官因以侵漁。資債倍息。而軍士或自贖土產以易薪米。又格於禁例。多被掠奪。今宜加造船費。每艘銀二十兩。而禁約運官及有司科害搜檢之弊。庶軍困少甦。詔從其議。五年。戶部尙書葉淇言。蘇松諸府連歲荒歉。民買漕米。每石銀二兩。而北直隸山東河南歲供宜大二邊糧料每石亦銀一兩。去歲蘇州兌運已折五十萬石。每石銀一兩。今請推行於諸府而稍差。其直災重者。石七錢。稍輕者。石仍一兩。俱解部轉發各邊。抵北直隸三處歲供之數。而收三處本色以輸京倉。則費省而事易集。從之。自後歲災輒權宜折銀。以水次倉支運之糧充其數。而折價以六七錢爲率。無復至一兩者。先是。成化開行長運之法。江南州縣運糧至南京。令官軍就水次兌支。計省加耗輸輓之費。得餘米十萬石。有奇。貯預備倉以資緩急之用。至是。巡撫都御史以兌支有弊。請令如舊。上倉而後放支。戶部言。兌支法善。不可易。詔從部議。以所餘就貯各衛倉作正支銷。又從戶部言。山東改兌糧九萬石。仍聽民自運。臨德二倉令官軍支運。正德二年。漕運官謂疏通水次倉儲。言往時民運至淮徐臨德四倉。以待衛軍支運。後改附近州縣水次交兌。已而并支運七十萬石亦令改兌。但七十萬石之外。猶有兌交不盡者。民仍運赴四倉。久無支銷。以致陳腐。請將浙江江西湖廣正兌糧米三十五萬石折銀解京。而令三省衛軍赴臨德等倉支運如所折之數。則諸倉米不腐。三省漕卒便於支運。歲漕額外又得三十五萬折銀。一舉而數善具矣。帝命部臣議。如其請。六年。戶部侍郎邵寶以漕運遲滯。請復支運法。戶部議。支運法廢久。不可卒復。事遂寢。臨德二倉之貯米也。凡十九萬計。十年得百九十九萬。自世宗初。災傷撥補日多。而山東河南以歲歉數請輕減。且二倉囤積多朽腐。於是改折之請屢興。而倉儲漸耗矣。嘉靖元年。漕運總兵楊宏請以輕齎銀聽運官道支爲願。賦舟車之費。不必裝箱印封。計算羨餘。以苦漕卒。給事御史交駁之。戶部言。科道官之論主於防奸。是也。但輕齎本資轉般費。今慮官軍侵耗。盡取其贏餘以歸太倉。則以脚價爲正糧。非立法初意也。乃議運船至通州。巡倉御史嚴驗酌量支用實數。著爲定規。有羨餘。不輸太倉。卽用以修船。官族漁蠶者重罪。輕齎銀者。憲宗以諸倉改兌給路費。始各有耗米兌運米。俱一平一銳。故有餘米。自隨船給運四斗外。餘折銀。謂之輕齎。凡四十四萬五千餘兩。後頗入太倉矣。隆慶中。運道艱阻。請者欲開膠萊河復海運。由淮安清江浦口歷新場馬家壩至海口。徑抵直沽。止循海套。不泛大洋。疏上。遣官勘報。以水多沙積而止。神宗時。漕運總督舒應龍言。國家兩都並建。淮徐臨德實南北咽喉。自兌運久行。臨德尚有歲積。而淮徐二倉無粒米。謂自今山東河南全熟時。盡徵本色上倉計。臨德已足五十餘萬。則令納於二倉。亦積五十萬石而止。從之。當是時。折銀漸多。萬曆三十年。漕運抵京。僅百三十八萬餘石。而撫臣議裁留漕米。

以濟河工。倉場侍郎趙世卿爭之。言太倉入不當出。計二年後。六軍萬姓將待新漕。擊炊。倘輸納。期不復有京師矣。蓋災傷折銀。本折漕糧以抵京軍月俸。其時混支以給邊餉。遂致銀米兩空。故世卿爭之。自後倉儲漸濶。漕政亦益弛。迨於啟禎。天下蕭然。煩費盡供。愈不足支矣。運船之數。永樂至景泰。大小無定。為數至多。天順以後。定船萬一千七百七十。官軍十二萬人。許令附載土宜。免徵稅鈔。孝宗時。限十石。神宗時。至六十石。憲宗立。運船至京。期限北直隸河南山東五月初一日。南直隸七月初一日。其過江支兌者。展一月。浙江江西湖廣九月初一日。通計三年。考成。違限者。運官降罰。武宗列水程圖格。按日次填行止站地。違限之米。頓德州諸倉。日寄國。世宗定過淮程限。江北十二月。江南正月。湖廣浙江江西三月。神宗時。改為二月。又改至京限五月者。縮一月。七八九月者。縮兩月。後又縮一月。神宗初。定十月開倉。十一月兌錢。大縣限船到十日。小縣五日。十二月開幫。二月過淮。三月過洪。入閘。皆先期以糶米呈戶部。運糧到日。比驗相同。乃收。凡災傷奏請改折者。毋過七月。題議。後期及臨時改題者。立案免覆。漕流者。抵換食米。大江漂流為大患。河道為小患。二百石外為大患。二百石內為小患。小患把總勘報。大患具奏。其後不計多寡。概行奏勘矣。初。船用桶杉。下者乃用松。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更造。每船受正耗米四百七十二石。其後船數減少。一船受米七八百石。附載夾帶日多。所在稽留。遠限一遇河決。即有漂流。官軍因之為奸。水次折乾。沿途侵盜。支稱水火。至有鑿船自沉者。明初。命武臣督海運。管建漕運使。登罷。成祖以後。用御史。又用侍郎。都御史。催督。郎中。員外。分理。主事。督兌。其制不一。景泰二年。始設漕運總督於淮安。與總兵參將同理漕事。漕司領十二總。十二萬軍。與京操十二營軍相準。初。宣宗令運糧總兵官巡撫侍郎。歲八月。赴京。會議。明年漕運事宜。及設漕運總督。則并令總督赴京。至萬曆十八年。後始免。凡歲正月。總漕巡揚州。經理瓜淮。過閘。總兵駐徐。督過洪。入閘。同理漕政。管押赴京。撥運。則有御史。郎中。押運。則有參政。監兌。理刑。管洪。管廠。管閘。管泉。監倉。則有主事。清江衛河有提舉。兌舉。過淮。過洪。巡撫。漕司。河道。各以職掌奏報。有司米不備。軍衛船不備。過淮。誤期者。責在巡撫。米具船備。不即驗放。非河。梗而壓。幫停泊。過洪。誤期。因而漂凍者。責在漕司。船糧。依限。河運。淤淺。疏濬。無法。開坐。啓閉。失時。不得過洪。抵灣者。責在河道。明初。於漕政。每加優恤。仁宣。禁役。漕舟。有遲運者。英宗。時。始扣口糧。均攤。而運軍。不守法度。為民害。自後。漕政。日弛。軍以耗米。易私物。道。售。積。比。至。反。買。倉。米。補。納。多。不足。數。而。糧。長。率。挾。沙。水。於。米。中。河。南。山。東。尤。甚。往。往。蒸。濕。爛。不可。食。權。要。貨。運。軍。銀。以。罔。摩。利。至。請。撥。關。稅。給。船。料。以。取。償。漕。運。把。總。率。由。賄。得。倉。場。額。外。科。取。歲。至。十。四。萬。世。宗。初。政。諸。弊。多。廢。革。然。漂。流。逾。限。二。弊。日。以。滋。甚。中。葉。以後。益。不。可。究。詰。矣。漕。糧。之。外。蘇。松。常。嘉。湖。五。府。輸。運。內。府。白。熟。粳。糯米。十七。萬。四。千。石。內。折。色。八。千。餘。石。各。府。部。糧。糯米。四。萬。四。千。餘。石。內。折。色。八。千。八。百。餘。石。令。民。運。謂。之。白。糧。船。自。長。運。法。行。糧。皆。軍。運。而。白。糧。民。運。如。故。景。宗。時。陸。樹。德。言。軍。運。以。充。軍。儲。民。運。以。充。官。祿。人。知。軍。運。之。苦。不。知。民。運。尤。苦。也。船。戶。之。求。索。運。軍。之。欺。陵。洪。閘。之。守。候。入。京。入。倉。厥。弊。百。出。嘉。靖。初。民。運。尙。有。保。全。之。家。十年。後。

無不破矣。以白糧令軍運。甚便。疏入下部議。不從。凡諸倉應輸者。有定數。其或改撥他鎮者。水次應兌漕糧。即令坐派。鎮軍領兌者。給價州縣官督車戶運至遠倉。或給軍價使令開支者。通謂之空漕。九邊之地。輸糧大率以車。宣德時。備開平亦然。而蘭甘松潘往往使民背負。永樂中。又嘗令廣東海運二十萬石給交趾云。

明初。京衛有軍儲倉。洪武三年。增置至二十所。且建臨濠臨清二倉。以供轉運。各行省有倉。官吏俸取給焉。邊境有倉。收屯田所入。以給軍。州縣則設預備倉。東南西北四所以振凶荒。自鈔法行。頗有省軍。二十四年。儲糧十六萬石於臨清。以給訓練騎兵二十八萬。置皇城四門倉。儲糧給守禦軍。增京師諸衛倉。凡四十一。又設北平密雲諸縣倉。儲糧以資北征。永樂中。置天津及通州左衛倉。且設北京三十七衛倉。益令天下府縣多設倉儲。預備倉之在四鄉者。移置城內。迨會通河成。始設倉於徐州淮安德州。而臨清因洪武之舊。并天津倉。凡五謂之水次倉。以資轉運。既又移德州倉於臨清之永清場。設武清衛倉於河西務。設通州衛倉於張家灣。宣德中。增造臨清倉。容三百萬石。增置北京及通州倉。京倉以御史戶部官錦衣千戶。季更巡察。外倉則布政按察都司關防之。各倉門。以致仕武官二。率老幼軍丁十人守之。半年一更。英宗初。命廷臣集議。天下司府州縣有倉者。以衛所倉屬之。無倉者。以衛所改隸。惟遼東甘肅寧夏萬全及沿海衛所。無府州縣者。仍其舊。正統中。增置京衛倉。凡七。自兌運法行。諸倉支運者少。而京通倉不能容。乃毀臨清德州河西務倉三分之一。改為京通倉。景泰初。移武清衛諸倉於通州。成化初。廢臨德預備倉。在城外者。而以城內空廩儲預備米。名臨清者曰常盈。德州者曰常豐。凡京倉五十有六。通倉十有六。直省府州縣藩府邊隘堡站衛所屯戍皆有倉。少者一二。多者二三十。預備倉之設也。太祖選耆民運鈔糧米。以備賑濟。即令掌之。天下州縣多所儲蓄。後漸廢弛。于謙撫河南山西。修其政。周忱撫南畿。別立濟農倉。他人不能也。正統時。重侵盜之罪。至倉妻充軍。且定納穀千五百石者。赦戍為義民。免本戶雜役。凡振饑米一石。俟有年。納稍穀二石。五斗。還官。弘治三年。限州縣十里以下積萬五千石。二十里積二萬石。衛千戶所萬五千石。百戶所三百石。考滿之日。稽其多寡。以為殿最。不及三分者。奪俸。六分。以上降調。十八年。令贖罪贖前皆糶穀入倉。正德中。令因納紙者。以其八折米入倉。軍官有犯者。納穀準立功。初。預備倉皆設官倉。至是。革。令州縣官及管糧倉官。領其事。嘉靖初。諭德順顯。臣言。成弘時。每年以存留餘米入預備倉。緩急有備。今秋糧僅足兌運。預備無粒米。一遇災。輒奏留他糧。及勸富民借穀。以應。故。事。乞。急。復。預備倉。糧以補民。帝乃令有司設法多積米穀。仍做古常平法。春振貧民。秋成還官。不取其息。府積萬石。州四五千石。縣二三千石。為率。既又定十里以下萬五千石。累而上之。八百里以下至十九萬石。其後積粟盡平糶。以濟貧民。儲積漸減。隆慶時。劇郡無過六千石。小邑止千石。久之。數益減。科罰亦益輕。萬曆中。上州郡至三千石止。而小邑或僅百石。有司沿為具文。屬下。詔申飭。率以虛數欺罔而已。弘治中。江西巡撫林俊。嘗請建常平及社倉。嘉靖八年。乃令各撫按設社倉。令民二三十家為一社。擇家殷實而有行義者一人為社首。處事公平者。

草秋青草。秋青草三當穀草。廣東之鹽。例不出境。商人率市守關吏。越市廣西。巡撫葉盛以爲任之則廢法。禁之則病商。請令入米餉邊。乃許出境。公私交利焉。成化初。歲游災。京儲不足。召商於淮徐。德州水次倉中鹽。舊例中鹽戶部出榜。召商無徑。奏者富人呂銘等。託勢要。奏中兩淮存積鹽。中旨允之。戶部尚書馬昂不能執。正鹽法之壞自此始。勢豪多操中商人。既失利。江南北軍民因造濶。洋大船。列械販鹽。乃爲重法。私販窩隱俱論死。家徭徙邊。衛夾帶越境者充軍。然不能遏也。十九年。願減存積之數。常股七分。而存積三分。然商人樂有見鹽。報中存積者爭至。遂仍增至六分。淮浙鹽猶不能給。乃配支長蘆山東以給之。一人分支數處。道遠不及親赴。邊商輒買引於近地。商人自是有透商內商之分。內商之鹽不能速獲。邊商之引又不賤售。報中寢意。存積之滯。遂與常股等。憲宗末年。閩寇竊勢。奏請淮浙鹽無算。兩淮積久至五百餘萬。引商引壅滯。至孝宗時。而買補餘鹽之議興矣。餘鹽者。商戶正課外所餘之鹽也。洪武初制。商支鹽有定場。毋許越場買補。動輒有餘鹽。送場司二百斤爲一引。給米一石。其鹽召商開中。不拘資次。給與。成化後。令商收買。而勸借米麥以振貧。至是。清理兩淮鹽法。侍郎李嗣請。令商人買餘鹽。補官引。而免其勸借。且停各邊開中。俟運課完日。官爲賣鹽。三分價直。二充邊儲。而留其一。以補商人未交鹽價。由是以餘鹽補充正課。而鹽法一小變。明初各邊開中。商人招民墾種。築壑墾自相保聚。邊方寂寂無甚貴之時。成化間。始有折納銀者。然未嘗著爲令也。弘治五年。商人困守支。戶部尚書葉淇請。召商納銀運司。須解太倉。分給各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中米直加倍。而商無守支之苦。一時太倉銀累至百餘萬。然赴邊開中之法。廢而屯撤業。寂寂無甚貴之時。以鹽法日壞。令大臣王瓊張憲等分道清理。而慶寧侯周壽壽。侯張鶴齡。各令家人奏買長蘆兩淮鹽。引戶部尚書韓文執不可。中旨許之。織造太監崔梟。又奏乞長蘆鹽二萬引。戶部以半予之。帝欲全予。大學士劉健等力爭。李東陽語尤切。帝不悅。健等復疏爭。乃從部議。權要開中既多。又許買餘鹽。一引有用至十餘年者。正德二年。始申截舊引角之令。立限追繳。而每引增納紙價及振濟米麥。引價重而課驟。如故矣。先是。成化初。都御史韓雍於肇慶梧州清遠南雄立抽鹽廠。官鹽一引。抽銀五分。許帶餘鹽四引。引抽銀一錢。都御史秦紘許增帶餘鹽六引。抽銀六錢。及是。增至九錢。而不復抽官引。引目積滯。私鹽通行。乃用戶部郎中丁致祥請。復舊法。而勉處商人夾帶餘鹽。掣納抽價。惟多至三百斤者。始罪之。淮浙長蘆引鹽。常股四分。以給各邊。主兵及工役振濟之需。存積六分。非國家大事。邊境有警。未嘗妄開。開必邊臣奏討。經部覆允。未有商人擅請及專請准鹽者。弘治間。存積鹽甚多。正德時。權倖遂奏。開殘鹽。改存積常股。皆爲正課。且皆折銀。邊臣緩急無備。而勢要占中賣窩。價增數倍。商人引納銀八家。無所獲。利多不願。中課日耗。綏監者夾帶影射。弊端百出。鹽臣承中。藉風旨。復列零鹽所。鹽諸目以假之。世宗登極。詔首命裁革。宋錢商人遂後等。資緣近倖。以增價爲名。奏買殘餘等鹽。戶部尚書秦執不允。帝特令中兩淮額鹽三十萬引。於宣府金言。商人占中淮鹽窩窩。因利使山東長蘆等鹽別無搭配。積之無用。虧國用。誤邊儲。莫此

爲甚。御史高世魁亦爭之。詔減淮引十萬。分兩浙長蘆鹽給之。金復言。宜大俱重。錢不宜令。嘉靖五年。從給事中管律奏。乃復常股存積四六分之制。然是時除鹽盛行。正鹽守支日久。顧中者少。餘鹽第領勒合。即時支費。顧中者多。自弘治時。以餘鹽補正課。初以償還課。後令商人納價輸部。濟邊。至嘉靖時。延緩用兵。遠左缺餉。盡發兩淮餘鹽七萬九千餘引。於二邊開中。自是餘鹽行。其始尚無定額。未幾。兩淮增引一百四十餘萬。每引增餘鹽二百六十五斤。引價淮南納銀一兩九錢。淮北一兩五錢。又設處置科罰名色。以苛徵商財。於是正鹽未派。先估餘鹽。商窺俱困。委點者藉口官買餘鹽。夾販私販。法禁無所施。鹽法大壞。十三年。給事中管律理言。鹽法之壞。其弊有六。開中不時。米價騰貴。召糴之難也。勢豪大家。專擅利權。報中之難也。官司科罰。吏胥侵索。輸納之難也。下場挨掣。動以數年。守支之難也。定價太昂。息不償本。取贏之難也。私鹽四出。官鹽不行。市易之難也。有此六難。正課察矣。而司計者因設除鹽以佐之。除鹽利厚。商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雖歲入距萬。無益軍需。管考祖宗時。商人中鹽。納價甚輕。而商戶煎鹽。工本甚厚。今鹽價十倍於前。而工本不能十一。何以禁私鹽使不行也。故欲通鹽法。必先慮除鹽。欲慮除鹽。必多減正價。大抵正鹽賤則私收自息。今宜定價。每引正鹽銀五錢。餘鹽二錢五分。不必解赴太倉。俱令開中。開支除鹽。以盡收爲度。正鹽價輕。既利於商。餘鹽收盡。又利於商。未有商窺俱利。而國課不充者也。事下所司。戶部覆以爲。除鹽銀仍解部。如故。而邊餉益虛矣。至二十年。帝以變亂。鹽法由餘鹽收罷之。淮浙長蘆悉復舊法。夾帶者割沒入官。應變者以時估爲準。御史吳瓊又請各邊中鹽者皆輸本色。然令甫下。吏部尚書許讚即請復開餘鹽。以足邊用。戶部覆從之。餘鹽復行矣。先是十六年。令兩浙僻邑官商不行之處。山商每百斤納銀八分。給票行鹽。其後多侵奪正引。官商課缺。引銀二百萬。候掣必五六載。於是預徵執抵。季掣之法。預徵者先期輸課。不得私爲去留。執抵者。執現在運鹽水程。復持一引以抵一引。季掣則以納課先後爲序。春不得遲於夏。夏不得超於春也。然票商納稅。即掣賣。預徵諸法。徒厲引商而已。雲州鹽池。自史昭中馬之議。行邊餉虧缺。甘肅米直石銀五兩。戶部因奏。停中馬。召商納米中鹽。二十七年。令開中者。止納本色粗草。三十一年。令河東以六十二萬引爲額。合正餘鹽爲一。而革餘鹽名。時都御史王紳。御史黃國用。請兩淮。戶餘鹽。每引官給銀二錢。以充工本。增收三十五萬引。名爲工本鹽。令商人中額鹽二引。帶中工本鹽一引。抵主兵年例十七萬六千兩。有奇。從其請。初准鹽歲課七十萬五千兩。開邊報中。爲正鹽。後益餘鹽。納解部。至是。通前額凡一百五萬引。額增三分之一。行之數年。積滯無所售。鹽法廢不行。言事者屢陳工本爲鹽。致戶部以國用方艱。年例無所出。因之不變。江西故行淮鹽三十九萬引。後南安贛州吉安改行廣鹽。惟南昌諸府行淮鹽二十七萬引。既而私販盛行。袁州臨江瑞州則私食廣鹽。撫州建昌私食福鹽。於是淮鹽僅行十六萬引。數年之間。國計大絀。巡撫馬森疏其害。請於皖江縣建橋設關。扼閩廣要津。盡復淮鹽額。稍增至四十七萬引。未久。橋毀。增額二十萬引。復除矣。

三十九年帝欲整鹽法乃命副都御史鄧懋德總理淮浙山東長蘆鹽法懋德請欲也苞直無慮日兩淮額鹽銀六十一萬有奇自設工本鹽增九十萬懋德復增之遂滿百萬半年一解又搜括四司殘鹽共得銀幾二百萬一時謂為奇功乃立刻限法每卒一人季限獲私鹽有定數不及數輒削其俸錢遲卒經歲有不得支一錢者乃共為私販以牟大利甚至刻削船稅以鹽盜而執之流毒遍海濱矣嵩失勢巡鹽御史徐熾言兩淮鹽法日常股日存積日水轉共七十萬引有奇引二百斤納銀八分永樂以後引納粟二斗五升下場開支四散發賣商人之利亦什五焉近年正鹽之外加以餘鹽餘鹽之外又加工本工本不足乃有添單添單不足又加添引燧燧趨利目前不顧其後是謂國亂政之尤者方今災荒疊告鹽壑淪沒若欲取盈百萬必至逃亡眩急欲絕不轉於此於是悉罷燧所增者四十四年巡鹽御史朱炳如奏准准工本鹽自業洪變法邊疆多缺嘉靖八年以後稍復開中邊商中引內商守支末年工本鹽行內商有數年不得掣者於是不樂買引而邊商困因營求告掣亦困引價彌賤於是私人專以收買邊引為事名曰囤戶告掣河鹽坐規厚利時復議於正鹽外附帶餘鹽以抵工本之數囤戶因得賤買餘鹽而貴售之邊商與內商愈困矣隆慶二年屯鹽都御史龐尚鵬疏言邊商報中內商守支事本相須但內商安坐邊商遠輸勞逸不均故掣河鹽者以惠邊商也然河鹽既行准鹽必滯內商無所得利則邊商之引不售今宜停掣河鹽但別邊商引價自見引及起紙開引到司動合別為三等定銀若干邊商倉鈔已到內商不得留難蓋河鹽停則准鹽速行引價定則開中自多邊商內商各得其願矣帝從之四年御史李學詩議准官買餘鹽報可時廣西古田平巡撫都御史殷正茂請官出資本質廣東鹽至桂林發賣七萬餘包可獲利二萬二千有奇從之自嘉靖初復常股四分存積六分之制後因各邊多故常股存積並開准額課七十萬五千餘引又增各邊新引歲二十萬萬曆時以大工搜遠年遠沒廢引六十餘萬胥出課額之外無正鹽止令商買補餘鹽餘鹽久盡惟計引重科加煎飛派而已時兩淮引價餘銀百二十餘萬增至百四十五萬新引日益正引日衰千戶尹英請配資沒官鹽可得銀六萬兩大學士張位等爭之二十六

年以鴻臚寺主簿田應鑾奏命官保兩淮沒官餘鹽給事中包見捷極陳利害不聽保既視事遂議開存積鹽戶部尚書楊俊民言明旨沒官鹽而存積非沒官也額外加增必虧正課保奏不可從御史馬從聘亦爭之俱不聽保乃開存積八萬引引重五百七十斤越次超掣壓正鹽不行商民大擾而吞入諸起董理吳應麒等爭言鹽利山西福建諸稅監皆領鹽課矣百戶高時夏奏浙閩餘鹽歲可變價三十萬兩巡撫金學曾劾奏皆因疏入不省於是福建解銀萬三千兩有奇浙江解三萬七千兩有奇借名苛斂商困引墜戶部尚書趙世卿指其害由保因言額外多取一分則正課少一分而國計愈絀請悉罷無名浮課不報三十四年夏至明年春正額通百餘萬保亦惶懼請罷存積引鹽保尋死有旨罷之而引斤不能減矣李太后薨帝用遺詔獨各運司浮課兩困稍甦而舊引壅滯戶部上鹽法十議

正行見引附銷積引以疏通之巡鹽御史龍遇奇立鹽改綱法以舊引附見引行淮南編為十綱淮北編為十四綱計十餘年則舊引盡行從之天啓時言利者悉搜括務增引超製魏忠賢黨郭興治崔呈秀等巧立名目以取之所入無算論者比之絕流而漁崇禎中給事中黃承昊條上鹽政頗欲有所釐革是時兵餉方大緡不能行也初諸王府則就近地支鹽官民戶口食鹽皆計口納鈔自行關支而官吏食鹽多冒增口數有一官支二千餘斤一吏支五百餘斤者乃限吏與不得過十口文武官不過三十口大口鈔十二貫支鹽十二斤小口半之景泰三年始以鹽折給官吏俸糧以百四十斤當米一石京官歲遣吏下場悉為私利錦衣吏益暴率聯巨艦私販有司不能詰巡鹽御史乃定百司食鹽數播東以給吏禁下場納鈔餉費無所出吏多亡嘉靖中吏部郎中陸光祖言於尚書嚴訥疏請革之自後百司停支食鹽惟戶部及十三道御史歲支如故軍民計口納鈔者浙江月納米三升買鹽一斤而商買持鹽赴官官為斂散追徵之急過於租賦止統時從給事中鮑輝言令民自買食鹽之官決永時嘗一再命御史視鹽課正統元年始命侍郎何文淵王佐副都御史朱與言提督兩淮長蘆兩浙鹽課命官御史同往未幾以鹽法已清下赦召還後遂令御史視鹽依巡按例歲代以為常十一年以山東諸鹽場隸長蘆巡鹽御史十四年命副都御史秋九疇清理兩淮鹽法成化中特遣中官王允中會都御史高明整治兩淮鹽法明謂增設副使一人判官二人孝宗初鹽法壞戶部尚書李敏請簡風憲大臣清理乃命戶部侍郎李嗣於兩淮刑部侍郎彭韶於兩浙俱兼都御史賜敕遣之弘治十四年會都御史王璠督理兩淮鹽法正德二年兩淮則會都御史王璠閩浙則會都御史張憲後惟兩淮賦重時遣大臣十年則刑部侍郎藍章嘉靖七年則副都御史黃臣三十二年則副都御史王紳至二十九年特命副都御史鄭懋卿總理四運司事權尤重自隆慶二年副都御史龐尚鵬總理兩淮長蘆三運司後遂無特遣大臣之事

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故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貯邊易馬官茶開徵課鈔商茶輸課略如鹽制初太祖令商人於產茶地買茶納課請引引茶百斤輸課二百不及引引哨零別置由帖給之無由引及茶引相離者人得告捕置茶局批驗所稱較茶引不相當即為私茶凡犯私茶者與私鹽同罪私茶出境與開隘不說者並論死後又定茶引一道輸錢千照茶百斤茶由一道輸錢六百照茶六百斤既又令納鈔每引由一道納鈔一貫洪武初定令凡賣茶之地令宣課司三十取一四年戶部言陝西漢中金州石泉漢陰平利西鄉諸縣茶園四十五頃茶八十六萬餘株四川巴茶三百十五頃茶二百三十八萬餘株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無主茶園令軍士撥採十取其一以易番馬從之於是諸產茶地設茶課司定稅額陝西二萬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萬斤設茶馬司於秦泚河雅諸州自關門黎雅抵朵甘思藏行茶之地五千餘里山後歸德諸州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關門永寧筠連所產茶名曰剪刀蘆葉惟西番用之而商販未

嘗出境四川茶鹽都轉運使官宜別立茶局徵其稅易紅標紙米布板蠟以資國用而居民所收之茶依江南給引販賣法公私兩便於是永寧成都筠連皆設茶局矣川人故以茶易毛布毛標諸物以償茶課自定課額立倉收貯專用以市馬民不敢私探課額每虧民多賠納四川布政司以爲言乃聽民探插與番易貨又詔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專令煮馬茶易馬初制長河西等番商以馬入雅州易茶由四川嚴州衛入黎州始達茶馬司定價馬一匹茶千八百斤於爾門茶課司給之番商往復運送而給茶太多嚴州衛以爲言請置茶馬司於嚴州而改貯爾門茶於其地且驗馬高下以爲茶數詔茶馬司仍舊而定上馬一匹給茶百二十斤中七十斤騎五十斤三十年改設秦州茶馬司於西寧勅右軍都督曰近者私茶出境互市者少馬日貴而茶日賤啓番人玩侮之心檄秦蜀二府發都司官軍於松潘爾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番關口外巡禁私茶之出境者又遣騎馬都尉謝達諭蜀王格曰國家權茶本實易馬邊吏失職私販出境惟易紅標雜物使番人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戎狄哉爾其諭布政司都司嚴爲防禁毋致失利當是時帝網繆邊防用茶易馬固番人心且以強中國曾謂戶部宜密都新用陝西漢中茶三百萬斤可得馬三萬匹四川松茂茶如之販鬻之禁不可不嚴以資邊款都御史鄧文鑑等察川陝私茶爾馬都尉歐陽倫以私茶坐死又製金牌信符命曹國公李景隆入番與諸番要約篆文上曰皇帝聖旨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斬凡四十一面洮州火把藏恩義日等族牌四面納馬三千五百匹河州必里衛西番二十六族牌二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五匹西寧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哇申中申藏等族牌十六面納馬三千五百匹下號金牌牌諸番上號藏內府以爲契三歲一遣官合符其通道有二一出河州一出爾門運茶五十餘萬斤獲馬萬三千八百匹太祖之馭番如此永樂中帝懷柔遠人選增茶斤由是市馬者多而茶不足茶禁亦稍弛多私出境爾門茶馬司至用茶八萬餘斤僅易馬七十匹又多瘦損乃中嚴茶禁洮州茶馬司又設甘肅茶馬司於陝西行都司地十三年特遣三御史巡督陝西茶馬太祖之禁私茶也自三月至九月月遣行人四員巡視河州臨洮爾門黎雅半年以內違二十四員往來旁午宣德十年乃定三月一遣自永樂時停止金牌信符至是復給未幾番人爲北狄所侵掠徙居內地金牌散失而茶司亦以茶少止以漢中茶易馬且不給金牌聽其以馬入貢而已先是洪武末置成都重慶保寧播州茶倉四所令商人納米中茶宣德中定官茶百斤加耗什一中茶者自遣人赴甘州西寧而支鹽於淮浙以償費商人持文憑恐私販官課數年不完正統初都御史羅亨信言其弊乃罷運茶支鹽例令官運如故以京官總理之吳泰中罷遣行人成化三年命御史巡茶陝西番人不樂御史馬至日少乃取回御史仍遣行人且令按察司巡察已而巡察不專兵部言其害乃復遣御史歲一更著爲令又以歲額待擬復令商納粟中茶且令茶百斤折銀五錢商課折色自此始弘治三年御史李聲言茶馬司所積漸少各邊馬耗而陝西諸郡歲無事粟謂於西寧河州洮州三茶馬司召商中茶每引不過百斤每商不過三十引官收其十之四餘者始令貨賣可得茶四十萬斤易

馬四千匹數足而止從之十二年御史王憲又言自中茶禁開遂令私茶莫測而易馬不利請停種茶之例異時或兵荒乃更圖之部覆從其請四川茶課司舊徵數十萬斤易馬永樂以後番馬悉由陝西道川茶多渴爛乃令以三分爲率一分收本色二分折銀糧茶停二年延綏復召商納糧草中四百萬斤尋以御史王紹言復禁止并罷正額外召商開中之例十六年取回御史以督理馬政都御史楊一清兼理之一清復議開中言召商買茶官買其三分之一每歲茶五十萬斤可得馬萬匹帝從所請正德元年一清又建議商人願領價者以半與商令自費遂著爲例永行焉一清又言金牌信符之制當復且請復設巡茶御史兼理馬政乃復遣御史而金牌以久廢不能復後武宗寵番僧許西域人例外帶私茶自是茶法遂壞番人之市馬也不能辦權衡止訂筭中馬筭大則官虧其直小則商病其繁十年巡茶御史王汝舟約爲中制每斤爲三百三十錢嘉靖三年御史陳講以商茶低價悉徵黑茶地產有限乃第茶爲上中二品印烙筭上書商名而考之旋定四川茶引五萬道二萬六千道爲腹引二萬四千道爲邊引穿茶引三錢葉茶引二錢中茶至八十萬斤而止不得太濫十五年御史劉良卿言律例私茶出境與開隘失察者並凌遲處死蓋西陲藩籬切於諸番番人持茶以生故嚴法以禁之易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壯中國之藩籬斷匈奴之右臂非可以常法論也洪武初例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引治中召商中茶或以備振或以儲邊然未嘗禁內地之民使不得食茶也今減通番之罪止於充軍禁內地之茶使不得食又使商私課茶悉聚於三茶馬司夫茶司與番爲鄰私販易通而禁復嚴於內郡是敵民爲私販而擾之資也以故大盡開出而漏網小民負升斗而罹法今計三茶馬司所貯洮河足三年西寧足二年而商私課茶又日益增積久成爛而無所用茶法之弊如此番地多馬而無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勢必相求而制之之棧在我今茶司居民竊易番馬以待商販歲無虛日及官易時而馬反耗矣請敕三茶馬司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馬當發若干正茶之外分毫毋得夾帶令茶價賤貴番人受制良馬將不可勝用且多開商茶通行內地官權其半以備軍餉而河爾階岷諸近番地禁實如故更重通番之刑如律例洮岷河實邊備道臨洮蘭州貴陽右分巡西寧實兵備各選官防守失察者以罷職論奏上報可於是茶法稍協矣御史劉奇總督尙書王以旂等請復給番金牌信符兵部議番法變詐不常北狄抄掠無已金牌或給或失殊損國體番人納馬意在得茶嚴私販之禁則番人自願雖不給金牌馬可集也若私販盛行吾無以繫其心制其命雖給金牌馬亦不至乃定議發動合予之其後陝西歲辦茶戶無所資頗進課額三十六年戶部以全陝災饑邊陲告急國用大絀上言先時正額茶易馬之外多開中以佐公家有至五百萬斤者近者御史劉良卿亦開百萬後止開正額八十萬斤并課茶私茶通計僅九十餘萬宜下巡茶御史議召商中茶御史楊美益言歲殿民貧即正額尚多虧損安有贏羨今第宜守每年九十萬斤招番易馬之規凡通內地以息私販增開中以備振荒悉從停罷毋使與馬分利戶部以幣藏方匱請如弘治六年例易馬外仍開百萬斤召納邊鎮以備軍餉詔從之末年御史潘一桂

乃下令曰所增門攤課錢法通即復舊金銀布帛交易者亦暫禁止於是時民卒輕鈔至
宣德初米一石用鈔五十貫乃弛布帛米麥交易之禁凡以金銀交易及賈貨增直者罰鈔
府縣衛所倉糧積至十五年以上者鹽糧悉收鈔秋糧亦折鈔三分門攤課鈔增五倍場房
店舍月納鈔五百貫果園贏車並令納鈔戶部言民間交易惟用金銀鈔滯不行乃益嚴其
禁交易用銀一試者罰鈔千貫賈吏受銀一兩者追鈔萬貫更追免罪鈔如之英宗即位收
賦有米麥折銀之令遂減諸納鈔者而以米銀錢當鈔進用銀之禁朝野率皆用銀其小者
乃用紙惟折官俸用鈔鈔禁不行十三年復申禁令阻鈔者追一萬貫全家戍邊天順中始
弛其禁憲宗令內外課程錢鈔兼收官俸軍餉亦兼支鈔鈔是事鈔一貫不能直錢一文兩
計鈔徵之民則每貫徵銀二分五釐民以大困弘治元年京城稅課司順天山東河南戶口
食鹽俱收鈔各鈔關俱錢鈔兼收其後乃皆改折用銀而洪武永樂宣德錢積不用詔廢之
令與歷代錢兼用戶部請鼓鑄乃復開局鑄錢凡納贖收稅歷代錢制錢各收其半無制錢
即收舊錢二以當一制錢者國朝錢也舊制工部所鑄錢入太倉司鑄二庫諸關稅錢亦入
司鑄庫共貯錢數千百萬中官掌之京衛軍秋糧取給焉每七百當銀一兩武宗之初部臣
請察覈侵蝕又以錢當俸糧者僅及銀數三之一請於承運庫給銀時中官方用事皆不聽
已而司鑄庫太監羅琛言自弘治開權關折銀入承運庫錢鈔缺乏支放不給請遵成化舊
制錢鈔兼收從之正德三年以太倉積錢給官俸十分為率錢一銀九又從太監張永言發
天財庫及戶部布政司庫錢關給徵收每七十文徵銀一錢且申私鑄之禁嘉靖四年令宣
課分司收稅錢一萬折銀三錢錢七折銀一分是時鈔久不行錢亦大墜益專用銀矣明
初鑄洪武錢成祖九年鑄永樂錢宣德九年鑄宣德錢弘治十六年以後鑄弘治錢至世宗
嘉靖六年大鑄嘉靖錢每文重一錢三分且補鑄累朝未鑄者三十二年鑄洪武至正德九
號錢每號百萬錠嘉靖錢千萬錠一錠五千文而稅課抽分諸廠專收嘉靖錢民患錢少乃
發內庫新舊錢八千一百萬文折給俸糧又令通行歷代錢有銷新舊錢及以銅造像製器
者罪比盜鑄先是民間行濫惡錢率以三四十錢當銀一分後益雜鉛錫薄劣無形製至以
六七文當銀一分窮瘁夾其中不可辨用給事中李用敏言以制錢與前代雜錢相兼行
上品者俱七文當銀一分餘視錢高下為三等下者二十一文當銀一分私造濫惡錢悉禁
不行犯者置之法小錢行久弊革之民頗不便又出內庫錢給文武官俸不論新舊美惡悉
以七文折算諸以俸錢市易者亦悉以七文抑勒予民民亦厭然屬連歲大侵四方流民就
食京師死者相枕藉論者謂錢法不通使然於是御史何廷傑奏請許民用小錢以六十
文當銀一分戶部執不從廷銜許奏尙書方純及郎中劉爾牧帝怒斥爾牧探廷銜議命從
民便且定嘉靖錢七文洪武諸錢十文前代錢三十文當銀一分然諸濫惡小錢以初禁之
嚴雖奉旨開行竟不復用而民間競私鑄嘉靖通寶錢與官錢並行焉給事中殷正茂言兩
京銅價大高鑄錢得不償費宜採雲南銅運至岳州鼓鑄費工本銀三十九萬可得錢六萬
五千萬文直銀九十三萬餘兩足以少佐國家之急戶部覆言雲南地僻事簡即由鼓鑄為

便乃救巡撫以鹽課銀二萬兩為工本未幾巡撫王冕言費多入少乞罷鑄帝以小費不當
惜仍命行之越數年巡按五諍復言宜罷鑄部議錢法壅滯者由官課司收稅以七文當一
分表民乘機阻撓錢多則惡濫相欺錢少則增直罔利故禁愈繁而錢愈滯自今準折聽民
便不必定文數而課稅及官俸俱用銀乃罷雲南鑄錢而從戶部議時所鑄錢有金背有
火漆有雜造者以錢鑄銀難工匠勞費車用鑄鑄於是鑄工競雜鉛錫便到治而輪
郭蠱爛色澤黯澀意似傲傲盜鑄日滋金背錢反阻不行死罪日報終不能止帝患之問大
學士徐階階陳五害請停寶源局鑄錢應支給錢者悉予銀帝乃勒治工匠侵料減工罪而
停鼓鑄自後稅課徵銀而不徵錢且民間止用制錢不用古錢而私鑄者多隆慶初錢法不
行兵部侍郎譚綸言欲富民必重布帛粟而賤銀欲賤銀必制錢法以濟銀之不足今錢
惟布於天下而不以輪於上故其權在市非請令民得以錢輸官則錢法自通於是課稅銀
三兩以下復收錢民間交易一錢以下止許用錢時錢八文折銀一分禁民毋得任意低
昂直隸按察使相請鑄大明通寶錢不識年號部議格不行高拱再相言錢法朝議夕更迄
無成說小民恐今日得錢而明日不用是以愈更愈亂愈禁愈疑請一從民便勿多為制以
亂人耳目帝深然之錢法復稍稍通矣寶鈔不用垂百餘年課程亦鮮有收鈔者惟俸錢獨
支鈔如故四年始以新鑄隆慶錢給京官俸云萬曆四年命戶工二部準嘉靖錢式鑄萬曆
通寶金背及火漆錢一文重一錢二分五釐又鑄鑄邊錢一文重一錢三分頒行天下俸糧
皆銀錢兼給雲南巡按郭庭梧言國初京師有寶源局各省有寶泉局自嘉靖開省局停廢
民用告匱滇中產銅不行鼓鑄而反以重價購海肥非利也遂開局鑄錢尋命十三布政司
皆開局探工部言以五銖錢為準用四火黃銅鑄金背二火黃銅鑄火漆鑄鑄鑄鑄鑄鑄鑄
費多利少則私鑄自息也久之戶部言錢之輕重不常輕則散重則聚故無鑄鑄鑄鑄鑄鑄
初鑄時金背十文直銀一分今萬曆金背五文嘉靖金背四文各直銀一分火漆錢邊亦如
之僅鑄十年而輕重不啻相半錢重而物價騰踊宜發庫貯以平其直從之時王府皆鑄造
私錢更不敢計古錢阻滯不行國用不足乃命南北寶源局拓地增爐鼓鑄而北錢視南錢
昂直三之一南錢大抵輕薄然各循其舊並行不廢天啓元年鑄泰昌錢兵部尙書五象乾
謂鑄當十當百當千三等大錢用龍文畧做白金三品之制於是兩京皆鑄大錢後有言大
錢之弊者詔南京停鑄大錢收大錢發局改鑄當是時開局遍天下重課錢息崇禎元年兩
京鑄本七萬九千餘兩總息銀三萬九千有奇戶部鑄錢獲息銀二萬六千有奇其所鑄錢
皆以五十五文當銀一錢計息取盈工匠之賠補行使之折閱不堪命矣寶泉局鑄本四十
萬兩舊例錢成還本太倉次年再借至是令永作鑄本三年御史陳察言鑄錢開局本通行
天下今乃苦於無息旋開旋罷自南北兩局外僅存湖廣陝西四川雲南及宣密二鎮而所
鑄之息不盡歸朝廷復苦無鑄本蓋以貫銅而非采銅也乞遵洪武初及永樂九年嘉靖六
年例遣官各省鑄錢采銅於產銅之地置官吏駐兵做銀礦法十取其三銅山之利朝廷擅
之小民所采仍于直以市帝從之是時鑄廠並開用銅益多銅至益少南京戶部尙書鄧三

大萬山長官司有水銀砂場局。而四川東川府會川衛山產青銀銅絲。以與外番接境。感軍民潛取生事。特禁飭之。成化十七年。封閉雲南路南州銅坑。弘治十八年。裁革板坑水銀場局。正德九年。軍士周達請開雲南諸銀礦。因及銅錫青綠。詔可。遂次第開採。嘉靖隆萬間。因鼓鑄屢開雲南諸處銅場。久之。所獲漸少。崇禎時。遂括古錢以供爐冶焉。

關市之征。宋元頗繁。明初務簡。其後增置漸多。行齋居曠所過。止各有稅。其名物件。析榜於官署。按而征之。惟農具書籍及他不繫於市者。勿算。應征而蔽匿者。沒其半。買賣田宅。頭匹必投契本。別納紙價。凡納稅地置店。屠書所止。商氏名物數。官司有都稅。有宣課。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分場局。有河泊所。所收稅課。有本色。有折色。稅課司。局。京城諸門及各府州縣市。集多有之。凡四百餘所。其後以次裁併。十之七。抽分在南京者。曰龍江大勝港。在北京者。曰通州白河盧溝。通積廣積。在外者。曰真定杭州荊州太平蘭州廣寧。又令軍衛自設場。分收貯柴薪。河泊所。惟大河以南有之。河北止鹽山縣。凡稅課徵商估物貨抽分。科竹木柴薪。河泊取魚課。又有門攤課。鈔領於有司。太祖初。征酒醋之稅。收官店錢。即吳王位。滅收官店錢。改在京官店為宣課司。府縣官店為通課司。凡商稅三十面。取一。過者以違令論。洪武初。命在京兵馬指揮領市司。每三日一校勘街市。度量權衡。稽牙。估物價。在外城門兵馬亦令兼領市司。彰德稅課司。稅及蔬果飲食者。收諸物。帝聞而黜之。山西平遠軍等成樂秩滿來朝。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帝曰。稅有定額。若以恢辦為能。是割削下民。失吏職也。州考非是。命吏部移文以訊。十年。戶部奏。天下稅課司。局。征商不如額者。百七十八處。遂遣中官國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覈實。立為定額。十三年。吏部言。稅課司。局。歲收額米不及五百石者。凡三百六十四處。宜罷之。報可。胡惟庸伏誅。帝諭戶部曰。曩者。姦臣聚斂。稅及織悉。除甚恥焉。自今軍民嫁娶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罷天下抽分竹木場。明年。令以野獸皮。輪魚課製裘。以給邊卒。初。京師軍民居室。皆官所給。比舍無隙地。商貨至。或止於舟。或貯城外。租價上下。其價商人病之。帝乃命於三山諸門外。湖水為屋。名場房。以貯商貨。永樂初。定制。嫁娶祭時。備禮物。自織布。器食品。及買既稅之物。車船。運已貨物。魚蔬。雜果。非市販者。俱免稅。準南京例。置京師官店場房。七年。遣御史監生於收課場。權辦課程。二十一年。山東巡按陳濟言。淮安濟寧。東昌臨清。德州直沽。商販所聚。今都北平。百貨倍往時。其商稅宜遣人監樞。一年。以為定額。帝從之。洪熙元年。增市肆門攤課鈔。宣德四年。以鈔法不通。由商居貨不稅。由是於京省商賈。湊集地。市鎮店肆。門攤課稅。增舊凡五倍。兩京蔬果園。不論官私。種而鬻者。場房庫房。店舍。居商貨者。驟驟車受。僱裝載者。悉令納鈔。委御史戶部。錦衣衛兵馬司。官各一於城門。察收舟船。受僱裝載者。計所載料多寡。路近遠。納鈔。鈔關之設。自此始。其倚勢隱匿。不報者。物盡沒官。仍罪之。於是。有滌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研暨九江。金沙洲。臨清。北新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各差御史及戶部主事監收。自南京至通州。經淮安。濟寧。徐州。臨清。每船。百料。納鈔百貫。侍郎曹弘言。場房月鈔五百貫。良苦。有鬻子女。輸課者。帝令嚴除之。及鈔法

通。減北京疏地課鈔之半。船料百貫者。減至六十貫。正統初。詔。凡課程門攤。俱遵洪武舊額。不得藉口鈔法未備。未幾。以兵部侍郎于謙奏。革直省稅課司。局。領其稅於有司。龍濟寧。徐州及南京。上新河。諸鈔關。移歸鹽課司。於河西務。船料常輸六十貫者。減為二十貫。商民稱便。九年。王佐。李士。戶部。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復設直省稅課司。官。征權漸繁矣。景泰元年。于謙。納國。船料。減至十五貫。減張家灣及遼陽課稅之半。大理。柳。薛。瑄。言。抽分薪炭等。不報者。準商。商。販。番。貨。罪。沒。之。過。重。請。得。比。舊。稅。律。帝。從。之。成。化。七。年。增。置。蕪。湖。荊。州。杭。州。三。處。工。部。官。初。抽。分。竹。木。止。取。鈔。其。後。易。以。銀。至。是。漸。益。至。數。萬。兩。尋。遣。御。史。權。稅。李。宗。初。御。史。陳。瑄。言。崇。文。門。監。稅。官。以。培。克。為。能。非。國。體。乃。命。客。貨。外。車。輛。毋。得。搜。阻。又。從。給。事。中。王。敬。言。取。回。蕪。湖。荊。州。杭。州。抽。分。御。史。以。府。州。佐。貳。官。監。收。其。稅。十。三。年。復。遣。御。史。正。德。十。一。年。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錢。從。鎮。守。太。監。言。也。十。二。年。御。史。胡。文。靜。請。革。新。設。諸。抽。分。廠。未。一。年。太。監。鄭。璽。請。復。設。於。順。德。廣。平。工。部。尚。書。李。鑑。依。阿。持。兩。端。橫。征。之。端。復。起。尋。命。中。官。李。文。馬。俊。之。湖。廣。浙。江。抽。分。廠。與。主。事。中。分。權。稅。世。宗。初。抽。分。中。官。及。江。西。福。建。廣。東。稅。課。司。局。多。所。裁。革。又。革。真。定。諸。府。抽。印。木。植。中。官。京。城。九。門。之。稅。弘。治。初。歲。入。鈔。六。十。六。萬。餘。貫。錢。二。百。八。十。八。萬。餘。文。至。末。年。數。大。減。自。正。德。七。年。以。後。鈔。增。四。倍。錢。增。三。十。萬。嘉。靖。三。年。詔。如。弘。治。初。年。例。仍。減。錢。三。十。萬。直。省。關。稅。成。化。以。來。折。收。銀。其。後。復。收。錢。鈔。八。年。復。收。銀。遂。為。定。制。始。時。鈔。關。估。船。料。定。稅。既。而。以。估。料。難。核。乃。度。梁。頭。廣。狹。為。準。自。五。尺。至。三。丈。六。尺。有。差。帝。令。以。成。尺。為。限。勿。科。畸。零。太。監。李。能。請。於。山。海。關。抽。商。稅。行。之。數。年。主。事。郎。閔。言。廣。寧。八。里。舖。前。屯。衛。既。有。權。場。不。宜。再。權。罷。之。其。後。復。山。海。關。稅。罷。八。里。舖。店。錢。四。十。二。年。令。各。關。歲。額。定。數。之。外。餘。餽。悉。入。公。帑。隆。慶。二。年。始。給。鈔。關。主。事。關。防。收。書。尋。令。鈔。關。去。府。近。者。知。府。收。解。去。府。遠。者。令。佐。貳。官。收。貯。府。庫。季。解。部。主。事。掌。發。商。所。報。物。數。以。定。稅。數。收。解。無。有。所。與。神。宗。初。令。商。貨。進。京。者。河。西。務。給。紅。單。赴。崇。文。門。併。納。正。條。船。三。稅。其。不。進。京。者。河。西。務。止。收。正。稅。免。條。船。二。稅。萬。曆。十。一。年。革。天。下。私。設。無。名。稅。課。然。自。隆。慶。以。來。凡。橋。梁。道。路。關。津。私。擅。抽。稅。罔。利。病。民。雖。累。詔。禁。革。不。能。去。也。迨。兩。宮。三。殿。災。營。建。費。不。貲。始。開。贖。增。稅。而。天津。店。租。廣州。珠。權。兩。淮。餘。鹽。京。口。供。用。浙。江。市。船。成。都。鹽。茶。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皆。抵。魚。鹽。及。門。攤。商。稅。油。布。雜。稅。中。官。遍。天。下。非。簡。稅。即。領。鹽。關。務。官。吏。務。股。削。焉。權。稅。之。使。自。二。十。六。年。千。戶。趙。承。勳。奏。請。始。高。家。於。京。口。贖。祿。於。儀。真。劉。成。於。浙。李。顯。於。廣。州。陳。奉。於。荊。州。馬。堂。於。臨。清。陳。增。於。東。昌。孫。隆。於。蘇。杭。曹。坤。於。河。南。孫。朝。於。山。西。邱。乘。雲。於。四。川。梁。永。於。陝。西。李。道。於。湖。口。王。忠。於。密。雲。張。堪。於。盧。溝。橋。沈。永。壽。於。廣。西。或。徵。市。船。或。徵。店。稅。或。專。領。稅。務。或。兼。節。開。採。姦。民。納。賄。於。中。官。輒。給。指。揮。千。戶。簡。用。為。爪。牙。水。陸。行。數。十。里。即。樹。旗。建。廠。視。商。賈。權。者。肆。為。搜。奪。沒。其。全。貨。負。或。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窮。鄉。僻。壤。米。鹽。雜。家。皆。令。輸。稅。所。至。數。激。民。變。帝。率。庇。不。問。諸。所。進。稅。或。稱。遺。稅。或。稱。舊。省。銀。或。稱。開。贖。或。稱。額。外。贖。餘。又。假。買。辦。孝。順。之。名。金。珠。寶。玩。鉛。皮。名。馬。雜。然。進。奉。帝。以。為。能。甚。至。稅。監。劉。成。因。災。荒。請。暫。寬。商。稅。中。旨。仍。徵。課。四。萬。其。嗜。利。如。此。三。十。三

年始詔罷探礦。以稅務屬有司。而稅使不撤。李道諱稱。有司固却。乞如舊便。帝速從之。又聽
 福府承奉謝文鏡言。設官於崇文門外。以供福邸。戶部尚書趙世卿屢疏不聽。世卿又言
 崇文門河西務臨清九江濟寧揚州北新淮安各鈔關歲徵本折約三十二萬五千餘兩。萬
 曆二十五年。增銀八萬二千兩。此定額也。乃二十七年以後。歷歲減縮。至二十九年。總解二
 十六萬六千餘兩。究厥所由。則以稅使苛斂。商至者少。連年稅使所供。即此各關不足之數
 也。商人省。皆抵銀魚。永樂時設。穆宗時止。令估直備廟祀上供。及是始以中官坐探。又
 徵其稅。後并稅武清等縣。非產魚之處。增蒸網。且及青縣。天津九門稅尤苛。舉子皆不
 免。甚至擊殺親吏。事聞詔法司治之。監豎為小戢。至四十二年。李太后遺詔減天下稅額三
 之一。免近今苛零小稅。光宗立。始盡蠲天下額外稅。撤回稅監。其派入地畝行戶人丁開架
 者。免之。天啓五年。戶部尚書李起元請復榷水陸衝要。依萬曆二十七八年例。量徵什一
 允行之。崇禎初。關稅每兩增一錢。通八關增五萬兩。三年。復增二錢。惟臨清僅半。而崇文門
 河西務俱如舊。戶部尚書畢自嚴請增南京宣課司稅額一萬為三萬。南京戶部尚書鄭三
 俊以宣課所收落地稅無幾。請稅蕪湖。以當增數。自嚴遂請稅蕪湖三萬兩。而宣課仍增一
 萬。三俊悔。疏爭不能已。九年。復請增稅款項。十三年。增開稅二十萬兩。而商民益困矣。凡
 諸課程。始收鈔。開折收米。已而收錢。鈔半。後乃折收銀。而折色本色。選年輪收。本色歸內庫
 折色歸太倉。

明初。東有馬市。西有茶市。皆以駁邊省戍守費。海外諸國入貢。許附載方物。與中國貿易。因
 設市。船司置提舉官以領之。所以通夷情。仰察商情。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戢。也。洪武初
 設於太倉黃渡。尋罷。復設於寧波泉州廣州。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西
 洋諸國。琉球占城諸國皆恭順。任其時至入貢。惟日本叛服不常。故獨限其期。為十年。人數
 為二百。舟為二艘。以金葉勘合。表文為驗。以防詐僞。後市船司暫罷。輒復嚴禁。漸海居
 民及守備將卒。私通海外諸國。永樂初。西洋刺泥國回哈只馬哈沒奇等來朝。附載胡椒
 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帝曰。商稅者。國家仰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侵
 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不聽。三年。以諸帝貢使益多。乃置驛於福建浙江廣東三
 市。船司以館之。福建日來遠浙江日安遠廣東日懷遠。驛設交趾雲南市船提舉司。接西南
 諸國朝貢者。八寶海舟至。有司封鎖。俟奏報然後起運。宣宗命至即馳奏。不待報隨送至
 京。武宗時。提舉市舶太監畢真言。舊制泛海諸船。皆市船司專理。近領於鎮巡及三司官。乞
 如舊便。禮部議。市舶職司進貢方物。其汎海客商及風泊番船。非救旨所載。例不當預中旨。
 令如前。宣舊例。行宣先任市舶太監也。嘗以不預滿刺加諸國番船抽分奏請。兼理。為禮部
 所劾。而能。劉瑾私真。以為例云。嘉靖二年。日本使宗設宋素卿分道入貢。互爭真偽。市船
 中官顧恩納素卿賄。右素卿。宗設遂大掠。寧波給事中夏言言。倭患起於市船。遂罷之。市船
 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嘉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轉為寇賊。二十六年。倭寇百艘
 久泊寧波。數千人登岸焚劫。浙江巡撫朱執勛知船主皆貴官大姓。市番貨皆以虛直轉賣。

牟利。而直不時給。以是構亂。乃嚴海禁。毀餘皇奏。請鑄鐵大姓。不報。二十八年。執又言。長
 澳諸大俠。林森等勾引夷舟作亂。而巨盜關通射利。因為構導。請我海濱。宜正典刑。部覆不
 允。而通番大猾。執輒以便。宜誅之。御史陳九德劾。執措置乖方。專殺營營。帝速執。執既
 黜。徒益無所懼。外交內訌。釀成禍患。汪直徐海陳東麻葉等起。而海上無寧日矣。三十五
 年。倭寇大掠。福建浙直都御史胡宗憲遣其客蔣洲陳可願使倭。宣諭還報。倭志欲道貢市。
 兵部議不可。乃止。三十九年。鳳陽巡撫唐順之議。復三市船司。部議從之。四十四年。浙江以
 巡撫劉幾言。仍罷福建開而復禁。萬曆中。復通福建互市。惟禁市硝磺。已而兩市船司悉復。
 以中官領職。如故。

永樂間。設馬市三。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在開原城東五里。一在廣寧。皆以待朵顏三
 衛定直四等。上直絹八疋。布十二次半。之下二等。各以一遞減。既而城東廣寧市皆廢。惟開
 原南關馬市獨存。大同馬市始。正統三年。巡撫盧容請令軍民平價市駝馬。達官指揮李原
 等通譯語。禁市兵器銅鐵。帝從之。十四年。都御史沈固請支山西行都司庫銀市馬。時也先
 貢馬互市。中官王振裁其馬價。也先大舉入寇。遂致土木之變。成化十四年。榮撫撫遼東。復
 開三衛馬市。通事劉海姚安肆侵牟。榮願諸部懷怨。擾遼寧。不復來市。兵部尚書王越請令
 參將布政司官各一員監之。毋有所侵剋。遂治海安二人罪。尋令海西及朵顏三衛入市。開
 原月一市。廣寧月二市。以互市之稅充撫賞。正德時。令驗放入市者。依期出境。不得挾弓矢
 非互市日。毋輒近塞垣。嘉靖三十年。以總兵仇鸞言。詔於宣府大同開馬市。命侍郎史道總
 理之。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諫不從。俺答旋入寇。抄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幣未
 出境。警報隨至。帝始悔之。召道還。然諸部時馬市利未敢言大舉。而邊臣亦多畏備。以互
 市陷之。明年。罷大同馬市。宣府猶未絕。抄掠不已。乃并絕之。隆慶四年。俺答孫把漢那吉來
 降。於是封貢互市之議起。而宣大互市復開。邊境稍靜。然撫賞甚厚。朝廷為省客兵餉減
 銀以充之。頻年加賞。而要求滋甚。司事者復從中乾沒。邊費反過當矣。遼東義州木市。萬曆
 二十三年開。事具李化龍傳。二十六年。從巡撫張思忠奏罷之。遂并罷馬市。其後總兵李成
 梁力請復。而葡遠總督萬世德亦疏於朝。三十九年。復開馬木二市。後以為常。

明史食貨志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 張廷玉等奉教修
 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 張廷玉等奉教修

六 上供採造 採造 柴炭 採木 珠池 織造 燒造

俸餉 會計

採造之事。累朝侈儉大同。大約際於英宗。繼以憲武。至世宗神宗。兩極其事。目繁瑣。徵索紛
 紜。最鉅且難者。曰採木。歲造。最大者曰織造。日燒造。酒醴膳羞。則掌之光祿寺。採辦成就。則
 工部四司內監司局。或專差職之。榮炭則掌之惜薪司。而最為民害者。率由中官。明初。上供
 簡省。都縣貢香米人參葡萄酒。太祖以為勞民。却之。仁宗初。光祿卿井泉奏。歲造正官往
 南京採玉而窳。帝叱之曰。小人不達政體。朕方下詔。盡罷不急之務。以息民。豈以口腹細故。

夫大信耶。宣宗時。龍永樂中。河州官買乳牛。造上供酥油者。以其牛給屯軍。命御史二人。祭視光祿寺。凡內外官多支及需索者。執奏。英宗初。政。三楊當輔。減南畿等牧。黃牛四萬。糖蜜果品。膳脯。酥油。茶芽。稷糶。粟米。藥材。皆減省有差。撤諸處捕魚官。即位數月。多所撙節。凡上用膳。食器。皿三十萬七千有奇。南工部。造金龍鳳白瓷諸器。饒州造磁紅。藍。綠。白。諸器。皆鑿勝所造。以進宮中。食物尚膳監。率乾沒之。帝令備帖具書。如數還給。景帝時。從于謙言。罷真定河間。探野味。直沽海口。造乾魚。肉。使。天順八年。光祿果品。物料。凡百二十六萬八千餘斤。增舊額四之一。成化初。詔光祿寺。牲口不得過十萬。明年。寺臣李春。請增禮部尚書。姚聖言。正統間。雞鵝羊家。歲費三四萬。天順以來。增四倍。暴殄過多。請從前詔。後二年。給事中。陳越言。光祿市物。概以勢取。賈販。過之。如被劫掠。夫光祿所供。皆皆足用。今不然者。宣索過額。侵漁妄費也。大學士。彭時。亦言。光祿寺。委用小人。買辦。假公營私。民利盡為所奪。請照宣德。正統間。例。酌量。禁止。買辦。於是。減魚果。歲額。十之一。弘治元年。命光祿。減增加。供應。初。光祿。俱預支官錢。市物。行頭吏。因而侵蝕。乃令各行。先報納。而後償。遂有。游手。號為。報頭。假以供應。為名。抑價。倍取。以充私囊。御史。李燾。以為言。帝。命。禁止。十五年。光祿。卿。王。珩。列。上。內外官。役。酒。飯。及。所。畜。禽。獸。料。食。之。數。凡。百。二。十。事。乃。降。旨。有。仍。舊。者。有。減。半。者。有。停。止。者。於是。放。去。乾。門。門。虎。南。海。子。獺。西。華。門。騰。犬。御。馬。監。山。猴。西。安。門。大。鶴。等。減。省。有。差。存。者。減。其。食料。自。成。化。時。添。坐。家。長。隨。八。十。餘。員。傳。添。湯。飯。中。官。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不。足。於。用。乃。責買。於。京。師。舖。戶。價。直。不。時。給。市。井。負。累。兵。部。尚。書。劉。大。夏。因。天。變。言。之。乃。裁。減。中。官。歲。省。銀八十。餘。萬。武。宗。之。世。各。官。日。進。月。進。數。倍。天。順。時。府。役。之。額。當。仁。宗。時。僅。六。千。三。百。餘。名。及憲。宗。增。四。之。一。世。宗。初。減。至。四。千。一。百。名。歲。額。銀。兩。增。至。十。三。萬。兩。中。年。復。增。至。四。十。萬。兩。派。不。足。借。支。太。倉。太。倉。又。不。足。乃。令。元。供。司。府。依。數。增。派。於是。帝。疑。其。乾。沒。下。禮。部。問。狀。責光。祿。寺。具。數。以。奏。帝。復。降。旨。詰。責。乃。命。御史。稽。劾。月。進。揭。帖。兩。月。間。省。銀。二。萬。餘。兩。自。是。歲以。為。常。先。是。上。供。之。物。任。土。作。貢。曰。歲。辦。不。給。則。官。出。錢。以。市。曰。採。辦。其。後。本。折。兼。收。採。辦愈。繁。於是。召。商。置。買。物。價。多。虧。商。賈。困。乏。二十。七。年。戶。部。言。京。師。召。商。納。貨。取。直。當。商。規。避應。役。者。皆。貧。窮。下。戶。請。設。實。編。審。給。事。中。羅。崇。奎。言。諸。商。所以。重。困。者。物。價。賤。則。減。而。貴。則不。敢。增。且。收。納。不。時。一。遭。風。雨。遂。不。可。用。多。致。賠。累。既。收。之。後。所。司。更。代。不。常。不。即。給。直。或竟。沈。閣。幸。給。直。矣。官。司。折。閱。於。上。番。役。備。乾。於。下。名。雖。平。估。所。得。不。能。半。請。弊。若。除。而。自。樂赴。奚。用。編。審。帝。雖。納。其。言。而。仍。舊。如。戶。部。請。穆。宗。朝。光。祿。少。卿。李。健。奏。十。事。帝。乃。可。之。頗有所。減。省。停止。承。天。香。米。外。域。珍。禽。奇。獸。罷。寶。壻。魚。鮮。凡。舊。新。之。物。領。於。光。祿。寺。勿。遣。中。官又。從。太。監。李。芳。請。停。徵。加。增。細。糧。米。白。青。鹽。命。一。依。成。弘。開。例。御。史。王。宗。載。請。停。加。派。部。議悉。準。元。額。果。品。百。七。萬。八。千。餘。斤。牲。口。銀。五。萬。八。千。餘。兩。免。加。派。銀。二。萬。餘。兩。未。行。而。神。宗。立詔。免。之。世。宗。末。年。歲。用。止。七。萬。兩。穆。宗。裁。二。萬。止。五。萬。餘。兩。經。費。省。約。矣。萬。曆。初。年。益。減至。十。三。四。萬。中。年。漸。增。幾。三。十。萬。而。舖。戶。之。累。滋。甚。時。中。官。進。納。索。賂。名。鋪。墊。錢。費。不。訖。所支。不。足。相。抵。民。不。堪。命。相。率。避。匿。乃。命。京。師。富。戶。為。商。令。下。被。會。者。如。赴。死。重。賄。營。免。官。司

密鈞。若緝盜盜宛平知縣劉日淑言。京民一遇兇商。取之不遺毫髮。買本悉歸。請厚估先發。以甦民困。御史王孟震斥其越職曰。淑自刻。解官去。至熹宗時。商累益重。有輸物於官。終不得一錢者。洪武時。宮禁中市物。視時估率加十錢。其損上益下如此。永樂初。斥言採五色石者。且以溫州輪攀困民。罷染色布。然內使之出。始於是時。工役繁興。徵取稍急。非土所有。民破產購之。軍器之需尤無算。仁宗時。山場園林。湖池坑冶。果樹蠶蜜。官設守禁者。悉予民。宣宗罷開辦金銀。其他紙錠。紵絲。紗羅。縷緞。貨銀。珠金。箔紅。花。茜。草。麝。皮。香。蠟。藥。物。果。品。海。味。珠。紅。鑽。金。龍。鳳。器。物。多。所。罷。減。副。都。御史。吳。弋。謙。言。有。司。給。買。辦。物。料。價。十。不。償。一。無。美。空。取。帝。嘉。納之。諭。工。部。察。懲。又。因。泰。安。州。稅。課。局。大。使。郝。智。言。悉。召。還。所。遣。官。數。自。今。更。不。許。輒。遣。自。軍器。軍。需。外。凡。買。辦。者。盡。停。止。然。寬。免。之。詔。屢。下。內。使。屢。救。撤。還。而。奉。行。不。實。官。者。輒。名。採。辦。虐。取。於。民。誅。莫。瑋。阮。巨。隊。等。十。餘。人。患。乃。稍。息。英。宗。立。罷。諸。處。採。買。及。造。下。西。洋。船。木。諸。元費。多。救。省。正。統。八。年。以。買。辦。擾。民。始。令。於。存。留。錢。糧。內。折。納。就。近。解。兩。京。先。是。仁。宗。時。令。中官。鎮。守。邊。塞。英。宗。復。設。各。省。鎮。守。又。有。守。備。分。守。中。官。布。列。天。下。及。憲。宗。時。益。甚。購。書。採。藥之。使。搜。取。珍。玩。靡。有。子。遺。抑。管。鹽。引。私。採。禽。鳥。靡。官。幣。納。私。賂。動。以。巨。萬。計。太。嶽。太。和。山。降真。諸。香。通。三。歲。用。七。千。斤。至。是。倍。之。內。府。物。料。有。至。五。六。倍。者。孝。宗。立。頗。有。減。省。甘。肅。巡撫羅。明。言。鎮。守。分。守。內。外。官。競。尚。貢。獻。各。遣。使。屬。邊。衛。搜。方。物。名。曰。採。辦。實。扣。軍。士。月。糧。馬。價或。巧。取。番。人。犬。馬。奇。珍。且。設。膳。乳。諸。房。金。厨。役。造。酥。油。諸。物。比。及。起。運。沿途。騷。擾。乞。悉。罷。之。報。可。然。其。後。除。費。漸。多。至。武。宗。任。劉。瑾。漁。利。無。厭。鎮。守。中。官。率。貢。銀。萬。計。皇。店。諸。名。不。一。歲辦。多。非。土。產。諸。布。政。使。來。朝。各。陳。進。貢。之。害。皆。不。省。世。宗。初。內。府。供。應。減。正。德。什。九。中。年。以後。營。建。齋。醮。採。木。採。香。採。珠。玉。寶。石。吏。民。奔。命。不。暇。用。黃。白。蠟。至。三。十。餘。萬。斤。又有。召。買。有折。色。視。正。數。三。倍。沈。香。降。香。海。漆。諸。香。至。十。餘。萬。斤。又。分。道。購。龍。涎。香。十。餘。年。未。獲。使。者。因請。海。船。入。澳。久。乃。得。之。方。澤。朝。日。壇。用。紅。黃。玉。求。不。得。購。之。陝。西。邊。境。遣。使。覓。於。阿。丹。去土。魯。番。西。南。二。千。里。太。倉。之。銀。兩。取。入。承。運。庫。辦。金。寶。珠。珠。於。是。猶。兒。賄。祖。母。碌。碌。綠。撒。字尼。石。紅。刺。石。北。河。洗。石。金。剛。鑽。朱。藍。石。紫。英。石。甘。黃。玉。無。所。不。購。穆。宗。承。之。購。珠。寶。益。急。給事中。李。己。陳。吾。德。疏。諫。已。下。獄。吾。德。削。籍。自。是。供。值。寢。多。矣。神。宗。初。內。承。運。庫。太。監。崔。胤。請買。金。珠。張。居。正。封。還。敏。疏。事。遂。寢。久。之。帝。日。覽。貨。開。採。之。議。大。興。費。以。鉅。萬。計。珠。寶。價。增。幾二十。倍。戶。部。尚。書。陳。璘。言。庫。藏。已。竭。宜。加。撙。節。中。旨。切。實。而。順。天。府。尹。以。大。珠。鴉。青。購。寶。不。如。旨。錫。級。至。於。末。年。內。使。雜。出。採。遺。益。繁。內。府。告。既。至。移。濟。邊。銀。以。供。之。熹。宗。一。聽。中。官。採造。尤。夥。莊。烈。帝。立。始。務。釐。剔。節。省。而。庫。藏。已。耗。竭。矣。永。樂。中。後。軍。都。督。府。供。柴。炭。役。宜。府。十。七。衛。所。軍。士。採。之。邊。關。宣。宗。初。以。邊。木。以。挽。敵。騎。且邊。軍。不。宜。他。役。詔。免。其。採。伐。令。歲。納。銀。二。萬。餘。兩。後。府。召。商。買。納。五。年。置。易。州。山。廠。命。工。部侍郎。督。之。徵。北。直。山。東。山。西。民。夫。轉。運。而。後。府。輸。銀。召。商。如。故。初。歲。用。薪。止。二。千。萬。餘。斤。弘治。中。增。至。四。千。萬。餘。斤。轉。運。既。艱。北。直。山。東。山。西。乃。悉。輸。銀。以。召。商。正。德。中。用。薪。益。多。增。直

三萬餘兩。凡收受柴炭加耗十之三。中官輒私加數倍。進貢日積。至以三年正供。補一年之耗。尚書李繼請令正耗相準。而主收者復私加。乃以四萬斤為萬斤。又有輪轉淨費。民弗能堪。世宗登極。乃酌減之。隆慶五年。後府採納艱苦。改兵部車駕司。萬曆中。歲計柴價銀三十萬兩。中官得自徵。比諸商酷刑悉索。而人以借薪司為陷阱云。

探木之役。自成祖繕治北京宮殿始。永樂四年。遣尚書宋禮如四川。侍郎古折如江西。師遠金純如湖廣。副都御史劉觀如浙江。會都御史史仲誠如山西。禮言有數大木。一夕自浮大谷達於江。天子以為神。名其山曰神木山。道官祠祭。十年。復命禮探木四川。仁宗立。已其役。宣德元年。修南京天地山川壇殿宇。復命侍郎黃宗載。吳廷川。探木湖廣。未幾。因旱。已之。尋復探大木湖廣。而諭工部酌省。未幾復罷。其他處亦時探時罷。弘治時。發內帑修清寧宮。停四川探木。正德時。探木湖廣。命侍郎劉丙督運。太監劉養劾其不中。梁棟資丙。陳狀。工部尚書李鑑。奪。嘉靖元年。革神木千戶所及衛卒。二十年。宗廟災。遣工部侍郎潘鑑。副都御史戴金。於湖廣四川探辦大木。二十六年。復遣工部侍郎劉伯羅。探於川湖貴州。湖廣一省。費至三百三十九萬餘兩。又遣官覈諸處留大木。郡縣有司。以遲慢。大工。逮治。罷。非。並河州縣尤苦之。萬曆中。三殿工興。採楠杉諸木於湖廣四川貴州。費銀九百三十餘萬兩。徵諸民間。較嘉靖年費更倍。而探際平條。極諸木於南直浙江者。商人進直至二十五萬。科臣劾督運官遲延。侵冒不報。虛糜乾沒。公私交困焉。

廣東珠池。率數十年一採。宣宗時。有謂令中官探東莞珠池者。繫之獄。英宗始使中官監守。天順開。嘗一採之。至弘治十二年。歲久。珠老。得最多。費銀萬餘。獲珠二萬八千兩。遂罷監守。中官。正德九年。又探。嘉靖五年。又探。珠小而嫩。亦甚少。八年。復詔探。兩廣巡撫林富言。五年探珠之役。死者五十餘人。而得珠僅八十兩。天下謂以人易珠。恐今日雖以人易珠。亦不可得。給事中王希文言。雷廉珠池。祖宗設官監守。不過防民爭奪。正德間。遂豎用事。傳奉探取。流毒海濱。陛下御極。革珠池。少監。未久。旋復。屬無辜之民。陷不測之險。以求不可必得之物。而實以難足之數。非聖政所宜有。皆不聽。隆慶六年。詔雲南進寶石二萬塊。廣東探珠八千兩。神宗立。停罷。既而以太后進奉。諸王皇子公主冊。立分封。婚禮。令歲辦金珠寶石。復遣中官李敏。李鳳。廣東探珠五千一百餘兩。給事中包見捷。力諫。不納。至三十二年。始停採。四十年。以指揮倪英言。復開。

明制。兩京織染。內外皆置局。內局以應上供。外局以備公用。南京有神帛堂。供應機房。蘇杭等府亦各有織染局。歲造有定數。洪武時。置四川山西諸行省浙江紹興織染局。又置監院。所於儀真六合。種青藍以供染事。未幾。悉罷。又罷天下有司。歲織綬。正有賞資。給以絹帛。於後湖置局織造。永樂中。復設縣縣織染局。令陝西織造。綬。正統時。置泉州織造局。天順四年。遣中官往蘇杭。杭嘉湖五府。於常額外。增造綬。七千疋。工部侍郎翁世資。請減之。下錦衣。蘇州知府。增造坐派。於此始。孝宗初。立停。蘇杭嘉湖。應天。織造。其後復設。乃給中官。鹽引。關於淮。以供費。正德元年。尚衣監言。內庫所貯。諸色紵絲紗羅。織金閃色。蟒龍斗牛。

飛魚麒麟獅子通袖膝襪。並胸背斗牛。飛仙天鹿。俱天順間所織。欽賞已盡。乞令應天蘇杭諸府。依式織造。帝可之。乃造萬七千餘匹。蓋成弘時。頒賜甚謹。自劉瑾用事。倖藉陳乞。漸廣。有未束髮。而僭冒章服者。蓋賞日增。中官乞鹽引。關鈔。無已。監督織造。威劫官吏。至世宗時。其禍未訖。即位未幾。即令中官監織於南京蘇杭陝西。程宗登極。詔撤中官。已而復遣。萬曆七年。蘇松水災。給事中顧九思。等請取回織造內臣。帝不聽。大學士張居正。力陳年饑。民疲不堪。催督。乃許之。未幾。復遣中官。居正卒。添織漸多。蘇杭松嘉湖五府。織造之外。又令浙江福建。常鎮。徽寧。揚廣。德諸州府。分造。增萬餘匹。陝西織造。羊絨。七萬四千疋。南直浙江。紵絲。紗羅。絨。袖。絹。帛。山西。潯。細。皆視舊制。加大。二三年。間。費至百萬。取給戶工二部。搜括庫藏。扣留軍國之需。部臣。屢爭。皆不聽。末年。復令稅監。彙司。查弊。日滋。矣。明初。設南北織染局。南京。供應機房。各省。直。歲造。供用。蘇杭。織造。開行。間止。自萬曆中。頻數。派。造。歲至十五萬疋。相沿日久。遂以為常。陝西。織造。絨。袍。弘正。間。偶行。嘉隆。時。復遣。亦遂沿為常例。

燒造之事。在外。臨。清。甄。廠。京。師。琉璃。黑。窯。廠。皆。造。甄。瓦。以供。營。繕。宣。宗。始。遣。中。官。張。善。之。隨。州。造。奉。先。殿。几。筵。龍。鳳。文。白。套。祭。器。磁。州。造。趙。府。祭。器。隆。年。善。以。罪。誅。罷。其。役。正。統。元。年。淨。梁。民。進。裘。器。五。萬。餘。償。以。鈔。禁。私。造。黃。紫。紅。綠。青。藍。白。地。青。花。諸。器。造。者。罪。死。官。殿。告。成。命。造。九。龍。九。鳳。膳。案。諸。器。既。又。造。青。龍。白。地。花。缸。王。振。以。為。有。聖。遣。錦。衣。指。揮。杖。提。督。官。敷。中。官。往。督。更。造。成。化。間。遣。中。官。之。浮。梁。蔡。德。鎮。燒。造。御。用。裘。器。最。多。且。久。費。不。貲。孝。宗。初。撤。回。中。官。尋。復。遣。弘。治。十。五。年。復。撤。正。德。末。復。遣。自。弘。治。以。來。燒。造。未。完。者。三。十。餘。萬。器。嘉。靖。初。遣。中。官。督。之。給。事。中。陳。昂。謫。言。其。大。為。民。害。請。罷。之。帝。不。聽。十。六。年。新。作。七。陵。祭。器。三。十。七。年。遣。官。之。江。西。造。內。殿。醴。壇。祭。器。三。萬。後。添。設。醴。州。通。判。專。督。御。器。廠。燒。造。是。時。營。建。最。繁。近。京。及。蘇。州。皆。有。甄。廠。隆。慶。時。詔。江。西。燒。造。裘。器。十。餘。萬。萬。曆。十。九。年。命。造。十。五。萬。九。千。既。而。復。增。八。萬。至。三。十。八。年。未。畢。工。自。後。役。亦。漸。寢。

國家經費。莫大於祿餉。洪武九年。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親王。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疋。紵絲三百匹。紗羅各四百匹。絹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綿二千兩。鹽二百引。茶千斤。皆歲支。馬料草月支五十四。其般匹歲給匠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米萬石。鈔萬貫。餘物半親王。馬料草二十四。公主未受封者。紵絲紗羅各十疋。精冬夏布各三十四。綿二百兩。已受封。賜莊田一所。歲收糧千五百石。鈔二千貫。親王子未受封。視公主。未受封者半之。子已受封。郡王。米六千石。鈔二千八百貫。錦十四。紵絲五十四。紗羅減紵絲之半。精冬夏布各四百匹。綿五百兩。鹽五十引。茶三百斤。馬料草十四。女已受封及已嫁。米千石。鈔千四百貫。其般匹於所在親王國造給。皇太子之次嫡子并庶子。既封郡王。必俟出閣。然後賜。與親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侯及嫁。與親王女已嫁者。同。凡親王世子與已封郡王。同。郡王嫡長。大。襲。封。郡王者。半。始封郡王女已封。縣主及已嫁者。米五百石。鈔五百貫。餘物半親王女已受封者。郡王諸子。年十五。各賜田六十頃。除租稅。為永業。其所生子。世守之。後。乃令止。給。米。二十八年。詔以官吏軍士俸給。彌廣。量減諸王歲給。以資軍國之用。乃更定親王萬石。郡王二千。

飛魚麒麟獅子通袖膝襪。並胸背斗牛。飛仙天鹿。俱天順間所織。欽賞已盡。乞令應天蘇杭諸府。依式織造。帝可之。乃造萬七千餘匹。蓋成弘時。頒賜甚謹。自劉瑾用事。倖藉陳乞。漸廣。有未束髮。而僭冒章服者。蓋賞日增。中官乞鹽引。關鈔。無已。監督織造。威劫官吏。至世宗時。其禍未訖。即位未幾。即令中官監織於南京蘇杭陝西。程宗登極。詔撤中官。已而復遣。萬曆七年。蘇松水災。給事中顧九思。等請取回織造內臣。帝不聽。大學士張居正。力陳年饑。民疲不堪。催督。乃許之。未幾。復遣中官。居正卒。添織漸多。蘇杭松嘉湖五府。織造之外。又令浙江福建。常鎮。徽寧。揚廣。德諸州府。分造。增萬餘匹。陝西織造。羊絨。七萬四千疋。南直浙江。紵絲。紗羅。絨。袖。絹。帛。山西。潯。細。皆視舊制。加大。二三年。間。費至百萬。取給戶工二部。搜括庫藏。扣留軍國之需。部臣。屢爭。皆不聽。末年。復令稅監。彙司。查弊。日滋。矣。明初。設南北織染局。南京。供應機房。各省。直。歲造。供用。蘇杭。織造。開行。間止。自萬曆中。頻數。派。造。歲至十五萬疋。相沿日久。遂以為常。陝西。織造。絨。袍。弘正。間。偶行。嘉隆。時。復遣。亦遂沿為常例。

石鎮國將軍千石。輔國將軍奉國將軍鎮國中尉以二百石遞減。輔國中尉奉國中尉以百石遞減。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王及儀賓八百石。縣主郡君及儀賓以二百石遞減。縣君鄉君及儀賓以百石遞減。自後爲永制。仁宗即位。增減諸王歲祿。非常典也。時鄧綬襄荆淮陸梁七王未之藩。令暫給米。歲三千石。遂爲例。正統十二年。定王府祿米。將軍自賜名受封日爲始。縣王儀賓自出閣成婚日爲始。於附近州縣秋糧內撥給。景泰七年。定郡王將軍以下祿米。出閣在前受封在後。以受封日爲始。受封在前。出閣在後。以出閣日爲始。宗室有罪革爵者。曰庶人。英宗初。願給以糧。嘉靖中。月支米六石。萬曆中。減至二石。或一石。初。太祖大封宗藩。令世世皆食歲祿。不授職任事。親親之誼甚厚。然天潢日繁。而民賦有限。其始祿米盡支本色。既而本鈔兼支。有中半者。有本多於折者。其則不同。厥後勢不能給。而冒濫轉益多。姦弊百出。不可究詰。自弘治間。禮部尙書倪岳即條請節減。以寬民力。嘉靖四十四年。御史林潤言。天下之事。極弊而大可慮者。莫甚於宗藩祿廩。天下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諸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萬石。而宗祿二百二十二萬。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祿百九十二萬。是二省之糧。情令全輸。不足供祿米之半。况吏祿軍餉皆出其中乎。故自郡王以上。猶得厚享。將軍以上。多不能自存。飢寒困辱。勢所必至。常號呼道路。聚訟有司。守土之臣。每懼生變。夫賦不可增。而宗室日益蕃衍。可不爲寒心。宜令大臣科道集議於朝。且諭諸王以勢窮弊極。不得不通變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爲率。通計兵荒蠲免存留。及王府增封之數。共陳善後良策。斷自宸衷。以垂萬世不易之規。下部覆議。從之。至四十四年。乃定宗藩條例。郡王將軍七分折鈔。中尉六分折鈔。郡縣主郡縣釋君及儀賓八分折鈔。他冒濫者。多所裁減。於是諸王亦奏辭歲祿。少者五百石。多者至二千石。歲出爲稍紓。而將軍以下。益不能自存矣。明初。勅威皆賜官田。以代常祿。其後令選田給祿米。公五千石至二千五百石。侯千五百石至千石。伯千石至七百石。百官之俸。自洪武初。定丞相御史大夫以下。歲祿數刻石。官署取給於江南官田。十三年。重定內外文武官歲給祿米俸鈔之制。而雜流吏典附焉。正從一二三四品官。自千石至三百石。每階遞減百石。皆給俸鈔三百貫。正五品二百二十石。從減五十石。鈔皆百五十貫。正六品百二十石。從減十石。鈔皆九十貫。正七品從減十石。鈔皆六十貫。正八品七十五石。從減五石。鈔皆四十五貫。正從九品視從八品遞減五石。鈔皆三十貫。勅之石。吏員月俸。一二品官司提控都吏。二石五斗。掾史令史。二石二斗。知印承差吏。一石二斗。三四品官司令史。書吏司吏。二石。承差吏。典半之。五品官司司吏。一石二斗。吏典。八斗。六品以下。司吏。一石。光祿寺等吏。典六斗。教官之祿。州學正月米。二石五斗。縣教諭府州縣訓導。月米。二石。首領官之祿。凡內外官司提控案牘州吏。月米。三石。雜職之祿。凡倉庫關局。鐵冶遊運。批驗所。大使。月米。三石。副使。月米。二石五斗。河泊所。官月米。二石。開場。官月米。一石五斗。天下學校師生。廩米。日一升。魚肉鹽醢之屬。官給之。官官俸。月米。一石。二十五年。更定百官祿。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從一品。至正三品。選減十三石。至三十五石。從三品。二十六石。正

四品。二十四石。從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從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從六品。八石。正七品。至從九品。遞減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後爲永制。洪武時。官俸全給米。間以錢鈔兼給。錢一千鈔。一貫抵米一石。成祖即位。令侯伯皆全支米。文武官俸。則米鈔兼支。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官卑者支米十之七八。惟九品雜職。吏典。知印總小旗軍。並全支米。其折鈔者。每米一石。給鈔十貫。永樂二年。乃命公侯伯。親文武官。吏米鈔兼支。仁宗立。官俸折鈔。每石至二十五貫。宣德八年。禮部尙書胡濙。掌戶部議。每石減十貫。而以十分爲準。七分折絹。絹一匹。抵鈔二百貫。少師。少保。少傅。等以爲仁宗在春宮。久深憫官。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詎可遠濫。不聽。竟請於帝而行之。而卑官日用不贍矣。正統中。五品以上。米二鈔。八品以下。米三鈔。七時鈔。價日賤。每石十五貫者。已漸增至二十五貫。而戶部尙書王佐。復奏減爲十五貫。成化二年。從戶部尙書馬昂請。又省五貫。舊例。南京文武官折色俸。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木胡椒。七年。從戶部尙書楊鼎請。以甲字庫所積之布。估給。布一匹。當鈔二百貫。是時鈔法不行。一貫僅直錢二三文。米一石。折鈔十貫。僅直二三十錢。而布直僅二三百錢。布一匹。折米二十石。則米一石。僅直十四五錢。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十六年。又令以三梭布折米。每匹抵三十石。其後蠶閩棉布。亦抵三十石。梭布極細者。猶直銀二兩。蠶布僅直三四錢而已。久之。定布一匹。折銀三錢。於是官員俸給。凡日本色。曰折色。其本色有三。曰月米。曰折絹米。曰折銀米。月米。不問官大小。皆一石折絹一匹。當銀六錢。折銀六錢。五分。當米一石。其折色有二。曰日本色。曰絹布折色。本色鈔十貫。新米一石。後增至二十貫。絹布折色。絹每匹折米二十石。布一匹。折米十石。公侯之祿。或本折中半。或折多於本。有差。文武官俸。正一品者。本色僅十之三。選增至從九品。本色乃十之七。武職府衛官。惟本色米折銀。例每石二錢五分。與文臣異。餘並同。其三大營副將。參游。佐員。每月米五石。巡捕營提督。參將。亦如之。巡捕中軍。把總。官月支口糧九斗。旗牌官。半之。天下衛所軍士。月糧。洪武中。令京外衛馬軍。月支米二石。步軍。總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軍一石。城守者。如數。給屯田者。半之。民匠充軍者。八斗。牧馬千戶。所一石。民丁編軍操練者。一石。江陰。橫海。水軍。稍班。錠手。一石五斗。陣亡。病故。軍給喪費。一石。在營。病故者。半之。錢沒免死充軍者。謂之恩軍家。四口以上。一石。三口以下。六斗。無家口者。四斗。又給軍士月鹽。有家口者。二斤。無者一斤。在外。衛所軍士。以鈔準。永樂中。始令糧多之地。旗軍。月糧。八分。支米。二分。支鈔。後山西陝西。皆然。而福建。兩廣。四川。則米七鈔三。江西。則米鈔中半。惟京軍。及中都。留守。司。河南。浙。江。湖。廣。軍。仍全支米。已而定制。衛軍。有家屬者。月米六斗。無者。四斗五升。餘皆折鈔。凡各衛。調至京。操備軍。軍工作者。米五斗。其後。增損不一。而本折則例。各鎮。多寡不同。不備具舉。凡各鎮。兵餉。有屯糧。有民運。有鹽引。有京運。有主兵。年例。屯糧者。屯糧者。屯糧者。明初。各鎮。皆有屯田。一軍之田。足贍一軍之用。衛所。官吏。俸糧。皆取給焉。民運者。屯糧不足。加以民糧。麥米。豆。草。布。鈔。花。絨。運給。卒。故謂之民運。後多議折銀。鹽引者。召商人。粟。開中。商。屯。出。糧。與。軍。屯。相。表。裏。其。後。納。銀。運。司。名。存。而。實。亡。京。運。始。自。正。統。中。後。屯。糧。鹽。糧。多。廢。而。京。運。日。益。矣。

主兵有常數。客兵無常數。初各鎮主兵足守其地。後漸不足。增以募兵。募兵不足。增以客兵。兵愈多。坐食愈衆。而年例亦日增云。

明田稅及經費出入之數。見於掌故者。皆略可考。洪武二十六年。官民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餘頃。夏稅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七千餘石。錢鈔三萬九千餘錠。絹二十八萬八千餘匹。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九千餘石。錢鈔五萬五千餘錠。弘治時。官民田總六百二十二萬八千餘頃。夏稅米麥四百六十二萬五千餘石。鈔五萬六千三百餘錠。絹二十萬二千餘匹。秋糧米二千二百六十六萬六千餘石。鈔二萬一千九百餘錠。萬曆時。官民田總七百一萬三千餘頃。夏稅米麥總四百六十萬五千餘石。起運百九十九萬三千餘石。餘悉存留。鈔五萬七千九百餘錠。絹二十萬六千餘匹。秋糧米總二千二百三十三萬三千餘石。起運三千三百三十六萬二千餘石。餘悉存留。鈔二萬三千六百餘錠。屯田六十三萬五千餘頃。花園倉基千九百餘所。徵糧四百五十八萬四千餘石。糧草折銀八萬五千餘兩。布五萬匹。鈔五萬餘貫。各運司提舉大小引鹽二百二十二萬八千餘引。歲入之數內。承運庫慈寧慈慶乾清三宮子粒銀四萬九千餘兩。金花銀一百一萬二千餘兩。金二千兩。廣惠庫河西務等七鈔關鈔二千九百二十八萬餘貫。錢五千九百七十七萬餘。文京通二倉并衛密諸鎮漕糧四百萬石。京衛屯豆二萬三千餘石。太倉銀庫南北直隸浙江江西山東河南派剩麥米折銀二十五萬七千餘兩。絲棉稅絲農桑絹折銀九萬餘兩。綿布布折銀三萬八千餘兩。百官祿米折銀二萬六千餘兩。馬草折銀三十五萬三千餘兩。京五草場折銀六萬三千餘兩。各馬房食麥豆草折銀二十餘萬。兩戶口鹽鈔折銀四萬六千餘兩。衛密永昌易遠東六鎮民運改解銀八十五萬三千餘兩。各鹽運提舉餘鹽課鹽稅銀一百萬三千餘兩。黃白蠟折銀六萬八千餘兩。霸大等馬房子粒銀二萬三千餘兩。備邊并新增地畝銀四萬五千餘兩。京衛屯牧地增銀萬八千餘兩。崇文門商稅牙稅一萬九千餘兩。錢一萬八千餘貫。張家灣商稅二千餘兩。錢二千八百餘貫。諸鈔關折銀二十二萬三千餘兩。泰山香稅二萬餘兩。贓罰銀十七萬餘兩。商稅魚課富戶曆日民壯弓兵并屯折改折月糧銀十四萬四千餘兩。北直隸山東河南解各邊鎮麥米豆草鹽鈔折銀八十四萬二千餘兩。諸雜物條目繁瑣者不具載。歲入但計起運京邊者。而存留不與焉。歲出之數。公侯駙馬伯縣米折銀一萬六千餘兩。官吏監生俸米四萬餘石。官吏折俸絹布銀四萬四千餘兩。錢三千三百餘貫。倉庫草場官撥甲斗光祿太常諸司及內府監局匠役本色米八萬六千餘石。折色銀一萬三千餘兩。錦衣等七十八衛所官吏族校軍士匠役本色米二百一萬八千餘石。折色銀二十萬六千餘兩。官員折俸絹布銀二十六萬八千餘兩。軍士冬衣折布銀八萬二千餘兩。五軍神糧神機三大營將卒本色米十二萬餘石。冬衣折布銀二千餘兩。官軍防秋三月口糧四萬三千餘石。營操馬匹本色料二萬四千餘石。草八十八萬餘束。巡捕營軍糧七千餘石。京營巡捕營錦衣腰牌諸衛馬料草折銀五萬餘兩。中都留守司山東河南二都司班軍行糧及工役鹽糧折銀五萬餘兩。京五草場商價一萬六千餘兩。御馬三倉家馬等房商價十四萬八千餘兩。諸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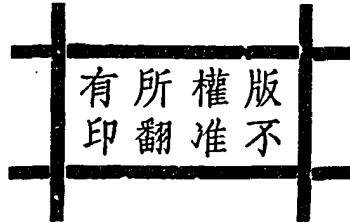
及近京鎮兵餉宣府主兵屯糧十三萬二千餘石。折色銀二萬二千餘兩。民運折色銀七十八萬七千餘兩。兩淮長蘆河東鹽引銀十三萬五千餘兩。京運年例銀十二萬五千兩。客兵淮蘆鹽引銀二萬六千餘兩。京運年例銀十七萬一千兩。大同主兵屯糧本色七萬餘石。折色銀一萬六千餘兩。牛具銀八千餘兩。鹽鈔銀一千餘兩。民運本色米七千餘石。折色銀四十五萬六千餘兩。屯田及民運本色草二百六十八萬餘束。折草銀二萬八千餘兩。淮蘆鹽四萬三千餘引。京運年例銀二十六萬九千餘兩。客兵京運銀十八萬一千兩。淮蘆鹽七萬引。山西主兵屯糧二萬八千餘石。折色銀一千餘兩。草九萬五千餘束。民運本色米豆二萬一千餘石。折色銀三十二萬二千餘兩。淮浙山東鹽引銀五萬七千餘兩。河東鹽課銀六萬四千餘兩。京運銀十三萬三千餘兩。客兵京運銀七萬三千兩。延綏主兵屯糧九萬六千餘石。地畝銀一千餘兩。民運糧料九萬七千餘石。折色銀十九萬七千餘兩。屯田及民運草六萬九千餘束。淮蘆鹽引銀六萬七千餘兩。京運年例銀三十五萬七千餘兩。客兵淮蘆鹽引銀二萬九千餘兩。京運年例銀二萬餘兩。寧夏主兵屯糧料十四萬八千餘石。折色銀一千餘兩。地畝銀一千餘兩。民運本色糧三千餘石。折色銀十萬八千餘兩。屯田及民運草一百八十三萬餘束。淮蘆鹽引銀八萬一千餘兩。京運年例銀二萬五千兩。客兵京運年例銀萬兩。甘肅屯糧料二十三萬二千餘石。草四百三十餘萬束。折草銀二千餘兩。民運糧布折銀二十九萬四千餘兩。京運銀五萬一千餘兩。淮浙鹽引銀十萬二千餘兩。固原屯糧料三十一萬九千餘石。折色糧料草銀四萬一千餘兩。地畝牛具銀七千一百餘兩。民運本色糧料四萬五千餘石。折色糧料草布花銀二十七萬九千餘兩。屯田及民運草二十萬八千餘束。淮浙鹽引銀二萬五千餘兩。京運銀六萬三千餘兩。犒賞銀一百九十餘兩。遼東主兵屯糧二十七萬九千餘石。荒田糧四百餘兩。民運銀十五萬九千餘兩。兩淮山東鹽引銀三萬九千餘兩。京運年例銀三十萬七千餘兩。客兵京運年例銀十萬二千餘兩。荊州主兵民運銀九千餘兩。漕糧五萬石。京運年例銀二十萬六千餘兩。客兵屯糧料五萬三千餘石。地畝馬草折色銀萬六千餘兩。民運銀萬八千餘兩。山東民兵工食銀五萬六千兩。遼化營民壯工食銀四千餘兩。鹽引銀萬三千餘兩。京運年例銀二萬五千兩。撫賞銀一萬五千兩。犒軍銀一萬三千餘兩。永平主兵屯糧料三萬三千餘石。民運糧料二萬七千餘石。折色銀二萬八千餘兩。民壯工食銀萬二千餘兩。京運年例銀十二萬二千餘兩。客兵屯草折銀三千餘兩。民運草三十一萬一千餘束。京運銀十一萬九千餘兩。密雲主兵屯糧六千餘石。地畝銀二百九十兩。民運銀萬兩有奇。漕糧十萬四千餘石。京運銀十六萬兩有奇。客兵民運銀萬六千餘兩。民壯工食銀九百餘兩。漕糧五萬石。京運銀二十三萬三千餘兩。昌平主兵屯糧折色銀二千四百餘兩。地畝銀五百餘兩。折草銀一百餘兩。民運銀二萬兩有奇。漕糧十八萬九千餘石。京運年例銀九萬六千餘兩。客兵京運年例銀四萬七千餘兩。易州主兵屯糧二萬三千餘石。地畝銀六百餘兩。民運銀三十萬六千餘兩。客兵京運銀五萬九千兩。井陘主兵屯糧萬四千餘石。地畝銀八千餘兩。民運本色米麥一萬七千餘石。折色銀四萬八千餘兩。客兵京運年例銀三千餘兩。他雜費不具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出版

史學叢書 **中國歷代食貨志**

一名中國經濟史料
(精裝一冊)

◆實價國幣一元二角◆
◆郵費一角三分◆



編輯者 大光書局編譯所

出版者 大光書局

發行人 陳 荇 蓀

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

上海大光書局總發行所
上海估嶺路六十四號
電話：九三四五七

